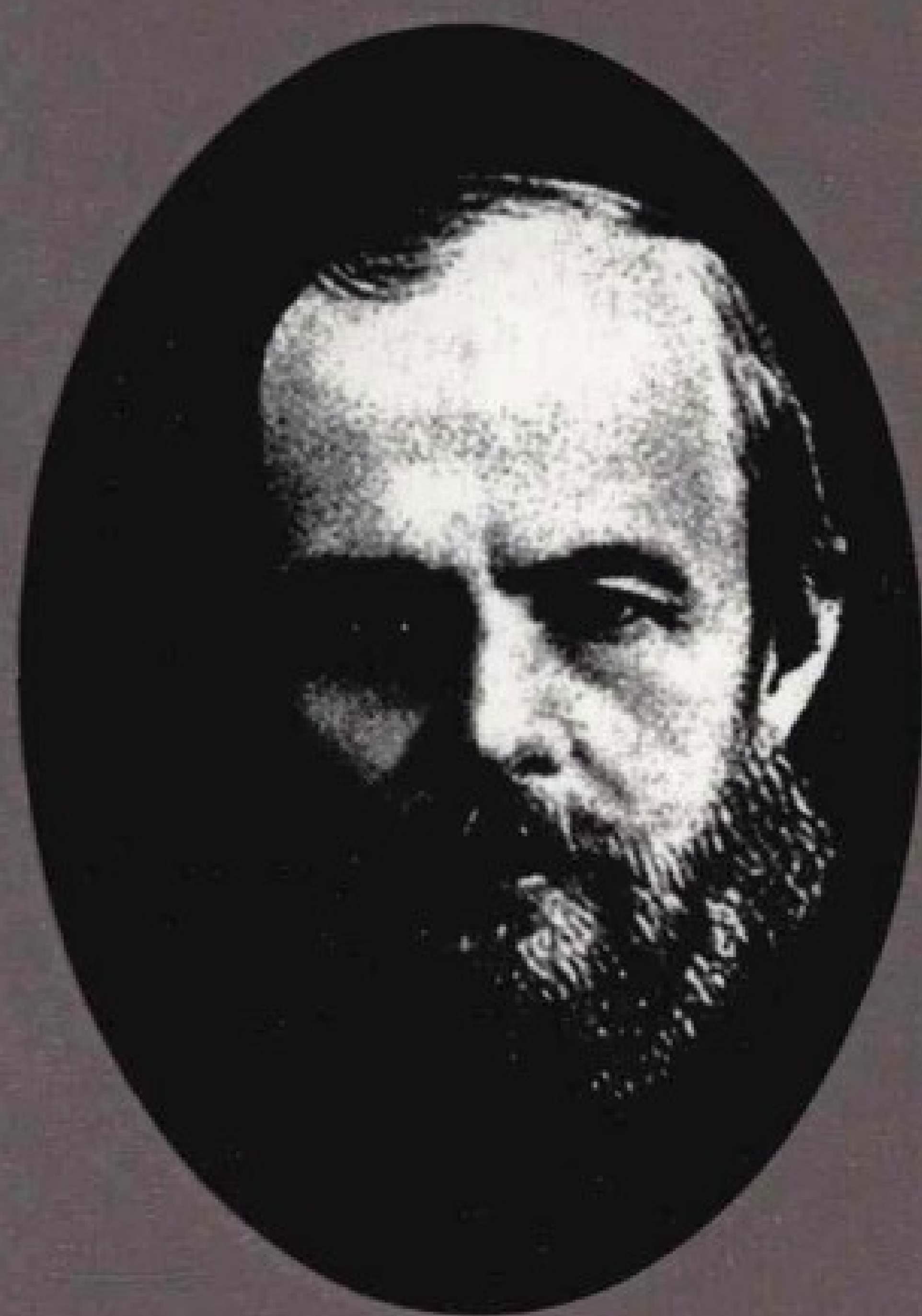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书信集［上］

郑文樾　朱逸森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书信集[上]

陈 燊 主编
白春仁 刘文飞（按姓氏笔画顺序） 副主编
郑文樾 朱逸森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书信集 / 陈燊主编.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5434-7441-3

Ⅰ. 陀… Ⅱ. 陈… Ⅲ. ①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全集②书信集–俄罗斯–近代 Ⅳ. I51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196395号

书　　名	书信集
责任编辑	高树海　王萍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 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050061)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1168　1/32
印　　张	41.75
字　　数	982 千字
印　　数	1–5 000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4-7441-3
定　　价	75.20 元(上、下)

前　言

研究并把握一个作家，首要依据的该是其作品，也要涉及其论文、日记和札记之类的材料，但并非所有作家都写论文、做札记和记日记，因此书信就成了不可或缺的研究材料。从书信中可以看出作家的个性人品、生活经历、社会活动、思想感情、理论观点，他的思想与创作的发展轨迹，也反映着他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背景。我们在研读苏联科学出版社编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五卷）的基础上挑选其中的三百五十六封，将其全文迻译过来，不作任何删节。这些信件涵盖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经历，涉及到他的生平事迹、生活变化、思想和立场的发展以及政治思想和文艺观点的演变，反映着其重要作品从构思到完成的创作过程。这些信件无疑是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对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其事其作品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学生时代写给父母的信中时时流露出对双亲的敬重和爱戴，间或也表达了一种朴素的要求公正的思想和自尊心。如兄长米哈伊尔学习成绩优异，但名次却排在了“那些送了钱即送了礼的人”后面。“我们没有钱送礼，”尚未

成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即使有，我们也肯定不会送，因为用钱去买而不是靠成绩去争第一是可耻的。”

毕业后特别是在辞去公职决心献身文学后写的信，反映着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面貌。如他在 1839 年 8 月 16 日写给兄长的信中说：“学会理解‘做人和生活意味着什么’，——在这一点上我相当成功”；“人是一个秘密，要识破它。如果你一生都在识察这个秘密，那你就别说你浪费时间；我正在研究这个秘密，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人。”这段话说明他后来何以会成为擅长心理分析的艺术家。他还常在信中就荷马、莎士比亚、高乃依、拉辛、席勒、雨果、霍夫曼、巴尔扎克的创作同兄长一起探讨，言词间不仅洋溢着青春激情，还见出他当时就醉心于小说艺术。阅读 1845 年至 1849 年间的信，可以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步入文坛后的生活与思想：“大约两个礼拜前别林斯基给我上了一堂完整的课，他告诉我怎样才能与我们的文学界共处。”“我常常到别林斯基那儿去。他对我极有好感，并确实认为我是他的见解在公众面前的证明，证明他的见解是正确的。”从一些信中可看到他怎样写作《穷人》、《化身》等作品，怎样以普希金、果戈理等前辈为榜样，认真修改和加工自己的作品。他为了把作品写好，宁愿忍饥挨饿，“即使陷入绝境，也要坚持，不按订货者的要求而写作。订货会窒息一切，会毁掉一切。”当年文学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在他的一些信中也有所反映。

1849 年 4 月 23 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活动而被投入监狱（彼得保罗要塞）。在被关禁了八个来月并经受了假死刑的折磨之后，在被发配去西伯利亚服苦役的前夕，他从狱中给兄长写信，说他会不畏艰险地生活下去并要继续写作：“生命不管在哪里总是生命……不管身处何种逆境，

不灰心，不绝望，——这就是生命之所在，是它的使命之所在。”“难道我永远不能再执笔写作了?”“如果不能再写作，我必然要毁灭。宁可坐牢十五载，只要手能执笔!”

1854年初，为期四年的苦役结束，陀思妥耶夫斯基才恢复了同亲友们的书信往来。在鄂木斯克，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和特维尔生活期间，他又结识了新朋友，并与之通信。1854年1月30日—2月22日写给兄长的信中讲述了在服苦役期间度过的岁月和生活，它成了《死屋手记》一书的内核。在写给娜·德·方维津娜的信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心中确立了一个信条:“相信没有什么能比基督更加美好、更加深刻、更加令人喜爱、更加明智、更加刚毅和完善……如果有人向我证明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而真理又确实是存在于基督之外的话，那么我也宁可与基督在一起，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这信条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发生了明显变化。在写给皇帝侍卫长爱·托特列边的信中他坦率地说:“长期的体验，沉重和痛苦的体验，使我清醒过来，并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我的思想。”“思想甚至信念都在变化，整个人也在变化……”1856年1月18日他致书阿·尼·迈科夫，首次谈及他的新信念:“我这是指的爱国主义、俄罗斯的观念、责任感和民族荣誉感。”“欧洲及其使命定将由俄罗斯来完成。”这一信念成了他未来的许多政论文章的内核。这个时期除了写给玛丽亚·伊萨耶娃（后来她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个妻子）的许多信外，不少信是为了要回到彼得堡恢复发表作品的权利而向人求情的，其中两封则是直接写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

1859年末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回到彼得堡，并重返文坛。在1860年至1868年的书信中反映了他在这个时期的文学活动，他写出了《死屋手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地下室手

记》、《罪与罚》、《赌徒》、《白痴》等作品；从书信中也可看出他与长兄一起编辑和出版《时代》与《时世》杂志，自1864年7月起则是他独当一面办《时世》的情况（因他长兄去世）。他负担沉重，诉苦说："我还从未服过像现在这样的苦役。"不少书信涉及了他私人生活中的一些重要事情：妻子玛丽亚·伊萨耶娃久病不治去世；兄长突然病逝；独身生活的痛苦；与阿·普·苏斯洛娃热恋并分手；一度迷恋科尔温－克鲁科夫斯卡娅；最后同安娜·斯尼特金娜结婚；第一个孩子诞生和夭折，等等。这许多信都从一定角度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格和人品。

1865年6月，《时世》杂志因资金不足而停办，并负债累累。为了避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7年初偕同妻子安娜·斯尼特金娜出国侨居三年有余，经济拮据。在巴登时他曾经狂热地玩轮盘赌，据他说，他妄想借此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迷恋到几乎不能自拔——从与此事有关的许多信中也可以具体观察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个性特点。

长期生活在国外，他在书信中流露出怀念祖国和亲人，特别是流露出长期侨居国外不利于创作的苦恼心情。（"离开祖国，真是如鱼缺水，失去了力量和素材"，"我需要俄罗斯，为了写作和劳动我需要俄罗斯"，"在我们干的这一行中，首要的是现实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立场在他从流放地回来后渐渐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果说他于1863年初写给别林斯基遗孀的信中还谈到："我十分敬爱您的让人永志不忘的丈夫，而在回忆起我一生中整个那段美好时光的时候，我总是感到非常愉快。""我坦诚地说，去年我在莫斯科待了四五天，曾想去看望您，让您记起我和以往的岁月。"那么，在1867年，时隔仅仅四年

左右，他在写给友人阿·尼·迈科夫的信中已经在谩骂“别林斯基学派”、“赫尔岑之流”、“车尔尼雪夫斯基之流”了。又如，他声称“上帝”、“基督”是“非常崇高的观念”，“是人类永恒的理想”；断言“在沙皇和人民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非同一般的神圣的一致”。他自我表白说：“坦白地说，就信念而言，我曾经是、并且看来永远会是一个真正的斯拉夫主义者。”他还说：“一切虚无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正是割断一切联系”。特别值得令人体味的是，1867 年在他得知瓦·伊·克利西耶夫[①] 主动向沙皇政府投降，对一切表示“悔过”并改信斯拉夫主义，因而获得了沙皇的“赦免”这一事实后，他“深为感动”，并肯定说“这就是正路，这就是真理，这就是正经事”。

长期身居西欧，陀思妥耶夫斯基憎恶资本主义“文明”：“德国人使我厌烦，而我们俄国的社会上层的生活、他们对欧洲及其文明的信仰同样使我厌烦。”他说他已经积累了许多材料，“足以写一大篇论述俄国与欧洲的关系和俄国社会上层的文章”[②]。在政治思想方面他承认说他“最终成了一个十足的君主主义者”[③]。

1871 年夏陀思妥耶夫斯基返回祖国，从这时起一直到他 1881 年 2 月 9 日逝世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从事的主要活动是：创作长篇小说《群魔》、《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担任

① 瓦·伊·克利西耶夫（1835—1872），文学家，曾参与 19 世纪 60 年代的革命运动，同赫尔岑很接近。

② 这一点首先见于他的《冬天记的夏天印象》，后来又在《群魔》和《少年》中涉及了这类问题，在《作家日记》中继续加以发挥。

③ 1868 年 3 月 21—22 日《致阿·尼·迈科夫》。

弗·彼·梅谢尔斯基公爵的《公民报》的主编，继之出版专门发表自己文章和作品的刊物《作家日记》（《作家日记》曾是《公民报》上的一个栏目）；1880年6月8日在莫斯科，在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大会上发言。这个时期的书信实实在在地反映了他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他后期的政治思想、文艺观点以及他的作品的构思、主题和写作过程。许多书信的内容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场和思想明显转向沙皇政府及当时的反动权贵（如弗·彼·梅谢尔斯基公爵与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而且在他与后者的关系上出现了一种微妙的互动。

在1872年2月写给索·亚·伊万诺娃的信中可以读到这样几句话：“我得到了一些钱，满足了一些急不可待的债主。……我是怎么得到这笔钱的呢？以后信中再告诉您吧。”[①] 1873年7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告诉妻子：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②] 曾去编辑部看望他未遇，留条子说打算再次来访；陀思妥耶夫斯基见条后立即回拜，两人深谈到夜间十二点钟，波别多诺斯采夫亲手执烛送行，“沿着三条黑暗的楼梯把我一直送到入口处的台阶上。”信中还说到：“波别多诺斯采夫根据一位人士的介绍在怀特岛上读了我的《罪与罚》（生平第一次），这位人士[③] 是我很敬仰的，也是你久闻其名的，波别多诺斯采夫正是伴送他去英国的。”言辞之间，颇为得意。绝妙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国后受到债主们紧紧追逼，处境十分困难，有身陷囹圄的危险。反动政论家梅谢尔斯基为他张罗，从皇储（未来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处获得一大笔钱，正是这笔钱解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② 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1827—1907），俄国国务活动家，反动势力的鼓动者，在亚历山大三世皇朝颇有影响。

③ 指的是皇太子——未来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当时他应英国女王邀请由波别多诺斯采夫伴同在英国避暑。

的是，他紧接着又叮嘱妻子说："亲爱的阿尼娅，此事你可别声张出去。"上文谈到过，在1873年至1874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主持由弗·彼·梅谢尔斯基发行的反动刊物《公民报》；此外，在1873年和1876年他两度给未来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写信和献书(《群魔》和《作家日记》)，信中不乏阿谀奉承之辞；至于对波别多诺斯采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总能"在后者处"听到实际的和鼓舞性的话"，而在1878年冬天，他常于星期六傍晚在后者家里"作精神治疗"。总之，以上引述的不少书信材料向我们透露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场和思想深刻变化的根由和表现。另一方面，也正因此，他才会在不少信中（特别是一封致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中）以极其粗鲁的言辞辱骂别林斯基，特别是厌恶、反对并指斥俄国19世纪60年代的解放运动、70年代的革命民粹派活动、当代西欧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同时，这类书信无疑也是《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题思想的有力佐证。

许多书信表明，作为一个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反对现实主义，他只是说他对现实主义有独到的理解："我对现实（在艺术中的现实）有着我自己的特殊观点，那被大多数人称为近乎离奇和罕见的东西，对我说来有时却正是现实的东西的本质。依我看，现象的平常性质以及对现象的刻板看法并非现实主义，甚至刚好相反。""在各种报刊的每一期上您都可以看到关于非常现实的事实报道，也有关于许多十分古怪的事实的报道。在我们的作家们的眼里后者都是离奇的，所以他们也就不加以研究；然而它们却是现实，因为它们是事实。""难道我的离奇的《白痴》不是现实，而且还是十分正常的现实吗？正是在目前，在我们的一些脱离了根基的社会阶层中才会有这样的性格，这些阶层在现实中正变成为离奇的阶层。"在讲到

《卡拉马佐夫兄弟》时，他强调说："我的主人公的面目是极其现实的"，"所说的一切都以现实为基础"，"甚至在这种抽象题材中我也不违反现实主义"。他还以《群魔》为例说，"在《群魔》中有许多被认为是荒诞无稽的人物……，后来这些人物都为现实所证实，就是说，他们是被确切地猜度到了的人物。"

在艺术中"离奇的东西有无权利存在?"——这个问题早在谈及屠格涅夫的《幻影》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提出过了，他说："我认为《幻影》中有许许多多现实的因素"，"这样的离奇作品非常有益"。后来，在1880年6月写给尤·费·阿巴札的信中他重新确定艺术中离奇的东西之美学实质说："须知艺术中离奇的东西是有限度的和有规则的。离奇的东西应该是十分贴近现实的东西，应该能使您几乎相信它是真的。普希金为我们创作了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他写过一部《黑桃皇后》，这是离奇艺术的顶峰。"这说法是精当的。

至于说到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问题，要作具体分析。一般说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反对"纯艺术"而重视思想性；同时，他也不因思想性而忘了艺术性。他在论文《——波夫先生和艺术问题》中激烈反对功利主义。但在有些场合，当他认为有必要表达自己内心思想时，他也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例如他谈到对《群魔》寄予很大希望时，他率直地说："但并非在艺术上，而是从倾向方面；我很想把几个想法说出来，哪怕这么做会毁了我的作品的艺术性。诱惑着我的是在我头脑和心灵中积累起来的东西；纵使写出来的是一本谤书，我也一定要陈述我的意见。"又如，在向未来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奉献《群魔》一书时他说：此书他是怀着"忠诚的意图"和"本着良心写的"，要表达的正是与"别林斯基和格拉诺夫斯基之流"和涅恰耶夫之间的"父子相传的思想

的血缘关系和继承关系”；而在给尼·阿·柳比莫夫的信中谈到《卡拉马佐夫兄弟》时说：“我把我的任务（粉碎无政府主义）看做公民的一种伟大英勇行为”，“我要使人们认识到，纯洁的理想的基督徒不是抽象的，而是生动现实的、可能做到的、昭然若揭地呈现在眼前的，而基督教则是俄罗斯大地摆脱其一切罪恶的唯一避难所……整部长篇小说正是为这个主题而写出的”。不难看出，在以上引述的这些直率表白中贯串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功利主义。当然，也应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艺术家，为了有效地表述自己的意图和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般是注意作品的艺术性的，他说：“我用艺术形象描绘我国当前文明生活中之最危险的祸害”，“我必须做到有艺术性”，“不是进行逐条回答，而是通过艺术画面”。他还说到自己写作“不能马虎潦草，我一定要写得富有艺术性。”他接着甚至说：“我一定要对得起上帝，对得起诗艺。”

为研究并理解晚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作家日记》是必读书，但他晚年的许多书信则是对《作家日记》中的一些思想和观点所作的补充和注释。例如，关于俄罗斯及其人民的历史作用和使命问题书信中就表达了不少见解：“俄国使命的根本实质，即向世界揭示俄罗斯的基督，那个世人所不知晓的、其本原就在于我们自己的东正教的俄罗斯基督……我们未来的文明化、以至甚至整个欧洲的复活的全部实质都在于此。”“俄罗斯的全部使命就在于东正教，在于东方之光，这东方之光洒向那在西方已经失明了的已经失去了基督的人类。”“社会主义和基督教是针锋相对的。”……有些书信还涉及《作家日记》在俄国读者中的巨大影响：“虽然这两年来我因出版《日记》而非常劳累……但《日记》带给了我许多幸福的时刻，那就是它让我了解到社会是多么同情我的事业，”陀思

妥耶夫斯基在给柳·亚·奥日金娜的信中写道，“我收到了千百封来自俄罗斯各个角落的信件，学到了许多从前并不知道的东西。”我们这里选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读者的一些回信，他在其中表达了他深思熟虑的想法，如：“我们的全部人民性是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的。‘农民’、‘东正教罗斯’这些词是我们的根本基础。”这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根基论”。

在纪念普希金像揭幕的日子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妻子的一些书信谈及当年俄国文坛的矛盾和冲突，而在 1880 年 6 月 13 日写给索·安·托尔斯泰娅的信中则讲了他认为是评价普希金的两点“实质性”的观点：一、“普希金善于对全世界的事物产生共鸣，他具有完美地再现异族天才的才能”；二、“这种才能完全源自我们民族的精神，因此普希金正好在这方面是最最具有民族性的诗人”。

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中还选译了他写给弗·伊·韦谢洛夫斯基和帕·亚·伊萨耶夫（他的继子）的信，涉及到他对姨母遗产的看法以及他对养子的态度。这些信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他的品性。

我们接受主编的委托选译这部书信集，力求入选的书信能反映这位作家的方方面面，避免遗漏和滥收，以便读者从中全面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为人，尤其是创作艺术。这一任务是艰巨的：选材是否得当，问题相当复杂。我们已尽力而为，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专家指正！

郑文樾　朱逸森

2005 年 6 月

目　录

在流放中

流放结束后暂居特维尔

定居彼得堡编辑出版《时代》和《时世》

在国外躲债

在莫斯科和彼得堡

（流放前）

致玛·费·陀思妥耶夫斯卡娅[1]

(1834 年 4—5 月，莫斯科)

亲爱的妈妈：

当您离开我们的时候，亲爱的妈妈，我感到极其苦闷，而现在，当我想您的时候，亲爱的妈妈，有一种忧愁涌上心头，我无论如何也排遣不了。要知道，我是多么想看到您，迫切地盼望着这一快乐时刻的到来。我每次想到您的时候，都为您的健康祷告上帝。请告诉我们，亲爱的妈妈，您是否平安抵达。替我吻安德留申卡和韦罗奇卡[2]。吻您的手，我永远是您的恭顺的儿子！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玛·费·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35 年 5 月 9 日，莫斯科)

这是我们第三次写信向您汇报了，谢天谢地，我们都身体健康，诸事顺遂。今天是星期四，因为是节日，爸爸把我们带

---

① 玛·费·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是作家的母亲，于 1837 年 2 月 27 日去世。她娘家的姓是涅恰耶娃。

② 安德留申卡是作家的三弟安德烈的小名，韦罗奇卡是他二妹薇拉的小名。

回家，现在我们都在一起，只是缺了您，亲爱的妈妈。[1]很遗憾，我们还将长期和您分离。上帝保佑，让这段时间快些过去吧！我们这儿天气很糟，我想，你们那里天气也是这样，因此您就欣赏不到春天的风光了；天气不好的时候，待在农村是多么枯燥。我想，韦罗奇卡和尼科连卡[2]更是闷得慌了。尼科连卡大概不再像以前跟我在一起时那样玩骑马游戏了。真可怜阿廖娜·弗罗洛芙娜，她真是活受罪，可怜的人，她很快就会由于肺痨缠身而消失。[3]再见，妈妈，但愿很快能见到您。您的恭顺的儿子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和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

别忘了吻一吻韦罗奇卡和尼科连卡。

致米·安·陀思妥耶夫斯基[4]

(1837年9月27日，彼得堡)

亲爱的爸爸：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和长兄米哈伊尔一起在外地求学，他们的母亲和弟妹们留在乡间。——俄编注

② 尼科连卡是作家的四弟尼古拉的小名。

③ 阿廖娜·弗罗洛芙娜是作家家里的保姆。“由于肺痨缠身而消失”是一句开玩笑的话，因为作家的母亲在信中提及保姆时说：“阿廖娜·弗罗洛芙娜感谢你记着她……她说她失踪了。她有一点儿咳嗽，她却认为这是肺痨。”——俄编注

④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1788—1839），作家的父亲，是一名军医。

我们很久未给您写信了，因为我们要等考试结束后再写。这次考试[①]将决定我们的命运。

早在考试前检查身体的时候，大夫就说我身体虚弱，但这不过是吹毛求疵。除我不胖之外，他们没有任何根据。他们还能说什么呢，既然不能发现我一个缺陷。面部的不洁已经消失，而别的方面他们连看都没有看。再说，他们是根本不看缺陷的，因为在他们今年招收的人中，有许多人可以让我找出更多得多的缺陷。主要的原因是：第一，我们兄弟俩在同一年报考；第二，我们报考的是公费。别的原因我就想不出来了。他们的说法是，我会受不了前线的一切艰苦，挺不住军队服役的生活。然而我的健康使我完全有把握说，我能够挺得住更多的东西。我因此事流了许多眼泪，但我又能怎么办呢？我还希望能设法把这件事安排好。而且，科罗纳德·费利波维奇[②]也说我能够如愿以偿。他还劝导我说，将军[③]看到我的证件后也愿意录取我，只要大夫同意。其实，这件事还是很可能挽回的。时间还来得及，1 月份他们还要招生一次。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要有一份好医生的证明，担保我是健康的。此事除米哈伊尔·安东诺维奇·马库斯[④]之外，没有人能做得更好。他在彼得堡是很有分量的，而且听说他这个月要到莫斯科来。他只消一句话，就可以改变整个情况。我甚至可以免试而被录取入学，但

① 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哥哥一起报考军事工程学校。——俄编注

② 科·费·科斯托马罗夫（1804—1873），军事工程师、上尉，为投考军事工程学校的考生们提供收费宿舍。——俄编注

③ 指瓦·利·沙恩戈尔斯特（1798—1873），少将，军事工程学校校长。——俄编注

④ 米·安·马库斯（1790—1895），医生，自 1841 年起任沙皇俄国医学委员会主席。——俄编注

也有点儿担心，因为今年在他的医院里已经死了五个病人，这种情况此前从未有过。

将军是个很善良的人。科罗纳德·费利波维奇建议您给将军写封信，请求他允许我参加考试，并提上一笔说我们曾请求过皇上。哥哥考得很好，我们预料他大概会名列前茅，因为几乎没有谁的分数比他高。几何、历史、法文、信条他都得了满分，即十分，其余几门课都得了九分，几乎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成绩。虽然如此，他却被列为第十二名，因为现在显然是不重知识，只重年龄和开始上学的时间。因此前几名几乎都是年龄小的，还有就是那些送了钱即送了礼的人。这些不公正的做法使哥哥伤心透了。我们没有钱送礼，即使有，我们也肯定不会送，因为用钱去买而不是靠成绩去争第一是可耻的。我们是为皇上服务，而不是为他们服务。但是这也无所谓，因为一个人的尊严任何时候也不会被他的地位所掩盖，所以纵然他这次不是第一名（这完全是不公平的），但在学校的学习中他会得第一名。主要的问题在于，将军宣布说没有一个公费名额，因此尽管有皇上的恩泽，仍然不能接收哥哥为公费生。真倒霉呀真倒霉！我们现在从哪里去弄九百五十卢布呢？难道要把最后的一点东西都交出来吗？您已经罄其所有了。我的上帝呀，我的上帝！我们怎么办呢？但上帝是不会撇下我们不管的，只能指望上帝了。

幸好现在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好这件事。可能一切都会安排得挺好，让我们祷告上帝吧！他不会抛弃无依无靠的可怜人的。他还会赐予很多恩惠。再见，请您保重，祝您健康。这是终身爱您的孩子们的祝愿。

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请代我们向敬爱的费奥多尔·安东诺维奇①问好。请告诉他：我们一千次请求他原谅，因为我们没有给他写过一次信。直到现在完全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今天是勉勉强强抽空给您写了这么几句的。

致米·安·陀思妥耶夫斯基

（1838 年 2 月 4 日，彼得堡）

最亲爱的爸爸：

我终于进入了军事工程学校，终于穿上了制服，完全踏上了为沙皇陛下效劳的道路。我在上课、做作业、服役之余勉强抽出丁点儿宝贵的时间来和您谈谈，亲爱的爸爸，虽然只是在书面上。已经有很久没给您写信了，在和哥哥最近一次见面时听他说，您已经为此责备过我，我很希望纠正我的虽说是迫不得已的过错。就在这时突然收到了您的信；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同您对我们的慈爱相比。亲爱的爸爸，您甚至连地址也不知道而给我寄来了信，而我却一个多月未给您写过片言只字，但个中原因全在于我连一分钟的空闲也没有。您可以想象，从早到晚我们勉强在教室里把课听完，晚上我们甚至连一分钟也不能用来复习白天在课堂上所听到的东西，把我们送去参加战地训练，给我们上击剑课、跳舞课和歌咏课，谁也不敢不去。最后还要我们去站岗，所有这一切占去了我们的全部时间。但

① 指费·安·马库斯，他是玛丽亚医院的管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邻居。——俄编注

是收到您的信后，我把一切都抛开不管，现在急于给您写信，亲爱的爸爸。感谢上帝，我正在习惯这里的生活。关于同学们我讲不出任何好话。我想，长官们对我的看法是好的。现在来了一个新学监，洛姆诺夫斯基（以前的学监）把位置让给了达尔维茨男爵；将会有点变化，不过以前那位学监对我是满意的。钱我收到了，五十卢布，现在这钱在哥哥处。该多么感谢您，爸爸。我确实很需要这笔钱，现在我得赶紧去买我所需要的一切。在星期天和别的假日里我什么地方都不去，因为每个学生外出一定都得有亲属签字，说明是他们把学生叫到自己家去了。现在我既然不与哥哥联系，因此我也就未能读到您最近写来的几封信。只是有一次，我请了假去看望科斯托马罗夫，在他处我得知一个对我们来说是极好的消息：哥哥成了工程士官生。感谢上帝，我们共同的夙愿终于实现了，哥哥终于找到了一条圆满的道路。现在我们希望一切都会更好。而您在给我的信中对此还有所疑虑，但这件事已完全有了结果，这是千真万确的。而且要不是科斯托马罗夫，早就可以指望有这样的决定了，是科斯托马罗夫总想拖延这件事，让哥哥延长一些期限，好让他在我们的三百卢布问题上显得多少有些道理。他十分卑鄙，将这三百卢布拖着不给我们。您想必已经从哥哥最近一些信中知道，他已经拜谒了未来的上司——两位将军：格鲁阿和特鲁松。他们十分和蔼地接待了他，好像是接待已经服役的人一样，因此这一决定是无可怀疑的，也没有什么好怀疑的。特鲁松还答应哥哥，在提升哥哥当军官时，他也将帮忙，可以指望他履行诺言。不久前我得知，考试刚结束，将军就争取接收四名考生为公费生，那个曾去过科斯托马罗夫处并抢走我的名额的考生还不算在内。多么卑鄙！这使我万分惊讶。我们这些过穷日子的人倒要付学费，而另一些人——富有父亲的

孩子们——却被录取为公费生。[①]去他们的吧！——爸爸，您在信中问我需要什么，我暂时什么也不需要。我的内衣和外衣都在哥哥处。我急切期待着他正式成为工程士官生。到那时至少我们彼此会近一些。再见，最亲爱的爸爸。愿上帝赐您一切幸福。

有幸做您的忠诚而又恭顺的儿子的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听说哥哥在进入工程城堡以前得在要塞[②]里住两周。

关于您信中提到的那个新的决定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们这里未曾听说过，再说它也没有足够根据，不过是空洞的传说而已。

请代我吻所有的弟妹们，不知何时我和他们才能见面。安德留沙至今未给我写过半行字。

您信中要我告知希德洛夫斯基[③]的地址，但他现在要离开彼得堡到库尔斯克去探亲。您大概会在莫斯科和他相见，他可能通过库马宁[④]家的人找到您。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军事工程学校学习的费用是由他姨父亚·阿·库马宁供给的。——俄编注

② 指彼得保罗要塞。——俄编注

③ 伊·希德洛夫斯基（1816—1872），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少年时代的友人，他对文学和哲学问题极感兴趣。——俄编注

④ 亚·阿·库马宁（1792—186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姨父，一等商人，家中富有，乐善好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死后，库马宁多次帮助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俄编注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①]

(1838 年 8 月 9 日，彼得堡)

哥哥：

你的信使我非常惊奇，亲爱的哥哥，难道你连我写的半行字也没有收到过？你走后我给你寄了三封信：第一封是在你走后不久寄的；第二封我没有回，因为我手头连一个戈比也没有（我没有向梅尔库罗夫[②] 家要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7 月 20 日，那天我收到了爸爸寄来的四十卢布；最后，不久前我给你寄了第三封信。因此你不能自夸没有忘记我，不能自夸信写得比我多，因此我是始终信守自己的诺言的。不错，我是懒，非常之懒！但是有什么办法，如果目前在世上我可做的只有一件事——无休止地过闲适的生活？不知我的忧伤是否有一天会平息？人命中注定只能有一种状态——天地融合成为他的心灵氛围，而人却是那样一个不法的孩子，心灵本质的规律遭破坏……[③]我觉得，我们的世界是为罪恶思想蒙蔽了的天国精灵的涤罪所。我觉得，世界具有了反面的意义，以致崇高优美的精神却成了一种讽刺。如果一个既不共享整体的印象，又不赞同整体的思想的人，即一个完完全全的局外人落入这种状

---

① 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1820—1864），作家的哥哥，是作家、批评家、翻译家和编辑，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办过杂志《时代》（1861—1863）和《时世》（1864—1865）。

② 梅尔库罗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友人伊·希德洛夫斯基的“老相识”，当时是退役的骑兵大尉。

③ 省略号是原有的。

况……[1],结果会怎样呢？这状况会遭破坏，而且不可能再存在！

但是，当你看到宇宙在一个坚硬的外壳下受着煎熬，并且知道只需意志爆发就足以粉碎外壳，并同永恒融合在一起——你知道这些，却又只好作为万物中最次的角色而存在……这有多可怕！人是多么懦弱啊！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当我想到这些激烈而粗野、充满着麻木不仁的世界之痛楚呻吟的言辞，[2]无论是悲伤或是怨言和谴责，都不能再使我的胸膛感到压抑……心灵已如此为痛苦所压抑，因而不敢去理解这痛苦，以免折磨自己。帕斯卡[3]一次说过这样一句话：谁反对哲学，谁自己就是哲学家。可怜的哲学呀！不过我扯远了。——你给我写的信只收到两封（最后一封除外）。哥哥！你在抱怨自己贫穷。没什么好说的，我也不富裕。你相信吗，我在野营训练时连一个戈比也没有；一路上受凉（下了一整天雨，而我们听凭雨打）和挨饿，我病了，身无分文，连买口茶润润喉咙也不能，但我痊愈了。在收到爸爸寄来的钱之前，我在野营中的遭遇是最惨的。一收到爸爸的汇款，我随即还债并花掉了余下的钱。可你把自己的状况描写得妙极了，连五个戈比也没有，这可能吗？天知道你在吃什么？你是在用贪婪的目光体味你特别

---

① 省略号是原有的。

② 这段话可能与哈姆雷特的关于人为万物的灵长的那段话有关，哈姆雷特说："人类……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可是在我看来，这一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上文所说的"激烈而粗野的言辞"，也就是指这些话。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段话可能是说，整个宇宙在受煎熬，但只要人们行动起来，就能改变现状，但人却是弱者，无力行动，所以才有"人是多么懦弱啊！"的慨叹。——俄编注

③ Б. 帕斯卡（1623—1662），法国哲学家、作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俄编注

爱吃的鲜甜美味的浆果？我真可怜你！你问及梅尔库罗夫家情况怎样，你那笔钱又是怎样，情况是这样的：你走后我到他们家去过几次。以后我不能去了，因为我坐禁闭。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我请人去他们家，他们让人带钱来，少得很，以致使我羞于再向他们开口。后来我收到了你寄到他们家转给我的信，我身无分文，所以我决定请他们将我的信附在他们的信中。看来，谁的信你都没有收到，大概是他们没有给你写信。在去野营之前，由于我没钱寄出早已写好的给爸爸的信，我请求他们多少给我寄点钱来。他们把我们的东西全寄来了，但钱可一个戈比也没有寄，也没有写回信。我落得个一筹莫展！我从这一切推想，他们有意摆脱我们的讨厌的要求。我想在信中跟他们说说清楚，但是我野营回来后坐禁闭，而他们却从以前的寓所搬走了。我知道他们现在住的那幢房子，但不知道具体地址，这地址我以后告诉你。——啊，早该换个话题了。你自吹自擂，说你读了许多书……[①] 但请你别以为我会羡慕你。我自己在彼得戈夫[②]读的书至少不下于你：霍夫曼的全部作品，俄文本和德文本（即未译成俄文的《公猫摩尔》）；巴尔扎克的几乎全部作品（巴尔扎克真伟大！他创作的人物性格是宇宙智慧的产物！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而是整整数千年的奋斗在人的心灵中酝酿成的这种结果）；歌德的《浮士德》和他的短诗；波列伏依的《历史》[③]、《乌戈利诺》[④]（关于《乌戈利诺》

---

① 省略号是原有的。

② 彼得大帝的离宫所在地，军事工程学校当时在该地野营。——俄编注

③ 指俄国历史学家、作家尼·阿·波列伏依（1796—1846）所著的《俄国人民的历史》一书。——俄编注

④ 尼·阿·波列伏依的剧作。——俄编注

我以后还要写信和你约略谈谈）。富凯的《温蒂娜》[1]，还有维克多·雨果的作品，除了《克伦威尔》和《爱尔那尼》以外。现在该说再见了。麻烦你写信安慰安慰我，尽量经常来信。这封信请立刻回，我指望十二天后就收到回信。这是最长的时间了！给我写信吧，否则你就是在折磨我。

你的弟弟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有一个空中楼阁式的计划：变成一个疯子。让人们去胡闹，去给我治疗，把我变成聪明人吧！如果你读过霍夫曼的作品，大概会记得阿尔班[2]这个人物。你喜欢这个人物吗？看到一个掌握玄妙莫测之术的人，一个不知道该做什么的人，一个玩弄神灵的人，——这有多么可怕啊！

你常给库马宁家写信吗？望来信告知，库德里亚夫采夫[3]是否告诉过你关于切尔马克[4]的什么消息？为了上帝，请写信告诉我。我还想知道关于安德留沙的情况。

不过，哥哥，请注意，如果我们这样通信，似乎还不如不通信；还是让我们讲定，每个星期六彼此互相写信为好。我还

---

① 德国浪漫派骑士文学作家富凯（1777—1843）的代表作，叙述一个水妖和骑士的爱情故事。俄译者为瓦·安·茹科夫斯基，他于1837年译成诗体出版。

② 霍夫曼的中篇小说《催眠术师》（1813）中的主人公，他具有一种作用于人的超自然的力量。——俄编注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兄长在切尔马克办的一所寄宿学校求学时的同学。——俄编注

④ 切尔马克办过一所寄宿学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哥哥曾在这所学校学习。——俄编注

收到过施伦克[1]的信，三个月了，尚未给他回信。真糟糕！没有钱意味着什么啊！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38年10月31日，彼得堡）

啊，好久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我亲爱的哥哥……[2] 糟糕的考试！它耽误了我给你和爸爸写信，耽误了我和伊万·尼古拉耶维奇会面，可结果又怎样呢？我没有升级！啊，多糟糕！还要一年，整整多余的一年！如果我不知道是卑鄙的行径、完全卑鄙的行径使我丢脸，我也许不会如此暴躁；如果不是可怜的父亲的眼泪使我心焦如焚，我也许不会感到可惜。此前我没有尝过自尊心受伤害的滋味，而这种感情控制了我的时候，我是会脸红的……但你知道吗，这次我真想一下子把整个世界碾碎……在考试前我耗费了那么多时间，我生了病，人也瘦了，完全名副其实地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考试，可是我留级了……一个教师（教代数的）要这么做。在一年里我曾对他说过一些粗话，现在他卑鄙地向我提醒这一点，向我说明我为什么会留级的原因。……满分是十分，我各门课程的平均分数是九分半，我却留级了……但是，让这一切见鬼去吧。得忍受就忍受吧……我不想吝惜纸张，我同你交谈得太少了。

我的朋友！你像诗人那样在大发抽象议论。正如心灵不能

① Л. И. 施伦克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长兄在切尔马克办的寄宿学校求学时的同学，后来成为院士。——俄编注

② 此信中的所有省略号都是原有的。

平稳地遵循灵感度一样，你的高论玄谈也是不平稳和不正确的。为了要多认知一些，就要少感觉一些，反之亦然[①]，这条规则是轻率的，是心的胡言乱语。你用认知这个词说明什么呢？认识自然界、心灵、上帝和爱情……这一切是用心，而不是用智慧去认识的。假如我们是神灵，我们就会生活和飞翔在心灵为要将其识透而翱翔其上的那种思想的范围之内。而我们却是蜉蝣，是凡人，应该去猜想，但不能一下子把握住思想。思想的载体进入速朽的躯壳而成为心灵的组成部分，这就是智慧。智慧是一种物质能力……而心灵或者精神则是借心暗示给它的思想而存在的……思想产生于心灵之中。智慧则是一种工具，是受心灵之火驱动的机器……而且（第二条）当人的智慧专注于知识领域时，它是独立于情感、因而也独立于心而发生作用的。如果认识的目标是爱情和大自然，那么心就有了空旷的活动天地……我不想和你争论，但是我要说，我不同意你关于诗和哲学的意见。不应把哲学推想成一种只以大自然为其未知数的简单的数学习题……你应该注意到，诗人在灵感冲动时可以猜度上帝，因此他也就执行着哲学的任务，因此诗兴也就是哲学上的兴奋……因此，哲学也就是诗，不过是诗的最上乘！……奇怪的是，你是以当今哲学的精神来思维的。在那些聪明而热情的头脑中产生了多少当今哲学的紊乱体系；为了要从这五花八门的一团中引出正确的结果，就只得把它塞进一个数学公式中，这就是当今哲学的定理……不过，我和你都沉浸在幻想之中了……我不能容忍你的呆板哲学，但我却能容忍这种哲学的呆板表现形式的存在，只是不愿让这种表现形式累得你疲惫不堪……

---

① 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大约是在转述他哥哥的话。——俄编注

哥哥，活着而没有希望是可悲的……在我往前看时，未来使我感到恐怖……我飘荡在一个从未有过阳光照射的某种寒冷的极地氛围之中……我已很久不感到灵感冲动了……但是我却常常处在这样一种心情之下，就像希隆的囚徒[①] 在弟兄们死于牢狱之后的那种心情一样……天国的诗歌之鸟不会向我飞来，不会来温暖我冷却了的心……你说我不开朗，但是就连我以前的幻想也撇开了我，我以前创作的美妙小品也失去了它的镀金色泽。一度以它们的光辉燃亮心灵的那些思想现在也失去了火焰和温暖；要么是我的心情变得冷漠无情了，要么是……我害怕再讲下去……我害怕说出来，既然过去的一切不过是一个金色的梦，是一些华丽的幻想……

哥哥，我读了你写的那首诗……它从我的心灵中榨出了几滴眼泪。它温存地回忆往事，从而使我的心灵得到片刻安抚。你说，你有一个可写一部正剧的思想……我感到高兴……你写吧……啊，如果你连天国筵席上的剩肴残羹也没有，那你还能有什么呢？……可惜，我上个礼拜未能见到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我生病了！——你听着！我觉得，荣誉也能促进诗人的灵感迸发。拜伦是个利己主义者，他关于荣誉的想法是渺小的，空虚的……但是一想到，有朝一日随着你昔日的兴奋将会从尘埃中冲出一个纯洁的高尚美好的心灵；一想到，灵感像是天府的神秘将使诗篇变得圣洁，而你曾为这诗篇洒过热泪，后代也将为这诗篇痛哭流涕，——一想到这些，我就不会认为，在进行创作的时刻这种思想竟能不悄悄潜入诗人的心灵。芸芸众生的空洞叫嚷是微不足道的。啊，我想起了普希金在描写芸芸众生和诗人时写下的两行诗：

---

① 指英国诗人拜伦的叙事诗《希隆的囚徒》（1816）中的主人公。

让他们唾弃你燃烧着圣火的神坛，
让他们孩子般任性地把你的供桌摇撼。①

说得好极了，不是吗？再见吧！你的朋友和弟弟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对啦，请你把夏多布里昂② 的“Génie du Christianisme”③的主要思想写信告诉我。不久前，我在《祖国之子》④ 上读到了批评家尼扎尔⑤ 关于 Victor Hugo⑥ 的文章。啊，法国人对雨果的评价多么低啊。尼扎尔认为他的剧本和长篇小说是微不足道的。法国人对雨果是不公正的，尼扎尔（虽说他是个聪明人）也是这样，他在胡说八道。——还有，请将你的剧本的主要思想告诉我，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思想，虽说用来思量和斟酌戏剧人物性格就是用上十年时间也还不够。至少我是这么想的。唉，哥哥，我真遗憾，你这么穷！我不禁泪如泉涌。是在什么时候我们竟遭遇这种情况？哦，真凑巧，我亲爱的兄长，我既向你祝贺命名日，又祝贺已经过去的生日。

在你的《母亲的幽灵》一诗中我不明白，你对死去的母亲的心灵作了十分奇怪的白描。这个亡灵的性格没有刻画好，但诗句是出色的，虽说有一处失误。请你别为我的分析生气。望

---

① 引自普希金《致诗人》一诗。
②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浪漫主义作家。
③ 法文：《基督教真谛》（1802）。夏多布里昂在此书中维护基督教神学，抨击科学思想对基督教的批判。
④ 历史、政治和文学杂志，1812—1844 年和 1847—1852 年在彼得堡出版和发行。
⑤ 尼扎尔（1806—1888），法国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
⑥ 法文：雨果。

常来信，我也会按时给你写信。

啊，我很快很快就会把伊万·尼古拉耶维奇的新诗重读完毕。有多少诗意，多少绝妙的思想啊！对啦，我忘了说，我想你是知道的：斯米尔金在准备出版一套我国文学丛刊，将有一百个文学家肖像，每一幅肖像将附有该文学家的代表作。你想象一下，佐托夫（?!）和奥尔洛夫（亚历山大·安菲莫维奇）也都被收入其中。[①] 真滑稽！听着，你再给我寄一首诗来。前面那一首是好的。——梅尔库罗夫一家很快将去奔萨，也许已经走了。

我可怜我们可怜的父亲！奇怪的性格！唉，他遭受了多少不幸啊！真让人痛苦流泪，但又无从安慰他。——你可知道，爸爸全然不了解世界：他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五十年，但始终保持他三十年前对人的看法。这是一种幸运的无知，但他对这个世界很失望。这似乎是我们的共同命运。——再一次说再见。

你的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39 年 8 月 16 日，彼得堡）

我亲爱的哥哥，我们之间总是这样：我们相互许诺，但自己并不知道有无能力实现诺言；幸好我从未轻率地许诺过。例

① 亚·安·奥尔洛夫是写粗浅通俗小说的作家，拉·米·佐托夫是历史小说家，曾受过别林斯基批评。

如，你对我没有回信又能说什么？说我懒惰，说我把你忘了……不对！全部原因只在于我身无分文；现在我有钱了，对这些久未造访的客人我感到高兴，说不出的高兴。

你瞧，我终于给你写信了！

我们来谈谈，我们来聊聊！

亲爱的哥哥！我为父亲的逝世流了许多眼泪。① 现在我们的情况更糟了，我这不是说自己，而是说我们的家庭。我把我这封信寄到雷瓦尔市去，我自己也不知道，你能否收到它……我十分有把握地认为，信寄到时你已经不在那儿了……上帝保佑，但愿你已在莫斯科，那样的话，对我们的家庭我会感到安心一些。不过，你倒说说看，世上有没有比我们可怜的兄弟姐妹更为不幸的人？有一个想法在折磨着我，就是他们都将靠外人抚养②。因此我认为，你要在获得军衔后去乡下定居的这个想法好得很。你在那里可以安排他们受教育，亲爱的哥哥，这种教育对他们来说将是一种幸福。在家庭里亲人之间心灵可以得到协调，所有的志向都可以从基督教原则出发得到发展，为自己的家庭美德而感到骄傲，视恶习和耻辱为可怕的事情，——这一切将是这种教育的结果。我们在九泉之下的父母也可安然长眠。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得承受许多负担。你或者要与亲戚们闹翻，或者要与他们永久和解。同他们闹翻是有害处的，妹妹们要倒霉。同他们和解的话，你就得向他们献殷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是在 1839 年 6 月 8 日为人杀害的（据说是由他的农奴聚殴致死）。在现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中，没有谈及此事。他于该年 6 月下旬给哥哥写信谈到噩耗，但该信没有保存下来。——俄编注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弟妹五人：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薇拉、安德烈、瓦尔瓦拉，均还年幼。父亲死后，他们都由姨父姨母库马宁夫妇收养。

勤。他们会把你放弃服役说成是懒惰。但是，亲爱的哥哥，你要经受住这一切。别与这些小人计较，你要做弟妹们的恩人。只有你才能救助他们……我知道你已学会了忍耐；你去实现你的意图吧，这一意图非常之好，愿上帝赐予你力量去完成它！我郑重地对你说，今后我在一切方面都将同你齐心协力。

你目前在做什么？你对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比对我更真诚一些，你告诉他说你工作太多，没有时间。是的，服役是非常艰苦的，有什么办法呢？快点摆脱它吧。

关于自己，我能向你说些什么呢？……我很久没有和你推心置腹地谈话了。我不知道现在我是否有情绪来同你谈这个。不知道，但是现在我更经常冷漠无情地看待我周围的人。不过，有时我醒悟得也更强烈些。我只有一个目标：自由。为了自由我可以牺牲一切。不过，我常常在想，常常在想：自由又会带给我什么？就我一个人处在陌生的人群之中？我能够摆脱这一切，但我承认，要使全部精神寄托在我真正的希望上，就必须对未来有坚强的信心，对自己有坚定的了解，但又怎么样呢？无论这希望实现与否，反正都是一样，我一定要做所要做的。我祝福我与现状妥协的时刻（而这种时刻现在更经常地在我的生活中出现），在这种时刻我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①状况，而且我确信，［这些］②神圣的希望是会实现的。

现在……③ 精神是不安静的，但是在精神的［这种斗争中］④通常是坚强的性格成熟起来，模糊的目光明确起来，对生活的信心也获得更加纯洁和高尚的泉源。我的心灵已经没有以前那种激烈的冲动了，我心灵中一切宁静，就像在一个埋藏

---

①②④ 这封信有几处残缺，方括号中的词或句系俄编者所加。
③ 信文有残缺，这里及下文的省略号系俄编者所加。

着深深秘密的人的心中一样；学会理解“做人和生活意味着什么”，——在这一点上我相当成功；我可以从一些作家的作品中学习性格，我生活中的最好时光就是和这些作品一起自由自在而又快乐地度过的；关于自己我别的就什么也不讲了。我相信自己。人是一个秘密，要识破它。如果你一生都在识察这个秘密，那你就别说你浪费时间；我正在研究这个秘密，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人。再见。你的朋友和弟弟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凭心爱的思想每分钟……在幻想和思考中生活是较为不易察觉的。还有一点……：我能爱，能成为朋友。我不久前……。在这世界上有多少神圣的和伟大的、纯洁的东西……。莫依赛和莎士比亚还…… [不][1] 过是一半。

爱情，爱情！你在信中说你在摘爱情的花朵。我觉得，没有比诗人更为神圣的忘我献身者了。怎么能够同纸墨一起分享自己的灵感！心灵蕴藏的，从来多于言辞、色彩和声音所能表达的，因此创作思想难于实现。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0 年 1 月 1 日，彼得堡)

我的好哥哥，衷心感谢你给我寄来亲切的信。不，我和你不一样！你不会相信，当人们把你的信送给我时，我感到我的

① 这封信有几处残缺，方括号中的词或句系俄编者所加。

心在甜蜜地颤动。我为自己发明了一种新的非常奇怪的享受方式——折磨自己。

我拿到你的信，先在手中翻弄几分钟，掂掂它分量是否足，把尚未开启的信封看个够，观察个够，然后把它放进口袋……你不会相信，这是灵魂、情感和心灵的一种多么甜蜜的状态！我有时要这么等上刻把钟，然后才贪婪地扑向信封，撕开它，如饥如渴地逐行读你的信，你的亲切的信文。啊，在读它们的时候，我的心把什么感情都体验到了！我心中百感交集：有可爱的，也有讨厌的；有甜蜜的，也有痛苦的。是的，亲爱的哥哥，——也有讨厌的和痛苦的感受。你不会相信，如果人们不能认清你，不能理解你，而且把一切都看成另一种样子，完全不像你想说的那样，而是看做另一种根本不成体统的样子，那你会感到多么痛苦！……读了你最近的信，我非常un enragé[①]，因为我不和你在一起：我心中最美好的宿愿，我从痛苦艰辛的经验中获得的最神圣的准则受到歪曲，遭到丑化，被描绘成分文不值。你自己在信中对我说："写信给我吧，反驳吧，同我争论吧！"——而且你还从中找到某些好处！什么好处也没有，我亲爱的哥哥，绝对没有！只能是你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是我们所有凡人都有的）得出一个关于别人的特别有利的结论，关于这个人的意见、准则、性格和愚钝的结论……哥哥，须知这么做使人多么难堪。不！在友好的通信中进行争论，这是一种裹了糖衣的毒品。在我们会见时将会发生什么事？也许这会是我们之间惯常争执的一个缘由……但现在我不谈了。关于它，在最后几页上还可再谈。

---

① 法文：愤怒。

军事学院——c'est du sublime![1] 你可知道，这是一个光彩夺目的方案。（?!）关于你的命运我想得很多，我想使它和我们的处境相符合，我自己也选择了军事学院，但是你先于我提出来，可见这是你所喜欢的……但是有一点，须知在进入军事学院前至少得服役一年，这一年你得留在制图班。

既然我连你的教学大纲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还总是提起那些听课笔记？我能给你寄去什么呢？不过，炮术——技术班课程讲义（大概正是你所需要的）我一定给你寄去，这是陆军少将佳金的讲义，正是他将亲自考你。但这些听课笔记只能寄给你用一个月，不能多。这是别人的，我费好大劲才弄到。用一个月，一天也不能多。你抄下来，或者让别人抄（佳金这人性情怪僻，你得给他背出来，或者用你的话照书本回答）。战地工事学并不难，花三天工夫就可以把它背熟。不过，5月间我把它也寄给你。永备射击工事学可却是另一回事，我尽量设法也把它搞到寄给你。我们这里还有石印的解析几何讲义，但这是逐字从勃拉什曼的书抄来的，当然是经过压缩的。我们这里在学勃拉什曼的书，你也得把它背下。给自己买一本吧。

你知道大地测量学吗？我们这里用的是博洛托夫的教程。物理学用的是奥泽莫夫的教程。微分系数的石印本我也将努力设法弄到寄给你。我们这里的历史课程非常全面，其分量也非常重（石印的），我弄不到。俄罗斯语言和文学用的是普拉克辛的教程，他本人在我们这儿教这门课。——我告诉你，你们那儿的野战工程师考试很容易，都是睁只眼闭只眼，所有的人的逻辑是一个：别为难我们的工程师兄弟。我看到过许多这样的例子。

---

① 法文：这里有着某种崇高的东西！

我给库马宁家发了一封彬彬有礼的信。你别担心，我等待着好的结果。我尚未给监护人写信，实在没有时间！

向你祝贺新年，亲爱的。新的一年准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不管怎么说，近五年来我们家的情况太糟糕。我读了你去年的新年贺信，思想是好的，而精神和诗句表达是深受 Barbier[①] 的影响的。同时，他所说的有关拿破仑的话你是记忆犹新的。[②]

现在来谈谈你的诗。请听我说，亲爱的哥哥！我相信，人在一生中有许许多多悲哀和痛苦，——也有许多欢乐。在诗人的生活中既有荆棘，也有玫瑰。抒情是诗人永远的旅伴，因为诗人是用文字创作的。你的抒情诗妙极了！《出游》、《早晨》、《母亲的幽灵》、《玫瑰》（好像是这样）、《费博夫家的马》以及许多其他的诗都很美妙。亲爱的，这是一部关于你的十分生动的故事，这篇故事对我又是多么亲切！我能够理解你，因为对那几个月我记忆深刻，永志不忘。啊，那时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了多少奇异的和美妙的事！这是一篇特长的故事，我不会将它讲给任何人听。

那时希德洛夫斯基给我看了你的诗作……啊，你对希德洛夫斯基是多么不公平啊！我不想为他的知识和准则辩护，不认识他的人和看法比较固定的人是看不到这些的。要是你去年见到他就好了。他在彼得堡住了整整一年，既无工作，也无职务，天晓得他干吗要住在这里，他完全不是那种富得可以在彼得堡享受的人。但可以看出，他来彼得堡正是为了有个地方可以躲避。一眼就可看出，这是一个苦行者！他干瘪瘪的，两颊

---

① 法文：巴比埃。指 A. O. 巴比埃（1805—1882），法国诗人。

② 巴比埃在讽刺作品《偶像》中揭露了对拿破仑的崇拜。

内陷；他那湿润的眼睛已经枯干，但充满热情；随着外在美的衰退面部更现出一种精神美！他在痛苦！非常痛苦！我的天哪，他深深地爱着一个姑娘（好像是名叫 Marie[①]），她却嫁了人。如果没有这一爱情，他就不能成为纯洁、高尚、无私、献身诗歌的人……有时在冬天的夜晚（例如整整一年前的那一次），我穿过小路来到他贫寒的住处，我不禁想起奥涅金[②] 在彼得堡度过的忧郁冬天（第 8 章[③]）。只是在我面前的不是一个冷漠的人，不是身不由己的热烈幻想者，而是一个美好的高尚的人，是莎士比亚和席勒献给我们的人的端正轮廓，但他那时已经甘愿陷入拜伦笔下人物的那种忧郁狂。我常常和他整晚整晚地坐在一起，随便聊天。啊，这是一个多么坦率而纯洁的心灵！现在我一想起过去就要流泪。他什么都不对我隐瞒，而我对他来说又算是什么人呢？他需要向任何一个人倾诉情愫！唉，你那时怎么不同我们在一起！他多么想看到你！他称你为挚友，并为这个称谓而骄傲。我记得他怎样流着眼泪读你的诗的情景，你的诗他都背得出来！而你居然会说他耻笑你！啊，他是个多么可怜可悲的人！纯洁的天使般的心灵！即使在这个痛苦的冬季，他也没有忘却自己的爱情。这爱情之火愈燃愈烈。——春天来临了，它使他振奋起来，他的想象开始在创作剧本。多么好的一个剧本，我的哥哥！如果你读了他改编的《玛丽亚·西蒙诺娃》，你会改变对他的看法的。他改写了整整一冬天，他自己说剧本原来的形式是很不像样的。啊，还有他那些抒情诗！要是你知道他去年春天写的那些诗就好了。例

---

① 法文：玛丽亚。

② 俄国作家普希金（1799—1837）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人物。

③ 这一章叙述奥涅金所爱的塔季扬娜嫁给了别人。

如，他谈论光荣的那首诗。要是你读过那首诗就好了，哥哥！

我从野营回来之后，很少同他在一起。最后一次会见时，我们在叶卡捷林戈夫游玩。我们多么愉快地度过了那个夜晚！我们回忆了我们的冬天生活，那时我们谈论荷马、莎士比亚、席勒、霍夫曼。关于霍夫曼我谈了很多，他的作品我也读过很多。我们也谈到我们自己，我们以前的生活和我们的未来，还谈到了你，我亲爱的。——现在他早已离开，音信全无。他是否还活着？他的健康状况很糟糕。你给他写信吧！

去年冬天我处在一种充满激情的状态之中，与希德洛夫斯基相识使我获得许多美好的生活时光，但这在当时也并不是原因。你可能责备过我并且还在责备我：为什么我不给你写信？原因乃在于连队里的尴尬处境。但是否要告诉你呢，亲爱的？我对你从来不是漠不关心，我爱你——是由于你写的诗，由于你生活中的诗意，也由于你的不幸，——别无其他；兄弟之爱、朋友之爱却未曾有过……我有过一个同学，有过一个十分喜爱的人！[①] 哥哥，你给我写信说我没读过席勒的书。你错了，哥哥！席勒的书我都背得出来，我用他的话说话，说梦话也说到他。我甚至于想，在我的一生中，命运除了让我在生命的这段时期了解这位伟大诗人之外，没有为我做过任何别的更恰当的事情；我任何时候都不能像当时那样了解他。我和他一起读席勒的书，我凭借他审视了高尚热情的唐·卡洛斯、侯爵波沙以及莫尔季梅尔[②]。这一友谊既带给了我许多痛苦，也带给了

---

① 大概是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高年级同学 И. И. 别列热茨基下士。——俄编注

② 唐·卡洛斯和侯爵波沙是席勒的剧本《唐·卡洛斯》（1785）中的人物；莫尔季梅尔是席勒的剧本《玛丽亚·斯图亚特》（1801）中的人物。

我许多享受！现在我将永远对此保持沉默，然而席勒的名字对我却成了至亲的名字，成了某种能唤起许多幻想的富有魅力的声音。那些幻想是苦涩的，哥哥。因此我才一点也不和你谈席勒，不和你谈他给我的印象，我哪怕只听到席勒的名字就会感到痛苦。①

我本想多给你写几句，以便回答你对我的攻击，回答你因不理解我的话而说的一切，同时还谈一些别的什么。但是这封信给我带来了许多甜蜜的时刻、幻想和回忆，因此我再也不能谈别的了。我只在一个问题上为自己辩护，我没有将伟大的诗人们分类，尤其是在我并不了解他们的时候。我从未做过类似的对比，例如把普希金和席勒对比。我不知道你这是从何说起，请你把我的话摘录给我，而我是摈弃这种分类的。可能，我在讲到什么时把普希金和席勒并列在一起，但是我认为，在这两个名字之间是有一个逗号的。他们俩丝毫也不相像，普希金和拜伦也是这样。至于说到荷马和 Victor Hugo，那么你似乎是故意不想理解我。瞧，我是怎么说的：荷马（寓言式的人物，可能像基督一样是神赋予形体并降临到我们之间）只能和基督对比，而不可和歌德对比。请你对他探究一下，认真地理解一下《伊利亚特》，好好将它读一读。（你没有读过它吧？你得承认！）须知在《伊利亚特》中荷马把整个古代世界的精神和世俗生活描述得有条有理②，完全像基督使新世界井然有条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 1861 年说："席勒的确与俄国社会血肉相连，对过去的一代和再前一代的人来说尤其是如此。"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 19 世纪 60 年代在《——波夫先生和艺术问题》一文中又曾高度评价荷马，说《伊利亚特》这篇史诗是那么雄浑有力，那么充满生机，充满人民生活的那么崇高的因素，以至流传万世，并将永远以其所包含的"永恒和谐"的理想影响人们的心灵。——俄编注

一样。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Victor Hugo 是一个有着天使性格的抒情诗人，他的诗具有基督般的天真无邪的倾向，在这方面任何人都不能和他相比，无论是席勒（不管席勒是一个那么信奉基督教的诗人），无论是抒情诗人莎士比亚（我用法语读过他的一些十四行诗）[①]，无论是拜伦，也无论是普希金。只有荷马同样怀有对使命的坚定信心，对诗歌之神的天真信仰（他是为这种信仰服务的），他在诗歌源泉的方向上与雨果相像，但只是在方向上，而不是在思想上，这思想是他天生就有的，而且是由他表达的。我现在不谈这一点了。杰尔查文[②]大概在写抒情诗方面要高于他们两人。再见吧，亲爱的！

你的朋友和弟弟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你听着对你的申斥：谈到形式时，你几乎疯了！我早就意料到你智能上这种小小的不稳定，我并非说笑话。不久前，关于普希金你讲了一些什么呀！我不予理睬，而且不无原因。关于你的形式我将在下封信中再谈，现在既没有篇幅，也没有时间。但是我倒要请你谈谈：在论及形式时你说，无论是拉辛[③]还是高乃依[④]我们都不喜欢（?!?!），因为他们作品的形式很差。这么说是根据什么？你这个可怜虫！你对我还是说得挺巧妙的："难道你认为他们的作品没有诗意？"拉辛的作品没有诗

---

① 在 18 世纪 30 年代末的法国，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还没有受人重视。例如，在 F. 基佐编的十三卷本《莎士比亚全集》中只收有六首十四行诗。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从法译本读的，所以对十四行诗评价不高。——俄编注

② 加·罗·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诗人。

③ J. 拉辛（1639—1699），法国悲剧诗人。

④ P. 高乃依（1606—1684），法国剧作家。

意？拉辛，火辣辣的、热情的、酷爱自己理想的拉辛，他的作品没有诗意？居然还需要问这一点！你读过他的《安德罗玛克》[①] 吗？读过吗？哥哥！你读过《伊菲格尼亚》[②] 吗？你难道会说这作品不美妙？难道拉辛的阿喀琉斯[③] 不是荷马式的吗？拉辛是剽窃了荷马，但他剽窃得多妙！他笔下是怎样的一些妇女啊！你该理解他。依你的说法，拉辛不是天才，那么他能创作剧本？他只好仿效高乃依。哥哥！那么《菲德拉》[④] 呢？如果你不认为这是最崇高的、纯粹的本质和诗，那就天知道你算是个什么东西。须知这是莎士比亚式的手笔，虽然这还只是一座石膏的而不是大理石的雕像。[⑤]

现在来谈高乃依好吗？请你注意，哥哥，我不知道该怎么来跟你谈话。似乎，à la[⑥] 伊万·尼基福罗维奇[⑦]："吃饱了豆子。"不，我不信，哥哥！你并没有读过高乃依的作品，因而你说的就大错特错。你可知道，就其作品中磅礴的人物性格和

---

① 拉辛的五幕诗剧，写于1667年。
② 拉辛的作品。
③ 希腊神话里特洛亚战争中的英雄。荷马的《伊利亚特》中也塑造了这一英雄人物形象，但这里说的"拉辛的阿喀琉斯"不知指他笔下的哪个人物。
④ 拉辛的一部悲剧。
⑤ 高度评价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的美学思想观点。当时别林斯基把他们看做"虚伪的'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到暮年，才放弃这种浪漫主义的评价。参阅他的《——波夫先生和艺术问题》一文。——俄编注
⑥ 法文：像……一样。
⑦ 果戈理中篇小说《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中的一个地主，他对另一个同他吵架的多嘴饶舌的地主说："要吃饱了豆子才有精神同你谈话。"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么说的意思是，他也得像伊万·尼基福罗维奇一样吃饱了豆子才有精神同他哥哥来谈论对高乃依的看法。

浪漫主义的精神来说，他几乎就是莎士比亚。可怜虫！你用来反驳一切的只有一句话："古典主义的形式。"可怜虫，你可知道，高乃依的出现，上距可怜巴巴、庸庸碌碌、一事无成的若岱尔[①] 及其可鄙的《被俘的克莱奥帕特拉》[②] 五十年，是在特列佳科夫斯基[③] –Ronsard[④] 和冷冰冰的蹩脚诗人 Malherb[⑤] 之后，而且几乎是后者的同时代人。他哪能想出一种结构形式？好在他借鉴了塞内加[⑥]。你读过他的《西拿》[⑦] 吗？……这是一部可为莎士比亚增光的作品。可怜虫，如果你没有读过，那就读一读吧，特别要读一读其中奥古斯都和西拿的谈话，在这席谈话中前者原谅了后者的背叛［但他是怎么原谅的(?)］。你会发现，只有受过屈辱的天使才这么说话。特别是读读那个部分，在那里奥古斯都说："Soyons amis，Cinna."[⑧] 你读过"Horace"[⑨] 吗？也许在荷马那儿才能找到这样的性

① 艾·若岱尔（1532—1573），法国剧作家。

② 若岱尔写的古典主义悲剧，被认为是法国最早的一部悲剧。

③ 瓦·基·特列佳科夫斯基（1703—1768），俄国古典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用他来比拟法国诗人龙萨，认为龙萨的史诗《法兰西亚德》同他的长诗《季列马希达》（1766）（这是他据法国作家费纳隆的小说《忒勒马科斯历险记》译成的诗体作品）一样，都是平庸之作。

④ 法文：龙萨。按：龙萨（1524—1585），法国七星诗社诗人。

⑤ 法文：马莱伯。按：弗·德·马莱伯（1555—1628），法国古典主义诗歌的奠基人。

⑥ L. A. 塞内加（约公元前 4—65），古罗马政治家、悲剧作家。高乃依的一部早期悲剧《美狄亚》与塞内加的同名悲剧相近似。

⑦ 又名《仁慈的奥古斯都》（1640—1641），是高乃依写的一部悲剧。奥古斯都是罗马皇帝，西拿是他部下的将军。

⑧ 法文："让我们做朋友吧，西拿。"按：这段话引自高乃依的悲剧《西拿》。

⑨ 法文：《贺拉斯》。按：《贺拉斯》（1640）是高乃依的一部悲剧。

格。老贺拉斯是狄俄墨得斯[①]，年轻的小贺拉斯是埃阿斯·忒拉蒙[②]，但他有着阿喀琉斯的精神，而库里阿斯[③]是帕特洛克罗斯[④]，是阿喀琉斯，是唯一能够表达爱情与责任之悲痛的一切。这一切是多么伟大！你读过“Le Cid”[⑤]吗？你读一读，可怜虫，你读一读，就会对高乃依五体投地了。你屈辱了他！你读一读，读一读他的作品。如果他的崇高思想在《熙德》中没有得到发挥，那么浪漫主义还要求什么呢？Don Rodrigue[⑥]，他年轻的儿子及其情人的性格写得多么好！结尾又写得多么好！

不过，亲爱的，别为我这些难堪的言辞而生气，别像伊万·伊万诺维奇·彼烈烈边科一样[⑦]。

由于回忆起往事，这封信使我流了一些眼泪。

你的剧作的内容非常之好，可以看出一种正确的思想。我特别喜欢的是，你的主人公像浮士德一样，他在探索着漫无边际的事物，但他发疯了，而且正是在他找到了所探索的东西的时候，——正是在他被人爱上的时候。这一笔妙极了！我很高兴，莎士比亚总算教会了你一些东西。

---

① 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在特洛亚战争中，他刚强骁勇仅次于阿喀琉斯。

② 指大埃阿斯，萨拉密斯国王忒拉蒙的儿子，身躯魁梧，膂力过人。

③ 高乃依的《贺拉斯》中的人物。

④ 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阿喀琉斯的朋友。

⑤ 法文：《熙德》。按：《熙德》（1637）是高乃依写的五幕诗剧。

⑥ 法文：堂罗德里克。按：堂罗德里克是高乃依的悲剧《熙德》中的主人公。

⑦ 果戈理的中篇小说《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中的一个地主，他因被邻居骂为“公鹅”而生气，直至与后者打了十年官司。

你大概会生气，我为什么没有回答你所有的问题。我是愿意回答的，但做不到！既没有篇幅，也没有时间。不过，如果要回答一切问题，比方说，像“你长胡子了吗?”这类问题，——那就永远找不到地方写别的有意义的事情了。再见，我亲爱的好哥哥。再说一次再见，望来信。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1年2月27日，彼得堡）

我们又在通信了，我亲爱的朋友！不久前我们还在想几乎可以永世互不分手，我们随随便便、快快乐乐、无忧无虑地度过时光，突然，在一瞬间，你被从我身边夺走，而且要很久很久。我因孤单而十分忧郁，我亲爱的。没有人可以交谈，而且也没有时间。整天死读硬记，上帝饶了我吧，这种事情还从未有过。他们在抽我们的筋，我亲爱的。节假日里我也坐着读书，而3月已经来临——是春天了，冰雪在融化，阳光和煦，处处散发着南方的气息，——这可真是欢娱作乐的好时光！有什么办法呢！好在需要死背的东西不多了！

你大概会猜得出，为什么这封信只有四分之一张纸。我是在夜间挤时间写的。

我亲爱的，我乐意，非常乐意使你高兴一下，如果你迄今尚未高兴过，如果你还能在纳尔瓦① 收到我的信的话。星期

① 爱沙尼亚的一个城市，在纳尔瓦河畔。

一（你走的那天）克里沃皮申[1] 到我这里来了，当时我们正在吃午饭，我未见到他。他留下一张纸条，邀我上他那儿去。星期天晚上我去了，他给我看了波尔·特·克·夫·斯基[2] 写的一份要派你到雷瓦尔出差的报告。大概（不会有疑问）你已经在雷瓦尔，而且正在亲吻你的埃米利娅（别忘了也替我吻吻她），否则就难以解释这次出差时间这么长。只是关于钱的事，看来你的手头十分拮据。我已给监护人[3] 写了信，并已于星期一发出（就在你走的那天）。但他的信，如果他会寄一些什么的话，将寄到纳尔瓦去，因此你还是不能很快收到，而在此期间你就得借钱了。从城堡里能得到的钱已不多了，总的说来情况是不妙的。既不能指望现在，也不能指望未来。当然，我说错了！希望倒是有一个，一百万，这一百万是我将要赢得的。——这是一个相当可靠的希望！一比一百万！

我的亲爱的，在获得继续出差的机会前，你可别在纳尔瓦苦恼死了。

你得谢谢克里沃皮申，他是个极好的人！上哪儿去找啊！上帝知道，他是怎么接待我的。他只接待了我一个人，把所有的人都拒绝了，像最后那一次一样。你的事情一分钟内就解决了，否则：

“你就不能同家人生活在一起！”[4]

你谢谢他，他值得一谢。我们凭什么值得他如此关怀？我

---

① И. Г. 克里沃皮申（1796—1867），中将，当时的陆军部视察厅副厅长。

② 原信中就是这么写的。——俄编注。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姐妹们的监护人是彼·安·卡列宾（1796—1850），莫斯科军事总督办公厅主任。

④ 引自俄国作家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聪明误》。

不懂！在彼得堡的熟人中任何人也没有这么做。无论是祖巴托娃夫人，还是格里戈罗维奇[1]，还是里森坎普夫[2]，还是在城堡中的别人，——都没有这么做。我在坐待良机。

头痛得要死。我面前摆着马利诺和日洛梅体系[3]，它们在吸引我注意。我没有劲儿了，我亲爱的。你等着我在下一封信中更多地同你联系吧，而现在，真的，我不能。想让你在纳尔瓦来得及收到这封信，因此我现在赶着写。

啊，哥哥！亲爱的哥哥！让我们快一点靠上码头，快一点走向自由吧！自由和使命是了不起的大事！我又像从前一样（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梦见和幻觉到了它。好像心灵在扩展，以便去理解生活之伟大。这一点在下一封信中可以谈得多些。

你呢，亲爱的，愿上帝赐予你和睦美好的家庭幸福，赐予你爱情、快乐和自由。

如果外界的一切都能安排好的话，你将比我自由！

再见，我的朋友。

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德·瓦·格里戈罗维奇（1822—1899），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军事工程学校的同学。

② 叶·里森坎普夫，团长，地主，他的儿子亚历山大是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事。

③ 指军事工程学校中的一门筑城学课程。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1 年 12 月 22 日，彼得堡）

我亲爱的哥哥，你给我写信谈到折磨着你心灵的苦楚，谈到你的灾难，说你处于绝望之中，我亲爱的宝贝哥哥！但你自己想一想，当我得知这一切时我多么苦恼和伤心，我感到忧愁，非常忧愁，真是难以忍受。你正接近于人生中那种时光，在这种时光里我们的一切希冀和愿望都像花儿一般盛开，幸福注入心田，心间充满欢乐。可是实际是怎样呢？这时光受到了痛苦、困难和忧虑的损害，变得黯淡无光。——亲爱的，我的亲爱的！你要知道，我哪怕能够对你稍稍有些帮助，我就会感到幸福的。我非常乐意给你寄去这点微不足道的钱，即使它只能稍微帮助你恢复平静也好；这是很少的——我知道这一点。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哥哥，我发誓，——我不能再多寄了！你自己可以想到。如果我是孤身一人，亲爱的哥哥，我可以为你放弃最需要的东西，但是我还要扶养弟弟[①]。要是马上写信去莫斯科——天晓得，他们又是怎么想法！所以我给你寄去了一点点钱。但是，我的上帝，我亲爱的哥哥，你信中写了这样的话：我借我还。——你这么写是多么不公道。你不害臊吗？你不觉得罪过吗？这是在兄弟之间呀！我的朋友，我的朋友，难道你不了解我吗？我能为你牺牲的并非这几个钱！！不是！你情绪不好，对此我原谅你。

什么时候结婚？祝你幸福！等着你写来长长的信。我甚至

① 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和弟弟安德烈生活在一起。

现在也不能好好给你写封信，你相信吗，我这是在凌晨三点钟给你写信，昨夜我根本没有睡觉。许许多多吓人的考试和作业，什么都要问你——我又不想毁坏自己的名声，——于是我就死记硬背，“十分厌恶”，可是你还得死记硬背。

我对你的亲爱的未婚妻非常非常抱歉，她是我的姐姐，像你一样，亲爱的宝贝姐姐。但是，我亲爱的朋友，请原谅我这个性格难以被人理解的人。难道对我真的就如此缺少亲戚间的信任？或者是对我已经形成了糟糕透顶的看法——我粗野，不礼貌，不友好，一切缺点应有尽有，因而就对我产生了偏见，她不相信我所说明的我完全没有时间，并且正在为我不写信而生气？但是，我不该受到这种待遇——我无此荣幸。我虔诚地向她道歉，请她宽容，最后我请求她完全原谅我，宽恕我这个该死家伙的罪过。我乐于被称做她的弟弟、好弟弟、诚心诚意爱着她的弟弟，但该怎么办呢？不过，我现在和将来总是抱着希望并以此自慰，我希望，我总有一天会争取到这个称呼。

在这封信里我不写任何有关自己的事了。不能写，没有时间，下次再写吧。安德留沙在病中，我烦恼极了①。照顾他，太麻烦了。糟糕的还有他正在准备考试，却住在我这个自由自在、独立自主的独身汉这里，这对我是难以忍受的。什么事也不能做，任何娱乐都没有，——你懂吗？再说他的性格又古怪和无聊，这使任何人都不同他来往；我十分后悔我的愚蠢的计划，让他住在我这里。——再见，我亲爱的！愿你幸福。

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据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当时他生了伤寒病，他哥哥十分关心他、照料他，每天请医生给他治病。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4年7—8月，彼得堡）

亲爱的哥哥！

在收到你最近一封信和我写回信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各种各样的事接踵而来。并非所有的事都办成了，有些事却相当顺利。

收到《强盗》[①] 之后我马上就阅读了，我对译文的意见如下：歌词译得极妙，单是这些歌词就值大钱。散文也译得很出色，这是从表达的力度和准确性而言。你抱怨席勒的语言难译，但是我的朋友，你要知道，这部作品的语言不可能是别样的。我发现，你过分讲求语言的口语化，你常常而且是十分经常地为了自然性而牺牲了俄语的准确性。此外，偶尔有些地方出现了非俄罗斯词语（可不是指“精密研究”、“纪念品”这样的词——使用这类词语是很艺术和很巧妙的），有些句子译得极其草率。但是，总的说来译文确实是十分完美的。我稍作润色后就着手张罗发表的事，我去找过佩索茨基和梅热维奇，这两个家伙犹豫不决。在他们的杂志上刊登席勒的全部作品，这一点他们连想都不愿想。他们不理解美好的思想，他们在投机。他们也不想单独发表《强盗》，因为害怕书报检查。如果不删掉整整三分之一，尼基坚科[②] 确实不能也不愿承担责任。

① 德国诗人、剧作家席勒（1759—1805）的剧本。

② 亚·瓦·尼基坚科（1805—1877），俄国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当时在审查机关工作。

不过，我还是让他审查，对一些粗糙的地方以后可作修改。有什么办法呢？一听到佩索茨基和梅热茨基的决定，我就连闻都不让他们闻一下《强盗》。于是我决计这样办，在他们的杂志上发表《唐·卡洛斯》[1]。这会引起读者的兴趣，而读者也会看到译文是好的。就在该杂志的同一期上刊发一则关于出版席勒全部作品的预告。他们会向我们支付《唐·卡洛斯》的稿酬；我也将坚持要他们付得丰厚一些。总之，看在上帝的分上，快把它译完吧。秋天我们再将《强盗》、《斐爱斯柯》[2]、《唐·卡洛斯》和《玛丽亚·斯图亚特》一并出版。（看在上帝的分上，《玛丽亚·斯图亚特》一起出版。看在上帝的分上，《玛丽亚·斯图亚特》也要。如果你希望获得成功，也需有诗作，这是必不可少的。）印书所需的钱会有的，需要一千多卢布。也就是说，需要七百现金，因为三分之一的款额向来是可以赊欠的。大家都这么做，而七百卢布我总可以负责搞到。我们所出版的书订定相应的价格，售出一百册就不仅可以抵偿我们的支出，还将有少许利润，而售出一百册不过是小事一桩。因此，这个主意很好，做这件事也完全有把握。你写吧，我的朋友，你译吧！我用自己的脑袋担保你的成功，我决不会让你缺钱用的。等着瞧吧，当看到我们手中有译文的时候，人们会像苍蝇一样向我们飞来，而书商和出版商们将不止一次地向我们要译文。这是一群恶狗，我对他们是有所了解的。

因此，你要抓紧翻译《唐·卡洛斯》，一定要抓紧；这既会带来钱，也会推动我们出书的事。钱马上会有。我想你不会偷懒，这段时间内你都在翻译。如果你想一开始就得到许多钱，那你就应该不按次序翻译，而是直接从《唐·卡洛斯》开始，

---

①② 均为席勒的剧本。

但工作当然要做好。

梅热维奇诚恳地请求你尽快将所有已译出的（如果有现成的译文的话）席勒论戏剧和戏剧艺术的文章寄来，特别是他关于素朴诗与感伤诗的论述。[①] 我建议你翻译，会有钱的，要快些译出。（他们不付钱，我就不会交出译稿，请你放心。）所以，现在你就翻译《唐·卡洛斯》和文章吧！嗣后再译《斐爱斯柯》和《玛丽亚·斯图亚特》。我信任你，哥哥，主要的是别灰心。你还记得《谢梅拉》[②] 和《赫尔曼与窦绿苔》[③] 吧，一家杂志拒绝发表《谢梅拉》，你就停止了翻译。可不久前《谢梅拉》出现在《祖国纪事》杂志上，译文糟糕透顶。《赫尔曼与窦绿苔》也是这样。两部作品都受到了欢迎，为什么呢？因为你过早地泄了气，我亲爱的。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要抓紧工作，是大大有利可图的事。《斐爱斯柯》和《玛丽亚》可以在以后慢慢地译。只要一发表，钱就会来。会有钱的，在这方面可以逼一逼那些莫斯科人。

瞧，现在所有的鬼怪也都来帮助你了，你猜不到我在彼得堡碰见了谁！亲爱的哥哥，我碰到了梅尔库罗夫一家!! 是偶然遇见他们的，当然，我和他们又重新来往了。我把一切情况都告诉你。首先，哥哥，他们都是好人。玛丽亚·克列斯肯京耶芙娜是个极好的女人，我衷心敬重她。梅尔库罗夫 un peu

---

① 席勒著有《论素朴诗与感伤诗》一文，他认为“诗人或者就是自然，或者追寻自然，前者成为素朴的诗人，后者成为感伤的诗人”，素朴诗人反映现实，感伤诗人表现理想；歌德属于前者，而他本人则属于后者。

② 席勒写的戏剧场景。

③ 歌德写于 1797 年的长篇叙事诗。

picardo[①]，但他是一个满不错的人。他们发财了，年收入有七千卢布左右，日子过得很好。老梅尔库罗夫大概已经过世，此后他们就分了家。你不该认为梅尔库罗夫在宪兵队干事，他在宪兵队只干了半年，后来就转入了奥利维奥波尔骑兵团（在南方）。后来他又被派到彼得堡，在模范团任职，这还是在你被晋升为军官的那个时候（但我们对此并不了解）。最后，他又在军中供职，现在他是校官。他已完全退休，现居住在彼得堡。我受到热情的接待，他们完全同从前一样。但是，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会面时他们只字未提到钱的事；我也没有谈起，觉得难以启齿。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我身上一文不名。当时我已快译完乔治·桑的长篇小说"La derniere Alidini"[②]，请你设想一下我的悲惨遭遇：这部长篇小说在1837年就有人译成俄文了。[③]真见鬼！我气得发狂了。我已写信去莫斯科，但目前我在彼得堡苦恼不堪。困苦的生活迫使我向梅尔库罗夫开口借钱，他没有给我回信，但邀请我去他家喝茶。我一到他家，他就说：读了我的信后他脸都红了，但他不明白为什么我要向他借钱，我本来是有权要求得到应得的欠款的。他之所以没有回信，是因为他当时缺钱（确实是没有，我亲眼看到他买各种东西花费了二千卢布），但他很

---

① 法语：有一点儿皮卡底派头。（有皮卡底派头的人被认为是诚恳的人，但性子急躁、严厉和粗暴。）——俄编注

② 法文：《最后一个阿尔狄妮》。

③ 这部小说的片段早已有人于1838年译载《祖国纪事》，但这不是翻译，而只是译述。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事这小说的翻译时，却是184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年时代极其喜欢乔治·桑的创作，后来在他的《作家日记》（1876年，6月号）中曾回忆到。乔治·桑这部小说在他的《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的女主人公刻画等方面颇有影响。——俄编注

快会得到一笔钱，届时我们不必请求，他就会还给我们，以示他的严正性格。现在他因为我提醒了他而脸红，虽说他手头拮据，但他请求我收下五十卢布纸币，我收下了（哥哥，你不知道我的生活有多困苦）。他们要我问候你。你给他们写信吧，他们很想知道你的情况，对你已经结婚一事他们感到惊奇。真是交上好运啦！现在肯定会有钱了。以前他不想给，现在我深信，在他再次见到我之后，一照面就决定给钱，何况他是有钱的。你写信吧，写得尽可能友好一些，别过多地提到钱。反正在最短期间内会给，但你可以含蓄地提上一笔，并写明全部债款数目，他已经忘记共有多少，我也并不清楚。再见，我心爱的哥哥，祝贺你得到一笔意外的巨款。你把在雷瓦尔的地址告诉他，如果他把全部债款寄给了你，你要告诉我一声。这钱不是我的，所以我不拿。他住在我家附近，在弗拉基米尔街弗拉基米尔教堂旁，房子是五等文官纳晓金的。

再见，向你可爱的妻子问好，亲吻你的孩子们。祝愿你勤奋和幸福。

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告诉你，奥博多夫斯基已译出《唐·卡洛斯》。哥哥，你得留神，要倍加小心，要抓紧时间。奥博多夫斯基尚未发表，再说他也无意发表。

因《唐·卡洛斯》我可以赚得五百卢布。

译文不能照第一本书那样分册出版，读者对分册出版的歌德作品记忆犹新。不能这么做。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4年9月30日，彼得堡）

亲爱的哥哥：

我已经收到了《唐·卡洛斯》①，现在我赶忙尽快回信（没有时间）。译文很好，有些地方好得出奇，有几行则很差；不过，这是因为你译得仓促。译得糟糕的诗句，也许总共才五六行。我大胆地作了一些修改，使诗更悦耳动听一些。最令人懊恼的是你夹进了一些外国字，例如 комплот②，不该这么做。你还用了 cup③ 这个词（不过，我不知道在原文中是怎么写的），据我所知，在西班牙未曾有过这个词，它只是在西欧的一些诺曼族起源的国家里用过。但这一切实在都没有什么，译文非常优美，比我预期的要好些。我一定把它送给《剧目》④的那些傻瓜看，叫他们瞠目结舌。如果他们那儿已经有了奥博多夫斯基⑤ 的译文（我担心的正是这一点），那么我就送到《祖国纪事》⑥ 去。你放心，我决不会低价出售。稿子一脱手，我就把钱给你寄去。至于出版席勒作品一事，我当然赞成你的

---

① 席勒的剧本，这里谈到的是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译文。
② 这是德语“阴谋”一词的俄语音译。
③ 英语“先生”一词的俄语音译。
④ 即《剧目与文萃》杂志。《俄国剧目和全欧戏剧文萃》杂志，出版者为 И. П. 佩索茨基与 В. С. 梅热维奇。
⑤ 普·格·奥博多夫斯基（1805—1864），翻译家，《剧目与文萃》杂志的撰稿人。
⑥ 在当时主要为文学月刊（1859年改为文学与政治月刊），1839—1846年其批评一栏由别林斯基主持。

看法，我甚至想建议你把它们分成三辑。先发出《强盗》、《斐爱斯柯》、《唐·卡洛斯》、《阴谋》①，论卡洛斯和论素朴的书信②，这将非常好。至于由谁出版，我们再作考虑。但问题在于，由我们自己出版会更好些，否则就无利可图。你尽管译，别为钱而操心，我们总能弄到钱的，这样或那样，总能弄到。不过，哥哥，此事应在一个月之内办好，就是说应当决定，因为广告不能迟发，而不发广告的话，我们就会倒霉。正因如此，我才请人在《剧目》上为此事写几句话。

译文一定会引起轰动。（稍微有一点儿好评，就会有惊人的利润。③）

哥哥，我自己也清楚，我的处境十分困难。现在讲给你听：我已经提交了辞呈。我向你发誓，我之所以要提交辞呈，是因为我不能再供职了。人家白白地夺走我最好的时光，我生活得没有乐趣。说到底，问题在于我从来不愿长期供职，我何必浪费美好的岁月呢？而且主要的是，打算派遣我去外地，你倒说说，我离开了彼得堡又能干什么？这怎么行？你能理解我吗？

别为我的生活操心，我很快就能找到一口饭吃，我将拼命地工作。现在我没有任何拘束了，但现在，就是说此时此刻，我将干什么呢？——这是一个问题。请你想想，哥哥，我负债八百卢布，其中五百二十五卢布（纸币）是欠房东的。（我已给家里写信，说我负债一千五百卢布，因为我知道他们的习惯，寄给你的钱总是你所要求的三分之一。）

---

① 即《阴谋与爱情》。

② 即论《唐·卡洛斯》的信（1788）和《论素朴诗与感伤诗》（1794—1796）。

③ 要出版席勒作品译文集的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俄编注

谁都不知道我会辞职，现在我如果当真辞职，那该怎么办？我连买衣服的钱也分文无着。10 月 14 日我将离职。如果那几个下流的莫斯科人拖延一下，我就会完蛋，准会十分认真地把我投入监狱（这是一清二楚的事）。十分滑稽可笑的处境。你谈到过分家。[①] 但你可知道我所要求的是什么？为了我现在完全不插手庄园的事务，为了我在情况允许时完全不过问，就是说为了我立刻把我的庄园让给他们，——我要求一次支付我五百卢布（银币），从另外五百卢布中每月支付我十卢布（银币），这就是我的全部要求。你会同意的，因为这并不多，我并没有叫任何人吃亏，可他们连睬也不睬。还有一点你也会同意，我不该现在向他们提出。他们不相信我，他们以为我会欺骗他们。亲爱的，请你为我担保。你就这么说，你甘愿动用一切为我作保，担保我今后不会提高我的要求。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多钱，那么对现在处于如此境况的我来说，七百卢布甚至六百卢布也是可喜的，我还能摆脱困境，请你对此也作出担保，这笔钱将算入那五百银卢布和另五百分期支付的银卢布的总数之内。

你说，剧本是我的救星。[②] 但是要知道，排戏是需要时间的，付钱同样是如此，而我离职已在眼前。（不过，我的亲爱的，即使我尚未提交辞呈，现在我也还会提出，我并不后悔。）

我有一点指望，我正在结束一部篇幅相当于“Eugénie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母亲去世后留下图拉省卡希尔斯克县里的两个村庄：达罗沃耶和切尔莫什纳。这里指的是分这一笔遗产。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兄米哈伊尔和弟弟都回忆说他写有剧本，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说：这都不过是儿戏之作。——俄编注

Grandet"[1] 的长篇小说[2]，它相当独特。我正在誊抄，14 号以前肯定能收到有关这部作品的答复。我将把它交给《祖国纪事》（对自己的作品我是满意的），也许能得到四百卢布稿酬，这正是我全部指望之所在。我本想就我的长篇小说多谈几句，但没有时间。（我一定要上演剧本，我将靠它生活。）

卡列宾[3]这下流坯是个不可救药的蠢人。这些莫斯科人爱面子并愚蠢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他们都好议论。卡列宾在最近一封信中无缘无故地劝我别迷恋莎士比亚，他说莎士比亚和肥皂泡一模一样。我真希望你能懂得这一滑稽可笑的特点，憎恨莎士比亚。这与莎士比亚有何相干？我给他写了一封挺厉害的信！一言以蔽之，这封信是辩论作品的典范。我把他痛斥了一顿，我的书信是信函学的 chef-d'oeuvre[4]。

哥哥，请你尽快给家里写一封信，看在创世主的面上。我的处境可怕，14 日是最后期限；我提交辞呈已有一个半月了。看在苍天面上！你求求他们，让他们给我寄钱来，主要的是我将无衣蔽体。赫列斯塔科夫同意入狱，但一定要体体面面[5]。如果我连一条裤子都没有，这会是体面的吗？……

……卡列宾喝伏特加，有官职，相信上帝。他是靠自己钻

---

① 法文：《欧也妮·葛朗台》（巴尔扎克的作品）。

② 指当时正在完成的《穷人》。

③ 彼·安·卡列宾（1796—1850），莫斯科军事总督办公厅主任，自 1840 年起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妹妹瓦尔瓦拉·米哈伊洛芙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1822—1893）的丈夫，结婚后不久他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兄弟姊妹们的监护人。——俄编注

④ 法文：杰作。

⑤ 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是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的第 2 幕第 7 场中赫列斯塔科夫在独白中说的话："如果他当真硬抓我去监狱呢？怎么办？如果能体体面面，我，也行……不，不，我不愿意。"

研出来的。

我的地址是：弗拉基米尔教堂附近的普里亚尼什尼科夫住宅，在格拉夫胡同里，打听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对自己的长篇小说非常满意，我喜欢得没完没了。凭它我一定能得到钱，到那时——

对不起，这封信写得一点也不连贯。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4年11月，彼得堡）

……应该向你说明，亲爱的哥哥，我最近寄往莫斯科的信过于尖酸，甚至粗暴。但是我被卷入了种种灾难，我十十足足地在受苦，没有丝毫希望——体力上和精神上的折磨使我尖酸而又激烈地写出了真实情况，这是不难理解的……

我和大家都闹翻了。姨父大概认为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恶棍，而妹夫和妹妹大概认为我是一个怪物，这使我非常烦恼。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同大家和好。在亲人中对我来说只剩下你一个人了，其他所有的人，甚至连孩子在内，都反对我。大人们大概会对孩子们说我是个败家子、放荡人、懒虫，要他们别学坏样，而我就是这么一个坏样子，等等。这个想法使我感到非常痛苦，但上帝会看到，我像绵羊一般善良，我无论从侧面看或是从正面看，似乎都不像个恶棍和忘恩负义的怪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哥哥，我们等着瞧吧。

现在我在所有的共同财产方面同你们大家都分开了，[①] 所剩下的只是那些比动产和不动产、比世上任何东西都坚固的羁绊。我的命运怎样，——对谁也不相干？我甚至认为，这一冒险行为——轻率地改变现状的冒险行为，为了一个渺茫的希望而以整个一生来冒险——是高尚的。也许我错了，但如果我没做错呢？……

所以，随他们去吧！他们爱说什么就让他们说什么吧，让他们等着瞧吧。我一定要沿着困难的道路走去！……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5 年 3 月 24 日）

你等我的信大概等得心急如焚，亲爱的哥哥，但我是因为我的状况不稳定而耽误了写信。当我面临的是情况不明和犹豫不决时，无论如何也无法专心致志地做任何事情。但是，尽管迄今为止我的状况还丝毫没有改善，我还是给你写信：因为早就该写了。

我收到了莫斯科人寄来的五百卢布（银币）。[②] 但我欠的债很多，有老债，还有新债，因此要出版书籍的话，钱就不够了。这倒还没有什么，我可以向印刷厂借，或者我先不还清全

① 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哥哥米哈伊尔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妹夫彼·安·卡列宾写过一封“不礼貌的”信，要求后者寄钱给他，以支付属于他所有的一部分遗产。卡列宾同意了，所以作家才说：“我在所有的共同财产方面同你们大家都分开了。”

② 指他的妹夫彼·安·卡列宾满足了他提出的要求，寄钱给他以支付属于他的遗产。

部家庭债务，但是小说[①] 尚未写好。差不多在 11 月份我已把它写完，但在 12 月间我忽然想把它全部改写。已改写了，也誊清了，而在 2 月间我又开始重新润色、加工、增添和删节。将近 3 月中旬我完成了这项工作，而且感到满意。但是这时又有了另一桩事，书报检查官至少要有一个月的时间才肯收下书稿。要他们早些审查完毕是不可能的，据说他们有一大堆工作。我把手稿收回了，可不知道该怎么办。要知道，除去四个星期的审查，印刷还得花三周时间，书出版时将近 5 月份了。太晚了！于是人们就开始把我左推右搡，怂恿我把东西交给《祖国纪事》。馊主意！交去以后没有什么好事。首先，他们不会及时读稿，要等读完，得过上半年，他们那里的稿件本来就多得很。即使发表也不会给稿费，这是某种寡头政治。当我为面包而写作时，荣誉对我有什么用？我决计孤注一掷：等待。大概还要再借债，等到了 9 月 1 日左右，在大家都回到彼得堡，并且都像猎犬似的寻找什么新东西时，就在这当口用最后的一点点钱（这些钱也许还不够）出版我的长篇小说。把作品投给杂志，这意味着不仅要被主要的 maitre d'hôtel'я[②] 牵着走，而且还要听命于那些栖息于传播文化的巢穴中的女佣和小帮厨。独裁者不止一个，他们有二十来个！自费出版就是要挺起胸膛向前冲，如果是好作品，那么它不仅不会垮掉，而且还会将我从债务桎梏下解救出来，使我有面包吃。

现在来谈谈吃饭问题。你知道，哥哥，在这方面我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的。但不管怎样，我已立下誓言：即使陷入绝境，也要坚持，不按订货人的要求而写作。订货会窒息一切，会毁

---

① 指《穷人》。
② 法文：管家。

掉一切。我要让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明显是好的。你看看普希金和果戈理，他们写的东西并不多，但两人都会有纪念碑。现在果戈理每一印张收一千卢布（银币）稿酬，而普希金呢，你自己知道，他一行诗就卖三卢布（金币）。但是，他们的荣誉，特别是果戈理的荣誉，是以成年累月的贫穷和饥饿换取的。老的学派正在消失，新的学派是在信笔涂鸦，而不是在写作。他们的全部才能用于挥舞大笔，从中可以看到的是一种怪异的粗糙思想和挥舞笔杆的肌肉力量，但正经的东西只有丁点儿。Beranger[①] 在评论现代的法国杂文作家们时说，这是溶入一桶水中的一瓶 Chambertin[②]。我们这里也有人在模仿他们。拉斐尔画一幅画要花好几年工夫，一再修改和加工，结果出现了珍品，在他的笔下创造出了一幅又一幅神像。Vernet[③] 一个月就可以画一幅画，为此他租用一些特定面积的大厅，有丰富的配景，有许多草图，排场很大，但分文不值。他们只不过是画画布景的装潢师！

对我的长篇小说[④] 我当真是满意的。这是一部谨严、匀称的作品，当然，也有一些大缺点。它的出版可以使我得到稿酬。我目前囊空如洗，我想写一些什么作为试作或者为了挣点钱，但无聊的东西我不想写，而写严肃的东西得有许多时间。

我答应到你们那里去的时间已迫近了，亲爱的朋友们。可是手头拮据，也就是没有钱。我决定留在老住所。在这里我至

---

① 法文：贝朗瑞。按：贝朗瑞（1780—1857）是法国诗人。

② 法文：勃艮第产的一种红葡萄酒。

③ 法文：韦尔内。按：法国 18—19 世纪姓韦尔内的知名画家至少有三人，这里所指的似为埃米尔·让·奥拉斯·韦尔内（1780—1863）。

④ 指小说《穷人》。

少是订过合同的，一订就是六个月。事情在于我想靠小说的稿酬来补救这一切。如果我这件事办不成功，我可能会上吊自尽。

我想在8月份前搞到哪怕是三百卢布。有三百卢布就可以出版书了。但是钱却像虾似地在往四面八方爬。我欠了将近四百卢布（银币）的债（用于日常开支和添置衣服），但至少在两年之内我可以穿得体体面面。不过，你们那里我是一定要去的。快来信告诉我，关于我的住所你是怎么想的，这是决定性的一步。但有什么办法呢！

你信中写道，你因怕将来没有钱用而忧心忡忡。但席勒会补救一切的，[1] 再加上我的小说，但谁晓得它会售出多少册呢。再见。请快点给我回信。在下一封信中我将把我的全部决定告知你。

你的弟弟陀思妥耶夫斯基

吻孩子们，并向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问好。我常常想念你们。你可能想知道我不给你写信的时候在干什么，我在看书。书，我读得很多，阅读对我起了奇异的作用。老早反复读过的东西我又重读，好像是鼓起新的力量，寻根究底，理解得清清楚楚，自己也从中吸取创作的技巧。

写剧本，嗬，哥哥，为此需要长年累月的劳动和安宁的生活条件，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现在是写剧本的好时机，戏剧在目前趋向于写情节剧。莎士比亚在昏暗中黯然失色，而透过

① 指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算出版他翻译的席勒作品《唐·卡洛斯》。

斯列潘达斯之流戏剧家的云雾，他犹如一尊神仙，就像是精灵显现在布罗肯峰或哈茨山上①。不过，夏天我可能将要写作。两三年后再看吧，而现在我们且等一等！

哥哥，在文学方面我再不是两年前那个人了。那时候是儿戏，是胡闹。历时两年的钻研取得很多收获，也消耗了不少精力。

我刚刚在《残疾人报》的杂文栏里读到关于一些德国诗人饿死、冻死和死在疯人院中的事。有二十人左右，都是一些有名望的人。我到现在还有些害怕。该做招摇撞骗的人才行……②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5年5月4日，彼得堡）

亲爱的哥哥：

请原谅，好久未给你写信。我一直到现在都忙得不可开交。无论如何我摆不脱我的这部长篇小说，它给我带来非常繁重的工作，要是我知道会这样，我根本不会动笔写它了。我决定再修改它一次，真的，它好一些了，差不多好上一倍。现在小说已完成了，这次修改是最后一次了，我决定不再动它了。

---

① 哈茨山位于德国境内，它的顶峰布罗肯峰高达一千一百四十二米。德国许多民间传说与布罗肯峰有关，据说女妖有时在此举行狂欢集会。

② 许多有名望的文艺家生活于贫困之中，如莱辛卒于贫病交加；席勒身边从未有过可供他一睹巴黎和大海风光的一千法郎；贝多芬也卒于极端贫困。许多事实使刚刚退役、决心献身文学事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寒而栗。

处女作的命运总是这样，总是对它们作无穷无尽的修改。我不知道，Chateaubrian 的 “Atala”① 是不是他的第一部作品，但我记得，他修改它修改了十七次②。普希金甚至对一些小诗也作过类似的修改。果戈理对他的美妙作品都要琢磨上两年。如果你读过 Stern 的 “Voyage Sentimental”③ 这部篇幅很小的书，那么你会记得 Valter Scott④ 在他的 “Notice”⑤ 中谈到斯特恩时援引了后者的仆人拉弗廖尔说的有权威性的话。拉弗廖尔说，他的老爷叙述他的法国之行几乎写满了一百刀纸。那么，试问，这一百刀纸都用到哪里去了？这许多纸却只写成了一本小册子，写这样的小书像泼留希金⑥ 之流只消用半刀纸就够了。我不明白，同是这一个司各特，他怎么能在几周之内写出像《盖伊·曼纳令》⑦ 这本十分完整的作品！可能是因为他当时已经四十岁了⑧。

我不知道，哥哥，我将会怎样！你说我的处境并不折磨我，这说法是不公正的。它把我折磨得头晕恶心，一些折磨人的念头常常使我整夜整夜不能入眠。一些头脑清醒的人说，如果我把我的长篇小说出单行本，我会失败。他们说，即使书很

---

① 法文：《阿达拉》。按：《阿达拉》是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真谛》中的一章。
② 《阿达拉》最早构思于 1791—1792 年，1801 年出单行本。作者自己说，他改过十一次：单独改过五次，收入《基督教真谛》时改过六次，最后第十二次出版，又逐字认真修改过。
③ 法文：斯特恩的《感伤旅行》。按：斯特恩（1713—1768）是英国作家。
④ 法文：瓦·司各特。按：司各特（1771—1832）是英国作家。
⑤ 法文：“前言”。
⑥ 果戈理长篇小说中的吝啬地主泼留希金可以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下许多密密麻麻的小字。
⑦ 司各特的长篇小说，写于 1815 年。
⑧ 按：司各特写《盖伊·曼纳令》时是四十四岁。——俄编注

出色，十分出色，但您不是商人。您怎么替它做广告？在报纸上？不，自己定得拥有一个书商；但书商又有自己的打算，他不会为了宣传一个不知名的作家而使自己蒙受损失。他会失去自己 pratiques[①] 的信任，每个大书商都是几家杂志和报纸的主人。而参加杂志和报纸工作的是第一流的文学家或者是正在力争成为第一流的作家。在由他们署名的杂志上宣布新书出版的消息有重要意义，因此书商明白，当你带着自己印好的书到他那里时，他可以最最厉害地宰你。就是这么一回事！书商的心是贪婪的，他一定要宰，而我就会出洋相，肯定会。

因此，我决定同杂志打交道，将我的长篇小说以低稿酬投出去，自然是投到《祖国纪事》。《祖国纪事》的发行量是两千五百份，因此它的读者至少有十万。如果我能在这家杂志上发表作品，我的文学前途和我的生活——我的一切就有了保证。我的地位就会提高，我就永远获得了通向《祖国纪事》的途径。我将随时都有钱用，再加上我的长篇小说如果在 8 月份或者在 9 月份刊出，我就在 10 月份将它自费出版。我坚信，那些经常购买长篇小说的读者一定会抢购我这部长篇小说，而且我无需花一文钱作广告。多么好的事情啊[②]！

在把长篇小说安排好之前我不能去雷瓦尔，否则就会白白浪费时间，有许多事情必须张罗。我有许多新的想法，如果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能安排好，这些新的想法就会巩固我的文学声誉，我的全部希望都在未来。

至于说到钱，唉，真是没有钱！鬼知道，它们都消失到哪里去了。但是欠的债少了。至于谈到我的住所，那么，首先，

---

① 法文：顾客。

② 《穷人》发表于涅克拉索夫出版的 1846 年《彼得堡文集》上。

我还稍微欠人家一点点钱；其次，我尚处在情况不明的状态之中：我去不去雷瓦尔？我能不能安排好我的长篇小说？如果我去的话，那时我还来得及搬走，因为不管租借什么住所，搬家的费用和各种麻烦事的开销都要比留在原处大，我已经计算过了。住所，长篇小说，雷瓦尔——三个不变的想法——ma femme et mon parapluie。[①]

再见，下一封信中一切都将有眉目。现在再见吧，祝你、你的夫人和孩子们诸事顺遂。

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如果我能把长篇小说安排妥当，那么席勒也就会有着落。[②] 否则我就不是我了。《流浪的犹太人》[③] 挺不错，不过，欧仁·苏的智力极其有限。

我不过是不愿写信罢了，哥哥，但你的处境和席勒却在折磨着我，以致我忘掉了自己。我自己也并不轻松啊！

要是我不能安排好我的长篇小说，那我就可能投身于涅瓦河中。有什么办法呢？我已把一切都考虑过了。我承受不了我的 idée fixe[④] 的破灭。

向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致以深切的问候！很想和你们

---

① 法文：我的妻子和我的伞。按：钱、妻子和伞是一个资产者的三个标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用了“我的妻子和我的伞”的说法，显然是他想起了当年在法国流行的独幕轻松喜剧《我的妻子和我的伞》。该剧中人物的妻子离家出走，而且他还丢失了一把伞。——俄编注

② 指他哥哥米哈伊尔的译作、席勒的《唐·卡洛斯》。

③ 法国作家欧仁·苏（1804—1857）的小说。

④ 法文：固执的想法。

大家见面。

我们这里天气很可怕。天空深渊张开了大口，上帝向北巴尔米拉降送了使数千人感冒、咳嗽、患肺痨和疟疾的种种天惠。真作孽啊！你读过《读者文库》最近一期上刊登的韦特曼的《叶梅利亚》[①] 吗？好极了。《四轮马车》[②] 写得很好，插图却多么糟糕。

快点回信，因为我很苦闷。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5 年 9 月初，彼得堡)

我最最亲爱的朋友：按照我们约好的条件，我一到此地，就马上给你写信。告诉你，我亲爱的朋友，在路上和到达彼得堡后的第一天我遭遇到了多少不愉快、烦恼、忧伤、丑恶和庸俗的事啊！这是我的笔所无法形容的。首先，在告别了你和亲爱的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之后，我怀着十分烦闷的心情登上了轮船。船上拥挤不堪，而我的苦闷又难以忍受。十二点多钟开船。轮船是在爬，而不是在行驶。逆风劲吹，浪头打上整个甲板；我冷得发颤，冻得受不了，度过了无法描写的一夜，我几乎失去了感觉和思考的能力；我只记得呕吐了三次。第二天午后四点整我们到了喀琅施塔得，也就是说花了二十八个小时。在那里等了三个来钟头，黄昏时分我们乘上了一艘极其糟

① A. Ф. 韦特曼（1800—1870），俄国作家。《叶梅利亚》，又名《变形记》，是韦特曼创作的长篇小说。

② 俄国作家弗·亚·索洛古勃（1814—1882）伯爵写的一部反映外省习俗的中篇小说。

糕的小轮船“奥莉加号”。这艘船在夜雾中行驶了三个半小时，驶进彼得堡时我心情十分忧郁。在这致命的三个多小时的航行中，我模糊地感觉到了我的整个未来。特别是我同你们生活在一起习惯了，就好像我在雷瓦尔住了整整一辈子。我觉得，彼得堡和我在彼得堡的未来生活似乎非常可怕、孤寂而郁郁寡欢，在那里生活的必要性又是这样严峻，所以如果我的生命在此刻停止了，我大概会高高兴兴地死去的。真的，我并没有夸张。全部这出戏绝对是得不偿失的。哥哥，你希望到彼得堡来住一阵子。不过，你要是来的话，那你就从陆路过来，因为再没有什么会比从涅瓦河，特别是在夜间进入彼得堡更令人愁闷和难堪的了。至少我感到是这样。你大概会发现，我的思想即使现在也还像轮船那样在摇晃。

我在夜间十一点多钟到家时，仆人正好不在，他暂时在别人家做事。看门人不知怎的高高兴兴，将我用六百卢布租来（欠账）的空闲居所的钥匙交给了我。我甚至没能好好喝一口茶就睡下了，情绪极其低沉。今天八点钟醒来，我看到我的仆人，向他询问了各种事情，一切全和往常一样，都是老样子。我的居所稍微装修过。格里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尚不在彼得堡，只是听说他们或许要到 9 月 15 日才来，而且还不一定。我十分短促但却非常果断地拜谒了几位债主后，就去办事，可什么事也没有办成。看了几本杂志，吃了点东西，买了些纸张和羽毛笔，就再没干别的事。我没有去拜访别林斯基，打算明天去，今天心情十分恶劣。晚上坐下写信，一封低沉的忧伤的信，它完全反映了我现在的苦恼状况：“诸位，在这世上真令

人烦闷啊！”[①]

我写这封信给你，首先是因为我答应过尽快给你写信；其次是因为心情苦闷，要写信宣泄。唉，哥哥，孤独是多么痛苦的事，我现在开始羡慕你了。哥哥，你是幸福的，真的，你是幸福的，你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下一次邮班我还要给你写信。我稍稍有点操心的是（在15日以前），几乎是囊空如洗，但只是稍稍操心而已，因为现在我还不能动脑筋想什么东西。不过，所有这一切全是废话。我困顿不堪，现在想躺下睡觉，因为已经是深夜了。未来总会有个名堂的。多么可怜，要活就得工作，而我的工作是不容别人强制的。

唉，哥哥，你不会相信，我现在多么想再和你们生活在一起，哪怕两个小时也好。将来会有什么，未来会有什么？我现在是真正的戈利亚德金[②]，顺便说一句，我明天就要开始写戈利亚德金了。暂时和你再见！下次信中再谈。再见，我亲爱的朋友；向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问好，并请你替我吻她。也向孩子们问好。费佳还记得我吗？也许，他显得很冷漠？好啦，再见，我最亲爱的。再见。

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由于我的忧郁症，戈利亚德金沾光了，产生了两个想法和一个新情况。好啦，再见，我亲爱的。你听着，二十年后我们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将会怎么样，我只知道我现在感觉到痛

① 这是果戈理的中篇小说《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中的最后一句话。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化身》中的主人公。

苦。

向米·伊万诺芙娜和亚历山大·阿达莫维奇·贝格曼夫妇致以真诚的问候。彼得堡还是空荡荡的，一切都是无精打采的。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5 年 10 月 8 日，彼得堡）

亲爱的哥哥：

一直没有时间和情绪把与我有关的一些事情告诉你。一切都是如此糟糕和惹人厌恶，使我自己看着上帝创造的世界都感到恶心。我最亲爱的唯一的朋友，首先，这一阵我总是一文不名，全靠借债度日，非常糟糕。其次，我心里总是有点愁闷，因此不由自主地心灰意懒，不关心自己，成为一个并非没有脑子的冷漠的人，但更糟的是，常常会超过极限，会极端生气动怒。本月初涅克拉索夫来了，给了我一部分欠款，另一部分我也可以在日内收到。你也该知道，大约两个礼拜前别林斯基给我上了一堂完整的课，他告诉我怎样才能与我们的文学界共处。最后他还告诉我，为了拯救我的灵魂，我一定要求给的稿酬每一印张不低于二百卢布（纸币）。这么一来，我的戈利亚德金至少可以得一千五百卢布（纸币）。涅克拉索夫由于受良心责备偷偷地先跑来，允诺在 1 月 15 日之前，为他已从我这儿买去的长篇小说《穷人》支付一百卢布（银币）。他诚恳地承认，付一百五十卢布（银币）是不符合基督教义的，因此，出于忏悔之心他又补付一百卢布（银币）。目前这一切都好。但也有操心的事情：还丝毫不知道书刊检查处关于《穷人》说了些什么。把这样一部无辜的长篇小说踢来踢去，我不知道最

后会是个什么结局。禁止吗？从上到下乱删乱改吗？倒霉，简直是倒霉，而涅克拉索夫还提到，有一本文艺作品丛刊他尚未来得及出版，却已为它花了四千卢布（纸币）。

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戈利亚德金的性格是首尾一贯的。一个极卑鄙的下流痞，叫人不敢接近；他无论如何不想朝前走，自以为他尚未做好准备，自以为现在他暂时还只是他自己，他还什么也不是，当真什么也不是，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也许，如果豁出去的话，那么他也是不赖的。为什么他会不行？有什么理由不行？他不是跟所有的人都一样吗？他不过是马马虎虎而已，要不他也是跟大家一样的。他满不在乎！一个下流痞，一个极卑鄙的下流痞！11月中旬以前他无论如何不同意结束自己的生涯。他现在已向上司讲明，而且他大概还准备申请退职。（为什么不申请呢？）可是他把我、把他虚构出来的作家置于一个极其不利的地位。

我常常到别林斯基那儿去。他对我极有好感，并确实认为我是他的见解在公众面前的证明，证明他的见解是正确的。日前我认识了克罗涅别尔格[1]，他是莎士比亚作品的译者，是哈尔科夫的教授老克罗涅别尔格的儿子。总的来说，未来（不远的未来）也许很好，也可能非常糟糕。别林斯基催促我把《戈利亚德金》写完，他已对整个文学界宣扬它，还差不多已将它预售给克拉耶夫斯基[2]，而《穷人》呢，半个彼得堡已经在谈论它了。单单一个格里戈罗维奇就起了多大作用！他亲自对我说："Je suis votre claqueur - chauffeur."[3]

---

① 安·伊·克罗涅别尔格（卒于1855年），俄国翻译家。

② 安·亚·克拉耶夫斯基（1810—1899），新闻工作者和出版家，于1839—1860年间出版《祖国纪事》。

③ 法文："我是您的专业宣传员。"

涅克拉索夫是个天生的赚黑心钱的生意人，不这么做他就不能生存，他就是为此而生的，因此他一到彼得堡，当天晚上就来到我这儿，拿出一个要出一套飞速出版的小型文艺丛刊的计划。整个文学界人士都将各尽所能，替它撰稿，它的主要编辑将是我、格里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经费由涅克拉索夫负责。丛刊的篇幅将为两个印张，每两周出一辑，每月的7号和21号出书。丛刊的名称叫《龇牙一笑》，要挖苦和嘲笑一切，对任何人也不留情，要抓住剧院、杂志、社会、文学、街头见闻、展览会、报纸消息、外国新闻，总而言之，要抓住一切，而这一切要有一种精神，一个方向。刊物将于11月7日创刊。我们编得非常好。首先，它将带有插图。卷首题词采用的是布尔加林[①] 在《北方蜜蜂报》发表的一篇杂文中的名言“我们愿为真理而死，我们可不能没有真理”等等，并由布尔加林签名。11月1日的广告中也将写有这两句话。第1期上的文章有：涅克拉索夫写的关于彼得堡的一些（当然是近日发生的）卑鄙勾当；欧仁·苏[②] 的未来的长篇小说《七大罪恶》（全部长篇小说只有三页）[③]；关于所有杂志的评述；舍维廖夫[④] 谈普希金诗句音韵和谐的演讲稿（他是在莫斯科大学讲的，他甚至说，普希金的诗句太悦耳了，以致他在大圆马戏场向两位和他在一起的女士朗读了普希金的几首八行诗时，大圆马戏场里所有的青蛙和蜥蜴都爬过来倾听）；然后是一篇关于斯拉夫派

① Ф. В. 布尔加林（1789—1859），反动报纸《北方蜜蜂报》（1825—1859）的出版者兼编辑，但却自诩为真理的捍卫者。

② 欧仁·苏（1804—1857），法国作家，其作品描写人民的苦难，以感伤的情调宣扬傅立叶的社会思想。

③ 指对欧仁·苏的小说的讽刺性模拟的诗文。

④ С. П. 舍维廖夫（1806—1864），俄国评论家，宣扬反动的“官方的人民性”。

最近一次会议的报道，这次会议上庄严证明亚当是斯拉夫人，并居住在俄罗斯，这就说明了解决这一伟大的社会问题对于整个俄罗斯民族的昌盛和利益有着不寻常的重要性和效用；接下来在艺术栏目中《龇牙一笑》对库科利尼克的《插图画报》作了完全公正的评价[①]，而且还从《插图画报》中援引了如下一点：依斯克特捷尔-多奥姆-笃笃尔恩等等诸如此类的几行字。（众所周知，《插图画报》排印错误百出，词句颠倒，字母反印等这类差错对它来说不算什么。）格里戈罗维奇将写一篇《一周纪事》，刊登他的几则见闻；我将写一篇《仆人关于自家老爷的日记》[②]等等。你看，这杂志是十分轻松愉快的，很像卡尔的“Guêpes”[③]。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我负责的那个部分每月至少可以提供一百到一百五十卢布的收入。丛刊会有销路的[④]。涅克拉索夫将在丛刊上刊登诗作。

好啦，再见吧！下次我多写一些。现在我忙得不可开交，你瞧，我给你写了一封长信，而你却不收到我的信就不给我写半行字。你总是要有来才有往。你真懒，马大哈，简直就是一个马大哈。

请你读一读《泰维利诺》（乔治·桑[⑤]著，发表于《祖国纪事》10月号），类似的作品在我们这个世纪里还未曾有过。瞧，这些人物，这些原型。

---

① H. B. 库科利尼克（1809—1868），剧作家，《插图画报》杂志的出版者。这里说的“公正的评价”实为批评。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实现这一创作构思。——俄编注

③ 法文：《黄蜂》。法国作家 A. 卡尔（1808—1890）于 1839—1849 年创办讽刺报《黄蜂》。——俄编注

④ 丛刊《龇牙一笑》因遭禁而未出版。——俄编注

⑤ 乔治·桑（1804—1876），法国女小说家。她的长篇小说《泰维利诺》发表于 1845 年。

再见，我的朋友。向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问好，并吻她的手。孩子们都健康吗？来信写得详细些。

席勒的作品你要慢慢地译，虽然还根本说不上何时才能出版。我现在想寻觅一个作品给你译，但是糟糕！《祖国纪事》已有三个正式译者。也许，哥哥，我能和你一起把事情办好的。不过，一切都在前头。如果我走运，席勒的戏剧也一定会走运，——我能知道的仅此而已。[①]

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5 年 11 月 16 日，彼得堡）

亲爱的哥哥：

我现在急匆匆地给你写信，时间非常之紧。戈利亚德金一直到现在尚未完稿，而在 25 号前一定要把它写完。你很久很久没有给我回信，我已开始为你感到不安了，你要常常给我写信；你借口没有时间，那完全是废话。写信所需的时间并不多。外省人的惰性正当你年轻力壮的时候就在毁害你了，亲爱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哥哥，我在想，任何时候我的荣耀也达不到像现在这样的顶峰。到处都遇到难以想象的恭敬，人们对于我的兴趣极其浓

① 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译的席勒的作品，当时未能付梓。后来在 1848 年发表了他译的《唐·卡洛斯》等作品。

厚。我结识了许许多多可尊敬的人。奥多耶夫斯基公爵[①]请我赏光造访[②]，而索洛古勃伯爵由于失望而揪自己的头发。帕纳耶夫[③]告诉他，有一个践踏他们所有人的名声的天才。于是他访遍所有熟人，他来到了克拉耶夫斯基处，突然发问：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何许人？我到哪里可以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对任何人都满不在乎、对谁都会毫无顾忌地使之下不了台的克拉耶夫斯基回答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想卖面子去拜访您，让您感到荣幸。"[④]事情确实如此！这个倨傲的小贵族现在摆出一副姿态，满以为可以用大度的抚爱来贬低我。现在大家都把我当做一个神奇的人物，我甚至都不能张口，以免人们到处重复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讲了什么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做什么什么。别林斯基爱我爱到了无可复加的程度。日前诗人屠格涅夫从巴黎回来（你大概听说了），初次见面他就对我非常依恋和友好，别林斯基解释这种态度说，屠格涅夫爱上我了。但是，哥哥，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呀！我也几乎爱上了他。诗人，天才，贵族，美男子，富翁，聪明，有学问，二十五岁[⑤]，——我说不出来大自然在哪一方面委屈了他。还有一点，他的性格非常直爽、非常好，是在好学校里培养出来的。你读一读他发表在《祖国纪事》上的中篇小说《安德烈·科洛索夫》——这就是他本人，虽说他并无意描绘自己。

---

① 弗·费·奥多耶夫斯基（1803—1869），俄国作家、音乐评论家。

② 涅克拉索夫在致奥多耶夫斯基的一封信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很忙，暂时不能拜访他（奥多耶夫斯基）。——俄编注

③ 伊·伊·帕纳耶夫（1812—1862），俄国作家、记者、批评家，与涅克拉索夫合编杂志《现代人》。

④ 索洛古勃在1845年底去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十分赞许。——俄编注

⑤ 屠格涅夫当时是二十七岁。——俄编注

我直到现在并不富有，但我也不缺钱用，尽管前不久我还是个一文不名的人。涅克拉索夫出主意创办《龇牙一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幽默丛刊，我为它写了一篇预告。预告引起了轰动，因为它是在此类广告中具有这种轻松和幽默的首创现象。这使我想起了 Lucien de Rubempré[①] 的第一篇杂文。我那篇预告登在《祖国纪事》的"各类新闻"栏目中，写这篇预告使我得到了二十卢布（银币）。前几天由于缺钱我去找涅克拉索夫，坐在他那里时我头脑里萌生了一个想法：写一部由九封信组成的长篇小说。回家后，我一夜间写成了这部长篇小说，它的篇幅有二分之一印张。早上我把它送给了涅克拉索夫，为此我得到了一百二十五卢布（纸币）。也就是说，在《龇牙一笑》杂志上我的一个印张价值二百五十卢布（纸币）。晚上在屠格涅夫处，在我们的圈子里（至少有二十个人），我朗读了我的这篇小说，博得了热烈的赞赏。小说将刊载在《龇牙一笑》第 1 期[②]，12 月 1 日之前我把杂志给你寄去，你可以看看这是不是比果戈理的《一场官司》差？别林斯基说，他现在完全信任我了，因为我可以写具有完全不同特点的东西。日前克拉耶夫斯基听说我没钱用，便恭顺地请我向他借用五百卢布。我想，我可以按一印张二百卢布（纸币）的价格卖给他。

我有许许多多想法。但我不能把其中的什么东西告诉他人，比方说，告诉屠格涅夫，否则第二天彼得堡的几乎所有角落都会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啦，哥哥，如果我要向你数说我的全部成绩，纸张也不

---

① 法文：吕西安·戴·柳巴姆普列。巴尔扎克的两部长篇小说（《幻灭》和《娼妓的奢华与穷困》）中的主人公，他当上了记者后，就以非凡的崭新笔法写杂文。

② 《九封信的故事》发表在《现代人》（1847 年，第 1 期）上。

够用。我想我会有钱的。戈利亚德金写得好极了，这将是我的 Chef－d'oeuvre[①]。昨天我第一次拜访了巴纳耶夫，我似乎爱上了他的妻子，她聪明、美丽、热情、爽直，在他们家我过得挺快活。我们的圈子很大。啊，我一直在写关于我的事情，请原谅，亲爱的，我坦率地对你说，我现在陶醉在自己的荣誉之中了。下次写信时我将同时寄上《龇牙一笑》。别林斯基认为，在《龇牙一笑》上发表文章——我这是在亵渎自己。

再见，我亲爱的，愿你幸福。我祝贺你获得了官衔。亲吻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的小手，亲吻你的孩子们。他们怎么样？

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别林斯基使我免吃出版商的亏。我重新读了一遍自己写的这封信，我发现，第一，在语法修辞方面错误百出；第二，我在自吹自擂。

再见。看在上帝的分上，来信。

我们的席勒肯定会顺利出版，别林斯基鼓励出版全集。我想，过些时候可以将它有利地出售，比方说，卖给涅克拉索夫。再见。

米努什卡[②]们、克拉鲁什卡[③]们和玛丽安娜[④]们一个个都出落得更漂亮了，只是价钱高得吓人。日前屠格涅夫和别林斯基狠狠地骂我的生活放纵下流。这些先生们简直不知道该怎么爱我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爱上了我。我的债务还是照旧。

---

① 法文：杰作。

②③④ 这都是一些女人的名字，这里该是暗指靠卖身为生的女人。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6年2月1日，彼得堡)

亲爱的哥哥：

首先，请你别生气，我这么久没有给你写信。真的，没有时间写，我现在就来向你证明。耽误了我写信的主要原因是，一直到最近，即到28日之前，我都在忙于结束我的卑鄙家伙戈利亚德金。不得了！人的打算真是没有个准儿，我本想在8月之前写完，结果一拖却拖到了2月！现在我寄一本文艺作品丛刊[①] 给你。早在上月15日《穷人》就刊出了。哎呀，哥哥！它到处遇到非常激烈的咒骂！在《插图画报》上我读到的不是批评，而是谩骂。[②]《北方蜜蜂报》上登的鬼知道是什么东西。[③] 但我记得，当初人们是怎么对待果戈理的；还有我们大家都知道，当初人们又是怎么对待普希金的。甚至连公众也疯狂起来了：四分之三的读者在骂，但却有四分之一（甚至还不到此数）的读者在拼命地赞扬。Debats[④] 非常激烈。谩骂，谩骂，谩骂，但人们仍然在读。（丛刊卖得异常快，快得不得了。可以指望再过两个礼拜连一本也不会留下。）果戈理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人们骂他，骂呀，骂呀，骂，但仍然读他的作品，现在人们同他和解了，并且开始赞扬他了。我扔给他们一

① 指涅克拉索夫主编的自然派丛刊《彼得堡文集》，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穷人》就刊登其上。

②③ 这些情况反映了当初文学界发生的争论，保守的和反动的评论家们都百般贬低“自然派”。

④ 法文：争论。

块狗骨头，让他们去争咬！这些傻瓜在为我增光。像《北方蜜蜂报》那样以自己的批评使自己丢脸，这乃是最可耻的失败。愚蠢透顶！可是我又听到了何等的赞扬啊，哥哥！你想象一下，所有我们的人，甚至连别林斯基也在内，他们都认为，我远远超过了果戈理。在尼基坚科为之撰写批评文章的《读者文库》[①] 上将刊登一篇很长的分析《穷人》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为我说话的[②]。3 月份别林斯基也将发表议论[③]。奥多耶夫斯基正在写一篇关于《穷人》的专论。[④] 索洛古勃——我的一位朋友——也在写。哥哥，我已进入上流社会[⑤]，三个月后我将当面和你谈谈我的一切奇遇。

像在所有的芸芸众生中一样，在我们的公众中也有一种本能，但是没有教养。他们不懂得，怎么能用这种笔法写东西。他们习惯于到处都看到作者的面孔，而我却没有显示我的面孔。他们没有想到是杰符什金在讲话，而不是我在讲；他们不明白，杰符什金不可能换个样子说话。人们认为这部小说冗长，但小说中没有一个词是多余的。有人（别林斯基等人）在我身上发现了崭新的独特的征象，在于我采用的是分析法，而不是综合法，就是说我是走向深处，按原子逐个地分析，进而

---

① 于 1834 年创办于彼得堡，1836 年起从保守立场出发，反对普希金的《现代人》杂志，攻击别林斯基、果戈理和自然派。

② 亚·瓦·尼基坚科在文章中赞许了《穷人》的社会分析倾向，但他同时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冗长和过多“粗陋无味的细节”。

③ 别林斯基指出《穷人》中有着依赖果戈理的地方，但他同时也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的“独特性”、它的深刻的人道主义。

④ 奥多耶夫斯基的文章没有发表。

⑤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上流社会”的情况，现在一无所知。

找到整体；果戈理则是直接抓住整体，因而他不像我这么深刻。[①]你读一读，你自己就能看到这一点了。我的前途是光明灿烂的，哥哥！

今天戈利亚德金就要问世了。四天前我还在写他呢！在《祖国纪事》上它将占十一个印张。戈利亚德金比《穷人》高出十倍。我们的人在说，《死魂灵》之后，在俄罗斯未曾出现过类似的作品，这是一部天才作品。他们什么好话没有讲啊！他们都怀着巨大希望在看着我！真的，戈利亚德金是写得再成功也没有了。你一定会喜欢它的，妙极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甚至会比喜欢《死魂灵》更喜欢它，我知道这一点。你们那里是否能收到《祖国纪事》？我不知道克拉耶夫斯基是否会给我一份。

好啦，哥哥，我已经很久没给你写信了，所以我不记得上次我写到了什么地方。许多时间过去了！我们很快就见面了。夏天我一定到你们那儿去，我的朋友们，整个夏天我都要不停地写，因为我有思想。现在我也在写。为戈利亚德金我得了整整六百卢布（银币），此外我还得到了许多钱，所以在和你分别后我花去了三千卢布。我生活得放荡不羁——全部问题就在于此！我已搬了家，现在我向当地人租用了两个陈设着十分漂亮家具的房间。我生活得非常好。

我的地址是：符拉基米尔教堂旁，格列别茨街和库兹涅奇胡同交口处，商人库钦宅，九号。看在上帝的分上，请给我写信。告诉我你喜欢《穷人》吗？向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问好，并请代我亲吻孩子们。我当真是爱上了巴纳耶娃，现在这

---

① 这话并非别林斯基说的，它是批评家瓦列利安·迈科夫的看法。——俄编注

种感情正在过去，但我还不知道会怎么样。我的身体严重地坏下来了，我神经有毛病，我怕生疟疾或者神经性热病。我不能规规矩矩地生活，我是个放荡的人。如果夏天不能在海里游泳，那简直是倒霉。再见，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写信。请原谅，信写得凌乱不堪。我匆匆忙忙。吻你。再见。

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好吧，哥哥，看在上帝的分上，原谅我吧，我至今什么东西也没有寄给你。夏天我一起带来。好啦，再见吧，已是深夜两点多钟了。

我一定给你们大家带上礼物。

夏天的日子，朋友，我和你将过得比现在更快乐。我的钱也不富足，但我指望能有个八百或者一千卢布，过夏天也就够用了。

韦罗奇卡要出嫁了①。你知道吗？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6 年 4 月 1 日，彼得堡)

亲爱的哥哥：

寄给你盔形帽一个，并附有各种附件和一对肩章。帽子上没有嵌装鳞片，因为有人说，一路上军帽会给弄坏。我不知道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妹妹嫁给了测地学院的医生亚·帕·伊万诺夫(1813—1868)。他还在好几个学校任物理和自然史教师。

我做的是否令你满意，如果不满意，那么这并非我的过错，因为我对这些事情完全一窍不通。我落后于时代了，我的朋友。

现在谈第二个问题。你问，为什么这么迟。但是，我亲爱的，我好像是在服苦役，不管你觉得这是多么奇怪，我当真找不到时间办你委托的事。的确，我错过了两趟邮班，这完全是由于疏忽。我错了，请别生气。

现在我继续说下去。我的朋友，你大概在责怪我这么久没给你写信，但是我完全同意果戈理笔下的波普里辛① 所说的话："信毫无用处，只有药剂师才写信。"我给你写些什么好呢？如果说我想说的话，我得写整卷整卷的书才行。在我的生活中，每天都有那么多新鲜事儿，那么多变化和印象，那么多好的和对我有利的东西，那么多不愉快的和不利的事情，连我自己也没有时间去考虑。首先，我一直在忙。有许许多多思想，我在不停地写。你可别以为我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这么想将是荒唐的。我用掉了很多钱，从我们分别之后已经花掉了整整四千五百卢布，并以一千卢布（纸币）的代价预售了自己的产品。因此，虽然我是很慎重的，这一点你知道，但我已把自己偷窃得一干二净，我又开始像从前那样一文不名了。

但这无关紧要。——我的声誉已经达到顶峰。根据我的统计，两个月来各种出版物上大约有三十五次谈到了我。有些人把我捧上了天，另一些人则有些保留，而第三种人则是拼命在骂。还有什么比这更好更高的呢？但使我感到厌烦和苦恼的是：我们自己人，别林斯基和大家，都在因戈利亚德金而对我

① 果戈理《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他在日记中说道："要写信干什么，信毫无用处……"

不满[1]。最初的印象是无意识的欣喜，交谈，轰动，议论。第二个印象是批评，就是大家都持一种论调，即我们的人和整个公众都认为，戈利亚德金写得非常枯燥、苍白，而且冗长得简直读不下去。但最滑稽可笑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所有的人虽然都在怪我写得拖沓，但大家却又都在从头到尾地读，而且是从头到尾地反复读。我们中有一个人就是这样，他每天只读一章，为了不让自己疲劳，但他满意得直咂嘴。公众中有些人大声叫嚷，说什么这简直是岂有此理，竟撰写并刊登这种东西，愚蠢！另一些人则大喊大叫说，这是从他们身上描摹和拍摄下来的。我还从有些人那里听到了一些简直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恭维话。

至于说到我自己，我甚至一度气馁了。我有一个很可怕的弱点：自尊心和虚荣心太强。我以为我辜负了期望，糟蹋了一部本来可以是伟大成果的作品，——这想法使我痛苦万分。戈利亚德金使我厌恶了。他身上有许多东西是匆匆忙忙写就的，是在我疲劳时写下的。前半部比后半部好一些。与光辉的篇章并存的是一些令人厌恶的废物，叫人恶心，不堪一读。正是这情况一度使我内心万分痛苦，以致我苦恼得发了病。哥哥，两周后我将戈利亚德金给你寄去，请你读一读，把自己的全部意见写信告诉我。

先撇开生活和我的学习，谈一些我们这儿的消息。第一条（大新闻），别林斯基要离开《祖国纪事》。他身体坏透了，要到矿泉疗养地去，也可能去国外。两年之内他不会从事批评工作了，但为了维持财源他要出版一部大型的文艺作品集刊（六

---

① 别林斯基指出这部作品(《化身》）有“荒诞色彩”。

十个印张）。[1] 我为他写两个中篇小说：第一，《被刮掉的络腮胡》；第二，《关于被撤销的办事处的故事》。[2] 两篇小说都会震撼人心，有悲剧性的意义，并且极其简洁——这一点我可担保。公众在焦急地等待着我的作品，这两个作品的篇幅都不大。此外，我还要写点什么交给克拉耶夫斯基，写一部长篇小说给涅克拉索夫，所有这些工作将占去我一年时间。《被刮掉的络腮胡》我快写完了。

第二条消息，出现了多得不可胜数的新作家。有些人是我的竞争对手，他们之中特别卓越的有赫尔岑（伊斯坎德尔）和冈察洛夫。前者已发表过作品；后者刚刚开始写作，尚未在任何地方发表过东西。把他们称赞得不得了[3]。居首位的暂时还是我，我希望永远如此。总的来说，文学生活从未像现在这么沸腾过，这是好事情。

第三条消息，我或者很早就去你们那里，或者很晚才去，甚至干脆不去。我欠了债，我不会有钱（如果没有钱，我是无论如何不会去的，还有我工作缠身。一切待未来才见分晓）。

第四条消息，希德洛夫斯基有反应了。他兄弟到我这儿来过，我开始同他通信了。

第五条消息，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想要在文学舞台上有所建树的话，那倒有一个机会借翻译炫示一下并且产生影响。

---

① 后来这本集刊没有出版，因为许多稿子转到了《现代人》编辑部。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完成这两个作品。后来，前者部分地被写进《普罗哈尔钦先生》，后者在其《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中留下痕迹。

③ 赫尔岑这时正准备发表《谁之罪》，冈察洛夫则准备发表《平凡的故事》。

请你把歌德的《列那狐》[1] 翻译过来吧。有人甚至请我委托你翻译，因为涅克拉索夫编文集需要它。如果你愿意，就把它译来。别匆忙，即使我在 5 月 15 日或 6 月 1 日去不了你们那儿，那你可以把它寄来，只要到那时已经译好就行。现在人们都外出避暑去了；如果可能的话，我也许在春天把它发表在一个什么刊物上，并把钱带给你。如果不是在春天，那么就是在秋天，——但一定会发表。钱也一定会有的。涅克拉索夫是出版家，他会买的，别林斯基也会买的，拉季科夫[2] 也会买，而克拉耶夫斯基则完全在我的控制之中。这是一件合算的事情。我们这里已经谈过这个作品要翻译，因此你愿意译的话，你就动手吧，我以自己的脑袋担保你成功。如果你译好了三章，就给我寄来，我让这些先生们看看，也可能会预付一些钱呢。[3]

我的活动内容从未像现在这么丰富多彩，一切都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但不知会有什么结果？再见，我亲爱的。

再见吧，我亲爱的。亲吻你们大家，并祝愿你们一切都好。亲吻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的双手，也亲吻孩子们。你情况怎么样？来信谈谈吧。唉呀，我的朋友，我想见到你，但有什么办法呢！

整个属于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韦罗奇卡已出嫁三个月了。据说，她很幸福。姨父给她的嫁妆同给瓦里娅的一样多。你给姨父写封信吧。韦罗奇卡是嫁

---

① 歌德的一首讽刺长诗。

② П. А. 拉季科夫是彼得堡的一个书商和出版者。

③ 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翻译了歌德的这首长诗，但稍晚才发表。

给伊万诺夫（阁下）。他三十岁。在一个什么地方任化学教授。韦罗奇卡给我写了信，并且说，给你也写过信。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6年9月5日，彼得堡）

我急于告诉你，亲爱的哥哥，我好歹总算到达了彼得堡，并像我所希望的那样，下榻在特鲁托夫斯基[①]家中。我没有晕船，但在途中和在彼得堡我都淋得湿透，我受凉了，咳嗽，感冒，而且这一切都极其严重。起初我感到非常烦闷。我去找房子，已以十四卢布（银币）向居民租到了两小间，陈设的家具很好，还有一个女仆，但我尚未搬去住。地址是：喀山大教堂对面，科亨多尔弗宅，二十五号。你快点按这个地址给我写信，因为我很想收到你的信。我心情十分忧郁。

别林斯基一家人已顺利到达，从离开码头后我还未看到过他们。第二天我去拜访了涅克拉索夫，他和巴纳耶夫夫妇住在一套房子里，因此我和大家都相见了。文艺作品集刊正在准备之中，要抓紧。关于店铺的事我不想问，也不知道，但这件事大约也在进行之中。[②]但是有一个消息：为了打听涅克拉索夫的地址，我去看了普罗科波维奇[③]。他对我说了涅克拉索夫的雷瓦尔之行的原因；由于种种政治缘由涅克拉索夫对此事保守

---

① 康·亚·特鲁托夫斯基（1826—1893），画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学，他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肖像是众所周知的。

② 可能是指涅克拉索夫销售《彼得堡文集》一事。

③ 尼·雅·普罗科波维奇（1810—1857），果戈理的朋友，俄罗斯语文教师。

秘密，他甚至没有告诉普罗科波维奇，后者只是根据各种迹象猜出来的。他此行是为了会见马萨利斯基[①]，以便向他购买《祖国之子报》。事情似乎进行得挺顺利，新年前我们就可能有一个新的刊物了。

关于果戈理我什么也不和你谈，但是告诉你一个事实，在下个月的《现代人》杂志上将刊登果戈理的一篇文章——他的遗嘱。在这篇文章中他表示同他的一切作品决裂，他认为它们毫无益处，甚至更糟。他说，他此生决不再执笔，因为他该做的事情是祈祷。他同意他的反对者们的一切意见。他吩咐人大量印制他的肖像，把销售肖像的全部所得用于赞助去耶路撒冷朝圣的人们，等等。你瞧！——结论你自己去做吧[②]。

我去拜访了克拉耶夫斯基。他已开始排印《普罗哈尔钦》，10月份就将问世。我暂时尚未提到钱的事，而他是一个会献媚和讨好的人。别处我还没有去过。亚济科夫[③] 开设了一个办事处并挂出了牌子[④]。外面一直在下大雨，因此很难外出。我还住在特鲁托夫斯基那里，明天我就要搬到自己的寓所去。由于事情繁忙，天又老下雨，我总是无法去张罗大衣的事。我想过最简朴的生活，希望你也这么做。事情得不慌不忙地做，以后再说吧。现在就再见吧，我急着有事。想要写许许多多，但有时倒还是不说为好。望来信，等待着你在最近的时间里回

---

① 康·彼·马萨利斯基（1802—1861），小说家和诗人，《祖国之子报》的编辑。

② 果戈理的遗嘱于1847年初刊于《现代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它的讽刺口吻，反映了别林斯基等人对宗教道德家果戈理的态度。——俄编注

③ 米·亚·亚济科夫（1811—1885），在19世纪40年代曾参与《现代人》编辑部的工作。

④ 这个办事处销售生活用品和书籍，也发行《现代人》杂志。

信。亲吻孩子们。向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问好。向其他应该问候的人问好。下封信里我要写得更多些，这封信不过是报一下平安。再见。祝你一切都好，我的最亲爱的朋友，——而现在最主要的是祝愿你耐心和健康。

你的弟弟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6 年 9 月 17 日，彼得堡）

亲爱的哥哥：

给你寄去一件有大披肩领的大衣。请原谅，寄晚了。拖延的原因不在于我，我一直在找我的仆人，总算找到了。没有他，我买不来大衣。这件大衣有它的优缺点。优点是它异常厚实，就像是双料的，颜色也好，是灰色的，地地道道的制服颜色；缺点是呢料才卖八个卢布纸币一米，好一些的呢料没有。大衣的价钱才八十二卢布（纸币），多余的钱用作邮费。没有办法，十二卢布（纸币）一公尺的呢料是有的，但颜色是银灰色的。极好的颜色，可是你讨厌这种颜色的呢料。不过，我并不认为你会不喜欢这件大衣。它还稍稍长了一点。

一直未给你写信是为了买大衣的事。我告诉过你，我租了一套居室。我的感觉不坏，只是今后几乎没有生活费用。克拉耶夫斯基给了我五十卢布银币，从他的脸色可以看出，他不会再给我钱，我得忍受许多困难。

《普罗哈尔钦》在人所共知的那个地方给糟蹋得不像样子①，那个地方的老爷们连官员一词也禁止使用，天知道这是为什么；一切都是那么无可非议的，但在所有的地方都给画掉了。一切有血有肉的东西都不见了，剩下的只是我曾经读给你听过的东西的一副骨架子。对自己的这部中篇小说我放任不管了。②

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新鲜事儿，一切照旧；大家在等着别林斯基。别林斯基夫人向你问好。曾经有过的一切打算似乎都搁浅了，要不就是他们也许想保密，——鬼才知道！③

我参加了一个伙食团。在别克托夫家聚集了六个熟人，其中有我和格里戈罗维奇④。每人每天出十五戈比银币，我们用午餐时就有两个干干净净的好菜，大家都心满意足。因此，我用于午餐的花费不超过十六个卢布。

匆匆给你写这封信，因为我误时了，仆人在等着我把信送邮局去发。比起你患牙病的时候，我这里显得更为紊乱。我十分担心，大衣寄到你那儿为时已晚。可有什么办法呢？我已经尽力而为了。

我还在写《被刮掉的络腮胡》，进展很慢，我在担心来不及交稿。⑤听别克托夫家的老二和格里戈罗维奇两位先生说，

---

① 指遭到审查机关的删改。

② 将这封信与中篇小说的文本作对照，可以假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发表时恢复了部分被检查机关删掉的东西。——俄编注

③ 也许是指别林斯基有意出一个文集以及为摆脱对克拉耶夫斯基的依赖、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而出版一本新的杂志。——俄编注

④ 德·瓦·格里戈罗维奇（1822—1899），俄国自然派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工程学校时的同学。

⑤ 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完成中篇小说《被刮掉的络腮胡》。——俄编注

在省城里人们把《彼得堡文集》干脆叫做《穷人》。读者对集子中的其他作品根本不感兴趣，虽说都在抢着买，有的人买到了还高价转卖。例如，在奔萨和基辅的书铺里，一本《彼得堡文集》的官价是二十五到三十卢布（纸币）。真是一件怪事，在这里它已经搁浅，而在那儿却很难买到。

格里戈罗维奇写了一部非常好的中篇小说[①]，由于我和迈科夫的努力（顺便说说，迈科夫在1月1日前要写一篇关于我的文章[②]），这部中篇小说[③]将登载在《祖国纪事》上。说实话，这个刊物空空如也，连一部存稿也没有了。

我在这里十分苦闷，工作做得也更差劲。在你们家我好似生活在天堂，真是鬼知道，即使给我好的条件，我准会任性把它弄得很糟。祝愿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愉快，尤其是真诚地祝愿她健康；很想念你们大家。是的，哥哥，金钱和富裕的生活确实是好东西。亲吻侄子们。好了，再见。下封信中我将多写一些，而现在请你别生我气，看在上帝的分上。祝你健康，牛肉可别吃得太多。

我的地址是：

喀山大教堂旁，大梅先斯克街和大教堂广场的拐角上，科亨多尔弗住宅，二十五号。

再见。

你的弟弟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③　指他的《乡村》（1846）。

②　指迈科夫的文章《略谈1846年的俄罗斯文学》，文中有很多篇幅是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编注

吃东西要力求吃些有益于健康的食物，别吃什么蘑菇、芥末之类的乱七八糟的东西，看在上帝的分上。

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6年10月7日，彼得堡）

亲爱的哥哥：

我急忙给你回信，同时也将一些与你来信无关而是我想要告诉你的事情告知你。

上封信中同你说过，我打算出国[①]。书商总共给我四千卢布（纸币）。涅克拉索夫打算给我一千五百卢布（银币），但他似乎没有这笔钱，他会退缩的。如果给我的价格太低（按我的开支来判断），我就不拿他的，自费出版我的一卷集，甚至在11月15日之前就可出版。这么做会更好些，因为自己亲眼看着事情的进展，不至于糟蹋了书，总而言之，对自己有利。然后到1月1日之前，我就将全部书卖给书商。可能，我将获得四千卢布，虽然这也就是书商给的那个数目，但我不会将所有作品全都收入这一卷。因此，如果稍稍增添几个作品，那么，我从意大利回来后就可以出版第2卷，一回国就能直接取钱[②]。

---

① 他准备在1846年出国，去意大利和法国，未能成行。——俄编注

② 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出版了《穷人》的单行本（彼得堡：1847）。——俄编注

我不是去游玩，而是去治疗。彼得堡对我来说是地狱，在这里生活真难，真难啊！而我的身体似乎更坏了。况且我非常害怕，比方说，10月里还会发生一些什么情况。到目前为止天气是晴朗的。我渴望你来信，因为希望知道你的意见。暂时向你提一点要求：请帮助我，哥哥，最迟在12月1日之前，因为在12月1日之前我完全不知道上哪儿去弄钱。就是说，钱是会有的。例如，克拉耶夫斯基总缠着我，要我写东西，但我已向他借了一百卢布（银币）。现在我在躲避他，因为每五十卢布就是一个印刷页。我想在意大利休闲时自由自在地写一部长篇小说，为自己写，希望自己终于有可能抬高价钱。而克拉耶夫斯基所竭力施行的那个始终让人欠债的做法，是迫使我当奴隶、要我在写作上处于依附地位的做法。因此，如果你有办法，请借给我一些钱。我已给你写信说，出国时要还你一百卢布（银币），但如果你现在能给我寄来五十卢布（银币），我也会一并归还，一切都在1月1日之前安排好。请你计算一下，如果能把钱借给我，借到1月1日之前，就请你借给我。至于还债，你可以像信赖磐石似地信赖我。我这么说，是为了让你能更好拿主意。

我要用这些钱做一件大衣，其他衣服就不做了，我现在一心一意在争取在写作方面得到解放。虽然它，也就是衣服，已经不体面了。可是，一件大衣却是必需的。做一件大衣加领子要用去一百二十卢布，其他花费我想马马虎虎支撑到我的书出版。克拉耶夫斯基自己提出要帮助我，经他推荐，书由拉季科夫和库夫申尼科夫[1] 出版。我已同他们谈过，为书稿他们已经给了四千卢布。

---

① 库夫申尼科夫是一个书籍出版商。

我打算在1月1日之前再为克拉耶夫斯基写点什么小东西，然后我就逃离他们这一伙人。为了去意大利，我得还清各种债务（也包括还你的债），总共要一千六百卢布（纸币），因此只剩下两千四百卢布（纸币）。我一切都打听清楚了：路费要五百卢布（至少）；在维也纳我做外服和内衣还要三百卢布。那里便宜，总共要花八百卢布，所以尚余下一千六百卢布。我将在那里住上八个月。要给《现代人》寄去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分，可以收到一千二百卢布，我就从罗马到巴黎去，过两个月再回来。回国后我马上出版小说的第二部分，而这部长篇小说我要在1848年秋天前写完，届时就出版它的第三或第四部分。第一部分——序幕——将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①]，情节和思想全都在我的头脑之中。我现在为健康几乎害怕得丧魂落魄，我心搏过速，很糟糕，像在生病初期一样。

涅克拉索夫和巴纳耶夫将于1月1日出版《现代人》，批评家是别林斯基。现在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杂志，鬼知道还会有些什么。但我躲开这一切，因为我想身体健康，以便写一些健康的东西。涅克拉索夫办的书店衰落了，但亚济科夫和他的公司却兴旺起来。他也有一个书籍代售处，我已和他谈过，给他一些书，由他做主处理。

向大家问好，特别向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问好，也向孩子们问好。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你马上给我回信，等待着你的信。快点写，因为如果你不寄钱给我，那至少也要告诉我说

① 指的可能是《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当初打算把它写成长篇小说，后因彼得拉舍夫斯基案发、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捕而中断。

不能寄（真的，我不会强求你寄钱的），以便我可以在别处张罗。

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现在将很经常地给你写信。

哥哥，现在我们将有很长时间不见面。我一从国外回来就直接到你那里去，无论你在什么地方。

到10月20日可以结束为《被刮掉的络腮胡》准备素材的工作，到那时我的状况也将完全明朗，因为从10月15日起《穷人》就将开印。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6年10月20日以后，彼得堡）

亲爱的哥哥！

我要给你写上两三句话，不多写，因为我正在奔忙张罗，正在困难中拼命挣扎。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全部计划都垮了，都自行废除了。书出不了啦，因为我同你谈过的那几部中篇小说没有一部是发表了的。就连《被刮掉的络腮胡》我也不写了，我把一切都扔掉了，因为这一切都无非是老调重弹，无非是我早已说过的东西。现在有一些比较独特、生动和清新的思想在要求我把它们诉诸笔端，在我快写完《被刮掉的络腮胡》时，这一切自然而然地呈现在我眼前。处在我这种地位上，单调就意味着毁灭。

我正在写另一部中篇小说，写来很得手，精神焕发，轻松

顺当，就像当初写《穷人》一样。我打算把它交给克拉耶夫斯基[1]，让《现代人》的先生们[2]去生气吧，这没有什么。在1月前把这部小说写好以后，一直到明年我不会再发表东西，我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它现在就已经不让我安静了。

为了生计，我拿定主意将《穷人》和修改后的《化身》单独出书。我不准备标明第1部、第2部，这只是单独出版的《穷人》和《化身》——这是我一年来全部活动的成果。对未来的一部长篇小说，我也打算这么做。

最后，也许过上两年光景，我再着手出版全集，这么做对我十分有利：我可以拿到两次钱，而且还会使自己出名。

《穷人》在明天或后天开印，我通过拉季科夫做这件事，他答应过我。现在我只能诅咒命运，因为要自费出书的话我现在没有七百卢布（纸币）。自费出书，——这就有了一切。用别人的钱出书，——这意味着担风险，可能会陷入困境。书商们是一些卑鄙的家伙，他们有数不尽的进行欺诈的诡计，而我对此则一无所知。他们最野蛮的一招是：他出钱把书印好，为此他要从我这儿拿走三百五十本或者四百本书（作为抵偿他所花费的代价）；他还要提取百分之四十的书费，就是说他要从每一本书拿四十戈比（银币，我每本书卖一个卢布），这算是他的资金周转费和风险费。比方说，他手上有三百本书，他已经在出售，而我却无权出卖任何一本书，一直要等到他把他的书全部卖完，否则就是我拆他的台。他把书全部卖完后还会对我说，读者不再需要了，他那儿的书卖不出去。对他的说法进

---

① 指中篇小说《女房东》，它后来发表在A. A. 克拉耶夫斯基的《祖国纪事》上（1847年，第10～11期）。

② 指的是尼·阿·涅克拉索夫和伊·伊·帕纳耶夫（1812—1862）。——俄编注

行验证是办不到的，这意味着同他闹翻，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这么做。我的书搁置在一边，而我却缺钱用。他在折磨了我一段时间后终于来向我买书，花半价买上二百来本书。还有一种情形，甚至有这样的坏蛋，他们会压住其他城市的订单，甚至不满足彼得堡要购书的读者。现在，假定我自己出版，我在彼得堡把书同时卖给所有的书商，按正当的价钱卖，给他们的折扣则是法定的。如果书好卖，他们就会互相拆台，每个人都多给我一些钱，而且在亚济科夫的办事处还在建立一个总货栈。

请听我说，哥哥，我有一个建议，望你立刻答复。如果你有钱，二百卢布（银币）（需要更多一些，可以稍许借一点儿），你可愿意做一次投机买卖吗？如果你储存着钱，它们在你那儿只是白白地放着，而我建议你把钱给我出书。在 11 月 15 日前就可以印好，在 1 月 1 日前就会收回本金。我将立刻寄回你的二百卢布（银币），以后全部利润的四分之一归你。售出三百五十册书，本钱就可得到偿还，余下的八百五十册书，每册七十五戈比（银币），即六百三十五卢布（纸币）。这个利润我本来该给书商，但我最愿意将你吸收入股，我的钱就不会丢失了。以后，如果有钱可赚，就出版《化身》。说到底，不管怎么样，你的钱在 1 月份之前定会归还。我向你保证，我决不会把你硬拖进尴尬境地。还有一点，成功在等待着我，虽说不会马上取得。全部书也许在一年之内可以卖完[①]，举例来说，奥斯诺维亚年科的《霍利亚夫斯基老爷》是三年前刊载在《祖国纪事》上的，以后就出单行本，现在已经要出第 3 版了。

如果你愿意，请立刻以钱来答复我。我在这段时间里将对

① 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作品作些修改，去一次书报审查机构，并同印刷厂达成协议。如果你同意寄钱，而身边又没有这么多，那你第一次哪怕是寄一百二十卢布（银币）来作为定金也行，可是不能再少。以后，在11月15日之前一定要把其余的八十卢布（银币）寄来。

还有一点，如果你不能把这一切全部做好，那你至少别在时间上妨碍我，我要去找书商。以后我们再一起出版《化身》。

在这件事情上你要抛开全部手足感情、客气以及种种其他的东西，你要把这件事看做一次投机买卖。切勿为了我而搜括你自己，哪怕只是短期的。你又将增添一个孩子了。再见吧，亲吻大家，代我向该问好的人问好。我身体一直不好，不过，你是了解我的。

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再见，亲爱的哥哥，等待你立刻回信。看在上帝的分上，别使自己为难，就是说如果你给我的是你自己仅有的一些钱，你还是别这么做为好，我不过是提出一个想法而已。但如果你有钱，而又赞成的话，那你就随下一班邮件把钱寄出，比如说，在2号或3号前就寄出。

你听我说，我把一切情况都告诉你了。最后再说一遍，如果你有钱，就别害怕，你就答应吧。如果你没有钱，或者钱很少，那么，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就别入股。请马上答复。

向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问好。祝你们大家幸福，我的朋友们。两个月前果戈理在佛罗伦萨去世了。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6年11月26日，彼得堡）

最亲爱的朋友，你信中怎么能这样说，好像因为你未给我寄钱，我在生你的气，所以才不给你写信？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再说，我又有什么事引起你对我的这种想法？如果你爱我，那就请你多多关照，今后永远摈弃此类想法。让我们共同努力，使我们之间一切都直来直往，坦诚相见。我大声地并直截了当地对你说，我在许多事上都仰仗你，我要是不承认这一点，那将是可笑可鄙的下流行为。够了，现在不再谈这件事了，还不如写写我自己的情况，并尽量将一切更清楚地告诉你。

首先，所有我的出版打算都失败了，都没有实现。真不值得，费了很多时间，做得也嫌早了些，公众可能不会答应。到明年秋天我再着手出版。到那时公众会更了解我，我的状况也将会更明朗些。我在等待几笔预支款。《化身》已由一位莫斯科画家配好插图。《穷人》则在此地配插图，在两个地方配——要看谁画得好些。别尔纳茨基[①] 说，他不反对在2月份同我开始谈判，并给我少量的钱，以取得出插图本的版权，而在这之前他忙于搞《死魂灵》。总之，我并不热衷于在时机来到之前出版。再说我也没有时间为此奔忙，工作和约稿多得不得了。告诉你我的一件不愉快的事：我同涅克拉索夫所代表的

---

① E. E. 别尔纳茨基（1819—1880），版画家。果戈理的《死灵魂》的插图是由他画的。

《现代人》最终闹翻了。他不满意我再次将几部中篇小说给了克拉耶夫斯基（而我是欠此人的债的），也不满意我不愿公开宣称我不是属于《祖国纪事》的，还由于他无望在近期得到我的中篇小说。他对我态度粗暴，还冒冒失失地要我还钱。我抓住了他的话，并立据答应在12月15日之前如数归还。我想让他们自己来找我，这是一些卑鄙家伙和妒忌心重的人。我把涅克拉索夫痛骂一顿，他只是跺脚和支吾搪塞，像个挨偷的犹太佬一样。一句话，这是一件肮脏的事儿。现在他们放空气，说我中了自尊心的毒，非常自负，还投靠了克拉耶夫斯基，只因为迈科夫[①] 吹嘘我。涅克拉索夫打算骂我。至于说到别林斯基，他只是一个软弱的人，甚至他的文学见解也是朝三暮四。[②] 不过我和他保持了原有的良好关系，他是一个高尚的人。而克拉耶夫斯基呢，他对此事感到高兴，他给了我一些钱，此外还答应在12月15日之前为我偿付债务，而为此我得为他工作到明春。你看，哥哥，从这一切中我引出了一条挺"深奥"的规则：对于一个初露头角的天才来说，最吃亏的事情就是与出版商交朋友，这种友谊的必然结果是徇私结党，接着就是各种各样的下流勾当。之后才有独立的地位，乃至最终为神圣的艺术而工作。工作是神圣的，纯洁的，怀着一颗纯朴的心工作，这颗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面对那些正在我心灵中创造出来的新形象在颤抖，在跳动。[③] 哥哥，我正在新生，不只是在精神上新生，而且也在肉体上新生。我的内心从未如

---

① 瓦·尼·迈科夫（1823—1847），文学评论家，《祖国纪事》的撰稿人，对《穷人》和《化身》有独到见解。

② 别林斯基最初对《穷人》和《化身》的评价是好的，后来他对《化身》的看法改变了。

③ 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创作《女房东》。

此丰富和开朗，我的性格从未如此平稳，而我的体格也从未如此健康。在这件事情上，我非常感谢我的一些好朋友：别克托夫兄弟[1]，扎柳别茨基[2] 以及其他几个我与之住在一起的人。这是一些实干的聪明人，他们心地坦白，人品高尚，性格坚强。他们一伙人把我的身心医治好了，我终于建议住到一起。找到了一个大寓所，所有的费用，包括日常生活上的各种开支，每人每年要支付的不超过一千二百卢布（纸币）。联合的好处可真大啊！我有一间自己用的房间，我整天整天地工作。请你按新地址给我写信：瓦西里耶夫岛，大街一条，索洛希奇宅，二十六号，路德教堂对面。

亲爱的哥哥，祝贺你得了第三个儿子，祝他和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一切都好。我现在三倍地爱你们大家。我亲爱的，别因为我寄的不是一封信，而是一块写得密密麻麻的纸片而生我的气。我没有时间，有人在等我。不过星期五我还要写，你就算这是一封未写完的信吧。

你的朋友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阿·尼·别克托夫（1823年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老同学，他和弟弟尼·尼·别克托夫住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们家的常客，一些有民主—社会主义情绪的青年常在他们家聚会。

② 扎柳别茨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别克托夫兄弟家里结识的一个朋友。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6 年 12 月 17 日，彼得堡）

你完全不来信了，亲爱的朋友，你怎么啦？每次邮班来，我总等待你寄来些什么，却等不到只言片语。我心情不安，常常想念你，想到你有时会生病，我害怕下结论。看在上帝的分上，哪怕给我写两行也好。请来信吧，别让我担心！也许，你是一直在等着我继续写完不久前写的那封信。① 但请你别生我的气，我没有说到做到。我现在工作负担很重，在 1 月 5 日前应该把长篇小说《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的第一部分交给克拉耶夫斯基，你大概已经在《祖国纪事》上读到了关于要发表这部小说的消息。这封信我是抽时间断断续续写的，因为我日以继夜地在写作，只有晚上七点钟后，为了消遣我才去意大利歌剧院的楼座听我们歌手们的精彩演唱。我身体挺好，因此关于我的健康问题就没什么可写的了。我在勤奋地写作。我总觉得，我在同我们的整个文学界、新闻界和批评界打一场官司，而且用发表在《祖国纪事》上的长篇小说的三个部分来确立我在本年度的领先地位，故意气气那些对我不怀好意的人。克拉耶夫斯基垂头丧气，他差不多陷入了困境。《现代人》干得很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前给哥哥的一封信（1846 年 11 月 26 日）的结尾处说："你就算这是一封未写完的信吧。"

出色。他们之间已经开始了一场互相攻讦①。

就这样，哥哥，我不出国了，今冬明夏都不出去，我还是要到雷瓦尔去看你们。我自己在迫切地等待着夏天。在夏季我将修改老作品，并准备秋天出版，以后就等着瞧吧。哥哥，你家里的人都健康吧？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该不是生病了吧？我要求你立即回答我这封信。我已经告诉过你，哥哥，我现在和别克托夫兄弟俩住在瓦西里耶夫岛，颇不寂寞，既好又经济。常常去看别林斯基，他仍在生病，但有希望好转。别林斯基的夫人生了孩子。

我靠克拉耶夫斯基偿付我的一切债务，我的全部任务是冬天为他干活，到夏天不再欠他分文。我总有一天会摆脱债务，为糊口而辛苦写作真糟糕！你会葬送一切才华、青春和希望！这样的工作也会令人厌恶，而且你最终会成为蹩脚文人，而不是一个作家。

再见吧，哥哥。我在写小说的最引人入胜的一页时给你打断了，而今后还有一大堆工作。唉，我的亲爱的，但愿你能成功就好了。我一直在想尽快同你见面，在确定和解决了我的处境问题后，真想同你见面。我让我的老板们把我的手脚全都束缚住了，而有人却向我提出许多很出色的建议。那个以涅克拉索夫为代表的想骂我的《现代人》给我的报酬是一印张六十卢布（银币），这相当于《祖国纪事》里的三百卢布，《读者文库》给的报酬是一印张二百五十卢布（纸币），等等；但是我不能向他们提供任何作品，因为克拉耶夫斯基以每印张五十卢

---

① 指的该是瓦·尼·迈科夫在《柯里佐夫的诗》（1846）一文中反对别林斯基以及后者在《1846年俄国文学一瞥》（1847）中所作的反批评。后一文章当时尚未发表，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已风闻它的内容。

布（银币）的代价而且预先付款把一切作品都取去了。顺便说一句，格里戈罗维奇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风貌素描[①]《乡村》，这部作品在此地受到了热烈赞赏。好，再见吧，亲爱的哥哥。向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费坚卡、玛申卡和米沙问好。孩子们把我忘记了没有？替我问候赖因加特[②] 和其他一些人。安娜·伊万诺芙娜[③] 常上你们家去吗？也问候所有的老朋友。

永远是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的地址是：

瓦西里耶夫岛，大街一条，索洛希奇宅，二十六号，别克托夫寓所。

哥哥，现在你听我说，今年的谢肉节你到彼得堡来吧。哪怕是住上两个礼拜也好，但一定要来。住宿和膳食不用你花费一个钱，茶叶、白糖和一切其他费用也是如此。零用钱也几乎花不了什么，全部旅行费用少得不值一提。你是怎么想的？你考虑一下吧。有什么会妨碍你呢？我真是非常高兴见到你，而你呢，在彼得堡住上几天也会很愉快。到这儿来，你甚至根本不必带钱。我欠着你的钱，一切都由我来支付。钱——我们能搞到。看在上帝的分上，你来吧，哥哥。你老是蹲在家里不出

① 涅克拉索夫主编的两部丛刊《彼得堡风貌素描》(1845) 和《彼得堡文集》(1846) 是 19 世纪 40 年代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流派“自然派”的纲领性代表作，当年的不少中、短篇小说就叫做“风貌素描”。

② Н. И. 赖因加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哥哥的朋友。

③ 可能是诗人 А. Н. 迈科夫（1821—1897）后来的妻子 А. И. 什特列梅尔。

门，难道你非得等到用钳子把你从雷瓦尔拖出来不成？真的，你在谢肉节来吧。

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7年1—2月，彼得堡）

亲爱的哥哥，又要请你宽恕，因为我又食言，没有随下一个邮班给你写信。但是这一阵子我十分苦恼，没法写信。我一直在想念你，想得很多很苦。你的命运是痛苦的，亲爱的哥哥！你身体不好；有许多想法，周围没有知己；没有快乐，只有烦闷；有这么一个家庭，虽说为它而操心是神圣的甜蜜的，但负担却是沉重的，——这种生活是难以忍受的。不过，哥哥，你别泄气，光明的时日会到来的。要知道，我们身上的精神和内涵充足一些，我们的栖身之处和生活也就美好一些。当然，社会向我们展示的不协调与不平衡是可怕的。外界的东西应当同内在的东西相平衡，不然的话，缺了外界的现象，内在的东西就会占太危险的优势，神经和幻想就会在人身上占据许多地位。由于不习惯，任何一个外界现象都似乎是非常强大的，而且有点儿吓人。你已经开始害怕生活。你是幸福的，你天生有一颗善爱的心和一个坚强的性格。你有一个很健全的头脑，你还有闪耀着钻石般光彩的幽默和风趣，所有这一切会使你摆脱可怕和危险的境遇。我想你想得很多。但是我的天哪，丑恶的下流无远见的白胡子的智者、生活的行家和伪善者太多了，他们吹嘘自己经验丰富，实际上是毫无个性特点（因为全

是按一个尺度缝合的），他们是一些不中用的人，一味鼓吹要满足于命运，要有一个什么信仰，在生活上要有节制，要满足于自己的地位，而在鼓吹这一切前并未深入理解这些字眼的实质。他们所鼓吹的满足是一种类似修道院式的折磨和节制，他们用无限卑鄙的刻薄口吻斥责不堪忍受他们的庸俗日程和生活日历的那种人的坚强和炽烈的心。他们是一些沉浸于轻喜剧般的尘世幸福中的卑鄙家伙！他们是一些卑鄙家伙！有时遇上他们，真会把你气得发疯。[①]

刚才有一个讨厌的饶舌者斯维里多夫[②] 以其巧妙、文雅的拜访打断了我写信。哥哥，他似乎是个最会纠缠不休的傻瓜。他带来了解析几何中的一个问题，还带来了几张糟糕的七零八落的陈旧的废纸，这几张纸似乎是毫无用处的。他要我向别克托夫说情，对这几张纸进行修改。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人，他本人对纸上的内容一窍不通，却要别人来帮忙。关于你那个问题我会设法谋求解决的，我要去找所有有听课笔记的人。[③]

时光在流逝，我有许多事情想在信中告诉你。真懊恼，一切都被斯维里多夫打断了。所以我就只限于最近的事情，谈谈有关自己的一些情况。哥哥，我在写作，在写完以前我什么都不想泄露出去。可是钱没有了，要不是有几个好心人，我可能已完蛋了。我的声誉在一些刊物上败落，这对我是利多于弊。[④] 这样我的崇拜者会更迅速地争读我的新作，他们似乎人数众多，都会捍卫我的。我过的是清贫的生活，从我离开你那

① 在短篇小说《小英雄》（1849）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生活的伪善者”的刻画有进一步的展开和强化。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俩在彼得堡和雷瓦尔的朋友。

③ 当时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正面临晋级考试。

④ 指当年许多评论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创作持否定态度。

天起才用掉了二百五十卢布（银币），大约有三百卢布（银币）用于还债。伤我最深的是涅克拉索夫，我已归还他的一百五十卢布（银币），我不愿再同他来往了。春天前我将向克拉耶夫斯基借一大笔钱，一定给你寄去四百卢布。我敢发誓，因为对你的思念比什么都更使我感到痛苦。我未必会很早就去赫尔辛福斯[①]，因为我也许要按照普里斯尼茨的方法用冷水进行彻底的治疗，因此我也许只能在7月间去。不过，我现在还什么都不知道，我的亲爱的。我的前途都在未来，哪怕是巨雷在我头顶上方轰鸣，我现在也决不会挪动一下，我知道我能够做到的一切，我不会糟蹋自己的作品，我会通过顺利推销书籍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书将在秋天出版。[②] 这个该死的斯维里多夫。已经差不多两点钟了。你信不信，我想尽办法叫他明白我没有时间，可他老是坐着说一些没意思的话，讲他怎么解决你那个问题，说他在这方面的帮助对你有多么重要，说他将去高加索，写一本从未有过的有关当地的植物群的著作。真见鬼，小丑！真的，同有些人谈话后，你会觉得好像是从一个什么办公厅走出来似的。我的亲爱的，他打断了我给你写信。哥哥，你要保重，特别是健康。你要解解闷，散散心。祝愿我快些把作品完成吧，随之而来的就是钱，而我也就会到你那儿去了。到普里斯尼茨那儿去治病是我的一种设想，也许，大夫们会劝我变更主意。[③] 我多么想见到你啊！有时我感到非常苦恼。有时我回想到，我在雷瓦尔你们家里时我显得态度欠柔和，难以相处。我是有病在身，哥哥。我记得，有一次你对我说，在我

---

① 即赫尔辛基。1847年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哥哥按新的任命该去赫尔辛基附近的斯维亚堡。

② 指《穷人》的第2版。

③ 指去德国医生B. 普里斯尼茨处进行水疗。

同你的交往中缺乏相互平等的态度。我的亲爱的，这么说是完全不公正的。不过，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恶劣可憎。我一向把你看得比我高，比我好。为了你和你家的人我愿意献出生命，但有时尽管我的心浸透了爱，你却难以听到我说上一句温存的话。在这种时刻我的神经不听我使唤，我可笑，我也可恶，而且一直为此而遭到对我的不公正结论。人们说我冷酷，没有心肝。对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对这个最高尚的比我好上一千倍的女人，我曾多次无理顶撞。我记得，有时我会故意对费佳发脾气，虽说我同时爱他甚至胜于爱你。只是在外在环境和情况强使我脱离寻常俗事的时候，我才能显示我是一个心肠好、有爱心的人，而在这种时候来到之前我却是很可恶的。这种忽好忽坏的不均衡现象，我认为是我的疾病造成的。你读过《最后一个阿尔狄妮》吗？你看一看卡罗尔[①] 吧！不过你很快将读到《涅托奇卡·涅兹瓦诺娃》。这将是一种自白，像戈利亚德金一样，虽说是另一种风格，另一类作品。关于戈利亚德金我背地里（从许多人那里）听到一些惊人的传闻，有些人干脆就说，这部作品妙极啦，它尚未被人赏识；有人说，这部作品将来要产生了不得的作用，即使我只写了一个戈利亚德金，也就足够了；还有人认为这部作品比大仲马的作品更有趣。瞧，我的自尊心给宠坏了。不过，哥哥，被人理解是非常愉快的。哥哥，你干吗这么爱我！我争取早一些拥抱你，我们将热烈地相爱。祝我成功吧！我在写我的《女房东》。写出来的部分已

① 乔治·桑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阿尔狄妮》中的主人公。这个人物对《女房东》中的奥尔狄诺夫的性格刻画可能有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有卡罗尔的一些特点：自我中心，偏执，追求理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1880）中也提及了《最后一个阿尔狄妮》这部长篇小说。

经胜于《穷人》，这还是同一类作品。直接从内心涌出的灵感之泉在推动我的羽笔，不像写《普罗哈尔钦先生》时那样，为它我整个夏天都在苦思冥想。哥哥，我多么想尽快地帮助你！不过，哥哥，你可以指望我答应给你的那笔钱，这就像墙壁和山峰一样可靠。亲吻你家所有的人。

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哥哥，我们能在彼得堡相逢吗？对待遇优厚的文职你怎么看？

我不知道别林斯基夫人生的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听说孩子的叫声响彻两个房间。去问吧，又觉得难为情，也显得奇怪。①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7 年 4 月，彼得堡）

亲爱的哥哥：

我只给你写两三行字，因为很忙。不知你将在哪里收到我这封信。我在尽一切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做完，以便在 9 月间到你那儿去，哪怕是只待上一个礼拜也好。至于说到钱，我有点算错了。我每周差不多要写两篇杂文②，也就是说能得到将近

---

① 别林斯基夫人在 1846 年 11 月 24 日分娩，生下儿子弗拉季米尔，但他很快就夭折了。

② 可能是笔误，该是每月写两篇论文，而不是每周。——俄编注

二百五十到三百卢布（纸币）。但由于要付钱给迈科夫家（我向他们借了许多钱，虽说他们并没有向我要），还要付房钱，所以不知道可以给你寄多少，但是我会寄的。哥哥，现在我处于这样一种状况：如果我能在10月1日之前寄给你一百卢布（银币），我就认为自己是一个最幸福的人了。但是从10月1日起或从9月份起情况会有变化，在写完这部长篇小说[①]后我将向克拉耶夫斯基预支一千卢布（银币），当然是不定期限的。由于《现代人》的发行情况不错，而且它在拼命地拉《祖国纪事》的撰稿人，他，即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克拉耶夫斯基，十分担心。他什么都会同意，而幸运（对他和我）的是，我的长篇小说在年底付印。这部小说正好结束这个年度，正好逢上征订的时期，主要的是，如果我现在没估计错的话，它将是本年度的主要作品，它将使我胜过那些坚决要把我埋葬的《现代人》朋友们。但是，让他们见鬼去吧。届时，我得到一千卢布（银币）后，就带着钱到你那儿去，也将带去关于你的事的最终决定。你可以请二十八天假，哪怕是你独自来彼得堡，谋取一个职位。你要么就继续干工程师的工作，要么就永远抛开它。

我的地址是：

玛拉亚莫尔斯科伊街和沃兹涅先斯克大街交叉口，希利宅，布列麦尔寓所，转交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关于翻译的事我现在心中尚无数，整个夏天我都将张罗和寻找。在我们彼得堡有一个傻瓜福尔曼[②]（目前他在国外），

---

① 可能指《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

② 彼·罗·福尔曼（1809—1856），翻译家，《祖国纪事》等刊物的供稿人。

他光靠翻译一年的收人就将近两万卢布！如果你哪怕有一年是有保证的，那你必定会成功的。你年轻，甚至可以投身文学，现在人们都在文学上谋取前程，十年后也许就可以不必想翻译的事了。

我写作很勤奋，可能就要写完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早一点见面。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说些什么？我最恭敬地向她问好，也向孩子们问好。再见，哥哥。我有点儿发烧。昨晚外出时未穿上装，光穿一件大衣，而涅瓦河上已经开始结冰。我们这里天冷得很，像在11月里一样。我已经感冒了六次，——真荒谬！总的来说，我的身体已经好多了。

再见，哥哥。祝我成功吧！这部长篇小说完成后我就着手自费出版我的三部长篇小说（《穷人》、修改后的《化身》和最近这一部），那时我的命运可能就明朗化了。

原上帝赐你幸福，我亲爱的。

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说来你会不相信，在我三年的文学生涯里，我好像是处在迷茫之中。我看不见生活，没有时间反省；也是因为没有时间，科学在疏远我。我很想稳定下来。他们给了我一个不妥实的声誉，我真不知道这种糟糕处境将继续到什么时候。眼下是穷困，赶任务，——啊，能过上安宁的生活该有多好！！

向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赖因加特和贝格曼夫妇致以最恭顺的问候。

致尼·阿·涅克拉索夫

（1847年8月末—9月初，彼得堡）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当然，最近一次我们在迈科夫处会面时您向我提出的那些条件是十分合算的。但是我现在正处在很窘迫的境地，您允诺支付给我的那笔钱完全不能为我带来任何帮助，而只能白白地拖长我的困难处境。可能，您对我的状况是有所了解的。

我得有一百五十卢布（银币）才能使自己稍稍恢复元气，因此，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如果您不愿意一次给我这么多钱，那么，非常遗憾，我不可能将中篇小说交给您，因为我没有把它写出来的物质条件。①

如果您同意预支这个数目，那么：

第一，您收到中篇小说的日期将是1848年1月1日，不会更早些。显然，我不说将近而说一定，您自己会感到更高兴些，因此，就说一定是在1848年1月1日之前吧。

第二，我请您这么付给我这笔钱：1847年10月2日付一百卢布（银币），现在付五十卢布（银币），交我的差役带回。

请原谅，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我在通过书信进行谈判，而不是面对面谈，——那样谈我们可能会更方便一些。我一直想去拜访您，但这只能在我完全结束我手头的工作之后。可是现在，在目前这个时刻，我处在非常糟糕的境地，因此我

① 这里指的可能是短篇小说《波尔宗科夫》。但这个作品篇幅不大，因此阿·多利宁认为是指另一作品。——俄编注

决定现在就开始做我在这封信中同您坦诚交谈的事。

我不能外出，因为早上我感冒了，现在大概得在家中待上三四天。

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无论如何，我诚恳地请求您让我的差役带来一个回音，因为过后这答复就会是没有用处的了。

又及

致安·亚·克拉耶夫斯基

（1849年2月1日，彼得堡）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阁下：

我们之间发生了误会，而且，除此之外，我自己也非常困惑，这是在另一个方面，在更关系到我的私人的方面。这两种误会和困惑都需要马上很快地解释清楚，否则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做。请您自己想一想。

两年前我不幸向您借了一大笔钱。这个数目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增长到了极大的限度。由于我首先想还清和支付债务，所以我认为必须提出一些坚决的措施。但首先必须找出原因：为什么这个数目没有减少而是增大？我早已考虑过，并找出了以下一些原因：

由于我得写作并且什么稿酬也不能定期获得，也就是说，虽然我偶尔收到了钱，但这只是偶尔；而由于生活费用是必须

按月支付的，所以不应该偶尔收到，而应该按期收到，例如，虽则收到作品所值的一半，而另一半却用以还债。这种做法当然也曾有过，但仍然是不定期的。

由于我要实现自己的诺言按期交稿，我强迫自己写，写出了一些拙劣的东西（或者用一个例子来说），写出了一部像《女房东》这样的劣作，因而我就陷入了困惑和自卑，之后就久久不能振奋起来写严肃的和像样的东西。[①] 每次失败都使我生一场病。

形式上妨碍我工作的一场病延续了一年，最后，您是知道的，变成了颅内发炎。

纯粹精神上的原因，它迫使我厌恶按限期完成的任务，况且这种任务还不能给我带来日常急需的东西；还有就是我所处的奴隶地位，固然这是我自愿的。这一原因是很重要的。是由于自卑感抑或由于我自己也不知道的某种假客气，以前我总认为，您给我钱，是您给我某种照顾，其实这里是纯粹的相互效劳。我从您那里得到的第一笔钱，不能被看做对我的一种照顾。那时我们相互还不熟悉，我似乎不能以任何东西博得您的好感，使得您（像您自己最近一次所说的那样）冒险给我（我记得是）四百卢布（银币）。最后，我还有一种考虑：我倒是不会白拿这些钱的。因此，这里并不存在什么照顾；而既然您说这是照顾（您前一次就是这么对我说的），那么请您也允许我说一句：钱并不是白给的，您给我钱是希望得到我的效劳，即得到我的作品，而这作品也是值点什么的。

我知道，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我给您写过几次要钱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原先认为《女房东》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后来在批评界的影响下他改变了态度。

的便条，我自己也把您每次满足我的请求的做法叫做照顾，但那时我是过分自卑、谦虚和假客气。比方说，我理解布特科夫[①]，他一得到十个卢布（银币）就会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是刹那间的病态状况，而我已经摆脱了这种状况。

以下可以证明我当时是处在过分客气的冲动之中：

为了回报您的照顾，我不顾身患疾病，仍然写出一部蹩脚的中篇小说，而且还冒险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对我来说这签名可是我唯一的资本。[②]

我没有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足够的加工，匆匆赶任务，这是我犯了一个违背艺术的错误。

我不爱惜自己的健康，为了偿债，像殉教者那样卖命地干。

我回绝了涅克拉索夫的建议，他愿意为您的每个印张支付我七十五卢布（银币），并立刻以现金向您偿还全部债务。

等等，等等。一句话，我在许多事上舍己忘身，也就是说，我的行为是很诚实的。

尽管如此，从去年 1 月 1 日开始，我的作品越来越多地受到公众的赞扬。这是事实，我都知道。也就是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尽管我在 1847 年声誉下降，尽管别林斯基做过权威性的攻击[③] 等等，但为什么我的作品却开始被人阅读并且开始立足于社会呢？答案是：我有如此多的才华，足以使我克服贫困，克服受奴役的地位，克服疾病，克服那种郑重其事的堂皇

---

① Я. П. 布特科夫（1820？—1857），作家。克拉耶夫斯基花了钱使他免服兵役，但他从此就完全依附于克拉耶夫斯基。

② 指中篇小说《脆弱的心》。帕·瓦·安年科夫（1813—1887）在《现代人》杂志上批评过这个作品。

③ 这里是指评论界在 1847 年否定了《女房东》，分量尤重的是别林斯基在《1847 年俄国文学一瞥》中所作的批评。

正大的要把我埋葬的狂热批评，克服公众的偏见。因此，如果我确实有才华，那就应该认真地加以发挥，而不该拿它去冒险，应该细致地修改作品，而不应残忍地违反自己良心并以忏悔去折磨自己，还有一点，应该爱惜自己的名字，即爱惜我仅有的一点儿资本。

最后，我很清楚，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我1月份发表的《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的第一部分是一个好作品，是好，所以《祖国纪事》当然可以毫无愧色地给予它一个地位。我知道，这是一部严肃的作品。最后，我还要说一句，这话并非我说的，而是大家说的。

我不想糟蹋它，因此，考虑了我们之间不久前的争执后，我决定向您提出以下建议，如果您愿意依从我的建议，那一切都会很好。否则，悉听尊便。但我是看怎么对我较为有利就怎么做。另外，我也是按必要性来行事的，我完全意识到，我的建议是最有节制的和最谦让的。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曾有过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我每月可以得到五十卢布（银币），这是一个好的协议，因为自从有了这个协议之后债务突然很快就减少了。确立这个协议的基础是，我坚定和坚决地要快一些向您还清债务。

我收取的是为了生存所必须的 minimum[①]，即五十卢布（银币）。用这些钱可以勉强度日，但决不能应付债权人，也不能应付各种需要，也决不能保证自己应付无法预见的意外开支。总之，这只是 minimum。

另一方面，由于我现在写作（这一点也请您考虑到）不仅是为了勉强维持自己的生存，即不仅仅是为了钱。不是为了让

① 拉丁文：最低限度。

《祖国纪事》的语文栏目中每个月都有一部大作品。总之，不仅仅为了还债才写点什么。而是因为：

我喜欢我的长篇小说[1]；我知道，我写的是好作品，它不会带来危险，却会博得读者的好感（我从不自我吹嘘，不过现在请允许我说实话，我不得不说这一点）；最后，还因为糟蹋自己的作品对我来说是一种罪过，作品对我来说甚至重于《祖国纪事》本身。

我现在的处境却是：未预见到的开支常常使我捉襟见肘；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结算使我处于困境；由于我欠债，现在为了获得一定数目的钱，我应该开始为《圣彼得堡新闻》、《读者文库》或者《现代人》写一部整整两个印张的中篇小说；由于这些情况我被迫搁下长篇小说而做其他工作，我不能对长篇小说好好修改。（不过我还是在进行修改，证明是：我已从第二部分删去了整整一个半印张挺不错的东西，以便使工作圆满，这就是说，我在涂改和剪裁，我不是在一个劲儿地写，像那种不珍惜自己作品的人那样。）由于我不能将第三部分写得少于五个印张（即不能只写三个或两个印张，而是要写整整五个印张，以求写得丰满），由于考虑到我现在为了挣钱必须坐下写两个印张别的东西，也考虑到我不能在15号以前写好七个印张，[2] 所以我决定，换句话说，我被迫向您提出以下建议。

考虑到我不能只因为这是计划之外的而违反我们的合同（关于五十卢布的合同），也考虑到我不能拼命干那种连大象也会给累坏的活，——这么干不仅是不能，而且也不体面；既然

---

① 指《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来打算在2月15日前结束《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的第3部，后来未能及时完成。

要写一个好的作品，那就要写；既然要付钱，那就要付钱；我无论如何也不同意糟蹋我的长篇小说，也不会为此而每一印张收取一千卢布（银币）；我无论如何不同意割裂它而不刊出五个印张（为了作品的完整，非得五个印张）；我无论如何不能不每个月都要刊载，至少是前面六个部分。我建议，为了共同利益按以下方式撤销合同：

我已写出的长篇小说的那几个部分共抵三百一十五卢布（银币），而我已收到了一百卢布（银币）的稿酬，因此，我已偿还给您二百一十五卢布（银币）的债务。但由于我马上需要一百卢布（银币）（minimum），因此我请您支付我这个数字。为此您在 15 日之前一定能收到五个印张的稿子，就是说可以抵上二百五十卢布（银币），从中扣去我现在预支的一百卢布，其余的一百五十卢布还债。这样一来，到 2 月 20 日（即到书报检查完毕那一天）共还债三百六十五卢布（银币）。

而我呢，由于感到向您借钱不合算；在我们最近一次谈话之后再向您借钱不太体面；我们之间的不好的和不利的相互关系只能以还债来结束；如果双方不采取明智的措施，债务是无法偿清的；我希望的首先是偿还债务，而不是预支几个钱，现在我拿了一百卢布，也就是说，显然是减少了您的利益，但到 15 日那天我将使您的利益几乎增加两倍，即至少增到二百五十卢布（银币），这是一个明智的措施；在我们不久前的一场谈话之后，只有这种计算才促使我现在向您提出这样的建议，——我严肃地担保：对小说的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即 2 月份和 3 月份）不领取稿酬。对这一允诺的保证是：我说话算数；我希望写完这部长篇小说，它对我来说重于一切；也希望摆脱写作上的奴隶地位，它对我来说是最糟糕不过的事；我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可用于撰写另一篇短篇小说，在 3 月份可以

不必求助于您而挣得五十卢布。

最后我请您注意：我说话和行事是认真的；我最希望的是与《祖国纪事》保持最好的关系；我理解我的处境；我热爱我这部长篇小说，我不会糟蹋它；我每月可挣到的不是五十卢布，而是一百卢布。此外，到秋天我就可以准备好出版《涅托奇卡》并把钱还给您；最后还有一点，我很穷，不得不做对我更加有利的事情。有幸永远是您的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2月1日

明天我将有幸造访，听取回音。

又及

致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9年6月20日，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①]）

亲爱的弟弟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

根据我的请求，允许我给你写几行字。我急于写信告诉你，感谢上帝，我身体健康。我虽说苦恼，但远不是垂头丧气。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可供慰藉的东西，因此你别为我担心。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将哥哥家里的情况告诉我，埃米利娅·费

① 沙皇俄国的政治监狱。1849年4月2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而被关进这个监狱。

奥多罗芙娜和孩子们怎么样？替我好好地吻吻他们。[1]

我对你有一个请求：这段时间我一直很穷，生活困苦。你大概不知道可以给我提供某种帮助，所以在此之前你一直没有音信。现在你可别把我忘了，如果我们在莫斯科有关钱的事务尚未了结，那就请你写信到莫斯科去，请求卡列宾[2] 尽快从我所应得的数目中给我寄二十五卢布（银币），暂时不必多寄。

如果事务已经了结，那么请把我份下应得的全部寄来。但我想，你已经收到了一点什么。按我的计算，事情已经该结束了。[3] 也别忘了哥哥的家庭，并请替他写信到莫斯科去。

但在等待莫斯科寄钱来时，如果可能，你给我寄十个卢布（银币）。我在这里借了十卢布，必须归还。为此我将非常感谢你，请你这么做吧。写信时请替我向姊妹们问好，告诉她们：我没有什么，蛮好。别吓唬她们。请向姨父转达我的问候，特别是问候姨母。注意，别把她忘了。

还有一个请求，我不知道能否做到，即是否允许这么做，但依我看这是可能的。是这么一回事，米哈伊尔哥哥处有一张领取《祖国纪事》的卡。今年 5 月号那本杂志大概尚未取来，请你到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处把卡要来，替我取回杂志并转寄给我。那上面载有我的长篇小说的第三部分，但当时我不在，我没有检查过，甚至连清样也没有看。我担心他们会印上一些什么？会不会歪曲了我的小说？因此请你把这期杂志给我寄来。所有这一切都按以下地址寄：彼得保罗要塞，司令阁下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哥哥米哈伊尔在 1849 年 5—6 月也被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妹夫。参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44 年 11 月写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

③ 指的是卖掉父母亲原有的庄园一事。

办公室。或者最好还是你亲自前来。

怎么样，我想，在错捕你之后又把你放出来[①]，你是高兴的。再见，祝你一切都好。希望你也这么祝愿我。

你的哥哥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9 年 7 月 18 日，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

收到了你的信，亲爱的哥哥，我高兴得难以形容。信是在7 月 1 日收到的。你终于获得了自由，我想象得出，和家人团聚对你来说是多大的幸福！[②] 可不是吗，我想，他们都在等着你吧！我看到，你在开始按新的方式安排生活了，你目前在干什么？主要的是，你靠什么维持生活？要是工作，你将做什么工作呢？夏天住在城市里是难受的！而且你说，租了另外一个寓所，大概是会拥挤些。遗憾的是，你不能在郊外过完夏天。

谢谢你寄来了包裹，这些包裹让我感到轻松和快乐。亲爱的朋友，你信中要我别气馁。我是不会气馁的，当然我感到烦恼和厌恶，那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过，也并非每时每刻在烦恼。总的来说，我的时间过得非常不平衡，——有时过得太快，有时拖得很长。有时甚至感觉到，好像已经习惯了这种生

---

① 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因特务误认他是其长兄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被错捕入狱。

② 米哈伊尔也因彼得拉舍夫斯基一案被捕，在 5 月 5 日夜间，也就是在他三弟安德烈被释放之后。米哈伊尔虽然很快得到释放，但从此一直到逝世为止，终身受到秘密监视。——俄编注

活，已经无所谓了。我当然要驱散想象对我的一切诱惑，但是有时却驱赶不了，以前的生活连同以前的种种印象直闯我的心田，往事又重新使我感到难受。不过，这是十分自然的。现在天气晴朗，至少大半时间是这样，让人稍许快乐一些。而阴雨天是难以忍受的，牢房显得更为阴森。我有事做，我没有白白浪费时间，构思了三个中篇小说和两个长篇小说；现在正在写其中的一篇，[①] 但是我不敢工作得太多。

这种工作，特别是在非常乐意去干它的时候（我从未像现在这样 con amore[②] 工作过），总是使我非常疲劳，因为它刺激神经。在被捕前，我需要不断地以各种消遣来打断自己的工作，而在这里，写作之后的激动却必须自然地消失。我的身体是好的，只是痔疮发作，神经活动失常到 crescendo[③]。有时像从前一样我会喘不上气来，胃纳不佳，睡眠不足，而且还做各种痛苦的梦。一昼夜只睡五个小时，夜间还要醒上四次，光是这一点就够难受的了。渐近黄昏时分是最难过的时间，而在我们这里九点钟天就黑了。有时我在半夜一两点钟前还睡不着，因此要在黑暗中忍受近五个小时，痛苦不堪，而这极其有害于健康。

关于我们这个案子了结的时间我什么也说不上，因为我已经没有了任何打算，只是搞了一个日历表，每天在表上消极地记下过去的一天——就不再去想它了。我在这里稍稍读一点儿书：两本朝圣记和圣德米特里·罗斯托夫斯基的文集。后者使我很感兴趣，但这种阅读只是沧海一粟。我觉得，任何一本书我都十分喜欢。尤其是这种阅读甚至还会有医疗作用，因为可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要塞中写就的作品只有一个短篇小说《小英雄》，八年后由他的哥哥米哈伊尔以“米……”为笔名发表。

② 意大利文：热情地。

③ 意大利文：顶点。

以用别人的思想打断自己的思绪，或者按新的方式改造自己的思想。

这就是我的生活的全部详情细节，别的再没有什么了。很高兴，你看到自己一家人都健康。你有没有往莫斯科写信告知你已获释？很遗憾，那里的事情进行得不顺利。我多么希望和你们在一起，哪怕一天也好。我们被监禁快三个月了，再下去总会有点什么名堂的。今年夏天可能见不到绿树成荫了。你记得吗，5月间有时领我们到花园里去放风。当时那里的草木刚刚发青，于是我想起了雷瓦尔，我正是在这个季节常去雷瓦尔住在你家的，我还想起了“工程师之家”的花园。我当时觉得，你也会作这种比较——真令人非常伤心！还想看到别的一些人。你现在常同什么人会面？很可能，大家都正在郊外避暑。安德烈弟弟现在一定是在城里。你看到尼科利亚[1]了吗？替我向他们问好。替我逐个亲吻孩子们，向你妻子问好，告诉她，使我非常感动的是她还记着我。你别太为我操心，我只希望自己身体健康，而苦闷则是过度性的事情，再说心情的好坏也取决于我自己。人身上的韧性和生命力是无限的，而我在以前，真的没有这样想过，现在根据自己的经验我知道了这一点。好啦，再见吧！我祝愿你两句话，让这两句话给你带来快乐。[2]你替我向你看到的人和我认识的人问好，不要漏掉任何人。我记得所有的人。孩子们关于我在想一些什么吧！很想知道他们对我有什么猜测，比如，他们会说：他上哪儿去了？[3]

---

① 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弟弟尼古拉。

② 以下有一个句子被浓重的墨水涂掉了。——俄编注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哥哥在信中说：“关于你孩子们作各种各样的猜测，每天都有新想法……但他们的种种猜测中有一个共同点：你一定会给他们带来许多糖果和玩具。”

好啦，再见。如果可以的话，请把《祖国纪事》给我寄来。哪怕有一点什么东西读读也好。你也给我写两句话吧！这会使我非常高兴的。

再见。

你的弟弟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9 年 8 月 27 日，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

我非常高兴能够给你回信，亲爱的哥哥，谢谢你给我寄来了书，特别谢谢你给我寄来了《祖国纪事》。[1] 还使我高兴的是你身体很好，囚禁没有给你的健康留下任何恶劣后果。但是你的信写得很短，而我的信比你的信详细得多。但这件事我们不谈了，以后你会改进的。

关于自己任何明确的话我都不能说，我们这案子的结局仍然是毫无消息。我个人的生活跟以前一样单调，但重新允许我在长有十六七棵树的园子里散步，这对我来说真是巨大幸福。此外，每天晚上我可以点一支蜡烛，这又是另一种幸福。而第三种幸福则是，假如你快些给我回信并寄来《祖国纪事》；因为我作为外地的订阅者，等待它，就好像是等待一个时代的到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狱中收到当年出的《祖国纪事》全部，共八期。——俄编注

来，好像是外省的十分寂寞的地主一样。[①] 你想寄一些历史著作给我，这好极了。但最好是能给我寄圣经（新旧约），我很需要。可能的话，请给我寄法译本。如果再加上一本斯拉夫语译本，那真是尽善尽美了。

关于我的健康，我没有什么好的情况可以告诉你。我吃蓖麻油就已经吃了整整一个月，而且全靠它勉强活在世上。我的痔疮极其严重，我还感到胸痛，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而且特别多愁善感，尤其在夜间。夜里总是做很长的乱七八糟的梦，此外，从不久前开始，我总感到我脚下的地板在晃动，我坐在牢房里就像坐在船舱里一样。从这一切我得出结论：我的神经失常了。以前当这种精神紧张控制我时，我就利用这种时间进行写作，——在这种状况下总能写得好些和多些，——但现在我竭力克制，以免完全毁了自己。我曾有三个礼拜空着，没有写任何东西；现在我又开始写作了。不过这一切都无所谓，还可以活下去。我的健康可能会恢复的。

你在信中说，按你的看法，莫斯科的亲戚们不知道我们的奇遇。[②] 你这么写简直使我吃惊。我想了想，而且考虑过，终于断定，无论如何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肯定知道，其所以沉默不言，我认为完全由于另一种原因。不过这也该是意料中的，事情是明显的。

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的身体怎样？这对她是多么大的

---

① 评论家A. B. 德鲁日宁（1824—1864）曾著文评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伤害了后者。陀氏在这里戏谑地借用了德鲁日宁文章中的两个说法："外地的订阅者"和"外省的地主"，因为德氏文章的题目是"外地订阅者的信"，而这些杂文又是以作者同一个"外省的地主"交谈的形式来写的。

② 指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弟兄俩因彼得拉舍夫斯基案而被捕一事。

不幸！这已是第二个夏天了，她不得不忍受难熬的寂寞。去年是霍乱和其他一些原因，而今年天知道会有什么？不错，哥哥，陷入消沉是不好的。con amore 加倍工作——这才是真正的幸福。工作吧，写作吧，——这是最好的！

你信中说，文学害了病。然而近几期《祖国纪事》和以前一样十分丰富，当然并不是小说部分。没有一篇文章读起来味同嚼蜡，科学栏很出色。一篇《征服秘鲁》就是整整一部《伊利亚特》；真的，与去年那篇《征服墨西哥》相比，它毫不逊色。是一篇翻译文章，那又怎么样！

我十分满意地读了第二篇分析《奥德赛》的文章。不过，比起达维多夫[1] 写的第一篇文章来，它差多了。那是一篇卓越的文章，特别是反驳沃尔夫[2] 的地方对事物理解得如此深刻，写得又如此热情，很难料到这是出自一位年迈的教授之手。在这篇文章中他还避免了一切学者尤其是莫斯科学者所特有的学究气。

从上面所说的一切中你可以断定，哥哥，你的几本书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欢乐，我为此非常非常感谢你。好啦，再见；祝你一切成功。快些给我写信。如果你能写信把我们的情况告诉莫斯科的亲戚们，并正式询问他们有关乡下那件事的进展情况，那倒是非常不错的。

吻所有的孩子。我想，会带孩子们到“夏园”去玩的。向埃米利娅和所有你看到的朋友们问好。你信中说想见到我……

---

① И. И. 达维多夫（1794—1863），语文学家，曾任莫斯科大学教授和彼得堡师范学院总院院长，是《祖国纪事》的撰稿人。

② Ф. А. 沃尔夫（1759—1824），德国语文学家，关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他提出一种假设，认为它们是一些歌曲的集子。

我们总会有一天见面的！好啦，再见。

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请写信告诉我，在《祖国纪事》上发表文章的（弗拉·恰·①)先生是谁？还有，在《祖国纪事》6月号上发表文章分析沙霍娃的诗作的作者是谁?② 如果可以的话，请你了解一下。

哥哥，我的钱将在9月10日到15日之间发出。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帮帮我忙，所需并不多。我和索罗金③ 有一笔关于《穷人》的账，但我忘了数目多少。不过，数目极小，他几乎都已付给我了。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9年9月14日，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

亲爱的哥哥，你寄来的信、书（莎士比亚、圣经、《祖国纪事》）和钱（十个卢布银币）都收到了，谢谢你！你身体健康，我为此高兴。我呢，还是老样子。消化不良加痔疮，我不知道到哪一天才会痊愈。现在，令人难受的秋天正在迫近，随

---

① 弗拉基米尔·恰奇科夫，为《祖国纪事》写书评的作者。
② 叶·尼·沙霍娃（1821—1899），俄国女诗人。这里提及的一篇分析她的诗作的书评是由 Ап. 迈科夫写的。
③ 索罗金是彼得堡的一个书商。

之而来的是我的忧郁病。现在天空已经阴暗起来。从我的单人囚室能看到一小块明亮的天空，对我的健康和良好心情来说这是一个保证条件。不过，我暂且还平安无事。对于我来说这毕竟是一个事实，因此关于我请你别想得太糟。在健康方面目前一切都好，而我所预料的却糟得多。现在我发现，在我身上蕴藏着用之不竭的生命力。

再次感谢你寄书来，这毕竟是一种消遣。差不多五个月了，我一直凭自己的天赋条件活着，即只凭我的头脑，没有依赖别的。机器暂且尚未松动，而且还在运转。不过，如果一直冥思苦想，得不到任何外来的印象，要支持并更新思维也是一件难事！我整个人好似处在一只不断从中抽气的空气泵之下，我身上的一切都跑到头脑上去，而头脑中的一切又化为思想，一切，真的是一切，而且这种活动在与日俱增。你寄来的几本书虽说只是沧海一粟，但毕竟有所帮助。而自身的那种活动似乎只能榨尽身上的脂膏，可我还是喜欢这种活动。

我反复阅读你寄来的几本书，特别感谢你给我寄来了莎士比亚。真亏你想得到啊！《祖国纪事》上的一部英国小说[①] 非常好，但屠格涅夫的剧作[②] 太差，差得不可饶恕。他这是多倒霉啊？难道他命中注定了要糟蹋他的每部超过一印张的作品？在这部喜剧中我认不出他来了。没有任何独创性，走的是一条因循守旧的老路。所有这一切在他之前就都已说过，而且比他好得多。最后一场有一些幼稚和软弱无力的样子。有些地方也偶尔闪光，但这一点之所以好也只是因为没有更好的东

① 指英国女小说家 C. 勃朗特（1816—1855）写的《简·爱》（1848）。

② 指《单身汉》。

西。关于银行的文章[1] 妙极了！多么通俗易懂！

感谢所有还惦念着我的人。向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问好！向安德烈弟弟问好！亲吻孩子们，特别希望他们健康成长。哥哥，我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又将是怎样见面！再见吧，别忘了我！给我写信，哪怕是隔两个星期写一次也好。

再见。

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请你别为我太操心。如果能找到什么可读的东西，请寄来。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9 年 12 月 22 日，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

哥哥，我亲爱的朋友！一切都已决定！我被判在要塞（好像是在奥伦堡）服四年苦役，尔后再当列兵。[2] 今天，12 月

---

① 指三篇以《银行：它们的益处和作用》为题的文章。

② 1844 年末至 1849 年初，彼得堡的一些有空想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平民知识分子每“星期五”会集在米·瓦·彼得拉舍夫斯基（1821—1866）家，讨论理论问题和关于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准备农民起义、建立地下印刷厂和出版宣传品等问题。1849 年 4 月 23 日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被捕。一百二十三人被审讯，军事法庭审讯了二十二人，其中二十一人被判处枪决（后改刑为期限不一的各种苦役和监禁劳动）。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彼得拉舍夫斯基被判处终身服苦役。陀思妥耶夫斯基于 1849 年初参加这个革命小组，判处假死刑，后改为服苦役四年，之后又当列兵。

22 日，把我们运到谢苗诺夫校场，在那里向我们宣读了死刑判决，让我们吻了十字架，在我们头顶的上方折断了长剑，给我们套上了死前殓衣（白布衫）。接着就把三个人绑上刑柱，以执行死刑。我排在第六个，叫名字是每三个人一批，因此我是在第二批，我还能活的时间不超过一分钟了。我想到了你，哥哥，想到了你家里所有的人。在最后一分钟里，你，只有你一个人在我的头脑中，这时我才知道，我多么爱你，我亲爱的哥哥！我还来得及拥抱了普列谢耶夫① 和杜罗夫② 并同他们诀别，他们俩就站在我的身旁。终于响起了停止号，把绑在刑柱上的人带回原处，向我们宣读了皇帝陛下的圣旨：恩赐我们免死。接着宣读了真正的判决，只有帕尔姆③ 一人得到赦免，保留他原有官职调去军队。

刚才通知我说，亲爱的哥哥，今天或者明天我们就该出发。我请求同你见上一面，但回答我说这是不可能的；我只能给你写这一封信，你也尽快抓紧给我一个回音。我在担心，你大致知道了对我们的判决（死刑）。当把我们往谢苗诺夫校场押送时，我从车窗里看到无数的人群，很可能，这消息已经传到了你那里，而你正在为我痛苦。哥哥，现在你可以轻松些了。哥哥，我不灰心，也不绝望！生命不管在哪里总是生命，生命在我们自己身上，而不是在外部。在我身边将会有一些人，而身处人们之间做人，而且永远是个人，不管身处何种逆

---

① А. Н. 普列谢耶夫（1825—1893），俄国涅克拉索夫派诗人，因参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活动于 1849 年被流放。

② С. Ф. 杜罗夫（1816—1869），俄国诗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1849 年被判服四年苦役，然后充军。

③ А. И. 帕尔姆（1823—1885），俄国作家，在自传体长篇小说《阿列克谢·斯洛博金》中他描绘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情况。

境，不灰心，不绝望，——这就是生命之所在，是它的使命之所在。我认识到了这一点，这种思想已经深入我的血肉。真的！我那颗进行过创造、以最崇高的艺术为生命、已经认识到而且习惯于精神上的崇高需求的头颅，已被人家从我的双肩砍下。剩下来的是记忆，与一些由我创造出来、但尚未加以体现的形象。他们一定会使我伤痕累累，真的！但我的心还在，我的血肉之躯还在，它同样能爱，能感受痛苦，能希望，能记忆，而这毕竟还是生命！On voit le soleil![①]

好，再见吧，哥哥！别为我悲伤！现在讲一讲物质方面该做的一些事情。一些书（圣经留在我这儿了）和几张手稿（一个剧本和一部长篇小说的提纲草稿，已经写完的中篇小说《儿童故事》[②]）被他们拿走了，想必以后会落到你手中。我把我的大衣和一身旧衣服也留下了，如果你差人来取东西的话，把它们都拿去。现在，哥哥，我面临的也许是在解差押送下的长途跋涉，需要钱。亲爱的哥哥，如果你收得到这封信，如果有可能多少弄到一些钱，请你马上送来。现在对我来说钱比空气更为重要（由于一种特殊的情况），你自己也再给我写几句话。还有，如果莫斯科的那笔钱有着落的话，你关心我一下，别把我忘了……好，就说这些！欠了一些债，但有什么办法呢?!

请代我吻你的妻子和孩子们。你要经常在他们面前提到我，让他们不把我忘掉。也许，有朝一日我们还会见面？哥哥，你要保重身体，爱护家庭，平平静静地过日子，要有远见。要关心你的孩子们的前途……要正正派派地生活。

---

① 法文：看见太阳！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摘引自雨果的《一个死囚的末日》的一句话。原文是："苦役犯也走路，也运动，也看见太阳。"

② 即《小英雄》。

我内心的精神生活从来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丰富和健旺，从未像现在这样沸腾。但肉体是否能承受得了？我不知道。我是带病上路的，我患着瘰疬病。但碰碰运气吧！哥哥！在生活中我已饱尝甜酸苦辣，因此现在很少有什么能使我害怕的。走着瞧吧！一有可能我就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你。

向迈科夫一家人转达我的最后的告别问候，告诉他们：我感谢他们大家，他们一直关心着我的遭遇。你代我向叶夫根尼娅·彼得罗芙娜[1] 说几句尽可能温暖些的话，说你的心让你说的话。我祝愿她非常幸福，我将永远怀着感激和尊敬的心情牢牢地记住她。代我握尼古拉·阿波隆诺维奇和阿波隆·迈科夫的手；然后再代我握大家的手。

你要找到亚诺夫斯基[2]，代我握他的手，代我谢谢他。最后代我握那些没有把我忘记的人的手。如果有人忘记了，那你就提醒他。代我亲吻科利亚弟弟。给安德烈弟弟写封信，把有关我的情况告诉他。请你给姨父和姨母写信，这是我以自己的名义请求你写的，代我问候他们。给妹妹们写信，我祝她们幸福！

也许，我们还会见面，哥哥。你要保重自己，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一定要活到同我见面的那一天。兴许有朝一日我们将互相拥抱，在一起回忆我们昔日的、青年时的黄金时代，回忆我们的青春岁月和各种希望。这些希望我在此一瞬间把它们鲜血淋淋地从我心中挖出并加以埋葬。

难道我永远不能再执笔写作了？我想，四年后是有可能的。如果我能写出点什么，一定把写出的一切寄给你。我的上

---

① 批评家 B. H. 迈科夫和诗人 Aп. 迈科夫的母亲。
② C. Д. 亚诺夫斯基（1815—1897），医生。

帝！有多少不久前由我体验出并塑造成的形象将埋没和消失在我的头脑之中，要不就将像一种毒液似的在血中泛滥！是啊，如果不能再写作，我必然要毁灭。宁可坐牢十五载，只要手能执笔。

常给我写信，写得详尽些，写得多些，精细些。在每封信中对家庭生活中的细节和琐事要多说几句，别忘了这一点，这将会赋予我以希望和生命。要是你知道在这单人囚室中你的信多么使我振奋，那该有多好啊！近来两个半月禁止通信往来，我十分难过。我有病，有时你不按时给我寄钱，我又为你痛苦：因为知道你自己也极其贫困。再一次亲吻几个孩子，他们的一张张可爱的小脸一直萦回在我脑际。唉！但愿他们能幸福！愿你也幸福，哥哥，愿你也幸福！

不过你别伤心，看在上帝的分上，别为我伤心！要知道，我没有灰心；要记住，我没有放弃希望。四年后境遇会轻松一些，那时我将成为一个列兵，——这可就不是囚犯了。你要考虑到，总有一天我会拥抱你。可不是嘛，今天我已临近死亡，怀着必死的念头度过了三刻钟，经历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但我现在又一次活着①！

如果有人对我印象不好，如果我同什么人争吵过，如果我使谁产生过不愉快的印象，——请你告诉他们，让他们把它忘掉，当然，如果你有机会遇见他们的话。现在在我心灵中没有恼怒和愤恨，在生命的最后一瞬间我真想好好地爱以前的任何一个熟人，紧紧地拥抱他。这是一种快乐，今天我在临死前同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临刑时的感受以及在宣布赦免前的三刻钟的感想，在《白痴》中有所反映。梅什金公爵在一次谈话中（第1部，第2章），充满反对死刑的情绪。——俄编注

我的亲人们告别时体验到了这种感情。在那一瞬间我想过，关于死刑的消息会使你痛不欲生。但现在你放心吧，我还活着，还将活下去，心中想着总有一天会拥抱你。现在我心中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一点。

你在做些什么？你今天想过些什么？关于我们的事你知道吗？今天多么冷啊！①

啊，但愿我的信快些到你手中。不然的话，我将会一连四个月左右得不到关于你的消息了。我看到几个纸袋，你用这几个纸袋在最近两个月里给我寄了钱，上面的地址是你亲笔写的，所以我很高兴，因为你身体健康。

只要一回顾往事，我就会想到，多少年华浪掷了，在迷惘中、在谬误中、在无所事事和不善生活中白白地流失了多少时光，我多么不珍惜时间，我有多少次违背了我的心灵和精神，——一回顾这些往事，我心里就痛苦万分。生命是大自然的恩赐，生活是一种幸福，每一分钟都能成为毕生的幸福。Si jeuness savait!② 目前，在改变生活的时候，我将以新的样子再生。哥哥，我向你发誓，我决不会失望，我一定要保持我的精神和心灵的纯洁。我一定向更好的方面重新诞生，这就是我的全部希望和慰藉。

狱中生活已经差不多扼杀了我身上的肉体要求，不太纯洁的肉体要求，以前我不够保重自己。现在艰苦对我来说已不算什么了，所以你别害怕物质方面的困难会把我毁了，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唉，有一个健壮的身体就好了！

---

① 当时在彼得堡是零下二十一摄氏度。据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一位成员回忆临刑时的情况说：“我们都冻得发抖”。——俄编注

② 法文：如果青年时代能懂事就好了！

再见吧，再见，哥哥！我会给你写信的！你会收到我寄给你的关于我这次旅途情况的尽可能详细的汇报。但愿保持身体的健康，其他的一切到时候都会好的。

好，再见吧，再见，哥哥！紧紧地拥抱你，热烈地亲吻你。你要不心痛地记着我。请你别伤心，别为我伤心。下一封信中我一定告诉你有关我的生活情况。记住我对你说过的话：要计量好自己的生命，别浪费它，要安排好自己的命运，要关心孩子们。啊呀，什么时候能够、什么时候能够见到你就好啦！再见吧！现在我要和过去亲切的一切离开了，痛苦地抛开它！痛苦地把自己一分为二，痛苦地把心撕成两半！再见吧！再见吧！我会再见到你的，我确信，我抱着希望！你别变心，要爱我，别让自己的记忆淡漠，关于你在爱我这一想法将会是我生活中的最佳部分。再见吧，再说一次再见！大家都再见吧！

你的弟弟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逮捕我时拿走了几本书，其中只有两本是禁书。你能否为自己弄到其余几本？我请求你，这些书中有一本是《瓦列里安·迈科夫文集》，是他的评论文集。这本书是叶夫根尼娅·彼得罗芙娜的，她把这本书当做她的珍贵物品赠给我。在逮捕我时，我请求过宪兵军官把这本书还给她，而且我还把她的地址告诉他。不知道这位宪兵军官是否已把书还她，请你打听一下！我不愿剥夺她的这一珍贵回忆。再见吧，再说一次再见。

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不知道是押解我步行去呢还是让我乘车坐船去，好像是乘车船去。碰运气吧！

再说一遍，代我握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的手，代我亲吻孩子们。——向克拉耶夫斯基问候，也许……

请你把被捕的情况、你受监禁和获释的情况，详详细细写信告诉我。

在流放中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54 年 1 月 30 日—2 月 22 日，鄂木斯克)

我似乎终于能够同你多谈几句，也能谈得更确实一些了。但是在开始写信前我要问一问你，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要跟我说说，为什么直到现在你连一行字也没有给我写过？我能意料到这种情况吗？信不信由你，处在我这种孤零零的与外界隔绝的地位，我曾多次陷入绝望，我想过你已经不在人世，于是在夜间就反复思量：你的几个孩子会怎么样？我还诅咒过我的命运，是它使我不能对他们有所帮助。有时确实得知你活着，我甚至感到很愤恨（不过这是在发病的时刻，而这种时刻在我是常有的），而且痛苦地责怪过你。但后来这种心情也消失了，我原谅了你，努力寻找为你开脱的理由，对一些最好的理由感到心安，一次也没有失去对你的信任。我知道，你是爱我的，常常会想到我，想到我好的一面。我给你写的信是经过我们司令部发的，肯定会寄到你手中，我等着你回信，但却没有收到。难道是禁止你和我通信？可是，通信是允许的，我们这里所有的政治犯一年内都要收到好几封信。杜罗夫就多次收到了，而且他就写信的事询问过上级许多次，允许通信这一点得到了证明。我好像是猜中了你默不作声的真正原因，你生性不好动，因此你没有去请求过警察局，或者是虽说你也去过警察局，但你得到了第一个否定答复后就安下心来，很可能，给你否定答复的那个人不太了解事情的原委。你这么做使我经受了许多出于自私考虑的痛苦：“你瞧，”我想，“如果他连写信的事都未能谋求批准，还会为我张罗什么更为重要的事情？”你

写信吧，赶快回信。首先是通过正式途径写信，别等待什么机会。信要写得详细一些，多写几句。现在我是个同家庭断了联系的人，我很想紧密地和你们连在一起，但是我做不到。Les absents ont toujour stort.[①] 难道在我们之间也应该是如此？不过，请你放心，我相信你。

我结束服苦役的生活已经有一个礼拜了，寄给你的这封信是绝密的[②]，关于它你对任何人都别说半句话。不过，我还要通过正式途径寄一封信给你，通过西伯利亚军部寄。你要马上回复那封通过正式途径寄的信，而对这封信则可以待有方便机会时再回复。不过，在通过正式途径寄的信中你也应该十分详细地讲述你在这四年里的主要情况。至于说到我，我倒乐于寄整整的几大卷给你，但由于我连写这封信也是勉强才找到时间，所以我就写最主要的。

什么是最主要的呢？在近期内，什么对我来说是主要的呢？但我刚一想，我就发现，在给你的这封信里我是什么都写不完的。比如说，怎么能向你转述我的头脑？怎么能转述那种见解，那一切，这些年来我所经历的、所确信的并决定要做的一切？我不这么做，这种费力的事根本是不可能做的。我做任何事都不喜欢半途而废，但稍许说点什么又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不过，现在摆在你眼前的还是一份重要的报告。你读一读吧，你要什么就撷取什么吧。这是我应该做的，所以现在我就来回忆。

我亲爱的哥哥，你还记得我和你分离的情景吗？你刚刚离

① 法文：缺席者总是错的。
② 不太清楚这封信是通过谁转交的。

开，就把我们三人带走。杜罗夫、亚斯特列任布斯基[1] 和我，被带去上了手铐脚镣。十二点钟整，也就是正好在圣诞时分，我第一次戴上镣铐。足足有十俄磅重，走路非常不便。接着叫我们坐上无篷雪橇，每人单独坐一架，上面都有一名宪兵监押，一共是四辆雪橇，机要信使坐在最前面的一架雪橇上。我们离开了彼得堡，我心里很难过，而且由于百感交集而觉得有些迷惘和不安。我心神不宁，我的心在呻吟，在闷痛。但清新的空气却使我兴奋起来，由于通常在生活中每走出新的一步总会感到生气勃勃和精神奋发，所以我的心情实际上是平静的。我凝视着彼得堡，驶过被节日灯火照得通明的房子，特别向一幢幢房子告别。我们的雪橇在你的住所旁驶过，在克拉耶夫斯基的宅旁看到他家里灯火辉煌。你告诉过我，那天他们家里举行圣诞枞树晚会，孩子们跟着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到他们家去了，因此在驶过这幢房子时我感到一阵剧烈的痛苦。我好像同孩子们道了别，我舍不得他们，后来，几年过去了，我想到过他们许多次，几乎每次都是泪水盈眶。要把我们送到雅罗斯拉夫尔，所以天亮前我们赶过了三四个驿站，在施吕瑟尔堡的一家小饭馆里歇脚。天刚放亮，我们拼命喝茶，好像是整整一个礼拜没有吃东西了似的。囚禁了八个月之后，又在冬天赶六十俄里路，我们一个个都是饥肠辘辘，回想起来都觉得开心。当时我挺高兴，杜罗夫不住地絮叨，而亚斯特列任布斯基眼前则显示出对未来的空前恐怖的心情。我们三人仔细观察和试探同行的机要信使，发现他是一个可爱的老头儿，他待我们很和善与仁慈。他见过世面，到过整个欧洲，传送过外交公

① 伊·利·亚斯特列任布斯基（1814—1880），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原判死刑，后改判服苦役六年。

函。一路上他为我们做了许多好事，他叫库兹马·普罗科菲耶维奇·普罗科菲耶夫。他让我们换乘了有篷的雪橇，这对我们大有好处，因为天气严寒。第二天是节日，一些穿着灰色的德国厚呢上衣、系着大红宽腰带的马车夫坐上我们的雪橇。街上没有人影，这是一个奇妙的冬日。我们的雪橇在荒野上奔驰，沿着彼得堡公路、诺夫哥罗德公路和雅罗斯拉夫公路跑。一路上城市稀少，而且都是一些不重要的小城市。但由于我们是在节日期间出发，所以到处都有吃有喝。我们冻得要命，虽然穿得够暖和，但在雪橇上一连坐上十来个小时不出车篷，还要停上五六个驿站，这几乎是人所难以忍受的。我冻得心口直发冷，后来在温暖的房间里才勉强把身子暖过来。但说来奇怪，这旅途倒使我的健康得到恢复。在彼尔姆省我们顶住了一个零下四十摄氏度的寒夜，我可不想让你作这种尝试。难受得够呛，越过乌拉尔的时刻令人感到凄凉。马匹和篷车都陷入了雪堆之中，风雪交加。这是在夜间，我们下了车，站在一旁等，直等到人家把马车从雪堆中拉出来。周围是冰天雪地，暴风雪正在下。正处于欧洲的边界，前面就是西伯利亚，在那儿等待我们的是神秘莫测的命运，后面则一切都成为往事——心情忧郁，我不禁落下眼泪。沿途农村里的人全都跑出来看我们；尽管我们都带着镣铐，驿站上收费却依然非常昂贵。库兹马·普罗科菲耶维奇一人几乎承担了我们全部费用的一半，他非要这么做不可，因此我们各自在旅途中只花费了十五个卢布（银币）。1月11日我们到达托博尔斯克。[①] 向上级报了到，经过

① 据《关于把犯人杜罗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亚斯特列任布斯基送到托博尔斯克的报告》，他们三人是在1850年1月9日到达该地的。

了搜查（在搜查的地方把我们的钱都抢走了），我、杜罗夫和亚斯特列任布斯基被带进一个特殊的小屋。其他一些人，斯佩什涅夫[①]和另外几个人，他们比我们到得早，被关在另一个地方，因此我们彼此几乎是一直没有照面。我很想讲一讲我们在托博尔斯克度过的六天，讲一讲这六天给我留下的印象。但是在这封信中不是讲这一切的地方，我只说一点：关心和热切的同情使我们感到巨大的幸福。昔日的流放者（不是他们本人，而是他们的妻子）[②]像关心亲人似的关心我们，这是一些多么美好的心灵！她们经过了二十五年的苦难和自我牺牲的考验。由于我们被管得很严，所以我们见到她们时都不过是匆匆一瞥，但她们却给我们送来食物、衣服，她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我是轻装上路的，连衣服也没有带，曾为此而懊悔，可是她们甚至给我送来了衣服。最后，我们离开了托博尔斯克。过了三天，我们到达鄂木斯克。还是在托博尔斯克的时候，我就对我们未来的顶头上司做了一番了解。要塞司令是一个十分正派的人[③]，但典狱长克里夫佐夫却是一个少有的坏蛋[④]，卑鄙的野蛮人，酒鬼，好无端兴讼，总之是无恶不作的恶棍。他一开始就因我们的案件而骂我们两人（我和杜罗夫）是傻瓜，还说我们一有什么过错他就要对我们实行体罚。他当典狱长已

---

① 尼·斯佩什涅夫（1821—1882），俄国革命家，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激进领导人之一，1849年被判处十年苦役。

② 指以前被沙皇流放到此的贵族革命家——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

③ 司令是A. Ф. 德·格拉韦，据当时的一个副官回忆说，他是“极其善良和很受尊敬的人”。他与典狱长克里夫佐夫都是《死屋手记》中相应人物的原型。——俄编注

④ 克里夫佐夫是《死屋手记》中一个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原型，那就是“有着猞猁般的目光”，绰号叫做“八只眼”的典狱长。

有两年，干了许多极端不公道的事情。两年后他受到了审判，是上帝使我免受他的迫害。他总是醉醺醺地（我从未见过他清醒）前来突击检查，找一个完全清醒的囚犯的碴儿，借口后者喝得烂醉如泥而加以鞭挞。有一次他在夜间来查狱，一个人因不向右侧睡而挨他打，一个人因在夜间喊了几声或说了梦话而挨他打。只要是他烂醉的脑瓜想到的，一切都是他打人的借口。你瞧，我得同这样一个人平安无事地过日子！而且正是这样的一个人每月向彼得堡打报告，写我们每个人的鉴定。我还在托博尔斯克时就同苦役犯结识了，现在在这里，在鄂木斯克，我已准备好同他们在一起生活四年。这是一些粗鲁、暴躁和凶狠的人，他们对贵族的仇恨超过了一切界限，因此他们看到我们贵族总是心怀敌意，而对我们的痛苦却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如果允许他们做的话，他们真会把我们吃掉。其实，请你想想，如果你得一连好多年同这些人在一起生活、吃喝和睡觉，如果各种各样的侮辱多得不可胜数，甚至无暇诉苦，你还有多大的保障。“你们贵族们钢嘴铁喙，一直在啄食我们。从前你做老爷，虐待老百姓，可现在你至卑至贱，成了我们这类人”——这就是四年间的一贯话题。一百五十个敌人居然乐此不疲，他们喜欢这个，这是娱乐，这是消遣。如果说我们有什么办法能摆脱灾难的话，这办法就是冷然处之，就是道德上的优越感（他们不能不明白和尊重这种优越感）以及不屈服于他们的意志力。他们一直意识到我们比他们高，他们丝毫不理解我们犯了什么罪，对此我们自己也保持沉默，于是双方互不了解，我们就得忍受对贵族阶层的一切报复和虐待，而他们却以此为生。我们的日子过得糟糕透了，在军队里服苦役比地方上

的苦役更艰苦些[1]。整整四年我一直处在囚禁犯人的堡里，处在四堵墙内，只是在干活时才出去。干的是重活，当然也并非总是这样。我有时干得精疲力竭，无论是在阴雨天，在潮湿的日子，在雨雪泥泞的日子抑或是在令人难受的严冬。有一次，我在完成一项紧急任务时干了四个钟头，当时连水银柱也都冻住了，也许是零下四十摄氏度左右的严寒，我的一条腿给冻伤了。我们住得很挤，大家在一起，在一个营房里。你想象一下，一间破旧的木房，这种房子早就不能住人，早就该拆除；住在这里，夏天闷热不堪，冬天寒冷难熬。肮脏的地板全部已经腐烂，积垢有一俄寸厚，走在上面会打滑和跌倒。小小的窗户蒙上一层霜，因此几乎是整天不能看书。玻璃上结冰有一俄寸厚，天花板满是孔隙，处处滴水。我们好像是小木桶里的鲱鱼，又多又挤。用六根圆木生一只火炉，但屋里并不暖和（冰都几乎没有化开），烟味却把人熏得难受，——整个冬天就是这样。囚犯们还在营房里洗衣服，以致小小的营房给泼了一地的水，连转个身的地方也没有。营房从黄昏到天明一直上着锁，不能外出方便，在过道上放有一只双耳木桶，一股闷气使人受不了。全部囚犯身上都有一股子臭味，像猪一样，他们说，不能不干下流的鄙劣行为，“是活人嘛！”我们睡在光秃秃的木板架上，每人只有一个枕头。夜间盖的是短皮袄，所以两只脚整夜总露着，彻夜都在发抖。跳蚤、虱子和蟑螂多得可以用大斗子来量。冬天我们穿短皮袄，常常还是破破烂烂的几乎毫不暖身，脚上穿的是短统皮靴——就靠这一身穿着得在冰天雪地中行走。给我们吃的是面包和菜汤，菜汤里每人应分有四分之一俄磅牛肉，但放在汤里的是剁碎了的牛肉，因此我从来

---

① 作家在《死屋手记》中发挥了这个想法。——俄编注

没有看见过它。节日里供应的稀饭中几乎完全没有放黄油，在斋戒期间只吃水煮白菜，几乎再也没有别的。我的胃受到严重损害，已经病过几次。你想想看，没有钱能生活得下去吗？如果没有一点儿钱，那我肯定已经一命呜呼了。任何人，任何一个囚犯都受不了这种生活。但每个人都做一些什么东西出卖，因此有几个小钱。我喝茶，有时还自己弄块牛肉吃吃，这才救了我的命，不吸烟也不行，因为在这种气闷的环境里会憋死。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是悄悄地干的。我常常生病住院[①]，由于神经功能失调，我患过癫痫病，但并不常发。我的两条腿都有风湿病，除此之外，我现在感到挺健康。除去这种种愉快的[②]事情，还要补充一点，几乎没有可能读书（搞到了一本什么书的话，也只能偷偷地看）。周围长期存在的敌意、吵架、詈骂、呵斥、喧闹、叫嚷，一直处在监押之下，不能单独活动，——这一切四年如一日，毫无变化。真的，如果说“过去情况很糟”，那是可以原谅的。此外，还有那一直是动辄得咎的地位、手铐脚镣和全面的精神压抑，——这就是我的日常生活状况[③]。至于这四年来我的灵魂、我的信念、我的头脑和心灵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在这封信里就不告诉你了，说来话长。但是，由于我经常沉溺于自身以逃避痛苦的现实，竟然也取得了成果：现在我有许多昔日未曾想过的要求和希望。只是这一切全都是谜样的东西，所以也不去说它们了。要说的只有一件事，别把我忘了，要帮助我。我需要书和钱，看在基督的分上，给我寄来吧。

---

① 当时住医院是减轻劳役生活痛苦的一种办法。——俄编注

② 实际上是指“不愉快的”事情。

③ 据一研究者说，在这封信中所描写的鄂木斯克流放地的情况，较之《死屋手记》中所描写的，要更阴暗一些。——俄编注

鄂木斯克是个令人厌恶的小城市，几乎没有树木，夏天是酷热和风沙，冬天则是暴风雪，我没有看到过什么自然景色，是一个肮脏的、军人很多的和极其腐化的小城市。下面我讲的是平民百姓，如果我在这里不碰到这些人的话，我可能已经彻底完蛋了。康·伊·伊万诺夫[①]待我就像亲兄弟一样，他为我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我借了他一些钱。如果他到达彼得堡，你要谢谢他。我欠他二十五个卢布（银币）。但能用什么去报答他的亲切殷勤、随时乐于满足你的请求以及亲如兄弟的照顾和关心呢？这样的人还不止他一个。哥哥，世上有许多高尚的人。

我已经说过，你的沉默有时使我痛苦。谢谢你给我寄来了钱。你一收到第一封信（哪怕是通过正式渠道寄的第一封信，因为我还不知道我能否与你通讯），你一收到第一封信就给我写信，把你的全部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我，还有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和孩子们的情况，也告诉我所有亲戚和熟人的情况，有关在莫斯科的亲戚们的情况，谁活着，谁死了。也告诉我关于你做生意的情况[②]，你告诉我你做生意有了多少资金？有盈利吗？你有些积蓄么？能用一些钱帮助我吗？每年能给我寄多少？除非我给你找到另一个地址，你别在正式信里寄钱。暂时你还是以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③]的名义转寄（这一点你

---

① 康·伊·伊万诺夫（卒于1887年），将军、军事工程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军事工程学校的同学。1850年他在鄂木斯克任西伯利亚独立军的工程师室主任的副官，分管苦役犯。他常常帮助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于1854年5月调至彼得堡工作。——俄编注

② 1852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分得了自己那一份应得的父亲的遗产后开了一家雪茄烟厂，并做卷烟买卖。——俄编注

③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显然是一个杜撰出来的人，以避嫌疑。

是明白的）。不过，钱我倒还有一些，就是没有书。如果你能够做到的话，把今年的一些杂志寄给我，哪怕是《祖国纪事》也好。而最必需的是我需要（非常需要）古代的（法译本）和现代的历史家[①] 的著作，经济学家的和基督教教义解释者的著作。你挑一些最便宜的简洁扼要的版本，马上寄来。我被派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这差不多已经到了吉尔吉斯草原。地址我会给你寄去的，在任何情况下可以使用的一个地址是：塞米巴拉金斯克，西伯利亚第七边防步兵营列兵收。这是一个正式渠道的通讯地址，你按这个地址寄信。但我再给你一个地址寄书，暂时你还是以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的名义寄。你必须清楚，我最需要的第一本书是德语词典。[②]

我不知道，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等待着我的是什么。对我的这次遭遇我十分冷然地处之，但我对另一件事却不是漠不关心：请你为我斡旋，你去央求什么人，能否在一两年后让我去高加索？——那里毕竟是俄罗斯，这是我的迫切愿望，请你看在耶稣面上去求求人吧！哥哥，别把我忘了。你瞧，我给你写信，却支配一切，甚至支配起你的钱财来。可我没有失去对你的信任，你是我的哥哥，你爱过我。我需要钱，我该活下去，哥哥，这几年光阴我绝不会浪掷掉。我需要钱和书，你为我所

---

① Вико、Гцзо、Тьери、Тьер、Ранке 等等。——作者注　维科（1668—1744），意大利哲学家，历史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基佐（1787—1874），法国历史学家，马克思之前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梯叶里（1795—1856），法国历史学家，阶级斗争理论（资产阶级观点）创建人之一；梯也尔（1797—1877），巴黎公社的残酷镇压者，作为历史学家，他是阶级斗争理论（资产阶级对阶级斗争的理解）的创始人之一；兰克（1795—1886），德国保守派历史学家。

② 据亚·弗兰格尔证明，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算翻译黑格尔的《哲学》和卡鲁斯的《心理》。——俄编注

花的钱决不会白白浪费。如果你给我钱，你也不会因此而使你的孩子们陷于贫困。只要我活着，我一定会以重利偿还。可不是吗，过上五年六载一定会允许我出版作品，也许，还会早一些。要知道，许多事情是会变化的，我现在也不想瞎扯，你一定会听到关于我的消息的。

我们一定会见面，哥哥，很快就会。我相信这一点，就像相信二乘二等于四一样。我心中十分清楚，我的整个前途以及我所能做到的一切好像都在我的眼前。我对自己的生活是满意的，只是害怕某些人的专横任性。要是碰上一个厌恶你的上司（这种人是有的），他会找你的茬儿，会用服兵役这差使毁害你的健康或者把你折磨死，而我又是如此体弱多病，受不了当兵生活的艰难困苦。“那儿的人都是很朴实的”，有人这么鼓励我说。但是我更怕朴实的人，比怕复杂的人还要怕。不过话也得说回来，毕竟到处是人。即使在服苦役的强盗中间，我在四年里也终于特别注意到了一些人。你信吗，真有一些深沉、坚强、美好的性格，而在那粗糙的外貌下居然发现了宝贝，又是多么高兴。而且还不止是一个人，两个人，有好几个！有些人你不能不敬重，这些人确实美好。我教过一个年轻的切尔克斯人（他是因抢劫而被判服苦役的）学习俄语和文化[①]，他多么感谢我啊！另一个苦役犯在同我分手时哭了，我给过他一些钱，并不多，但他为此向我表示的谢忱却是无限的。事实上我的性格变坏了，同他们相处我十分任性，不耐烦，但他们都尊重我的精神状态，无怨言地忍受了一切。Apropos[②]，我从苦役生活中得到了多少普通人物的典型和性格啊！我同他们在一

① 此人后来被写入《死屋手记》，名叫阿列伊。
② 法文：顺便说一句。

起处熟了，因此我似乎相当了解他们。有多少流浪汉的故事，多少强盗的故事，多少平民百姓的苦难生活的故事，足够写出整本整本的书来！多么好的老百姓啊！一般说，在我看来时间并未白白浪费。如果说我还没有很好地认识俄国，那么我对俄国人民却有很好的了解，而且了解得如此之深，也许，并不是许多人所能达到的。但这已经是我的小小的自尊心了，我希望这一点得到谅解①。

哥哥，你一定要给我写信，讲你生活中的一切重要情况。信可以寄到塞米巴拉金斯克，正式地，也可以非正式地，这一点你已经知道。在信中讲讲关于我们的彼得堡熟人们的情况，关于文学界的情况（多讲一些细节），还有关于住在莫斯科的亲戚们的情况。弟弟科利亚怎么样？（这是主要的）妹妹萨申卡怎么样？姨父还健在吗？弟弟安德烈怎么样？我有时通过妹妹韦罗奇卡给姨母写信。我这封信是偷偷写的，看在上帝的分上，我的这封信请你保密，甚至可以把它烧掉，别危及别人。别忘了给我寄书，亲爱的朋友。主要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著作，寄《祖国纪事》、教父② 史和教会史方面的书。可以在不同时间里寄，但要马上就寄。我在支配你的钱袋，像支配自己的一样，这是由于我不知道你的经济状况。关于这种状况请你确切告知，让我心中有数。但是，哥哥，你要知道，书——

---

① 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和《俄国文学论丛》中强调指出，苦役犯人的知识使他了解了所有俄国人民，他特别引以自豪的是，这不是书本上或思辨上的知识，而是实际的知识。——俄编注

② 对公元2世纪至8世纪创建教义和教会组织的基督教教会人士的传统称谓。天主教会中主要教父有安布罗斯、奥古斯丁、哲罗姆、格列高利一世；正教中主要教父有阿法纳西（亚历山大的）、大巴西勒、格里高里（纳西盎的）、约翰、兹拉托乌斯特。

这可是我的生命，我的食粮，我的前途！别丢下我不管，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别丢下！你可以询问一下是否许可你正式给我寄书？不过，还得谨慎一些。如果可以正式寄，那就寄。如果不行，那就通过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的兄弟，信件上写他的名姓，他会转寄给我的。不过，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本人将去彼得堡，今年就去，他会把一切都告诉你。他的家庭太好啦！他的妻子多好！这是一位年轻的太太，十二月党人安年科夫[①] 的女儿，多么好的心肠，多么高尚的精神，他们受过了多少苦难！

我将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努力给你找到另一个地址，一星期后我将出发去那里。我身体略有不适，所以还要待上几天。给我寄《可兰经》，寄康德的 “Critique de raison pure”[②]。如果还可以通过非正式途径给我转寄的话，那请你一定把黑格尔的著作寄来，特别是他的《哲学史讲演录》。这些是同我的整个前途相关联的。还有，看在上帝的分上，努力请求把我调到高加索吧。你再向了解情况的人打听一下我能否发表作品？该怎么去请求？过上两三年我一定要提出请求。你得供养我到那个时候，没有钱的当兵生活会把我折磨死。你可得注意！别的亲戚能不能多少接济我，哪怕是一次？如果能，就让他们把钱给你，而你则再转寄给我。不过，我在写给韦罗奇卡和姨母的信中是不求她们的。如果她们是有心人，那她们自己会想到的。

菲利波夫[③] 在去塞瓦斯托波尔时送给我二十五个卢布

---

① 伊·亚·安年科夫（1802—1878），俄国十二月党人，曾任陆军中尉，北方协会成员。1827 年起被流放，最后死于西西伯利亚。

② 法文：《纯粹理性批判》（1781）。

③ П. Н. 菲利波夫（1825—1855），大学生，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1849 年被判处死刑，后改刑为服苦役。

（银币），他把钱留在要塞司令纳博科夫处，因此我并不知道。他想我会没有钱用，一个心肠善良的人。我们这些被流放的人大家凑合着都还过得去。托利[①] 已经服完苦役，现在他在托木斯克，日子过得颇好。亚斯特列任布斯基在塔拉，服苦役的生活快结束了。斯佩什涅夫在伊尔库茨克省，他赢得了大家的爱戴和尊敬。这个人的命运极好，不管他到哪里，也不管他是怎么到了那里的，一些最爽直的和最难相处的人都会立刻团团把他围住，表示景仰和敬重。彼得拉舍夫斯基还像从前那样没有清醒的看法[②]。蒙别利[③] 和利沃夫[④] 两人都健康，而可怜的格里戈里耶夫[⑤] 完全神经错乱了，他现在躺在医院里。你们那里怎么样？你同普列谢耶夫夫人[⑥] 常见面吗？她的儿子好吗？我听几个路过的囚犯说，他在奥尔斯克要塞，还活着。戈洛温斯基[⑦] 早就在高加索了。你的写作情况怎么样？文学界的情况怎么样？你在写什么作品？克拉耶夫斯基在忙什么？

---

① Ф. Г. 托利（1823—1867），教育家和作家，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1849 年被判枪决，后改判为两年苦役。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态度是矛盾的。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案的供词中他说："我常常因彼得拉舍夫斯基性格中的古怪脾气和性情而感到惊讶……我好几次听到一种看法，说彼得拉舍夫斯基很有理智，却不太明智和慎重。"但就在这供词中他说："然而，我敬重彼得拉舍夫斯基是一个正直的、高尚的人。"——俄编注

③ Н. А. 蒙别利（1823—1891），中尉，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1849 年被判处十五年苦役。

④ Ф. Н. 利沃夫（1823—1885），上尉，化学家，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1849 年被判处十二年苦役。

⑤ Н. П. 格里戈里耶夫（1829—1886），中尉，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1849 年被判处十五年苦役。

⑥ 阿·尼·普列谢耶夫的母亲。

⑦ В. А. 戈洛温斯基（1829—1870），参政院官员，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1849 年发配奥伦堡当兵。

你同他关系怎样？我不喜欢奥斯特洛夫斯基①。皮谢姆斯基②的作品我根本没有读过，读德鲁日宁③的作品要恶心，叶夫根尼娅·图尔④却使我欣喜。克列斯托夫斯基⑤的作品我也喜欢。

想给你写许多许多，但时间隔得实在太久了，就连这封信我写来也感困难。不过，要知道，我们俩相互间的关系是不可能发生许多变化的。你代我好好吻一吻孩子们。他们是不是还记得费佳⑥叔叔？代我向所有的熟人问好，但这封信要严格保密。再见吧，再见，我的亲爱的！你一定会听到关于我的消息的。也许，你还能见到我。对，我们一定会见面！再见。你要好好地读我写给你的一切，常常给我写信（哪怕是通过正式渠道）。无数次拥抱你和你家所有的人。

你的

我在三角堡⑦里写的《儿童故事》你收到了吗？如果稿子在你那里，你别处理它，也别给任何人看。在 1850 年写了

---

① A. H. 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俄国剧作家，代表作是《大雷雨》。
② A. Ф. 皮谢姆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主要作品是长篇小说《一千个农奴》。
③ A. B. 德鲁日宁（1824—1864），俄国作家、“纯艺术”派批评家。
④ 叶夫根尼娅·图尔（1815—1892），俄国女作家，作品有中篇小说《错误》、长篇小说《侄女》等。
⑤ B. 克列斯托夫斯基（1824—1889），俄国女作家，原名娜·特·赫沃辛斯卡娅，著有《安娜·米哈伊洛芙娜》、《农家故事》等中、长篇小说。
⑥ 费佳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费奥多尔的小名。
⑦ 彼得保罗要塞中的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囚禁革命者的监狱。

《化身》的切尔诺夫[①] 是什么人？请你给我寄一些雪茄来，不要顶好的，但要是美国货，再给我一点卷烟，一定要出乎意料得好。

又及

明天我肯定要去塞米巴拉金斯克。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将在这里待到5月份。我想，如果你愿意给我转寄一些什么，比如说寄一些书，还是可以寄来，像从前一样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名下。

寄到塞米巴拉金斯克去的东西，也许，我还会给你另一个地址（非正式的渠道）。一定要通过正式渠道给我写信，尽可能快些和经常些。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为我张罗张罗。我能不能去高加索？或者是能不能离开西伯利亚去别的地方？现在我将写长篇小说和剧本，还要读许多书，读许多许多书。别忘了我，再说一次再见。代我亲吻孩子们，一个一个地亲吻。你的。再见。

致娜·德·方维津娜[②]

（1854年1月末—2月20日，鄂木斯克）

最善良的纳塔利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在脱离了原先的地

---

① 是H．Д．阿赫沙鲁莫夫（1819/1822—1893）的笔名，俄国小说家、批评家，1867年著文评论《罪与罚》。

② H．Д．方维津娜（1805—1869），十二月党人M．A．方维津的妻子，1828年她追随被沙皇流放的丈夫到外贝加尔。

位后，我终于给您写信了。最近一次给您写信时，我的心灵和肉体都在病中。我当时十分苦恼，因此我想，给您写的是一封非常没有条理的信。长期的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很艰苦的惨淡生活摧垮了我的身体，在这种时刻写信我心中总是很难过，而在这种时候还把自己的苦恼硬塞给别人，哪怕是塞给对我们怀有好感的人，我认为，这么做是意志薄弱的表现。这封信我是托便人带的，我很高兴，这一次我能同您谈一谈了，尤其是因为我被指派去塞米巴拉金斯克的第七营，我已经不知道怎样才能给您写信和怎样才能接到您的信。关于我的哥哥您早就在信中讲起过，当时我已准备好了给您和给哥哥的信，但没有轻率寄出。看来，我这么做是好的。我在您写给谢尔盖·杜罗夫的信中[①]见到过您的所有地址，我全都记下备用。也许，这些地址是可靠的，但您的最近一封信寄到时是启封的，因此就该非常谨慎。如果您有意于赐我幸福而给我写信，那么最好是寄到彼得堡我哥哥处，而且他可能（不是肯定）会亲自见您，或派一个他所信赖的人去找您。我哥哥目前在做生意，因此我想，他的地址不难找到，例如在各类广告上就可以找到。我自己并不知道他的地址。不过，我并不建议你信赖邮局。应该说，总有您熟悉的人往来于莫斯科和彼得堡之间，所以最好还是托这些便人把写给我的信带到我哥哥处。这样，我就只同哥哥打交道，而在这种情况下单线联系比双线联系要好，这办法安全无误。不过，您如能找到别的办法可以毫无风险地给我写信，那当然非常之好，甚至是更好，因为我自己都还不知道怎样给哥哥写信。我之所以如此指望着他，是因为我必须同他通信。再

---

① Н. Д. 方维津娜很关心 С. Ф. 杜罗夫的遭遇。——俄编注

加上您住在马里伊诺[1]，而这是从莫斯科到图拉省的我家小村庄[2] 去的必经之路。这条路我来来回回走过二十余次，所以我能十分清楚地想象出您的隐居的地方，或者更恰当地说它是您的新监禁地。亲爱的纳塔利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我十分愉快地读您的信。您写得太好了，或者换一个更好的说法说，您的信是直接出自您那颗善良和仁慈的心，自然，轻松。世上有些人矜持而又刻薄，他们很少有流露美好感情的时刻，我认识一些这样的人。固然，这是一些满不坏的人。

我并不知道，但我从您的信中捉摸到，您在重新看到故乡时心情忧郁，对此我能理解。我不止一次地想过，如果我有朝一日返回故乡，在我的心情里痛苦会比欢乐多些。我未曾体验过您那样的生活，这生活中的许多东西是我所不知道的，就像任何一个人不了解另一个人的生活一样，但人的感情在我们身上却是共同的，我感觉到，任何一个流放者在返回故乡时总会在思想和回忆中重新体验自己昔日的全部苦楚。这就好比是一台秤，在秤上称一称，你就会确切知道在饱经痛苦后体验到的、经受住的和失去了的一切东西的真正分量，知道人们从我们手中夺去的东西的真正分量。但愿上帝保佑您长寿！我听许多人说，纳塔利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您是虔诚信仰上帝的。我要对您说，倒不是因为您信教才要对您说，而是因为我自己经受过和体验过，在这种时刻，人就像一棵“枯草”[3]，渴求信仰，而且他也能找到信仰，这正是因为在不幸中真理显得明晰了。我要对您讲一讲自己，我是时代的产儿，是缺乏信仰和

① 沙皇当局指定方维津夫妇在离开西伯利亚后定居在他们的庄园马里伊诺。——俄编注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于1831年购置的庄园，在图拉省。

③ 语出圣经。

彷徨怀疑的产儿，一直到现在甚至会一直到我寿终正寝时都是这样（我知道这一点）。我为渴求信仰而付出的和正在付出的代价是多么可怕的磨难！我心中的反面结论越多，对信仰的渴求就越是强烈。然而上帝有时赐予我一些完全心平气和的时刻，在这种时刻我在爱，而且我发现我也在被别人爱着，正是在这种时刻我在自己心中建立了一个信条，它的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光明的和神圣的。这信条极其简单，相信没有什么能比基督更加美好、更加深刻、更加令人喜爱、更加明智、更加刚毅和完善，而且我怀着热忱的爱心对自己说，非但没有，我怀着热忱的爱心对自己说，而是根本就不可能有。不仅如此，如果有人向我证明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而真理又确实是存在于基督之外的话，那么我也宁可与基督在一起，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①]

不过，关于这一点还是不谈为好。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话题在社会上完全被摈弃？即使有人随便谈起这些事，他人好像也会感到厌恶呢[②]？不，且不谈这个吧！我听说，您打算到南方的一个什么地方去？愿上帝保佑您的请求获得批准。不过，到什么时候，您倒说说看，到什么时候我们才会完全自由？或者是至少像其他人一样？莫非要到根本不需要什么自由的时候？至于说到我自己，我盼望的是最好的或者干脆什么都不要。现在穿着士兵大衣的我仍然是一个囚犯，像从前一样。我多么高兴，在我自己心中发现了还有一种持久的韧性，我不奢望人世间的富贵利禄，我所需要的只是书籍、能够从事写作

---

① 在长篇小说《群魔》中，这思想被认为是斯塔夫罗金的思想。——俄编注

② 后来在《俄国文学论丛》的前言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就此加以发挥。——俄编注

以及每天只身独处数小时。关于最后一点我很担心，可不是嘛，已经快五年了，我一直处在解差的监押之下或是处在一群人中间，没有一个小时能单身独处。而只身独处，——这是一种正常的需求，就像吃和喝一样，否则在这种强制性的共同生活① 中是会成为一个恨世者的。和人们在一起交往，就会成为一种毒药和病原体，正由于这种难堪的折磨在这四年里我承受了最大的痛苦。② 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刻，见人就恨，无辜的也好，有罪的也好，把他们全都看成任意侵吞我生命而可以不受惩罚的窃贼。最最难堪的不幸就是你自己成了一个不公正的凶恶而又卑劣的人，你又意识到这一切，甚至为此而责备自己，但却不能超越自己。这种心情我是体验过的，我确信，上帝使您免受这种遭遇。我想，在您这位女人身上，拥有更多的力量忍耐和宽恕一切。

纳塔利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您给我写写信吧。我是到穷乡僻壤去，到亚洲去，在那里，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我似乎会完全失去我全部的过去、我的全部印象和回忆，因为我所爱的最后一批人，那些在我眼前像我以往生活的影子似的最后一批人必将同我分手。我非常能够适应环境，立刻同即将围绕我的一切结合起来，以后呢，以后又会痛苦地同这一切脱离。生活吧，纳塔利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愿您活得更幸福、更长久！在我们重逢的时候，我们再重新互相了解吧，也许，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还会有许多幸福的日子，我似乎在期待着什么。我好像现在还在患病，而且我觉得，某种决定性的东西很快就会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用的是“共产主义”一词，这反映出他的思想立场。

② 在《死屋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被迫的共同生活”叫做苦役地上最强烈的痛苦。——俄编注

在我的生活中发生，而我正在向我生命中的剧变接近，我似乎已经酝酿成熟去干一件什么事情，一定会有结果，或许是平静和明朗的，或许是严峻的，但无论如何是必然的。不然的话，我的一生将是虚度了的一生。也许，所有这一切全都是我的病中妄想！别了，别了，纳塔利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不，还是说再见为好，让我们相信，我们会再见面的！

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原谅我给您写这种潦潦草草和涂涂抹抹的信。但是说真的，我不能不勾勾画画，请您别生气。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54 年 3 月 27 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我急于告诉你，我亲爱的朋友，你寄来的信以及五十卢布（银币）已经收到了，由衷的感谢你。本来打算立即给你回信，但我错过了一个邮班。是我错了，请别怪罪。我希望，我的亲爱的，现在你要更经常地给我写信。你要知道，你的信对我来说是真正的欢乐，所以你别懒惰。我们已经很久互不通信了！难道你当真不能给我写信？这使我感到十分奇怪和痛苦。也许，你没有去请求批准你同我通信，但信是准许写的，我确切知道这一点。不过，现在你不会再忘记我了，不是吗？

你在信中把有关你家里人的情况告诉了我，谢谢你。没有一个星期是我不梦见你们就过去的。我多么高兴，我以前的费

佳、玛莎和米沙[1] 都平平安安。我非常为科利亚弟弟高兴[2]，你代我亲吻他，我非常爱他。我曾经想过，安德烈弟弟该结婚了。[3] 这一点我早就自己猜到了。如果给他写信，请代我问好。关于姐妹们你什么都没有谈，我觉得非常奇怪。三星期左右前我给你写过一封信，也许你已经收到了。信中附有一封写给瓦莲卡妹妹的信，一定请快些转给她。我很想知道她们的情况，尤其是萨沙[4] 的情况。最后我还一定要知道姨母的情况，请来信告知，我将因此十分感谢你。以前信是寄到涅斯林德宅，寄到老寓所。信，当然，是寄得到的，但我毕竟不知道你是否还住在那儿，因此我在这封信上写的是寄洛吉诺夫宅，你的商店所在地，这地址我是从广告上知道的。

我非常高兴，你着手经营事业了。你有家室，你必须有财产，你发财吧。如果可能的话，要加强活动。一句话，别抛弃已经开始的事业。

你在信中祝贺我结束了苦役生活，还埋怨我因体弱而不能申请去作战部队。但对于健康我倒并不注意，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我是否有权申请。调动一个人去作战部队，——这可是皇上的一种恩赐，它取决于皇上本人的意志，所以我不能自己去申请。如果这取决于我自己，那就好了！[5]

现在我在服役，参加训练，并且回忆往事。我的身体相当

---

① 费佳、玛莎和米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侄子和侄女。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弟弟科利亚中专毕业后从事建筑师的工作。

③ 安德烈在 1850 年 7 月结了婚。

④ 萨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妹妹。

⑤ 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能调派到高加索，可能是因为那里洋溢着俄国文学中浪漫主义的气息，是一个富于诗意和英雄主义色彩的地方。也因为调至高加索，可以早日晋升军官。——俄编注

好，近两个月来复原不少，这正是脱离了又挤又闷的牢房和艰苦的囚犯生活的好处。这里的气候颇有益于健康。这里已经是吉尔吉斯草原的起点。城市相当大，人也不少。有许多亚洲人，草原一望无际。夏天既长又热，冬天较托博尔斯克和鄂木斯克短些，但很寒冷。根本没有植物，没有一棵树，是纯粹的草原。在离城数俄里的地方有一片针叶林，绵延数十、也许是数百俄里。那里全是云杉、松树、白柳，没有别的树木。野禽有许许多多。生意挺兴隆，但欧洲生产的东西价格昂贵，买不起。找个什么时间我一定更详细地给你讲一讲塞米巴拉金斯克，值得写一写。

现在我求你寄书，哥哥，你给我寄。不要杂志，你给我寄欧洲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神父们写的书，尽可能找到所有的古代作者（希罗多德[①]、修昔底德[②]、塔西佗[③]、普林尼[④]、弗拉维[⑤]、普卢塔克[⑥] 和狄奥多[⑦] 等，他们的书都已译成法文），还请寄一本《可兰经》和一部德语词典。当然，不要突然一下子把什么都寄来，而是寄你能寄的。也请把皮萨列夫的物理学[⑧]寄来，再寄一本什么生理学（如果俄文版的书贵，你就寄法文本）。请你挑选便宜的和扼要的版本，不要一下子什么都寄，一点一点地寄。即使是为一点儿小事我也要向你鞠躬

① 希罗多德（约公元前 484 年～前 425 年），古希腊历史学家，被称为“历史之父”。
② 修昔底德（约公元前 460～前 400 年），古希腊历史学家。
③ 塔西佗（约 55～约 120），古罗马历史学家。
④ 普林尼（23/24～79），古罗马作家、学者。
⑤ 弗拉维·约瑟夫（37～100 年后），古犹太历史学家。
⑥ 普卢塔克（约 46～约 120），古希腊作家、历史学家。
⑦ 狄奥多（西西里的）（约公元前 80～前 29），古希腊历史学家。
⑧ 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可能是 H. 皮萨列夫斯基写的于 1854 年出第 2 版的《通俗物理教程》。——俄编注

行礼。你得理解，我多么需要这种精神食粮啊！不过，没有必要对你说这些。再见，我亲爱的！要更经常地给我写信。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忘了你的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54年7月30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我已经有两个月不给你写信了，我亲爱的朋友和哥哥。不能写，几乎是不可能写。但你倒说说，你为什么不写信？我给你寄去了多少信啊！你呢，除去1月份那封信外，只回过我一封信，对我的第一封信作了答复。你这封回信，也就是你在4月份写的那第二封信，我是在6月初收到的，迄今没有给你写回信。我的亲爱的，请你相信，一直到现在我几乎完全没有时间。即使有点空闲时刻，那我也是故意把写信的事拖延到一个更为合适的时候，因为我总是在期待着这时刻很快到来。我不愿意断断续续和匆匆忙忙地给你写信。当然，你能知道，要不你也能够猜到现在我在忙什么：训练、旅部和师部指挥官的检阅以及迎接检阅的准备工作。我是在3月份到这里的，对前方勤务我一窍不通，然而到7月份我同别人站在一起接受检阅时的表现却并不比人家差。但为此我是多么劳累，我又付出了什么代价——这是另一个问题。谢天谢地，他们对我的表现是满意的！当然，这一切在你看来并无多大兴趣，但你至少可以了解，我在忙些什么。不过，不管在信中写什么，可从来什么也说不清楚。这一切对你是多么陌生，但我以为，你是会明白

的。当兵可不是闹着玩的，士兵的生活连同士兵的全部义务对一个像我这种身体的人来说决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再加我对这种训练是那么生疏，或者不如说，对这种训练一窍不通。要达到这种熟巧可真得下大功夫，我不是在抱怨，这是我的十字架，是我罪有应得的十字架。我写这些只是为了一个目的，迫你写信，哪怕只写三言两语也好。没有你的来信我确实很难活在这个世界上，请你想一想，如果对每一封信都要互等回音，而没有回音就不写信的话，那么每次间隔的时间将会是三个月。这一切怎么受得了！你知道，你的信对我意味着什么。难道你我之间通信也得像访问一般斤斤计较？我们已经很久未见面了，已经很久彼此不通音讯了！

我终于收到了瓦莲卡和韦罗奇卡两姐妹的信了！多好的天使啊！我一直深信不疑，她们是爱我的，就像她们口头上常说的那样。瓦莲卡的信写得真好，她的心全部反映在这封美好的信里了。我本想趁第一个邮班就寄回信给她们，但我现在已经拖到第三个邮班了。我实在太忙，又不愿意只给她们回一封短信。我不知道用什么向她们表示我的爱心和关切，但愿上帝保佑她们！现在你知道我主要在忙什么了。说实在的，除了当兵的事情，也没有任何其他事。外界的事件，生活方面的转折，紧急事故，——也统统没有。至于心灵和思想——什么东西成长了，什么东西成熟了，什么东西凋谢了，什么东西连同莠草一起被抛弃了，——关于这一切在一小片纸上是难以转达也是难以讲清的。我在这里过着孤独的生活，像往常一样，我躲开人们。五年来一直有人押解我，因此偶尔得以一个人待一会儿对我来说是莫大的享受。总的说来，苦役生活在我身上消除了许多东西，同时也养成了许多东西。比如说，我已经在信中把我的病告诉过你。这病发作起来很奇怪，像是癫痫病，但又不

是癫痫病。有时间的话我再详细地告诉你。

不过，请你帮忙，别猜想什么我就是这样一个性格忧郁、疑神疑鬼的人，同最后几年在彼得堡时一样。一切都无影无踪地完全消失了。不过，一切都是来自上帝，一切也都在上帝那儿。谢谢科利亚弟弟，他在信中写了附言。我本想自己给他写信，但就让他等一等吧，让他原谅我这个苦命人吧。有一点请他深信勿疑，他在我心中是非常可爱和亲切的，我总是怀着炽热的感情回忆他。代我好好地吻他，祝他一切都好。代我逐个亲吻孩子们。代我向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问好。我有时会想起（18）49 年，会想起你被捕后她独自一人度过的那两个月①，我一想起这些就感到害怕。她现在身体好吗？她满意吗？在服苦役的年代里，关于过去和未来我想了许许多多，主要的是想了你们大家。有一些回忆使我感到悲痛和伤心，但是我并不驱散它们。对我来说，苦的也是甜的。

请代问候妹妹萨申卡，代我吻她和祝贺她。② 现在她身体好吗？代我亲吻她，讲一些有关我的好事情给她听听，你向她介绍介绍我的情况。代我祝愿她幸福，祝愿她非常非常幸福。

我的亲爱的，你在信中写到了钱的事情，你问我是否需要钱。你自己知道我的处境，你能寄就寄一些来。要知道，你是我的主要希望，我对任何人都不像对你那样抱着殷切的希望。

再见，我的亲爱的！望来信多谈谈自己的情况。一定要在信中把你的健康状况告诉我，详细地告诉我关于你的孩子们受教育的情况。再见，我的朋友，信是写好了，但我写了什么

① 指 1849 年沙皇当局逮捕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时，连带逮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兄，后释放。

② 指妹妹萨申卡出嫁。

呢？五年不见面了，只能在信中交往多么可悲。现在我将多写信和常写信了，但你自己要尽快回信。再见，再见！

你的弟弟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54年11月6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最亲爱的弟弟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

我珍贵的弟弟，你9月14日写的信我只是在10月底才收到，我错过了一班邮件，现在匆匆给你回信。首先，感谢你的亲切问候，感谢你没有忘记我这个苦命人。你难以相信，你的信多么使我高兴！我们家中没有一个人忘记我！全家人都给我写了信，都亲切地兄弟式地关怀着我。对于久已没有受到温存、殷勤和亲切关怀的我来说，这一切是十足的幸福。我摆脱苦役并开始我的新生活已经快有十个月了。那四年，我认为是我被活活装进棺材的四年。这是多么可怕的时光啊，我的朋友，我无法向你叙述。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无穷无尽的痛苦，因为每时每刻我心上都好像压着一块石头。在整个四年里，没有一个瞬间我不感到自己是在服苦役。不过，有什么可说的呢！即使我给你写上百页纸，你也不会对我那时的生活有丝毫了解。这至少要亲眼目睹，且不说要亲身体验了。不过，这种日子已经过去了，它像是一场沉痛的梦，现在已经留在我的身后。就像我以前所想象的那样，脱离苦役是幸福的复苏，是振

奋精神过新的生活。[1]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得不到你们大家的消息，我与原来的生活断绝了关系。离开苦役生活后，我很快就收到了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信，他是我忠实可靠的哥哥、朋友和恩人。之后不久，我的妹妹们又使我十分高兴。从她们的来信中我得知了我们家里每个人的全部情况，也包括你在内，我的朋友。后来，你也写了信来，还有十分亲爱的弟媳多姆尼卡·伊万诺芙娜也赐予亲切的问候。看在上帝的分上，亲爱的弟弟，请你别因我没有先写信而生我的气。不过，我倒是一定会给你写信的。但我在新的生活中遇到了许多亟待处理的麻烦事，说实在的，我还刚刚习惯于周围的环境。依据法院的判决，我进了第七边防营。我又有了新的烦恼：服兵役。我的健康和体力对我帮助甚少，服苦役后我全然是个病人，可是我得参加列队、操练和阅兵。整个夏天我忙得差一点找不到时间睡觉，不过现在我已经有些习惯了。我的身体也好了一些，而且我并不失望，我精神振作地朝前看。关于我已经谈够了，我们谈谈别的更有意思的事情吧。

首先，我感到十分高兴的是，从各方面来看你是幸福的。祝贺你结了婚，虽说此事已经过了四年。我从前而且向来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高于家庭幸福。衷心祝愿你的家庭无限幸福。你的福气是平静的，朴实的，然而却是无疑的，这非常好。像我这一生那样，胡乱地东闯西闯可真是痛苦的。关于弟弟尼科利亚，大家在信中讲了许多好的情况，他本人也总在每封信中认真地写上几句附言。我同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

---

① 这封信中包含有《死屋手记》的基本主题：被活活装进棺材的人，脱离苦役是幸福的苏醒，是振奋精神过新的生活。——俄编注

哥哥只要有可能就信来信往。但我寄到俄罗斯去的信走得很慢，要走上整整两个月，因此，我的亲爱的，你收到我这封信时也许将近圣诞节了。只有萨申卡妹妹我尚未给她写过信，虽说我总在写给兄弟们的信中附言问候她。她未曾给我写过信，而我呢，感到须慎重对待，可别让他们认为我是在图谋好处而巴结他们，因为我毕竟是处在贫困之中。我这不是在讲她，而是讲她的丈夫，我尚不认识他。不过，我一定会给她写信的，而我刚才说的这些话请别告诉别人。再见吧，我的亲爱的，常来信。我感谢你，别把我忘了。可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大家。

爱你的哥哥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恳切地请求你马上代我亲吻我的亲爱的、当然也是十分可爱的侄女叶沃奇卡和玛申卡。

致叶·伊·亚库什金[1]

(1855 年 4 月 15 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尊敬的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谢谢您还记着我，谢谢您对我的关心。我很幸运，我无意中在您身上好似找到了亲人。再说一声谢谢！关于自己我能说的是，我主要是只靠希望活着，我的现状不太美好。再说我的身体又糟糕。我的同志杜罗夫已经服役期满，听说他被派往鄂木斯克做文职工作（这一切

① 叶·伊·亚库什金（1826—1905），民族学家、法学家，十二月党人伊·德·亚库什金的儿子。

全是由于他有病）。

普希金的文集我已经收到，十分感谢您。我哥哥写信给我说，早在去年春天，他通过您寄给我一些书，例如圣者们的著作，古代历史学家的著作，还有一箱雪茄烟。但我没有收到您寄来的任何东西，现在请您告诉我：您是否已经寄给我了？如果您已经寄出，那就是在途中遗失了。如果您没有寄过，那么当然您自己也没有收到。奉烦把此事告知我哥哥。

我在这里的工作是很不确定的。很想系统地学习，但我只是断断续续地抽空读点儿书，写点儿东西，没有时间，尤其是现在，根本就没有时间。您信中写到关于收集歌曲的事情，如果我能找到什么的话，我会很高兴地努力去做。但未必能找到，不过，我一定作一番努力。我自己直到现在没有收集过任何类似的材料，有一个想法常常阻止我做这件事：如果做就得做好。如果偶尔为之，那么哪怕是收集民歌，也会什么都收集不到[①]。不努力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再说我现在进行的学习是另一种学习。应该读的东西太多了，我太落后了。总的说来，在我的生活中真是乱七八糟。

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告诉我：奥尔加·H[②] 是什么人？Л. Т.[③]（在《现代人》上发表了《少年》的那个人）是谁？

再见，亲爱的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请您别把我忘记，

---

① 在作家的“西伯利亚笔记本”中有几首民歌的片断，出现在1855年后半年的笔记上。——俄编注

② 奥尔加·H是女作家C. B. 恩格尔哈特（1828—1894）的笔名，1864年《时代》杂志发表过她的中篇小说《丽莎》。

③ 是列夫·托尔斯泰，他以Л. H. T. 署名在1854年第9期《现代人》杂志上发表《少年》。

而我是永远不会忘记您的。

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附上给 K. И. 伊万诺夫的一封信。请您转寄到彼得堡，利西岑宅，在主显圣容修道院附近。不过，您自己肯定知道他的地址。

致玛·德·伊萨耶娃[1]
(1855 年 6 月 4 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我亲爱的难忘的朋友，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您在途中给我写了一封亲切的信，我真是感激不尽。我希望您和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2] 能允许我称呼你们二位为朋友。可不是嘛，我们在这里本来就是朋友，但愿我们将来仍然是朋友。难道离别会使我们发生变化？我亲爱的朋友，我是从你们离开后所感到的痛苦来判断我对你们的依恋的……您想一想，这可是我写给您的第二封信了。对您那封友善和亲切的信，在上个邮

① 玛·德·伊萨耶娃（1828—1864)，娘家姓孔斯坦特。她的第一个丈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伊萨耶夫，是西伯利亚的一个十级文官，先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海关工作，后调到库兹涅茨克。1855 年伊萨耶夫去世，伊萨耶娃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结婚，成为他的第一个妻子，但他们婚后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1864 年伊萨耶娃因肺结核病去世。

② 即她的丈夫伊萨耶夫，此人十分善良，但意志薄弱。1854 年他在塞米巴拉金斯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并成为朋友。

班前我就写好回信，但没有寄出。亚历山大·叶戈雷奇[1] 突然在上星期六到兹米耶夫[2]去了，我甚至不知道他走了，只是到了星期天才知道，而我本来是想通过他把信交给邮局的。看不见他的仆人也已经有两天了，因此信还在我的口袋里。多么倒霉！现在我在给您写信，但我还不知道这封信能否发出。亚历山大·叶戈雷奇尚未回来，但已经派人去找他了。我们这里每时每刻都在等候省长一将军，也许，他这时已经来到。听说，他将在此地待四五天。好，不谈这件事了。你们平安到达库兹涅茨克了吧？[3] 上帝保佑，途中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吧？您信中说，您心情不佳，甚至有点儿不舒服。我一直到现在还在为您焦急。光是一次调动就有许多麻烦事，有许多免不了的不愉快，现在还加上身子不舒服，怎么能受得了！我一直在想着您。您是知道的，我这个人多疑，因此您可以想象得出我是多么地心神不安。我的天哪！您，可以成为任何一个社交界的骄傲的您，该受到这种遭遇吗？该碰上这许多麻烦和不愉快吗？该死的命运啊，我急切地等待着您的来信。唉，不知道这个邮班会怎么样，我已经去打听过，亚历山大·叶戈雷奇还没有回来。您在信中问我怎么消磨时光，说您不知道我没有了您怎么安排我的时间。我忧郁得不知所措已经两个星期，要是您能知道我一个人在这里有多孤单就好了[4]！真的，这段时间的情况真像我在（18）49年刚刚被捕后的情景，当时我被投入监狱，

---

① 可能是一个管理邮件收发的人。

② 指托木斯克省的兹梅伊诺戈尔斯克县。——俄编注

③ 指伊萨耶夫因调任而带了家人们离开塞米巴拉金斯克去库兹涅茨克。——俄编注

④ 据亚·叶·弗兰格尔回忆，当时伊萨耶夫一家成了陀思妥耶夫在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最亲近的人。他偶尔到伊萨耶夫家，总是整天整天躺在那里。——俄编注

同一切亲近和心爱的东西隔开。我与你们已经相处得很熟了，我从来不把我们的相识看成一件普普通通的事情。而现在，离开了你们之后，我凭经验领悟到许许多多。我在无人交往、形单影只的环境里生活了五年，真正没有一个人是我可以在他面前倾吐胸臆的，而你们则把我看做亲人。我回想起来，我在你们那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照顾我比照顾自己的亲兄弟还好。我的性格难与人相处，曾给你们增添了许多不快，而你们俩却都总是爱我。我领会到这一点，感受到这一点，我不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您呢，您是一个十分出色的女人，您的心灵非常善良而又天真无邪。对我来说，您是我的亲姐妹。一个女人向我伸过手来，光是这一点就已经是我一生中的大事。男人，甚至最好的男人，请允许我说一句，有时是地地道道的木头人。女人的心，女人的同情，女人的关怀，女人的无限善良（我们根本不理解的善良，而且由于愚蠢我们常常不能觉察的善良）——这是不可替代的。这一切我在您身上找到了，对我和我的缺点就连我的亲姐妹也不像您如此宽容和随和。因此如果我们之间也有过面红耳赤的时候的话，那么这首先是因为我是忘恩负义的畜生，其次是因为您有病，受了刺激，受了委屈，而这委屈是由于可恶的社交界不重视您，不理解您，像您这样刚毅的人，不能不为这种不公平的态度感到愤慨，这种感情是高尚的、正直的。这是您的性格的基本方面，但痛苦和生活，当然也夸大和刺激了您身上的许多东西。但是，我的天哪，这一切都已经以双倍的代价得到了抵偿。由于我并非一直愚蠢，所以我看到了这一点，而且看得很重。一句话，我不能不全身心地依恋你们的家，像依恋自己的家园那样。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二位，而且我要永生感谢你们。我确信，你们二位都不明白你们为我做了什么，你们也都

不明白，像你们这样的人对我是多么必不可少。这一点应该亲身体验之后才会明白，如果没有你们，那么我也许已经彻底变成了麻木不仁的木头，可现在我又是一个人了。够啦，这是讲不完的，尤其是在信中。信因为能使人想到离别已经是可诅咒的，而对我呢，一切都使我想到离别。在晚间，在黄昏时分，也就是在以前常常到你们家去的那个时候，我总感到忧郁，如果我是一个好流眼泪的人，我准会哭出声来，而您，您肯定不会为此而讥笑我。我的心一直具有这样的特性，即一旦它和可爱的事物长在一起之后，如要把它挖开，就会弄得它流血。现在我完全是一个人生活，根本无处可去，这儿的一切使我厌恶。多么无聊！只有亚历山大·叶戈雷奇一人，但同他在一起我也感到难过，因为我会不由地把您同他相比，对比的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再说他也不在家。他不在时我去过两次哥萨克花园[1]（他已搬到那儿去住了），多苦闷啊！回想去年夏天，整个夏天，可怜的您都巴望着去城外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是未能做到，——我每一想起这事就会怜惜您，就会为您感到苦闷。您还记得一次我们一起在哥萨克花园的情景吗？您、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我、叶连娜[2]。现在我一走进花园，就会清晰地想起当时的一切。那儿什么也没有变化，我们一起坐过的那条长椅还在……真忧伤啊！您信中要我同弗兰格尔[3]在一起生活，但是我不愿意，有许多重要原因：（1）钱。

---

① 这是拥有一座大花园的别墅，属于一富商，他是哥萨克人，故名哥萨克花园。——俄编注

② 可能是玛·德·伊萨耶娃的女友。——俄编注

③ 亚·叶·弗兰格尔（1833—1912后），男爵，外交家、法学家、考古学家。当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处假死刑时，他曾在场目睹，深表同情。1854年任塞米巴拉金斯克的省检察官，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很快就成了朋友。他积极帮助陀思（转下页）

同他住在一起，显然，我将多花费一些钱：住所、仆人、伙食。而用他的钱吧，我又会感到难过。(2) 我的性格。(3) 他的性格。(4) 我已经发现，常常有人来他处走动，而且一来就是许多人。不同大伙儿在一起有时是办不到的，而我又不喜欢陌生人。最后还有一点，我喜欢一人独处，对此我已经习惯，而习惯是人的第二天性。好，不谈这个吧。我还几乎什么都没有同您讲呢！送你们到森林后，在我发现的那棵松树旁和您分手后，我便和弗兰格尔手挽手（他牵着他那匹马）回到了好客的佩舍霍诺夫[①]家的农庄，就在这时我发觉我成了孤单。起初还能看到你们乘坐的四轮马车，后来还听得见声音，到最后一切都消失了。我们坐上轻便马车后谈起了你们，谈到你们一路上会怎么样，尤其是谈到了您。就在这时（我顺便插上几句），弗兰格尔给我讲了一件很使我高兴的事情：正是在你们启程的那天早晨，彼得·米哈伊洛维奇[②]约请弗兰格尔去一个什么地方参加晚会，弗兰格尔推辞。当问及他“为什么?”时，他回答说：我要给伊萨耶夫伉俪送行。当时在座的还有一些人，彼得·米哈伊洛维奇立即询问道：“怎么样，您同他们很熟悉?”弗兰格尔很不客气地回答说：尽管同你们相识不久，但这个家庭在他心目中是最令人感到愉快的家庭之一，而这一家的女主人（他这是指的您），则是他离开彼得堡以来尚未遇到过的女人，而且他想以后再也不会遇到。“这样的女人，”他还补充说，“您大概还未曾见过，而我认为同她相识是我的极大荣

（接上页）妥耶夫斯基，改善后者在西伯利亚的处境，为后者多方斡旋，使后者得以回到彼得堡。

① 彼·米·佩舍霍诺夫是当年塞米巴拉金斯克的法官，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弗兰格尔是他们家的常客。

② 即佩舍霍诺夫的名字和父名。

幸。”这段话很使我高兴。他无疑是见过许多最好的社交界（因为他本人就出生在这个社交界）中的女人的，他的这种见解看来是有权算作权威性的。我同他一边谈这件事情，一边骂佩舍霍诺夫一家子。我们在拂晓前进了城，由于我们事先没有吩咐马车夫，他直接把我送到了寓所，这样我就没有喝成本来打算在弗兰格尔家喝的茶。我为此倒感到很高兴，因为我很想独自一人待一会儿。在家里我久久未睡，在房间里徘徊，看着破晓的朝霞，想起了我在不知不觉中度过的这一整年，想起了一切一切，而在想到自己的命运时我又忧伤起来。从那时起我无目标地随处游荡，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永恒的犹太人”。①我几乎哪里都不去，厌倦了。我去过格里年科② 家，他出差去科帕尔了，日内即将回来（他还将去维尔内出差）；我也到过梅杰尔③那里，他认为我瘦了一些；去看过茹涅奇卡④（去祝贺生日），在那里遇见了佩舍霍诺夫伉俪，同他们在一起谈了谈；我去看过别利霍夫⑤；此外我去兵营参加训练。我有时生病。我在焦急地等待着鞑靼人—马车夫。我去找过奥尔登斯基⑥，西沃契卡⑦也每天晚上跑出去打听消息。我上你们的寓所去过一次，拿了常春藤（现在它在我这儿），看见了孤苦伶仃的苏里卡⑧，它向我猛扑过来，但它不离开房子。马车夫⑨

---

① 来自中世纪传说，这一形象在西欧和俄国文学中得到广泛的反映，成为“永恒的流浪汉”的同义语。——俄编注

②③④ 均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时的同事。

⑤ 别利霍夫，中校，驻塞米巴拉金斯克的西伯利亚第七边防步兵营长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该营当列兵。

⑥ 卡尔·奥尔登斯基，流放者，波兰人，服完四年苦役后定居在塞米巴拉金斯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交往甚密。

⑦ 未查明此人是谁。——俄编注

⑧ 显然是伊萨耶夫夫妇原先养的一条狗。

⑨ 显然是送伊萨耶夫夫妇去库兹涅茨克的马车夫。

终于回来了，收到了您的信（为此信我无数次地感谢您），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大喜事。我还详细地询问了马车夫—鞑靼人，他们给我讲了好多事情。他们可称赞您呐（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大家都称赞您）！我给了他们一些钱。第二天我在弗兰格尔处见到了科普捷夫[①]，他也对我讲了一些事，但关于最有意思的事，关于您的旅途用钱，我不能向他提问，因为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我一直到现在还想不出来您一路上的情况。您的信写得多好啊，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我希望收到的正是这样的信：尽可能多一些细节。请您今后也这么做！我好像看到了您的祖母，下流的老太婆！她准会把您弄死的。就让她同她的几条哈巴狗活到“老死”吧。我希望，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抽走遗嘱，应该这么做，而且不接纳她。应该使她相信，这么做要好些。不然的话，她该签一个字据，说她过三个月一定死（每个月付一千卢布），否则你们就别接受。难道您，像您这样的身体，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还得照料她的几条哈巴狗！可不是嘛，这些老太婆真讨厌！我把您的信读给弗兰格尔听了（当然，读的是一些片段）。我忍不住去看了叶连娜，她孤单一人，怪可怜的。太遗憾了，您在旅途中病了。我什么时候能等到您的信啊！我真心神不宁啊！你们总算到了库兹涅茨克。紧握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的手！我亲吻他！我指望他很快给我写信，我全身心地拥抱他。作为朋友，作为兄弟，我希望他与好人交往。难道他在库兹涅茨克也将像在塞米巴拉金斯克一样分不清楚好人与坏人？同一些人在一起吃吃喝喝，还得忍受他们的下流行为，值得同这种人打交道吗？这可等于有意识地伤害自己呀！他们多么令人讨厌，主要的是，多

① И. Х. 科普捷夫，大尉。

么卑鄙。同有些人交往之后会感到不干不净，好像是去过小酒馆似的。我希望，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不会为我这种愿望而生我的气。再见吧，难忘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再见！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不是吗？请您给我写信，经常些，多写些，讲讲库兹涅茨克，讲讲新结识的人，尽可能多讲讲您自己。请您吻帕沙①，他肯定是一路上淘气！再见吧，再见！难道我们不会再见面吗？

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亚·叶·弗兰格尔

（1855年8月14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开头一句话就是请您原谅，我亲爱的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原谅我这封信写得杂乱无章，我已经确信它会是杂乱无章的。现在是深夜两点钟，我已经写好了两封信。我头痛，想睡觉，而且心绪也不佳。今天早晨我收到了一封从库兹涅茨克寄来的信，得知可怜的不幸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去世的消息。您不会相信，我多么怜惜他，又多么为他感到痛苦。也许，在此地人中间只有我一个人能够器重他。如果说他身上有一些缺点，那么一半过错应归咎于他的艰难处境。我倒愿意看一看，谁在遇到这类挫折时会有足够的忍耐力。他多么善良，多么高

① 帕沙是伊萨耶夫夫妇俩的儿子。伊萨耶夫死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伊萨耶娃结婚，他对帕沙的一切都很关心，可帕沙却是一个非常乖戾的人。

尚！您对他了解不够。我担心，也许我在他面前有错。在动肝火的时候，我向您讲过，而且也许是兴致勃勃地光讲他的不好方面。他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中死去，但死得十分美，但愿上帝让我与您也能这么死。人的死也是美的。他死得坚强，他为妻子和孩子们[①]祝了福，为他们的遭遇而苦恼。不幸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把他死的情况告诉了我，就连最微小的细节也没有放过。她在信中说，回忆这些细节是她的唯一乐趣。在十分剧烈的痛苦中（折磨了两天）他呼唤她，拥抱她，不断地反反复复说："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在为她难受时，他忘却了自己的疼痛。真可怜！她陷入绝望之中。她信中的每一行字都渗透着悲伤，我读着不能不流眼泪。您虽则是一个外人，但却是一个好心肠的人，您读了也会为之哭泣的。您还记得他们的男孩儿帕沙吗？他由于流泪和绝望变疯了。他半夜里从床上跳起，奔向父亲在临死前两个钟头用以为他祝福的神像，跪了下来，用母亲的话祈祷，为亡父安灵。简陋地进行了安葬，用的是人家的钱（有一些好心人）。她呢，她几乎人事不省了。她信中说，她觉得自己身体很坏。一连好几天，日日夜夜守在他床旁。现在她病了，失眠，不进饮食。县警察局长的妻子和另外一个女人在给她帮忙，她除了在小铺里欠的债务外一无所有。有一个人给她寄去了三个卢布（银币）。"贫困推着我的手去接受，"她写道，"我接受了……布施！"

如果您，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还是像几天前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时那样的想法（我深信您有一颗高尚的心，不会因某些毫不相干的无聊的原因而放弃善良的想法），那么请您现在随同我给她的信寄去我们谈过的那笔钱。我再向您重复一遍，

① 按：伊萨耶夫和伊萨耶娃只有一个儿子帕沙。——俄编注

亲爱的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我比以前更认为这七十五个卢布（以前的二十五个卢布）全是我欠您的债，我一定还给您，但不会很快。我十分清楚，您的善良的心本身就渴望着做好事……但请您想一想，您不久前才认识他们，对他们了解甚少，太少了，所以虽说已故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也曾向您借钱作路费，而现在要您以自己的名义向她提供资助，是困难的！

我自己会在信中告诉她，说您非常乐于帮助，说没有您的话我就什么也不能做。我之所以写这些，并不是为了让您得到做好事的荣誉，也不是为了要人家感激您。我知道，您作为一个基督徒并不需要这一切。但我自己也不要人家感谢我，我根本不值得感谢，因为我是从别人口袋里拿的钱，虽说我一定会努力尽快偿还，但我拿了这笔钱几乎是没有一定的归还日期的。

如果您有意把钱寄去，请把钱放在我写给她的信中，我现在附上这封信（未加封）。如果您能给她写上哪怕几句话，那就太好了。即使您同她不太熟悉，但他[1]向您借过钱，现在她又知道钱是您给我的，可见写几句话的机会是有的，甚至还应该写上几句，您认为怎样？不要多，就写那么几行……唉，我的天哪！我好像是在教您该怎么写！请您相信我，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我很清楚，您也许比任何人更明白，该怎么对待一个您有必要给予周济的人。我知道，您会二倍、三倍地对他彬彬有礼；对一个借债的人举止是应该谨慎的，因为他会多疑，他本来就觉得，人家对他毫不客气和不讲礼貌，是让他报答对他的周济。对这一切，您跟我一样是知道的；既然上帝

① 指伊萨耶娃的丈夫。

赐予了我们理智和高尚气度，那我们就不能是另一个样子。Noblesse oblige[①]，而您是高尚的，这我清楚。

但我也知道，据您说，此刻您的钱包并不太宽裕。如果因此不能寄钱，那么，我的信请别发出，以后退还给我。劳您神，请您随第一个邮班就告诉我：您把信寄出了没有？

他在弥留之际想起了您，好像是这样：他（他本人说的话）“连想都不敢想，要向您提供一点什么以替代还债”，因此他请求转交给您一本书“用以纪念自己”。（书名是《亚历山大的战友们》[②]，您记得这个贵重的版本；他是从彼得罗巴夫洛斯克收到，是他留在那里的。）他们一定会把书寄给您。

我把这封信寄到巴尔瑙尔，是按您给我的地址寄的，但我还不知道，您是否在巴尔瑙尔？好像是您在一封信中说过，寄信去巴尔瑙尔应该是在23号以后。我这是试寄，由克鲁托夫[③]转。由他转交好吗？请来信告知。您在忙什么？快乐吗？顺便问一句，听说（而且不止一次）阿巴扎小姐[④]结婚了，是真的吗？

如果您寄钱，请别拖延。毫无疑问，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困难的情况。

由于不知道您在巴尔瑙尔能否收到这封信，它是否会被搁

---

① 法文：高尚是要负责的。

② 显然是指俄国历史家A. И. 米哈伊洛夫斯基—达尼列夫斯基的《亚历山大一世及其在1812、1813和1814年间的战友们》（圣彼得堡：1845—1850）。该书为六卷本，他赠送的是其中的一卷。——俄编注

③ 克鲁托夫显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或弗兰格尔的同事。——俄编注

④ “美女奥尔加·阿巴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当地结识的，她后来给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帮助。

置直到您来临，所以我给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另外写了一封信，明天随同一邮班寄出，试试运气！把您的周末通讯也寄上，照您所说的那样，我把信拆开了。如果克鲁托夫明天来得及把周一的信件也送来，那么我把它们也一并附上。

再见。头痛得要命，情绪很坏，连笔也握不住。由衷地拥抱您。

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亚·叶·弗兰格尔

(1855年8月23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我亲爱的最善良的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我在给您写第二封信。很想收到您写的哪怕是三言两语，您肯定会写的，您会寄信来的。我也很想握一握您的手。太无聊了！周围的一切很糟糕，又没有什么人可交往。我几乎是足不出户，我非常不喜欢去结识什么人。真的，我认为，应该把每一个新来到的人看做敌人，看做必须与之决斗的敌人，经过决斗才能把他认识清楚。您在干什么？您开心吗？您在巴尔瑙尔吗？我冒险在前一封信上写了寄巴尔瑙尔，虽说我记得您曾讲过，您只是在23号以后才会在巴尔瑙尔。但天知道，您现在是否在巴尔瑙尔？我要请您原谅，我自己的几封信是托人转交给您的，现在还正在给您寄信，而您的那些信，我把它们托付给杰姆钦斯

基[1]。由我自己转寄有困难，原因很简单：厚厚的保险的邮件，寄费十分昂贵。而我呢，请原谅我说直话，真是一文不名，因此我就请杰姆钦斯基转寄了。

万一您没有收到我在一周前发出、按您告知的地址寄到巴尔瑙尔的那封信（虽说不可能不收到），——那么我现在告诉您：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伊萨耶夫死了（8月4日），他妻子孤独无靠，陷入了绝望之中，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当然没有钱。

今天我收到了她在丈夫死后写来的第二封信。她说，她非常悲伤；上帝派了一些同情她的人，给了她些许帮助。她非常悲伤，她问我该怎么办。她在信中说，法院监察官和县警察局长叫她安心，别克曼[2]能给一笔赡养费（二百五十卢布银币）。如果真能做到，那是上帝保佑！目前她打算变卖东西。假如您还没有改变主意（就像我们当时谈过的那样）寄五十卢布给她，那现在请您寄去，她任何时候也没有这么需要钱。不过我想，请寄给她二十五卢布，而不是五十卢布，因为她那里还有上次给她的二十五卢布，而且又变卖了一些东西，加上旁人也许给了一点儿帮助，这些钱看来能维持一段时间的生活。以后可以再寄。我之所以写这些，首先是因为不要加重您的负担，二十五卢布毕竟比五十卢布少一些，而您自己肯定也少不了要用钱；其次，为了上次那二十五卢布我已经受过了气，她责备我自己一文不名，责备我不爱惜自己。我回答她说，这二十五卢布是您的钱，不是我的，而没有您我是毫无办法的；我还对

---

① B. П. 杰姆钦斯基，西西伯利亚总参谋部少将的副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朋友。

② 指托姆斯克省的文职省长少将 B. A. 别克曼。——俄编注

她说，她大可不必为我操心，朋友有权利互相帮助，等等，等等；最后我还对她说，没有这一笔钱的话她得遭受巨大的痛苦，对此她肯定是同意的。您来的话，我把信拿给您看。我的天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呀！可惜，您对她了解太少！

还有一个情况，当她知道有人给她寄钱，就怀疑是我寄的，而信却迄今还放在库兹涅茨克邮局里。为了避免出差错，邮政局长说什么也不敢把信交给她，虽说他是认识她的。问题出在地址上，您说得对，应该寄给她，而信上写的是丈夫的名字，他已经死了。所以，邮政局长（他深信，这封信是您写的）请我转告您，*让您给库兹涅茨克邮局寄一份公函或私人委托书，让他们把信转交给寡妇伊萨耶娃*。看在基督的分上，最最善良的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办一办这件事情吧，而主要的是别拖延。看在上帝的分上！您知道这种委托书的格式吗？我不知道。在巴尔瑙尔邮政局肯定有这种格式。库兹涅茨克的邮政局长，这个形式主义者真是不通情达理呀！

关于我自己能向您说些什么呢？我的日子过得真没劲，身体不太好，心情忧郁。没有听到别的新闻，只知道（看来是真的）中国人烧了我们在丘古恰克的海外商站，领事逃离脱险。由衷地祝愿您比我快活上一万倍。如果在旅行期间您遇上了好书，您就别放过它。再见，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祝您万事如意，这是出自内心的祝愿。再向您重复一遍，去邮政总局一次。看在上帝的分上，别拖延。紧握您的手。

整个属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已经告诉她了，寄去的不是五十卢布，而是二十五卢布。她要向您表示感谢，您不给她随便写封信吗？

致普·叶·安年科娃[1]

(1855年10月18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普拉斯科维亚·叶戈罗芙娜夫人：

我早就想给您写信了，而且一直在等待着合适的机会，因此我不能放过这次机会。送上我这封信给您的阿历克谢·伊万诺维奇·巴希列夫[2]。他是一个十分谦逊和善良的青年人，一个心灵朴实、正直的人。我认识他已经一年半，我深信对他的品质没有看错。

从我到西伯利亚那天起，您和您的整个美好的家庭就对我以及我的同遭不幸的伙伴们表示了充分的和真诚的关心，对此我将永远铭记在心。现在我回想到这一切时总有一种特别令人快慰的感觉，看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切。谁一生中遭受过厄运并尝过它的苦楚，特别是在有些时刻，谁就能理解在这种时候受到了完全意想不到的兄弟般的关怀时所体验的甜蜜。您待我正是这样的，我记得我们相遇时的情景，当时您来到了鄂木斯克，而我正在服苦役。

从来到塞米巴拉金斯克之后，我几乎没有得到过有关康斯

---

① 普·叶·安年科娃（1800—1876），十二月党人伊·亚·安年科夫的妻子，她是在1850年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的，当时他与一批被流放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在托博尔斯克的羁押解送犯人的监狱里。

② 阿·伊·巴希列夫是塞米巴拉金斯克的一个军官。

坦丁·伊万诺维奇[①] 和奥莉加·伊万诺芙娜[②]的消息。同她相识将永远是我生平美好回忆中的一页。一年半前，我和杜罗夫服苦役期满后在他们家差不多待了整整一个月。对我这个四年前“已出嫁的女儿”（照当初同我一起服苦役的伙伴们的说法）来说，对一个已经被埋入土中的人来说，您能理解，这种结识会给我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奥莉加·伊万诺芙娜像亲姐妹似的向我伸出了手，她的美好、纯洁和崇高的心灵对我终身留下了最鲜明的印象。但愿上帝多多赐福于她，赐予她本人也赐予她所心爱的人。我非常想知道一些她的情况。我觉得，像她这样心地美好的人应该是幸福的。倒霉的应该只是一些恶人。我觉得，幸福在于豁达的生活观，在于内心的完美无瑕，而不在外表。是这样吗？我确信，您对此有深刻的理解，所以我才这么对您说。

我的生活勉强支持着，但我要告诉您，我很有希望。我的希望基于一些事实，在彼得堡有人在为我出大力，也许，再过几个月我就能知道一些情况。您大概已经知道，杜罗夫因体弱而解除了服兵役，他在鄂木斯克做文职工作。也许，您有关于他的消息。我们之间互不通信，虽说我们互相牢记着对方。

您认识的弗兰格尔男爵向您问好，我同他是好朋友。这是一个心地美好的年轻人，但愿上帝让他永远是这样。

我向您的丈夫表示深深的敬意，最充分和最真诚的敬意。祝愿你们美满幸福。

您是否听说过关于一次占卜算命的事？就在鄂木斯克，在我在那里的时候，听说过吗？我记得，这次算命曾使奥莉加·

---

①② 普·叶·安年科娃的女婿和女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外界的通信，除经过正式渠道者外，均通过安年科娃的女婿，当时他是将军、军事工程师，经常往返于西西伯利亚地区。

伊万诺芙娜大吃一惊。

再见，尊敬的普拉斯科维亚·叶戈罗芙娜，我深信，上帝会让我们见面的，也许，很快就能见面。我非常希望这样。我怀着景仰的心情思念您和你们全家。

永远对您绝对忠诚、满怀敬意的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今年夏天我收到过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写的一封短信。我很尊重阿·伊·巴希列夫，但并非什么话都同他谈。

致阿·尼·迈科夫[①]

(1856年1月18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早就想回复您的尊贵的来信了，我亲爱的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在读您这封信时，不知怎么的我心中浮现出了昔日的旧谊。您没有把我忘记，为此我对您感激不尽。不知为什么我总有一种感觉，光凭一点您就不会把我忘记，那就是我未能忘记您。您在信中说，许多时光流逝了，许多事情变化了，有许许多多的感受。是啊！真是这样。但幸好是我们的为人没有变化，我能为自己保证。我可以向您写上许多有关我自己的有趣东西。请您别责怪我，我这封信是抽空写的，匆匆忙忙，因而也许写得不够清楚。但我此时此刻体验的也许就是您在给我写信时所体验到的想法，不仅不能在一张纸上说清自己这许多年

① 阿·尼·迈科夫（1821—1897），诗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挚友。

来的情况，甚至写上五十张纸也说不清楚。需要的是促膝谈心，以便从脸上看出感情，在语调中表述心声。面对面地、没有旁人在场时怀着信念和真诚、毫不犹豫地说出的一句话，其意义远远胜过写得密密麻麻的数十张纸。

特别要感谢您的是您把自己的情况告诉我。我早就知道您的事情会如此结束，早就知道您会结婚。您在信中问我是否还记得安娜·伊万诺芙娜。怎么会忘记呢？我为她和您的幸福高兴，对你们的幸福我从前也不是漠不关心的。您还记得（18）47年的事情吗，当时这一切都还刚刚开始。[①] 请您在她面前提到我，要使她相信我对她是无限尊敬和忠诚的。请转告您的双亲，我常常回想起他们的友情和厚爱，而且是很高兴地回忆。叶夫根尼娅·彼得罗芙娜是否收到了那本由难忘的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执笔的书？在《祖国纪事》上发表的评论集[②]？在逮捕我的时候，从我这儿拿走了这本书，后来又归还了我，但身处在押中的我无论如何不能把书送到叶夫根尼娅·彼得罗芙娜手中，我知道，这本书对她是十分珍贵的。这件事使我非常伤心。在发配我去西伯利亚前两个小时我请求过要塞司令纳博科夫把此书归还原主，不知已归还否？请您转达我对您的双亲的问候，我由衷地祝愿他们幸福和长寿。也许，您通过我哥哥知道一些有关我的详细情况。在无事可做的时刻，我从苦役生活中回忆和摘记一些较有意思和迥非寻常的事情。不过，其中很少纯个人的成分。如果我能完成这项工作，而且一旦有十分

① 指阿·尼·迈科夫开始热恋。
② 关于这本书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49年12月22日写给他哥哥的信中也提及过。

方便的机会，那么我一定寄一个手抄本给您，作为对我的纪念。[①]（对了，我忘了说一件事，现在得讲几句题外话。）这封信将由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弗兰格尔男爵送给您，这是一个心地美好的年轻人，他怀着一个舍己为人的夙愿直接从贵族学校来到了西伯利亚，为求了解西伯利亚，做一个有益的人等等。他在塞米巴拉金斯克供过职，我同他交上了朋友，我深深地爱上了他。我十分恳请您关心他，如果可能的话，更好地同他结交，所以我才向您说上两句有关他的性格的话：他善良有余，没有任何特别的信念，心地高尚，也很聪明，但心肠软弱，尽管外表上乍然看来有点难以接近的样子。我很希望您同他结识，这对他是有益的。他成长于一个半贵族的或者说四分之三贵族的、男爵们的圈子，我不怎么喜欢这个圈子，他也同我一样，因为他身上有些优秀的品质，但也有许多旧的影响。如果做得到的话，请您对他施以影响。值得这么做，他为我做过许多好事，但我并非只由于他为我做了好事才爱他。最后我再说几句：他多疑，十分敏感，有时拘谨，有时情绪有些不稳定。如果你们能交上朋友，您同他谈话要直爽坦率，尽量诚恳一些，别拐弯抹角。请原谅，我为男爵的事求您。但我再向您说一句：我非常爱他。（我对他的看法以及信中谈到的一切请保守秘密；不过，您是无须他人指点的。）

您信中说，你们常常热切地想念着我，而且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也满腔热情地回忆着你们，但对你们问的“为什么？”我什么也不能说，说了也会是多余的。您说，您有许多

---

①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写的有关服苦役的笔记，亚·叶·弗兰格尔曾回忆到，但没有保留下来。在写《地下室手记》时，作家利用到了这份材料。

感受，反复考虑过许多问题，经受了许多新东西。这是完全正常的，不可能不是这样，而且我深信，即使是现在我们在思想上也会融洽相处的。我也同样思考、体验，而且有过一些情况和影响，使我不得不反复体验、反复思考和反复琢磨过许许多多问题，它们多得甚至是你力所不能及的。您对我非常了解，所以肯定会公正地评判我，认为我向来追随在我看来是较为美好和较为真实的东西，认为我不昧良心，只要我醉心于什么，那我总是满腔热情地为之献身。请您别认为，我说这番话是为了暗示我为什么沦落此地。现在我讲的是后来发生的事，以前的事情不宜在这里谈，何况它不过是偶然的遭遇①。思想是在变化，而心还是那一颗。读了您的信，我不懂其中主要的内容。我这是指的爱国主义、俄罗斯的观念、责任感和民族荣誉感，也指您兴奋地谈到的一切。您听我说，我的朋友，难道您以前不是这样的？而我所赞同的从来就是这些感情和信念。俄罗斯，责任，荣誉？——是的！我坦率地对您说，我永远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出现在您身旁的运动中有什么新东西呢？而您在信中是把它当做一种崭新倾向来写的。我向您承认，我没有理解您。我读过您的诗，认为它们非常出色；我完全赞同您的要使斯拉夫人获得精神上解放的爱国主义感情。这是俄罗斯应该起的作用，崇高和伟大的俄罗斯——我们神圣的母亲——的作用。您写的《克莱蒙大礼拜堂》② 的结尾和最后数行诗真好啊！您从哪儿找到了这种语言来如此出色地表达这种伟大的思想？是的！我赞同您的思想：欧洲及其使命定将由俄

① 显然是指他被捕、流放和服苦役一事。
② 迈科夫写的一首长诗，收入他的诗集《1854 年》中（1854），其中贯串了强烈的俄罗斯国家观念。

罗斯来完成。这对我来说早就是一清二楚的事情。您在信中说，社会好像是从冷眼旁观和消极无为中苏醒过来。不过，您是知道的，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什么游行示威，但谁能由此就作出结论说它是没有能量的呢？您好好地将想法阐明，向社会发出号召，社会是会理解您的。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思想已得到了出色的阐释，充分表现了民族性和骑士精神（这是真的，应该说句公正话），因而我们的政治观念，早在彼得大帝时就嘱咐过的我们的政治观念，也被所有的人认为是正确的了。[①] 也许，许多法国思想涌进了社会上那部分在思考、感受和研究的人的头脑这一事实使您（而且是在不久前使您）感到困惑？不过，也有一种特殊现象，真的，特殊现象！而举凡特殊现象就其本性来说总要唤起对立面。您自己也一定会同意，所有思维健全的人，即对一切事物定调子的人，都是从学术的角度看待法国思想，别无其他，[②] 而且他们自己，也许，甚至那些忠诚于这一特殊现象的人自己，也一直是俄罗斯人。您究竟在哪里看到了新东西？我要请您相信，以我为例，我对一切俄国的事物都是很亲的，就连苦役犯人也没有使我感到害怕，——这是俄罗斯人民，是我的受难兄弟，而且我还有幸不止一次地在强盗身上发现了一种舍己为人的精神，这只因为我能够理解他，因为他自己也是俄罗斯人。我的不幸遭遇使我从实践中认识了许多东西，这种实践对我的影响也许很多，但我从实践中也了解到我一直是一个全身心的俄罗斯人。可以在观念上犯错误，但是不应该在心灵上犯错误，错误地做一个昧良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表达的有关俄罗斯的国家观念在他后来的《俄国文学论丛》的“序”中得到发挥。

② 这可能是指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们对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的迷恋。

心的人，就是说行动时违背自己的信念。不过，为什么，为什么我要给你写这一切呢？不是吗，我知道，寥寥几行字是什么也说不清楚的，为什么要写这些呢！我再给您讲一些我自己的情况吧。在服苦役期间我书读得很少，根本就没有书。偶尔也会碰上几本。来到这里，来到塞米巴拉金斯克之后，我书读得多一些了。但毕竟还是缺书，甚至很需要的书也没有，而光阴却在流逝。我不能向您表述清楚，在服苦役期间我由于不能写作，忍受了多少痛苦！然而，内心的工作却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效果还是好的，我感觉得到这一点。我在头脑里创作了一大部完整的中篇小说。我担心过，随着岁月的消逝，我对自己作品的初恋之情可别在一旦有写作可能时冷却，因为没有这种爱恋之情是不能写作的。然而，我错了，我塑造的那个性格（它是整部中篇小说的基础）的发展要求好几年的工夫，我深信，如果头脑发热、操之过急、缺乏准备，会把一切搞糟。但是，苦役生活结束后，尽管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我却没有提笔。我不能写，有一个情况，有一件在我的生活中姗姗来迟、但毕竟落到了我头上的机缘，把我迷惑住了，而且消耗了我的全部精力。[①] 我感到幸福，但我不能工作。接着是忧郁和痛苦占有了我，我失去了那时我的一切的东西。数百俄里的距离把我们隔开了。[②] 我不能给您讲这件事，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会讲给您听的，现在我不能讲。然而我也并非完全闲着无事，我在工作，但我把我的主要作品搁置一旁了[③]。需要更平静的心境。我开始写喜剧，写着玩，可却居然引出了许多可笑的情境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是他爱上了伊萨耶娃。

② 指伊萨耶娃因随丈夫工作调动而去库兹涅茨克。

③ 关于这部早在服苦役时就开始构思、始终没有写成的“自己的主要作品”，在 19 世纪 50 年代他的信中多次提到。——俄编注

和不少滑稽的人物，我非常喜欢我的主人公，以致我撇开了喜剧的形式，尽管写得还挺成功，主要的是想更多地注视我这位新的主人公的奇遇，让我自己也对他哈哈大笑一番。这个人物同我的性格相近。简言之，我在写一部长篇的喜剧小说，但迄今为止我在写的是一些个别的奇遇，已经写就许多，现在我正在把这一切串成一个整体。① 以上就是我给您写的一份工作简报。我不能不说一说，这是因为我同您谈开了，想起了我们的旧谊，我的不能忘怀的好友。是的！我曾多次有幸和您在一起，我怎么能把您忘记！您在信中同我谈了一些文学界的情况。今年来我几乎什么作品也没有读，但我向您讲一讲我的点滴观察结果。我最喜欢的是屠格涅夫，可惜的只是他虽然拥有巨大才华，许多地方却缺乏一贯性。② 我很喜欢列夫·托尔斯泰③，但是，依我看，他不会写出许多作品来（不过，我也许会看错）。对奥斯特洛夫斯基我完全不了解，我没有完整地读过他的任何一个作品，但读过许多分析他作品的评论的片断。他也许十分熟悉俄罗斯的某一个阶级，但我觉得，他不是一个艺术家。更有甚者，我觉得，他是一个没有理想的诗人。您可以使我放弃我的看法，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在他的作品中挑选一些较好的寄给我，让我能够不光凭评论家们的文章去了解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舅舅的梦》和《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发端于这部未完成的“长篇的喜剧小说”。

② 在后来 1877 年 11 月号《作家日记》里，他说自己在 1854 年服完苦役之后，一口气读了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及其当时发表的一些中篇小说，得到一种“令人陶醉的印象”。——俄编注

③ 列夫·托尔斯泰当时发表的作品有《童年》、《少年》、《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1855 年春夜的塞瓦斯托波尔》。——俄编注

他。我读过皮谢姆斯基[1] 的《吹牛者》和《有钱的未婚夫》，别的作品没有读过。我很喜欢他。他有才智，善良，甚至天真；他善于叙述。但他有一个缺点：他匆匆忙忙地写，写得太快，写得太多。应该多一些自尊心，多多尊重自己的才华和艺术，多多热爱艺术。年轻时思如泉涌，但不能过于匆忙，顺手抓住某一思想马上加以表现，不能急于表示自己的看法。不如稍稍等待，作更多的综合，更多的思考。等待到许多表达单一思想的细枝末节集合成一个大的整体，集合成一个巨大的突出的形象，那时再将它表现出来。大作家们塑造的巨大性格往往是经过长期而顽强的磨炼的，总不该把所有过渡性的试笔和草图都加以表达吧？我不知道您理解了我没有？至于说到皮谢姆斯基，那么我觉得，他对他的那支笔约束不够。我们的女作家们写起东西来就像是女作家，就是说写得明顺通达，可爱动人，而且非常急于表示意见。请您告诉我，为什么女作家几乎从来就不是严谨的艺术家？即使是毫无疑义的大艺术家George Sand[2]，她也不止一次地受其女人特点之害。所有这段时间里我在杂志上读过您写的许多小诗，我都很喜欢。愿您日趋成熟，努力工作吧！我对您说一句秘密的话、十分秘密的话：丘特切夫[3]妙极了；但是……这是哪一位丘特切夫？不就是我们的吗[4]？不过，他的许多诗是绝妙的。

再见，我亲爱的朋友。我这封信写得很凌乱，请您原谅。

---

① 阿·费·皮谢姆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他抨击贵族地主和小市民，同情受压迫的农奴和受凌辱的妇女。

② 法文：乔治·桑。

③ ④ 费·伊·丘特切夫（1803—1873），俄国诗人，他以深刻的心理分析见长。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不就是我们的吗？”是因为他曾在别林斯基的圈子里认识丘特切夫。——俄编注

在信中总是什么也写不完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受不了 Sévigné① 夫人的原因所在。她的信写得实在是太好了。谁知道呢？也许，有那么一天我将拥抱您。但愿上帝促成！看在上帝的分上，别把我的信告诉任何人（绝对是任何人）。拥抱您。

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亚·叶·弗兰格尔

（1856 年 3 月 23 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我最善良的难以替代的朋友，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您在哪里？您的情况怎么样？您是否已经把我忘记？从下星期一起我就要焦急地等待您答应给我写的信了，好似等待幸福和等待我现时的一切期望的实现一样。② 在这个信封里您会发现三封尚未加封的信：一封是给我哥哥的，另一封是给皇帝侍卫长爱德华·伊万诺维奇·托特列边的。请您别感到奇怪，我会把一切都说清楚。现在我就按顺序来说，先从我自己开始。如果您了解我的全部苦恼、了解我此时此刻接近于绝望的低落情绪，那么，真的，您就会理解我为什么像期待拯救似的等待着您的信，它能够解决我境遇中的许多问题。您答应过我，在您抵达彼得堡之后尽快告诉我有关我期望着的、而您像亲兄弟似的为我张罗了整整一年的那件事情的全部情况。请坦率地告诉我，

① 法文：塞维尼（1626—1696）。按：塞维尼夫人是法国散文家，她的《书简集》（1726）文笔委婉流畅。
② 弗兰格尔在 1856 年 1 月下旬离开塞米巴拉金斯克去彼得堡，打算为改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境遇而做斡旋。

什么也别隐瞒，别美化事实真相，丝毫别用一些不牢靠的希望来安慰我。我像期待着生命似的等候着您给我的消息。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别给任何人看我这封信。我要告诉您，我的事情处在紧急状态之中。La dame (la mienne)① 在发愁，她感到没有希望，她动不动就生病，对我的期望以及对我们命运的安排她已经失去了信心。最糟的是她在那个小城市里（她尚未去巴尔瑙尔）受到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的包围，那里有一些人向她求婚。几个献殷勤的长舌妇在拼命说服她嫁人，答应某个人，为她撮合，这个人的名字我还不知道。有人在暗中探视，侦察着她收到一些什么样的人的来信。她呢，她一直在等着亲人们来信。他们在家乡、在那个天涯海角决定着身处此地的她的命运：她是回俄国呢还是去巴尔瑙尔？② 最近一些日子里她的来信一封比一封忧郁和苦闷。她是在病中写信，我知道她在生病。我猜到了，她向我隐瞒了一些什么。（唉！我从来没有对您讲过，但当您还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那些日子里，Par majalousie incomparable③ 常常使她陷于绝望，也许正因如此她现在才向我隐瞒着一些什么。）又有什么办法呢？突然间我听说，她在库兹涅茨克答应嫁给另一个人。我像是挨了雷击一样，陷于绝望中的我不知该怎么办。我开始给她写信，但是在星期日我收到了她的信，这是一封亲热、和悦的信，像平常一样，但是比平常更加不露真情。以前的那种知心话少了，好像是在提防着写出这种字眼来似的。关于我们对未来生活的期望

① 法文：（我的）那一位。这里指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正热恋着的玛·德·伊萨耶娃。

② 伊萨耶娃的父亲孔斯坦特在阿斯特拉罕任检疫站站长，他和亲人们要伊萨耶娃去他们那里。

③ 法文：我特有的妒忌心。

竟然只字未提，似乎把关于这件事的想法完全搁置一旁了。有一种情绪，根本不相信我的命运不久可能改变。还有一条惊雷般的消息，她胆怯地问我（她决定改变不露真情的做法）：“如果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为人善良，是个职员，生活安定，如果这个人向她求婚，她该怎么回答？”她征求我的意见。她写道，她一想到自己孤身一人，处在天涯海角，带着一个孩子，一想到这些她就头晕。她想到父亲已经年迈，可能就会死去，那时她又将会怎样？她要求我应该像朋友似的冷静考虑此事并立刻给她答复。顺便说一句，Protestation d'amour[①] 在前几封信里是有过的。(〈有些字看不清楚〉——俄编注）还说，她是爱我的，前面讲的话不过是一种假设和打算。我像是挨了雷击一样，身子晃动一下就昏倒了。我哭了一夜，现在我还躺在自己房里（〈有些字看不清楚〉——俄编注)。我头脑里老是有着一个念头！我几乎不知道我还活着，几乎不明白人们对我讲的话。唉，老天爷保佑，别让任何人体验这种可怕的情感。爱情带给人的欢悦是巨大的，但痛苦却是这么可怕，因此还不如永远不恋爱。我向您发誓，我已经绝望了。我感到有发生一种不寻常的事情的可能，这种事情在别的时候我是永远下不了决心做的……我在当天晚上就给她写了一封信，一封可怕的不顾死活的信。[②] 她真可怜啊，我的天使！她已经有病在身，而我还去折磨她！也许，我那封信会置她于死地。我说，如果我失去了她，我一定会去死。信中有威胁，有温存，有低声下气的请求，还有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您是能理解我的，

---

① 法文：爱情的保证。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伊萨耶娃的这一封信下落不明。——俄编注

您是我的天使，是我的希望！但是，您倒说说，她，这么一个可怜的女人，无人照顾的、病态地多疑的、对我的命运安排完全失去信心的女人，她该怎么办？可不是吗，她总不该嫁给一个列兵呀！在这个星期里我又读遍了她最近的全部来信。天知道，也许，她还没有答应人家，只不过是这么觉得罢了；她不过是摇摆了一下罢了。Mais-elle m'aime, elle m'aime[①]，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我看得出来，从她的忧郁、苦恼中看得出来，从她在好些信中不止一次的感情冲动以及从许多不能说给您听的事情上我看得出来。我的朋友啊！在这个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向您完全坦白过。现在我该怎么办？我一生中从未承受过这种绝望的心情……致命的苦恼在折磨着我，夜间多梦和喊叫，咽喉的痉挛使我窒息，眼泪有时点滴不流，有时则多如雨下。请您想一想我的处境。我是一个正直的人，我知道她是爱我的。但是，如果我反对她幸福，那会是怎么样？从另一方面说，我又不相信那个在库兹涅茨克的求婚者！她，一个有病的女人，一个易受刺激、内心丰富、有教养和聪明的女人去嫁给一个天知道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人也许会认为在夫妇间殴打是合法的。她善良而又轻信，我十分了解她，随便什么都可以使她相信。再加上几个长舌妇（她们该死）把她弄糊涂了，处境又是一无希望可言。4 月 2 日前我将知道决定性的答复，也就是说将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我的朋友，请您给我出出主意，我该怎么办。不过，我为什么要您出主意呢？同她断绝关系，这在我是无论如何、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办不到的。在我这种年纪，爱情不是什么奇想怪念，它持续了两年。您听见了吗？两年！但离别了十个月以后，这爱情不仅没有减弱，它反而发展

---

① 法文：但是她爱我，她爱我。

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如果我失去了我的天使，我准会完蛋：不是发疯，就是投入额尔齐斯河！很自然，如果我的事情（与宣言有关的）[1] 顺利解决，那我就会被所有的人看上，要知道，她是爱我的，对此我深信不疑。我要告诉您，在我们的（我的和她的）语言里，“安排好自己的命运”所指的就是从当兵转为文职，谋得一个有薪俸的位置，哪怕是一个十四级文官；或者是在最近期内能指望这一点成为现实；或者是获得一笔钱可以维持生活，至少能到我的事情获得最终安排之前。很自然，在她看来，离开部队或担任文职（哪怕是无等级的或者赚不了大钱的）都是一种非同一般的希望，而且会使她康复。而我从自己这方面来说，我把我的这几点希望告诉您，是为了不让她被求婚者夺去，为了我在她面前仍是一个正直的人，我确实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我再请教您，在我的需要中我能期待什么？什么能实现？什么不能实现？因为您在彼得堡，您知道的许多东西是我所不知道的。

我的希望是，我亲爱的宝贵的朋友，也许是我唯一的朋友，您的心是纯洁和正直的，请您听一听，我的希望是什么样的。不管我怎么想，我觉得它们是相当清楚的。首先，难道今年夏天在签订和约[2] 时或在举行登基大典时不会颁布任何恩赐？（我现在怀着一种痉挛性的急迫心情期待着从您处获得的正是这个消息。）其次，就算这不过是一种希望，如果宣言中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待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加冕时会发表宣言，实行大赦。后来，在 1856 年 8 月 26 日行加冕礼时果真宣布：昔日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恢复他们的贵族权利，准许他们在俄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里居住，但两个首都（彼得堡和莫斯科）除外。

②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于 1856 年 3 月 18 日签订了巴黎和约。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这封信时可能还不知道和约的内容。

不会有任何其他内容，难道我就不能从部队转为文职？就不能调往巴尔瑙尔？[①] 杜罗夫不就已经转成文职了吗？我对您说，只消这么一转，就可以使她康复，她就会驱逐所有的求婚者，因为在最近一封信和前一封信中她都写道：她是深深地爱着我的，而关于求婚者的事不过是一种打算，她求我别怀疑她的爱，她求我相信，有关求婚者的事不过是一种假设。她这么说我是相信的，也许，有人向她求过婚，有人劝说过她，但她还没有答应；关于种种传闻我做过了解，我探究过传闻的出处，结果我发现了许多谣传。更何况如果她已经答应了什么人的求婚，她准会告诉我。可见，这事情还远远没有决定。我在等她4月2日前来信。我已经要求她完全开诚布公，那时我就能知道全部底蕴。唉，我的朋友啊！我能离开她或者把她交给别人吗？要知道，我对她是有权的。您听见了吗？是有权的！总之，我转任文职这件事可以看做是一种巨大的希望和鼓舞。第三点，我还得长期没有一官半职吗？您是怎么想的？难道我的仕途将被堵住？像我这样的犯人如此就算获得了一切？我不信。我相信，即使现在什么也不会有，两年后我一定会回到俄国。当前最重要的是钱。9月前我将完成两个作品：一篇文章[②]，一部长篇小说[③]。我要正式请求允许出版[④]，如果获准，那我这一生就有饭吃了。现在我的情况已经与以前不同，许多作品已经写好，许多作品已经构思成熟，再说还有巨大的写作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9年才转为文职。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算写一篇关于俄罗斯的“爱国主义的文章”，以发挥他在1856年1月18日致迈科夫信中的思想。——俄编注

③ 这是一部只有构思但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见陀思妥耶夫斯基致迈科夫信（1856年1月18日）的注解。

④ 当时他还没有发表作品的权利。

劲头！我希望（在9月前）写完一部超过《穷人》的长篇小说。要知道，如果获准出版（而我不相信，请您听着，我不信这件事会不可能斡旋成功），这将会引起一场轰动，书将被抢购一空，它会给我带来金钱和分量，会引起政府对我的注意，而且能使我早日回归俄罗斯。现在我需要的是什么？一年要两千至三千卢布（纸币）。我这么做对她来说是不是正派？怎么样，这些钱还不够我们维持生活吗？过上两年我们回到俄国，她将生活得挺好。也许，我们还能置些财产。我有勇气和毅力同闻所未闻的种种痛苦斗争了六年，现在难道竟然搞不到一些钱来养活自己和妻子！真荒唐！主要的是，谁都不知道我的力量和才华有多大，而我的希望却主要在此。最后，还有一个最坏的情况，假设再有一年不准许我出版作品。但我只要境遇一有好转就给姨父写信，向他要一千卢布（银币）用于开始新的事业，但不告诉他关于结婚的事情。我深信，他是会给我钱的。难道靠这笔钱我们还维持不了一年生活吗？而一年后事情肯定会顺顺当当地安排好的。再说，我还能够 incognito[①] 出版，照样可以拿一些钱。请您理解我，上面所讲的只是假设我在今年夏天得不到任何恩赐（宣言）的情况下的一些希望。而如果有恩赐呢？不，在她面前我决不会是一个卑鄙的家伙！她自己提到过，只要我们的事情能够安排好，她会乐于为我而毫不惋惜地抛弃所有的求婚者。这样我还能使她摆脱灾难。我这是在说什么呀！这是早已决定了的，我决不会丢下她不管！没有我她准会完蛋！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我的亲爱的！我多么迫切地在等着您的来信，如果您能知道就好了！也许，您的信中会有一些好消息，那么我就把信的原件寄给她。不然的

① 意大利文：匿名。

话，我就抽出其中几行关于有希望安排好我的命运的文字寄给他。

您是能理解的，现在我的操心事太多啦！我有许多事情求您，请看在基督的分上，满足我的这些请求吧。第一点请求，您在信封里会发现一封写给爱·伊·托特列边[①]的信。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同这个人一度关系颇好，而同他的弟弟则是从童年时代就是朋友。早在我被捕前几天，我偶然间遇见了他，我们互相十分亲切地握手。这又说明什么？也许，他没有忘记我。他是一个心地善良和单纯的人，他会舍己为人（他已证明了这一点），是真正的塞瓦斯托波尔的英雄，无愧于纳希莫夫[②] 和科尔尼洛夫[③] 的英名。请您把我的信送给他，送去前您先好好地读一遍。根据我这封信的语气，您大概会发现我在犹豫，我不知道该怎样给他写信。他现在地位很高，而我又是何等人？他愿意想起我吗？我是以防万一才把信写成这个样子的。现在请您亲自到他那儿去一次（但愿他人在彼得堡），把我的信面呈给他。从他的脸色您可以马上看出他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如果他态度不好，那就毫无办法；简短地向他说明一下情况，说一声“谢谢”后就辞行，不过事先得请他为此事保

① 爱·伊·托特列边（1818—1884），伯爵，皇帝侍卫长。在1854—1855年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期间领导了著名的城防工事建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6年请求他在升军官和准许出版作品的事情上为自己说情，在1859年又请求他在从特维尔转调到彼得堡的事情上进行斡旋。——俄编注

② 帕·斯·纳希莫夫（1800—1855），俄国海军统帅。1854—1855年成功地指挥了塞瓦斯托波尔英勇保卫战，在战斗中负伤牺牲。

③ 弗·阿·科尔尼洛夫（1806—1854），俄国海军中将。克里木战争期间负责组织塞瓦斯托波尔陆上保卫战，在该城首次遭炮击时被炸死。

密。他是一个十分讲礼节的人（有点骑士风度），即或是连一句肯定的令人满意的话也不说，他也会很礼貌地接见您并送您离开。但如果您从他的脸色看出他对我是关心的，而且还表现出同情和善意，那么这时您就可以完全同他坦诚相见，直率而又真诚地谈正经事。请您把我的情况讲给他听，请对他说现在他的话很有作用，他可以在皇上面前为我求情，（作为一个了解我的人）向皇上保证，说我今后会是一个良民，这么一来，皇上对他大约是不会拒绝的。皇上曾因帕斯克维奇[①]的请求而数次宽恕了波兰犯人。托特列边现在深得皇上宠爱，真的，他提出的请求抵得上帕斯克维奇的求情。总之，我在许多方面寄希望于您。我深信，您一定会说一些热情的话。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别拒绝我这一请求。请您着重讲一讲让我离开军职这件事（但主要的是，如果能进一步争取到彻底赦免的话，那请您别不考虑到），比如说能不能在免除我军职时给我当一个十四级文官的权利，给我回俄罗斯去的机会，而主要的是允许我出版作品？总之，请您仔细地读一读我写给托特列边的信。能不能也用上一首诗？[②]我在报上看到，迈科夫在一次午宴上读了一首诗给他听。他同迈科夫熟悉吗？如果熟悉的话，请您把一切都告诉迈科夫，秘密地，您请他为我向托特列边求情，让他同您一起去求托特列边。您会不会在什么时候见到托特列边的弟弟阿道夫[③]？后者是我的朋友。请您把我的情况告诉

---

① 伊·费·帕斯克维奇（1782—1856），伯爵，俄国将军。

② 指《颂皇上登基与缔结和约》一诗。陀思妥耶夫斯基想用上此诗是基于他的经验，在1855年夏天他曾因向皇后献诗《颂1855年7月1日》而获得了士官生的头衔。1855年7月1日是新守寡的皇后的生日。

③ 阿道夫·托特列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军事工程学校念书时的同学。

他，他准会扑上去拥抱兄长并请求后者为我斡旋。不用我说，您准会将我写给托特列边的信加封后交给他。请您尽快把一切情况通知我，是好还是坏？糟糕的是，Lamotte[①] 到时候可别去他的管区！他将要离开一个月。我想，他届时还不至于走！好像是这样。请赶快给我回信。[②] 还有一件事使我担心，奥多耶夫斯基公爵[③] 对我的信态度好吗？您是不是气馁了？也许，您不乐意去见托特列边？我的天使，请您别撇开我不管，别使我陷于绝望！

第二点请求，请您赶快详细地告诉我，您认为家兄怎么样？他对我是怎么想的？以前这是一个热爱过我的人！在同我分手时他哭了。他是不是对我冷淡起来了？他的性格变了吗？这会使我多么难过！他是不是专心攒钱而忘了一切旧情？我真不敢相信这一点。但我又要说，怎么解释他有时隔上七八个月都不写信？写信时又是天知道写些什么。甚至在让霍缅托夫斯基[④]捎来的一封不经检查的信里也没有回答我的任何问题，信中已经很少看到以前那种推心置腹的话！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对霍缅托夫斯基（我曾托此人向他转达我求他为我的事进行斡旋）说的话，他说：我还是留在西伯利亚为好。12 月份我们写过信（您记得吗，是通过您的兄弟转交的那封信），我向他

---

① 该是拉莫塔·斯塔尼斯拉夫·阿甫古斯托维奇，第七边防步兵营的校级军医。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弗兰格尔之间的信可能由拉莫塔转递。

③ 弗·费·奥多耶夫斯基（1803—1869），公爵，作家、文学和音乐批评家、作曲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之相识是在 1845 年末，有可能是应别林斯基的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结束苦役生活后曾写信给奥多耶夫斯基，请其进行斡旋，以允准他发表作品。

④ 米·米·霍缅托夫斯基，陆军准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期间的熟人。——俄编注

要钱，求他把钱寄给拉莫塔。您知道，我当时多么需要钱啊！可又怎么样，还不是同样音信全无！我理解，他可能没有钱，因为他要做买卖，但在急迫的情况下是该帮人一把的。再说我又不会长期依赖他们而生活，我会把钱全部归还他们的。何况我求他给我一些钱，是因为我记着他在离别时说过的话。在附于此信中的给他的信里我求他，除了那一百卢布外能多寄就多寄一些给我。我要这钱是以备不测之需。(如果我获得了自由，我会马上飞去库兹涅茨克，而没有钱就不可能这么做。) 此外，如果她要上巴尔瑙尔去，我就说服她接受我的钱。须知我不能给您写信说我需要钱，但我当真需要钱，迫切需要。三百卢布（银币）会救我一命，即使有二百卢布，加上我 12 月份请求给我的那一百卢布，那也不错了。不言而喻，我向您写这些是因为您是我的朋友，而您千万别自己来帮我什么忙！在您面前我已经是一个卑鄙家伙了，已经欠了您无数的债。总之，请您再读一遍我写给家兄的信。我现在给您写的这些话可别给他看，但我要叫他上您处了解情况，届时请您把一切告诉他。如果他，像长篇小说里的各式各样的叔伯、舅舅和亲戚们一样，因为我爱她而生我的气，并劝说您别帮助我，那怎么办？不过，我已经三十五岁。他在想什么？难道我爱他是由于他寄给我的一些钱？荒唐！我有自尊心。我可以光吃面包，我和她宁可死，但我不需要他怀着这种心情寄来的钱。我不要施舍物！我要哥哥，而不是要钱！以前我们吵过架，但我们都热爱对方，所以我向您起誓，我可以为了他而献出自己的脑袋。我的性格不好，但一旦涉及正经事，我是会捍卫朋友的。在逮捕我们的时候，在这种时刻，在恐惧的瞬间，首先想到自己是情有可原的。而事实上呢？我只为他着想，我想到，这逮捕会如何打击他的家庭，会如何打击他可怜的妻子。我还求过遭到错捕的我

的三弟，求他尽可能不马上向拘捕者们说明错误[1]，求他给哥哥寄钱，我估计哥哥当时没有钱。难道他已经忘记了这一切旧情？难道他在为我向他要许多钱而生气？可我是在什么时候向他要钱呀！是在我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请写信告诉我，他是怎样接待您的？您认为（请坦率地说）他是怎样的？请告诉我有关他对整个这件事情的看法，请您只倾听您那颗最善良的心灵的声音，我最善良的朋友；对迈科夫谈到我时，请您也坦率一些。这是一个卓越的人，而且他爱我。不言而喻，您要请他对一切保守秘密。第三个请求，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理解我，帮助我，别认为我对她的爱会有害于我的仕途；其次，也请您别认为我对她的做法是不正派的，是纯粹出于我的自私的利益而把她从一件有利的婚姻引诱开。不，同另一个人结婚在她是丝毫没有好处的，而我呢，我压根儿就没有卑怯的利己主义，因此，不该这么想。相反，我发誓，我愿意为她献出我的生命，愿意为了她的利益而放弃我的一切希望。请您考虑一下，她在每封自己的信中甚至在最近的一封信中都写道：她爱我胜于世上的一切，从她这方面来说考虑求婚者不过是她的一种盘算，而且她特别求我相信这还仅仅是一种假设。您也得理解她的处境，她渴求改变自己的境遇，但总是一无所获！她陷于悲观失望之中，她明白，她是一个母亲，她有一个孩子，所以在是否嫁给我这一点上她曾踌躇不决，担心我的事情安排不好。还是在前两个邮班寄来的一封信中，为了平息我的妒忌心，她说在库兹涅茨克任何人都抵不上我的一个手指头。她又

---

[1] 三弟为安德烈。他被当做大哥米哈伊尔而遭错捕，从 1849 年 4 月 23 日监押至 5 月 6 日，后来他曾写过有关被逮捕的情况。据他说，费奥多尔没有请求他不马上说明错捕以保全大哥。——俄编注

说，她本想对我说些什么，但她怕我。她说，她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坏蛋在耍阴谋诡计，而且这一切又都做得非常粗鲁，丝毫不懂得礼节。就在那封信中她要我相信，她从未如此强烈地感觉到她少不了我和我少不了她。她还写道："您快来，让我们在一块儿嘲笑一番。"当然，我们是要嘲笑那伙长舌妇的勾当，她们下决心弄得她出嫁。但是要知道，她是一个可怜的弱女子，她什么都怕。说到底，如果她们发现了她不屈从于她们的勾当，她们会把她搞得晕头转向，会对她恣意折磨，这样她就会单身生活在众多的敌人之中。请您理解，对她来说，在那儿出嫁就等于死亡！我知道，如果我的境遇有一丝希望，她就会康复，就会焕发精神，而在收到了她父亲的信（同意）后就去巴尔瑙尔或阿斯特拉罕。至于说到我，当然，同她在一起我会是幸福的。她同我结婚，她这一生就会同许多好人交往，就会受到更多的尊敬和器重，远远胜过嫁给那个官吏。要知道，我自己也将做官，而且，也许很快就会做官。我深信，我能够养活一家人。我将工作，我将写作。要知道，如果目前即使没有皇上的任何恩典，我还是可以转成文职的，尽快当上个十四品官，领取一份薪俸，而主要的是我能发表作品，甚至 incognito 发表作品，我会有钱的。还有一点，这一切并非现在就做，而到那时事情就一定会安排好的。您知道吗，我在回信中对她说了什么？求了她什么？由于她在服丧期满前，即 9 月前[①]不能出嫁，我求她等一等，别给那个人以决定性的答复。如果到 9 月前我的事情安排不好，那好吧，届时就让她宣布同意吧。您会同意，如果我对她采取不正派的或者自私自利的做法，那我就不会用请求她等到 9 月份的办法贻害于她。再说，她爱我。

① 她的丈夫伊萨耶夫卒于 1855 年 8 月 4 日。——俄编注

可怜的女人！她痛苦万分。像她这么一个心地善良和聪明的人会在库兹涅茨克同一个天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度过一生？她处在我在《穷人》中写的女主人公的地位，她要嫁给贝科夫。（我算是为自己预言到了！）我的亲爱的，我对您写这一切乃是要让您能全心全意地做好维护我、利于我的事。我像寄希望于兄弟似的把希望寄托在您身上！否则我准会陷入绝望的境地！到那种地步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向您起誓，到那时我一定会采取决定性的举动！我求求您，我的天使！如果有朝一日您需要派一个人去为您赴汤蹈火，那么这个人已经做好了准备，这个人就是我。我决不会抛弃我所爱的人，无论是处在幸运或者灾难之中，而且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的天使，我对您的第四个要求是，千万千万抓紧时间，写封信给她，寄到库兹涅茨克，请您把我的全部希望告诉她，写得清楚和明确一些。尤其是，如果在我的处境变化中有某种积极的情况，那么请您详详细细地告诉她，她就会很快由绝望转化为有信心，就会因为有希望而恢复健康，请您把全部真相（而且也只需把真相）告诉她。主要的事写得详细些，这很容易做到，您就这么写：“费·米[①] 向我转达了您的问候（她是向您问候和祝福的）。由于我知道您十分关心费·米的命运，所以我急于要让您高兴，现在对他来说有这样一些消息和希望……”最后还写上：“关于您的事我想得很多。您到巴尔瑙尔去吧，那里会好好地接待您的”，等等。请您就这么写吧！还有一点，她曾在信中告诉我，您在动身前给她写过信，她为此感到非常高兴，她十分感谢您没有忘记她。但她说，从您的信中丝毫看不出，

---

① 费·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费奥多尔和父名米哈伊洛维奇的缩写。

她在巴尔瑙尔会生活得好，而且您甚至没有写明巴尔瑙尔那边是否同意接纳我[1]，因而她不知道，她到了那里后人家会不会带着不愉快的心情接待她，像对待一个乞丐似的。不错，您不过是简略地顺便给她写了几句，因为您自己也在奔忙之中，心神不安。我理解这一点，并不埋怨您。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现在请把事情补救一下。为了我，为了我这么做吧，我的天使，我的兄弟，我的朋友！救救我吧，别让我悲观失望吧！要知道，您比任何一个人都更能了解我！

最后，请看在上帝的分上，把有关我的事情的全部进程告诉我，尽可能快些，详细些，在这方面我完全拜托您了。请说服家兄帮助我，在他面前请您像我的说客似的行动吧。请您开导他说，同她结婚我只会使自己幸福，为了生活我们需要的并不多，而我有足够的精力来养活家庭。请您告诉他，如果官方准许我写作和发表作品，那我就会得救，我不会成为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严重负担，也不会乞求他们帮助，而主要的是，我并非现在就结婚，而是要在等到了有某种生活保障之后。她呢，她也乐于等待，等到我有把握安排好我的命运的时候。请您还告诉他，我已经三十五岁，我有足够的理智来慎重行事。再见，我的亲爱的！是的，我忘了一件事！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同家兄谈一谈钱的事情。请说服他最后一次帮助我，请您理解我的处境。别撇开我不管！要知道，像我现在这种情况一生中只有一次。不在这种时候搭救朋友，更待何时！我拥抱您，亲吻您。您的事情进行得怎样？关于您的情况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急不可耐地等候着您的信。我深感遗憾地结束这封信，现在我又是形单影只，流着眼泪，怀着困惑彷徨和悲观失望的

---

① 按：这里“我”是指伊萨耶娃自己。

心情。

请给我写信，看在上帝的分上！卡捷琳娜·奥西波芙娜[①]是否在彼得堡？请为我的和她的事情向格尔恩格罗斯伉俪[②]求求情。再见！再一次拥抱您和亲吻您！您是我的希望，您是我的救星！

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56 年 3 月 24 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我的哥哥和朋友，我的亲爱的米沙，这封信将由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弗兰格尔转交给你。我给你写信，但详细情况还请你向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了解（我估计，你是认识他的）。一封信，寥寥数行，写不了多少事情。我的好朋友！我多么希望见到你，同你谈谈心，把现在使我激动和痛苦的一切都说给你听！我告诉你一点，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愁闷、苦恼和悲观失望！我求你帮助，在这种时刻只要你不把我撇开不管就行。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会给你讲许多事情。在托他带给你的一封信中我已经同你谈到一个女人，她是我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认识的，后来她随丈夫一起去了库兹涅茨克，在那儿她丈夫去世了。我还向你讲到了我的一些期望，讲

①② 卡捷琳娜·奥西波芙娜是安·罗·格尔恩格罗斯（1814 年生，上校、采矿技师）的妻子，她在早些时候曾帮助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又让弗兰格尔代他向格尔恩格罗斯夫妇请求帮助。——俄编注

到了我们的爱情。我亲爱的朋友，对她的这种眷恋之情现在在我心目中就是人世间的一切！全靠了她我才活着，我活着也只是为了她。同她别离时我们立下了海誓山盟，她答应做我的妻子。她爱我，而且这已经得到证明。但现在她孑然一身，无依无靠，她的双亲住在远方（他们现在还帮助她，给她寄钱）。她看到，我的命运久久得不到解决，我和她的期望全都落了空，我的境遇的改善还成问题（尽管我自己对此深信不疑），因此，她陷入了悲观失望。她苦恼，忧郁，并且生了病。在那个小城市里有人在打她的主意，纠缠她，要她出嫁，所有的人一下子都成了科奇卡列夫[①] 了。如果她不答应，所有的人都会成为她的敌人。有人在骚扰她，指出她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于是她在长期对我隐瞒之后，终于写信把这件事告诉我。她说，她爱我胜于人世间的一切，她有可能嫁给别人这一点只不过是一种假设，但她问我："我该怎么办?"她恳求我别在这关键时刻不给她出个主意。这个消息使我大为震惊，我痛苦万分。如果一些人把她搞得晕头转向，如果她把自己毁了，如果她这么一个心地善良和富有情感的人只是为了给自己和儿子觅一块面包而嫁给了一个什么老粗、傻瓜，嫁给了一个什么官吏，那可怎么办？而她也只能这么做！可是，把自己出卖，而心中却另有所爱，——这会是什么滋味！我又会是什么样的感受？也许，现在就是我和她的命运发生转折和重新安排的前夕。由于我抱的希望太大了，因此失望是我不能忍受的。即使不是目前，那么总有一天我能完全安排好我的事情。而现在，如果不是要一切如愿，那么并不需要许多东西就可以拯救我们

---

① 俄国作家 H. B. 果戈理（1809—1852）的喜剧《婚事》（1842）中的一个人物。

两人了。而这为数不多的东西是可以得到的，并且很快就能得到。我在这里已经找到了一些人，他们乐于帮助我找到职位，使我随时可以从部队转任文职。有人甚至能把我转为十四级文官（举例说，有人应许我，在明年就能升我为军官），我一定会有职位和薪俸。即使今年夏天皇上不赐予任何恩典，即使为我做的种种努力全属徒劳，那么转为文职就会使我的事情完全安排好。而这已经是可能的了！说到底，薪俸当然很少，但我自己能挣钱，我能争取到允许我发表作品。波列扎耶夫[①] 和马尔林斯基[②] 不是都出版过书嘛！到那时我的生活将有保障，而且照这里的说法我将会很有钱了。（我寄不少希望于文学创作，你想象一下，像《穷人》那样的杰作；那时大家都会注意我，甚至连上面也会注意。）最后，即使今冬我要求准予出书的申请遭到拒绝（我打算在今冬请求批准我出版我现在正在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和一篇文章，而且我完全相信我能够获得批准），那么结婚的第一年不必求你帮助我也能保障自己的生活，因为如果我的命运有了变化，哪怕是好歹有些变化，我就打算求姨父帮助我开始新的生活（不提结婚的事）。他一定会给我钱的！我对此深信不疑。现在请你自己想一想我的处境。应该使她安心，使她相信，应该搭救她，而我离她很远，通信是办不好事情的。你得理解我的绝望心情！也请你理解，哥哥。（看在上帝的分上，你是我的哥哥，你得理解，这感情不是二

---

① А. И. 波列扎耶夫（1804—1838），俄国诗人。1826 年因写了讽刺诗《萨什卡》而被充军（1828），次年就发表《被俘的易洛魁人之歌》（1829）。

② А. А. 别斯图热夫（1797—1837），十二月党人，诗人。他被判二十年苦役，1829 年押往高加索，自 1830 年起以马尔林斯基为笔名发表作品。

十岁时的情欲，我很快就三十五岁了，如果我失去了她，我会苦恼死的！）我愿献出我的一生，只求使她幸福。在信中我对你写不尽我的希求和苦境，我们已有六年多不见面了。我们能互相理解，像兄弟间应该互相理解那样吗？你还像从前那样爱我吗？你是不是已经变了？——关于这些我一无所知。我的朋友，我的天使！我抱着希望，我具有信心，你仍然是我的哥哥！救救我吧！我有两件事求你，一件事是微不足道的，另一件事是重大的，但是如果这两个要求都得到满足的话，那么我就得到了帮助，而你就为我做了一件*大善事*。你听见了吗，哥哥，*大善事*！这两个要求是（我恳求你，别推却，尽快地满足我。你想一想，也许，我对你会是有用的，我在关键时刻可没有忘记你。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哥哥，我的天使，你帮帮我吧！难道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把我撇开不管了吗！）：第一，她有一个儿子，一个差不多八岁的男孩儿。丈夫死后，她，一个被抛到天涯海角的弱女人，作为母亲，她为孩子的命运而陷入可怕的苦境。我给了她以希望，使她安心。她的老父亲也写信给她说，他不会撇开外孙不管，他会送他上中学，尔后上大学。但她想，如果老父亲死了，又有谁来抚养她的儿子？还不如把她送进军校，现在军校里教育工作办得极好，政府既然已经承担了对学员的照顾，它就永远不会把自己的学员撇开不管，即便在服役期间也是如此。按她丈夫的官职，只能把孩子送进巴甫洛夫斯克士官武备学校①。我对她的想法完全赞成，我告诉她，我的亲戚戈列诺夫斯基②在这所学校里担任着要

---

① 于1829年由彼得堡皇家军事—孤儿院改建而成。

② Н. И. 戈列诺夫斯基（1872年去世），上校，巴甫洛夫斯克士官武备学校的学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妹夫。——俄编注

职，他可以给孩子特别照顾，并关心他的品德成长。我还对她说，你是我的亲哥哥，你也不会拒绝我的热切请求，有时会在星期天把孩子领到自己家里，这样他就不再完完全全是个孤儿了，他就会出入于一个良好的家庭，看到一些良好的榜样。她呢，她也可以安心，不为他的性格和品德的成长而操心。在她答应了做我的妻子时，我又一次向她肯定表示，我将在自己的亲人面前为她的儿子奔走斡旋；如果她能安排他进入巴甫洛夫斯克军校（这一点她自己做得到，不必到处央求，麻烦他人），那么我的亲人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她儿子的亲人们，一定会对他表示热诚、亲切的关心。这使她感到异常愉快，可怜她当时正处在非常苦恼的境地。我对你说，我的亲爱的，我确实是已把希望牢牢地寄托在你身上了。你偶尔在星期日把他领回家，实际上花费不了多少钱。可怜的小孤儿不会把你吃穷，而上帝却会为这孤儿而赐给你更多的福祉的。何况这孩子的父母一度在自己家中接待过你的在流放中的弟弟，不幸被抛到天涯海角、被所有的人遗弃了的弟弟，他们接待他就像亲兄弟一样，供给他吃喝，抚爱他，使他的境遇稍稍幸福一些。再说这孩子还不会很快就进军校，他才八岁。请你理解我，现在我求你给她写一封信，谈谈下述的意思，也就是："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夫人！我的弟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多次给我写信，说他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受到了您和您已故的丈夫的十分热情和亲切的接待。我简直找不到字眼来向您表示谢意，感谢您为可怜的流放者所做的一切。我是他的哥哥，所以我能够感觉到这一点。我早就想向您表示谢意了。弟弟告诉我说，您有意在您的儿子达到年龄时送他进巴甫洛夫斯克军校。如果他一旦进了这所学校，如果我哪怕能稍稍减轻一下孩子的孤独，如果他在彼得堡既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那

么请您相信，我会认为我是一个最幸福的人，尤其是我这么做哪怕能向您表达最合乎实际需要的谢意，以答谢我弟弟在府上得到的热情接待。也请您相信，弟弟在信中讲到的关于您的一切以及他和你们家相识的一切都使我深感愉快，也使我满心欢悦，为我可怜的弟弟感到欢悦。找不到话来向您表达我的全部敬意。永远是您的……”

我求你就这件事写一封信，写得短些，好些。请你谅解，你是能够为我做到的，何况这对你来说不费什么力气。你会使她增加希望，她会发现，她并未被人抛弃，而主要的是你将大大地帮助我办好我的事情，因为现在对她来说，我的亲人们对她的好感非常重要，因为我告诉过她，我给你的信中谈过我们可能结婚。当然，关于这桩婚事你一句话也别说。寄信的地址：玛·德·伊萨耶娃夫人收，托木斯克省库兹涅茨克市。

看在上帝的分上，为了我这么做吧，哥哥。我再说一遍，你这是为我做了一件大善事。对此我跪下来求你，别拒绝我，别使我绝望！第二个请求是重大的。我给你写过信，我的朋友，我急需钱用，请你给我一百卢布（银币）。但从你那里音信全无，我的天哪！假如我已使你厌烦，而你又甘愿完全不理睬我，我又何必还给你写这样的信？可我仍下决心再给你写一次信，请你大力相助。我的朋友！我需要这么多的钱，连张口都感到可怕。但我最后一次求你，今后我永生不会再麻烦你，而且我一旦时来运转，就会马上全部归还。

除了我上次向你告贷的那一百卢布外，我还需要二百卢布。你听我说，哥哥！你还记得你结婚的那个时候吗？我当时没有同你分用我最后剩下的那一点钱吗？我明白，你别责怪我忘恩负义！自我有生以来你给了我许多钱，我那一点儿钱同你的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但一切都好在及时。再说，难道你能

拒绝帮助如此不幸的弟弟吗？现在请你谅解，我一生中还从未有过如此可怕的时刻！这些钱能在最危急的情况下帮助我。如果寄三百卢布办不到，那就寄二百来。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一定要寄来，往后我不会再麻烦你了。

我寄希望于我的命运的变化，我也深信，我很快就能自己挣饭吃了。哥哥！我还想跟你说些什么，但我是那么愁闷，是那么愁闷！哥哥，难道你对我的态度变了？你多么冷淡，七个月里就那么一次寄了一些钱来，还写了三行字。真像是布施！我不要没有兄弟之爱的布施！别侮辱我！我的朋友！我非常不幸！非常不幸！我悲痛万分，痛苦到了极点！心都痛死了！我痛苦了好久，七年了，一切只要能想得出来的苦我都尝过了，但痛苦也总得有一个限度吧！我又不是石头！现在这一切都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的天使！如果我的责备使你受到了侮辱，如果我对你不公正，那我跪下请求你饶恕。别生我的气！要知道，我多么苦恼！别对我如此漫不经心！你听我的话，帮助我吧！

我向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和你全家致以亲切的兄弟的问候！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对任何人说起我的结婚打算。尽快给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写信，而且要尽可能尊敬一些，这个女人是值得尊敬的！

致爱·伊·托特列边

（1856 年 3 月 24 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爱德华·伊万诺维奇阁下：

请原谅我胆敢写信烦您费神。我担心，您一看信末的署

名，一个大约已被您忘却的名字（虽说一度——很久以前——我曾有幸是您所知晓的人），我担心，您会生气，会因为我孟浪而生气，您会不读完信就把它扔掉。我恳求您，请稍稍宽容我，请别责备我不懂得您和我在地位上的悬殊差别。在我的一生中有过太多的令人伤心的教训，所以我不至于不明白这一差别。我也很清楚，我现在没有任何权利来提醒您，说您一度是知道我这个人的，而作这种提示的目的又是认为这种关系至少是总能引起您注意的一丁点儿权利的影子。但我是如此不幸，以致几乎不由自主地相信了一种希望，指望您不会漠不关心一个不幸的被放逐的人，指望您赏赐他哪怕只是瞬间的注意，指望您也许会屈尊倾听他的陈述。

我请求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弗兰格尔男爵把这封信转呈给您。当他在这里在塞米巴拉金斯克任职的时候，他为我做过连亲兄弟也不可能做的许多事情。他的友谊使我体验到巨大的幸福！他知道我的全部情况。我求他亲自把我这封信转呈给您。他会这么做的，尽管他尚无幸认识您，尽管我甚至没有可能使他相信您会宽厚地收下这封信。在一个曾是苦役犯的人的心中有这种疑虑是可以理解的。我对您有一大请求，但不过是一种懦怯的指望，指望您能倾听我的请求。

也许，您已经听说过我因与1849年的一个案子有牵连而被捕和受审，听说过皇上对此案之判决作出的裁处。也许，您曾多少关注过我的命运。我作这种推测的根据是，我同您的弟弟阿道夫·伊万诺维奇有很深的友谊，几乎自童年起就喜爱他了。虽说近来我没有同他晤面，但我深信，他曾怜惜过我，而且也许曾把我这件可悲的事件告诉您。我不敢讲这一案件，劳您费神。我是有罪的，我完全意识到这一点。我被指控有从事反政府活动的意图（但只是意图），我被依法公正地定罪。长

期的体验，沉重和痛苦的体验，使我清醒过来，并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我的思想。但当时——当时我是盲目的，我相信了一些理论和乌托邦。在我动身去西伯利亚时，我心中至少还有一点安慰：我在法庭上的表现是诚实正直的，没有诿罪于人，甚至在我看到有可能以我自己的认罪来保护他人免受灾难时，我还牺牲了自己的利益。但是我害了自己，我没有全部供认，为此我受到了更严厉的处罚。当时我，也许，是可以进行一些申辩的。在发案之前我一连病了两年，得的是一种奇怪的病，精神上的病。我陷入了忧郁之中，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失去理智。我过分易怒，有一种过分的病态的敏感，我会歪曲最普通的事实，并赋予它们另一种样子和规模。虽说这疾病对我的命运有着巨大的可憎影响，但我觉得它毕竟只是一种蹩脚的申辩理由，甚至还是有失体面的理由。再说我当初也并未明白地认识到这一点。请原谅我讲得如此琐细，但请您宽大为怀，听我讲完。

我开始了服苦役的生活，四年愁苦的可怕的日子。我同强盗们生活在一起，同一些没有人性的人生活在一起，过一种背离常规的生活。在所有这四年里，除了最黑暗最丑恶的现实之外，我没有见过、也不可能见到任何可喜的现象。我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与之哪怕说上一句知心话的人。我忍受了饥寒疾病以及力不胜任的劳动，忍受了同牢强盗们的敌视，他们因我曾是贵族和军官而报复我。但我向您发誓，对我来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我认识到自己的迷误后同时也认识到自己已与上流社会隔绝，自己是一个流放犯人，已经不能按自己的力量、愿望和才智做一个有用的人。我知道，对我的判决是公正的，但我是因幻想和理论而受判决的……思想甚至信念都在变化，整个人也在变化，所以现在为那已经不复存在的东西吃苦，为那在我身

上已变成了相反的东西吃苦，为昔日的、其轻率性连我自己也已明白的迷误吃苦，——这会是一种什么心情和滋味；感到身上有力量和才能去做一些事以弥补昔日的徒劳无益的罪过，可同时又得忍受毫无作为的折磨，——这又会是一种什么心情和滋味！

现在我是一名士兵，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服役，今年夏天被提升为下士①。我知道，有许多人从过去到现在对我都持真诚的同情态度，为我奔走，为我说情。许多人从过去到现在都给予我以希望。皇上是善良和仁慈的。我终于明白，一个人决心要证明他是个正直的人并愿意做某些好事（虽说有时达不到目的）是很困难的。但我也能够做某些事情！我不无才能，不无情感，也不无准则！爱德华·伊万诺维奇，我对您有一个极大极大的恳求！只有一点使我感到为难，我没有任何权利拿自己的事情去麻烦您。但是您有一颗无比崇高的心灵！关于这一点是可以这么说的！不久前您已向全世界出色地加以证明②！我先于别人，早就有幸形成了这种关于您的看法，早就学会了敬重您。现在您的话对我们仁慈的皇上很起作用，因为皇上既感谢您又喜爱您。请您记住可怜的流放者，给他帮助吧！我期望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要一个身上有力量、肩上有脑袋的人不因无所事事而感到痛苦是很困难的！但军界不是我活动的舞台。我甘愿竭尽绵薄，但我是一个有病在身的人，同时，我感到，我更倾向于另一种更适合于我的才能的事业。我一心向往的是离开军界，从事文职，去俄国某处或者就在此地工作，而在选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1855年11月20日提升为下士的。——俄编注

② 指托特列边在1854年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所建立的功勋。——俄编注

择自己的居住地点上最好能有一点自由。但我的主要生活目标并不是供职。公众一度在文学道路上对我的好感使我有了抱负，我很希望能获准发表作品。这方面有过先例，在我之前一些政治犯由于对他们的垂眷和仁慈获准从事写作和发表作品。[①] 我一向认为，作家的称号是最崇高和最有益的称号。我有一个信念，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我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益的人，也许，我会引起人们的注目并重新获得一个良好的名声，也使自己的生活稍有保障，因为我除了有些也许是微薄的文学才能之外别无所有。我不向您隐瞒，除了我现在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转入另一个更适合于我的能力的领域这个愿望之外，还有一个可能关系到我终生幸福的情况（纯系个人的情况）使我胆敢在您面前提及我自己。我并不请求您一下子帮助我解决全部问题，我只求能够离开军队和担任文职。

请您在读完我这些请求后别责备我懦弱！我经受过许许多多痛苦，我能够经得起这些痛苦，这就足以证明我有忍耐克制的力量和一定的大丈夫气概。但是现在我却气馁了，我自己感觉到这一点。我一向认为，以自己的事情去麻烦别人是懦弱的表现，不管所麻烦的是什么人。更何况现在我是麻烦您。但是，我恳求您，请您能怜悯我。迄今为止我一直刚毅地忍受着我的苦难，现在呢，有些情况把我压垮，我才决心作一尝试，但也只是尝试而已。我向您发誓，从前我没有想过为自己的事写信向您求助。我总感到有一点儿不好意思，难以向您启口讲我自己的事情。在最近这些日子里，我怀着十分无私和激奋的心情注视着您的丰功伟绩。要是您知道，我是多么愉快地向别

---

① 在1856年3月24日写给哥哥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到了波列扎耶夫和马尔林斯基两个犯人作家获准发表作品。

人谈到您，您就会相信我了。要是您能知道，每逢我想到有幸认识您本人时我感到多么自豪就好了！这里的人得知此事后，纷纷向我提出有关您的问题，而我在谈及您的时候总是非常愉快！我不怕把这一切都写信告诉您。您的功绩是如此光荣，因此这些话不会被人看作献媚。向您呈交此信的人能向您证明，我对您的感情是真诚的，无私的。俄罗斯人感谢那个在不幸的年代使严峻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永垂不朽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再重复说一句，我根本没有想过以自己的事情来麻烦您。但是现在，在心灰意懒的时刻，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我想起了您，您对我一向友好、平易与温和，想起了您向来有一颗果敢、纯洁和崇高的心，于是我就听从了希望的命令。我不由地想，难道现在，当您登上了如此荣耀和崇高的位置，而我则跌到了如此既卑又贱的地位的时候，您会把我推开？请原谅我大胆，尤其是原谅我写这封冗长（我明白，过于冗长的）的信。如果您能为我做点什么，那么我恳求您，请您做吧。

我对您还有一个特别的请求，我恳求您不要拒绝它。有机会的话，请在您的弟弟阿道夫·伊万诺维奇面前提一下我，并请转告他，说我像从前一样喜爱他，说我在服苦役的四年里，在脑海中反复回忆我昔日的全部生活，一天又一天、一小时又一小时的情景，我在自己的回忆中不止一次地遇到他……但他是知道我喜爱他的。我记得，近期他曾病得很厉害。他康复了吗？平安无事吧？对这一请求也请您原谅。但我不知道通过谁我才能实现这一夙愿，因此只好求助于您了。

我清楚，写完这封信，我又犯下了新的罪行，违背了军纪规定：一个列兵居然给皇帝侍卫长写信！但您是宽宏大量的，我也就把自己寄托在您的宽宏大量上了。

怀着一个俄罗斯人的深深敬仰和真诚感激之情胆敢永远做阁下最最顺从驯服的仆人的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亚·叶·弗兰格尔

（1856 年 4 月 13 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我急于回复您那封温和亲切、情意深厚的信，我的好朋友，那封信您写于 3 月 12 日，而我是在前天很高兴地收到的。我是那么焦急地等候您的消息，但最近我已不再希望很快能收到您的信，因为约在两周前从俄国来此地的杰姆钦斯基说，您在喀山耽搁了一段时间，之后您又从莫斯科来信（写给斯皮里多诺夫[1] 的），说您在莫斯科只待了一两天，已于 3 月 9 日动身去彼得堡。根据这些消息我估计，我最早得在复活节才能收到您的信。可是，你瞧，我提前收到了！您不会相信，您使我多么高兴，而我又是多么需要您的信啊！我一定能收到您的信，您一定不会忘记我，您会为我努力，——对此我根本就没有感到怀疑。我根本没有想到过您会把我忘记，我知道您的为人，知道您的最善良最高尚的心地，难怪我会这么爱您。您不会相信，近来这些日子里我处于何种状况之中……但关于这一点下文再说。我先从您的信开始，我最友好的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您在信中一开头就说，尽管有许许多多娱乐，您却不

① 彼·米·斯皮里多诺夫，塞米巴拉金斯克省军事省长，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态度友好。

能忘记内心的痛苦。我相信，我的朋友，这种事情是不会很快忘怀的；现在我对此很有了解，而且也懂得了过去连料想都未曾料想过的许多东西。我没有料想到事情会是这样，但是我向您承认，我极想知道现在你们之间的情况，因为我对这些事情从您那封寄自亚卢托罗夫斯克的信起就不太清楚了。现在您对此当然已经有了看法，而且也许是决定性的看法，因为就您来信中了解到，这一位女子，也许，已经到了彼得堡。[1] 但是至少您现在是处在亲人们中间了，我多么高兴，您同令尊和好如初了。看在基督的分上，别再破坏这种和睦关系了。要朝前看，要考虑到今后。在我看来，您该开始考虑和安排自己的未来了。我完全不是想说，您要违背您的真正的感情和思想行事。比方说，您来信说，家里人要让您结婚。这有好处，但要知道生活中可不单单只是金钱。这一切早为人所共知，因此无须再谈。每个人都凭良心做事，而正派人是既凭良心，也还要盘算。我的最好和最难忘的朋友，您在信中说，您打算在7月间到西伯利亚，将经过塞米巴拉金斯克。您不会相信，我是多么高兴！您不变初衷，又要回到西伯利亚来，甚至打算入冬之前在巴尔瑙尔任职。我将像等待太阳一样等待您的来临。不过，我的朋友，不知是否真实，这里流传着关于您的一些说法，好像是军长要您去他那里，委任您去鄂木斯克当特工官员(大家在说，他很惊奇，您没有经过鄂木斯克)，做您真正不愿意做的事情。果真是这样，而又没有可能改变的话，那么为了避免这种事情，您就留在彼得堡吧，别上这儿来！不过，您现

[1] 指叶·约·格尔恩格罗斯（1818年生），她是亚·叶·弗兰格尔的女友，在后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来往信件中常以字母“X”为她的代号。

在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吧，肯定已经有人从这儿给您写信了。看在上帝的分上，我的朋友，看在上帝的分上，如果可能，一定要通知我，您是否将来这里？什么时候来？怎么来？上哪儿去？您打算怎么安排您在彼得堡的事情？此外，我渴望见到您，现在您对我就像空气一般地需要，而且您一直是我所需要的，这一点我是记着的。——您不会相信，当我知道了您喜欢我的哥哥、知道了您好像同他能合得来时，我有多么高兴！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做这件事！您不会后悔的。我非常高兴，他还是原来的他，还喜爱我。① 上封信中，我给您写了许多对他表示疑惑的话，但当时我是处在何等痛苦和可怕的境地，而现在我又是如何懊悔对哥哥作出了许多推测，这些如果您能知道就好了。请您告诉他，说我亲吻他。我之所以现在不给他写信，是因为给您写这封回信也十分匆促。我很快将给他写一封经正式渠道寄的信，信中只写：身体健康，平安无事。在通过正式渠道寄的信中，除此之外又能谈什么呢？但在给您写下一封信时，我也将给他写信。在上一封信里，我还向他要了一百卢布。② 不是为我要的，我的朋友，而是为了我现时生活中最珍爱的事物，而且主要的是以防万一。只要他能够满足我的请求，那就让他满足它吧，上帝会为此而奖赏他。而他这么做，也许，会使我幸福，会使我摆脱绝望境地。怎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再说如果允许我发表作品，那么我就会有自己的钱，

---

① 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见到弗兰格尔时得知后者将去塞米巴拉金斯克，就请他带一封信、一些衣服和书籍，还有五十卢布给弟弟。陀思妥耶夫斯基由此知道他兄长对他的感情一如既往。

② 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向他兄长要的不是一百卢布，而是二百。参见他在 1856 年 3 月 24 日写给兄长的信。

并开始新的生活，也不会再去麻烦他，关于这些我一直记在心里，因为哥哥自己也是靠劳动去挣得一块面包。我的朋友，在给您的信中，托您去找托特列边，并转交我的信。现在您，也许，已经把这件事办好了。您不会相信，我将怀着多么紧张的心情期待您就这个问题写的回信。我预先为您替我做的一切表示谢意，不过，看在基督的分上，请您别出于要安慰我的好心而使我白抱希望，请告诉我事实，只要事实。

我求过您和家兄给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写信，如果可能的话，请快些写。我重复我的请求，请看在上帝的分上，做这件事吧。您在信中说，对我们这批人[①] 正在准备给予恩赐，但究竟是一种什么恩赐，目前还在保密之中。奉烦您，我的亲爱的朋友，能否早些了解到关于我的情况？我需要这情况，很需要！如果您了解到了些什么，请立即通知我。去高加索，我连想也不想；巴尔瑙尔营我也不想去。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无关紧要。您说，大家都爱沙皇。我自己也热爱他。我承认，提升军官一事对我个人极为重要。但是等待着当军官，还得等好久，而我最好是现在在登基大典之际得到一点恩典。最好的，也是最适当的，当然还是为争取允许我发表作品一事进行斡旋。我想在近日寄上为登基大典而写的几首诗，通过私人转呈，但这些诗也可通过正式途径呈献。您大概会遇到加斯福尔特[②]，他将去参加登基大典。您能否对他说一下，让他本人把

---

① 指正在服苦役和流放中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

② Г. Х. 加斯福尔特（1794—1874），步兵上将，1851—1860 年是西西伯利亚的将军一省长，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晋升和退伍进行过斡旋。

我的诗呈上[①]？能否这么做？同时请您告诉我，在什么时间前可以给您写信，因为如果您离开彼得堡，如果信遗失了，那就很不好。我同您谈起过一篇论俄国的文章，但这会是一篇纯粹政治性的抨击文章。我不会同意从我的文章中删去一些字句，但未必会允许我以抨击性的文章开始发表作品，尽管文中的思想是非常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文章写得颇有条理，我相当满意。这篇文章使我很感兴趣！但是我把它抛在了一边，他们准会拒绝发表！为什么要让我的劳动白花呢？而现在对我来说时间是宝贵的，不该白白浪费时光去为自己寻找乐趣而写作。再说政治情况已经变化[②]，所以我着手写另一篇文章《谈艺书简》。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大公妃[③] 是艺术学院主席，我要求准许我把这篇文章献给她，并不署名予以发表。我的文章是十年思考的成果，早在鄂木斯克时就已通篇经过深思熟虑，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和热烈的思想。至于文笔，那我是可以保证的。也许，不少人会在许多方面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相信自己的思想，这就足够了。我要先请阿波隆·迈科夫把文章读一遍，有些章节是直接取自那篇抨击文章的。这其实是讲基督教在艺术中的使命的[④]。问题是究竟把它发表在什么地方？如果出版单行本，那买的人只会有百儿八十，因为这不是长篇小

---

① 指诗篇《颂皇上登基与缔结和约》。参见 1856 年 3 月 23 日致亚·叶·弗兰格尔的信。

② 按：巴黎和约中有对俄国来说是屈辱性的条款，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贯串在文章中的乐观主义激情是不协调的。

③ 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大公妃（1819—1876），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女儿。

④ 《谈艺书简》没有写成，但其中的思想在作者后来的《俄国文学论丛》中留有痕迹，不过在那里，没有谈到基督教在艺术中的使命，也不是一般地谈艺术，而是谈当代文学。——俄编注

说。登在杂志上的话会给钱，但《现代人》对我一直怀有敌意[1]，《莫斯科人》也是如此[2]。《俄国导报》已经发表了一篇卡特科夫评析普希金的导言[3]，文中的思想同我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剩下的只有一个《祖国纪事》了，但《祖国纪事》现在的情况怎样，我不清楚。因此请您同迈科夫和家兄谈一谈，不过只是作为一种打算来谈，是否有可能出一些钱在什么地方将文章发表？请来信告知。而主要的是我在写长篇小说[4]，这才是我的一种享受。我也只有靠此才能成名和引人注目。不过，最好当然还是先从严肃的文章（谈艺术）开始，并请求准予发表，因为迄今为止总认为长篇小说是雕虫小技。我觉得是这样。

如果有可能谈到并为我设法转任文职，而且正是调到巴尔瑙尔的话，那么，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别置之不理。如果有可能同加斯福尔特谈谈这件事，那么，请看在上帝的分上，谈一谈吧。如果不光是可以谈谈，还可以着手做的话，那么请您别错过机会，为把我调往巴尔瑙尔担任文职的事斡旋一番吧。对我来说，这是最便捷和最可靠的一步。不过，我完全同意您的说法，应该等一等登基大典。上帝知道，也许，恩赐会比我们所期待的还多一些。为时不远了，可是，天知道，这段时间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同《现代人》的分歧早在 1846 年就开始了。参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46 年 11 月 26 日写给他兄长的信。

② 兼政论家、文学史家、批评家、诗人和莫斯科大学教授于一身的斯·彼·舍维廖夫（1806—1864）在 1846 年撰文，尖锐批评了《穷人》和《化身》，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不能忘怀。舍维廖夫的文章就发表在《莫斯科人》上。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波夫先生和艺术问题》一文中分析了卡特科夫的这篇评普希金的文章。

④ 指他在 1856 年 1 月 18 日写给迈科夫的信中提及的“长篇喜剧小说”。

还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这是在说我的情况，而我的情况您是清楚的。

我的天使，在上次给您和家兄写信时我心情不好，我急躁、狂热，而实际情况是现在事情在许多方面已经明朗。我觉得，在写了上封信之后我应该把所有的一切情况都告诉您。在谢肉节那天，我在一个地方吃了馅饼，参加了晚会，甚至还跳了舞。斯卢茨基[①]也在这里，我同他常见面（我们是认识的）。我给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写过信，讲了上述一切，还谈到本地几位太太。她就猜想我开始忘记她并迷恋上别的女人，后来互相开始解释，她在信中说，当她想到，我是她的最后一个忠实朋友，却已经把她忘记，因此感到十分痛苦。她写道，她苦恼，她难过，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她的苦恼和疑虑讲给我听。她写道："我宁可死，但不会说一句话。"我理解这一点，她有一颗骄傲和崇高的心。正因为这样，她在信中写道："我不由自主地在我的信中对您冷淡了，我几乎已经确信，我不是在给那个不久前还专一地爱我的人写信。"我觉察到好几封信里有这种冷淡态度，因此陷于极度绝望。突然有人对我说，她要出嫁了。如果您能知道我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就好啦！我在痛苦中受尽折磨，我反复阅读她最近的几封信，其中的冷淡口气使我不禁感到怀疑，随之是悲观失望。当我尚未来得及就此给她写信时，就收到了我上次同您谈过的那封信，她谈到自己的孤立无援和尚未明朗的处境，征求我的意见说：如果有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向她求婚，她该怎么回答？这直接证实了我的全部疑虑，此后我已不能再怀疑了。一切都清清楚楚，关于

---

① Я. А. 斯卢茨基（1814年生），鄂木斯克炮兵营上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

她出嫁的传闻是确实的，她只是为了不让我难过才瞒着我的。一连两个礼拜我内心是那么痛苦，那么地受折磨，心情是那么忐忑不安，甚至现在我都害怕去回想。真的，我想跑到她那儿去，同她哪怕只待上个把小时，以后就听天由命！但希望的影子阻止了我这么做，我等待她的回答，这希望拯救了我。您听我说下去，她因失去了朋友而感到忌妒和痛苦，周围又尽是些令人憎恶的败类和废物，多病好疑的她，孤身一人，远离亲人，无依无靠，于是下决心要探询个确实：我对她究竟是什么态度？我是否已经忘记了她？我还是不是从前的那个我？为此她就以实际上发生了的一些事情为由给我写信："要是有人向她求婚，她该怎么回答？"如果我的回信态度冷淡，那就是向她证明，我当真把她忘记了。我收信后回了一封激烈而又可怕的、刺痛她的心灵的信，接着在下一个邮班我又寄去了第二封信。近来她一直生病，我的信使她痛苦到了极点。但是，我的苦恼似乎使她高兴，虽说她也为我感到痛苦。主要的是，我的信使她确信，我像从前一样非常爱她。接着她就决心把一切向我解释清楚，讲到了她自己的怀疑、忌妒和多心，并且说明有关出嫁的想法是她捏造出来的，为了了解和试探我的心思。然而，这出嫁的说法倒是有根据的：托木斯克有个人想娶妻子，并且得知库兹涅茨克有一个相当年轻的寡妇，据说人很漂亮。他就通过库兹涅茨克的一些长舌妇（一些不断地欺凌她的坏蛋）向她求婚。她哈哈大笑，回答媒婆们说，在这里她决不会嫁给任何人，别再来打扰她。然而那伙人并不罢休，他们开始搬弄是非，对她暗示，并且追问她：她这是同谁在经常通信？在她那儿有一个为她喜爱的朴实和善良的官员家庭，她对这官员的妻子说，如果她出嫁，那她已经有了对象，她尊重那个人，而那个人也几乎已向她求婚（她暗示，那个人就是我，但

没有说出名字)。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她知道，这一家子虽说是好人，但他们不会守口如瓶，而是会到处宣扬。这样一来，人们都会知道她已有了未婚夫，就不再为别人说媒，而她也就得到安宁了。我不知道她这种盘算是否对头，但佩舍霍诺夫在库兹涅茨克工作的儿子给父亲来信说，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要出嫁了，而佩舍霍诺夫就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添油加醋，传了开来。就这样我竟一度相信，我的一切都完了。不过，我亲爱的朋友，要是你能知道我现在有多么懊恼就好了！首先，她在病中，库兹涅茨克的那帮坏蛋准会把她折磨死，她什么都怕而又多疑，我呢，忌妒她信中提及的每个名字。她怕去巴尔瑙尔，万一那里把她当成一个求乞者，对她傲慢，不乐意接待她，那怎么办？我劝她别这么想，对她讲了一些相反的情况。她说，旅途费用昂贵，到了巴尔瑙尔又得置办新的家什，这倒是实情。我写信给她说，我一定会用上全部资财，同她分享。她呢，她以一切神圣的名义恳求我别这么做。她在等待阿斯特拉罕的回信，那里她父亲正在决定着她该怎么做：是留在巴尔瑙尔呢还是去阿斯特拉罕？她说，如果父亲要她上他那儿去，那就得去。紧接着她又问道，要不要把我向她求婚的事告诉她父亲，只是瞒住我现在的实际情况？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苦恼和磨难。但愿登基大典快点举行，但愿在我的命运中有一些确实的和迅速的变化，那她也就会安心了。您能理解我的处境吗，我的好朋友？如果格尔恩格罗斯能插手就好了。真的，有时候我想，我准会发疯！

致亚·叶·弗兰格尔

(1856 年 5 月 23 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我亲爱的最善良的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我急于（真真是急于）给您回信。所以，如果这封信写得仓促和潦草的话，请别见怪，以后我会把一切解释清楚的。

首先，我极其感谢您为我所做的一切和为我所做的全部努力。您是我的第二个哥哥，亲爱的和心爱的哥哥！托特列边是一个心灵非常高尚的人，对此我一直深信不疑。这是一个骑士的心灵，崇高的和舍己为人的心灵。他的弟弟也是这种性格。请您告诉爱斯特①，读着他的信不能不潸然泪下，我不知道，有没有语言可以表达我对他的感激之情。代我亲热地吻吻阿道夫。会有一些名堂的！我自己也明白，事情正在向有利的方面发展。愿上帝赐福于宽宏大量的皇上！正是这样，人们常说大家都热爱他，是很公正的！对此我是多么高兴！多一些信任，多一些团结，如果还加上爱心，——那么一切就都好办。——如果有谁一人向隅，那又会是什么滋味？既不能参与总的运动，又不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啊，愿上帝保佑，让我的命运赶快好转吧！你来信说要我寄一些什么去。我为登基大典和缔结和约寄去了诗，不管诗写得好还是坏，我已通过此地的长官寄出，请求准予发表（彼得·米哈伊洛维奇② 已将这个请

---

① 1856 年 10 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晋升为准尉，他很感谢为此事出了大力的托特列边。“爱斯特”当是后者的名字“爱德华”之误。——俄编注

② 即塞米巴拉金斯克省的军事省长彼·米·斯皮里多诺夫。

求向加斯福尔特报告)。如果不同时呈交作品，而专门正式提出准予发表作品的请求（写申请书），我认为是不恰当的，正因如此我才从写诗开始。请您阅读并誊抄一份，努力使其上达皇上。但问题在于，要越过加斯福尔特是不行的，须知我也许将在此地供职。6月10日加斯福尔特将去彼得堡，他当然将晋谒沙皇。他将把我的诗带走，但应该使他事先知道，而主要的是使他对我抱有好感。当加斯福尔特到达时您会在彼得堡吗？您能会见他吗？如果你们将会面，请别对他讲起托特列边。因为假如人家把事情的顺利进行归功于他本人的话，他做起来就会更加热情。但是，如果托特列边在某处遇见加斯福尔特，或者甚至是托特列边自己能造访（我不敢指望他能这样关照）加斯福尔特（这么做准会使加斯福尔特感到心满意足），请求他把我的诗作呈献沙皇，同时请求发表，并且在有人向他问起我时为我美言几句，也就是说我应该得到晋升。这么一来事情就圆满成功了，不是吗？就这么办，我的朋友，不管加斯福尔特在彼得堡期间您是否在那儿，请把我的这个想法告诉托特列边，要谨慎（因为我请求太多了）。如果您发现他赞成这个做法，那就请您把一切向他解释清楚。——您不会相信，您传来的消息对我有多大的鼓舞作用！迫切地期望看到您！啊！尽可能快些吧！有多少话要同您交谈啊！

X. 已在5月初离开了巴尔瑙尔，现在你们俩大概早就见面，而且都很幸福吧！啊，但愿上帝赐予你们的是幸福，而不是有时可能会有的那种灾难，——我这是经验之谈！但是，请别在彼得堡久留。您来吧，看在上帝的分上，您来吧。请对家兄说，我拥抱他，请求他原谅，我给他带来了种种不幸，我向他下跪，我的事情太糟糕了，我几乎陷入绝望。要体验我所身受的众多苦难是不容易的。我不打算使您不耐烦，再说我又不

能把一切都表达出来，所以我完全是一个人处于无可慰藉的苦恼之中。啊，如果您在这里就好了！您不在[1] 就不会有那种情况了。是这么一回事，她[2] 拒绝现在正式去巴尔瑙尔，但这还算不了什么！在她最近的所有来信里虽说也闪现着温情和好感，甚至还有比这更强烈的东西，但她暗示我说：她不会使我幸福，我同她两人都极其不幸，最好我们还是……[3]关于帕沙，她求我为之设法，让他进入西伯利亚军校，她还求您在加斯福尔特面前为之说情，能否在今年就接纳他进少年班（帕沙现在九岁)？我已答应无私地为之张罗，因此我恳求您尽可能给予帮助。我还恳求您，看在上帝的分上，劝说家兄，让他认真和仔细地打听一下，能不能把帕沙安排进巴甫洛夫斯克军校？即使不是在目前，明年是否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就让我哥哥写信给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尽可能快写，把所有的详情全都写上，这将使她完全放心。而您，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看在上帝的分上，也为我做一件事：请您让她安心，告诉她可能会有好机会送帕沙去彼得堡，她完全不必离开原地就能打发儿子去彼得堡，会有人把他带去，而在彼得堡帕沙一定会有许多朋友。请您使她相信，请您安慰她！我特别恳求我哥哥这么做……我没有把去库兹涅克的事告诉别列霍夫，但我要上那儿去一次，哪怕只去几个小时。我之所以没有告诉别列霍夫，是因为近来他不知为什么开始不安起来。不过，放，他是会放我走的。我几乎是肯定要去的，如果明天别列霍夫不改变

① 手稿中是如此写的。——俄编注。按：从上下文来看，应该是“您在的话”。

② 指玛·德·伊萨耶娃。

③ 句子未写完。信文转到了下一页，而这一页想必是被 A. Г. 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撕掉了。——俄编注

态度的话。我此行完全是自费，请您别责怪我乱花钱。我宁愿吃官司，只求同她见上一面。我的处境是危急的，应该好好谈一谈，并一次把一切问题都解决掉！别担心，我一路上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是个小心谨慎的人。十天后我回来，但我一定要见到她。我去库兹涅茨克一事是保密的，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别对任何人说，家兄除外。我的朋友！我太激动了。您在信中说，正在张罗着把我调到巴尔瑙尔营去。请看在您认为是神圣的一切事物的份上，在我成为军官（如果上帝恩赐我当军官的话）之前请别调动我。这将会是我的死亡：首先，elle ne sera pas là[①]。其次，要熟悉起另一些人，熟悉起新的上司——这滋味不好受。在这里我可以不放哨不站岗，在那儿可办不到。营里的长官很坏。再说干吗要调去？为了什么？为了能和她生活在一起吗？可是她也许将在鄂木斯克生活。看在上帝的分上，放下您这个打算吧，它会使我绝望。

杰姆钦斯基对您也不完全抱有好感（他同我的关系倒是亲密的。拉莫塔是一个极好的人）。这里的人都感到奇怪，根据您的信来看，建议您去的地方有许多，而您却到这儿来，到您曾感到寂寞的地方来。为了什么？由于什么原因？我秘密地告诉了拉莫塔，说这是由于您同亲人们的家庭关系，而且还编上了一段故事，非常巧妙，就让拉莫塔去传说吧！我还将去看望波列季卡，如果能在家里遇上的话。我此去十天左右。

再见，我的朋友，愿上帝保佑您，我像等待天使般地等着您。对我来说您胜于朋友和兄长，您是上帝赐予我的。

---

① 法文：她不会在那里。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56 年 11 月 9 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我的好哥哥，我的忠贞不渝的朋友，这一封信将由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转交给你，我对他是十分感激的。从上一个邮班收到了你的信，我很奇怪，你会这么晚才知道我晋升为军官。① 我在 10 月 30 日就知道这件事情了。（你得谢谢 K. И. 伊万诺夫和奥莉加·伊万诺芙娜，是他们给我寄来了命令。对，除此之外，也是在 10 月 30 日那天，从司令部给军事省长送来了一个有关我晋升的文件。）我和你一起再重复说一遍，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天使-皇帝长久地顺利地主宰我们的国家！没有言辞足以表达我对他的谢忱。我由衷地拥抱你，感谢你对我的祝贺。我久久地等待过你的信！我的朋友，抛弃你那一套常规吧。盼你经常些，哪怕点点滴滴地把自己的情况告诉我。我知道，有时你是无事可谈，但这没有关系，你还是应该给我写信！我的朋友，你答应在下一个邮班给我寄钱，你还劝说好妹妹和姨母给我帮助。好朋友，真希望你知道，我是多么需要钱！这一援助将很及时，因为我都不知道怎么置办服装，这里做一套制服比起彼得堡来昂贵许多（贵一倍半）。我在店里赊买了一些必需品，但还有许多东西得购置。再说，我连内衣也没有。现在我有薪俸收入，但在开初阶段的薪俸为数不多，还要扣除某些费用，更何况我又欠了许多债。（当然，我欠的是

---

① 1856 年 10 月 1 日沙皇签发命令："因职务上的功绩晋升下士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准尉，留在原营。"

一些能等我还债的人，但我毕竟是欠债。）我的朋友，我给你写这些并非因为我除去一开口就讲钱并要你寄钱之外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不是的！你自己也不会把我看成这样的人，对此我深信不疑。但我这么写也是有目的的，是为了在你面前稍稍为自己辩解，因为我对不起你，我寄望于你的钱，花掉的钱比我能花的还多一些。但是，亲爱的哥哥，如果有过一些特别的费用，那也是我无法克制的。一直到现在我仍热爱我爱过的那个女人，这件事将会如何了结，——我可不知道。而如果不见她的话，我就会发疯，或者会更糟一些。所有这一切把我的事情搞乱了（你别以为我把钱同她分着用，也别以为我给她钱；她不是这种人，她可以靠小钱艰苦度日，但决不会接受人家施舍）。这是一个天使，是我在人生旅途中遇到的一个天使，而把我们俩联结在一起的则是痛苦。如果没有她，我早就灰心丧气了。以后会怎么样就随它怎么样吧！你很担心我可能同她结婚。亲爱的朋友，好像这是永远也不会发生的事，虽说她是爱我的。这一点我清楚。但以后呐，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她恳求你原谅她没有给你回信。当时她处在极其糟糕的境地，而在拖延了好长时间后她又觉得不好意思回信了。你的信曾使她欣喜若狂，不过关于这件事就谈这些吧。

现在我的新生活开始了！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问我还要请求什么？我又希望什么？（他待我像亲兄弟一般热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现在还希望什么，因为回俄罗斯的事情我即使不调往部队也能很快办到。要是说我还希望尽快回到俄国，那只是为了拥抱你们，为了向高明的医师请教我的病情（癫痫病）。我最最希望的是快些退役，所以我请求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尽快肯定些地写信告诉我：我能否因体弱而有希望请求退役？退役对我会有好处，首先它有利于我恢复健康；其次是得到自

由，有可能从事文学工作（方便一些）；最后是，退役还会给我更多的钱。可不是吗，这里就有人向我两次建议（那些人寄望于颁布宣言后我会完全自由），要我工作，这工作也许可以完全保障我的生活。① 但是我在考虑着，等待着，期望着批准我发表作品。由于我对此期望过早，我才欠考虑地借了债。（我是寄希望于《儿童故事》②，你们是曾想发表这个作品的。为什么没有发表？做过努力没有？如果做过努力，那又对你们说了些什么？看在上帝的分上，把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我。）我的朋友，最近这一年里我一直处在这样的激动不安之中，处在这样的焦急和苦恼之中，以致根本不可能好好干事情，我丢下了所有已经开始写的（但我是抽空儿写的）东西。不过，这倒也不无好处，因为一部好作品就这么反复斟酌和酝酿着，而且差不多已经写成了一半。是的，我的朋友，我知道，我能在文学界为自己创造前途和赢得出色的地位。另外我还在想，在引起人们注目后，我还将依靠文学来摆脱我痛苦命运中的最后窘境。丰富的写作材料在强烈地折磨着我，此外还有一些不同于长篇小说的作品也在折磨着我。我想，不，我可以说，这是某种关于艺术的美妙的文字，一整篇文章已在我的头脑之中，并以札记的形式写在纸上，③ 但我的长篇小说又把我吸引过去了。这是一部很大的作品，是一部喜剧性的长篇小说，从滑稽可笑的东西写起，而写成的正是我所满意的作品。在这部作品

① 1859年3月1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才获准因病退役，定居在特维尔。

② 《儿童故事》是在1849年写于彼得保罗要塞之中，1857年由作家的长兄以“M－ий”署名发表于《祖国纪事》第8期上，标题是《小英雄——佚名者回忆录片断》。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6年4月13日致弗兰格尔的信中谈到过写一篇关于艺术的文章。

中将有许多很好很好的东西，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别认为我是一个吹牛大王。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人责己会比我更公正和更严格，如果我昔日的批评家们能知道这一点就好了！我很愿意现在就将这部大作品中的一些片断、一些十分完整的情节发表出来。这会给我带来名誉和金钱。看在基督的分上，尽可能打听一下，有没有这么做的可能？请写信告诉我。

我的天使，我可为你担心啊！你的那些雪茄烟使我大吃一惊，我在你的信中，后来又在报纸上读到了有关这些雪茄烟的情况。我害怕，你在用你所拥有的一切来冒险，这是在赌运气。一次烟卷生意是做成功了，但下决心赌运气以求得第二次成功，——这就太冒险了。我整个夏天都在为你担心，愿上帝保佑，让你走运！不过，我只是说说，我不太懂行。

亲爱的朋友，你信中讲到了妹妹们。这是一些天使！我们的家庭多么美好！这个家庭里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安德烈弟弟在哪里？他情况怎么样？好久没有他的信息了，我一定要给他写信。我这封信写得匆匆忙忙，只是为了要回复你的信。但我很快又要给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写信，到时候我再给你写，写得详细些、完整些，因为到那时我关于自己的情况也会知道得多一些了。现在就该给妹妹们和姨父写信，但我想再等一个邮班，等一等妹妹们的信。瓦莲卡要给我寄衣服（我的衣服都穿破了，我不得不借钱去买了几件，虽说价钱很贵），她问我按什么地址寄衣服？我直到现在还弄不懂她的问题。按那个她寄信的地址寄不是就行了吗？如果你见到她，代我亲吻她；如果见不到，那就写信告诉她，说我亲吻他们大家。好心的瓦莲卡给我寄来了二十五卢布（我只是在8月份才收到，是由信使送来的）。天知道，这些钱可真是救了我的急！

我租了一套居室，有一个仆人，有取暖设备，供应伙食，

价钱是每月八卢布（银币）。总之，我现在日子过得像一个犹太佬。看在上帝的分上，哥哥，难道一直到现在你还不能不经过上司直接给我寄信？要知道我深信，即使按宣言来说，你也已经不受监视了。看在上帝的分上，直接寄信给我吧！（皇上是善良天使的化身!）我急于结束这封信。我的健康状况如前，但秋天我还是病过数次。癫痫病一直没有好，动不动就发作，每次发作后我就意志消沉。我感到，由于癫痫病发作我逐渐丧失记忆和才能。心灰意懒和精神上蒙受屈辱的心情——这是我的癫痫病的后果。你身体好吗？家里人都健康吗？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怎么样？代我问候她，代我亲吻孩子们。马上给我写信，一定要写。如果没有什么可写的，那就寄一个空信封。我的天使，对我来说你的信比金钱贵重！要知道，我是孤单一人，完全是形单影只，可不是吗，你一点儿也不知道我的情况。再说，在四页纸上又能讲些什么呢？为了互相倾谈一切，需要好多年时光！啊，如果我们能见面就好了！再见，我的天使，不必等好久，我很快会再给你写信，不过你也得写，尽可能经常写。拥抱你，全部属于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千万别忘，要写信！

致切·钦·瓦利哈诺夫

（1856 年 12 月 14 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亲爱的朋友：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把您的信转给了我。这信十分亲切和温存，我好像又看到了您。您说您喜欢我，而我要不客气地声明：我爱上了您。我从未对任何人，甚至连嫡亲哥哥也不

除外地感到过对您这样的爱慕之情。天知道这是怎么搞的。为了说明这种感情有许多话可讲，但我何必夸赞您呢！不需要证明，您就会相信我是真诚的，我亲爱的瓦利一汗。而且就这个题目纵使写上十本书，也写不出什么名堂，因为感情和爱慕之心是无法言表的。自从我们在带篷的雪橇里同您话别之后，大家心情忧郁了一整天。一路上大家想念着您，而且争先恐后地称赞您。如果您能和我们同行，那简直就太妙了！您会对巴尔瑙尔留下强烈印象。在库兹涅茨克（我独自一人上那里去了一次，注意：这是秘密），我向一位女士讲了许多有关您的话。这是一个聪明可爱的女人，心地善良，是我的至交。我讲了许多，以致她喜欢上了您，虽说她从未见过您，不过是听了我的口述才如此的。她说我用了最鲜明的色调描绘您。也许，有朝一日您会见到这个美好的女人，而且也会成为她的朋友之一。我希望您会这样，也正因为如此我才给您写这些。[①] 我几乎没有在巴尔瑙尔停留，虽说曾参加了一次舞会，而且已经结识了几乎所有的人。我在库兹涅茨克待的时间多一些（五天），之后我去了兹米耶夫和洛科季。杰姆钦斯基始终像平时一样幽默。谢苗诺夫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更了解他了。可以对您说的话有许许多多，但在一封信中说不完。不过，有些事情您终归会知道的。而现在，在我心中突然出乎意料地（我意料过又未意料到）积聚了这么多痛苦、忧虑和恐惧（为了那个对我来说是贵于世间一切的人而产生的恐惧）的现在，在我完全是孤单一人（而又应该行动）的现在，我懊悔了，懊悔我未向您坦陈自己最主要的烦恼和目的，未向您坦陈这两年多来严重地折

① 这里谈到的是玛·德·伊萨耶娃，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的妻子。正是为了她，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去了库兹涅茨克。

磨我心的一切！我可能会是幸福的。我亲爱的朋友，切坎·钦吉索维奇，我这是在叫您猜谜语了。请您别费劲猜，但请您祝愿我成功。也许，您很快会从我这里听到有关一切的消息。如果可能，请快到我们这儿来，4月里一定要来，别变卦。真想见到您，而您呢，肯定不至于会感到寂寞。您在信中说，在鄂木斯克您感到寂寞——这还用说吗！① 您征求我的意见，您该怎么对待工作？怎么对待环境？依我看，您别放弃学习。您掌握许多材料，写一篇有关草原的文章吧！会发表的（您可记得，我们曾谈过此事）。如果您能写出某种类似您的有关草原生活的《札记》那种东西，有关您在那儿成长的情况等等，那就最好不过了。这将是一种会使大家感兴趣的新发现，一切都将是非常新颖的。而您当然是知道该写什么的（例如类似普希金译的《约翰·滕纳》，② 如果您还记得的话），在鄂木斯克和彼得堡都将会注意您，您能用您现有的材料使地理学会对您产生兴趣。总之，在鄂木斯克也将会对您刮目相看。届时您甚至可以鼓励您的亲人们，因为您可能有一条崭新的生活道路。如果您要在草原上度过明年的夏天，那就得等待好久，但是从明

---

① 瓦利哈诺夫在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说："在鄂木斯克许多人搬弄是非，经常发生阴谋倾轧，它使我感到厌恶，我真想离开这个地方。您对此有何想法？请您出出主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该怎么办为好？"

② 1830年在纽约出版了约翰·滕纳的《札记》，它的法文译本于1835年在巴黎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通过普希金的文章了解这部《札记》的，在文章中普希金大量引用了他本人译自法文本的文字，普希金指出了约翰·滕纳的《札记》的真实性以及浑厚朴实的文笔。在《札记》中约翰·滕纳写了北美印第安人的生活，他在这些印第安人中间度过了三十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信中建议在吉尔吉斯草原土生土长的瓦利哈诺夫写"类似普希金译的《约翰·滕纳》"，因为他深知瓦利哈诺夫熟悉草原和生活在那里的人民。

年9月1日起您就可以申请去俄国休假一年。在那儿生活上一年，您就会知道该做什么了。一年的生活费用您有，请您相信，并不需要许多钱。主要的是，您打算怎么生活，您对此事怎么看。一切都是相对和有条件的，在这一年中您能决定您生活中的下一步。您自己可以弄清楚结果，就是说，可以决定您下一步做什么。返回西伯利亚后，您就可以向亲人们提出设想。可以描绘和设想的东西还会少吗？有那么多的好处和理由，也许他们还会放您出国，就是说，去欧洲旅行它两年。再过七年八年，您就可安排好自己的前程，而且也会对自己的祖国十分有用。举例说，在自己人中间您会几乎是在俄国讲明什么是草原的第一人，讲明草原的意义以及你们的人民对于俄国的关系；同时并可为自己的祖国效劳，为它向俄国人进行崇高的斡旋。这目标不伟大吗？这事业不神圣吗？请您想一想，您是受了充分欧洲教育的第一个吉尔吉斯人，更何况老天爷还把您塑造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人，赋予您善良的心地。不能，不能落后；要坚持，要努力，如果可以的话，要想办法。要知道，什么都是可能的，您得有信心。请您别笑话我这些许多乌托邦式的设想，别笑话我对您的命运进行卜卦，我亲爱的瓦利—汗。我如此地爱您，以至我成天在为您和您的命运幻想。当然，我是在幻想中安排和爱抚着您的命运。但在许许多多幻想中有一样东西是现实的，它就是：在你们这个民族中您是第一个获得欧洲教育的人。光这一点就令人瞩目，所以意识到这一点，就会不禁给您增添责任和义务。难于决定的是，您该走出怎样的一步。不过，我还有一点建议（一般性的）：少猜测，少幻想，多做事。从一件什么事情开始，哪怕是先做一件什么事情以扩展您的职业。比起什么事都不做来，做一件什么事情终究好一些。愿上帝赐您幸福。

再见，亲爱的，请容许我拥抱和亲吻您十次。记着我，常来信。我喜欢楚里科夫，他为人爽直，但我对他了解甚少。您同谢苗诺夫会相聚吗？你们会一起来塞米巴拉金斯克吗？来的话，我们可就热闹了。也许，到那时在我的命运中也会有许多变化。愿上帝保佑！杰姆钦斯基问候您。我正在他的寓所里给您写信，就坐在那张我们平时一起吃饭的桌子旁，那张我们在傍晚边喝茶边等待受欺凌的孤儿们的桌子。

楚里科夫坐在我对面，也在给您写信。杰姆钦斯基在睡觉，在打鼾。现在是晚上十点钟。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很累。真想给您写一些有关塞米巴拉金斯克的东西，有一些挺好笑的事情。但当真写起来，连十分之一也写不出来。再见吧，我的好朋友。常给我来信，我永远会给您回信。也许，有那么一次我会敢于写一写自己的事。代我问候杜罗夫[1]，我祝他一切都好。请您叫他相信：我爱他，并真诚地忠于他。

Ad<d>io![2]

注意：C. 向您问好，她讲了您怎么在鄂木斯克勾引她。她记得您，而且对您很感兴趣。

---

① 杜罗夫因涉彼得拉舍夫斯基案而被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此时已调到鄂木斯克，与瓦利哈诺夫一起工作。

② 意大利文：再见！

致亚·叶·弗兰格尔

（1856 年 12 月 21 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我最好最宝贵的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

我急切地等待您的信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我连片言只字都未收到。您是否收到了我的信？我在其中告诉您，我打算离开塞米巴拉金斯克两个礼拜。不过，即使您已收到此信，您的回信也还寄不到。我指的是另一封信，就是您答应了不等我回音就写的那封信。您要邮寄军官用具给我，我最好的朋友，我已告诉您别为我白白破费，我用不着这全副装备（因为反正它会迟到）。如果我确实很需要一些东西，比如军帽，按标准制定的肩章，有代号的纽扣等，那只是因为此地没有这些东西，必须订购。也正因这样我才告诉您，我乐于拜领您给我的这些小玩意儿。但如果是采办和购买这些东西误了您时间，您由于等着完成采购而未写信，那就没有道理，当然是没有道理！我的好朋友，不能忘怀的朋友，您，本已使我十分感激的您，难道这类小玩意儿能妨碍您给我写信？不过，也许是我错了，也许时光已经磨灭了您心中对我的记忆，因而您已经不像从前那么爱我了。谁知道呢？但是，不对！我这么说是作孽。您为我做了这么多，如果我忽生疑心，那就会是我对您忘恩负义。我不要这些猜疑，我把它们驱走，我诚心诚意地拥抱您，像从前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时那样同您交谈，当初您对我来说就是一切：既是朋友，又是兄弟。当初我们俩都把自己的烦恼……内心的烦恼向对方倾诉。

您很久前才见过托特列边？已经很久了吗？他还在彼得堡

吗？如果在，那么您已转达了我对他的谢意了吗？请告诉他，我的朋友，对他的谢忱我无言表达，我永远崇敬他，对他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永生不忘。看在上帝的分上，我的好朋友，快写信把这一切告诉我。我本来答应写一封长信给您，而我现在只写了半张纸，其原因是我不知道此信能否在彼得堡送到您手中。您在信中说将去伊尔比特，那么，也许，天知道，您会忽然产生去巴尔瑙尔的念头。这样我就不知道，我这封信将一直搁置到你回去的那天呢，还是有人会把它从彼得堡转寄给您，寄到您所在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写信短的缘故，本来我是可以写得长长的。还有一个原因，您可从以下两句话里明白："上帝知道，我多么想口头上而不是在书信中同您交谈！"如果我能见到您，我就可以把一些东西转交给您，而现在办不到。我只讲一点，我去过巴尔瑙尔，去过库兹涅茨克，与杰姆钦斯基和谢苗诺夫（地理学会会员）同行。12 月 24 日，正好在 X. 的命名日，我们抵达巴尔瑙尔，所以赫尔恩格罗斯在尚未见到我们的情况下，就通过谢苗诺夫邀请我直接去舞会。我很喜欢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突然对您怀有些许偏见。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到这一点。我很喜欢她，大家都喜欢她，但她无理地明显疏远我。她对我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一切看来都挺好，但她显然并不信任我。不过，如果即使她意料到了我知道你们之间的恋情（?），难道她就可以认为我是一个不高尚的人？应该指出的是，在谈及您时，她明显地尽可能强作冷淡，甚至还略带嘲弄。我不明白，我不知为什么很喜欢这种做法——就是说这并非嘲弄的口气，而是一种策略。她非常聪明。我深信，在她想要迷人的时候，她是迷人的。我全身心地希望，希望她的心地能与其他一切相配称，但她却把心藏了起来，离好奇者们远远的。在舞会上我和她四次相遇，我们在一

起交谈。为了同她谈话，我故意不跳舞。

我不谈巴尔瑙尔人了，同他们中的许多人我已经相识。这是一个忙忙碌碌的城市，其中有多少流言飞语，又有多多少少土生土长的塔列兰①。在巴尔瑙尔待了一昼夜后，我独自一人去库兹涅茨克，在那里待了五天，返回途中又在巴尔瑙尔待了一昼夜，在赫尔恩格罗斯家吃午饭，在他处一直待到傍晚。他待我非常好。在席间我出了个小小的洋相：我很喜欢他们的儿子，一个八岁的小男孩儿，他的长相酷似母亲。我说出了这个想法，她却反驳说不像。我详细地分析起相像之处来，请您想象一下：事后我才知道，他们家里人认为这个男孩儿几乎是个丑八怪。我的奉承话太妙了！

我的朋友，在彼得堡时您对 X. 似乎是非常坦诚，甚至把我的信也给她看，是这样吗？至少在我去库兹涅茨克后她对谢苗诺夫（他与我相处甚好）说，我此去库兹涅茨克是要结婚，在那儿有一个我心爱的女人，她还说这是从您处知道的，是这样吗？

您的相片我已经收到，谢谢您，我的朋友，谢谢！您送给我的箱子并未收到。关于这只箱子赫尔恩格罗斯保持缄默，而我又不好意思询问。当然，是他忘记了。不过，反正一样，因为箱子也许在奥斯捷尔梅耶尔处。如果在他处，日后我会收到。您的书籍和矿石大约在兹米耶夫，在奥斯捷尔梅耶尔处，在四只于夏天发寄到他那儿去的木箱里。返回途中我们在夜间到了兹米耶夫，我不可能去奥斯捷尔梅耶尔家。但请您确信，一切东西都将得救并送到您处。我还想到兹米耶夫去一次。

---

① Ш. М. 塔列兰（1754—1838），法国外交家，为人权变多诈，毫无原则。

现在，我的朋友，我要向您宣布一件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事情。对您，我的朋友，这件事是应该公开的。简短和明确地说：如果某个情况[①]不搅扰的话，那么在谢肉节前我要结婚。[②]同谁结婚？——您知道。除了这个女人，没有一人能构成我的幸福。她一直爱我到现在，而我成全她的愿望。她本人对我说："好。"在她对我依依不舍这件事上，夏天我对您讲过的那许多关于她的话并无太大影响。她爱着我，这一点我很清楚。当初在夏天我也知道，她很快就不相信她的新欢了。还是在夏天，从她的信中我就知道了这一点。对我一切都是公开的，她向来对我没有什么秘密。啊，如果您能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就好了！

我肯定地对您说，我要结婚。不过，可能有一个情况（要谈它说来话长），它可能把我们结婚这件事无定期地拖下去。这是一个完全不相干的情况，不过我感到，从各方面看，它不会发生。而如果它不发生，那么在您收到我下一封信时一切都将结束。

我现在一文不名。我得有六百卢布（银币），方能按最简朴小气的算法办好一切事情。我打算向科夫里京借这笔钱（他在鄂木斯克，但很快就回来），最近我同他相处得很好。我希望他会给，如果他不借，那么一切都将告吹，至少将无定期地拖下去。向科夫里京借钱，是长期借，至少借一年。不过，我将随下个邮班寄信给姨父，他有钱，多次帮助过我们家，我求他给我六百卢布（银币）。如果他给，我马上就归还给科夫里

① 指的显然是无钱结婚和购置必需的家什。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同玛·德·伊萨耶娃的婚礼是在 1857 年 2 月 6 日举行的。

京。如果他不给，那就得自己搞到钱，因为这是一笔高尚的债，应该尽快把它还清。

我不能寄希望于哥哥，如果他有钱的话，他倒是会给我的。但他写信说他情况糟糕，至少现在是这样。因此，无论是还债，还是我未来的生活费用，只能寄希望于一点：允许我发表作品。请别见怪，我的朋友，一文不名的我竟然借这么一笔巨款：六百卢布（银币）。但我有已经准备好可供出版的价值一千多卢布（银币）的作品。可见，如果准许出版，即使姨父不寄钱来，还债的钱还是会有的。如果再有一年不准我出版作品的话，那么我就完蛋了。那么还是别活下去为好！像现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在我的一生中从未有过。所以请您理解我，尊贵的朋友，有关准许出版的消息对我有多么重要，哪怕是一点儿消息。我恳求您，像求上帝一样，如果关于这件事已能打听到一些什么消息，那么请您立刻告诉我（还是在上封信里我已为此事求过您）。为这件事我求您了，如果您对我还有昔日的感情，您一定会接受和满足我的请求的。是这样吗？我的朋友，我没有看错吧？（为什么没有发表我的《儿童故事》？有关这部作品您曾给我写过信。莫非是拒绝了？知道这件事的进展对我来说很重要。不言而喻，我是乐于不署名或者用笔名发表作品的，哪怕是永远如此。）如果科夫里京借给我钱，我将设法在1月20日到25日之间动身，而过上二十天左右我将带着妻子回塞米巴拉金斯克。在巴尔瑙尔大家在期待着，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在期待着您去那里。我们会在那里相逢吗？

您见到我的哥哥了吗？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同他会面，讲讲我的情况，说几句有利于我的话。我不向他要钱，因为他现在没有钱。但我请求他，如果他办得到，寄一些东西给我。我非常想有些东西。请告诉哥哥，让他给我写信，把他所知道

的当前文学界的全部幕后秘密告诉我，这对我很重要。

不过，在此信中向您道别前我还要跪着求您一件事。您还记得吧，夏天我在信中同您讲起过韦尔古诺夫。我求您在加斯福尔特面前为他斡旋，现在他对我来说比同胞兄弟还亲，我同他的关系可真是说来话长。事情是这样的：他对安排自己前途所抱的最后一点儿希望是他将在托木斯克参加考试，以获取一个官职和一个一千卢布（纸币）薪俸的位置。如果他通过考试，这一切他都会有。但是，没有靠山的话，什么事都办不成。一切都取决于托木斯克中学校长、五等文官费奥多尔·谢苗诺维奇·梅谢林。——如果某个有权势的人能为韦尔古诺夫写一封信给梅谢林，让他在韦尔古诺夫接受考试时给予关注，那么梅谢林当然会把一切都办好。为韦尔古诺夫求情并非作孽，因为他值得我们这么做。因此我请求您，如果您有什么亲戚或熟人在教育部里担任重要职务，能不能写一封信给梅谢林讲讲韦尔古诺夫的事情？您见到阿波隆·迈科夫了吗？他认识维亚泽姆斯基。如果由维亚泽姆斯基写这封信，那就太棒了！看在上帝的分上，哪怕是做一点儿什么，动一动脑筋！您就做我的亲兄弟吧！

再见，亲爱的朋友，我拥抱您。请快回信，看在上帝的分上，把一切都告诉我。再见。

全部属于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注意：别写信告诉 X. 说我在给您的信中讲到了她，别出卖我。谁知道，她，也许，并不喜欢这种做法。

致瓦·米·卡列皮娜

（1856 年 12 月 22 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我亲爱的好朋友，最亲切的妹妹瓦莲卡！

也许，你感到奇怪，我这么长时间没有给你写信，也不告诉你收到了你寄来的钱。我的朋友，有一些情况使我拖延了。我想等一等，等这些情况过去后再写信，因为我预感到我也应该向你说明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想在一封信中把所有的事情一起讲。感谢你和你们大家，尤其是姨父和姨母，你们给我寄了钱（二百卢布银币）。你也代我亲吻韦琳卡，我非常对不起她，到现在还没有给她写信。但你能看到，我是忙了一点。我一定会给大家写信，而现在你姑且先听一听我早就想告诉你的事情。这事说来话长，因此应该先从两年前讲起。在 1854 年我从鄂木斯克到了塞米巴拉金斯克，认识了一个当地官员伊萨耶夫和他的妻子。他是从俄国来的，为人善良、聪明，有学问。我爱上了他，像爱亲兄弟一样。他当时没有工作，正等待着很快安排他重新工作。他有妻子和儿子，妻子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伊萨耶娃还年轻。他在自己家里像亲人一样接待我。经过长时间的奔走他终于得到了一个职位，在托姆斯克省的库兹涅克市，距塞米巴拉金斯克有七百俄里。我同他们道别，而同他们分离对我来说比死还要难受。这是在 1855 年 5 月。我并不夸大。到库兹涅茨克后，他，伊萨耶夫，突然病故，撇下了妻子和儿子，一个钱也没有给他们留下。她身处异乡，孤单无援，一文不名，处境十分可怕。我知道后（因为我们是互相通信的），就借了一些钱寄给她，使她渡过最初的难

关。我多么幸福啊，因为她接受了！后来她同亲人们、同她的父亲联系上了。她父亲现在住在阿斯特拉罕，在那里担任相当重要的职务（检疫所所长），官衔颇大，薪俸丰厚。他跟前还有三个女儿，都还是姑娘；几个儿子都在近卫军里。父亲姓孔斯坦特，是一个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来到俄国并定居下来的法侨——贵族的孙子。但他的子女按母系全是俄国人。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是长女，父亲最喜欢她。但他除了薪俸之外一无所有，能寄给她的不超过三百卢布（银币）。不过，从她写信告知亲人们有关丈夫去世的事情以来，她至少已经不穷困了。父亲要她回俄罗斯，但她在把八岁的儿子安排进西伯利亚陆军学校之前不想动身。如果她带上儿子去阿斯特拉罕，她就没有钱培养儿子。在那儿要付钱，可是她却没有。父亲倒是不会撇开她不管的，但他已年迈，而且除了薪俸之外没有别的收入。父亲一旦去世，她就会成为妹妹家的食客。而在西伯利亚士官武备学校里，学生能受到很好的教育，毕业后进炮兵部队，在西伯利亚义务服役的期限不过是三年。简单地说，她决计留在库兹涅茨克。在这里我有许多熟人，在鄂木斯克有一些担任要职的人，他们都了解我，乐于诚心地为我做可以做的事情。为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的儿子我求过人，他们已经答应我，似乎明年大约就可以安置他进军校。我的亲爱的朋友，我给你写了许多细节，但主要的事却没有写。我早就爱上这个女人了，爱得几乎发疯，甚于爱自己的生命。如果你知道她，知道这个天使，你就不会感到惊奇了。她身上有许多优秀品质，她聪明、娇媚，有学问，女人中少有像她这么有学问的，性格温柔，为人本分，信仰宗教。我在她处于不幸中时见过她，当时她丈夫没有职务。我不想向你描绘他们当初的困苦生活，但如果你能看到她是多么忘我和坚强地忍受着不幸就好

了，那可是真正的不幸啊！她现在的境遇是可怕的：孤单一人，在库兹涅茨克，她丈夫就死在那里，天知道她周围尽是一些什么人。真是地地道道的寡妇和孤儿。当然，我对她的爱是蕴诸内心，没有表白过的。我爱她的丈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像爱兄弟一样。但她聪明而又多情，她不可能不明白我对她的爱，不可能不察觉到这一点。现在她自由了（丈夫去世已经一年半），而我又被晋升为军官，所以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她求婚，要她嫁给我。她了解我，她爱我并尊重我。我们分离后一直在互相通信，每个邮班都有信。她同意了，回答我说“好”。所以如果不遇上某个情况的话（关于这一点我不写了，因为说来话长，但这情况即使不会妨碍我们的事，却也使它长期推迟），那么我们的婚礼将在 2 月 15 日前举行，就是说在谢肉节前。我的朋友，亲爱的妹妹！你别反对，别苦恼，别为我操心。我没有任何更好的做法了，她同我完全般配。我们受的是同样的教育，至少是我们互相了解，两人的爱好和行为准则又都相同。我们是老朋友。我们互相尊重，我爱她。我三十五岁，她二十九岁。她出身于极好的门第，虽说并不富有。（她几乎一无所有。不过，她母亲去世后留有一点儿不动产，是在塔干罗格的地产，一幢房子。它还没有卖掉和分掉，因为妹妹刚从学校毕业，在等她成年。）关于此事我早就给哥哥写了信，我求他别告诉你们中任何一个人，这是因为我当时不抱丝毫希望。现在我成了军官，我有了进一步安排好自己命运的希望了，而皇上的恩典又是不可计量的。瓦莲卡，你是好妹妹，是热爱哥哥、关心我的命运的好妹妹，我知道，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你靠什么过日子？”——因为薪俸当然是不够两个人用的。但是，首先，我的妻子要求并不多，她对生活的看法是合理的，她曾生活在不幸之中，但她不失尊严地有耐性地熬

过去了；至少她不是一个好挥霍的女人，请你相信，正好相反，她是一个出色的当家人；其次，如果不住在彼得堡和莫斯科，那么我一年有六百卢布（银币）就足够了。可我上哪儿去弄这笔钱？而你，瓦莲卡，你是知道我的全部目的的。我寄希望于上帝和皇上。我坚信，我会（而且是很快就会）被谅解的，会准许我写作和发表作品的。你等着看吧，我的朋友，你还会听到有关我的事，而且一定会听到好的消息。我现在手中有已经写好了的作品，如果准许发表的话，那至少将会有一千卢布（银币）的收入，这就是我的前途。现在劳动早已有了酬报。我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强制自己，不会叫自己丢脸去写一些令人作呕的东西，去勉强地写，去赶时间和按合同来写。（这样的工作一直消耗我的精力，以致我未能写出什么中肯的东西来。）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有无穷无尽的素材，我的思想已经明晰和确定。我现在写出来的东西，杂志当然不会拒绝发表。相反，它们都会乐意地接受，这一点我很清楚。当然，我不必费什么力气，一年就能挣到比六百卢布多得多的钱。但我只打算消费六百卢布，这个数目我是会有的。如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那么现在西伯利亚十分需要正直的和有点儿知识的人，会给他们薪俸优厚的工作岗位。（为私人干活，比如说，在一些金矿主那里。）我很清楚，他们不会拒绝我，相反，会乐意接受我。总而言之，我不会活不下去。不过，我目前正在供职，至少在这一年里应有钱过日子。我计算过，必须租到住房，要购买家具、我和她穿的衣服，要寄钱给她作路费，还有举行婚礼的费用，——要办好所有这些事情，我必须有六百卢布（银币）。这里我有一个熟人，我同他关系良好，他有钱，为人善良。我打算向他借钱，丝毫不对他隐瞒我的现状和期望，直截了当地讲清楚，我只能在一两年后把钱归还给他，否

则我就不借。我几乎坚信他会借给我的。但这笔债是该还的，这是一笔神圣的债务。因此我有意求助于姨父，给他写一封信，毫不隐瞒地把一切说清楚，求他给六百卢布（银币）。也许，他会给的，那我就得救了。如果不是因为距婚期的时间很短（我不愿意、也不能够把婚期延到复活节后），我就会直接向姨父求助了。如果姨父给这笔钱，我祝愿他幸福！他会救我脱离困境的，因为肩上背六百卢布（银币）的债是很沉重的。如果姨父不给，那是他的自由！他已经帮过我们许多忙，妹妹，他给了我们种种恩惠，他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我们的父亲，我不应该埋怨他。你把这一切都告诉天使一姨母，对她说，希望她为我祝福。我不把写给姨父的信随同这个邮班寄出，我是故意这么做的，为的是要先告诉你和姨母，而她肯定会帮助我的。写给姨父的信我当邮寄去，收信人的姓名和地址将由我亲手书写。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你们亲自把信在吉利的时刻交给他，并向他说明。请你相信，这封信我会写得非常好。我的天使瓦莲卡，你不会太为难的，你向姨父说明，我这桩婚事并不十分荒唐，因为事实本身在说明问题。请你理解我，我的朋友！一直到现在我还受着监视，受到政府的怀疑，而且将永远如此。我自己有过迷误，罪有应得。你要相信，一个变得稳重了的人，已经结了婚的，也就是说，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人，比起一个像一阵风那样无拘无束的人来说，会更受人信任。人家会考虑到，结了婚的人不会情愿牺牲家庭的命运，也不会像一切都由自己做主的年轻人（我曾是这种人）那样，一下子就迷醉于那些有害的思想。我正在力求博得政府的信任，我必须这么做。我的命运全系于此，而且无疑我将很快达到我的目的，尽管还没有获准写作和发表作品。

再见，我的天使，别为我操心，请你站在我的一边。你要

知道，我早已决定了这桩亲事，这已经是经过了一年半的再三考虑了，尽管我当时还没有晋升为军官的把握。现在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摒绝这个念头的。我亲吻你一千次，请一个一个地亲吻孩子们，吻一吻韦琳卡，也请你告诉姨母：我认为她是我的保护天使。

你们一定要把我这封信交给姨父看，请别事先就启封。再见，我的亲爱的。写给姨父的信肯定将随同下班邮件到达。

节日将临，祝你们大家节日好！

你的哥哥陀思妥耶夫斯基

请转达我对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1] 的问候。关于他，大家在口头上和信件中谈过他的许多优点，因此，我同他虽未曾谋面但已经喜爱他了。

收信人未确定（苏桑娜[2]）

（1856 年 12 月 22 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苏桑娜太太：

急于向您表示谢意，感谢您给我写了一封友好、亲切的信。您这封信证明了您不忘老友，而记着朋友——这无疑是心地美好的特征。您在信中讲到您失去了亲人。当然，失去对我

① 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妹夫、薇拉的丈夫亚·帕·伊万诺夫。

② 苏桑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熟人，其姓和父名不详。——俄编注

们十分亲近的人是痛苦的。我对此非常清楚，所以我十分同情您。您说，您很寂寞，但那些您平日关心备至的人会劝慰您的。愿上帝让您在您的家庭里享受喜悦！我们在这里日子过得既不寂寞，也不欢乐。的确，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我们的家庭生活几乎没有变，我们这里没有或者说很少有带家眷的家庭。涌来了无数的独身者。从省长算起，大家都是单身汉。而一个城市的面貌却只能由有家眷的社交层来确定，也只是在这种地方才有生活的多样性。而单身汉的圈子则不管何时何地，过的生活总是一模一样。不过，在我们这里常常有舞会和节日。您在信中详细描绘了我们亲爱的皇上驾临首都举行登基大典时给您留下的印象。请您坚信，所有这一切在整个俄国，从彼得堡到堪察加半岛，都引起了反响，塞米巴拉金斯克也不例外！我们这儿的全部社交界人士举行了舞会，是预约的，因此在我们这里庆祝登基大典这一天过得既隆重又欢乐，但愿上帝赐予沙皇长寿。

是啊，如果您什么时候来塞米巴拉金斯克，那您肯定会认不出它了，它的建筑物也较以前为好。不过，还是您说得对：过去的东西总比现在的更为亲切。您自己就忧郁地承认说，我的信使您想起了过去。您问及佩舍霍诺夫一家，他们都健在。他本人，当然，已经不工作了，他住在独立庄园里（在松林附近，您该记得)。他欠了债，为了还债他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又盖起了另一座房子供出租用。请您代我问候索菲娅。至于玛丽亚·伊万诺芙娜，我则要专门给她写信。再见，愿上帝赐您幸福，而我永远是尊重您和忠实于您的。

致瓦·米·卡列皮娜
(1857年3月15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亲爱的瓦莲卡，瞧，又给你写信了。我要告诉你，我和妻子（她同我在一起给你们写信）虽说好歹安顿下来了，而且开始了新的生活，但毕竟还有一大堆麻烦事，以致不得不错过上次邮班，没有给你们写信，尽管我是答应过的。再说，妻子常有小病，而我在这个礼拜里吃素，今天我作了忏悔，太累了，何况我自己的身体也并不能说好，因此你想必会原谅我的。妻子在信中请求你们爱她，请接受她的要求吧，不是因为她说了这种话，而是因为她真爱你们。她为人诚实，不喜欢说违心话。请你们爱她吧，我将为此十分感谢你们，感谢之至。我们的日子还凑合着过，没有广泛的交际往来，省钱（虽说钱花费得吓人），并且寄希望于未来。如果上帝和皇上乐意，未来是一定会安排好的。我不认为，深信我的希望会实现是一种作孽的行为。但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活到我自己挣钱糊口的那一天。只有到那时，我才有权称自己是一个人。而在那一天来到之前，我无限地感谢你们大家，感谢你们爱我，没有在我不幸时忘记我。我有点担心癫痫病发作，不知怎的目前它倒平息了，愿上帝保佑，让这病永远不发作吧。由于这病，我对待自己现在的职务和工作总有一种心灰气馁的感觉。同时却有一个信念在我心中越来越深地扎根：我将走另一条路，靠另一种工作使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于己于人都有益的人，并且恢复自己的名誉，矫正过去的迷误。愿上帝保佑，使我能向你们大家证明我的话是确实的。不言自喻，我决不会用自己现在的地位和职

务去换取一种未知的东西。我将在有实际根据时，亦即在我能过另一种生活、从事另一种从各方面说比现在更为有利的工作时才改变这一切。

不久前我收到了米沙哥哥的一封十分友好和亲切的信。这是真正的朋友和哥哥！就像你一样，我最好的妹妹！但是你不会相信，我最亲爱的妹妹，米沙哥哥的生意情况多么使我担心！他这卷烟生意做得太冒险了，太大胆了。愿上帝保佑，别让他的希望落空。他在给我的信（不知是第几封）中写道，他整个儿陷入了算不完的账目之中，有许多令人苦闷的麻烦事，他现在是靠希望过日子。我极其可怜他，或者不如说，我在为他担心，就像为自己担心一样。由于我不知道他的生意近来有否好转（因为他很少给我写信），也由于我不知道姨父和姨母会不会帮助我，我求米沙给我帮助，求他寄一些东西（完全是必需品）给我，以便安排生活和送给我的妻子。现在他来信说，立刻就满足我的要求。他什么东西都尚未寄出，但良心却在责备我：在他处在这种情况时打扰他，叫他为我破费。如果可以劝阻他的话，我倒乐意放弃我的要求。但现在看来已经来不及了，他肯定会立刻把一切都寄出的。

我非常想给韦罗奇卡写信。我一定会给她写，不过现在请她姑且先原谅我。你代我好好吻一吻她，我的亲爱的瓦莲卡。请给我写信，告诉我一切，告诉我有关你们大家的情况，关于姨父和姨母的情况，（他们俩都健康吗？他们赞成我的做法吗？他们对我感到满意吗？）关于米沙你也谈谈，对他做生意你是怎么想的？好，再见吧，我最亲爱的妹妹。愿你能够幸福，你是该生活得幸福的。我亲吻你的孩子们和你的小手，恳求你像从前一样爱我。

再说一次再见！永远爱你的哥哥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看在上帝的分上，原谅我在信中这么涂涂改改，请原谅，我的亲爱的。

致德·斯·孔斯坦特[1]

(1857 年 4 月 20 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十分尊敬的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我怀着对您和您全家的深深的敬意和真挚的忠诚，冒昧地以亲戚身份向您作自我介绍。上帝终于成全了我的最炽烈的愿望，在两个月前我成了您女儿的丈夫。早在很久以前，在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生前，他就常常向我讲到您，讲了许多，他感情真切，有时还含着眼泪，回忆过去在阿斯特拉罕的生活。在那时我就爱您和尊敬您了。他一直怀着真挚的爱提到您，以至我不能不和他抱有同感。

我认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是在 1854 年，是我到了人地完全生疏的塞米巴拉金斯克之后。已故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像对待亲兄弟一样在自己家中接待我，一直到现在我都不能不怀着特殊的感情回忆他。这是一个心地美好和高尚的人，职务上的不幸使他的性格和健康受到了一些伤害。而在库兹涅

---

[1] 德·斯·孔斯坦特（卒于 1863 年），玛·德·伊萨耶娃的父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岳父。

茨克得到一个职位后他却病了，而且去世了，这对所有爱他的人来说是如此出乎意料，以至没有一个人在想到他的遭遇时能够漠然无动于衷。而我不能设想的是，可怜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将来情况会怎样？她孤单一人，在穷乡僻壤，无依无靠，还带着一个幼小的儿子。但是上帝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不知道，我能否实现我自己心中蕴藏的想法，但我要让您深信，我怀有坚定的不可动摇的愿望，要使我的妻子幸福，并安排好可怜的帕沙的命运。我爱他像亲生儿子一样。我非常爱他的父亲，因此我也不能不是儿子的朋友。

我求您，十分尊敬的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请您把我介绍给您的家庭，并请转达我对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的妹妹们的问候和真诚敬意。也许，您有朝一日会当面认识我。总之，请您相信我，我希望无愧于您的好感，而且名副其实地有幸成为您家族中一个亲近的人。现在请再一次接受我的保证，保证我对您怀着最深刻的敬意，请允许我永远做真诚爱您而又十分忠实于您的仆人。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叶·伊·亚库什金

（1857年6月1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阁下：

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1] 把您托他转告的一切都讲给我听了。我不知道，我是凭什么和怎样赢得了您的垂青，也不知道日后该怎样来答谢您！我很愿意见到您，以便有幸更亲近地认识您。为求信文简短，我不跟您谈我自己、我的处境和我的期望。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非常友好，他会向您转达我企望在短期内达到的一切目标，也会转达我要到莫斯科的期望。现在我直接同您谈一件可说是最使我关心的事情，它是我生活中全部未来希望之所在，也就是我重返文坛一事。

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以您的名义寄给我一百卢布（银币)。最友好的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请您尽快告诉我：这是一笔什么钱？从哪儿来的？是谁的钱？想必是您的，就是说您出于兄弟般的关心，给我寄来了这笔钱，希望能激发我从事文学活动，从而给我以双重的帮助。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在信中告诉我：您亲自为我的作品出版而奔走，并希望把它们出售后为我赚得一笔可观的稿酬。当然，我决不会对您的嘱咐置若罔闻，只是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您对我的关怀。到现在为止我虽说想出版作品，但总是克制着，总觉得我没有权利。但我的顾虑看来是无根据的，已经有好些人催促我发表作品。我也早就下了决心要开始动手，但不知道此事该怎么安排。首先，我不知道应该寄往何处。现在大多数杂志编辑部是我所不熟悉的，而我又一定要（现在我也这么希望）不以自己的名字发表。最

[1] 亚·帕·伊万诺夫（1813—1868)，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妹夫，莫斯科测地学院医生，他同亚库什金相识是因为后者在测地厅工作。

近我想到了《俄国导报》[1]，我的友人普列谢耶夫（现在他在奥伦堡）告诉我，他已经在写给卡特科夫[2] 的信中谈到了我。因此我倒愿意从《俄国导报》开始，但困难在于我该向《导报》送去什么作品？我毫不拐弯抹角地对您说，我自己早已决定了该先发表什么和不该先发表什么，虽说我这儿已经有了另一个作品，但除了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外我决不会从什么别的作品开始。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就是说近一年半以来，我酝酿并已着手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不幸的是篇幅太大。我之所以说“不幸”，是因为《俄国导报》会愿意发表一部其篇幅像狄更斯的长篇小说一般大的作品吗？而这却是主要的。第二点，我很想知道，您对一些出版家和对愿意发表我的作品的杂志是否已经心中有数？第三，在哪里发表比较好和比较合算，就是说目前在这方面哪一家杂志可以认为是较好的？现在我向您说明一下，我正在写的是什么，虽说我当然不是向您讲述其内容。这是一部长长的长篇小说，讲一个人的奇遇，这些奇遇之间有一个整体的总的联系，同时它们又是一些完全独立的而就自身来说都是完整的情节。每个情节构成小说中的一部，因此我完全能够，比方说，按情节来发表，而这正好是一个独立的奇遇故

---

① 一种文学和政治杂志。1856 年由卡特科夫创办于莫斯科，原为半月刊，1861 年改为月刊。1856 年至 1861 年间倾向温和的自由主义。1862 年起，国内政局逆转，《俄国导报》成为贵族的喉舌。

② 米·尼·卡特科夫（1818—1887），俄国政论家、批评家，《俄国导报》的主编和发行人。19 世纪 50 年代持温和的自由主义观点，反对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19 世纪 60 年代初期起转向拥护君主和沙文主义立场。他利用《俄国导报》同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谢德林进行激烈论战，攻击革命者，并煽动对他们进行镇压。

事或者一部中篇小说。不言自喻，我很希望把所有的奇遇故事按次序予以发表。我还要向您说的是，这部长篇小说由三本书组成，每一本书约有二十个印张，而且是由好几个部分组成的。已经写好的才只是第一本书，它有五个部分。另外两本书不是现在能写完的，而是要过上一段时间，这首先是因为它们虽说是同一个人的奇遇的继续，但却是另一种形式和另一种性质的，而且是好几年之后的事情。第一本书本身是一部完整的、完全独立的、含有五个部分的长篇小说。它已经写完，但尚未加工好，所以我现在要着手逐一加工，并且分别寄上。我一收到您的回信，就立即给您寄去第一本书的第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一部完全独立的完整的中篇小说。① 我极其恳切地请求您回答我在上面提及的几个问题。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熟人的话，请您同编辑们谈一谈，并向他们推荐。他们说些什么，每一印张会付多少稿费，都请告诉我。除了这部长篇小说之外，我现在任何其他事（文学方面的事）都不做，因为我非常喜欢它。

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请原谅我写了许多细节，但我十分愿意采纳您的热心建议。为这一切再一次向您致谢，紧紧握您的手。您在帮我走上大道，在一件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上帮助我。再见！我希望，我们能再次会晤！永远是您的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① 可能是指后来写成的《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俄编注

致伊·维·日丹–普希金[①]

（1857年7月29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伊万·维肯季耶维奇阁下：

您一度曾关注过两个不幸者的遭遇：我和杜罗夫的遭遇，而且在府上接待了我们。[②] 我早先听到的有关您的为人使我真诚地尊敬您，而您对我们两人如此仁慈又教会了我爱您。现在我既不惶恐又很信赖地求助于您，因为我知道我是向什么人恳求。但首先，我要告诉您，由于皇上的开恩我得到宽宥，并被提升为军官将近一年，不久前又获得了原有的世袭贵族身份，——这几乎等于完全赦免。有了官职后，我结了婚，娶的是我所敬爱的亡友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伊萨耶夫的遗孀。我是于1854年在塞米巴拉金斯克遇上他的，当时他失业。但一年后他在托木斯克省找到了位置，去库兹涅茨克市供职，两个月后他去世了，留下了妻子和一个幼小的儿子。已故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伊萨耶夫常常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讲起您，他认识您，我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他？我记得，我曾为他的孤

---

① 伊·维·日丹–普希金（1813—1872），少将，在1842—1862年间任西伯利亚中等武备学校的学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木斯克与之相识。——俄编注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杜罗夫在托博尔斯克牢狱时，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娜·德·方维津娜在当地检察官的女儿M. Д. 弗兰采娃陪同下看望了他们两人；后来两人动身去鄂木斯克前，方维津娜和弗兰采娃又前去同他们告别，这时弗兰采娃把自己写给挚友日丹–普希金的一封信让押解犯人的宪兵转交，信中她求日丹–普希金关心他们两人。日丹–普希金果真给予他们各种可能的帮助，尽量改善其处境。——俄编注

儿的事给您写过信，思量着怎么才能安排他进西伯利亚中等武备学校。孤儿的母亲，在丈夫亡故后几乎陷于绝望的可怜寡妇，她非常想这么做，她求了一些人，写了一些信——终于有了结果（全靠仁慈和高尚的雅科夫·亚历山德罗维奇·斯卢茨基的关怀），但这时她已成为我的妻子六个月了。把这么小的孩子放走，我感到很难过和心疼。出于对他亡父的尊敬，我曾许诺关心他。但这么一个机会又不能放弃，更何况学校长官几乎是破例命令在幼年就接收他进学校。西伯利亚武备学校的设备很好，很难希望有比它更好的了。但有一点难处，那就是这孩子年龄太小，还是一个小孩儿，从来没有离开过亲人。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做他的保护人！请您多多关心他。我知道而且深信，您作为一校之长，即使不求您，您也会神圣地履行您的职责，但是对一个可怜的孤儿来说，一句温存的话、一句鼓励或者宽容的话可以抵得上许多东西。求您宽宏大量！我深深记住您的仁慈心肠和高尚气度，所以才胆敢求您，希望您原谅我提出这种请求。

我现在患了一种相当危险的病：癫痫病。我打算为治病而去莫斯科，希望不要不让我去首都。这样在冬末明春我将路过鄂木斯克，届时我将同妻子一起为可怜的孤儿当面恳求您。一直到最近我还指望能亲自领孩子进学校，但不放我走，因为我今年已经请过两次假。我委托一个可信赖的人带他去，这是一个正派的人，是邮递员里亚普欣，对他我是完全信任的。

请原谅我胆敢附上十个卢布（银币）。他完全还是个孩子，糖果和小吃可以在好些方面给他以安慰。我不敢想（因此也不敢求您），请您谅察我的请求，让您亲自为他支配这些钱，虽说您假如这么做的话会使我感激不尽。但是您工作繁忙，负有重任，因此我想都不敢想这种宽厚的态度。我要求的只是，如

果这些钱不能保存在您处，那就请您把它们托交给您了解的某个下属。您的任何安排都会是合适的。

如果除了必要的费用外，小伊萨耶夫还有些什么开支，我会高兴地满足任何要求的。我叫他爱您、敬重您这位他未来的长官。如果可以的话，十分高贵的伊万·维肯季耶维奇，请您喜爱他！他快十岁了。他善良，有良好的习惯，有锐敏的天赋，有虚荣心（这一点我已经发现），但他易于激动，暴躁。看来，他会是一个热情和性急的人。这一幅肖像的真实性我是可以保证的。您是会同意我的，如果这肖像是真实的，那么这孩子会很容易偏离正途和染上坏习气！但同时在有引导的情况下，也十分容易把他培养成一个美好的人！

我求您的正是这一点，十分高贵的伊万·维肯季耶维奇，求您做他的恩人，请您偶尔稍微留神一些地观察他，我只求您这一点。我不敢再以别的请求来麻烦您。除此之外如果说还有别的什么的话，那将都是出自您崇高的心肠了。善举是不受限制的，在一切方面我完全寄希望于您了。

请原谅我如此表达出来的这一点希望，请允许我怀着深深的敬意有幸永远做您阁下的恭顺仆人。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再者，请原谅我这一笔极为难看的字，别认为这是轻率随便，我不会写得更漂亮些。

致瓦·德·孔斯坦特[1]

(1857年8月31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最亲爱的姐姐瓦尔瓦拉·德米特里耶芙娜：

由衷地感谢您给我写信，我感到了您给我的荣幸和您对我的好意。请允许我称呼您姐姐。我的衷心愿望之一就是不辜负您对我的好感，同时也不辜负我所尊敬的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好感。从我妻子给您的信中您可以知道我们好久不写信的原因，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有关帕沙的最可靠的确定的情况告诉你们。我知道，您十分喜爱帕沙，所以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有关他的情况详细些告诉您。我向您承认，起初我对把他送进武备学校这件事是不称心的，我有别的打算，一直劝说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等一等。我深信，我会（很快）回到俄国。我的健康状况和处境都要求这么做。在那儿，在俄国，我有许多办法和不少忠实于我的强人，他们会帮助我最好地安置帕沙，把他安排在我们自己的眼前，再说帕夫洛夫斯克军校里见习军官营的营长就是我的亲戚，我妹妹的丈夫。我想，在这个军校里帕沙会像是在亲人家中一样。基于这种考虑，我曾希望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先前（还在结婚前）提出的关于安排帕沙进军校的请求会因他年幼而得不到很快答复。但我们先前请求过的一些人待我们全都是忠心耿耿，他们的斡旋成功了，尽管帕沙年幼，还是把他作为例外录取进了军校。毫无办法，我们同他分离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是作为一个母亲来思考这件事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个妻子玛·德·伊萨耶娃的姐姐。

情的，她对果断和可靠的结果感到高兴。我经过思考后也接受了同帕沙分离的想法，理由是：首先，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它享有很多权利，首长又是少有地出色的人物。著名的学者帕夫洛夫斯基将军是校长，在鄂木斯克省人们都怀着敬仰的心情讲到他的名字；学监日丹-普希金我本人也认识，他极有学问，对教育有十分精当的理解。（他同已故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很熟悉，我记得，后者在我面前讲到他时总是津津有味。）最后，我还有病在身，而我们的地位又不是十分有保障，——这一切就促使我们在所有的关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中选取了这一可靠的结果。此外，皇上关于军事教育的最新指令赋予全部省级军校中的优等生在彼得堡学习最后一年的权利，进康斯坦丁诺夫斯克军校学习，从那儿毕业后成绩好的话甚至可以进近卫军就职。为帕沙的事情我给日丹-普希金写过信（我收到了他一封热情和善的回信，他像亲人似的迎接帕沙，并把他安置在自己家里）；后来给上校斯卢茨基写了信，这是一个有家眷的人，是鄂木斯克有名的要人；也给陆军少将的夫人德·格拉韦写了信，她是我要好的熟人，一个高尚和聪明的女人。我求他们对帕沙抱同情心，大家都应诺了。我也给高年级的学员们寄了信，要他们更好地接待帕沙。我们是托一个善良和正派的人送帕沙去学校的，他是我们目前的房东，帕沙非常爱他。他像保姆似的照料帕沙，很好地把帕沙送到了军校。帕沙挺高兴，他已经是军校的学员了，虽说在离开我们时他流了眼泪。我知道您对他很关心，所以给您写了这一切。这孩子善良，机敏，很有才干，高尚和正直，他能强烈地依恋和深深地爱，但他身上有一种强烈激情的萌芽。他在体格和心理上都是令人难忘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的最好肖像。

我的妻子，特别是已故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都对我讲

过许多关于您的话，后者在讲到您时总怀着深深的敬意，他们让我多少知道一些您的情况并珍惜您对我的关心。我非常愿意做到无愧于您对我的令我引以为荣的关心。

请允许我让您确信我对您深深敬重的感情，请允许我永远是您的恭顺的最尊敬您的仆人。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请向您的尊敬的家里人谈及我，请转达我对您的妹妹们的最深敬意。这是我的一个最恭顺的请求。

又及

致德·斯·孔斯坦特

(1857年8月31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阁下：

我应当从道歉开始写这封信。很长时间没有给您回信，但我犯的过错是身不由己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非要在得知我们可爱的帕沙的最终决定性消息后才给您写信。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早已提出的请求——安排帕沙进西伯利亚军校的请求——完全出乎意料地得到了满足，将军一省长的特别关怀和同情使问题获得了解决。帕沙已被录取，虽说同帕沙分离是令人难过的，但一想到西伯利亚军校在俄国是一流学校，我们也就稍稍安心了。学校长官是很出色的人物，他们是我的熟人，也是已故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的熟人。这些日子来我

们都忙于送帕沙去鄂木斯克的事情。可惜的是我未能亲自送他去，因为我在今年已经请过三次假。这一次没有准我假，然而我们物色了一个十分忠实的人，他出色地完成了我们的委托。现在此人已经回来，给我们捎来了极好的消息。帕沙已被录取，我写到鄂木斯克去的有关他的几封信都起了作用，其实也不可能不起作用，因为我的信是写给几个十分高尚的人的。可以肯定地说，事情很顺利地办好了。对帕沙所作的推荐是非常好的，在鄂木斯克有好些当地的要人会经常关心和照应他。我们一直在等待的正是这些有关事情最终解决的消息，以便告诉你们，让你们放心。

高贵和尊敬的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您在信中说了许多称赞我的话，确实，我不知道凭什么博得您如此称赞。我向您发誓，我一定尽力而为以求无愧于您对我的信任。由衷地感谢您对我的良好祝愿。

我们的日子过得还可以，目前没有什么理由去埋怨命运。5月末我又获皇上恩赐，恢复我昔日的世袭贵族称号，这意味着已经完全宽恕了我犯下的罪过。但我身体不好，过上八个月（按我的打算）我想去莫斯科，在那里可以生活得好些，轻松些，我的收入也会可靠些。此外，去找好医生治病也方便些。

请允许我诚心诚意地祝您诸事顺遂。我把自己交给您安排。请允许我称自己为尊敬您的亲戚，请您相信，我深深地尊敬您，怀着这种心情我荣幸地永远做阁下的恭顺仆人。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瓦·米·卡列皮娜

(1857年9月7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亲爱的朋友，我可爱的妹妹瓦莲卡：

我决定不等到你回信就再给你写这封信，很想让你能记起我，对相互间感情很深的人来说这是很自然的。早在很久以前，在早春季节我们（我和我的妻子）每人都各自给你们大家写过信：给你和好妹妹韦罗奇卡的信寄莫斯科，而给哥哥的信则寄彼得堡。从哥哥那儿已经收到回信，但你们，无论是你，还是韦罗奇卡，迄今却音信全无。请你告诉我，瓦莲卡，你是否为了什么事在生我的气？如果是这样，那就毫无根据！很少有人像我这样爱你和尊重你。我根本没想到，也不能想象，怎么会有这种事！我知道，你像天使一般善良，你不会无故生气。我不明白，为什么韦琳卡也不给我写信。你们俩身体好吗？哥哥在来信中说，他在莫斯科时去过你们家，他看到一切平安无恙。姨父和姨母身体好吗？我多次想到他们。如果姨母生了重病，那你就不会离开她，于是也就顾不上我了。愿上帝保佑他们和你们大家身体健康！瓦莲卡，给我哪怕稍写几句，让我释念吧。

关于自己的情况我只想说，我们凑合着过日子，目前情况尚好。对未来只有一点指望，即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寄托在自己的力量和上帝的帮助上，这比什么都好。也许，上帝真会把我的命运安排好。如果有些事情（文学方面的）获得成功，我就退伍。我再也不能在部队里服务了，首先是代价太高，时间都给工作占用了。而退伍就有了空闲，我当然能取得

更多的收获。但不言自喻，为此就得调到莫斯科。也许，这事能够如愿以偿。我的病丝毫没有好转，相反，癫痫发作得更频繁了。4 月份以来在我值勤的时候就发过三次，此外，在睡觉的时候也发过三四次。发作后总感到疲劳乏力。瓦莲卡，我真受不了！我希望，皇帝陛下允许我转调到莫斯科，以便治病，而在这里我们的医生是治不了病的。在莫斯科，尽管有病在身，我希望自己能维持生活。同时在精神上也将焕然一新，西伯利亚使我窒息。但是对于未来的事没有必要进行猜测，总有一天会事事顺遂的。

我想，韦罗奇卡目前在乡下。我给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也是那一次）以及我的一个熟人亚库什金都写过信，讲了一些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事情，并请他们尽快答复，但我一点回音都未收到。瓦莲卡，有时候我想：我的信都丢失了。但我又想，就算是一封信丢失了，那另一封信总能寄到，否则那就太奇怪了。再见吧，瓦莲卡，我亲爱的朋友。我给你只写寥寥几句话，不过是想让你记起我罢了。代我拥抱韦罗奇卡，并转达我对姨父和姨母的深深敬意。你对他们说，仰仗他们我现在才有口饭吃。姨母给的钱还没有用完。我对姨父和姨母的感激之情是无穷无尽的[①]，愿上帝赐予他们健康和幸福。

再见，我的天使，祝你健康和幸福。而我永远是爱着你的哥哥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注意：安德留沙弟弟在哪儿？如果他去过彼得堡，那么他在那儿顺利吗？现在他在哪里？给他的信该寄到什么地方去？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姨母因他的请求，给他寄钱，供他结婚用。——俄编注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57年11月3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亲爱的朋友和哥哥，收到了你的一封短信，其中谈到了你的国外之行，不，还不如说是你对欧洲的一次奇袭，收信后我没有马上回信，因为在等你答应寄我的雪茄烟（因为你答应随下班邮件寄来），待收到后一并给你回信。但是，雪茄烟也好，信也好，——什么都没有收到。因此我现在给你写信，不再等下去了，为的是尽快同你谈谈，也把我现在的情况向你作一介绍。先谈我的私人生活。我们的日子还过得去，既不坏也不好。我在部队里工作，虽说我有意在近期内申请退伍，因为我认为：耽误我的病而不去医治，是一种罪过。当我自己意识到和感觉到，由于有病在身，我只是勉勉强强地完成着一些最轻易的任务时，良心本身也对我说，人家是这么服役的吗？还不如离开，把位子让给别人。我呢，即使退役后在病中也好，我能够找到机会从事文学工作而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一切不正常的和反自然的做法最后都要受到惩罚，坚持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生活下去，耽误治病，加重病情，——依我看，我再说一遍，是一种罪过。

我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英明的皇上的至高恩惠上，他已经赐予了我许多。他一定会救济我的，会救济我这个不幸的抱病在身的人。他也许会准许我回莫斯科去求医治病，把病治好。再说，如果不在莫斯科，那我又在哪里可以找到一口饭吃？在莫斯科现在有许多杂志，那里大约会约我为它们撰稿的。哥哥，你体味不到，靠通信来商谈文学方面的事情是什么滋味，而在

手头甚至没有必需的书籍和杂志的情况下写作是什么滋味。我曾打算在《外省来信》标题下着手撰写关于当代文学的系列文章。我在这方面有许多成熟的想法，有许多摘录下来的笔记，而且我知道，我会引起人们注意。然而结果又怎样呢？由于没有足够的材料，就是说由于没有近十年的杂志，我搁笔了①。我的一切——我的文学观念和我的文学前程——就这么给埋没了。

我的亲爱的，你在信中谈到了我的长篇小说，要我把它直接寄给你。但关于这件事我得告诉你，我早已收到了《俄国导报》的建议，该刊无疑是当前俄国的一本首屈一指的杂志②。我已经通过一些在莫斯科的好友和普列谢耶夫开始通信联系。普列谢耶夫现在在奥伦堡，他为《导报》撰稿已经有一年了。

至于说到我那部长篇小说，那么我和它都遇到了不愉快的事情。这是因为我已经决定并且发誓，现在决不为几个钱而去发表任何欠考虑的不成熟的赶时间的（像从前一样）东西，不能拿文艺作品开玩笑，应该老老实实地工作。如果我还会写出些次品（这种情形肯定会多次出现），那是因为我没有才能，而不是由于我态度马虎和轻率。正因为这样，在我看到我的长篇小说规模宏大、结构出色，可却要且一定要（为了几个钱）把它草草结束时，我就陷入深思。没有什么比在工作之际的这种思考更令人苦恼的了。兴致、意志、精力，——消失得干干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未实现的构想《外省来信》，在体裁上受19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上的德鲁日宁的《外省一订户致〈现代人〉编辑部的信》的启发，虽说他对德鲁日宁这一系列文章是持批评态度的。——俄编注

② 在19世纪50年代下半期，《俄国导报》的订户日益增多。——俄编注

净净。我发现我必须去损害那自己考虑了三年的思想（为了它我收集了大量材料，我甚至来不及处理这些材料，太多了），而在已写好的许多场景和篇章中这思想也已得到局部体现，半部多作品已经有了草稿，可就在这时我发现，在我急需钱用的那个日期之前我连小说的一半也完成不了。我设想过（而且也要自己相信过），可以把小说分作几个部分来写和发表，反正每部分都具有独立的形式，但是疑惑越来越使我苦恼和不安。我早就立下了一条规矩：如果产生疑惑，那就必须停止工作，因为在疑惑中写出的东西是毫不中用的。但是，我又舍不得搁笔。你那封信却使我彻底把工作搁下了，因为你说，谁也不会接受一部分一部分交的稿子。两个想法是我搁笔的原因："怎么办?"我想，"要么是好好写下去，但这样做的话就是再过上一年我也得不到钱，因而我的劳动也就是无益的；要么是马马虎虎把作品写完，把一切都糟蹋掉，也就是说采取一种卑劣的做法，但我又做不出这种事情来。"就这样，整部长篇小说和所有材料现在全都被放进了抽屉。我动手写一个中篇小说[1]，不大（六个印张左右）。写完这个中篇，我将写一部取材于彼得堡生活的长篇小说[2]，就像《穷人》那样的，而其思想则胜于《穷人》，这两个作品我早已开始写了，一部分已经写好，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工作相当顺利，12 月 15 日我就可以把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3]寄给《导报》。那里预付稿酬，而且给得不少。我将有钱了，但糟糕的是：1 月 1 日之前我将是一文不名。在开始写这封信时，我就决定了要向你说明我的全部情

① 指中篇小说《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俄编注
② 显然，这指的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俄编注
③ 这一作品拖到 1859 年初才写成。——俄编注

况，而且要求你给一些帮助。现在我就着手这么做。

2月里，在我结婚的时候，我在这儿借了六百五十卢布（银币）。我是向某先生借的，这是一个很正派但又古怪的人。他同我的关系是亲密的。此人五十岁左右，在给我钱（他很有钱）的时候，他对我说："不只是借一年，借两年也行，别为难，我有钱，我乐于帮助您。"他甚至没有要求我立借据。后来，我从库兹涅茨克回来，收到了姨父从莫斯科寄来的六百卢布（银币），过后又收到一百卢布。那时我所拥有的东西，除去我的一套制服外，只有一个枕头和一条褥垫。一切，直至一些小杂什，都得一一购买。此外，我一年内四次往返库兹涅茨克，为我妻子（当时她还是未婚妻）的事情花了不少钱，又还清了三年来借下的债，还霍缅托夫斯基[①] 和某人就差不多还了三百卢布（银币）（因为她丈夫死后我需要钱），等等。塞米巴拉金斯克是世界上东西最贵的城市。这里好像是一个荒岛，在这里罗宾逊可以找到金矿石，但不管他花多少钱却买不到一样需要的东西。开辟为省会后，这里的一切都涨价了。举例说，我每个月房租八卢布（银币），还不包括柴米费。我想租一个小一些的便宜一些的寓所，但是找不到，因为到处都住着人。三年前迁进来了将近一百名官吏，房子却迄今没新盖一所。按省里的习惯，不管来了什么人，都得供应下酒菜，可是，你得知道，一磅最蹩脚的俄国乳酪要卖一个卢布（银币）。这里有一百五十名商人，但买卖的却是亚洲货。经营欧洲（即老爷们使用的）商品的商人只有三四家。从莫斯科的工厂运来一些次品，其售价之高令人难以置信，只有热昏到了谵妄或发

---

① 米·米·霍缅托夫斯基，陆军准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时的熟人。

了疯的人才会开出这种价格。你可以试做一套制服或一条裤子，在莫斯科价值两卢布（银币）的呢料在这儿要卖到五个卢布。一句话，这是世界上东西最贵的一个小城市。所以毫不奇怪，旅途、游览、婚礼、还债、购置一些最初安排生活的必需品、日常生活费用，——这一切开支把我们所有的钱全都耗光了。到12月1日我身边连一个卢布都留不下。可是，我婚后才三个月，借钱给我的那位先生就开始向我提醒那笔钱，这使我感到奇怪。我当初借钱时就对他说过："如果您能够等我一年，那请借我钱，而如果不能等，那就别给。"他回答说："即使两年也可以。"我赶紧给他一张借据，日期是到来年的1月1日，当时我希望从长篇小说得到钱。现在一切希望都落空了，至少是1月1日还债的希望是落空了。顺便说一句，这位先生结婚了，不知为什么他在生我的气，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因此我也不高兴同他往来。一切都客客气气，但我清楚，他打算在1月1日前提出异议……我不想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但我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一句话，1月1日我无论如何得把钱付清。不过，我得到了意料之外的帮助，它对我的未来也会有影响。这援助来自普列谢耶夫，我很久以前就同他通信了。他还是从前那个人，富有同情心，光明正大，性情温和。他在奥伦堡担任文职，他之所以不回俄国，是因为他爱上了一个十六岁的姑娘，贫穷但有教养的姑娘，他还打算结婚（也许，现时他已经结了婚。我在等着他的信，我们之间经常有书信往来）。两个月前他告诉我，他可得到一笔遗产。他连想都没有想到的一个亲戚在莫斯科去世了，遗产继承人有许多，按遗嘱他分到的是整整五万卢布（银币）。普列谢耶夫立即写信给我说，如果我需要钱，那他一定会给我，要多少给多少，甚

至可以达到五千卢布（银币）[1]。但他在明年（1858 年）4 月以前却拿不到遗产。他信中说，如果我同他能在莫斯科相遇，那我们就不会再分手。又说，他打算用这笔钱举办可靠的文学事业，而且还说，主角当然是我（指我）。我回了信，向他借一千卢布（银币）。有了这一千卢布，加上我将因两部中篇小说而获得的钱，我就可以还债、退役，并在 1858 年 6 月回到俄国。第一部中篇小说（如果按每印张七十五卢布计算）将可得五百卢布（银币），这笔钱我将在 2 月份前后可以收到，但我将请求预支三百卢布，所以我可得将近八百卢布（银币）。我的两部中篇小说将值一千卢布光景。这样，我在 2 月份肯定可以收到钱，4 月份从普列谢耶夫处也肯定能收到，——但在 1858 年 1 月 1 日前我怎么办？不仅如此，今年 12 月份我又该怎么办？到 12 月 1 日我仅留下的最后一个卢布将用完了，靠什么过日子？借吧，已经没有人可借了：那些我能下决心向其借钱的人都不在；变卖东西吧，又没有东西可卖。我又不能提前领薪俸（我们这儿的长官是新上任的，再说提前取钱手续常常很麻烦）。最后，还有这一笔折磨着我、令我不安的债务。我的亲爱的朋友，这就是为什么我又来求助于你的原因。这是最后一次，最后再帮我一次忙吧！只要你做得到，请给我寄六百五十卢布（银币），总共借用那么三个月。我一定会还给你，肯定会还，有两条保证：如果你不信我在 2 月份肯定会因发表作品而有钱，那么在 4 月里我肯定会从普列谢耶夫处收到钱。如果是在 2 月份，我马上就把钱给你寄去，你在 3 月间就能收到。我向你发誓！所以如果你能够给我六百五十卢布、给三个

---

① 此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他那儿借到一千卢布，后来分批偿还，一直到 1880 年才还清。——俄编注

月的话，那么你就再救我这最后一次吧，就像你曾经救过我一千次一样。你就再做一次我的恩人吧，请你相信，我的朋友，我无论如何不敢滥用你的信任，你在3月里一定能收到，我以一切神圣的东西的名义发誓。帮帮忙吧，我的朋友和哥哥，这笔债在精神上对我的折磨太厉害了，我一生中从未落到过这种模棱两可的笨拙的地步。我不打算把全部情况都讲给你听，但它将是我一生中绝妙的可供写作长篇小说的插曲。再见，亲爱的哥哥。你要知道，我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我本可以问普列谢耶夫要，但他现在没有钱，再说他正要结婚。恳求你别拖着不回信，一收到我这封信就马上答复，因为我将以十分焦急和苦恼的心情等候回信。

妻子向你问好。她给瓦莲卡和韦罗奇卡写过信，但他们中一个人都不回信，这使她感到非常痛苦。她说，这么看来，你们大家都在生她的气，不愿把她当做自己的亲戚。我劝过她别这么想，但毫无效果。她本人又不了解你们，她心情很忧郁。

我的继子根据他母亲一年半以前提出的要求，已经被录取进鄂木斯克军校。我们已经把他送走。这是一所好学校，督学是一个心地高尚的人，我自己认识他。但我可怜这个小孩子，他才十岁，我又那么喜欢他。但是已经录取了他，拒绝不去是不可以的，而且会让人见笑。

哥哥，看在上帝的分上，立刻回信吧，别拖延。你得明白，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致瓦·德·孔斯坦特

（1857 年 11 月 30 日左右，塞米巴拉金斯克）

亲爱的姐姐瓦尔瓦拉·德米特里耶芙娜：

我的妻子刚才对我说，她在给你们写信。离最后取信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只得赶快写，只能写那么几行，以向您表示谢意，感谢您寄来了那封亲切、热情和充满了真正亲人的关怀的信。您在信中说，您早就听说过我了，远远早于我同令妹结婚之前，从念念难忘的已故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处就听说过我了；同样，我要告诉您，我也从已故的他那儿多次听到您的名字，他讲到您时总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请您相信，我非常希望哪怕有一天能够同您和你们全家见面。只是不知道，是否会有那么一天我能如愿以偿？我渴望来年回到莫斯科，而且我早已下决心不老待在家里，而要尽可能了解我们珍爱的祖国——到乌克兰去，到南方和北方去。到时候不知能否做到？但阿斯特拉罕我当然是要同妻子一起去的。上帝会作出安排，也只有他才能安排。您知道吗，我有一种先入之见，有一种预感：我很快就会死去。这种预感几乎总是来自多疑，但请您相信，我在这方面并不多疑，我关于自己快要死去的信念完全是冷静的。我好像感觉到，世上的风风雨雨我全都经历过了，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追求的东西了。衷心感谢您在信中附来了医治我的疾病的方法，请您相信，我丝毫不反对心理治疗和催眠药物。比方说，民间医学就其效果来说有时具有一些奇妙的药剂，我尽量在适当时间服用您的药。我还要告诉您，我的癫痫病已经有三个多月不发作了，我对此十分高兴。请别责怪可怜

的帕舍奇卡[1]，他完全没有忘记您，常常惦念着姨母瓦里娅。现在他已习惯于军校生活，我总觉得，他对这所学校来说是太年幼了。我收到了军校学监日丹-普希金的来信，其中尽是谈帕沙的情况。他说，帕沙十分顽皮，学习成绩不好。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对一种崭新的生活，一种他在以前做梦也未见到过的生活，他哪能马上习惯？我已经就此事写信给普希金，恳求他不放松对帕沙的监督。普希金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是内行，我们坚定地寄希望于他。

请转达我对爸爸和您的妹妹们的深深敬意。请他们相信我对他们的深厚和诚挚的好感，关于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2]我听妻子讲过许多，她崇敬他，以至我也不由地学会了爱他和尊敬他。

我怀着深深的敬意和忠诚永远做您的真诚的哥哥。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注意：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原谅我这封信写得很杂乱。请别认为这是不恭不敬，我在信中一向是这么胡涂乱写的。

致米·尼·卡特科夫

(1858 年 1 月 11 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阁下：

---

① 当为帕沙的小名。
② 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岳父。

还是在8月间我就收到了您的同仁阿·尼·普列谢耶夫的通知，说您不拒绝在《俄国导报》上发表我的一些作品。我早就打算向您建议，发表我正在写作中的一部长篇小说[①]。但由于它尚未写完，故而没有什么可向您提供的。我真想让您先读完我的长篇小说，然后找出时间商洽。约莫在九年前有过这样的情况：我发表了许多蹩脚的作品，以至现在不由得不愿意再以通信的方式进行联系。但现在情况又有了变化，我不得不放弃原先打算的做法。请允许我说明缘由。

这部长篇小说是我在公余之暇构思的，当时我还在鄂木斯克。三年前，离开鄂木斯克之后我能够接触纸和笔了，我就立即着手写作，但我并没有匆忙从事。我更乐于做的倒是对一切甚至对一些细节都进行周密思考，对各个部分进行调整，使其互相协调，把一些个别场景完整地写下来，而主要的还是收集素材。做了三年这样的工作，我对它不仅没有冷淡下来，反而对它入迷了。更何况当时的环境使我根本不可能经常埋头苦干。然而，在去年5月我断然坐下写作了。整个第1卷和第2卷的一部分的草稿差不多已经写就。尽管我直到现在还没有写完第1卷，工作却在不停顿地进行着。我这部长篇小说分为三卷，但每一卷本身就是一个完全单独的作品（虽则每一卷可以分成几个部分，但我只把它分成几章)。正因为这样，作为开始我想向您提供的只是第1卷，第2卷我拿不出来，再说我也不愿意在同一年里将它发表；第3卷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所有这三卷在三年内全都可以发表。读完第1卷后您自己会发现，这种分法是完全可行的。我今年的情况是这样，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我非常需要钱。把我的长篇小说（第1卷）的手稿

---

① 难以确定这里谈到的是哪一部长篇小说。——俄编注

提供给您之后，我想请求您在作品发表前就给我一些钱，也许，您会尊重我的要求，为此我也会赶快把它写完。不过，为金钱而写作和为艺术而写作，——在我来说这是两件互不相容的事情，我以前在彼得堡的三年文学活动中吃过这方面的苦头。我不愿意匆匆忙忙地写，赶时间写，我不愿亵渎我出色的思想和中长篇小说的写作计划。我非常钟爱它们，非常想不是仓促地而是满怀“爱心”地把它们创造出来，以至我觉得，与其不光彩地决计糟蹋自己很出色的思想，我宁可去死。但由于我一直欠着安·亚·克拉耶夫斯基的债，我自己的手脚就因此受了束缚。（不过他倒从未向我勒索过作品，而且他总是给我时间。）举例说，由于我知道他出版当期杂志时没有东西可供刊载，我有时就会在26日，也就是在杂志出版前四天，强使自己去杜撰一个什么中篇小说，而且常常是在四天内想出和写好①。有时写出来的东西很糟糕，有时倒并不坏，至少从别的杂志上的评语来看是这样。当然，我常常会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用来酝酿一个较好的作品，但问题在于，我自己从来不知道能有几个月供我写作。我给自己提出的时限总不超过一个月，因为我很清楚，在下个月之前我必须援救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五个月过去了，而我一直在痛苦着，总希望能构想出一个好一些的中篇小说来，因为糟糕的东西我自己也不愿意发表，再说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面前也会显得不光彩。更有甚者，我还有病在身——抑郁病，它不时地剧烈发作。只是青春的活力才使我身体不至于垮掉，才使我身上对文学的热心和爱情没有熄灭。当然，除了青春活力之外，我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45年11月写信给哥哥说，《九封信的故事》是在一夜之间写成的。——俄编注

对已经构思好的几部长篇小说的亲切思想的钟爱也起了作用。我一直在等着，时间一到，我就动手写这些小说，并且把它们写完。那些岁月留给我的印象是沉重的，是如此地沉重，以致现在为了快些搞到钱而匆忙完成长篇小说第一卷的想法对我来说几乎是难以容忍。正因为这样我才不急于写。此外，各种麻烦事和疾病也使我放慢了速度。尽管如此，我想在1月份（即现在）给您寄去第1卷的前半部，后半部不超过一个月我就寄上，因此3月间整部长篇小说（即第1卷）就可在您的手中。但这方面也有一个出乎预料的情况打断了我的工作。（我顺便说几句，您可能会感到奇怪，而且在读着我的信时您也许会笑盈盈地想："他为什么讲起这些细节来？"但是，麻烦您把我的信读完。问题在于我求您帮个大忙，写这些细节是需要的。）有这样一个情况，是它使我暂时搁下了长篇小说：去年我迫切需要钱，因而负债。为了偿债和保证我日后的生活，在本年1月1日前我急需一千卢布（银币）。为这笔钱我已写信给我在彼得堡的哥哥，两星期前我收到了他的信。他说，他以我的名义订了一个文学方面的契约，给我搞到了五百卢布（银币）。具体情况是，有一个库舍列夫伯爵[①]想从明年起出版一个杂志《俄国言论》[②]。他的 factotum[③] 某个莫勒先生找到了我的哥哥，通过他求我给予合作。我哥哥知道我需要钱，但不知道我的打算，只知道我在写一部长篇小说，他贸然地把它卖给了将出版的《俄国言论》。预支了五百卢布，双方签订了契约。

① 格·亚·库舍列夫（1832—1876），俄国作家，《俄国言论》的主编和发行人。
② 一部在彼得堡出版的月刊（1859—1866），在19世纪60年代它是《现代人》杂志的战友。
③ 拉丁文：代理人，受托人。

现在我该怎么办？下一个邮班来时我将收到这笔钱，而且我知道必须搭救在契约上签字的哥哥。我有一部很久前构思好的长篇小说，我很喜爱它，而且一度曾开始写作。现在我决定把它从抽屉中取出，继续把它写完，以便立即寄给哥哥。这部小说不大[①]，我打算花两个月、至多两个半月就把它写完寄出，接着就立刻着手写原先那部小说。但由于我获得的只是五百卢布，而不是我必需的一千卢布，我不能靠这五百卢布既偿清债务又维持自己的生活，所以我决定采取万不得已的办法：向您提出恭顺的请求，向您建议，如果您乐于在今年发表我的长篇小说，现在能否预付长篇小说的稿酬，寄下我所短缺的但又非常需要的五百卢布（银币）。我知道，我的建议过于古怪可笑，但全部问题就在于您怎么看待它。我唯一不希望发生的是，您可别认为我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才华，以至我对类似的建议满不在乎。请您相信，我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与这五百卢布相交换的（如果您寄出这笔钱）将是我寄给您的长篇小说的第1卷，我保证在今夏给您寄去全卷，因此，如果您愿意，自9月份起您就可以刊出。这一卷将有十四或十五个印张，因此它的价值无论如何要高于五百卢布（银币），而您在收到手稿时也就一下子收回了您现在寄出的那部分预支款。我保证在许诺的时间内一定把长篇小说寄出（我有意放宽期限）。此外，由于您将预支给我一笔钱（如果您会这么做的话），可是连手稿也没有看过，因此我这方面要向您保证，如果您并不喜欢我这部作品，我当将它收回，尽快给您写另一部作品。要知道我曾有过这种情况，在写了一些次品的同时又写了还将就得过去的作品。也许，现在也能做到。至于一个印张付多少稿费，待您

① 指《舅舅的梦》。

读完了手稿后我们再商定。不过，付多少钱的事您自己定吧，对您的决定我完全信得过。除了这些保证，也就是说除了我的诺言之外，我不能再给您任何别的担保，至少现在是如此。不过，如果您还想要什么担保的话，那我也一定照办。最后，为了向您作更大的保证，我要告诉您，这部长篇小说是我最倾心之作，在很早以前就开始酝酿。[①] 不过，我很清楚，这也是一个不太有力的担保，因为常常有这种情况：一个作家最心爱的作品由于某种原因常常会是非常拙劣的。无论如何，我保证尽可能写得好些。

我期望，您会非常友好，无论如何您会赐我一个回音。现在我正在申请退役，如果经过斡旋能够获准，我希望在夏末去莫斯科居住。届时我将有幸去拜访您。我现在的地址是：塞米巴拉金斯克市，西西伯利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请原谅我这封信的字迹潦草，恕我涂涂改改，请勿以不恭见责。我当真不能写得整洁。为了可靠起见我这封信寄两个地方：寄《俄国导报》编辑部和您的印刷厂。

请接受我的保证，阁下，保证我怀着对您的深深敬意，永远是您的最恭顺的仆人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您也许会问：为什么我不把为《俄国导报》写的长篇小说交给《俄国言论》？这是因为我不知道《俄国言论》是个怎样的刊物，我既不了解它的编辑部，也不了解它的倾向，——我什么都不了解，这是第一。第二，为了寄给我的那笔钱（五百

① 指《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

卢布)，必须尽快给他们寄去一篇文字，而比起我为《俄国导报》写的大部头长篇小说来，我确定给他们的那部短小的长篇小说可以快些写完。显然，我命中注定了为金钱写作，我指的是“钱”这个词具有的最令人发窘的那层意思。

又及

致米·尼·卡特科夫

(1858年5月8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阁下：

您那封令我感到愉快的信很久以前就收到了，如果说我没有马上回复，那只是因为我在等您许诺的那些钱，我以为收信之后钱很快就会寄到。

我想把收到钱的事也一并告诉您，所以请您别因为久久不回信而生我的气。首先，请允许我感谢您寄来五百卢布。其次，我感谢您那封充满了同情和赞许的信。这封信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快慰，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尊敬的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

我尽力从各方面依照您的嘱咐去做，但作品我还是要努力早一些送上。我申请退役已有很长时间，我随时都在等着退役。由于我在鄂木斯克监狱里得了癫痫病，到现在它还严重地缠着我，使我难以忍受，所以我申请准许我居住在莫斯科，为求能够按莫斯科大夫们的方案治病。我不认为，我们的仁慈而高尚的皇帝会拒绝一个可怜的病人，何况我的一切权利都早已

恢复[①]。因此，我强烈地指望能在莫斯科定居。您很难相信，为了能顺利从事文学写作我多么需要回到莫斯科。您相信吗，我有一部早就开始写的长篇小说，被我搁置了好久，只因为缺乏某些素材和印象，而这一切是需要我本人从现实中收集的。这部小说我是满怀爱心写的，所以我难于把它撇下。可是就只有这么一点儿！且不说诸如只有书籍还不是生活，又如什么我不由得卷入其中的外省生活同我的种种需求相左，且不说这些，主要的是自己会因此而意识不到怎么会在各方面产生思想的单调化和片面性。要知道，这在信中是难以描述的。您可以想象得出，您的一番话（身处你们中间我会觉得温暖）和许诺使我感到多么愉快。

关于我的长篇小说我现在什么也不对您说，尽管我感到有必要谈谈它。但必须讲的东西太多，所以我要沉默到一定时间再说。现在只说一点，我一定努力满足您的希望，不把这部小说拆碎在好几年里发表。我希望，在我去莫斯科之前我还会给您写信谈谈自己。我还希望，您对我仍将不断地提出建议，我也许会需要这些建议。

请确信我是真诚地尊敬您和忠诚于您的。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附上《俄国导报》编辑部要我寄上的一纸钱款收据。

---

① 指沙皇俄国政府恢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袭贵族权利。

致伊·维·日丹-普希金

（1858 年 5 月 17 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伊万·维肯季耶维奇阁下：

谢谢您来信，也谢谢您同意我的请求。您就社会教育及其在一些情况下的某些害处所谈的一切是多么明了的道理，以至我感到惊奇：怎么只是现在人们才发觉它。光荣啊，社会教育！这是无可争议的。它完成了它的使命，而且完成得很出色。顺便说一下，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绩。社会教育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尚处在彷徨之中，刚刚开始它新的道路。没有共同的规矩，没有共同的真理，没有共同的明确思想，也没有共同的荣誉感。当年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两个贵族都是一家之长，他们在各方面的见解却不相同，就像欧洲同中国那么不一样。这么一来，在我们国家里一直处在社会前列和领头地位的政府——彼得大帝在弥留之际遗嘱给他的继承人的政府——明白了，目前在俄国的教育中社会性应该是首要的。[①]但是，现在社会的情况已经不是那样的了。我们已经走得很远，所有的棱角都已有所磨损，因而在见解上多多少少接近了。事情还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因此对青少年来说社会教育（对一些家长来说，它曾是非常合适的，使他们有可能尽快摆脱自己的孩子，尤其是读公费的）已经开始成为有害的了，尤其是因为陈规陋习，也因为家长们感到便利，它的片面性近来更加变本加厉了。我们的有着黄金般俄罗斯心肠的仁慈的皇帝

---

① 指的是彼得大帝的教育改革。

现在有了另外的想法，光荣归属于他[1]。我之所以向您谈这一切，是因为您的信引起了我对自己所受教育的痛苦回忆。不过，我在父亲家中一直待到十五岁，也没有在军校里变得无生气，但在自己眼前看到的是一些什么呀！是一些什么榜样呀！我看到了一些才十二三岁而对自己的生活却已有盘算的孩子：在什么地方可以获得什么官职，干什么更划得来，该怎么捞钱（我是学工程的），怎样才能达到富裕和独立自主的长官地位！这都是我亲眼目睹的例子，而且不是一个两个！这就是为什么我总觉得帕沙进军校太早的原因。但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妻子是个寡妇，对前途不抱什么希望。与其同儿子一起过穷苦生活，与其他受不到教育，还不如尽快把他安置好。她很早就开始托人求情，善良的人们悄悄地帮助了她。帕沙被安置好了，而她已经出嫁，帕沙也有了可能留在家中，但难道我们可以轻视已得的机会？难道我们可以说现在我们不愿意送孩子进军校了吗？

下星期六我将打发一个代理人持信去见军校校长。好像可以办成这件事，还是请那个上次送帕沙去军校的那个人。这个邮递员是可信的，我很了解他。我让他也捎一封信给您，尊敬的伊万·维肯季耶维奇，还有些事求您相助。您信中说，只消寄一封信给校长，求求他，他就会放人。我就这么做，而且大胆地相信您说的话：事情不会有所耽搁。请允许我为一切向您表达真诚的谢意。我知道，您是真正关心我们的小孤儿的。愿上帝为此奖赏您吧！我妻子向您表示深厚的敬意和谢忱。

请相信我十分尊敬和忠诚于您的感情，怀着这种心情我有幸做您的恭顺的仆人。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指尼古拉一世于1855年开始的教育改革。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58 年 5 月 31 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亲爱的朋友，我急于给你回信，随最早一班邮件寄出。我感到奇怪，我的信到你那儿走得这么慢。其实，我并不懒于写信。如果说你为我感到不安，那我也在为你操心，特别是在最近。我已经认为，你肯定出了什么事，而主要的定是你生病了。你损失三千卢布的消息使我心痛[①]。你信中说，使你心痛的倒不是钱的损失，而是危急的情势等等。不，哥哥，钱也是值得可惜的。你几个孩子都长大了，三千卢布可不是你很快就能搞到的。难道已经完全没有追回这笔钱的希望了吗？我的朋友，我感到懊恼的是，我好像是故意在这种时候来麻烦你和求你似的。可又怎么办呢？你信中说过，你很快就寄出。谢谢你，哥哥。我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麻烦你。本想稍过几天，待收到东西后再回信，但东西还可能会耽搁。你说，寄出了一件燕尾服和一条裤子。依我看，还不如寄一件大礼服，它总是更有用些。我设法积蓄几个钱，就在这儿做一件吧，虽说我手头钱很紧。你要我把已经写好的作品给你寄去。我不记得（一般说来，我的记性变得很坏），我不记得我是否已写信告诉过你：我已同卡特科夫（《俄国导报》）建立了关系，并且在给他的信中建议为他的杂志撰稿，并答应今年给他一部中篇小说，如果他能马上给我寄来五百卢布（银币）的话。他寄的这五百卢布，在一个月或者五个星期前我已经收到，还附有一封明顺

① 米哈伊尔为什么损失三千卢布，原因不详。——俄编注

通达和殷勤亲切的信。他说，他对我参加工作感到很高兴。他立刻满足了我的要求（五百卢布），并要我尽量少使自己感到为难，不要忙着写作，也就是说不要规定期限。这太好啦！我现在正在给《俄国导报》写东西（一部大型中篇小说）①；但糟糕的是我没有同卡特科夫讲妥每印张的稿酬，只是在信中说，在这方面我信赖他的公平合理。我今年也会给《俄国言论》寄东西，我希望能做到这一点。但不是我的长篇小说，而是一个中篇②。长篇小说我已推迟到回俄国后再写，我是出于必要才这么做的。这部长篇里有一个相当美妙的思想，性格是崭新的，尚未在任何作品中出现过。但由于这个性格目前在俄国，在现实生活中显然很吃得开，尤其是在现在，从社会运动和大家都关注的思想来看正是如此，所以我深信，在我回到俄国之后，能以新的观感来丰富我的长篇小说。不必急急忙忙地赶着写，我亲爱的朋友，而是应该努力写好。你在信中说，我的亲爱的，我大约是自尊心过强，现在想要带上一部很好的作品露面，因此才坐着，像孵小鸡似的要把这部很好的作品孵出来。就算是这样吧，但由于我已经不再打算带着长篇小说露面，而是在写着两个中篇小说，这不过是两个还勉强过得去的（这还得靠上帝保佑呢）作品，所以目前我并不在孵小鸡。但是，我的朋友，你说什么一幅画应该一挥而就云云，你这算是什么理论啊？你是什么时候相信这一套的？你该相信，干什么都得花力气，而且是花大力气。你得相信，普希金的寥寥数行轻巧雅致的诗句之所以好像是一气呵成，只因为这些诗句已在

---

① 指《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

② 指《舅舅的梦》。

普希金心中经过长期酝酿和再三涂改[1]，这是事实。果戈理写《死魂灵》写了八年[2]。所有一挥而就的东西都是不成熟的。很多人说，莎士比亚的手稿上没有涂改之处。正因如此，他的作品里才会有许多地方如此荒诞不经和平淡无味，如果他花力气写，就会好些。你显然是把灵感，即最初刹那间的在内心中形成的画面或变动（它，即灵感，总是这样形成的）同写作混为一谈了。举例来说，我一下子就把一个场景记录下来，因为它先在我眼前出现，而且我很喜欢它；但过后我对这场景进行加工，连年累月地加工，多次，而不是一次为它而振奋（因为我喜爱这个场景），而且多次给它加点儿什么或者减去点儿什么，我写作时就有过这种情况。所以你该相信，这样写出来的东西会好得多。有灵感自然好，没有灵感，当然什么也写不出来。

不错，你们那儿现在支付的稿酬很可观。皮谢姆斯基《一千个农奴》每印张就得到二百或二百五十卢布，这样他就可以从容地生活和工作了。不过，你当真认为皮谢姆斯基的长篇小说是一部出色的作品吗？不，这不过是一部平庸之作，虽然是含金的，但毕竟只是平庸之作。有没有哪怕是一个崭新的性格，一个由他创造的从未有过的性格？所有这些都已经有过，而且早就在我们的创新的作家的作品中出现过了，尤其是在果戈理的作品中。这全是旧调重弹，是按照别人作品的模样做出来的极妙胶画，是按本威努托·切利尼[3] 的图样做出来的萨齐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据的是帕·纳·安年科夫的《普希金传记材料》一书，其中谈到普希金的诗作经过多次的修改。——俄编注

② 果戈理写《死魂灵》从1835年开始，其第1部发表于1842年。

③ 本威努托·切利尼（1500—1571/1574），意大利雕塑家、金银工艺师。

科夫[①] 的作品[②]。不错，我还只读完小说的两部，我们这里总是很晚才收到杂志。第2部的结尾根本就不像是真实的，完全给糟蹋了。卡利诺维奇[③]，有意识骗人的卡利诺维奇是不可能的。如果按作者在前面让我们看到过的卡利诺维奇那个样子，他就应该作出牺牲，建议结婚，炫耀上一阵子，在内心深处欣赏自己的高尚而且深信自己不会骗人。卡利诺维奇自尊心很强，他就在内心也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卑鄙角色。当然，他充分欣赏这一切，同娜斯坚卡睡上一夜，以后他，当然，要搞欺骗，但这是在以后，在现实要他这么做的时候。当然，他还会自我安慰，甚至在这时还会说他的行为是高尚的。但蓄意搞欺骗并同娜斯坚卡一起过夜的卡利诺维奇却是令人厌恶的，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是可能的，但这已经不是卡利诺维奇了。够啦，不谈这些小事了。

我的朋友，我等退役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我未曾直接请求过要居住在莫斯科，而是直接写在申请退役的呈文中的，因为呈文的格式要求这么写：我将居住在莫斯科市。如果上面不驳回的话，那我就去了。去我是要去的，但带上什么呢？在中篇小说脱稿前我是不会有钱的。那么过上两个月后我将靠什么生活呢？——我不知道。因为过上两个月也不会有钱。从卡特科夫寄来的五百卢布中立刻就还掉了四百卢布（银币）债。我每个月的花费是四十卢布（银币），但临时支出总是不断。已经一年半了，这支出，那支出，尽是些未曾预见的支出。只能把

---

① 帕·伊·萨齐科夫（？—1868），当时俄国著名的首饰匠，他擅长于仿制。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照果戈理和皮谢姆斯基时引出切利尼和萨齐科夫，表明他看重的是真正的艺术革新家，是革新而不是仿制。

③ 《一千个农奴》中的人物，是一个没有良心的钻营取巧分子。

希望寄托在普列谢耶夫身上了，他答应过给我一千卢布，但他可能自己也没有得到钱或者要过上两年才能收到。我怎么办？在年底收到稿酬之前（而在此之前我是得不到稿酬的）我怎么办？我不知道，我的头都要裂开了。现在在这里连借都没有人可借了。但你别为我太操心，一切都好歹会得到安排的。

普列谢耶夫将去莫斯科和彼得堡，在5月间去。你好好接待他，也同他的妻子认识一下。刚才我收到了米柳科夫的一个包裹，是他的书[①]。是一个军官送来的，但我没有见到这个军官。也许，他还会来。向米柳科夫和所有的人问好。

我们的亲人们都好吗？瓦莲卡怎么样？韦罗奇卡怎么样？一直到现在我没有收到她们的只言片语。安德烈弟弟在哪儿？科利亚弟弟在哪儿？

再见！我拥抱你。代我问候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亲吻孩子们！我的妻子向你们大家问好。再见。

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收到你的东西和获准退役后我再写信，把我的情况告诉你。好，看在上帝的分上，别拖拉，你自己也要写信来，看在上帝的分上！

---

① 指А. П. 米柳科夫的《俄国诗史略》(增订2版，1858)。——俄编注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58年9月13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尊贵的朋友，我的米沙，就是说，你并没有出什么事，你不过是没有给我写信罢了。但是你不能想象，我是多么为你担心啊！我什么想法没有出现过啊！看在上帝的分上，今后要经常写信。在收到我的信后马上回一封信，这对你来说是毫不费力的。可不是吗，只消花上十分钟时间写几行就行了。请你行行好吧，别折磨我。你怎么总有那么多的事情，我尊贵的朋友米沙？你总是忙得团团转。但是，我的朋友，我当然不了解你的事情，但你倒想一想：不是该完成一些事业的时候了吗？你自己也得承认，这许多年来你像一头牛似的干活，究竟是为的啥？人家在这方面赚得了好几百万家财，你十来万卢布总该有了吧。愿上帝保佑你，我尊贵的朋友，你有家眷了。至少是你靠这些钱生活和培育孩子，这已经很好了。我呀，比方说，我这一生是什么钱也攒不了的！我没有孩子，但生活仍是非常困难。我的全部希望在于快一些迁居莫斯科。我很清楚，在莫斯科和在彼得堡什么都很昂贵，而且现在比以前还要昂贵。但是在塞米巴拉金斯克东西也不便宜，我深信，在莫斯科我的收入会比在这里多上一倍。现在我是在盲目地工作，我什么也不知道，而我本可以给自己在杂志编辑部找一个撰稿人的工作，也可以同人家一起合伙干，总而言之，我知道我可以做什么。除此之外，我还能遇上许多好人，他们都会帮助我。等退役我都等得不耐烦了，但如果允许退役了——我却没有钱了。普列谢耶夫给我写过信，安慰我，说他会帮助我，但他在信中说，也

许他寄来的不是我所要的全部（一千卢布），而只是一半（五百卢布），而另一半他以后再寄。如果不是全部，那我又会陷在这个地方，直到春天，我只会白白地把钱花掉，而又不能治病。不过，我无论如何不会早于1月份离开这里，因为我还没有完成我同《俄国导报》以及同库舍列夫订的文学契约，还远远没有完成！这一切都使我极其心烦。唉，我的亲爱的，如果我能当面把一切都详细地告诉你就好了，在信中什么也说不清楚。你信中谈到了《现代人》的建议，但对他们的建议我不能下决心接受，除非是我陷入了穷途末路的境地。我向你起誓，我丝毫不记他们的恶，尽管这些人待我很凶、很恶劣[①]。现在他们可怜我了，为此我由衷地感谢他们。但是我不愿意他们现在又把我想得很坏：他们才许诺给一些钱，我就扑了上去。也许，我这是一种不应有的傲慢，可我心中却有这种傲气。因此我还是等一等为好，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同他们订金钱方面的契约。当然，我的这些想法你别随便转告他们。这么做不好，这虽然不是以怨报德，以恶意回报他们的好心，但毕竟使他们难堪。我只是对你才这么说。普列谢耶夫的钱我拿了也不会觉得可耻。我知道，如果我有钱，而他没有，那我就会倾囊相助。不仅如此，我还会为他去挣钱，而如果我没有挣到钱的希望，那我也会去借。这个人是 à parti[②]，而且我们还是患难朋友。你的钱我也拿，但拿你的钱时我心里难受。可我却不断拿你的钱，我明白，你的每一戈比都是必需的，但我总是想着要偿还你的。来信中谈及的你那种报纸倒是十分招人喜爱的东

①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现代人》杂志的关系参看他在1846年11月26日写给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

② 法文：一派。这儿的意思是信念上的自己人。

西[1]。我脑子里早就有一个念头在转：出版一份报纸，但只是纯文学的报纸。[2]它的主要内容是文学性的杂文，评论各种刊物，分析好的和错误的东西，反对目前盛行的徇私舞弊[3]，多一些毅力、热情、机智和韧性——这就是现在所迫切需要的！我之所以如此热烈地谈这些，是因为我已经开始写几篇此类论文，有的文章已具轮廓。例如，谈当代诗人，谈文学中的统计倾向，论艺术中诸多流派的毫无用处[4]，——这些文章写得慷慨激昂，甚至尖锐辛辣，主要的是笔调轻快。不过，你听我说，你当真想办一份报纸吗？要知道，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你还开着厂呢！你要谨慎，哥哥！其次，我不会永远住在彼得堡，因而我难以帮助你！但不言自喻的是，我是会帮助你的，只要你自己要我帮忙。

我的病情并未减轻，却反而加剧了。上个月里发作过四次，这种情况从未有过，——所以我几乎没有写作。癫痫发作后总有一阵子我情绪低落，烦闷苦恼，筋疲力尽。无论是给库舍列夫还是给卡特科夫的作品，我都不能很快写完。为卡特科夫写的那部中篇小说篇幅大，我很不喜欢，令我厌烦。但已经写了许多，不能抛开去写另一个作品，而欠的债却得偿还。我一辈子都将这么为钱而写作！即使我有巨大的才华，它也会在这种苦恼中化为乌有。我的朋友，我亲吻你一千次，也这么吻你的孩子们，而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呢，我吻她的小手。

---

① 指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算出版一份周刊的想法。——俄编注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建议兄长出版纯文学的，而后者却打算出一本“政治和文学杂志”。——俄编注

③ 两年后在为《时代》写的征订广告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谈到了这一任务。——俄编注

④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一阶段写的论文下落不明。——俄编注

附上一封给普列谢耶夫的信。他自己在给我的信中说最好是通过你转交，所以请你立即转交或转寄给他。

注意：我的朋友，我还附上一封写给库舍列夫伯爵的信。他本人在一个月前给我写了一封客客气气的信，尽管他预先说明他并不想催我，但事情很清楚，他需要我的作品，所以请你把附在信中的给他的信转交给他。我在回信中也用他那样的口气，请你在“伯爵”一字旁添写他的名字，因为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不要紧，你的手迹，不要紧！信也可以通过莫勒转交，要把信封好。告诉莫勒，我会全力以赴尽快把作品写完。请费神按照我所请求的那样完成一切。

给库舍列夫的中篇小说里充满了喜剧性的甚至是正经八百的细节，但它们几乎是离奇的。[1] 有什么办法呢？我乐于写得好一些，但我头脑中的长篇小说的所有主题思想的容量都比较大，除了这部中篇外没有一部是这么大小的。写大东西吧，——来不及了！再见，亲爱的。你在给瓦莲卡写信时，代我向她问好。

代我亲吻科利亚。我要给瓦莲卡和韦罗奇卡写信，还一定要给安德留沙写信。妻子向你们大家问好。我很高兴，普列谢耶夫的妻子是个美人，我很高兴。美才好呢！

致叶·伊·亚库什金

(1858 年 12 月 12 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好久没有给您写信了，最善良的和最高贵的叶夫根尼·伊

---

① 指《舅舅的梦》。

万诺维奇，我认为从我这方面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您是这样高尚和真诚地对我表示经常的关心，因此我永远不会忘记您，我很担心，您可能会把我叫做没有心肝的和健忘的人。但请您相信我，这么想是不公正的。如果说我好久没有给您写信，那么这决不是由于我怠慢和健忘。我已经一连三个月打算给您写信，但总由于种种原因而未写成，而且也是因为我想写一点有关我自己的好的消息。我每日每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关于我命运的决定。您不会相信，这多么难受，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

从我申请退役以来差几天就快一年了，在申请报告（按照格式的要求写的报告）中我提及了我将居住于莫斯科。退役报告送上去了，但迄今杳无音讯。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从中作梗，我是因病（癫痫病）申请退役的。迟早有一天会退役，但去莫斯科的事会不会有障碍？问题就在这儿[①]。我哥哥和其他一些殷切关心我的人都肯定地对我说，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不清楚，但我的处境是尴尬的。在我十分关心的许多事情上，我不能采取任何肯定的步骤，因为我不知道前途怎么样，也不知道该指望什么。我现在住在我讨厌得要命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在这儿生活使我痛苦异常。在一封短信中我不能把一切都向您说清楚。您能不能设想，对我来说甚至连文学创作都不是一种休息，一种轻松愉快的活动，而是一种痛苦。这是最糟糕不过的了，症结全在于我的处境和我的疾病。现在我不看杂志，我的手甚至已经有半年不碰报纸了。我以为很快将回到俄罗斯，所以我没有订报，又不能从什么人那儿借来读，因为我并不想领别人的情。请您相信，这不是我傲慢，也不是怀恨。就是这样，一下子也说不清楚。

---

① 引自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

卡特科夫给我写了信，他根据我的请求提前给我寄来了五百卢布（银币），我答应给他一部长篇小说。我已开始兴致勃勃地写起来，但又放下了，因为我想写得好，却缺少一些材料，而这种材料需要我亲自在俄罗斯搜集。而胡乱地写一通我又不愿意，所以我放下了这部篇幅很大的长篇小说，又着手写另一部。开始写时有点儿勉强，后来很快就入迷了，写得津津有味。但篇幅很大，有十二个印张左右，我在加工了三分之二后由于一种情况又搁笔了。这是因为我不断地需要钱用，而且需要很多钱（特别是因为我结婚）。我背了一身债（现在不借债了），所以我哥哥自己在彼得堡以我的名义同未来的杂志《俄国言论》的未来的编辑部（该杂志将在 1859 年出版发行）订了契约，预支了五百卢布（每印张稿酬为一百卢布），而且把钱也给我寄来了。我不能拒绝这笔钱，就答应了所有的条件，想在新年前把一切都了结。可是 9 月前我还没有写完给卡特科夫的作品，我想起来了，就赶忙写起给《俄国言论》的那部中篇小说来，现在我正在快马加鞭地写，差不多已经写好，日内就可寄出。接着我就立即着手为卡特科夫写，不需很长时间我一定寄去小说的一半稿子，让他看到我是在干事情。但您可别以为卡特科夫催促过我，恰恰相反，他给我写了一封气度非常高雅的信，要我别因债务而苦恼，要我别强制自己。正因为如此我也就想快些把作品写好，我很对不起他，我担当了对《俄国言论》的责任，而我是应该先写好给他的那部作品的。我不谈疾病（癫痫病）夺走了我多少时间，主要是我心情不好，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情况。最善良的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这就是我必须简短地向您谈谈的。我再说一遍，您对我的态

度[1] 使您成了我的一个十分亲近的人，以至我不能在您面前保持沉默，不能不坦率地谈一谈我的全部情况。尽管这样，我还有许多事没给您写呢。

再见，最善良的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请您别忘了我，而我是会永远记着您的。也许，我们很快就会见面。

完全属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写的是以前的地址，不知能否寄到？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58 年 12 月 13 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我想给你也谈些什么，我亲爱的哥哥。你为什么老保持沉默？我永远也等不到你的信。再说你写的又是什么样的信呀？寥寥数行！而我身处穷乡僻壤，收到一封信对我来说就是一大幸福，因为没有其他的幸福。普列谢耶夫一直是马上给我回信的。你说，我亲爱的朋友，你有事情，你忙碌。这一点儿也不错，可是要知道，写一封信总共只要五分钟，根本不会更多一些。一个月里怎么会省不出五分钟？我不能理解。不过，在我们之间这一点早就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我知道，亲爱的朋友，你是很爱我的，也许，我还不配你这么爱我。然而，在写信这件事情上你一向是吝啬的，十分吝啬。不过，随你的便吧！

---

① 指亚库什金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卡特科夫说情。

10 月间我曾通知过你，11 月 8 日我一定把中篇小说[①] 给你寄去。但现在已经是 12 月了，我的中篇小说还没有写完。妨碍我的原因很多：生病，心情不好，外省生活使脑子变得愚钝，而主要的是我对小说本身产生了反感。我不喜欢它，我很苦恼：我又得如此不好地面向读者。最最苦恼的是我又不得不这么同他们见面。在我的头脑里（部分地在纸上）有我十分珍惜的东西，它们的确能马上使我一举成名。但是有什么办法？这是我的大部头长篇小说，由于种种情况我不能在这儿写，而按别人的意志写我又不愿意。很想在身后留下哪怕一部完美无瑕的作品，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想写的东西不能写，却得去写那种如果不是因为需要钱你连想都不愿想的东西。为了钱我得故意杜撰一些故事，可是要知道这多么令人难过！穷文人的行当是令人糟心的。我的中篇小说已经拉长到了六个印张，看来，我会很快把它寄给你。[②]

我的朋友，我曾请你向《俄国言论》编辑部要钱（一千卢布）。你总该告诉我一下，这是否可能？你是不会相信的，一想到这一线希望会落空我就全身发抖。因为如果落空，我就绝对没有办法从这里启程。纵使有一千卢布，那也不过勉强够用于旅途，而在到达莫斯科时我就会一文不名。（但是身在莫斯科而一文不名也远胜于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浪费精力并把钱花光。）不管怎样，你在收到了我的中篇小说后要为我张罗这一笔钱。你告诉他们，我将永远为他们撰稿，他们是可以相信我的，因为我已经完成了第一个协议。没有这笔钱我就完蛋。主

---

① 指《舅舅的梦》。

② 《舅舅的梦》的写作过程一再拖延，这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重返文坛，他的文艺—美学原则正经历着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俄编注

要的是，在收到我的中篇小说后要尽快把这笔钱寄给我。届时我肯定会退役，我不愿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多待一天。你得明白，哥哥，这一切对我是多么急需。所以，看在上帝的分上，就照此办理吧。看在上帝的分上，做出一个好哥哥的样子，你过去是、现在实际上也是好哥哥。我要求退役已经一年，可是迄今没有解决。但是，我想，现在会很快解决这个问题，哥哥，真希望你能设法打听一下并将情况告诉我！我会多么感激你啊！可是我又不敢求你。

我还求你帮我办一件事，这事对我非常重要，而在你看来却会是好笑的。我早已求过你关于服装和内衣的事，时间越来越近，可是我没有衣着。当然我很不好意思求你借钱去买这一切，因为我自己是领薪俸的（不过，我的钱全部花在还债和料理家务上了，钱花得如流水）。现在我已经决定，大礼服和裤子由我自己将就着来做。但内衣，我没有文职官员穿的内衣。而在莫斯科衣衫褴褛是不行的，虽说我压根儿不想出风头。我恳求你，给我寄两件背心来，就买现成的也可以。大礼服在我到莫斯科之前就会穿旧，反正得在莫斯科做一件新的。但背心可以穿三年，在这儿做价钱很贵，做工低劣，因此到了莫斯科我还将把它们扔掉，而我想节约一些钱，不愿把它们扔掉。所以请你给我寄两件背心来，要好一些的，如果可能，一收到这封信就寄来。花去的钱你就从库舍列夫处得到的一千卢布中扣除。不管怎么样，钱是会有的，因为我那部中篇小说有六个印张，所以我一定会还给你。

关于衬衫的事我就不敢提了。但是，如果你给我寄三件衬衫来（不必多），而且是像样的，那我会多么感激你啊！用去多少钱，请扣除。

再见，我的哥哥，紧紧地拥抱你。我的生活是既艰辛又痛

苦，关于它我片字都不给你写。也许，我们很快会见面。

再见，代我亲吻孩子们，亲吻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的纤手。我无限地爱着你们大家。

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59 年 3 月 14 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我亲爱的朋友米沙，我急着给你写回信。总共只剩下一个小时了，我得给你写信，给普列谢耶夫回信，要不然我就会赶不上邮班了。首先，我向你表示感谢，我的亲爱的，谢谢你在我同库舍列夫这件事情上所做的努力。这一切都很好，但是我担心你不会坚持，没有说我现在（而不是在以后）急需钱用。否则，他也许会拖延，天知道多长时间。俄国邮件在星期一到达此地（现在是星期六），如果我在星期一收不到，那就糟糕透顶。我现在的处境（在钱这方面）十分紧张。唉，我的朋友，我也许很快就要退役，而我却还在为钱奔忙。现在我当然已不再为钱操心了，他们会给我寄来。不过，这一千卢布是否够我用作路费？我计算过，我知道不够。我一收到这一千卢布，过上两个小时就得付出三百五十卢布（银币），剩下的六百五十卢布用于一切，而主要的是用于维持在此地的生活上。由于退役的事情拖延了，这笔费用很大，因为我可能得在 8 月间出发，而原先我指望的是在 4 月间动身。主要的是，你不知道我的全部支出情况！但这又有什么可谈的呢！但愿他们把钱寄来。再次向你表示感谢。

你在信中说，库舍列夫有意在3月间刊登《舅舅的梦》。这很好，越快越好。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如果可能，请你了解得确切些，详细些：库舍列夫和整个编辑部是否喜欢这个作品？我的朋友，这对我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件事是，当真不会给我寄来《俄国言论》吗？我发表了自己的作品却不能在刊物上读到！我已经给你写过信，求你斡旋一下，让他们给我寄来。也许，是你忘记了。那么请你现在再做一次努力，还来得及寄出。我建议给我上账，算到一千卢布上去，我会付钱的。不然的话，请你想象一下，我将会对一本刊载我的中篇小说的杂志一无所知！真是岂有此理。看在上帝的分上，给我寄来，而且要快一些。我希望知道，书报检查机关是否删去了什么[1]。你信中讲到了《穷人》，我的亲爱的。你怎么在以前就不能写信告诉我？现在一本《穷人》值十五卢布，要知道，这会使我的自尊心得到满足，也许会在以前就给我以巨大的慰藉。不过，哥哥，此事情有可原！如果这部书现在这么贵，那么，当然，现在趁它值钱的时候出售会是一桩很好的事情。库舍列夫假如把《穷人》配上插图出版，该有多么好！这会是一件极好的事情啊！

普列谢耶夫对我的中篇小说不完全满意[2]。也许，他倒是对的。

我目前正在竭力张罗而且十分担心的是这么一回事：你在信中说，如果卡特科夫在收到我给《俄国导报》寄去的中篇小

---

① 关于《舅舅的梦》在发表时是否受到删节，情况不详。

② 指《舅舅的梦》。普列谢耶夫认为，这部中篇小说写得“仓促”，有些地方显得“漫画化”，在济诺奇卡身上有“杜撰的不自然的东西”，但对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莫兹格利亚科夫以及几个外省太太等人物的描绘十分出色。

说之前就读到了《舅舅的梦》，那就糟了。可是，我的朋友，要知道情况正会是这样的。我的中篇小说不会早于秋天在他们的杂志上发表。它的篇幅巨大（十二个印张，甚至还多一些），我正在进行最后的加工，我不愿意匆忙从事。我自己知道，这部作品里会有许多缺点，我也不会太喜欢它，但是，说真的，其中也有一些确实是很好的东西。正因为这样，我才不愿意仓促从事。在把中篇小说寄给库舍列夫后，我自己立即把有关情况十分坦率地告诉了卡特科夫，对他说，我出于贫困未能拒绝接受预支给我的五百卢布，就着手写起给库舍列夫的作品来，我过分相信了自己的能力，以为自己能按时写好两部作品，但我的疾病和我想要把书写好的愿望使我耽误了时间。让卡特科夫去生气吧（他好像是在生气，因为他不给我回信）。不过，我在凭良心为他工作，也许，我会给他一部好作品。与其匆忙写出见笑于人，还不如这么做为妙。《舅舅的梦》是我快马加鞭赶出来的。再见吧，我的亲爱的，还有许多事情该写信告诉你，但这可要等下一次邮班了，要等我收到了库舍列夫寄来的钱之后。再见。拥抱你和你的全家人。妻子问候你。

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的亲人，我自己也在想着我们将会晤的情景，而且是经常在想。我们将尽情畅谈，该谈的东西很多。真使人心神向往。注意：我在日以继夜地为卡特科夫写东西。再见。

如果普列谢耶夫在莫斯科，请迅速把我的信给他寄去。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59 年 4 月 11 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亲爱的米沙哥哥，我只给你写两句话。没有空。我随这次邮班给卡特科夫寄去了我那部长篇小说的四分之三①，直到现在尚未来得及写完全书。我几乎写了一整夜，起床很晚，没有多少时间了，邮班马上就要出发。我收到库舍列夫寄来的一千卢布已经两个星期了，还附有一封赞扬的信。我迄今没有告诉你，因为一直在等着你来信，想把所有的事情一次答复。你因许多人喜欢我的中篇小说而感到高兴，由此可看出你美好的心灵。可是，你的信是在 3 月 6 日写的，信中却没有提及我的中篇小说已经刊出一事。难道《俄国言论》不是在每月 1 日出版的？看在上帝的分上，把《俄国言论》给我寄来，或者至少给我寄来刊载有我的中篇小说的那一本。你向库舍列夫要，对他说，费用记在我的账上。看在上帝的分上，想办法安排一下吧。

谢谢你答应给我寄内衣和背心。我本希望你用库舍列夫的那一千卢布的钱去买了寄来，现在只好在我到达特维尔之后再算账了。

我的朋友，这一千卢布只剩下六百卢布了。我得靠这些钱启程，还得靠它们生活到动身那一天，但这是不可能的，是不够的。我给卡特科夫写信，要他再寄来二百卢布，我等他到 6 月 15 日，到那天我就不能再等，得动身了。我在信中也同他

---

① 指《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

谈到每印张的稿酬为一百卢布，他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回答？他在生我的气，没有答复我最近的那封信。哥哥，这种不是面对面而是通过通信的联系有多难啊！

我认为，我寄给卡特科夫的那部长篇小说无可比拟地高于《舅舅的梦》。那里头有两个严肃的性格，它们甚至是崭新的，任何地方都未曾出现过的。[①] 我总得把这部长篇小说写完吧？我已经非常讨厌它了，它甚至使我疲惫不堪（真是这样）。我想，它将会刊登在《俄国导报》的8月号或9月号上。[②]

我预料你的信很快就会来。我深信，你会把一切都告诉我，就是说你会把文学界对《舅舅的梦》的意见告诉我[③]。请你写得更详细一些！我恳求你。

关于普列谢耶夫你什么都没有谈到，他是否已去莫斯科了？扎维亚洛夫[④] 常来我们家。这是一个善良温和的人，我很喜欢他。

你在信中谈到了特维尔，你说我得在那儿住上两年。但是这太可怕了，我的朋友。相反，我要请求允许我立即居住在莫斯科。当然，我将在到了特维尔之后再提出这个请求。[⑤] 要知

① 指的是《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中的福马·福米奇和上校罗斯塔涅夫。

② 《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没有在《俄国导报》上发表。因为卡特科夫没有回复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求提高稿费的信，他们之间的关系破裂，书稿被退还，经其大哥多方联系，最后发表在《祖国纪事》1859年最后一期上。——俄编注

③ 关于《舅舅的梦》只有普列谢耶夫谈过自己的看法，他说没有听到别人的评论意见。但据他说，涅克拉索夫说这个中篇“很好”。——俄编注

④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时期的朋友。

⑤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9年春获准以陆军少尉军衔退役后只准居住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以外的其他地方。

道，并非根据皇上的旨意而拒绝我的，只不过是监察厅确切而又清楚地写信到这儿来，说是它（监察厅）不负责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它不知道是否允许我居住在莫斯科，所以它建议我通过第三厅[①] 申请皇帝陛下批准。此外，还有一种希望：9 月 8 日将是皇储成年的日子。在当今在位的皇帝成年之时曾给予政治犯们以巨大的恩赐。[②] 我深信，皇上在欢庆的日子里会想到我们这些不幸的人，并且宽宥其他的一切。我打算在那一天（9 月 8 日）前一定申请批准我在莫斯科生活，但愿这一天之前我能到达特维尔。

再见，我的好米沙。紧紧地、紧紧地拥抱你和你家所有的人。妻子向你问好。明天是复活节后一周的开始：耶稣复活了！我的健康状况如前。

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请你关心我的帕沙。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59 年 5 月 9 日，塞米巴拉金斯克）

我亲爱的朋友米沙，上一班邮件到来时终于收到了你 4 月 8 日写的信。我为你患病而十分愁苦和惊恐[③]，直到现在我还

① 全名为“皇帝陛下御前办公厅第三厅”。

② 1834 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成年时，一些十二月党人的待遇得到过改善。

③ 米哈伊尔在本年春天患了重病，濒于死亡。——俄编注

是忧心忡忡。我非常清楚，这种发作会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因此如果我没有收到你告知已经完全康复的新的来信，我就一直会六神无主。只要上帝保佑，我将在6月15日离开此地，但不会提前，晚许多天倒有可能[①]。我已经写信告诉你，3月18日彼得堡方面已经批准了我退役，是皇上的谕旨，但此地才刚刚接到，因此我至少得等到6月初才能办好军中的一切手续，才能完全离职。但是如果我6月15日动身，那我就未必能收到你对我这封信的回音，何况如今邮件因河水春泛而走得慢多了。尽管如此，只要你是爱我的，你得马上回复我这封信（关于你自己的健康状况要写得详细一些），直接寄塞米巴拉金斯克。我得在鄂木斯克住两三个星期，办理帕沙离开军校的手续，所以有人会就近从塞米巴拉金斯克把你的信转寄给我（注意：但你别把信寄到鄂木斯克去，要寄到塞米巴拉金斯克）。

我的朋友米沙，我有一种强烈的错觉，似乎你会突然死去，而我会永远看不到你，因而直到现在我心里还很害怕。唉，真希望快一些收到你的信，哪怕只有三四行字也好。

十分感谢你，你给我寄来了背心、衬衣等东西，但我直到现在什么都还没有收到。从你的信中得知，所有东西你是在3月中旬寄出的。你4月9日的信寄到已经一个星期了，而3月中旬寄出的东西却仍搁在什么地方，对此我真是一点儿也弄不懂。

我告诉过你，说我收到了库舍列夫寄来的钱，但却没有收到他寄来的杂志。也许我还会收到，他告诉我，他将给我寄来账单，也许会把杂志一起寄来。

我的朋友米沙，我求你满足我的请求：毫不隐瞒地把你听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直到7月2日才离开塞米巴拉金斯克。——俄编注

到的有关我的长篇小说[①] 的一切看法告诉我，就是说人们是怎么谈论它的，如果确实有人在谈论它的话。你得谅解我，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随同上一班邮件我给库舍列夫寄了一封信，我该把收到钱的事情告诉他，在信中我自己向他要一本杂志。关于参加他的杂志工作的事（他在给我的信中说，他在焦急地等着我再寄一部中篇小说去），我对他说，我希望能首先见到他，同他面谈。我向他说明，我打算写一部篇幅巨大的长篇小说，有二十五个印张，我非常希望马上能动笔写这部长篇（专门写它），但由于某些情况我无论如何不能着手做这件事。我很想同他面谈一次，谈谈这些情况。我写给库舍列夫的信到此就打住，未作任何说明。但对你我要说清楚，这究竟是一些什么情况。第一，要我坐下来写这部长篇小说并且把它写好的话，需要一年半的时间。第二，它要写上一年半，我在这段时间里的生活需要有保障，而我却身无分文。第三，你在信中不断地给我这种信息，例如冈察洛夫写一部长篇小说（依我看，是一部极差劲的作品[②]）就得了七千卢布，又如为了长篇小说《贵族之家》（我终于把它读完了，非常之好）卡特科夫本人给了屠格涅夫四千卢布，就是说每个印张的稿酬为四百卢布（而我请求过卡特科夫，每一印张给一百卢布）。我的朋友！我非常清楚，我写作比屠格涅夫差些，但总不至于差太多，更何况我想写得丝毫不比他差。为什么身受种种困苦的我一印张只拿一百卢布，而拥有两千农奴的屠格涅夫一印张要拿四百卢布？为什么？出

---

① 指《舅舅的梦》。

② 指《奥勃洛莫夫》，它发表于《祖国纪事》，1859 年，第 1～4 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它的看法后来有变化。他的一些评价，乍然看来，是互相矛盾的。——俄编注

于贫穷，我被迫赶时间，为金钱而写，很显然，一定会损害作品。因此，在同库舍列夫见面时，我打算直接向他提出：他得给我一年半时间，给我每印张三百卢布的稿酬，除此之外，还得预支我在写作期间的生活费——三千卢布（银币）。如果他同意的话，我保证在明年（年初）另外给他一部小型的、篇幅为一个半印张的中篇小说。我有许多供大部头中篇小说用的题材，而供短小作品用的却没有。不过，我希望在新年之前能突然出现灵感，马马虎虎拼凑一部篇幅不大的中篇小说给库舍列夫。你也许会觉得，我的条件突然间由谦逊变得过于傲慢。但是，我的朋友，这一切都同一个为你所不知的情况有关，而由于这一情况又与你向我提出并要我尽快回答的有关《穷人》的问题密切相联，所以我就转过话题来直接谈《穷人》。

我的朋友，你想把《穷人》卖给库舍列夫。这也许会是一件好事，但我求你别这么做，因为我心中另有主意。你且听我说，我现在正在结束给卡特科夫写的那部长篇小说（很长，十四或十五个印张）。小说的四分之三已经寄走，其余部分我一定在6月初寄出。你听着，米沙！这部长篇小说当然有很大的缺陷，主要的问题也许是过于冗长。但是有一点我深信不疑，就像深信公理一样，那就是它同时具有许多巨大优点。这是我的一部最好的作品，我写了两年（在写《舅舅的梦》的中间部分时有过间断）。小说的开端和中段都已经加工过，结局写得仓促，但在这部小说中我倾注了我的全部心血。我并不想说我整个儿都显露在这部小说之中了，这么说会太荒唐！要表现的东西还有许多。再说在这部小说中爱情方面的东西不多（即少有充满激情的成分，不像在《贵族之家》中那样），但其中却有两个高大的由我塑造和写作了五年并经过加工使之成为无可挑剔的典型性格（这是我的看法），两个纯俄国的迄今未在俄

国文学中充分揭示的性格。[1] 我不知道，卡特科夫是否会认清其价值，但如果读者对我的这部小说态度冷淡，那么我得承认，我也许会陷入绝望。它是我一切最好期望的基础，而最主要的是，它是我巩固我的文学声誉的基础。现在你想一想，长篇小说将在今年，也许是在 9 月间问世。我认为，如果人们都谈论它，都称赞它，那么我就可以向库舍列夫提出每印张稿酬三百卢布等等的建议，同他打交道的将不是那个仅仅写了《舅舅的梦》的作家。当然，我对自己的这部小说及其优点的看法可能有错，但我却是寄全部希望于此书的。[2] 现在你再听我说下去，如果《俄国导报》上那部长篇小说受到欢迎，而且是很受欢迎的话，那么该做的就不是单独出版《穷人》了。我有了一个新的主意：到了特维尔之后，在明年的 1 月或 2 月间就出版（当然是在你的帮助之下，我的亲爱的永远帮助我的人），出版我作品的两卷集。按以下的次序，第 1 卷——《穷人》，《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的已加工过的前六章（大家都喜欢这几章[3]），《白夜》，《儿童故事》以及《枞树晚会和婚礼》——总共是十八个印张；第 2 卷——《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给卡特科夫的长篇小说）和《舅舅的梦》。第 2 卷中有二十四个印张（注意：以后还可出版已修改过或者更确切地说，完全是重新写的《化身》以及其他一些作品。这将是第 3 卷，但这是以后的事，现在只出版两卷），出两千本，为此将付出一千五

---

① 指的是在《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中的两个相对照的性格人物：罗斯塔涅夫和福马·福米奇。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希望落空了，《俄国导报》和《现代人》都拒绝发表此作品，而评论界最初对它态度冷淡，只是到后来才认识到它的优点。——俄编注

③ 这里的前六章可能是指《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的前两部，即“童年”和“新的生活”。——俄编注

百卢布，不会超过此数，每本可以按三卢布出售。因此如果我在一年半里从事长篇小说的写作，逐步逐步出售这些书就能保障我的生活，而我手头也会有钱。也可以这么办，卖给库舍列夫，由他出版，三千卢布，即使两千五百卢布也可以。但是，不言而喻，现在无论如何不能进行谈判，得等一等交给卡特科夫的那部长篇小说的好消息，这是全部希望之所在，它的成功将使谈判易于进行。

注意：我寄给卡特科夫的总共将是十五个印张，每印张一百卢布，总共是一千五百卢布；我已拿过他五百卢布，后来，寄去四分之三的小说稿后又向他要过二百卢布做路费用，总共拿了他七百卢布。我到特维尔时将身无分文，但在最短时间里我可以从卡特科夫处得到七百或八百卢布。这情况还是不错的，还可以应付过去。

一种传闻使我很害怕：据说如果叫帕沙完全离开军校，就必须为他支付培育费，每年二百卢布，共四百卢布。我上哪儿去找这笔钱？这像晴天霹雳般地叫我震惊。现在我总共才有六百卢布，加上向卡特科夫要的二百卢布，将是八百卢布；但要知道，我得买一辆轻便马车和一些别的东西，还要冒着酷暑赶路四千俄里，而在夏天出门费用极大（要套上四匹马，有时还得套上五匹马），因此我这些钱只够旅途用。我用什么去为帕沙支付培育费呢？

再见，我的亲爱的，我的亲哥哥，我心爱的米沙，祝你幸福和健康，但愿我能早日拥抱你。问候你的妻子并亲吻你的孩子们。也许，我还有许多话在信中没有谈到，但我匆忙得要命，有事情在等着我。再见，亲爱的，向普列谢耶夫问好！他为什么不给我写信？莫非是因为我要钱而生气了？不可能。我妻子问候你。代我向所有记得我的人问好。再见，我的朋友。

鸣放结束后[illegible]

致爱·伊·托特列边

（1859 年 10 月 4 日，特维尔）

爱德华·伊万诺维奇阁下：

我又一次求助于您的宽厚和善良的心灵。请宽恕我又来恳求您。自从您关怀我的遭遇并为我做了许多好事，使我有可能开始新的生活以来，我一直把您看做我的救星，是您使我摆脱了痛苦的处境，但这种处境迄今尚未结束。我终于退役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竟拖了一年半。我身患癫痫病，同我的妻子和继子长途跋涉四千俄里，暂时居住在特维尔。我的处境几乎没有什么改善。高贵的爱德华·伊万诺维奇，请允许我向您说明这种处境，并宽恕我又一次恳求您，请您仍像三年前那么仁慈，那么宽宏大量。当时是您救了我，使我获得了新生，这是我永志不忘的。

离开西伯利亚时我曾指望，回俄国后我能很快地毫无困难地生活在彼得堡。由于我知道要进彼得堡首先得申请批准，因而我决定暂且停留于特维尔市。现在我在这里已经一个半月了，尚不知道一切困难将在何时得到解决和怎样解决。而我又不能不生活在彼得堡，我身患癫痫病，需要进行认真和彻底的治疗。有人劝慰我说，病有可能根治；但如果我得不到治疗，那么我准会死去。我很清楚，我患的这种病是一种难治的病，不仅对普通大夫来说是如此，就是对专家医生来说也是如此。而外省的大夫，就我对他们的了解来说，有两种：要么是年轻人，刚从大学毕业；要么就是一些老人，他们值得尊敬，但他们已把医学忘了个精光。请他们治疗，那就是伤害和折磨自

已。我极想听听彼得堡的学者、专家的意见。再说除了疾病以外，我还有一些必须住在彼得堡的其他原因，其重要性并不差，也许更为重要。我已经结婚，有一个孩子，我应该赡养妻子和教育她的儿子，而我又没有任何财产，我只能自食其力。而且，我所从事的是一种并不轻松的劳动：文学创作。如果我以通信方式同出版商打交道，定会吃大亏。我这样已经损失了许多钱了。现在我手头上正有一件事情：出版我的选集。如果我不亲自参与，此事就怎么也办不好，而它却能够保障我两年的生活。如果顺利的话，获益还可能更多一些。也许，我在确保了自己的生活之后，生平第一次有可能不听吩咐、不为金钱和不赶期限交稿地写作，生平第一次有可能凭良心、诚实地而又深思熟虑地进行写作，不必为了一块糊口的面包而出卖文字。至于其他原因，例如我和我的几个兄弟离别已有十年，我就不说了。两周前我谒见本地的省长巴拉诺夫伯爵，向他陈述了我的全部情况，请求他把我的信转呈宪兵主管多尔戈鲁基公爵。我在信中恳求公爵转请皇上，允许我为了治病和上述一切原因定居在彼得堡。涉及我们案件的流放者中已有多人获准进入并定居于两个首都，因而我是可以有所期望的。巴拉诺夫伯爵很好地接待了我，并答应尽力而为，但他劝我等到 10 月中旬，因为公爵不在彼得堡。我知道，我是会有希望的；但我也知道，由于要办种种手续事情会拖延很久。如果只在特维尔了解我的品行，那还好办，但说不定还会发信去西伯利亚了解。我还听说，公爵在这些事情上十分多疑，因此他也许下不了决心很快向皇上禀报……爱德华·伊万诺维奇！请您再拯救我一次吧！就像三年前那样，运用您的威望吧！也许，若是您能同多尔戈鲁基公爵谈起我，那就会催促他快些了结此事。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您身上了。我清楚，我是在打扰您，也许，还

打扰得十分厉害，但请您宽恕一个患病的不幸者吧。我直至今天仍是个不幸的人。

请接受我真诚的敬意——我心中所满怀的对您的忠诚和感激之情。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59 年 10 月 9 日，特维尔)

我珍爱的米沙，昨天我收到了你在 6 日写的信，正好是在我自己坐下来给你写信时收到的。你的信使我感到震惊。我把已经动笔写的信推迟到今天来写，是为了要合理和冷静地把一切都考虑和斟酌一番，——我这么做是做对了。现在我已经胸有成竹，把我的确定想法告诉你。这将是一封最自私的信，讲的全是我的事情，请你准备好听下去。

第一，对涅克拉索夫的建议不可能表示同意。你说得对，一切全因为他们是一些唯利是图的人。另外一点也是事实，他们不很喜欢我这部长篇小说，或者是他们至少是在犹豫之中。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不知所措并把好作品报废。不错，我这部长篇小说并没有表面化的效果。说涅克拉索夫在犹豫，这是从他的微妙说法中看出来的。他说已经把小说交给《现代人》的一位最熟悉的撰稿人看了①，但他们也不认为这小说一塌糊

① 涅克拉索夫把书稿给了谁看，无从获悉，但他对《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是持批评态度的。——俄编注

涂，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他们还愿为这部小说付钱。任何地方都不会为一部十分糟糕的作品支付一文钱的。

此外，还有一点也是事实。他们并非十分犹豫，而且他们也许还认为这部作品是好的，但唯利是图的思想支配了他们的行动。我似乎看透了他们的行动方式。首先，我可以打赌，涅克拉索夫已就近去《俄国导报》编辑部探听，了解到了全部内情。何况时间很多，足可打听一番。在《俄国导报》编辑部里想必贯彻了一种思想："嫩着呢，还没有一颗成熟的小浆果。"① 这两家杂志② 彼此挖苦是早已有之的事。刊登一部已被《俄国导报》报废的作品并且付给每印张一百二十卢布的稿酬（而《俄国导报》连一印张一百卢布也不肯给），做这种事情是会谨而慎之的。必须来一番装腔作势：买下来，买价一定要低于一印张一百卢布；刊登，得等到明年夏天。他们以此向作家和读者们表示，他们买下这部作品是为了"压舱"。这么做，即使小说不受欢迎，他们自己已有保障。如果小说受欢迎，那是上帝保佑！他们是不会蒙受一点儿损失的。首先，他们给一部好作品付的报酬太低廉了，就是说他们精于经营。其次，他们善于发现好东西，能在《导报》什么都未能分辨清楚的地方发现好东西……③ 此外，除去所有这些同《导报》之间的倾轧，还有一点：涅克拉索夫是一头敏感的野兽。他知道了同《导报》之间发生的那件事情④，又知道了我自西伯利亚来到后把钱都花完了，过着贫困的生活，对这么一个无产者他怎么会不提出削价的建议呢？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定会同意

① 引自尼·亚·克雷洛夫的寓言《狐狸和葡萄》。
② 指《现代人》和《俄国导报》。
③ 省略号是原有的。
④ 指《俄国导报》退稿一事。

的！——他们这么想。他们故意拖了这么久，是因为他们很清楚，我在期待钱的过程中会更深地陷入贫困，这样我肯定会同意接受给我的一切条件，——哪怕多少有一点儿钱就行！

对此我的意见是：由于我迫切需要钱，同意还是可以同意的，一千卢布毕竟是一笔钱，而且对我来说是一大笔钱，但伴之而来的却是巨大的精神屈辱。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忍受屈辱也是可以同意的，管它呢！但这么做的危害却在以后。以后我将完全丧失任何文学上的意义，准会有人向我提出一印张五十卢布稿酬的建议来。即使《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受到读者欢迎，也会毫无作用。《现代人》编辑部故意不支持我，正是为了要我往后不开高价。真是一些卑鄙家伙！我的朋友，米沙！不能同意！只有一点，即我欠了你七百卢布，现在就连一口饭也吃不上，我暂时将求助于你，而你自己手头也很紧，——只有这一点才可能迫使我改变主意。你在信中要求我别因欠了你债而心感不安。唉，米沙！你不过是宽宏大量罢了，如此而已，你的境况却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善。不，我的朋友，我思忖了好久，我已有坚不可摧的可靠方案。我们稍稍等一等，我们就拒绝涅克拉索夫，如果我们能做到，那就是我们的光荣，而主要的是我们的独立自主！为此我一定会报答你的！但在我向你说明我的可靠的坚不可摧的方案之前，我们一定得先同涅克拉索夫一刀两断。你听我说该怎么办：如果我并不会因这七百卢布而使你破产的话，而且还可以稍等一阵的话，那么就拒绝涅克拉索夫的建议，一定要拒绝，不过做这件事却要采用最软、最甜、最温柔的方式。我的朋友，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为此亲自同他见一次面吧。如果他给我写信（像他所说过的那样），我一定会以最甜蜜的方式给他回信。如果你能便中告诉他："不过，我弟弟的这部长篇小说暂时将放在我这儿，我弟

弟现在不想把它送到别的杂志编辑部去。对此我弟弟有着某种特殊的目的。”如果你能对他说上这几句话，那就太好了。如果可以的话，你就这么说。不过，一切均由你酌情处理。你对他们说，说我十分遗憾，未能在这一次同他们达成协议。亲爱的米沙，那会有多好啊，如果你能设法悄悄地探听一下：他们那儿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对我的这部小说的看法如何？当然，不可能什么情况都了解到，这是一清二楚的，但总会有些什么过滤出来的。你了解一下，马上写信告诉我。最后，如果涅克拉索夫说“我想一想”，而又提出增加一些钱的话，那你就回答说马上告知我。总之，我十分请求你：同他见一次面，为了拿到长篇小说，同他本人见一面，然后把你同他的全部谈话、你的印象和观感全部详详细细地向我叙述。即使是什么情况也没有，你也得写信给我。以后你还听到什么有关这件事情的话，也来信告知（比如说，从迈科夫处听到什么）。之后你就把长篇小说拿回来，事情到此也就结束。

拿到长篇小说后，就把它留在你那儿，别把它交给《祖国纪事》[1] 或者别的任何人。这部长篇小说已遭到污辱，它暂时已经失掉声誉。（米纳耶夫来过我这儿，我答应了为《明灯》[2]撰稿，不过，不承担任何义务。）如果《祖国纪事》或者甚至是米纳耶夫的杂志开始试探并有意使用这部稿子，那么我的意见是：不给他们。小说已经受到污辱，如果它现在不在《现代人》上刊载，那它将受到更大的污辱。除非是克拉耶夫斯基或米纳耶夫肯付一印张一百二十卢布的稿酬，那还可予以考虑。

① 《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最终还是发表在1859年《祖国纪事》的最后一期上。

② 一种学术、文学性的杂志，于1860—1862年间出版发行。

那时你通知我，并讲一讲你是怎么想的。但这一切只是在下述情况下才可以做，那就是如果《祖国纪事》自己或者别的什么人主动来要书稿的话。你自己可别把稿子送给任何人，甚至也别做出样子，似乎你想把稿子交给他们。就让这部书稿暂时放在你那儿吧，事情也就此了结！在这封信的末尾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处理这部稿子。现在我来谈谈我的方案。你仔细听着：

注意，我珍爱的朋友，我刚刚收到你昨天的那封信（是7号写的）。我想说的是，你已去见过涅克拉索夫，这么做是好的。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对他们的态度要软和些、温柔些。同时也不要让人觉得，仿佛我们在难过，在发怵。不必向他们表现出自己的懊恼心情。要知道，我深信，到头来我们会占上风。现在该做的只是避免吵闹。如果涅克拉索夫开始讨价还价或者如果他不过是稍稍提到，那你就客气地回答他，说你会把这件事告诉我的，不过你是知道我的想法的，作为我的全权代表，你可以声称，说我决不会放弃原先提出的条件（一印张一百二十卢布）。至于说你要把作品读给杜德什金听，这么做是好的，不过这件事要做得只有迈科夫、你和杜德什金[1]三人知道。(我现在不能给迈科夫写信，我肩负着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情，关于这些事情我会在信的末尾告诉你。你代我握他的手，并告诉他：我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是我的朋友，他真诚地希望我好。最好是你把这封信读给他听，表示特别信任地读给他听。)

但是，有一种做法是我不喜欢的，那就是如果我们自己把稿子硬塞给《祖国纪事》。这部小说已受到污辱，它会被忘却，

① C. C. 杜德什金主持《祖国纪事》的批评栏目，而且他实际上是这家杂志的主编。

像死一般沉寂。再说，它也确实并不动人。现在，在互相倾轧之时，甚至连发表在《祖国纪事》上也不是时候。我在上面已对你说过，我会在信的末尾告诉你关于这部长篇小说我有什么打算。但是，不过，如果《祖国纪事》很干脆地肯付给一印张一百二十卢布稿酬，——那么我会同意。现在我是如此贫困，没有权利不同意。你别说我的想法高傲，这只不过是一种盘算，因为我考虑到许多东西。让迈科夫也磋商一下这件事。但是，我再说一遍，如果是一印张一百二十卢布，再加上预支一千二百卢布，那我同意。如果《明灯》要刊登的话，如果它给的是一印张一百五十卢布，我一定同意。钱是好东西。其他方面我一定照你的建议做（就是说如果涅克拉索夫给我写信的话）。

现在我谈谈我的方案。你好好掂量一下，也秘密地告诉一下迈科夫，同他商量商量。

第一点，你信中说，现在不能写一年了，应该加快一些，在新年前就把我对你讲过的那部充满激情成分的长篇小说写好，这样一下子就叫人家注意自己。对此我回答说：这不行。我宁可饿死，也不愿糟蹋作品，不愿匆忙从事。何况那部长篇小说已经被枪毙了。[1] 我现在有另一个想法。我不知道，我的亲爱的，你是否注意到了我最近的一封信？我在信中告诉过你，说我想写一部《死屋手记》[2]（讲苦役），而且当时就请你向涅克拉索夫和克拉耶夫斯基打个招呼。（你一般是不说你收到了我的某封信的，因此我会以为信没有寄到。你可得常常告诉我，说信已收到。）关于这《死屋手记》现在在我的头脑里

---

① “被枪毙”的是什么？——关于这一点迄今不明。

②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中，这是第一次提及《死屋手记》。

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和明确的纲要，这将是一部篇幅达六七个印张的书。在书中我本人不会出现，这是一个无名氏的手记，但我保证它有意义。这意义将是最最根本的。书中既有严肃的、阴惨的和幽默的东西，也有带有苦役犯特色的民间语言（有一些在当地记录下来的用语我曾念给你听过），也有在文学中从未听说过的个性的描绘，有感人肺腑的东西，最后，主要的是：我的名字。你想一想，普列谢耶夫曾多次把他的诗篇取得的成功归功于他的名字。（你明白吗?）[1] 我深信，读者会如饥如渴地把它读完。但是拿这种作品在杂志上发表，现在可不行！我们出单行本。我是这么打算的：12 月 1 日前我把它写完；12 月间送请审查（交给有学问的检查官）；1 月份付印，也就在 1 月份出售。[2] 用与米柳科夫的书（谈俄国诗歌的）同样的开本，并用同一号的铅字排印。如果这本书的厚度相当于米柳科夫的书，那么它的售价将是每本一卢布五十戈比；如果薄些，那么每本卖一卢布二十五戈比。书一定由我们自己付印，不通过什么书商。对这本书的意义我深信不疑，就像深信我活着一样。印两千本，准会在一年之内售罄（我深信，只消半年工夫）。我们姑且假设每本书的价格是一卢布二十五戈比，——这样一年就是二千卢布。你瞧，第一次就是一笔钱，而且是最实实在在的钱。

但也可能会发生可怕的不幸：遭禁。（我深信，我一定会写得完全合乎并且极其合乎书报检查的要求。）如果遭禁，那

---

① 普列谢耶夫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因参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而被判过死刑，后改为流放和服苦役，服苦役期满后又当列兵。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个写作计划未能实现，他只是在迁到彼得堡后（12 月 16 日以后）才动笔写。——俄编注

么可以把书分散成一篇篇文章，以片断的形式在杂志上发表，会给钱，而且数目会是可观的。可这也还是不幸的事！怕狼的话，你就别进树林。如果遭禁，那也还可以求情嘛！届时我将在彼得堡，我会通过爱德华·伊万诺维奇[①] 去谒见皇上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②]，去谒见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③]。我一定能央求成功，这么一来书将具有更大的意义。

但是如果真的遭禁，还有另一条路，另一种方案。无论是遭禁还是不遭禁，这种方案是必须执行的。这就是出版选集，可以用三种形式来出版选集（我的亲爱的，你同迈科夫商量商量）。

第一种形式：《穷人》、《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六章）、《白夜》、《儿童故事》、《枞树晚会和婚礼》、《诚实的小偷》、《永远的丈夫》。——所有这一切合成一本书，其开本可以像1858年出版的皮谢姆斯基的《农民生活特写集》。这本书的价格是二卢布（银币）。书名：《老的故事》。

第二种形式：出两本书，也用皮谢姆斯基的书的那种开本，用同样厚的（好的）纸张印（每本书都会比皮谢姆斯基的书厚）。

第一本书：《穷人》、《白夜》、《儿童故事》、《枞树晚会和婚礼》。

第二本书：《舅舅的梦》、《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六章）、《诚实的小偷》、《永远的丈夫》。——两本书的价格是三卢布（银币）。

---

① 指皇帝侍卫长托特列边。

②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1831—1891）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三儿子，当时是工程-骑兵部队总监。

③ 参见1856年4月13日写给亚·叶·弗兰格尔的信的注文。

注意：《化身》除外，我以后再把它出版，受欢迎的话，单独出版，完全改写，并加序。

为了不耽误事情，我恳求你，我的亲爱的，尽快把我的作品寄来(《穷人》、《化身》、《舅舅的梦》以及我没有在上述出版计划中提及的所有其他作品除外)。我毫不费力地很快将它们修改一下，完全不撇开《死屋（手记)》的写作，并且马上给你寄去。可以用两种办法来印这些书：或者用自己的资金印，或者卖给书商印。

一、如果是用自己的资金印，那我在 10 月底就把所有修改好的东西寄给你。11 月份送审，12 月份印刷，到 1 月中旬它们将同《死屋（手记)》一起出售。

印刷《死屋（手记)》得付三百卢布（这是最大的价钱)。印刷第一种出版形式的选集要付六百到七百卢布，而印第二种形式的选集要付一千卢布（银币)，总共将是一千三百卢布(银币)。

为了印书所需的钱我向你们大家——我的救星们——致敬。你们按平均分摊的办法给我钱：你、萨沙、瓦里娅、韦罗奇卡（我已给他们写了信)，如果可以的话，还有姨父。我不向你要钱，你只须给我一张期限为六个月的支票付纸张费，支票到期前我准可以赚到钱了。

注意：在写书的时间里，在目前，我得维持生活，这才是可怕的事！我身边只剩下三十卢布了。我四个月左右的生活应该有保障。上哪儿去弄钱？别把我弃而不顾，哥哥！你向萨沙求援吧！把所有的亲人们都动员起来吧！要知道，我至少需要三四百卢布。只求现时能站住脚跟，往后就会好的。书的销路不会差，我对此深信不疑，更何况单独发行的《死屋手记》一定会使读者们感兴趣，一定会把与它同时问世的选集也带动起

来。如果我们是按第一种形式出版，就算我一年内卖出一千本左右（印二千本），届时我可以从中得到一千二百卢布，加上从《死屋手记》上获得的二千卢布，我将有三千二百卢布。

算一笔账：还你七百卢布债，印刷费九百卢布，生活费四百卢布，总共是两千卢布。我还余有一千二百卢布维持生活，这挺不错。

如果是按第二种形式出书，那么算清了种种账目后还会剩余二千卢布。生活用钱就有了，完全可以指望两本书都赚钱。

二、如果是由书商出版（只出选集）的话，那么可以把它们卖掉。按第一种形式出版，卖一千卢布；按第二种形式出，卖一千五百卢布，无论如何不能再少。不言自喻，开始要价应该多一些。这样，一下子收到的一笔钱完全可以帮我还清所有债务，而《死屋手记》在销售中会向我提供可观而又可靠的生活费。给你一些有关书商的提示，我恳求你严格遵循这些提示。首先，不管怎样，你现在就应开始行动。你请迈科夫帮帮忙，马上同书商们谈一谈有关第一种和第二种的出书形式。要同他们讲讲价钱，要提一下我的名字。（明白吗?）要知道，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最佳和最合适的时刻。如果书商不是一头蠢驴，他会懂得名字的作用。如果他们表示同意，马上就要他们支付定金。审查完毕后就签订合同（我会把合乎格式和法律的全权代表证明给你寄去），合同的内容如下：1. 一手交书稿，一手交钱；2. 印刷二千本，无论如何不能更多（万不得已时可以印二千四百本）；3. 这次出版后两年我有权自己出版；4. 在此期间，如果书已售罄，书商无权出第 2 版；5. 立即出版。

如果是卖给书商，那也可以用第三种形式来出书，我会同意的。那就是出三卷，第 1 卷、第 2 卷与第二种形式相同，第 3 卷是《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它从未发表过）。总共向他们

要三千五百卢布，如果他们出三千三百卢布，也可以同意，就是说一千八百卢布给《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一千五百卢布给选集。你可以如此向他们提出，如果他们要，我是同意的。

我的亲爱的，这就是我明年的一些打算和办法。不过，也还有别的打算。12 月份我将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但不是那部讲一个挨了鞭笞后到了西伯利亚的青年人的作品）。[①] 你还记得吗，我同你讲起过一部《自白》，一部我打算在最后写的长篇小说，我说过，我自己还必须体验体验。最近我已决定了要马上写，它同那一部我告诉过你的（充满激情成分的那一部）长篇小说合并在一起了。它首先将是感人的，富有激情的；其次，我的全部心血将注入这部长篇小说。它是我在服苦役期间，躺在板床上在忧愁和自我分析的艰苦时刻开始构思的。它自然而然地分成三部（不同的生活时期），每部约有十二个印张。在 3 月或 4 月间我将在某个杂志上发表第 1 部。印象将比《穷人》强烈（无法比拟地强烈），也比《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强烈，我可以保证。我的朋友，米沙！你以为我已经灰心丧气了。我发誓，收到了你昨天那封信后我的心情只是更加兴奋了。工作，战斗，为自己创建文学声誉，——这就是我现在要做的事。但是，你别弃我不顾，你是我的保护天使。请你们支持我吧！我将给妹妹们写信，要她们给我一些借以维持生活的钱。《自白》将最终确立我的名声。[②] 到那时，也许，《现代人》杂志社自己可能会来找我要《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不

①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中，未曾谈过这种情节的长篇小说的构思。——俄编注

② 《自白》是一部在 1859 年想写的小说的名称，后来又在 1862 年的第 12 期和 1863 年的第 1 期《时代》杂志的广告中出现，但没有写成。——俄编注

然的话，我自己也会将它单独出版。我已经说过，如果《祖国纪事》肯出一百二十卢布一印张的稿酬，那挺好，我同意。但我多么想请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1] 自己把《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读完啊，要他独自一个人在杜德什金之前读它，并且要他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意见。

现在我很忙。我不是在给多尔戈鲁基写信，而是在写直接呈递皇上的信[2]。巴拉诺夫一定会转呈。皇上是宽大的，他有权支配。如果他说一声“行!”，那我马上就在彼得堡了，不会有任何拖延。看在上帝的分上，这是秘密，别告诉任何人。我已经给妹妹们写过信了，我的钱快用完了。哥哥！你别以为我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请你理解我，我的功名利禄也许就在于此。请原谅我自私，请救我一把。我给妹妹们写过信了，我还要再写。不过，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你赶快回信，尽可能详细一些。

注意：我在这儿的生活十分糟糕，你是能理解我的。我不明白的是，我怎么还没有完全泄气。再见，请来信，尽可能快一些和详细一些。你的弟弟。

致亚·叶·弗兰格尔

（1859 年 10 月 31 日，特维尔）

我的好朋友，衷心感谢您为我所做的全部努力，也请您代

---

① 即迈科夫。

② 指 1859 年 10 月 10—18 日致亚历山大二世的信。——俄编注

我谢谢爱德华·伊万诺维奇。① 我倒是可以自己给他写信的，可我总在想，我可能很快就到彼得堡，届时我可以亲自上他家去。然而尽管我怀有希望，却不知道该打定什么主意，真的，就像悬在半空中似的。您知道，我直接给皇上写了信。我的信是由此地的省长巴拉诺夫伯爵送给阿德列尔别尔格的，后者将把此信面呈皇上。信发出后已经过去了十二天，我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也没听说什么：信是否已经让皇上看到？如果已看过，那么现在也许该有回音了；至少是阿德列尔别尔格伯爵会把转信的结果函告我们的省长巴拉诺夫伯爵，而巴拉诺夫伯爵会马上通知我。但是目前什么消息也没有，我揣摩不准。我在想（而且我所想的东西倒是很可能的），皇帝陛下会不会把我的信转交多尔戈鲁基公爵，目的在于问他：是否存在着某些特殊的不能同意我的请求的障碍？（我觉得，事情倒是应该这么做的，这是正常的步骤。）但由于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反对我的特殊障碍（这一点我是肯定知道的），也由于公爵已经答应爱德华·伊万诺维奇关心我这件事，所以我觉得，他是不会耽误不办的。难道当真还要向特维尔市长官巴拉诺夫了解我的行为举止？我不这么想。要知道，阿德列尔别尔格是以巴拉诺夫伯爵的名义转呈函件的。还需要什么呢？（既然巴拉诺夫伯爵自己在为我斡旋，就是说，他认为我是值得关心的。）再说，如果当真有官方来了解，我想，巴拉诺夫伯爵会把这件事告诉我，而我也会知道。我的朋友，我清楚，您是爱我的，您不会拒绝我。我很想求您，但我不知道该求什么。问题在于，能打听一下是好的，但去向谁打听呢？去麻烦爱德华·伊万诺维奇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弗兰格尔和托特列边（即爱德华·伊万诺维奇）向沙皇求情，准许他定居彼得堡。

吗？去通过一个什么人问一问（不太声张事情本身）阿德列尔别尔格？去向多尔戈鲁基打听？我当真不知道该拿什么主意。如果您会听到什么，请告诉我，看在上帝的分上，我恳求您，最善良的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我急切地等待着，我好像是生活在车站上似的。我在白白浪费时光，而在事业上蒙受损失。我的事情关系着我出卖我的作品集，就是说是与金钱有关的，因此对我至关重要。要知道，我正是以此为生的。但是，我尚未失去希望，上帝和皇上是仁慈宽大的……①

我十分关切地读完了您的信。关于您的心脏您给我写了些什么呀！我的亲爱的，它已经不能像以前那么生存了吗？这又是在什么时候？在二十六岁这个年龄？难道这是可能的吗？只不过是您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能量。② 在经受了两次心脏病发作之后，您就以为是已经耗尽了一切。不过，您这么想也是自然的。如果没有新东西，就会觉得已经完全死去，所有的人都是这么想的。但人的心脏是活的，而且它要求有活力和生机。您的心脏也在要求活力和生机，而这正好是它有朝气和活力的标志。它在期待，它在苦闷。但是请您稍等一等，生命一定会占上风，对此我深信不疑。前途是光明的……我多么想见到您，同您交谈啊！关于波隆斯基我听到了许多好话。您说起的德米特里·博尔霍夫斯基③ 我在此地遇见过，但关于利沃夫④我却是一无所知。在巴登发生了什么事情？⑤ 我确实是第一次听

---

① 本文中的省略号是原有的。

② 弗兰格尔在10月25日的信中说到自己精力不足：“二十六岁，没有希望，没有指靠。”

③④ 德·博尔霍夫斯基和费·利沃夫两人都是弗兰格尔在特维尔的朋友。

⑤ 指弗兰格尔在巴登的一次艳遇。

说。哎，我的上帝啊！我们分手后发生了多少事情啊！您和我都有各自的生活和众多感受。

我在特维尔太寂寞了，虽说这儿也有两三个有意思的人。您的一些书保住了，虽说在途中有所磨损。至于您收藏的那一套矿物标本，我这儿只留有一份清单（现在它已经遗失）和两三种矿物标本，我把它们留在塞米巴拉金斯克了。整套标本给搞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不知道。您的一只猎袋和一把小匕首（藏在箱子里的）已被我看做自己的东西，因为您已把一切都赠送给我，而且您临行时还送了一把小匕首给瓦利哈诺夫。这一点就请您谅解吧。瓦利哈诺夫是一个十分可亲和出色的人，现在他好像是在彼得堡？我在给您的信中讲到过他吗？他是地理学会的会员。如果有时间，请您在那里打听一下瓦利哈诺夫。我十分爱他，而且对他非常感兴趣。再见，我的朋友，拥抱您。本想多写几句，但我急着要外出。我们也许将会见面，求上帝保佑。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问候您。

整个属于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爱·伊·托特列边

（1859 年 11 月 2 日，特维尔）

爱德华·伊万诺维奇阁下：

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您给我写信和为我做的一切。[①] 愿上

① 指托特列边答应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定居彼得堡一事进行斡旋。

帝奖赏您吧！但是我很对不起您，虽说并非是故意的。在给您写信之后，由于一些关心我的人建议，我给皇上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我请求允许我居住在彼得堡，同时也请求把我的十二岁的继子安置到彼得堡的一所中学，如果进中学不可能，那么就进彼得堡的一所中等武备学校。我写给皇上的那封信的主要内容就是如此。此地特维尔省省长巴拉诺夫真诚地关心我，他想出办法把我的信以他本人的名义转给他的亲戚、侍从将官阿德列尔别尔格，以便将信呈交皇上。信寄出后已有两个礼拜，但从阿德列尔别尔格伯爵处迄今没有任何消息。我对不起您的是，我请求您在多尔戈鲁基公爵处为我斡旋，但我一直没有把我给皇上写信的事情告诉您。请求您原谅我，高贵的爱德华·伊万诺维奇！我的过错不是故意的。我一直等着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弗兰格尔给我回信。但他在乡下，差不多在我给皇上写信后一个礼拜他才告诉我说，他已把我的信转给了您。我在给他的回信中请求他把我所采取的一些新的措施告诉您，主要的是，在发出了写给皇帝陛下的信之后，我渴望很快收到巴拉诺夫通过阿德列尔别尔格获得的回音，那时我就会立即到达彼得堡，当面向您表示感谢。如果说有人真诚地满怀高度热情地怜悯我和帮助我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您。这一点我清楚，我也感受到，而我的心是知道报恩的。

您为我做的事比谁都多，尤其是现在，在得知多尔戈鲁基公爵允诺并同意我定居彼得堡的消息之后。皇帝陛下读了我的信一定会向公爵问及有关我的情况，即是否有关于我的特殊的意见。我确信，这类不利于我的意见是不存在的。但由于要了解情况，却有可能拖延这件事。现在公爵会因为您的要求而特别关注我的事情了。按照您的吩咐，我今天就给公爵写信，同时也给侍从武官长季马舍夫写一封信。我向他们两位表示感

谢，并详细解释我的申请的内容，请他们促成其事。我也把给皇帝陛下写信的事告诉他们中的每一位，巴拉诺夫伯爵则将亲自很快把我的情况函告多尔戈鲁基公爵。

我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宽宏大量的皇帝身上。愿上帝保佑他，亲眼目睹他的许多伟大创举获得成功。您是多么幸福，爱德华·伊万诺维奇，您能在他身旁为他服务！

我再说一遍，我无法向您表达我的全部感激之情，我感谢您对我的关怀。

我丝毫不知道我写给皇上的那封信的命运。我不知道阿德列尔别尔格伯爵是否已经把信转呈。但我想，如果我的信到了皇上手中，那么他一定会宽宥我的，他的仁慈大量是无限的。

最高贵的爱德华·伊万诺维奇，请接受我的深深的敬意和热烈的忠诚。

完全属于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亚·叶·弗兰格尔

(1859 年 11 月 2 日，特维尔)

我尊贵的朋友，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我这封信是事务性的，谈的全是我的事情。有几件事求您帮助，我完全信赖您。是这么一回事：爱德华·伊万诺维奇给我寄来一封信，谈到他已向多尔戈鲁基公爵和季马舍夫侍从武官长讲了我的情况，他们俩都表示同意我居住在彼得堡，并要我为此事给他们写信。我随同这次邮班给多尔戈鲁基公爵和季马舍夫寄了信，也把此事告诉了爱德华·伊万诺维奇。我的朋友，我特别恳切

地请求您，立即把我的信开好信封转给爱德华·伊万诺维奇。请您认真读一读这封信。我向您承认，我现在十分为难。我在选定爱德华·伊万诺维奇作为我向多尔戈鲁基公爵说项的人之后，突然又写信给皇上，通过巴拉诺夫伯爵把信交由阿德列尔别尔格转呈皇帝陛下（这一切我在最近一封信中告诉过您），但愿爱德华·伊万诺维奇别见怪。请您理解我：爱德华·伊万诺维奇是一个十分高尚的人，他不会计较小事，但对于我他已经很久没有亲自了解，我可真不愿意让他对我有不好的想法。不好就不好在，似乎是我不相信他为我的事所做的努力和斡旋，而去求助于他人，亦即对后者的期望超出对他的期望。至少是在决定给皇上写信时，我理应立即把此事告知爱德华·伊万诺维奇。我当时也曾感到有这种必要，但您当时去乡下了，我没有收到您的信，因而我无从知道：您是否已经把我的信交给了爱德华·伊万诺维奇？而没有从您那儿得到消息我就不敢写另一封信。再说，我又不知道他的地址，又能通过谁把另一封信送交爱德华·伊万诺维奇呢？现在我把所有这一切写信告诉他。

形成了一种情况：比起爱德华·伊万诺维奇来，我似乎更相信另一些人为我所做的努力。但这是不公正的，我是丝毫没有过错的。巴拉诺夫伯爵是省长。如果我为定居在彼得堡一事求助于公爵的话，多尔戈鲁基公爵一定会问他这位省长：我是否可靠？但这么做的话就得多花费时间。现在是巴拉诺夫省长以自己作为省长的名义把信转给皇上，所以就不必打听有关我的情况，既然省长本人在为我出力，办事情也就可以省去许多时间。再说我在写给皇上的信中还提出了安排我的继子帕沙进中学的请求。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在为儿子的命运而操心劳神，她总是觉得，如果我一死，她又会重新同正在成长中的儿子受苦受难，就像她第一次丧夫后那样。她是一个受惊多多

的人，所以尽管她自己不把什么话都对我说，我也看得出她在担心。由于我不知道何日可以结束在特维尔的生活，而帕沙又未得到安置，只是在浪费宝贵的时光，于是这样在决定性的时刻我采取了非常的手段：给皇上写信，把希望寄托在他的慈悲心肠上。这就是我给皇上写信的经过。我的想法是，如果在一件事情上拒绝我，那么在另一件事情上，也许就不会拒绝。如果皇上不能恩准我定居彼得堡，那么为了不完全拒绝我他至少会接受关于帕沙的请求。

我的朋友，我完全相信爱德华·伊万诺维奇的高尚品德和通达事理；但如果您发现他因我没有立即告诉他给皇上写信一事而感到不满，那么请您为我申辩。如果他指责我，我将是十分痛苦的。我信赖您的友谊，请您把一切情况告诉我。看在上帝的分上，请详细一些。

我已同您谈过通过阿德列尔别尔格转呈我的信件一事。阿德列尔别尔格还没有给巴拉诺夫任何信息，因而我在纳闷：这是什么意思？大概是阿德列尔别尔格伯爵拖延了转信的事情。结果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皇上的慈悲心肠上，寄托在好人们身上。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拥抱您，我的亲爱的。请原谅我不断地请求您和委托您办事。但一切也许会很快结束，而且情况会好转。

在这封信中我不再写什么了。还得在早餐前准备给多尔戈鲁基公爵和季马舍夫写信。要做的事多得很。再见吧！紧紧地拥抱您，我再重复说一遍，我把希望寄托在您对我的友情之上。

您的永不变心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59 年 11 月 12 日，特维尔）

昨天我收到了你的信（9 日写的），我的朋友米沙，所以我想给你写上几句。你不会相信，我自己目前待在特维尔，而对我的事情的实际进展情况一无所知，[1] 我的心情有多么痛苦。要是有一个什么打算倒还好一些，可是我却不能有什么打算，因为我不知道彼得堡方面对于我的事在做些什么。我给大家写了信，也求了大家，但是信息全无。我同意你的说法，在这件事情上我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我每天在抱怨自己，在等待。有个人能向阿德列尔别尔格提一提我的事情就好啦！如果我的信根本就没有呈上去呢？你在有空的时候（如果有空的话）到弗兰格尔处去一下吧，稍稍提一句：托特列边能否向阿德列尔别尔格或者多尔戈鲁基说上一句，以便多尔戈鲁基对阿德列尔别尔格说一说或者他本人把我的申请书呈给皇上。哎呀，但愿快一点吧！皇上是仁慈的，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那种种形式和拖延！（这里有三个字看不清楚——俄编注）主要的是，为了出售选集我应该在彼得堡。不过，我头脑里有一个计划，即不是为了卖钱，而是在莫斯科，如果可以的话，在谢普金[2] 和索尔达琼科夫[3] 处印上它两千本。他们是不给钱的，而是把书印好，在卖书时扣去他们的成本，再加上适当

---

① 指陀思妥耶夫斯基请求当局准许他定居彼得堡一事。
② 尼·米·谢普金（1820—1886），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
③ 库·捷·索尔达琼科夫（1818—1901），莫斯科的书籍出版商。

的利息。我觉得，这么做更好一些，理由很多，但说来话长。如果我在到了彼得堡后能够马上搞到生活费用（除了我将从克拉耶夫斯基处得到的那笔钱之外），我一定会这么做。你明白吗？我对这一切很感兴趣，生活和前途都系于此举。不过，你别把我的话作 à la lettre① 的理解，所以只要有机会，你就卖了拿钱。这种机会你自己去寻找，别等我来到彼得堡。你要明白，时光在流逝，是该出版的时候了。时光在流逝，挣钱的良机也会同时随之失去……

不过，让钱见鬼去吧！我非常想拥抱你。——你瞧！想尽快地落户在你们身旁，在你们的圈子里。生活在这个地方我感到吃力，由于种种精神上的波动我什么事也做不成，而时光却在流失……你不会相信，亲爱的米沙，等待的滋味多么难受！一个月！而一个月后事情会不会了结？也许要过上三个月、四个月。你信中讲到一个想法，为了实现它一开始就需要一万五千到二万卢布。哥哥，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激动，就好像是我们到头来成了该死的人似的。你看看别人，一个人没有才华，没有能力，可他在社会上却有了一定的地位，有了资本。我们呢，我们却在因为贫困而挣扎着，挣扎着……举例说吧，比起克拉耶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来，我深信，我和你要灵活得多，我们更有能力，更懂行（sic②）。要知道，这种人是文学界的乡巴佬。可是他们在发财，而我们却一筹莫展。再举例说，你做生意了，花了多少力气，可是结果怎么样呢？你赚到了什么？谢天谢地，你总算还将就着过日子，培养着几个孩子。你的买卖做到了一定程度就停顿了，对一个有能力的人来说这是

① 法文：字面上。
② 拉丁文：这是我的意思。

难过的。哥哥，应该想一想，而且要认真地想一想。应该冒险，搞它一件什么文学方面的事业，比如说，搞它一个杂志……不过，关于这一点我们要再想一想，在一起再谈一谈。干事业还来得及。

我的长篇小说① 的篇幅确实不大，只十三至十四个印张。太少了，所以我能获得的钱也比原先打算获得的少一些。多么穷困啊！看在上帝的分上，给我单独寄一本来，在出书前就寄来；请你理解，我对这一切太感兴趣了。八又四分之三个印张，将可得一千零五十卢布，所以出书后，除去欠你的债三百七十五卢布，我将得一百七十五卢布②，而不是一百二十五卢布。我求你快些去取钱，而且无论如何要立刻把它们寄给我。谁知道，也许，我的命运即将决定，届时动身离开此地会需要钱。在此请你尽可能快一些寄来。

再见，我拥抱你。给我写一些什么吧，快一些。

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长篇小说一问世，立刻把你听到的有关它的一切告诉我，要十分详细。告诉我，如果有议论的话，是一些什么样的议论。

① 指《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
② 可能原文有错，该是六百七十五卢布。

定歷彼得傳紛解附校

昭代和時版

致亚·伊·舒伯特

（1860年5月3日，彼得堡）

尊敬的十分善良的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

我到彼得堡已经三天，重又干起了我的工作。透过梦境，莫斯科之行全部呈现在我眼前，现在我又回到了潮湿、泥泞的地方，[1] 来到了结着冰的拉多什湖，[2] 过起了沉闷无趣的日子……我去看过斯捷潘·德米特里耶维奇，他住在原来的寓所，在皮基耶夫的宅子里。他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我，详细打听您的情况。我把所知道的一切告诉了他，顺便也向他转达说您非常想换一换住所，但您没有钱，正在等着他给钱。他说您的住所（现在您住着的住所）挺好，而且租金似乎并不昂贵，当然，换一个住所或许会好一些，他本人曾同您谈过迁居的事，而且为此事去过一次莫斯科，以便说说这件事并把您安置好。最后他还说到迁居（购置一幢独家住宅）要用一大笔钱，而暂时他尚没有，当然，他在星期三会给您寄去三百卢布，但这太少。讲到这里他顺便说您有钱，但为此必须兑换一张票据，而您却不愿意。我仿佛记得，还是在彼得堡时您对我讲起过这张票据以及斯捷潘·德米特里耶维奇要您将它兑换的意愿。就此事我什么话都没有对他说，我只描述了您的辛苦，有时在五点钟才进午餐，等等。我也谈及了您在舞台上取得的成功，讲到普列谢耶夫伉俪以及伊洛瓦伊斯卡娅夫人。他的意见是，您结识一些社交界人士是必要的，即使这是为了巩固您在剧院的地位。

---

①② 均指彼得堡。

在他那儿我坐了个把钟头，那是一个星期天，晚间斯捷潘·德米特里耶维奇去看了兄弟，他情绪很好。情况就是如此，星期三（即明天）他会给您写信，至少他是这么说的。以上就是我要告诉您的我同他会面的全部细节。

回到彼得堡我心境狂热，其原因是我的长篇小说。我要把它写好，我感觉到其中有诗意。我清楚，我的全部文学生涯取决于它[1]的成功。现在我得日以继夜地写，写上它三个月。不过，当我写完时就会有巨大的报答：宁静的心情，清晰的观点，意识到自己完成了要做的事情，经过坚持而实现了自己的主张。也许，为了奖赏自己我会到国外去上两个月，不过，在成行前我一定会到莫斯科。届时我将怎么同您相会？届时您已习惯于莫斯科生活，而且已确定了您的地位。愿上帝赐予您一切美好的东西，我的祝愿是最真诚的，我非常想赢得您的友情。您十分善良，您聪明，您的心灵美好；同您交朋友是一件好事。您的性格有魅力：您是演员。有时您嘲笑种种平庸、荒谬、狂妄和愚蠢的东西，您笑得多么可爱，就连听着也觉得可爱。自尊心是一样好东西，但是，依我之见，要把它用在重大目标上，用在您为自己提出的人生目标和宗旨上，其他的一切全是胡诌。但求生活得轻松愉快，这是主要的；还要有对人们的同情心，也要能赢得他人的同情。在生活中，即使没有什么特别目标，光这一点就已经是足够的目标。

不过，我这是在高谈阔论了。新闻——我听到的很少，几乎没有。皮谢姆斯基病重，风湿病。我去看望过阿波隆·迈科夫，他告诉我：皮谢姆斯基在撒赖、发怒、挑剔……毫不奇怪，这是一种令人痛苦的疾病。顺便问一下，您认识斯尼特金

① 指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

吗？他用笔名阿莫斯·希什金常常写写滑稽诗。请您设想一下，他得了病，只那么六天工夫就死了。文学基金会关心[①] 他的家庭，非常可怜。不过，您也许并不认识他。我见到了克列斯托夫斯基，我十分喜欢他。他写了一首诗，自豪地读给我们听。我们大家对他说：简直糟糕。这么说是因为我们之间有个规矩：说真话。怎么了呢？他丝毫没有生气。这是一个可爱和高尚的人！我非常喜欢他（越来越喜欢），以至我要找一个日子同他以“你”相称，一起喝酒。有时候人会有一种异常奇怪的印象！我总觉得克列斯托夫斯基会很快死去。为什么会有这种印象？我自己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们想在文学界干一番事业。我们都正忙于此事，也许会成功。所有这一切任务至少说也是一种活动[②]，尽管它们还只是第一步。而我知道这第一步的意义，所以我喜欢它，它比某些飞跃好。[③]

斯捷潘·德米特里耶维奇把有关马尔丁诺夫的一些情况告诉了我，也谈到了您与他的一丁点儿关系。如果情况属实，那么您需要多么谨慎、灵活，需要对各种人的了解，还需要奔走斡旋！这样心情就会迫不得已遭到破坏。不过，在您身上我喜欢的正好是：您相信生活，相信自己的使命，您心爱艺术，而且对此并不失望，虽说有着各种各样的不愉快。愿上帝保佑您，这是一个敢于自认为是您的朋友的人的愿望。

再见吧，请您别为我死气白赖地求友情而生我气。顺便说

---

① 在“关心”之后还有“在他身上”等几个字。

② 紧接下来还有一句话：“而我是那些不在社交界寻找活动的人中的一人”。——俄编注

③ 指他和哥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制订《时代》月刊的纲领的繁忙工作。

一下，我性情极坏，不过并非一直坏，而只是有时才坏，而这一点正好给我以慰藉。

请您代我握一下令郎——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手。一个多么可爱的孩子！

我握您的手，亲吻它，满怀最真诚的敬意。对您最忠实的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费·尼·贝格[1]

（1861 年 7 月 12 日，彼得堡）

费奥多尔·尼古拉耶维奇阁下：

我感到极其不愉快和不好意思，因为我把您文章中谈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那个地方的意思作了另外的理解。请宽恕我，请原谅我。我想象得出，您为此感到多么委屈。您的信完全改变了我的想法，它使我感到强烈的懊悔。我要为自己辩解的只有一点，就是您文章中的那个地方的确写得不是十分明确，别人可能错误理解。我倒是无论如何不会理解错误的，但是由于您马上就骂起格里戈里耶夫来（而且骂得相当狠），所以我就想到：如果把一篇否定杂志的文章投寄到该杂志，而该杂志的撰稿者们又是与该杂志拉扯在一起的，那么也许一切其他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我同意，我十分愚蠢地搞错了，我由衷

① 费·尼·贝格（1840—1909），诗人。1861—1863 年间在《时代》杂志上发表诗作二十五首，其中《在田野上》一诗献给陀思妥耶夫斯基。

地请您原谅。①

您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很好，我们完全同意。但是须知，第一，不把文章中谈及格里戈里耶夫的地方全部删去是不行的。您也会同意，杂志是不能自相矛盾的。第二，关于我自己，虽然天晓得您是怎么赞扬我，但在自己的杂志上是不可以夸赞自己的；第三，关于您谈及的《纳乌姆之书》，就算您谈的是正确的，但此书是由一位很正直的人编纂的，而主要的是，他在文学备受压抑的年代里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活动家，他为文学带来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并为文学作出了不少牺牲。如果在这里为了情面而作出让步，那么须知在这一场合我们照顾情面并非出于低下的动机，而是出于高尚的动机。当然，如果涉及某种更为重大的事情，那就不能看任何情面了。《时代》杂志严格遵循这条规则，对它来说是没有情面的；但是须知在事情完全并非十分重要的时候，把自己显示成律己极严的斯巴达人又有什么意思？一切都恰如其分，一切都恰好适度。干吗要叫一个受众人尊敬的人伤心？这个人在其正直的一生中谁也没有说过他一句坏话，甚至是完全相反。

其余一切都可刊登，但是这其余的东西已所剩无几了。不过我们可以看一看，当然可以找到刊载的机会。②

很遗憾，我不能更多更详细地给您写回信。已经有许多事情拖下来了，现在得加紧工作，而我是不愿意让朋友以至对头加紧工作的。愿上帝别让您领略这种加紧工作的滋味。

---

① 贝格的文章中有一句话："一个侮辱和损害人的浅薄的纨绔子弟不可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诗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句话作了另外的理解。经贝格写信说明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恳请后者原谅他。

② 在这儿提及的贝格的文章并未发表。

昨天我聆听了别人朗诵您的诗。多么美妙啊！这确实是您最好的作品，可以适用于许多方面。您倒是可以多写写这样一些题材。我之所以要和您讲题材，是因为我看到您的灵感同这些题材是相适应的。据我所记得的，您的这类作品我都没有读到过。依我看来，只有一行诗必须修改一下：

茫然的民众沉默着。

这好像是普希金写的"住口，茫然的民众。"[①] 只是有了一层时髦的意思，即与普希金相敌对的意思。不言而喻，您自己是不会写出任何与普希金相敌对的东西的，但别人可能会这么接受和理解。我们想要修改一下，我建议您写成"受欺凌的民众沉默着"，而家兄建议改为"受压抑的民众沉默着"。我觉得，"受欺凌的"更强烈一些，并且也包含了"受压抑的"意思。[②]

请多关照，请来信沟通信息，也请寄稿子来。您信中其余一切需要答复的事项，均由我哥哥给您答复。

再见，您衷心的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① 引自普希金的抒情诗《诗人与芸芸众生》（1828）。

②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打算贝格在1861年7月20日的回信中说："我不理解您为什么要改动……请您注意，普希金说：'住口……'，他这是在生气：为什么民众要说话，而且是以芸芸众生的口气，而不是以民众的口气说话。在我的诗中，狡猾的奴隶说，可恶的民众在沉默，连革命都不会搞。"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意了这一说法，未作修改就发表了贝格的诗。

致雅·彼·波隆斯基

(1861 年 7 月 31 日，彼得堡)

尊贵的雅科夫·彼特罗维奇，请宽恕我，我至今未给您写过一封信。我一直很忙，——请相信上帝。我去莫斯科逛了一次，虽然只有十天，但却耽误了工作，因此从 7 月 1 日起一直到月底我都在加紧工作。而我又有一种怪癖，那就是在工作之际虽说偶尔也有空余时间，但我顾不上别的事情，也顾不上写信。

正因为这样，迄今尚未给您写信。能原谅我吗？

您生活得怎样？主要的是您健康吗？您在做些什么？在写作吗？您所有的信我都读了，但您在信中很少谈自己。顺便问一下：您何时回来？您是否所有时间都将待在奥地利？意大利就在旁边，似乎不能不受诱惑而去观光一下。您真是个幸运的人！从童年开始，我曾多少次幻想过要去意大利！还在八岁时我读了拉德克利夫[①] 的一些长篇小说，从那时起各种各样的阿尔丰沙们、卡塔林们和柳奇们就印入了我的头脑。我至今仍醉心于彼得拉先生们和克拉拉太太们。之后来了莎士比亚——薇罗娜、罗米欧和朱丽叶——天晓得这魔力有多大！到意大利去！到意大利去！但是意大利没有去成，却到了塞米巴拉金斯克，而在这之前先进了死屋。[②] 难道在目前尚有力气、尚有热

---

① 安娜·拉德克利夫（1764—1823），英国女作家，写过哥特式的许多恐怖神秘小说。

② 指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西伯利亚的悲伤经历。

情和诗意的时候当真去不成欧洲并在那里旅行吗？难道要在十年之后才能到那里去暖一暖患有风湿病的老骨头并在中午的阳光下晒一晒秃了顶的脑袋瓜吗？难道就这样什么也没见过就死去吗？

但须知此事并不取决于您，因此我们现在谈谈别的吧。先谈谈您。您在写作吗，我的亲爱的？早在6月份就登出了您的作品的前三章，引起了各式各样的反应。[①] 总的说来，这反应是不全面的。整部长篇小说刊登出来后产生的印象就会强烈得多。读者的反应（据我所听到的）是不同的，但幸好评价者截然分成了两方：或是痛骂，或是赞赏——而这却是最好不过的，因为这意味着没有中庸气味，让它见鬼去吧，这中庸之道！有些人非常喜欢和赞赏这部作品，但却又严厉指责：为什么还不见续篇？有一个丝毫不傻的人直截了当地说他根本不喜欢这部长篇小说，因为“什么都没有展开，不成其为长篇小说。”家兄回答他说，长篇小说还只是刚刚展开；这位评价者听到此话后由于惊讶而张口，原来他以为这三章就是已经完成的整部长篇小说，他忽略了“待续”这个字眼。我的朋友斯特拉霍夫将您写的这三章完全背出来了，他非常喜欢引用其中的话；我们聚集在一起时，不管恰当或不恰当，常常将您的诗句揉合到我们的谈话中去。在文学界，正如您可以想象得到的，尚没有反响，那些耐不住要骂一骂的人除外。米纳耶夫[②]、库罗奇金[③] 一伙（他们自认为是一派人）正在大骂。尼·库罗奇金

① 波隆斯基在《时代》杂志上发表了诗体长篇小说《新鲜的故事》的前三章。

② 德·德·米纳耶夫（1835—1889），讽刺诗人，《火星》的撰稿人。

③ 瓦·斯·库罗奇金（1831—1875），讽刺诗人、翻译家，民主主义的讽刺杂志《火星》的出版者。

(瓦西里的哥哥)得到了《插图画报》编辑的职位,他的分量重起来了。[①] 他们批评您的诗不好,而且因为下面一句诗:

被生活跳蚤咬了一口——

米纳耶夫把您与那位似乎是专写蚊子和苍蝇的普·库斯科夫[②]相比。但是所有这些低能儿的卑鄙行径自然没有意义,也不会产生影响。在莫斯科我见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涅克拉索夫在我之前途经莫斯科时也去看过他。奥斯特洛夫斯基告诉我说,涅克拉索夫因您的这部长篇小说而十分高兴。家兄已经宣布:您的长篇小说将在 9 月份续载。他这么做好不好?正确的做法是小说一定要续载,而且要尽快刊出(我这么说自然是为了您的、也为了我们的[③] 利益),绝对不要拖延。在读者中产生的印象会消失的。须知我是了解您的长篇小说将如何进一步展开的。它一定会产生强烈的影响,并且独立地和结实地在读者面前呈现一部长篇小说。[④] 举个例子说,我就做得不对头,把我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拖延到了 7 月,从而削弱了它给读者的印象。感谢上帝,现在写完了。冬天前将出单行本[⑤],我将

---

① 尼·斯·库罗奇金(1830—1884),讽刺诗人,他在 1861—1862 年间只编了几期《插图画报》,自 1865 年起才成为正式编辑。

② 普·亚·库斯科夫(1834—1909),诗人,在《现代人》和《时代》上发表作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小组的成员。

③ "您的"、"我们的",原文全部大写。

④ 波隆斯基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哥哥米哈伊尔宣布将在 9 月份刊出该书续篇感到不满,认为米哈伊尔不能如此支配他的灵感,因为这等于限期完成。后来,他的小说的第 4 章发表在《时代》的第 5 期上,第 5 章则刊登在 1862 年的 1 月号上,而整部小说未完成。

⑤ 该书单行本出版于 1861 年底。

它卖给了一个出版商，拿了一千卢布，——不能再多要。

我们的杂志销路还可以，——至今仍在接受订阅，虽说订阅者不太多，但仍在继续。在文学界有许多争论，但不是关于文学的争论，而是政论性质的争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发表一系列论述当代定期出版物的文章，大都是在回答他的论敌。写得很机敏，主要的是在读者中引起了议论，而这却是重要的。他把自己展示得很鲜明和独特。[①] 自然，他的缺点也就在这独特之中。也许，我们将就他所进行的论战说上几句，而且完全不偏不倚。我们同《俄国导报》的笔战正在继续进行[②]。可以讲很多，不过，您最好还是自己读吧。

昨天我读了您写给科特[③] 的信，但须知是家兄给您写信的。科特收到您的信大概是高兴得不得了。我们现在住在科尔托夫斯克别墅区，[④] 日子过得既不欢乐，也不苦闷。事情很多。我们的杂志似乎越来越获得人们的好感。迄今为止每一期都使读者感兴趣。

如果您今年哪怕再发表三章，就可以将您的作品完整并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人们会知道他们接触的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对这部长篇小说会有很多的期待，甚至最喜欢咒骂的人们现在也知道该鉴赏什么，也知道什么作品好了。总的说来，我们没有做错，您的长篇小说预示着会有效应和意义。

---

① 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文《论战之美（第一汇集：收集自〈俄国导报〉之美）》。

② 引起争论的原因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愿接受卡特科夫主编的《俄国导报》所持的社会和文学立场。

③ 指作家的侄子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④ 在彼得堡郊区。1861 年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兄长一家都住在这里。

再见，亲爱的朋友，紧紧拥抱您。

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又及：您快些来吧！

致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1861 年 8 月 24 日，彼得堡)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阁下：

前天我满意地收到了您的无与伦比的巴利扎米诺夫[①]，我们，即我和家兄，马上就读了起来。在座的还有几个听众，他们并非文学家，而是具有纯正鉴赏力的人。我们大家连肋骨都笑痛了。对您写的“戏”我能说什么？您要求提出完全真诚的不客气的意见，我只能说一点：太妙了。您所看到的莫斯科的一个角落被刻画得非常典型，好似我自己坐在那里同别洛捷洛娃谈话。这个别洛捷洛娃，这些姑娘、媒婆、好妈妈，还有主人公本身，——他们全都那么生动，确确实实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以至现在这个画面在我脑中似乎永远不会变得黯淡无光。只是您笔下的那个上尉好像是个单独的人物，他只是忠实于现实而已。也许，我这是第一次读，未看清楚。不言而喻，您这部喜剧我还将读上五次。不过，在您笔下的所有媒婆中克拉萨维娜应该占居首位。我见过她上千次了，我认识她，当我

① 指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有志者事竟成》(《巴利扎米诺夫的婚事》)。下文提到的别洛捷洛娃等人均为剧中人物。

们住在莫斯科的时候她来过我们家，那时我才十岁，我现在还记得她。

顺便说一句，您的喜剧的一些男女观众已经把别洛捷洛娃这个名字当做普通名词使用了。他们已经能够辨认出别洛捷洛娃来，并在自己的记忆中找到一些像佩热诺娃家的妙龄女郎。

我和家兄都非常感谢您。家兄要我奉告，在本周末（即写此信后三天）他将把钱寄给您。

您信中说，您又在为我们构思作品了。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别抛弃这个好想法。我们不会催促您，但将怀着最最迫切的心情期待着您。

我们的校对员很好，他是一个大学生，精通他的本行，要是特别请求他，他就会特别注意。我自己和他谈一谈。

我刚读了波隆斯基从捷普利察写来的信。他仍在病中，非常烦闷，秋天他将来我们这里。在彼得堡有很多很多人不喜欢他的长篇小说，但是我们也听到一些人的高度赞赏。第一次就令人不喜欢倒是更好一些，这在我们这里是好兆头。

衷心忠于您并尊敬您的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尼·阿·涅克拉索夫

（1862 年 11 月 3 日，彼得堡）

您当然自己可以想到，善良的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

维奇，失去您的诗作我们会感到多么扫兴和难过。[1] 但是既然您打算这么做，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至少请您在《现代人》出版后实现您的诺言。这样，当然，人们就不会对您有任何怀疑。最好是您先在《现代人》1 月号上痛骂我们一下，而后为我们的杂志的 2 月号寄来您的诗作。

然而我不能不向您坦诚地说出两个情况，或者不如说是说出我的两点疑惑：（一）作为一个在文学界负有威望的人，而且还是一位诗人，您怎么会在任何尚未明确的、毫无根据的流言飞语（就其实质而言）面前表现得如此惊慌失措？（二）为什么为我们的杂志撰稿就会败坏您的名誉，就会证实这样的传闻，例如，说您背叛了车尔尼雪夫斯基？难道我们的杂志是反动的吗？它似乎甚至在我们敌人的心目中也不是反动的。可以随便怎么说，但就是不能说它反动。（须知我现在并不是要把这一意见硬加给您，我只是在回答您的疑虑，即读者会因您在我们的杂志上发表作品而责怪您反动和变节。）然而，我深信，读者并不认为我们是反动分子。

还有一点，您去年也曾在我们杂志上发表过作品，而须知那时我们的杂志和现在一模一样。那时谁也没有为此而怪罪于您。

① 1862 年《现代人》遭封禁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后，涅克拉索夫曾打算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办的《时代》杂志撰稿，而且已经答应提供两首诗稿。但由于谣传涅克拉索夫背叛《现代人》的方向，涅克拉索夫乃致函陀思妥耶夫斯基作解释："……现在我和我的名字不便在别人的杂志上出现……待《现代人》复刊后读者明白了真相，届时我一定实践我的诺言。"

不管怎样，我们一定等待，对您的诺言我们会极其关注的。[①] 而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再见！

衷心和诚挚地忠于您的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家兄出门在外，我会告诉他，他将非常遗憾。

致玛·瓦·别林斯卡娅[②]

（1863 年 1 月 5 日，彼得堡）

玛丽亚·瓦西里耶芙娜阁下：

请宽恕我这么久没有答复您那封美好而又善良的信[③]。不过起初是我很忙，而后来我又病倒了，因此拖延下来。您的信使我感到非常愉快。我十分敬爱您的让人永志不忘的丈夫，而在回忆起我一生中整个那段美好时光的时候，我总是感到非常愉快，因此我由衷地感谢您想起给我写信。夏天或者甚至就是春天我一定要去莫斯科，届时我一定去看望您。我坦诚地说，去年我在莫斯科待了四五天，曾想去看望您，让您忆起我和以往的岁月。但那是在夏天，我在莫斯科总共连两天也没有住

① 涅克拉索夫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 1863 年第 1 期《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他的长诗《严寒，通红的鼻子》中的片断（第 1、2、6、7 章，标题是“普罗克尔之死”）。

② 俄国批评家维·格·别林斯基（1811—1848）的妻子。

③ 别林斯卡娅在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表示了一种愿望：在间隔了十五年之久后能见上一面。

上，我是住在亲戚的别墅里，因而我未能到府上去。但我敢向您保证，即使您不给我写信，我到了莫斯科也准会实现我自己的愿望。

可不是吗，我们有许多东西可以谈，有许多事情可以回忆。对此我还有一些特殊原因，会面时我将向您解释这一切。您信中谈到了您的女儿以及她对我的关注，这使我感到十分荣幸。请向她转达衷心的问候。可能，我会同她相识，会合得来。

关于我自己目前没有什么可以告诉您的。我已结婚，患癫痫病，写些东西，也参与杂志[1] 的出版工作，在西伯利亚旅行过等等，等等。关于这一切当然在会面时可以交谈，但在阔别十五年之后要在信中描述这一切却是很难的，是无法做到的。

好，再见吧！紧握您的手。向您的妹妹致以热诚的问候。请替我谢谢她，她没有忘掉我。我哥哥向您致意，他的妻子也问候您。他们都还记得一切往事，要知道这一切依然那么贴近，历历在目，尽管已经过了十五年。

请接受我的真挚的敬意和忠诚。

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指《时代》杂志。

致伊·谢·屠格涅夫
（1863 年 6 月 17 日，彼得堡）

亲爱的尊敬的伊万·谢尔盖耶维奇：

请原谅我，看在上帝的分上，原谅我没有回复您寄自巴登的最近的一封信。此外，我非常非常对不起您，甚至良心也受到强烈的谴责，因为对您的前两封信也没有回复。但问题在于，收到您最近一封信是我在最冗忙和最紧张的时候，也就是在我们的杂志遭到禁止[①] 的时候。当时，非常忙乱和苦恼，还有其他一些很糟糕的事情，以致我在整整一个月之中完完全全没有提过笔。您相信这一点吗？至于说到您前面的两封信，那是因为妻子生病（肺痨病），我为她送行（她活过了春天，没有死在彼得堡）。她离开彼得堡去度夏，也可能去更长一些时间。我亲自护送她离开彼得堡，她再也受不了彼得堡的气候。我从彼得堡（原稿中写错了，应该是从莫斯科——俄文版编者按）回来后相当长时间里重病缠身，所有这一切至今都妨碍了我给您写信。也就是说，如果给您回信只是为了遵循通常的礼节，那么时间还是有的。但我记得，那时我是想同您谈谈，或者最好是说想比较详细些向您描述当时我们文学界里发生的事情，——为此我得寻找时间，因而误了回信日期。

我们的杂志被禁止了，我想，您可能已通过什么途径得知

---

① 1863 年 5 月《时代》遭查禁，政府的借口是发表了尼·尼·斯特拉霍夫的文章《一个不祥的问题》，但深层的原因是当局在 1862 年就认为《时代》的方向是有害的。

这件事，因为我估计在巴登是有几份俄国报纸的。杂志遭禁完全出乎我们意料。在我们的4月号上刊有一篇题为《一个不祥的问题》的文章。我们杂志的办刊方向您是知道的，主要是倾向俄国，甚至是反西方的。那么，我们会站在波兰人一面吗？尽管如此，人们却责难我们持反爱国主义的信念，责难我们同情波兰人，并为了一篇文章（依我们看这是一篇高度爱国主义的文章）而禁止了我们的杂志。是的，在这篇文章中有些地方叙述得不恰当，说得不透彻，这予人以曲解的口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含糊不清之处确实是非常严重的，在这方面我们自己有错。但我们本来信赖我们杂志以前在文学界众所周知的方向，因而以为人们会理解这篇文章，对一些没有说清楚的地方不会做出相反意义的解释，——这也是我们的错误。文章（它是斯特拉霍夫写的）的思想是这样的：波兰人把我们看做野蛮人而十分蔑视我们，他们以其欧洲文明而十分傲慢，因此在今后很长时间里还不能预料我们和他们之间在道义上的（即最牢固的）和解。但是由于人们没有理解文章的表述，就把它解释为：我们自己本身在要人家相信，似乎波兰人以其文明高出于我们，而我们则低于他们，因此很自然，他们是对的，而我们是错的。有一些杂志（其中有《日报》）一本正经地向我们证明，说什么波兰文明只是肤浅的贵族式的伪善的文明，因此决不会高于我们。您想想，他们来向我们证明这一点，而我们在自己的文章中说明的也正是这一点；更有甚者，向我们来证明这一点，而我们在自己的文章中已经明确说明：波兰所夸耀的文明过去和现在在其内心中就孕育着死亡。我们的文章中一字

不差地这么说过。[①]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在激烈抨击我们的人当中有许多人自己就承认他们并没有读过我们的文章。但是不谈这些了，事情已成过去，不能逆转了。

您信中写道，您打算整个夏天都住在巴登-巴登。您知道吗，我和您可能在巴登会面。我正在申请到国外去，并有希望成行。我身患严重的癫痫病，病情不断加重，甚至使我陷入绝望。您可知道，有时在发作之后一连好几个礼拜我都处在极度的苦恼之中！我其实是要去柏林和巴黎，时间尽可能短些，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向癫痫病专家医生（巴黎的特鲁索和柏林的拉姆贝尔格）求教。我国没有专家，我从医生那儿得到的是各不相同和互相矛盾的种种建议，因而使我对他们完全丧失了信心。如果离您处不远，我就专程去同您会面。

您的关于钱款的请求，尊敬的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家兄现在不能予以满足[②]。第一，杂志已经不存在；第二，（坦白地承认）由于杂志遭禁他已彻底破产，他的家属几乎要行乞了。因此，请别怪罪我们。

---

① 在《一个不祥的问题》中，这些思想表述得并不明确，而是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上文中所说的那样，“叙述得不恰当”，“说得不透彻”。后来此文的作者斯特拉霍夫对自己的立场做了如下说明：“波兰的贵族政治主义一般说是令人憎恶的，而在它被运用到被强占的俄罗斯地区时尤其是这样……正是它葬送了波兰。然而，这种贵族政治主义却是靠着欧洲教育而发展和支撑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就连教育这种极好的事业也可能包含着邪恶，以致有时宁可在文化上落后，但要保持精神健康而不陷入波兰人正处于其中的那种无可摆脱的意向和情感上的混乱。我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把文章叫做‘一个不祥的问题’的。我随时都能直截了当地说，波兰人已经没救，历史已判定他们死亡。”——俄编注

② 屠格涅夫在5月13日的信中请陀思妥耶夫斯基代他偿还欠安年科夫的债款，并答应日后有稿酬时结算。

再见，亲爱的伊万·谢尔盖耶维奇。我们可能甚至很快就会相见，我不再同您谈别的什么了。不知道会发生战争吗？但是整个俄罗斯、军队、上流社会甚至全体人民都像在1812年那样爱国情绪高涨！① 我这么说毫不夸大。一场伟大的运动正在开始。不管怎么说，欧洲对我们并不很了解。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地方自治②运动。

再见。

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伊·谢·屠格涅夫

(1863年6月19日，彼得堡)

非常高兴，我迟了一天给您发信，昨天有人将您写给瓦·费·科尔什③ 的信告知了我。

上帝呀，我们现在（即使是在过去也一样）有什么权力要求您在我们的杂志发表文章之前不能在别处刊登任何东西呢！尤其是您关于普希金的文章，在《时代》创刊前和在该刊存在时都可以发表，——这是因为您应允为我们写一部中篇小说，

---

① 这里指的是一些与1863年波兰起义有关的事件。西方列强意欲削弱俄国，在4月和6月共同向俄国提出措辞强烈的照会，迫使俄国政府认真备战。

② 这里的“地方自治”一词用来表达“共同的”、“全国的”意思。——俄编注

③ 瓦·费·科尔什（1828—1883），俄国自由派政论家、文学史家，1856—1862年主编《莫斯科新闻》，1863—1874年主编《彼得堡新闻》。

而这对于我们杂志出版者们来说特别珍贵，因为杂志出版者之间的最激烈的竞争对象几乎永远尤其是现在都是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

您在写给瓦连京·费奥多罗维奇的信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是否允许我将自己的文章发表在其他杂志上？"我再说一次，我们现在有什么权力阻止您？更何况我哥哥现在甚至不能满足您关于钱款的要求。不过，我还想向您进一言，善良的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如果您可以做到的话，亦即如果您有一丁点儿可能暂缓发表《幻影》，即使暂缓到秋天之前，那么，看在上帝的分上，就请您暂缓吧。① 鉴于某些原因我前天写信时不曾告诉您，但我现在可以说出来，我们有一线希望，即我们的杂志只是暂时停刊。我们还说不准，但是有一些重要的理由可以这么想。所有这一切在9月份肯定可以明朗化。请您理解，伊万·谢尔盖耶维奇，这只是我们对您的极其恳切的请求。我们现在没有、就是以前也没有任何权力提出这种要求。您是自由和自愿地答应我们，没有以任何别的东西将自己和我们捆绑在一起（就是说，没有以金钱或别的条件）。我们在哪一方面拥有权力呢？我本人也是作家，我认为，如果从我们这方面提出任何肯定的要求，那就是厚颜无耻。因此，这只是十分恳切的请求，仅此而已。

但事情在于，我们的杂志已经存在了差不多两年半，它没有得到我国著名作家们的大力支持，而您也没有为我们写过任何东西。然而我们的杂志是一份正派的杂志，再说它对文学及

① 后来《幻影》发表在《时世》杂志上（1864年，第1期）。

其意义和使命的理解确实胜于《现代人》和《俄国导报》。[①]您的支持会给予《时代》以更多的力量。事情是这样的：假使我们在 1 月份能够刊载着您的中篇小说出现，那我们就不仅是有四千五百个订户，而是五千五百个订户，这是肯定的。我现在不过是在重复这些话，在 1 月份我就曾这么说过。请您理解我，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如果杂志复刊，也许甚至能从秋天起就重新出版，您的支持将会有何等的意义！如果您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帮《时代》一把，那么我们就会赢得一切。因此，只要有可能，就请把《幻影》延缓到秋天再交给别的杂志。当然，只要是有这种可能的话。我们没有一丁点儿权力约束您，而且万一我这请求稍许使您感到讨厌，也请您丝毫不必客气。我只想让您知道一点，您能够大力帮助我们振兴杂志。我想，对您来说，这就是我所能说的全部最有说服力的话。再见。

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63 年 9 月 8 日，都灵)

你信中说，亲爱的和善良的米沙，你读我的信而又满足我关于钱的请求，天知道有多么难过和困难。但是如果你知道，我一想到我的信准会叫你为难时有多苦恼，你就会说我为自己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暗示他在 1861—1862 年间同《现代人》和《俄国导报》就美学问题所进行的一场论争。他在《——波夫先生和艺术问题》和《答〈俄国导报〉》两篇文章中分别同上述二刊物进行论争。

输钱已经受到了足够的惩罚。在极其枯燥乏味的都灵等候你的信，整个这段时间我极其难受，主要是由于怀念你和你们大家而发愁。自从我离开彼得堡以来，在这里，在异国他乡，我根本没有得到你们之中任何人的任何信息。天晓得，比如关于你，我设想了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想到了一些可能发生的极端情况，以致我自己简直都悲痛欲绝了。关于我们肉体上的痛苦就不必谈了。其实也没有什么肉体痛苦，但我们每分钟都十分担心，害怕旅馆里送来账单，而我们却身无分文，——会出丑，会招来警察（sic[①]，这里就是这种规矩，如果没有保证人和东西，就没有任何可商量的余地，已经有过几个这样的先例，等等，等等，再说我又不是一个人）[②]，真讨厌！表在日内瓦就抵押给了一个确实很高尚的人，他甚至不要利息就借钱给一个外国人，但他给的钱微不足道。现在我不打算赎还，钱还要用。她抵押了一个戒指，但我们立了一份回赎的协议：10月底前（按此地的历法）赎还。这一切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重要的倒是你现在情况怎样？这对我才是主要的。我再说一遍，天晓得我在这里乱想出些什么！我想，你会把有关杂志的一些事告诉我，但你的信写得非常简短，对此竟然只字未提。难道可以这样吗？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告诉我。而主要的是需要工作，需要努力。如果不出版《时代》，那么可以出版别的什么刊物，否则我们就会完蛋。我感到，为了保证自己写长篇小说，即使只花三个月来写，我也需要有一大笔钱，否则

---

① 拉丁文：这样。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女友阿·普·苏斯洛娃一起旅游，后者是一位作家，虚无主义者，曾为《时代》杂志撰稿。

就写不出长篇小说。但是上哪儿去弄钱？这讲的是我。我好歹还可以设法摆脱困境，而你呢？你还有家属！一句话，我倒是希望早一些回去。

你问我为什么如此快地就离开了巴黎。第一，巴黎使我生厌了；第二，我顺应了那个我与之一起旅行的女士的状况。[①]

读了有关科利亚的情况，我感到很伤心。[②] 我一点也不相信别谢尔[③]，他不是什么医生，而是一个江湖骗子，依我看来是这样。假如是包特金[④]，那就好了。请向科利亚问好。常去看看他，随便派家里什么人去。可怜的弥留中的他很痛苦。请转告他：我亲吻他并常常想着他，每天都在想。

关于我这次旅行的种种细节我日后同你面谈。各种各样的奇事多的是，但都极其枯燥乏味，虽说同行的还有阿波利纳里娅·普罗科菲耶芙娜[⑤]。在这里，即使接受幸福心中也感到沉重，因为离开了在此前我所心爱的并为之多次受苦的一切人。抛开一切，甚至抛开你本可对之有所裨益的东西而去寻求幸福，——这是自私自利。现在正是这一想法败坏着我的幸福（假如当真有这种幸福的话）。[⑥]

你信中说，和心爱的人一起旅行，怎么还会输个精光？我的朋友米沙，在威斯巴登我创造了一套赌法，使用这套赌法我

① 这是一种暗示，暗示他与曾一起旅游到巴黎并有过一段浪漫史的苏斯洛娃的关系有了变化。

② 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弟弟尼古拉身患重病。

③ 维·维·别谢尔（1825—1890），彼得堡的医生，曾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治病。

④ 谢·彼·包特金（1832—1889），彼得堡的医生，也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治过病。

⑤ 即苏斯洛娃。

⑥ 这些话反映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杂心情：一方面为在病中的妻子操心，一方面又和苏斯洛娃在一起。

一下子赢了一万法郎。到第二天早上，我由于过度兴奋而改变了这一方法，结果马上就输了。晚上我又认认真真重新采用这一方法，结果毫不费力地很快又赢了三千法郎。你倒说说，这么一来怎能不入迷？怎能不相信只消严格按我的方法赌，我就可稳操幸福于手中？然而，我需要钱，为了自己，为了你，为了妻子，为了撰写长篇小说。在这里赢上几万法郎是毫不费力的。而我此番出行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你们一家人并使自己免遭灾难。我对自己的赌法充满信心。到了巴登后，我上了赌桌，一刻钟工夫就赢了六百法郎，这刺激了我。但突然间我开始输了，我控制不住自己，结果输了个精光。我从巴登给你发信之后，就带上最后剩下的一些钱又去赌；在半小时内用四枚拿破仑金币赢了三十五枚拿破仑金币。非同寻常的幸福引诱了我，我用这三十五枚金币去冒险，结果全部输光。付清了给女房东的钱以后，我们只剩下六枚拿破仑金币用作路费。在日内瓦我把一只表典押了。

在巴登我见到了屠格涅夫。去过他那里两次，他也到我这儿来过。屠格涅夫未见到阿波利纳里娅·普罗科菲耶芙娜，我隐瞒了。他心绪不佳，虽说靠巴登的帮助他已恢复了健康。他和自己的女儿住在一起。他向我讲了他所有的精神上的痛苦和疑惑。他的疑惑是哲理性的，但已转化为现实的东西。[1] 他多多少少是个纨绔子弟。我没有向他隐瞒我在赌博的事。他让我读《幻影》，但由于我在赌博，没有读完就还给了他。他说，他是为我们的杂志写的，并说如果我从罗马写信给他，他就将《幻影》给我寄到罗马去。但关于杂志我又知道些什么呢？

---

① 屠格涅夫的这种情绪反映在他的《幻影》和《够了》这两部作品中。

必须写出一篇作品来，这一点我清楚。因为靠你给我寄来的一千四百五十法郎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不，可以做许多事，但是回不了家。不过对我来说写作是极其艰难的事，我把在都灵写好的东西全都撕了。我已经厌烦按要求写东西了，但是我并未失去哪怕从罗马寄出点什么东西的希望，因为必须这么做。

愿天国的上帝保佑姨父。我想，姨母将要承受许多麻烦和污言秽语。[①] 关于我们能得到多少遗产，对此我是不抱希望的。但是如果有什么遗产给我们的话，请马上告知。

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将一切都告诉我，一切。拥抱你，谢谢你并亲吻你。

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帕·亚·伊萨耶夫

(1863 年 9 月 18 日，罗马)

我亲爱的帕沙：

谢谢你给我写信。我至今未给你回信，因在巴黎我未等信就动身去了罗马，途中又有所耽搁，不久前才到罗马，因此你的信也是现在刚收到。瓦尔瓦拉·德米特里耶芙娜[②] 不久前给过我一封信，但她只字未提你考试的事情，由此我得出结论：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姨父亚·阿·库马宁于 1863 年 8 月 20 日去世，姨母面临的难题是将遗产分给人数众多的亲戚。

② 即伊萨耶夫的姨母孔斯坦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玛·德·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姐姐。

你没有通过考试。如果你通过了，她一定会在信中将此事告诉我，好让我高兴。

对此我能向你说什么呢，帕沙？我的朋友，在我还活着、身体还健康的时候，你当然可以指望我，但是以后呢？钱算得了什么？这还是次要的事。在毫无办法的时候可以去当兵，但自觉自愿地成为一个不学无术的人，由于未受教育而落后于同代人的人，成为一个比别人低下和无能的人，而因此不能理解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并且时时刻刻感觉到这一点，——这将是很糟糕和很可怕的。总会有那么一天，你自己会诅咒自己的命运并想起我们之间的谈话。你当然以为学习总是来得及的，不，老弟，学习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它要求十分勤奋和巨大耐心。如果你从小不养成学习的习惯，以后就任何时候也培养不成这种习惯了。但是有什么好说的呢！这一切我不是多次同你讲过吗？

你的外祖父去世的事，瓦尔瓦拉·德米特里耶芙娜已在信中告诉我。当然，也许最好是别写信告诉你妈妈。瓦尔瓦拉·德米特里耶芙娜也是这么建议的，虽然你妈妈可能会为此生气。我还没有收到过她的一封信。这段时间我一直很苦恼，认为她病得很重，连信也不能写了。天晓得我还想过些什么！但是瓦尔瓦拉·德米特里耶芙娜不久前突然来信说，你妈妈写信告诉她，似乎她没有收到过我一封信。听到这种话我感到极其奇怪，我给你妈妈写的信最多，时时刻刻都在写。她怎么会什么都未收到，而我给别人的信怎么又都寄到了呢？

三天后我将离开罗马去那不勒斯，在那里待上一个礼拜左右，然后经都灵和日内瓦回彼得堡，10 月中旬我就将在彼得堡了。

我很希望知道你是怎么度过时光的。难道你仍未抛开尤苏

波夫[1]花园？还没有摆脱与随便什么人都结识的习性？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在给我的信中坦率地谈到关于你的许多事情。在他所告知的关于你的事情中有许多东西是我很不喜欢的，帕沙，我直截了当地对你这么说。不过，我依然寄希望于你那颗善良的心，并寄希望于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真的，和他一起生活，肯定会带给你一点儿益处。

我身体健康，癫痫病未曾发作过。虽然此地娱乐活动很多，有东西可以观赏，可以参观，但我非常想回俄罗斯去，国外的生活有时令人惆怅。

再见，帕沙，你要利用工余的时间学习，要更经常地利用与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的相处和交谈，你哪怕稍许给我点滴安慰也好。

非常爱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向姨母、科利亚和所有我们的好朋友们问好。要常去看望姨母和科利亚。再见，我们很快将会见面。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1863 年 9 月 18 日，罗马)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九天前我在都灵收到家兄

---

[1] 尤苏波夫为俄国世袭贵族。这里所指的似为尼·鲍·尤苏波夫(1750—1831)，曾任皇室领地司大臣等职，并担任过埃尔米塔日博物馆馆长，拥有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庄园。——俄编注

的一封信。他说，您好像想要给我写信。我在罗马已经两天了，但尚未收到您的信。我仍将迫不及待地等候您来信。现在我自己给您写信，但并非为了倾诉旅行者的某些感受，也不是为了奉告整个这段时间里在脑中出现的一些想法，这一切我自己回家后在我们有时的交谈（这种情形过去在我们之间是常有的）中会讲到的。不，现在我要向您提出一个巨大的请求，并同时告诉您，我现在迫切需要您对我的好感和友情（请允许我这么说），我感觉到，这种友好感情您已多次向我表示过。

您如果满足了我的这一请求，您就确确实实将我从许多难以想象的不愉快事情中拯救了出来。

是什么事情呢？

我将从罗马到那不勒斯，再从那不勒斯（从现在算起过十二天之后）回都灵，就是说再过上十五天我将在都灵了。而在都灵我所有的钱都将全部用光，我将真正是一文不名地进入都灵。

我不认为，在目前《时代》能获准复刊。至少我有根据认为，家兄现在要帮助我是丝毫无能为力的。

而没有钱是不行的，我到了都灵后，一定得马上让我在该城邮局里找到钱。否则，我再说一遍，我就完蛋。此外，我连回家去的盘缠也没有，再说我在这里还有另一些情况，即另一些花费，不支出这些钱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此，我以基督和上帝的名义请求您，请您再为我做一次在我出国前您已为我做过一次的事情。

您那时去找了博博雷金(《读者文库》)。在《时代》遭禁之后，博博雷金自己主动书面约我为他们撰稿。因此，求助于他是可以的。但是 7 月间您曾求过他，请他借给一千五百卢布，他那时没有给您，因为对于出版者们来说 7 月份是艰难时期。

不过，我记得他对您说过秋天什么的。现在是 9 月底，是订阅报刊的季节，应该是有钱的。再说我又不是请求借给一千五百卢布，总共只要三百（三百卢布）。

注意：让博博雷金也像《现代人》和《祖国纪事》一样地知道，我有生以来还从未不预支钱就出卖过自己的作品(《穷人》除外)。我是一个无产者作家，谁如果想要我的作品，他就应该预先保障我的生活。我自己也诅咒这种方式，但已经这么实行了，而且看来是永远也摆脱不了。我继续说下去：现在我没有任何现成的作品，但已拟就了一个短篇小说的相当得手的（我自己认为）提纲，大部分都记在小纸片上。我本来已经开始写，但在这里无法写作：太热。再说，我来到了罗马这样的地方，只停留一周；难道在这一周中，在罗马能写作吗？再说我已走得很累。

这篇短篇小说的内容是这样的：一个侨居国外的俄罗斯怪人。请注意，在夏天关于侨居国外的俄罗斯人曾是许多杂志上谈论的一个大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将反映在我的这个短篇小说中，而且总的来说也将反映我们国内现时的全部生活（当然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我写的是一个性格直爽的人，他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但在各方面又都没有充分发展。他失去了信仰，但又不敢不信仰；他向权威挑战，但又害怕权威。他借以自慰的一着儿是，他在俄罗斯无事可做，而这是对那些从俄国将我们的侨居国外的俄国人召唤回去的人们的一种尖锐批评。不过，在信里也不能全说清楚。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整个儿好像就站在我面前）——所以把他写出来以后应该读一读。主要的问题是，他把一生的心血、精力、无所顾忌的勇敢精神都用在轮盘赌上了。他是一个赌徒，而且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赌徒，就像普希金笔下的吝啬骑士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吝啬鬼一

样。我这么说完全不是把自己与普希金相比，我这么说只是为了说得清楚。从某一点来说他是诗人，但问题在于他为自己的诗情[①] 害臊，因为他深感这种诗情的低劣，虽说冒险的需求使他在自己的心目中变得高尚。全部小说写的都是关于他在国外生活的第三年在各个赌城玩轮盘赌的故事。[②]

如果《死屋手记》引起了读者注意是因为它描绘了苦役犯，而在《死屋手记》之前从未有人这样直观地描绘过他们，那么这个短篇小说也一定会作为对轮盘赌的一种直观的和详尽的描绘而引起人们的注意。此外，在我国人们是怀着极大的好奇心阅读此类作品的——写矿泉疗养地赌博，其实是写那些侨居国外的俄罗斯人，这种作品是有一定的（可能还是相当重要的）意义的。

最后，我还想将这一切极其有趣的事物描写得有声有色，有条有理，并且不作大的停顿和间歇。

这一短篇小说的篇幅 minimum 将有一个半印张，但大概可能有两个印张，很可能还会更多些。

向杂志交稿的日期是 11 月 10 日，这是最晚的日期，但可能会早一些。无论如何不会晚于 10 日，因此杂志可以将它刊载在 11 月号上。对此我许下我的诺言，对我的诺言，我相信，任何人都还没有理由表示怀疑。

稿酬是一印张二百卢布。（至少一百五十卢布）但我无论如何也不想降低价格，因此最好还是坚持要二百卢布。作品可能是很不错的。须知《死屋手记》曾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而这

---

① 按这里所说“诗情”似指他的嗜赌的激情。
② 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个提纲写成中篇小说《赌徒》(1866)。

一作品是对一种独特的地狱、独特的苦役营“澡堂”[①] 的描写，我想要并且努力去描绘画面。

现在我要说的是：

尊敬的和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请原谅我直率而不客气地打扰您。我知道这是一种烦扰，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我到了都灵后十五天或十七天（maximum）后还找不到钱，那我的确就会完蛋。您还不了解我的全部情况，而我现在来讲这些情况的话得花很长时间。幸好的是您已为我做过一次很大的好事，因此我请您再解救我一次。

要做什么呢？

我请求您（您是我最后的希望）在收到此信后马上到博博雷金处去一下，告诉他说是我全权委托您的。如果必要的话，就让他看看这封信中的部分内容，向他提出建议。（当然，要做得不让我过分屈辱，虽说在国外很可能十分拮据。再说，您也不会做事不顾自己的尊严。）得到钱后，请您马上将它们给我寄来，就是说请您马上交给家兄，他知道该如何寄。

如果博博雷金那儿事情办不成，那么就投给报纸，投给《锚》[②]（请代我吻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随便投给哪家杂志都可以（当然不能投给《俄国导报》，并尽可能避开《祖国纪事》）。看在上帝的分上，请避开。[③] 甚至宁愿不要钱，甚至可

① 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借用屠格涅夫评论《死屋手记》时的说法：劳改犯“澡堂的画面简直出自但丁笔下”。

② 费·季·斯捷洛夫斯基创办的俄国周报。当时主编为阿·格里戈里耶夫。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愿在此时与《俄国导报》和《祖国纪事》发生关系，因为他在《时代》上曾与之论战。

以投给《现代人》，虽说在那里萨尔蒂科夫和叶利谢耶夫[①] 可能会背后捣鬼。[②]（谁晓得呢，也可能是我作了孽。）我的作品大概不至于会损害《现代人》，不管怎样，可以直接去找涅克拉索夫。这是 sine qua non[③]，就同他一起解决问题。这么做甚至是挺不错的，甚至胜似投寄《读者文库》。涅克拉索夫也许不太生我的气，而且他主要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当然，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全部事情都须在两天之内，至多在三天之内办好。如果我在都灵找不到钱，我就完蛋，会真正完蛋。给我的信请别寄到那不勒斯，现在就写信直接寄到都灵，请您不管怎样都给我写信。收到钱后就请交给家兄。我其实是需要二百卢布，但无论如何少了不行，其余一百卢布家兄会寄给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的，因此必须搞到三百卢布。现在我都说完了。我把自己、而且几乎是我的全部命运托付给您了，这对我非常重要。可能我以后会告诉您，但现在我求您了，衷心拥抱您，永远是您的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真奇怪，我从罗马给您写信，却只字未提及罗马！但我又能给您写些什么呢？天哪！难道这是在信中能描写得了的吗？我是前天夜间到达此地的。昨天上午看了圣彼得[④]，印象很深

---

① 格·扎·叶利谢耶夫（1821—1891），俄国政论家，1859 年起在《现代人》杂志工作，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后，他曾为该刊领导人之一。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62 年 9 月号上开始了与《现代人》的论战，从而也就开始了与萨尔蒂科夫的激烈论争。

③ 拉丁文：必须条件。

④ 指圣彼得大教堂。

刻，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看的时候脊背都发凉。今天参观了 Forum① 及其全部废墟，然后参观 Колизей!② 瞧，我能给您讲什么……

请替我向大家，向格里戈里耶夫和所有的人问候。特别是向您弟弟问好，还很恳切地请求您一定转达我向尤利娅·彼得罗芙娜的衷心问候。请您一见面就替我向她问候。

季布连③ 是否对您能有所帮助？当然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请代我问候他和叶夫根尼娅·卡尔洛芙娜④，请在一见面时就问候他们。

斯拉夫派大概又发表了什么新的言论，甚至可能是发表了连一些才能超众的人也未完全吃透的言论，但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却是一种令人吃惊的贵族餍足。⑤

致伊·谢·屠格涅夫

(1863 年 10 月 6 日，都灵)

亲爱的尊敬的伊万·谢尔盖耶维奇：

我一直在奔波之中，到过那不勒斯，明天将从都灵直接回俄罗斯。虽说我一直在盘算，却怎么也决定不了：我该怎么派

① 拉丁文：古罗马的集会广场。
② 拉丁文：古罗马的科洛西姆斗兽场。
③ 尼·利·季布连（1825—1869 年后），彼得堡的一个出版家。
④ 指季布连的妻子。
⑤ 斯拉夫派批评西欧资产阶级文明，他们不愿接受天主教和罗马教皇的权力，他们维护斯拉夫特性和东正教，——这一切都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注意，并被他看做是人类精神发展中的一种“新的言论”。

人去您那儿取《幻影》这份稿件？我在所有的地方都只作短暂的停留，常常是这样：在离开一个地方的前一天我几乎还不知道第二天将去什么地方。这种奔波都是出于一种情况，部分地并非由我做主，而我却由它决定。[①] 因此我无论如何算不出来给您一个什么地址，以便您把《幻影》寄给我。

还在那不勒斯的时候，我收到家兄来信，他说他很有希望获准重新出版《时代》，而这件事日内就可望解决。现在根据一些材料和意见，我自己也认为《时代》将会存在下去。由于复刊决定将在 10 月间做出，所以 11 月间家兄一定想要出版杂志的 11 月号。对六个月来什么都没有收到的订户们，我们明年将免费发给他们六期杂志。

我坦率地告诉您，您的中篇小说正要刊登在 11 月号上，这对我们来说将有巨大意义。因此，如果您愿意大力帮助我们的话，请尽快地将《幻影》寄到彼得堡来，我那时已在彼得堡了。但由于我目前在彼得堡还没有寓所，所以请寄给家兄，地址是：

小梅先斯克街和木匠胡同口，耶夫烈伊诺夫宅，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麻烦您在寄稿件时给我简短地写几句。我极其懊恼，早在彼得堡时我就已决定去巴登（并非为了我这次去的目的而去）和您会面并同您晤谈[②]。您知道吗，我有很多话要对您说，也想聆听您的指教，但是不知怎么的我们未能做到这一点。除此之外，又发生了一场可诅咒的“赌欲骚动”。假如我不指望在

① 指自己和阿·普·苏斯洛娃在一起旅行。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到巴登-巴登玩轮盘赌，在这里从 1863 年 4—5 月耽搁到 8 月底。在这段时间他不止一次同屠格涅夫见面，谈自己“精神上的痛苦”和“哲学上的疑惑”。

未来做点较明智的事，那么，我现在真的会十分惭愧。不过，又该怎么样呢？难道要向自己求饶？

在彼得堡等待着我的将是繁重的工作。虽说我的健康状况已经大大好转，但我十分清楚，过上两三个月我的身体又会垮掉，但毫无办法。我还丝毫不知道这一切将会怎样。杂志几乎是要重新创办。要把它办得更合乎时势要求，更有意思，同时又要尊重文学，——按彼得堡的许多思想家[①] 的信念来说，这几个任务是互不相容的。但是我们打算与刚露头的轻视文学的倾向进行激烈斗争，我们也许不会落后。请您支持我们，和我们站在一起。我把我的健康奉献给杂志。我挣的钱将很少，我知道这一点，写作劳动未必得到补偿（杂志背了一身债），但是我仍然要留在彼得堡，尽管医生们禁止我住在那里，而我自己也知道，我现在不该在那里生活。

还有一点，希望我们经常通信，我是诚恳地对您这么说的。

再见，紧握您的手。

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关于旅行我就什么也不同您谈了。罗马和那不勒斯深深地使我惊讶，我是第一次去那里。但您知道吗，单独一个人不能再待下去，我极想回彼得堡。

请来信告知，非常恳切地请求您，为《幻影》需要给您寄多少稿酬？我当告诉家兄。您提出的当然都会得到满足。

---

① 主要是指《现代人》编辑部的安东诺维奇、萨尔蒂科夫和《呼声报》的安·亚·克拉耶夫斯基。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63年11月19日，莫斯科）

我非常清楚，亲爱的哥哥，你的麻烦事和操心事多得不得了，但我有什么办法！也有一大堆操心事落到了我身上，不知何时才能办完。你信中说，20号以后你将到莫斯科来。什么时候呢？自然是在25号以后。如果早一些的话，我们可能在途中错过，因为我还是希望在25号之前到彼得堡。我们有很多事情需要尽快地互相谈一谈，主要的是别让人家只以空口许诺来骗我们，而要确实尽快地允许我们出版《真理》[①]。我向你坦白承认，对根本不能恢复《时代》一事我并不太感失望。《真理》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如果不说超过的话，当然，在顺利的情况下是这样，这是主要的。至于说到《真理》这一名称，那我认为它极妙极好。可以向想出这个名称的人表示敬意，这正是一针见血。这名称既包含了最合适的思想，也适合于情势，而主要的是在这个名称中含有一种纯真，含有一种信仰，这正好与我们的精神和方向相适应，因为我们的杂志(《时代》）一直是极其纯真的，天晓得，也许正是以纯真和信仰取胜的。总而言之，这个名称是绝妙的。封面可以和《时代》一样，让人想起《时代》。杂志的栏目只有一个，像“Revue des

---

① 《时代》遭禁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争取出版一种新的刊物《真理》，后因书刊检查机关认为《真理》这名称有暗示作用而改称《时世》。

deux monde"① 那样，而在出版杂志的广告中，第一行，句子一开头就印上类似这样的话："时代要求真理……呼唤真理的出现"等等，以便让人清楚地感到这是在暗示《时代》和《真理》是一码事。我只为一件事担心，即为广告担心。我的朋友，做这件事需要的甚至不是艺术，不是智慧，干脆是只需要灵感。最首要的是该避免墨守陈规，这是在此类场合一切理智的和有才能的人的通病。他们会写得明顺通达，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但给人的印象却是苍白、颓唐，而主要的是像一切其他广告一样。独创性和适当的即自然的奇特性——现在这对我们来说是首要的事。你信中说，你已经着手写广告了。你可知道我有什么想法吗？要写得简练，别面面俱到，要自豪，不必努力去做什么暗示，——总而言之，要表现出最最充分的自信心。广告本身（有关杂志的精神等等）应由四五行文字组成，随后是关于向订户收费的部分，也要极其简练。应该以气度不凡的自信心取胜。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不喜欢《真理》这个名称，但须知他是一个极其因循守旧的人。他不喜欢，这倒是一个良好的标志。这些老爷们起初会大叫大嚷：不行！不好！然后，你瞧，他们会一下子摇唇鼓舌说：好！很妙！这全是些一瞬间的术士。斯特拉霍夫和拉津② 喜欢这一名称，——对此我能理解。他们是有头脑的人，主要的是他们都

---

① 法文：《两个世界的文摘》。是一本法国杂志。《真理》的栏目未能做到像这本法国杂志一样，内务部长把它的"法律"栏删去了。

② 亚·叶·拉津（1823—1875），政论家，在 1861—1864 年间常为《时代》和《时世》撰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文学小组的成员。

有着一定的鉴别力。而其余的人（可能其中包括米柳科夫[①]），想必会否定这一名称。顺便说说，你信中片字未提米柳科夫，——做得很对，这次也和以前一样。好样的！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

我向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讲过钱的事。他说他不知道，并说在遗产分配之前这是不可能的。我自己也认为这不可能。萨莎没有算在内，这情况好像出于偶然。你知道吗？外婆在一个礼拜前去过彼得堡，把余下的八千卢布都带给了萨莎，可能没有告诉你。我的意见是：你最好尽可能晚一点来莫斯科，在11月底来，这样你来时可能正好赶上分配遗产。然而来莫斯科的事情也不能磨磨蹭蹭。我们在这里租了一套住宅，只要一搬好家，一安顿好，我马上去彼得堡。各种麻烦事使我丝毫没有时间写作。在这里我已经发过两次癫痫病，其中一次（最近一次）发得十分厉害。

杂志的新名称（《真理》）对社论不会有任何影响。而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和皮谢姆斯基的长篇小说所作的分析倒会产生大的效应，主要是对事业是适合的。这是两种相对立的思想，对他们这两种思想都应予以惩罚[②]，这就是真理。我想（只要有两周能安安静静地工作）我可以写出全部这三篇文章[③]。我在这里，除了皮谢姆斯基以外，什么人也未见到。皮

---

① 亚·彼·米柳科夫（1817—1897），作家、文学史家。自1860年起主持《明灯》杂志编辑部的工作，在该杂志上发表了分析《死屋手记》的文章。1863—1864年间他为《时代》和《时世》撰稿。1866年10月经他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未来的妻子斯尼特金娜相识。

② 指车尔尼雪夫斯基歌颂进步青年和革命者的小说《怎么办?》和皮谢姆斯基攻击进步青年的“反虚无主义小说”《浑浊的海》。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写出这些文章。

谢姆斯基还是我昨天偶然在街上遇到，他对我很亲切。昨天晚上第一次上演他的《苦命》[1]，我没有去看，这部剧作的命运我不了解。他说，英格兰俱乐部和整个地主党正在纠合反对这个剧本的人。他大概有点夸张。[2]再见，拥抱你。总之我们会见面的。你的陀。

向所有该问候的人问好。关于遗产分配一事，在这里人们除了知道10月底分配之外，其他什么也不知道。阿列克谢·库马宁曾轻率地试图提出正式诉讼，要销毁遗嘱，因为姨父立遗嘱时似乎是神志不清的。但有人开导了他，现在这件事已是徒劳无益的了。不过阿列克谢这一做法在此地却是一大秘密，大家都在夸赞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遗嘱执行人）。

致伊·谢·屠格涅夫

（1863年12月23日，彼得堡）

亲爱的和尊敬的伊万·谢尔盖耶维奇：

巴·瓦·安年科夫告诉家兄说，您似乎不愿发表《幻影》，因为在这个短篇小说中有许多幻想的东西，这使我感到极其惶惑。首先，我坦白地告诉您，我们，即我与家兄，是指望着您的小说的，在我们的重新开始出版的、因而也就是必须重新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杂志的第1期上，您的小说对我们一定大有帮助。我所以先向您说明这一点，是为了让您看到此信下面提及

① 皮谢姆斯基的剧作《苦命》(1859) 写农民家庭的悲剧，揭露贵族地主的专横。

② 皮谢姆斯基确实有些过甚其辞，对《苦命》表示不满的只是“地主党”的一些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俄编注

的一些理由时不怀疑我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这么说的。我再补充一个情况，并且向您保证这一情况的确实性：比起在杂志封面上炫示您的大名来，我们更加需要您的作品。

现在根据我的印象就您的中篇小说向您说几句话。伊万·谢尔盖耶维奇，为什么您认为（如果您是这么认为）您的《幻影》不合时尚，人们不会理解它？恰恰相反，连续六年在模仿大师们的庸才把优良的东西弄成为十分庸俗的东西，所以人们甚至会喜欢纯诗意的[①]（最富有诗意的）作品。许多人会对此感到某些困惑，但这种困惑却是愉快的。所有懂得些艺术的人，老一代的和新一代的，都将会有这种感受。至于说到那些对什么都一窍不通的人，难道要向他们学步吗？您不会相信，他们自己是怎么看待文学的。目光狭隘的功利主义，——这就是他们所要求的一切。您给他们写一部最富诗意的作品，他们会把它搁置一旁，而选取一部描写鞭打了一个什么人的东西。诗意的真实被认为是胡说八道，单单只要现实事实的复制品。我们的小说真不得了，尽是贵格会教徒习气[②]，所以无须向他们学步。社会上处于觉醒中的那些健康力量正在渴望着艺术上

---

① 指纯艺术的。

② 贵格会教徒（公谊会教徒、教友派教徒），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英文是 Quaker，原义是战斗者。据传，该派创始人乔治·福克斯劝诫教徒，在祷念“主”时须作战斗状，故名。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贵格会教徒习气”一词来强调当年的文学中缺乏美学因素这一时弊。此词陀思妥耶夫斯基借用自格拉诺夫斯基的一篇文章《贵格会教徒》（1847）。格拉诺夫斯基在评述贵格会教徒的家庭生活时说：“一直到上世纪末贵格会教徒的私人生活是非常单调的，它缺乏享受，因为种种艺术活动被从中取消了。”在长篇小说《群魔》中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为维护美和艺术所发表的争论性讲话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借用自格拉诺夫斯基的这篇文章。

有勇敢的突破，而您的《幻影》就是一个相当勇敢的突破，既然您敢于率先做出这样的突破，（对我们大家来说）您就是一个卓越的榜样。《幻影》的形式一定会使所有的人愕然，而它的现实的一面则会让任何人的惊愕得到消释（除了傻瓜们的惊愕和那些沉湎于自己的贵格会教徒习气而不愿理解别的什么的人的惊愕之外）。我这里还有一个功利主义（虚无主义）的例子，有人虽然不满意您这个中篇小说，但却说她无法放下不读，因为它给人以强烈的印象。[①] 须知我国有太多的装模作样的虚无主义者，但这里主要的却是理解作品的现实的方面。我认为《幻影》中有许许多多现实的因素，这现实的因素就是一个生活在我们时代的有文化修养的自觉的人的苦恼，这是一种被觉察到的苦恼，这种苦恼渗透于整篇《幻影》。这是"弦儿在雾中铮铮作响"[②]，它在作响，这做得很好，《幻影》像是音乐。顺便说说，您怎么看待音乐？是把它看做一种享受，或是看做一种真的必需品？我认为，音乐同样是语言，但它说出的是人的意识尚未领悟的东西（不是理智，而是全部意识），因而它也带来了积极的效益。我国的功利主义者们不懂得这一点，但他们中那些爱好音乐的人却没有把它抛弃，和以前一样在我们国内研究着它。

您的《幻影》的形式是卓越的。要说在这里有什么可怀疑的话，那当然是它的形式。总之，全部问题就在于：离奇的东西在艺术中有无权利存在？可是有谁来回答此类问题呢？如果在《幻影》中有什么能加以批评的话，那就是它还不十分充分

① 不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指的是谁。

② 这句话引自果戈理《狂人日记》的末尾，原来没有别的意义，这里用以表述《幻影》的基本思想及其主人公的情绪。

地离奇。还该更离奇一些，而那就需要更多的勇气。小说中出现的那个人被您解释为吸血鬼①，我认为不必做这种解释。安年科夫不同意我的看法，他提出的理由是，这里暗示着失血，即失去了现实的力量等等。我也不同意他的看法。我很满意，因为我已十分直觉地领悟这种苦恼以及它借以流露的这种美妙形式，这就是说把它写成在整个现实中游荡，丝毫没有轻松感。作品的语气也很妙，这语气带有某种柔和的忧郁，而没有强烈的怨恨。而画面呢，例如峭壁等等，它们暗示着一种自发的、尚未获得解决的思想（即存在于整个自然界的思想），不知这种思想能否在什么时候解决人类的问题，但现在心灵却由于它而苦恼，甚至更感到恐惧，虽然心灵也不愿离开这种思想。② 不，这种思想正合时宜，这样的离奇作品非常有益。③

---

① 在《幻影》的初稿中曾有这么一句话："我想起关于吸血鬼、关于僵尸的故事。"在发表时，删掉了这句话，可能是听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见。但第25节仍然有这么一段话："爱丽丝究竟是什么？……吸人血的僵尸？"——俄编注

② 这里指的是屠格涅夫在《幻影》中的写景使人想到大自然的严酷无情以及人面对死亡的"恐惧"。

③ 屠格涅夫在1872年12月3日就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对他作讽刺性模拟描绘而写给M. A. 米柳季娜的信中述及的主要是这封信。屠格涅夫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放肆行径还有比讽刺地模拟《幻影》更糟的，他在《群魔》中以卡尔马济诺夫为名把我写成一个暗中同情涅恰耶夫分子的人。不过，令人奇怪的是，他竟会选中一部我发表在他出版的《时世》上的中篇小说来进行讽刺性模拟，想当初他为了这个作品曾给我写过好几封感谢和赞扬的信！……如果把这些信登出来，那才有趣呢！不过，他知道，我决不会这么做。"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64年2月9日，莫斯科)

亲爱的朋友米沙：

对你的信我答复迟了，因为我确实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回彼得堡去。然而两个星期来我一直在病中，最近病情越来越糟。发过两次癫痫病，但这还不算太坏，主要是痔疮扩展到了膀胱上，令人相当难受。我在担心病情加重。如果我的病情不再加重，那么，当然很快就会痊愈。那样我马上就会去彼得堡。目前我不想冒险，这是因为：首先，我要稍许治疗一下；其次，要坐上二十个钟头火车，而我简直是不能坐的。不过，我现在并不躺在床上，就这样：既不站，也不坐。

由于这种情况我的工作完全停了下来。你不能想象，当我想到头几期杂志上将没有我的任何作品时，我得忍受多少痛苦！但毫无办法，毕竟得承认这一点。直到今天之前一个想法在折磨我：也许我还来得及。[1] 只登屠格涅夫的一个中篇小说[2] 是不够的。亲爱的，你设法再搞到一些什么作品吧，别吝惜钱。我可要到3月份才能写成。[3] 我不向你隐瞒，我的写作情况不妙。突然间我不喜欢这个中篇小说了，而且我自己也写糟了。会写成个什么样子，我不知道。

可能，我将在下星期回去。我一直不想写信，因为我指望

① 《时世》杂志1864年第1期是双月（1月和2月）联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一期上刊出了《地下室手记》的第1部。

② 指《幻影》。

③ 《地下室手记》的第2部在4月份才发表在《时世》杂志上。

着自己回去。写这封信是以防万一，即防备万一我的病情加重。

我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未能及早完成作品。整个中篇小说糟透了，但就连这个我也没有来得及写完，这就是说：我已经文思枯竭。写出来的也不是我想写的东西。我成了一个神经过敏的人了。

你必定很困难，亲爱的，一下子要出版两期杂志。我在此地听说，厚杂志的订阅数量少得可怜（即便是《莫斯科新闻》报也还在期待着能有更多的订阅者），一般杂志的订阅状况也是这样。应该做到，让《时世》在一年内在厚型杂志中占居绝对优势。

关于自己我想说的是：从这里我不能为彼得堡合编杂志。杂志出版工作匆匆忙忙，而我又远在外地。在这里我只能写写中篇小说，就连这一点我也未能做到。

不过，我很快就会回去，这是肯定的，届时我们至少可以商谈一下。如果我病重了，我会告知你。

我真想明天或者星期三就动身。可能，我就这么做。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安慰我说，我的病今明两天就会好。让他说中了最好！

顺便说一下，关于你可以得到多少钱的事，他在最后一次见到我时一句话也未回答。

如果你收到什么信，[①] 那么在我没有给你写信之前请别转寄给我。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身体很不好，这也使我（也就是

---

① 指苏斯洛娃的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哥哥经常把她的信转给陀思妥耶夫斯基。

说将使我）在莫斯科耽搁下来。

7号那天巴祖诺夫[①] 那儿有四十个订户，新的订户很少。他们说，在杂志出版前不可能有新订户。我未去过他那儿，是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去的。

切列宁[②]那儿也只有二十五个订户，好像是这样。

再见，亲爱的，拥抱你。

我觉得，帕沙不该缺钱用。向你全家问候，全家；而我，请你祝愿我健康。别抱怨我，是疾病和其他许多事情拖累了我。

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由于生病我很久未到阿克萨科夫那儿去了，也未见过奥斯特洛夫斯基。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64 年 2 月 29 日，莫斯科)

亲爱的米沙哥哥：

昨天我顺利抵达莫斯科。虽说一路上吃的苦不多，但昨天在这里却痛得厉害，就像在彼得堡发病最严重的时候那样。但我希望它很快就过去，因此这件事就无须多谈了。你们家里现在情况怎么样？你家中所发生的一切一路上一直在我脑海中浮

---

①② 指莫斯科的书商伊·格·巴祖诺夫和米·米·切列宁，他们的书店里接受读者订阅《时世》杂志。

现，并使我感到非常痛苦[1]，十分怜惜瓦里娅，这里的人知道消息后也都惋叹不止。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哭得很厉害，她甚至想要写信给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后来改变了主意。然而她非常怜惜她，这是十分真诚的。只求上帝保佑你们家其他一切都顺顺当当，至少以此使你们多少得到些安慰。首要的是健康，而事业是第二位的。要珍惜身体，如果觉得身体不太健康，你就别急于外出。至于杂志，哪怕它在3月底出版也不要紧。[2] 但愿一切都好。昨天我看到了《现代人》第1期，评论很多，尽是些表达该杂志的主张的文章。文学创作方面就差劲了。[3] 由此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在《时世》上开辟一个旧时杂志上有过的栏目《文学年鉴》。这里根本不需要刊载什么文章，只消列举上月问世的所有书籍和译作，但要毫无例外地列举所有作品。由于过去曾有这样一种观念，似乎全部文学作品都集中在各个杂志上，因而人们不再去注意出版的书籍。从前这么做是对的，但现在却不行，因为出版的书籍众多，读者一定要注意报纸上的广告，以便知道书籍的名称，但只知道它们的名称，仍然还不了解它们的内容。在这个栏目里应该对每一本书写上那么六七行，多一点的写上十行，有时只消写两行。(有的书非常有意思，当然也可以写上一两页)。整个栏目可以交给某个年轻人编写，非常方便，比方说，可以由比比科夫编写。他并没有什么事须做，只要注意这方面的情况就行。这么做，光是我们这一家杂志将有一套完整的新书目，并附有一些对新书的必要说明。在《现代人》中好像辟有类似的栏目。最

---

① 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哥哥丧女一事。

② 《时世》杂志的创刊号在1864年3月24日问世。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此说有欠公正，这一期《现代人》上刊载有涅克拉索夫的《严寒，通红的鼻子》。

后，每两个月还可以在我们的杂志上登载一篇关于其他各杂志的图书资料简述，——不是以前那种各杂志互相进行评论的综述，而是也像《文学年鉴》栏目一样，只列举两个月来各种杂志和报纸上所发表的所有文章，而对某些文章可以三言两语地指出其价值。如果能够做到精确和完整，我们的杂志就会有一个认真求实的面貌，一个认真关心文学的刊物的面貌。真的，这么做不会有什么不好。甚至现在就可以做，从1月份起开始登载年鉴和期刊简述，你认为怎样？

我还考虑好了一篇针对(《现代人》的）理论家们的理论主义和幻想主义的极好的文章。这篇文章随时可以拿出来，特别是如果他们触犯我们的话。这将不是论战，而是事业。[1] 从明天起我就着手写关于科斯托马罗夫的文章，一周后我将这件事情的进展情况告诉你。[2] 看在上帝的分上，请给我回信，并告知你家的一切情况。哪怕信写得短一些，但要告诉我。

替我问候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代我亲吻孩子们，特别是玛莎和卡佳。请一定向科利亚转达我的问候。

这里在解冻，到处一片泥泞。雪已完全融化。

再见，亲爱的。

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向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和其他一些人问好。玛丽亚·德米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着手写过这篇文章，但未写成。

② 历史学家尼·伊·科斯托马罗夫和米·彼·波戈金在有关库利科沃大会战中击败了蒙古人的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大公的英勇和力量这一问题上发生了争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拟撰文表达自己的见解，但未写成。

特里耶芙娜的身体很虚弱。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64 年 3 月 20 日，莫斯科)

亲爱的朋友米沙：

没有回复你 14 日的信，因为我想等收到钱后再写，而钱在昨天（19 日）才收到。很感谢你寄钱来，实在太需要了。你信中说，一周后再寄这么多来（即一百卢布）。请多多关照，一定寄来！寄到的这一百卢布只能应急。太需要了，太需要了。你信中还补充说，第二个一百卢布寄到后，如果还需要的话，你会再寄来一百卢布。需要的，亲爱的，需要的，太需要了。因此，我迫切地请求你，把那一百（即第三个一百）卢布也寄来。我知道，你自己也像热锅上的鱼一样，但是杂志的订款可能会帮我们解困。我不过是这么默不作声罢了，我吃的苦头并不比你少，不光是因为钱。

感谢上帝，我的身体目前似乎完全好了。仍然（严格地）遵守着饮食之规定，仍然还遵守着无数限制，但身体已经康复，这就很好。我忍受了巨大的折磨，现在只是神经严重失调。我害怕癫痫发作：如果它现在不发作，那它又会在何时发作呢？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身体非常虚弱，她未必能活到复活节。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他就连一天也保证不了。瓦尔瓦拉·德米特里耶芙娜现在住在我们家里，要不是有她在，真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她在这里照顾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这对我们大家的帮助太大了。这就

是我所能告诉你的有关我自己的一切。由于生病我没有去看任何人。昨天我在街上遇见了普列谢耶夫，他看到我很高兴，还以为我在彼得堡呢！他告诉我有关莫斯科人的一些消息，如阿克萨科夫因姐姐去世，他家的晚会不再举行了[①]，等等，等等。

我已开始工作，在写中篇小说。尽力快些把它脱手，同时也想把它写得好些。写这篇小说比原先所想的难得多，然而必须把它写好，我自己本人需要这样。就其基调而言，这个中篇太奇怪，语气既尖锐又泼辣，可能不讨人喜欢，因此需要有诗意使一切得到缓和与冲淡。我希望一切都会顺利解决。[②]

我主要关心的事情是，除了这个中篇小说，还得为 3 月号杂志赶写一篇批评文章。[③] 但目前我心目中的文章（它们很适合于我们的杂志及其方向）都很长[④]，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写起来，不去打量我是否来得及？我正想这么做。

但我现在不同你们在一起，——这十分使我不安。时时刻刻有某种想法，要告诉你，要和你谈谈，而我现在却是独自一人坐在这里。上你们那儿去，——这暂时是完全办不到的，再说我自己现在无论如何也不会去。

《演员谢普金[⑤] 札记》——今年出版的这本书，你当然知道。如果尚未读过，赶快找来读一读，很有意思。但你要注意（我顺便说一句），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委托随便什么人去分析

---

① 阿克萨科夫家的晚会在每周五举行，晚会的中心人物是阿克萨科夫的姐姐薇·谢·阿克萨科娃（1819—1864），她比其弟更忠于斯拉夫派。

② 指《地下室手记》。

③ 此文未写就。

④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兄长建议他把文章写短一些。

⑤ 米·谢·谢普金（1788—1863），著名演员。

这本书，否则就糟了。这样的书，对我们来说，用作分析可简直是一个宝。谢普金差不多到三十岁还是个农奴，然而他几乎从小就和文明社会结合在一起，虽说他一直是个平民。我们正在写文章谈论与根基相结合的问题，因此应该从这一角度注意谢普金这个活生生的实例。其次，农奴谢普金与文明即与我们相结合只通过艺术（戏剧）这个直接力量。于是又有了一个关于艺术的问题，甚至还是一个关于艺术的物质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问题。从这点出发，可能会写成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请把这一想法告诉斯特拉霍夫，他是否愿意着手分析？（同时又不放过主导性的文章，即"系列文章"。）现在，除了他以外，谁还能写呢？

关于拉津的消息好像是给了我当头一棒。[①] 现在怎么办呢？不能把一个栏目委托给随便什么人负责。我的意见是：最好局限于列举一些事件，再加上一封什么致编辑的信，关于政治事件中某个局部问题的（政治性的）信。如果工作并不使你感到压力很大的话，为什么你就不能编写哪怕是 3 月份这一期的政治栏目呢？不必什么都写，只写一个局部问题，把它好好加工。我在担心你会出于必需而把这个栏目委托给某个走江湖的先生办，与其要这样的先生，还不如根本就不办。不过，你要把这一切……[②]

这里有一个恰耶夫[③]，他不同意斯拉夫主义者们的观点，但他却深受他们的喜爱。他是一个极其正派的人，我在阿克萨

---

① 亚·叶·拉津一直在《时代》和《时世》杂志负责"国内事件述评"栏目，1864 年 3 月他离开《时世》编辑部去波兰工作。

② 信的结尾部分失散了。以下两段文字是写在页边上的。——俄编注

③ 尼·亚·恰耶夫（1824—1914），历史学家、戏剧家。

科夫和拉莫夫斯基[1] 处见过他。他认真研究俄国历史，使我很高兴的是，我发现我同他对俄国历史的观点完全一致。以前我也听说过他曾以俄国历史为题材写诗体历史剧（《亚历山大·特维尔斯科伊公爵》）。普列谢耶夫十分夸奖他的诗。

现在在《日报》（第 11 号）上发布公告说，将举行恰耶夫历史剧[2] 的公开朗读会，并大加赞许。我委托普列谢耶夫约请他在《时世》上发表作品。我做得对吗？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64 年 3 月 26 日，莫斯科）

亲爱的哥哥：

前天我在切列宁处拿到了《时世》，他不知怎么如此之快就收到了，我读了一天半并反复翻阅。我的印象是：杂志本可出版得更漂亮一些；有无数印刷错误，马虎到了极点；没有一篇主导性的引论性的哪怕只是暗示杂志方向的文章，科西察的文章不在此列（这篇文章虽说是好的，甚至是很好，但对新杂志的第 1 期来说却是不够的）。我知道，这都是由于“系列文章”[3] 这一栏目遭禁。但我更加不能容忍的是，这两期现在极像一本文集。也有一些胡闹之处，不过这完全可以原谅，因为

---

① 亚·米·拉莫夫斯基（卒于 1893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就读于切尔马克办的寄宿学校时的同学。

② 指《亚历山大·特维尔斯科伊公爵》和《自称为皇者德米特里》。

③ 在《时代》上“系列文章”（即“俄国文学论丛”）是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执笔的。在《时世》杂志出版伊始之际，编者本拟以“系列文章”来突出根基派的社会的和文学—美学的立场，但第一篇文章就遭禁止。这篇文章是由斯特拉霍夫执笔的。

你仓促之间一下子就出了两期。这些胡闹之处是：施皮尔哈根[①] 的长篇小说、《诉讼》[②] 和《一个地主的札记》[③]，这三个作品占据了两期杂志的整整一半篇幅。很可惜，我没有读叶尔任斯基的作品[④]。如果好，那么一切都有救了。如果不好，那就很糟。现在我来说说好的方面：我已读过的全部文章都很有趣（施皮尔哈根的长篇小说我没有读过，这可能是好的，只是它篇幅太大）。封面华丽，文章的标题很吸引人。有些作品挺不错，就是说《幻影》（依我看，这部作品中有许多糟糕的东西：某种讨厌的、病态的、老气横秋的、由于软弱而不信神的东西，总而言之，它体现了整个屠格涅夫和他的信念，但是它的诗意将可弥补许多不足之处，我又读了一次），斯特拉霍夫、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⑤]、阿韦尔基耶夫[⑥] 等人的文章，《波兰起义是怎么回事?》[⑦]，施米特著作介绍[⑧]，《倔强的人们》[⑨]，戈尔斯基[⑩] 的《贫穷的房客》，还有米柳科夫的作品[⑪]，——

---

① 弗·施皮尔哈根（1829—1911），德国作家，这里谈及的是他的长篇小说《捉摸不透的性格》的俄译本。

② 指选自阿·富基叶编的《各国著名案件》中的《法国的刑事案例。戴·普拉连夫人。1847 年的一次诉讼》。

③ 指奥·叶尔任斯基写的一篇讲作者亲眼观察到的 1861 年的改革的特写。

④ 即《一个地主的札记》。

⑤ 指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的文章《俄国剧院，（一）恢复后首次演出》。

⑥ 指阿韦尔基耶夫的文章《大学里的父与子》。

⑦ 此文作者的姓名不详。

⑧ 指介绍德国人施米特（1788—1865）的史著《波兰起义和 1830—1831 年战争的历史》。

⑨ 这是诗人和小说家弗·弗·克列斯托夫斯基（1840—1895）的长篇小说《彼得堡的贫民窟》的一个片断。

⑩ 彼·尼·戈尔斯基（1826—1877），特写作家。

⑪ 指亚·彼·米柳科夫的《笔记片断》系列丛书中的一个短篇小说。

所有这一切我都很喜欢。在为戈尔斯基受到的一切攻击进行辩解时可以说这完全不是文学，所以从这个观点去审视它是愚蠢的，这不过是一些事实，而且是有益的事实。我还没有读《萨沃纳罗拉》[1]，很想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种作品。不过，所有这一切都由于“系列文章”遭禁而黯然失色了。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向斯特拉霍夫提出请求，要他修改一下自己的文章，以便通过书报检查而在下一期上发表，或者是请他再写一篇新的“系列文章”。要尽快登载一篇主导性的文章才好！

为我自己的作品我也要提一点儿意见。印刷错误太多，真是宁愿不发表最后第2章（这是最主要的一章，其中点出了主导思想），也胜于把它印刷成这个样子，一些句子给印颠倒了，弄得自相矛盾。但有什么办法呢！书报检查官们都是一些蠢猪，在有些地方我嘲弄一切并且间或装模作样地在那里渎神，这些地方倒都被他们放过去了，而我从这一切出发提出必须有信仰和基督的地方他们却都加以禁止。他们，这些书报检查官们，都怎么啦，是在密谋反对政府吗？

这一期杂志即使不产生什么轰动效应，也肯定会引起人们的兴趣，而这就是好事。总的说来，由于它考虑了时代，所以是一期体面的杂志。这期杂志很丰富多彩，出乎我的预料。令人遗憾的只有一点：人们无论如何也弄不清楚我们所遵循的是什么方向，我们究竟想说些什么。[2]

---

① 指H. A. 奥索金执笔的《伊耶罗宁姆·萨沃纳罗拉，历史专探》，其中萨沃纳罗拉被看做一个揭露天主教神职人员荒淫无耻的人物。

② 考虑到有必要表明《时世》杂志的方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兄长逝世后不久发表了一个十分详细的声明《谈谈月刊〈时世〉的出版》，其中谈到了必须继承《时代》杂志的根基 （转下页）

亲爱的米沙，请求你尽快回信并尽可能详细地告诉我：关于这杂志人家都说了些什么？[①]此地的读者都尚未收到刊物，因此我没有听到任何人的意见。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身体很不好，因而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甚至不能保证她还能活上一天，她无论如何再也活不过两个礼拜。我尽量快些完成中篇小说[②]，但是你自己可以做出判断，这种日子是否适合于写作？

关于帕沙你是否听到些什么？他只给我来过一封信，没有再写过，而我却是要他每周写信的。他怎么样？他生活得怎样？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设法抽时间或者同他谈谈，或者去他的住处看看那里的情况。这好像是一个坏蛋！

还有一点，哥哥，他以后可能还会责怪我没有让他到莫斯科同母亲告别。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坚决不愿见到他，当初正是她本人把他从莫斯科赶走的。她的想法到现在也没有改变，她不想看到他，一个处于这种心情中的肺痨病人是不能责怪的。她说，只有当她感到她将死去的时候才叫他来，以便在临终时祝福他。但是有可能她今天晚上就去世，虽说她今天早上还在合算，今夏她将在别墅，三年后她将迁居塔干罗格或是阿斯特拉罕。不能向她提及关于帕沙的事，她非常多疑，她会马上惊慌失措，她会说："可见，我的身体很糟，我快死了。"

（接上页）论传统，但在有的地方也抛弃了原有立场，如声明中说："当今最地道的俄国人所需要的不是指摘，也不是谴责，而是善于爱。"

① 读者对《时世》的态度是审慎的，关于这一点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4年4月6日写给弟弟的信中说："表示要从第5期起订阅我们的杂志的人不多，大约有二百个。显然，公众在等着瞧今后几期会办得怎样。"

② 指《地下室手记》的第2部。

为什么还要在可能是她生命的最后的几小时里去折磨她呢？因此我不能向她提醒有关帕沙的事。我很想让帕沙知道这一点，如果你能做到的话，请你用一个什么方式向他表示这一点，但也别太吓了他（虽说看来他不会被吓住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请求：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一死，我马上发电报给你，以便你立刻，一定得在当天，让帕沙来莫斯科。不可能让他连葬礼也不参加。他的衣服全是彩色的，因此在他出发之前非常必须在某一个成衣店里[1]……黑色的礼服，裤子，坎肩……价钱最便宜的。这一切我向你……请求你，求你这个我唯一的朋友，一收到电报就马上这么做，在我处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我巨大的帮助。可能，电报很快就会寄到。

注意：你在打发帕沙上路时，得催着他走，否则他可能会想出个什么借口拖到第二天才动身。那天你得安排一个什么人看着他，看在上帝的分上这么做吧！

你信中说，星期一你寄出了钱，但我尚未收到。

我身体仍然没有完全康复，就是说不像以前那么生病，而是病还有后遗，主要是虚弱。我非常累，这又是由于什么原因呢？

再见，亲爱的，这是一封不愉快的信。愿你身体健康。拥抱你和你的全家。

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① 此处及下文的省略号是因该信的右上角被撕掉，缺了几个字。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64年4月2日，莫斯科)

亲爱的朋友米沙：

刚刚收到你的信。就让阿韦尔基耶夫写关于科斯托马罗夫的文章吧，只要他本人愿意，只要他现在还来得及写，但是要他本人署名，而不是以编辑部的名义。须知我担心什么吗？我担心我们在方向上将会有分歧。要知道我并非要写一篇历史文章，而是想就俄国的历史学家们以及他们对其事业的理解写一篇文章。[1]（你别担心，我知道该说什么，而且我还算得上是个专家，——不是历史方面的专家，而是我们的历史思想在文学中的发展方面的专家，是很了解我国主要历史学家们的观点的专家。总而言之，我不会丢丑。而且，《时世》杂志关于“根基”的全部思想都应该得到表达，你别担心。）让阿韦尔基耶夫写吧，但我很希望让他专写关于科斯托马罗夫的文章，不要写后者与波戈金的争论[2]。但是不能束缚他，按他所知的写吧。我也是按我之所知写我的文章的。至于说到时间会过去，会不及时，——这并没有什么关系，任何时候都可以挂上钩并给以这种文学形式。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地区斯拉夫主义派的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想撰文谈谈他对历史学的看法，但他的兄长建议他写文章评述女作家索汉斯卡娅（1825—1884），而历史方面的文章则由阿韦尔基耶夫执笔。这里就此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其兄长做一说明。

② 关于科斯托马罗夫和波戈金的争论请参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4年2月29日致其兄长的信的注文。

一封信的那篇文章不就是在一年之后写的吗?[①] 这无所谓。

重要的倒是，米沙，我这个月肯定什么也写不出来，不仅这篇文章，而且也不能为批评栏目写出任何东西来。你谈到“编年史作者短评”的事，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是要我来做这件事的话，那么一切都将是以后的事，现在办不到。今后能超额完成，而现时则需稍等。现在我正在写一部中篇小说[②]，而且正在为它大伤脑筋。我的朋友，我病了大半个月，后来有所好转，但迄今仍未痊愈。神经失调，精力尚未恢复。现在各种痛苦使我十分难受，我都不愿提及它们。妻子处在弥留状态，确实是如此，每天都有让我们等待她瞑目的时刻。她非常痛苦，这也反应在我身上，因为……写作可不是一种机械性的工作，但我仍在写，每天早上写，不过事情还只是刚刚开始。这部中篇小说越拖越长，我有时甚至会想，写出来的东西会是很糟糕的，但我仍在满怀热情地写。我不知道会写成个什么样子，但问题还在于它要求许多时间。如果我哪怕能写出半部，我就寄给你排版；至于发表，我却想把整部作品一起发表，sine qua non。总的看来，写作的时间少，虽说我的时间似乎是全属于我，但仍然很少，因为对我来说现在不是干工作的时间，有时脑子里想的是另一码事。还有一点，我担心妻子会很快死去，那就必须中断工作。如果工作不中断的话，我大概还可以把小说写完。我什么肯定的话也不能说，我只提出一些事实，告诉你事情处于何种状况。你可以做出判断。

你在为文学批评栏张罗。说实话，三四篇，比方说，像阿

① 斯拉夫派于 1860 年出版一本小册子(《致塞尔维亚人——一封寄自莫斯科的信》)，一年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僭称的长老们》一文中对这本小册子做了讽刺性的解释。

② 指《地下室手记》。

韦尔基耶夫撰写的（历史的、编年史的）文章（纵然它们都写得很成功），也抵不上一篇主导性的引论性的文章，那种类似“系列文章”、类似对《时世》的方向做阐释的文章，这是我的看法。因此你要请斯特拉霍夫相助，求他撰写文章。至于说到全年的文学批评栏目，你不必担心，它会超额完成，而且我们还能造成强烈印象（这一点我敢担保），明年我们的杂志肯定会在几家大型杂志中占据首位，我确信这一点，你会看到的。但是现在总得有主导性的有血性的文章，哪怕有一篇也好。你别担心，对于订户们来说这就够了。一千九百个订阅者毕竟还是少的。因此，总共得有它三千个左右。对于一家开始起步的新杂志（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杂志是开始起步的新杂志）来说，这太好啦，但对杂志的物质资力来说则是不够的。艰辛、麻烦和债务都将会不少，到明年情况一定会好转，只是得把今年坚持到底。

长篇小说[①]我至今尚未读过。如果这是一部好作品，那就很合适。至于叶尔任斯基的文章[②]，它的确很好，读来很美。戈尔斯基的作品[③]在此地产生了一定效应，人们喜欢这类东西。不错，是赤裸裸的真实，但读者还稚嫩。广告做得很少，哪里也看不到，只在《日报》上见过。《读者文库》，比方说，从秋天开始到现在是这么做的吗？也许，在一些报纸上登过广告。但那只不过是过眼云烟，应该让整个俄罗斯都布满广告。

为了您所做的一切张罗，也为了帕沙，我向你致谢。他来

---

① 指施皮尔哈根的《捉摸不透的性格》。
② 指特写《一个地主的札记》。
③ 指特写《贫穷的房客》。

信了，说你付了房租，还给了他一些钱；但是怎么着，哥哥，我肯定地对你说，我在此地也需要钱，开支大得吓人。你不了解我的情况，因此我求求你，再寄一百卢布给我。你说过，一周内你还要寄钱给我，但在这封信中你却未提及此事。如果有某种可能不向你要钱，我是不会要的。其实我自己很少花钱，因此请你把钱寄来。还得考虑到的一点是，我不知道以后会怎样。我的中篇小说大概有三个印张，也可能会多一些，会有四个印张。我们之间好算账，我对你会有用处的，但是你，看在上帝的分上，在这艰难的时刻也别把我撇开不管。也别抛开帕沙，我想他不会向你多要的。他虽说调皮，但却是诚实的。我知道这一点，对此我可以担保。

没有你的帮助，我在这里根本无人可以指望。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就好像是我们的天使，但他没有钱。

我忘了还要写些什么，下次写信时会想起来的。但广告做得实在太少，太少，得反复地做，要做得使人腻烦。第1期杂志上的文章十分绚丽多彩，令人愉快，因而可以在广告中很好地显示一番。

再见，向你全家人问候，拥抱你。

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将附上的便条交给帕沙，是他姨母[①]写的，别耽搁。

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① 指瓦·德·孔斯坦特。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64 年 4 月 5 日，莫斯科)

我的朋友米沙：

我给你写上三言两语。

只要我有精力，有时间，而且不被打断，我的中篇小说[①]可望在这个月内完成，但决不是在上半月，无论如何都是这样。现在请你考虑一下：第 3 期的杂志一定必须在 4 月份交出[②]，一家刚创办的杂志的第 3 期在 5 月份出版是不体面的。我能否完成中篇小说并赶得上发稿？根据一切征兆来看，不可能。主要是因为我的工作会被中断，而这又不取决于我，我又不能为这种间断的后果做担保。[③] 因此，我亲爱的，我请求你：尽快写信告诉我，最迟在几号这部中篇小说应该到你手中？根据你的答复我将做出判断，我能否完成？但你至少要考虑到可能发生的情况，它将会使工作中断，而它又是不取决于我的。

也请你在信中告诉我，除了我的中篇小说以外，你手头有无可在第 3 期的中篇小说栏目中刊登的东西，而且究竟是什么？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在这一栏目中可以刊登不出名作家的作品。关于我的中篇小说可以（我认为完全不必）告示读者说

---

① 指《地下室手记》。

② 《时世》（1864 年，第 3 期）必须在 4 月 23 日呈交审查机关，出版的日子是 5 月 3 日。

③ 指妻子病重。

将在第4期上刊登。最后还有一点，我想好好写，不是马虎了事，而主要的却是，我即使也许可能完成，但是既没有力量（体力），也没有良好的环境。

因此我决定这么办：

在收到你的回信前我将加紧并顽强地继续写中篇小说（不管怎样）。如果你来信说，因为我有困难，不刊登我的中篇小说也行，那么我马上先把它放下，还来得及为这一期（如果你很快回信，大概来得及）的批评栏目写点儿东西（不是关于科斯托马罗夫的，因为这篇文章很大）。

如果你回信说，没有我的中篇小说不行，——那我就写中篇小说。不过我要根据你指定的交稿日期来决定什么可能和什么不可能，只有在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下我才会把中篇小说搁下不写。

我意识到，哥哥，我现在对你来说是一个蹩脚的助手。以后我一定会来弥补，而现在我处于从未有过的艰难境况之中。生活忧郁，身体又差，妻子已临近死亡，一天下来，每到夜间，我的神经不能平静。需要新鲜空气，需要散散步，但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地方（一片泥泞）。我的冬大衣（棉花太厚），穿着它已感到难过（昨天在阴凉地方也是十七摄氏度）。有什么好描述的呢，太苦恼了，而主要是：身体虚弱，神经失调。

我只能指望于你了，哥哥，我手中的钱像水一般在流走。请相信，是由于开销太大。为自己我连一个戈比也不花，夏鞋都不打算买，仍然穿着冬靴。但是没有钱我无法生存，请你现在，在我处于异常状况中时给我以支持。请相信，我很快就能挣钱。

我在公开朗读会上朗诵了，奥斯特洛夫斯基也朗诵了。他虽说很礼貌地、但却带点抱怨情绪地对我说，从前你常给他寄

《时代》杂志，而现在却没有寄《时世》。我答应向你转告，如果认为需要的话，请你通过巴祖诺夫将书券给他。

见到了恰耶夫。他问我，关于他的剧作《亚历山大·特维尔斯科伊》你做何答复？请你给他写一封信。（诗是好的，而剧本我自己尚未读过，《日报》上所做的介绍我已在信中告诉过你。）

再见，拥抱你，我身体极其虚弱，执笔也很费力。现在是十二点钟，一到夜间我就虚弱得厉害，所以就不工作（这是非常糟糕的，从前我的最好的工作时间是在夜间）。再见，亲爱的。

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捉摸不透的性格》我已读了一半。依我看来，没有丝毫不同寻常的东西。所描写的人完全不是捉摸不透的，都是十分平常的。在涉及当代思想的地方，显露出一种稚气和无礼。真正的诗意倒不少，但同时也有一种强烈的德国佬气味。[①] 只有一点是好的，读来不觉得枯燥。

你也许会说，让我把中篇小说[②] 分几个部分给你寄去。但你要知道，对我来说，主要的是要知道交稿的极限日期，并且不匆匆忙忙赶任务而糟蹋了中篇小说。

请你别客气，也别怜惜我。须知我不管写什么，反正一样都得完成，我只是想把这部中篇小说完成得更好一些。

① 长篇小说《捉摸不透的性格》的作者施皮尔哈根（1829—1911）是德国人。

② 指《地下室手记》。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64年4月13—14日，莫斯科)

亲爱的朋友米沙：

今天收到了你的两封信，其中一封是一百卢布汇款和两行附言，为此（即为汇款和附言）我由衷地感谢你。而另一封信是4月10日写的，我立即回答你这封信。我已在两封信中和你谈过我的中篇小说[①]，这个作品没有写完，在关键时刻（杂志出版最初几期之际）我未向你提供一部中篇小说，也未向你提供一篇文章，——这一点我自己也是清楚的，而且为此而感到非常难受，我亲爱的朋友。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一切都决定于外部因素，全都不取决于我。但愿不出现这种情况，我甚至甘愿为每一期杂志献出我的一年生命。我现在处在极其糟糕的状况之中，处在神经质的精神病态之中，我总是从你身上刮钱，因为我的开支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这一切都使我痛苦，使我痛苦，我不知道这一切将如何结束。现在我来谈谈正经事吧。说到我那部中篇小说，那么我目前正在写：这部作品的篇幅拉长了；很可能会有好的效应；我在竭尽全力地工作，但进展甚慢，因为我的全部时间不由地为其他事情所侵占。这部中篇小说分为三章，其中每一章的篇幅不少于一个半印张。第2章目前还杂乱无章，第3章尚未开始写，第1章正在加工之中。它可能有一个半印张，再过五天左右就可全部加工完毕。难道要把它单独发表吗？人们一定会嘲笑它，尤其是

---

① 指《地下室手记》。

离开了另外两章（主要的两章）它也就失去了它的全部精华。你明白什么叫做音乐中的过门吗？这里的情况也完全是这样。在第1章中看起来是闲扯，但是突然在最后两章中这闲扯却出人意料地发生悲剧性的急转直下。如果你来信让我把第1章先寄给你，我就寄去。可一定得来信。这种小小的牺牲我还是能做到的，我一定会把第1章寄上。但是你自己说，你想在节前让杂志出版。该什么时候寄呢？难道真要在节日后才出版吗？这么做的话，一定会妨碍征订工作。现在我就来谈谈征订问题。哥哥，我相信，而且你自己的经验也应使你明白：现在征订的时间已经几乎过去，如果我们每期都刊登一篇屠格涅夫的作品，也仍不能大大提高订数。你手头有一部扎鲁宾[1]的篇幅较大的作品，把它发表吧[2]，这样也不错。再从米柳科夫那儿拿几个短篇小说和别的什么东西。只是你得为批评栏张罗一番，主要是为批评文章张罗。在读者心目中，当然，我们的方向是明了的，但专门阐述我们的方向的文章很少啊，当然需要，一定要让第3期甚至比头两期更好一些。可是该怎么办呢？对今年的征订数已不能有所指望，但我们可以靠以后几期杂志取胜，以整整一年的工作来取胜，到年底我们就可以为明年争取到可观的订户，对这一点我可以保证。至于今年办杂志需要用的钱可以在这里向姨母告借，你大概已经收到我就这个问题给你写的回信。不试试向她借（有这么大的成功可能性）那才是发了疯呢！在复活节前快些把杂志出版，在复活节这一周里到莫斯科来。

---

① 帕·阿·扎鲁宾（1816—1886），有名的自学成材的机械师，作家。

② 指扎鲁宾的长篇小说《40年代的事件》。

顺便提一笔，如果有可能，你向戈尔斯基要他那篇有一个大胆标题的文章，在第3期上刊出，读者是要读这类文章的。我在莫斯科看到，老老少少都在读这篇文章，并且在谈论它。[①] 这很清楚，这是可以理解的，而这也很有诱惑力。一切被称作群众的人都不赞赏屠格涅夫的作品，而这种人却如恒河沙数[②]。《捉摸不透的性格》这样的作品也可多登一些。请你预告一下，下一期上必定刊载《地下室》的续篇，并声明我病了。[③]

我在报纸上读到了关于《祖国纪事》第3期出版的广告，光是这一则广告就如同服药水一样。

关于恰耶夫我已经给你写过一次信，而且一直在等待你的回信。我写了差不多半页左右，这一点我记得清清楚楚，正如我记得我活着一样。[④] 你大概看信时看漏了，要不就是信遗失了。对这部剧作我本人并不了解，他在所有的文学朗诵会上都朗诵过。阿克萨科夫在《日报》上夸赞过他的诗。恰耶夫是个有学问的人，并通晓俄国历史。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这个剧本中没有戏，但这是编年史，剧本中的诗是出色的，并且有几场

---

① 在《时世》的第3期以及之后的几期上都未刊载戈尔斯基的作品。这里指的该是《贫穷的房客，在医院里和在严寒中，它在这之前发表在《时世》的1864年第1期和第2期的合刊上。——俄编注

②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次肯定评价屠格涅夫的《幻影》。他对这部作品的首次评述可参见他在1863年12月23日写给屠格涅夫的信。

③ 在1864年第3期《时世》杂志的末尾登有一则“编辑部声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的续篇因作者有病推迟到本刊下期登出。”

④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4年3月20日及1864年4月5日写给其兄长的信中曾两次提及恰耶夫和他的历史剧《亚历山大·特维尔斯科伊》。

写得很成功。他的这部剧本早已寄给了博博雷金，他的朋友德米特里耶夫[1]（中篇小说《森林》等的作者）目前写信给他说，要把他的剧本从博博雷金处拿过来并交给《时世》[2]。博博雷金下不了决心刊登他的整部剧作，他想发表其中的几场，恰耶夫不同意。他要求博博雷金每印张付一百卢布，我说，你无论如何都不会付这么多稿酬（而且也不能付）。因此，如果你从德米特里耶夫处收到剧本，条件讲好之前你别刊登。恰耶夫打算自己给你写信，他是个很好的人。但他的剧本你要仔细读一读，须知也许刊登全部剧本确实难以做到，这种作品是吸引不到订户的。关于恰耶夫的事就写到这里。

现在谈谈斯特拉霍夫。如果他预先哪怕只给我写来三言两语将这件事情告诉我，那该多好啊！我离开时和他谈过，博博雷金一提出要求，你那里钱就到位。现在是向你提出要求了，我极想知道，在他们那里发生的是怎么一回事。这里不单纯由于一种好奇心，而是事关声誉。我真不想让博博雷金以为是我欺骗了他。上帝清楚，不管情况怎样，我是可以将我的中篇小说先交到那里去的。如果我没有交去，那我就不愿意为了三百卢布让人家敢于耻笑我。如果我还没有从那里收取过三百卢布，我就可以蔑视别人的耻笑。而如果有过这些情况，——我就会把中篇小说交到那里去了。但既然《读者文库》自己并非以允诺，而是凭信誉和金钱来约束我，那么它就不该允许在自己的杂志上出现对我的耻笑，说什么：你被我们买下来了，你不敢溜掉，也不敢生气，你总得把中篇小说交出。不，先生

---

① 尼·德·德米特里耶夫（1824—1874），小说家。

② 指剧本《自封为皇者德米特里》，后来这剧本在《时世》上发表。

们，我不会为三百卢布而出卖自己的人格和行动自由。[1]

因此，我极想知道详情，即博博雷金是怎么样向你要钱的？他又说了些什么话？不亲自和博博雷金做一番解释，我极不愿意交出这三百卢布。在现在这个时刻我不能从这里给博博雷金写信，因为天晓得那里发生了什么事，而我又应该针对什么做出答复。很想预先知道这些情况。但那里大概是发生了什么事，否则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2] 不会向你要钱。当初我在彼得堡病魔缠身，顾不上《读者文库》。我记得，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曾催促我到博博雷金处去一次，但我没有去：没有时间，身体又不好……另外还有个什么原因也妨碍了我去。这原因就是：如果当时博博雷金哪怕已经稍许知道一点有关我抱屈的事，那么，我觉得，最起码的、最最起码的礼貌也会向他提出要求，要他自己迈出第一步，——倒不是道歉，而是做一简单说明，但他就连这一点也未做到。因此，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你代我转告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他能否为我这个极其真诚地爱他的人做到这一点：把还钱给博博雷金的事哪怕稍许延后一些时间？我很理解他左右为难的尴尬处境，是我（说得更确切一些，不是我，而是博博雷金自己和全部情况）使他落入这种境地。一开始借这笔钱时，他就是博博雷金与我之间的中介人。他转达了我的保证，而且好像自己以中介人的身份向博博雷金做了债务担保。如果博博雷金生气、感到委屈并要求还钱，那么，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自然是极不愉快的。因此，如果他确实感到自己极其左右为难，那就让他把钱还掉，而你

---

① 在 1863 年的第 12 期《读者文库》上，在一篇题为《编辑的接待日》的文章中出现了这种“耻笑”，陀思妥耶夫斯基从 1864 年 1 月 27 日的兄长来信中得知了这件事。

② 即尼·尼·斯特拉霍夫。

把钱给他。只好这么办，虽说我可能为此而很不光彩，因为要是我不声不响地把钱交出，好像是我同意我确实欺骗了博博雷金。但如果只要有可能哪怕稍许推迟一下还钱，那你就请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推迟一下。同时也请你以我的名义向他了解情况，我希望他不拒绝把一切详情告诉你，须知他对我是肯定不会拒绝的（我并不奢望他坦率得毫无保留，也不敢要求他讲出他与博博雷金个人之间的一切关系）。在得知了他们之间是否发生了一些什么以及究竟发生了什么之后，我就可以给博博雷金写一封信，一封非常温文尔雅地进行辩解而又完全不得罪人的信，我把它寄给你，再由你不加封就转交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本人可以检查一下，即别让信里面有什么涉及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自己的敏感之处（因为他在这件事情上毕竟是一个中介人），——就这样，信封里面附上钱，通过《时世》编辑部将这一切送给博博雷金，或者，如果有可能的话，通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转交。总而言之，我恳切地请求你：（一）告知我（如果还可能暂缓付钱的话），博博雷金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二）他是否公开怪罪我？是否有过什么侮辱我的地方？同样是否有过侮辱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地方？我还请求你，将我信中的这一部分内容告知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他最终说什么，就照他所说的那么办。我再重复说一遍：如果推迟还钱会使他哪怕稍许有一点儿为难，请让他立刻从你处取款还债。如果可以缓一缓，那么让我先把情况了解得更清楚一些，然后按我应该做的那样行事。

我本可以立即给博博雷金写信，但是，第一，（我上面已经提及过）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况，这情况也可能是非常棘手的；第二，我不知道，曾是中介人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总而言之，这是一桩麻烦的事。

还要顺便说一句，请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别怪罪我，为什么我自己不给他写信。如果他知道我在这里是怎么生活的，他就会理解，我怎么会至今未来得及给他写信谈这件事。就连现在我身上还压着一大堆事情，以至关于博博雷金的事根本连想都没想到过。在读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发表在《时世》上的文章后我本想给他写信，但即使我当时给他写了信，我肯定也会忘记提及博博雷金的事。

再见，哥哥。拥抱你，祝你身体健康，精神饱满。

全身心属于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星期二，4 月 14 日。昨天夜里两点钟我写好了这封信，之后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情况不妙。她要求请牧师来，我去找了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让他去请牧师。我们坐了一夜，四点钟举行了圣餐仪式。早晨八点钟我躺下稍事休息，十点钟又把我喊醒，这时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感到轻松一些。

到节日的第二天你寄来的一百卢布已花得分文不剩了，我过的就是这种日子。

亲爱的朋友，我希望关于博博雷金的事我所写的是适当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读了这封信后可能会暂缓还钱。而我写的也确是事实，否则我自己也不能解决问题。而我呢，我只会从你身上刮钱。我从未经历过比这更为痛苦的时光。

阿波利纳里亚的中篇小说[①] 我另外给你寄，请你关注一下，满可以刊登。

---

① 指阿·普·苏斯洛娃的中篇小说《走自己的路》，它后来刊登在《时世》杂志（1864 年，第 6 期）。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64 年 4 月 15 日，莫斯科）

亲爱的米沙：

我刚刚让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给你发了加急电报，请你打发帕沙来莫斯科。他大概有黑色的礼服，只须给他买一条裤子，我怕他累你花许多钱。如果他能在明天，4 月 16 日，乘十二点钟的列车出发，那就很好。

昨天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的病急剧发作，血从喉咙中冲出，溅污了衬衣的胸部，她透不过气来。我们都预料她将去世，我们都守在她身旁。她向大家告别，同大家言归于好，对一切事情都做了安排。她向你们全家问候并祝愿你们长寿，特别是祝愿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她表示与你和解。（你知道吗，我的朋友，她一向都确信你是她的隐敌。）这一夜她的情况非常糟糕。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刚才断然说，今天，她今天定将死去，这是无疑的。

我要去姨母那儿借钱，但她可能不借，因为她手头可能没有钱。

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但我请求你，——别撇开我不管。开支会是很大的，你尽可能给我多寄一些钱来，以应付一切。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前天我收到了博博雷金的信，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能马上给他回信。我顾不上文学了，不过我也不会久拖。最多再过一个礼拜，他会收到我的回信。

他直接要我还钱，信中有一句话粗暴到了无礼的程度。我

想回答他，礼貌地回答他，写信对他说，我“请你代我将钱还给他。我想你会还的，而且请博博雷金别生气，如果对我这一请求毫无准备的你稍稍拖延一下的话。无论如何不会拖延太久（我要他相信），你一定会还的。”

我就按这个意思给博博雷金写信谈钱的问题。米沙，我不能不这么做，你自己也会同意的。钱一定得还，而且要还得快。无论如何，我决不会让你在博博雷金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面前显得似乎是一个不自由的并有责任必须替我还钱的人。如果你替我还钱，那也是由于我的极力请求，而且即使这样，也还得看你是否愿意。

也许，我立即也给斯特拉霍夫写信，而写给博博雷金的信的复本我一定给你寄去。

请你将加急电报的内容告诉斯特拉霍夫。他会理解，在这种时候我不可能很准时地给博博雷金这样的人回信。如果他能将这一点转告博博雷金，那就很好。

关于我现在给你写的这封信，请别向斯特拉霍夫谈起。

再见，我的朋友，紧紧拥抱你。

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中篇小说（甚至是它的开头部分）我无论如何也寄不出。[1] 没有办法！但可以发在4月号上。

复活节一周里你来吧。快一点把杂志发出，不管怎么说，总会比《祖国纪事》强。可能，还比《现代人》好。编排很重要，而你是善于编排的。

---

① 指《地下室手记》续篇的开头部分。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在安静地死去，神智完全清楚，她还为不在场的帕沙祝了福。

又及

致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64年7月29日，彼得堡）

亲爱的弟弟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

我急于满足你的请求，虽说我一点儿时间也没有。[①] 哥哥的一切事情[②] 自然都落在了我的身上，我已将近三个礼拜忙得疲惫不堪。

米沙哥哥死于肝脏脓肿和由此而引起的胆汁冲入血液。你瞧，竟会有这种疾病。他已病了好久，医生们说，大约已经有两年左右。但是要知道，患有肝病的人可以不理会这疾病而长期奔忙，特别是在事情众多的时候，而他的事情一直是多得不可开交的。去年杂志遭禁[③]，这使他如雷轰顶，突然把他的一切事情都搞乱了，一场严厉可怕的灾难在威胁他，因此最近一年来他总是处于惊慌、焦急和担心之中。很难把这一切细细向你解释清楚，现在我简要地说一说。由于战争和接踵而来的金融危机以及总的信贷衰落，他的事业早就开始败落，欠下许多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弟弟安德烈得知长兄米哈伊尔猝死，乃致信陀思妥耶夫斯基，请求函告详情。
② 主要指《时世》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工作。
③ 指《时代》杂志遭禁。

债务。[1] 我们开始办杂志，花掉了许多钱，然而还不得不借债。但从第二年起就有了四千订户，因而有六万卢布可供周转，以前是这样，现在办《时世》也是这样[2]，但债务仍然未能偿清。在《时代》遭禁的时候，新旧债务一共有两万卢布。由于还债，哥哥已将征订杂志所得的钱全部用完。在认真偿清债务的情况下，还留下了信贷和必不可少的周转费用（对此得解释许久），有了这笔周转费用就可以毫无困难地将一年的杂志体面地出版完毕。突然由于杂志被禁一切都给毁了，信贷也垮了。这是艰难的一年，哥哥的健康遭受严重损害。终于他争取到了出版《时世》的权利，但这是在忍受亏损的情况下出版的，因为必须按六卢布一本的价格向四千个订户发送杂志，而不是按它的全价（十五卢布一本）。[3] 哥哥处理得很好，他借了债并指望在一年之内有一轮正常的周转（以三分之二的信贷开办了印刷厂，他已经开始这么做了），通过这轮周转就可以很好地使杂志过渡到下一轮征订。根据他的核算，一年半以后就不会再欠一个戈比的债，但上帝做了另一种安排。他在去世前三个多星期里感到少许不舒服——呕吐，胃痛，后来突然发生胆汁溢出。应该说他是忽视了，虽然他也请教了医生，服了药，但他不答应停下工作并在家休息。他们的别墅在帕夫洛夫斯克，他常常进城，为杂志、为印刷厂、为各种各样的事务而

---

① 1853—1855 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影响了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52 年接办的香烟厂的业务。

② 在 1864 年《时世》订户几乎少于四千的半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知道确切数字的。所以，他说有四千订户，主要是想让安德烈相信他有偿还的能力，以便向其借贷巨款，维持《时世》杂志的继续出版。——俄编注

③ 《时代》杂志遭禁，因而少发读者八期杂志，现在《时世》用这办法补偿读者的损失。

奔走。我由于身体不好而想去国外，办好了护照，到莫斯科去了一个星期。6 月底我从莫斯科回来时惊愕地发现，他在送我去莫斯科时还认为是不足介意的那种病加重了，终于别谢尔（此地的一位名医）说病情严重，应该治疗。这样才把他吓住了，他就在别墅休息。我没有去国外，每天到帕夫洛夫斯克去，而他时时刻刻都想着进城，期待着康复。但他终于衰弱下来了。礼拜天，7 月 5 日，他忽然感到好一些。别谢尔并未失望，虽然他说哥哥患的是肝脏脓肿。我们大家谁也没料到会有不祥的结果，完全没有人料到，甚至连医生们也未料到。他为自己的病情好转感到高兴，晚上他突然干起工作来了。星期一晚上，有人告诉他一个消息：书报检查局禁止刊登一篇文章。第二天他对我说他的自我感觉很不好，彻夜未眠。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完全不该干任何工作，稍许有一点儿挫折，任何一点儿不愉快的消息，——在他患病的情况下这都是毒物，他会把苍蝇当做大象，会彻夜惊慌而失眠。我们请来了别谢尔，他把我领到一旁，突然告诉我说哥哥已经无救，因为在夜间胆汁涌进了血液，血液已经中毒。别谢尔说，哥哥已昏昏欲睡，到晚上他就会沉睡，以后就再也不会苏醒过来。情况也确实是这样：哥哥睡着了，几乎是安详地睡了，星期五即 10 号，早上七点钟他过世了，他没有醒来。曾会诊过三次，用过各种药物，从彼得堡请来过多位医生，——完全无济于事。

因他去世我遭到多大损失，——这一点我就不对你讲了。这个人爱我超过世界上的一切，甚至超过了他所宠爱的妻子和孩子们。大概你已从有的人那里得知，今年 4 月我在莫斯科埋葬了妻子，她死于肺痨。一年之间我的生活好像是毁了。长期以来这两个人在我的生活里就是一切，现在上哪里去才能找到这样的人？再说也不想去找，也不可能找得到。前面等待着我

的是凄凉的、孤独的老年和我的癫痫病。

哥哥家里的事情一团糟。编辑部的事情（众多而又复杂的事情）全部由我承担下来。欠的债务很多，家中一文不名，所有的孩子都未成年。大家都在哭泣，都在怀念，特别是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她还在为日后的生活担忧。不言自喻，我现在是他们的仆人了。为了这样的哥哥，我可以抛头颅，可以牺牲身体健康。

事业的情况是这样的：杂志有四千个订户，到明年肯定还会多一些，因此一年内可供周转的至少有六万卢布。两年之内这个家就可以偿清一切债务，并且会过上挺好的日子，不会贫困。我实质上仍然是杂志的编辑，此外还正式由政府任命了一名编辑[①]。到第三年这个家庭就可以一年储蓄万把卢布，这是哥哥当初争取达到的目标。因为这是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可是去年杂志遭禁，这目标被大大地挪远了。但今年这一整年杂志却是亏本的，因为大部分订户对每本杂志只付六个卢布，而不是付十四个卢布五十个戈比，这么做是为了补偿去年由于《时代》遭禁而未能发给他们的八期杂志。这一年对哥哥来说是艰难的一年，但年初他在莫斯科向姨母借了九千卢布（借期两年），还向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借了六千卢布（借的是股票，在这里抵押成五千卢布）。用这些钱他在此地开办了自己的印刷厂，他打算过用这个印刷厂抵押五千卢布（这个厂值一万卢布）。他曾指望这样能顺利地将事业维持下去（即维持到下一个订阅年度，至少可以收到订费六万卢布）。事情也只能

---

① 指亚·乌·波列茨基（1818—1879），作家、记者，原先在《时代》杂志社负责“内部新闻”栏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哥哥米哈伊尔逝世后，他同意担任并于1864年7月25日被宣布为《时世》杂志的官方编辑。——俄编注

这样做。此外，这里的债务达八千卢布。但是他死了，虽然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被指定为监护人，而杂志被认定为家庭财产，但随着哥哥的去世他的信贷款项也丧失了很多。总而言之，我们的现金一共才有五千卢布，这是可以从抵押的股票中得到的，今年还可以得到将近三千卢布，还有一个印刷厂，为它才支付了一部分钱。在金钱方面是存在着困难的，不过在上帝的保佑下我们定能顺利渡过。现在我要对你说的是什么呢，我亲爱的弟弟？这个家庭从来没有遇到过更加危急的境况。我希望，我们能应付过去。但如果你能借给这个家庭哪怕是三千卢布（姨父死后你分到的那三千卢布遗产你肯定尚未花掉）用以出版杂志，借到 3 月 1 日，利率是百分之十，那么你就是做了一件高尚的善事，并且会大大帮助并安慰可怜的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到 3 月 1 日归还，——肯定会归还。我也愿意为她担保。现在由你决定，你自己看着办吧。我们将非常困难，虽然我确信可以坚持出版到 1 月份。再用上这三千卢布的话，我们就完全有把握了。① 不过随你决定吧。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在春天曾不怕借钱给哥哥，这是我自己这么想的。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向你问好，她还不能给任何人写信，再见。请你考虑考虑我信中给你说的事，这是一件高尚的善事，并且是十分可靠的。我向你的夫人致以衷心的兄弟的问候，并亲吻你的孩子们。

再见，亲爱的。

你的哥哥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弟弟安德烈回信说，这笔钱已借给他人，而未能满足他的请求。——俄编注

顺便提一下：你多次责怪我们大家，说我们不给你写信。哥哥近两年来经常处于心惊胆战的状态，而我最近一年里一直守候着我那身患肺痨的可怜的玛莎。今年夏天我希望到国外去一次，去意大利和君士坦丁堡，回程想经奥德萨去叶卡捷里诺斯拉夫，在你家做客三天，虽说这么做的话我得绕道。[①]

致伊·谢·屠格涅夫

(1864年9月20日，彼得堡)

亲爱的尊敬的伊万·谢尔盖耶维奇：

叶戈尔·彼特罗维奇[②] 对我说，第一，您对我们的杂志抱有好感；第二，您和他在巴登对被宣布为我们杂志的官方编辑的波列茨基的名字感到一定困惑。从科瓦列夫斯基的话中我明白（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即使您也许会把您的中篇或者长篇小说交给《时世》，现在波列茨基这个陌生名字可能会多多少少使您改变主意。我认为向您解释一下事情的实质并非多余的。波列茨基是十七年前我们（即我和已故的家兄）通过迈科夫所结识的朋友，他曾一度在《祖国纪事》中编辑“国内述评”。1861年他在《时代》杂志中也担任过同类工作，之后由拉津接替了他。现在［官方］通知我，我不能担任正式编辑，要我物色一位正式编辑。波列茨基是一个文静温和的人，他相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打算未能实现。

② 指叶·彼·科瓦列夫斯基（1809—1868），外交家、旅行家、作家。

当有学问，但其名字不见知于文学界（如果不是有着，比方说，像皮谢姆斯基一样的文学大名，那还不如完全没有名声，对我们的杂志更有利些），但主要的是，他是一位五等文官。我就呈报他为编辑，由于他完全符合条件，他就被批准了。他在编辑部帮助工作，甚至已在撰写“国内述评”，但出版工作是由我们大家——昔日的同仁们在做，而主要由我在做。事业进行得似乎挺不错，现在我们经费也有了。

但是事情是这样的：所有这些变动对读者们的影响极大。现在，正是现在，我们必须让人家看到，以前的主要撰稿人并未抛弃我们，而如果您将为我们的杂志撰稿，那么读者终将明白，我们的杂志走的路子是非常好的。因此我不瞒您说，您的参与对我们有着多大的作用。伊万·谢尔盖耶维奇，请您写信告诉我，恳切请求您这么做[①]，您能否答应把您将要写成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或者长篇小说给我们杂志？我们的订户相当多。就公正性、就诚实的文学态度（即不昧着良心说话）以及就文学批评栏目来说，我们的杂志将是首屈一指的。《现代人》真是严重地衰落了，[②] 而《俄国导报》已变成了一本文集。不过，我不自吹自擂。总而言之，实事求是，而我们是会努力的。

我们的杂志出版得有些晚了，家兄之死使我们的出版工作

---

① 屠格涅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请求做出了回答：“首先我保证，我对贵刊的感情丝毫不变，我极愿尽力促进它成功，我答应您把我的将写成的第一部作品交贵刊登载，但我说不准这部作品何时能够写成。”——俄编注

② 由于革命民主主义阵营对近期内实现农民革命的希望破灭，由于失去了像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的撰稿人，当时的《现代人》确实处境艰难，这也反映在该刊物对广大读者的影响程度上。

中止了两个月。虽然所有的杂志都未准时出版，但我们的杂志出得最晚，不过我们会迎头赶上的。我把杂志的印刷事宜转交给了另一个厂，我们正在加紧工作。真想把 1865 年的第 1 期杂志赶在所有杂志的前面出版。[①]

我自己至今连一行字也未能写。我在日以继夜地干，癫痫病已经发过两次。所有的事情全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主要是出版方面的工作，在家里我现在是只身一人。但是，上帝保佑，有些事情已经安排妥当，我并未丧失希望。

我再向您说一遍：您的参与对我们有着太大的作用。如果您支持我们，您决不会后悔。当然，任何人都夸自己的东西好，但须知这比起我以怀疑态度看待自己现在的事业来总归要好一些。我很希望您会收到我们的杂志。

奥斯特洛夫斯基刚刚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答应在一年内一定提供两部喜剧。（而在这一期上刊有一篇谈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文章，虽说是赞扬性的文章，但可能写得过分不偏不倚。他尚未读到这篇文章。我不希望它会使他产生对我们的杂志怀有某种敌意的影响[②]。）

再见。紧握您的手，全身心属于您的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1865 年第 1 期《时世》果真在 2 月 13 日问世，没有误期。

② 《时世》杂志在 1864 年第 7 期上刊载了批评家德·瓦·阿韦尔基耶夫评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创作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担心此文会使奥斯特洛夫斯基生气而不愿为《时世》撰稿，他就文章的最有争议之处做了一些注释。

致费·阿·布尔金[①]

（1864 年 10 月 20 日，彼得堡）

阁下：

某些情况妨碍了我及时给您复信，希望您能原谅我。

首先请求您，阁下，让我能保持安静并且别把我卷入您对您的批评者们[②] 的不满。我不知道任何幕后的阴谋和秘密，我不参与这一切争吵。我甚至很少去剧院看戏，因为没有闲暇时间，但我在舞台上见到过您几次。

您白白花费力气向我描写了您与已故的阿波隆·亚历山大罗维奇·格里戈里耶夫的交往经过。您显然是希望让我明白，他所有否定您的表演的意见是出于某种个人报复。您是把我作为《时世》杂志的编辑而给我写信的，我荣幸地告知您，我确实是在协助《时世》的编辑，[③] 但是我要向您说明：我所审阅的那许多文章中没有一篇是不经我编辑而发稿的，我决不会采用个人报复、诽谤和阴谋之类的东西。如果我登载了一些不欣赏您的才能的意见，那仅仅是因为我自己同意这些看法。您信中讲到了某些下流行为和人身谩骂，但是阁下，我丝毫也不记得。所写的全部都是关于您的才能，而决不是关于您本人，没

---

① 费·阿·布尔金（1827—1887），亚历山德拉剧院的演员，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朋友。

② 阿·亚·格里戈里耶夫和德·瓦·阿韦尔基耶夫在 1864 年 1 月至 7 月间多次著文批评布尔金，说他是一个自命不凡、墨守成规、贪恋廉价效应和没有真实激情的演员。

③ 指亚·乌·波列茨基。

有片言只语是谈论您的为人。下流的谩骂绝对未曾有过，而且我向您保证，只要我在编辑部工作，就永远也不会有。我得顺便告诉您，我协助杂志编辑做工作为时并不太久，我总共才编辑了三期杂志。但我记得一些以前的、已故的家兄生前时的戏剧述评，那里也没有谩骂，没有人身攻击，再说家兄也不会采用它们的。嘲笑确实有过，但只是嘲笑您的表演。您对此不该抱怨，您是自愿走上舞台并面向付了钱的观众。从您走上舞台的那一分钟起，您已经在接受观众对您所表演的角色的评判。

请原谅我，阁下，我要向您指出，您是属于那一种演员，他们非常尊敬自己，非常重视自己的才干，非常敏感，因而他们把所有不直接赞扬他们表演才能的意见都看做是对他们本人的凌辱。请您回忆一下，阁下，普希金和果戈理也都遭到过批评和辱骂。我再重复一遍，我不知道您和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以及您和任何其他人的任何幕后事情，但我肯定地知道，他们所写的关于您的一切意见与《时世》编辑部的意见是完全吻合的。

可能您会认为，阁下，我关于您的演员敏感性的意见有些冒昧无礼。但请您回忆一下您自己对我们杂志的批评栏目所提的建议和您当初的一些尖锐得出奇的说法，今后请您别再对我如此亲昵。我针对您疑神疑鬼而提出的适才我称之为冒昧无礼的意见，比起您的狂妄言语来，要缓和二十倍。

同样，我无论如何不能把天才与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混同起来。后者当然是非常值得夸赞的，但它毕竟不能构成天才，也不能弥补才能的不足。

请您也相信，对您的任何成功，对您的才能的任何真正的表现我们都会在杂志上表示欢迎。我坚信，这样的角色在您的演出节目中是存在的，我衷心祝愿您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您

为之服务的艺术是一门崇高的高尚的艺术，但它是一门费力的、非常费力的艺术，甚至最最出众的天才和精英也不能轻而易举地掌握它。瞧不起艺术，蔑视批评，只听献媚者的话，不接受忠告，一味信赖自己的力量，——这将是很危险的。哎，我这是在说些什么呀！我深信，对这一切您自己比我更清楚。[①]

致安·瓦·科尔温-克鲁科夫斯卡娅[②]

（1864年12月14日，彼得堡）

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夫人阁下：

我称您安娜·谢尔盖耶芙娜，[③] 我不知道怎么确切地称呼您，因此请您原谅，请告诉我，我这样称呼对不对？

寄给您一百八十一卢布，这是您的小说《见习修士》的稿费，小说刊登在《时世》第9期上，标题为《米哈伊尔》。《见习修士》这名称并不是遭禁了，而是被宗教书报检查处剔除了。宗教书报检查处起初曾禁止这篇小说出版，因此我不得不同意做了许多删节和修改，其中一些修改在我自己看来也是必须的。（例如，对米哈伊尔从莫斯科回来后以及去莫斯科之前对修道院和修士们的种种感情的描写全部被删去了，我认为删

① 信至此中断。显然，写在另一张纸上的结尾部分遗失了。——俄编注

② 安·瓦·科尔温-克鲁科夫斯卡娅（1843—1887），中将的女儿，第一国际的活动家和巴黎公社的积极参与者维·扎克拉尔的妻子。她担任过第一国际俄国支部委员，在巴黎公社期间她投入巷战和救护伤员。

③ 科尔温-克鲁科夫斯卡娅的父名该是瓦西里耶芙娜。

得好，因为提到这些是多余的。这些感情即使不做反复解释，难道有人会不理解？由于这种删节小说倒显得简短和紧凑一些，并且在内容上也丝毫没有变得隐晦，一切都很清楚。同时我还要补充说一句：善于删节是一个作家的最大本领。谁善于删节，谁能够删节自己的东西，谁就能大有成就。所有伟大的作家都写得十分简洁，而主要的是——不重复已经说过的或是大家本来就一清二楚的东西。请原谅我这一段插话。）很可能，我如此冒昧地向您进言是太幼稚了。（我也许根本就不该从字面上去理解您要我提意见的第一封信，不是这样吗？）

所有与编辑部接近的人以及经常为我们撰稿的人都很喜欢您的中篇小说《米哈伊尔》。其中有一个人（斯特拉霍夫，“编年史家漫笔”栏目的负责人）的意见是我最信任的，他认为您有来自天赋的巨大的技巧和多样化的写作才能。（例如《梦》的情节和在《修道院的生活》中就表现出多样化）总之，许多人喜欢《米哈伊尔》，而《梦》则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我的意见您是能了解的。

您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认真地看待自己的才能，您是一个诗人。仅这一点就了不起，再加上才华和观点，那就不该妄自菲薄。有一点是要注意的：要学习，要看书。要看严肃的书，其他的一切生活全都会赋予的。

还应该有信念，没有这一点将会一事无成。

您的理想流露得很不错，虽说是从反面来流露的。米哈伊尔按天性（即无意识地）不能与比理想卑劣的东西妥协，——这是一种深刻而又有力的思想。①

① 安·瓦·科尔温-克鲁科夫斯卡娅的妹妹索·瓦·科瓦廖夫斯卡娅(1850—1891）也是一位作家。她回忆说，她姐姐笔 （转下页）

您对我最后一封信没有答复（虽说我只写了几行字），在发那封信的同时我将中篇小说《梦》的稿酬也给您寄了去。我至今还不知道，您是否已经收到？

因此，烦您给我写信，哪怕是只写两三句话也行，告诉我您已收到了《米哈伊尔》的稿酬（这笔稿费我现在给您寄出）。《米哈伊尔》的稿酬我是按每印张五十卢布计算的。

衷心忠于您的仆人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请您原谅，我迟了两周才给您寄出《米哈伊尔》的稿酬。

致伊·谢·屠格涅夫
（1864 年 12 月 14 日，彼得堡）

尊敬的伊万·谢尔盖耶维奇：

请原谅我打扰您。您允诺过，如果您写好了一部中篇小说，您不会把我们忘记。对于众多杂志来说，现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如果在 1 月份能刊登您的哪怕是一个作品，那就太好了。我并没有任何强求的意思，更何况您说过别打扰您。但是此地人们在传说，甚至还见诸报端，说您已经开始写系列

（接上页）下的米哈伊尔酷似阿列克谢·卡拉马佐夫。她把自己的这一想法告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后者当即用手拍打了一下额头说："这倒是真的！……不过请您相信我，我在构思我的阿廖沙时倒是把米哈伊尔忘记了。""不过，莫非是我无意识中幻觉到了他？"——陀思妥耶夫斯基想了想又补充说。

短篇小说，其中几篇已经完成。科瓦列夫斯基也对我提及此事。如果您不反对现在从这些短篇小说中哪怕取出一篇来发表，那么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把它给我们吧，只要这么做不会使您产生什么反感。我们呢，我们，首先，可以带着您的作品面世，其次，我们也就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大家也都会看到我们履行了诺言（我在一则有关杂志的广告中刚刚宣布说，我指望在《时世》上刊登您写好的第一篇新作）。

我毫不自夸地说，我们的杂志正在占领首位，至少在彼得堡的许多杂志之中是如此。我们总是赶时间，这对我们是十分有害的，但读者却感到满意。我们听到的反响是好的，甚至是非常好的。但这还只是开头，从明年起（特别是在我们能按时出版之后；杂志在家兄去世后出版期拖迟了）将面貌一新，比现在要好上三倍，对此我可以保证。我在日以继夜地工作，在外面奔跑，撰稿，校对，与印刷厂和书报检查官们打交道，等等。在健康方面我不敢夸口，在 4 月底我一定去国外待三个月，休息调养一下，也顺便去看望您。从秋天起我再坐下来工作。在国外我打算写一部大型的中篇小说[①]。不过，天知道以后的事情会怎么样，当务之急是要把杂志办得好些。您知道吗？原来我并非一个完全不会做实际工作的人。事业办得还挺不错。所有杂志的征订工作都晚了，但听说，在彼得堡的众多杂志中征订工作开始得好的还只有我们这一家。

我还从未服过像现在这样的苦役。

您可以想象得出，您的肯定答复将会使我多么高兴。不管怎样，请随便写两笔来回答这封信。哪怕是三言两语，只要能

---

① 显然是指《罪与罚》。

让我知道。请支持我们的杂志，伊万·谢尔盖耶维奇！

全身心属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即使您在俄历 1 月 1 日将短篇小说寄出，也还能及时寄达，甚至也可以比这个日期稍晚一些。

无论如何请别认为我这封信是对您的一种烦扰。您说的别打扰您一语我非常理解，无论如何请别生气。

致伊·谢·屠格涅夫

(1865 年 2 月 13 日，彼得堡)

尊敬的伊万·谢尔盖耶维奇：

早在一个星期之前巴·瓦·安年科夫就转告我，要我将家兄欠您的《幻影》的稿酬三百卢布寄上。这笔债务我完全不知道。家兄当初大概同我说起过这笔债，但由于我记忆力差，因此不言而喻，我忘记了；再说当初这种事同我并无直接关系。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夏天我不知道有这笔债务，那时我钱很多，肯定不用您提出要求就将这笔债奉还。

我怕现在是太迟了。不过这八天里在忙于出版杂志（第 1 期），再说我身体也不好，勉勉强强在支撑着。由于杂志的执行工作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做，我尽管病魔缠身，却仍在日夜不停地张罗着。我也不瞒您，我们钱少，征订工作落后了，只是现在第 1 期出版后订数才提高了。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从 11 月 28 日我们出版第 9 期到 1 月 12 日（第 1 期出版）这七十五天中我发出了五期杂志，每期

平均有三十五个印张。您可以想象，为此有多少操心事要筹划。光从这一点您就可以了解我现在变成了什么啦！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竟成了一部机器。

现在可供我用来出版一期杂志的时间不止两周，而已经有一个月了。我希望尽可能把杂志办得引人注目。欠债很多，情况将会很困难，但我一定再坚持上一年，到明年我们就能牢牢地站稳脚跟。

您信中对我说，我敢于在我们这个时代创办杂志使您感到惊讶。[①] 我们时代的特征可以这么来表述：在这个时代里，尤其是在文学中，没有任何见解；一切意见都是允许的，一种见解同另一种见解并存着；共同的见解、共同的信仰却没有。如果一个人有话要说，他知道一些什么（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知道该信仰什么，那么，我认为，这个人就不应该不说话。至于说到胆量，为什么不敢呢，如果大家都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如果最古怪的意见都得到公认？不过，对此又有什么可说的！您回来吧，就地仔细观察一下我们的文学，您自己就能看到。

不过，最近一段时间里有几种文学现象，几种很好的现象。

前天《现代人》第1期面世，其中刊登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省长》(《伏尔加河上的梦》)。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我尚未读过，我一直在看校样。有些人说这是奥斯特洛夫斯基所写的最佳的一部，另一些人却不知道该说什么。[②]

---

① 当时的杂志出版和发行正经历着一个“总的危机”，连最受欢迎的杂志的订数也急剧下降。——俄编注

② 涅克拉索夫、苏沃林和安年科夫等人对《省长》都有好评，但皮萨列夫却给以严厉批评。

与此信同时我通过金茨布尔格办事处寄上汇款三百卢布。

安年科夫说，您还不会很快来我们这里。是真的吗？

顺便说一句，我奇怪，为什么您认为您的短篇小说《狗》（我没有读过）太无足轻重，以致现在发表它就意味着会在文学方面贻害自己。[①] 这使我感到奇怪，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即使是一篇微不足道的短篇小说，难道您就因它而有损于自己吗？您的短小的短篇小说出现在大型长诗之前，这又有什么呢？谁又未曾写过短小的短篇小说？

再见。最最忠于您的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娜·普·苏斯洛娃[②]

（1865 年 4 月 19 日，彼得堡）

我所尊敬的亲爱的娜杰日达·普罗科菲耶芙娜：

随此信寄上我写给阿波利纳里娅的信——或者确切地说这是我写给阿波利纳里娅的信的复件，信的原件我随同班邮件寄到蒙彼利埃去了。由于您信中说她可能很快就去苏黎世您那

① 确实如此，在 1866 年出现的有关短篇小说《狗》的评价大部分是否定的。

② 娜·普·苏斯洛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于 1861 年初结识的女友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的妹妹。阿波利纳里娅出身农奴家庭，却受过高等教育。她是一个女虚无主义者，曾准备参加反政府的恐怖活动。1864 年，她在巴黎“把爱情献给了别人”，但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似乎还延续到 1866 年，最终分手。她是《赌徒》中女主人公的原型。

儿，所以我给她寄蒙彼利埃的信到达那里时，她可能已经离开该地。而由于我必须让她收到这封信，因此请求您在见到她时将这个复件转交。我也请您自己读一读这封信，从信中您可以清楚地看到您在信中向我提出的全部问题的解释，即“我是否喜欢以他人的痛苦和泪水作为享受?”等等，您还可以看到关于厚颜无耻和卑劣行径的解释。

专门为了您我再补充一点，似乎您认识我已经不是第一个年头，每逢艰难的时刻我都上您那儿倾吐积愫，而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每逢我心情十分痛苦的时候我只到您一个人那儿去。您可以在我最真诚的时刻看到我，因此您自己可以判定：我是否喜欢以他人的痛苦作精神食粮？我（内心）是否粗暴？我是否残酷？

阿波利纳里娅是一个严重的利己主义者，她身上的利己思想和自尊心是无以复加的。她要求别人一切，要求别人尽善尽美，她不会为尊重人家的其他优点而原谅任何一个缺点，她总是摆脱为他人承担任何微小的责任。她至今还在挖苦我，说我不值得她爱，她不断地抱怨我，非难我，而她自己于1863年在巴黎时却以这样一句话来迎接我：“你来得稍稍晚了一些。”就是说她已经爱上了别人，而在两个星期前她还热烈地在信中说她爱我。我责怪她并非由于她爱上别人，而是因为她写了四行字差人给我送到旅馆，其中有一句粗暴的话：“你来得稍稍晚了一些。”

关于罗马，关于我和她在都灵、在那不勒斯一起过的生活我可以写许多，但干吗要写呢？为什么要写呢？再说我在和您的谈话中已经讲过许多。

我至今还爱她，很爱她，但是我已不愿爱她了，她不值得这种爱。

我可怜她，因为我预见到她将永远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她在哪里也找不到自己的伴侣和幸福。[①]谁要求别人做到一切，而自己却要摆脱一切责任，谁就永远也找不到幸福。

可能，我给她的一封信写得过于激烈，引起了她的抱怨，但是这封信并不粗暴。她认为，我在信中敢于同她针锋相对地说话，敢于表露自己的深切痛苦，因而就是粗暴。她总是高傲地藐视我，使她生气的是：我终于想要说说话，吐吐怨气和反驳她了。她不允许我同她平等相处，在对我的态度上她没有丝毫人情味。可不是嘛，她知道我至今还爱着她。她为什么要折磨我呢？你可以不爱，可你也别折磨人。在我写的那封信中也有许多是玩笑话，她把那些开玩笑的话当做由于苦闷而说出的认真话，结果就好像是一种粗暴的话。

够了，不谈这件事了。只要您不责怪我就好，我很器重您。您是我在一生中罕见的人，我不愿失去您的心。[②]我高度重视您对我的看法以及您对我的怀念。我如此直截了当地对您写这一点，是因为您很清楚，我对您丝毫不强求，我对您丝毫无所希求，因而您不会把我的话当做奉承和献媚，而是直接把它看做我心灵的真诚活动。

您姐姐说，您将长期待在苏黎世[③]。请您听着（如果您能够并且愿意听的话）：无论您在何处，偶尔给我写上三言两语，

---

① 阿·普·苏斯洛娃后来的一生确实是不幸的：住在外省，受到警察当局的监视，与B. B. 罗扎诺夫（当时他比她年轻差不多二十岁）结了婚，不称心，后来又离异。——俄编注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8年1月1日写给索·亚·伊万诺娃的信中谈及娜·普·苏斯洛娃时写道：“一个罕见的人，光明正大，诚实，高雅。”——俄编注

③ 她在苏黎世可能住到1867年底，她于当年在苏黎世大学进行博士论文答辩。——俄编注

谈谈您自己，把您的情况告知我。我并不要求您费神经常给我写信，我所希求的只是您有时能想起我。我呢，我任何时候都极其乐于听到您的信息。

我又想向您重复我一直向您提过的建议和希望：不要特立独行，闭门独处，要投身大自然，要置身于外部世界和外界事物之间，哪怕稍许接触也好。外界的现实生活能够大大发展我们人的本性，又可以提供材料。不过，请您别因此而太笑话我。

我的状况糟透了。怎么才能把它安排好，我可不知道[1]。从我写给阿波利纳里娅的信中您可以看出点底细。

我的地址暂时照旧。如果您很快就给我写信，我一定给您回信，届时我会提供一个较固定的地址，它大概可以经常使用。

再见，总有一天会见面的吧？别了。祝您幸福！祝您终身幸福！紧握您的手，非常希望有朝一日能与您相见。到那时我们两个人都将是什么样的呢？而您对我来说将是永志不忘的。

全身心属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您现在正值青春年少，生活正在开始，——太幸福啦！别失去生活，要珍惜自己的心灵，要信仰真理。而且要整个一生执著地寻求真理，不然的话就容易迷失方向。但是您有心，您决不会迷失方向。

而我，我正在了结我的一生，我感觉到了这一点。反正一

① 指《时世》杂志遭禁，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此承担杂志社的债务。——俄编注

样，——对我来说您作为一个年轻的新生的事物是珍贵的，除此之外，我爱您就像爱我最喜爱的妹妹一样。

致伊·谢·屠格涅夫

（1865年8月3日，威斯巴登）

十分友好的和尊敬的伊万·谢尔盖耶维奇：

约莫一个月以前我在彼得堡见到您时，我正出售我的作品，人家给多少就算多少，原因是由于杂志社的债务我曾被关进债户拘留所，而这批债务是因我发傻而揽到了自己身上的。斯捷洛夫斯基以三千卢布购买了我的作品（购买了以两个纵行排版来出版我的作品的权利），这三千卢布中一部分是票据。用这笔钱中的一部分我总算暂时满足了债主们的要求，其余部分我分别付给了应该给的人。接着我就到了国外，为求稍许恢复一下健康，并且写点什么。从这三千卢布中我一共只给自己留了一百七十五卢布（银币）供在国外用，要多留些也办不到。

前年[①]在威斯巴登我在一小时之内就赢了差不多一万二千法郎。虽然我现在并不想靠赌博赢钱来改善自己的状况，但我确实想赢它一千法郎，好好度过这三个月时光。我来威斯巴登已经五天了，手头的钱都输掉了，输个精光，把表也输了，甚至还欠了旅馆的债。

我现在来打搅您，真是感到难堪和羞愧。但是，除了您以外，在目前这个时刻我实在是无人可求；再说，您比别人聪明

① 该是1863年。——俄编注

得多，因此向您求助我在精神上稍稍轻松些。事情是这样的：我向您求助，像人求人一样，我求您借给我一百塔勒。此外，我正在等一家杂志(《读者文库》) 从俄罗斯给我寄钱，在我出国时这家杂志答应寄少许钱来。同时我还在等一位先生[①]，他应该帮助我。不用说，我大概不能早于三个星期就把钱还给您。不过，也有可能早一些归还。[②] 总之，我一个人坐在家里，心情很坏（我想还会更糟），而主要的是，我真为打扰您感到惭愧；但一个人在溺水时有什么办法呢？

我的地址是：

Wiesbaden, Hôtel "Victoria", à M-r Theodore Dostoiewsky.[③]

但是如果您不在巴登—巴登，那可怎么办？

全身心属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伊·谢·屠格涅夫

(1865 年 8 月 8 日，威斯巴登)

谢谢您，善良的伊万·谢尔盖耶维奇，给我寄来了五十塔勒。虽然这些钱并不能彻底帮我摆脱困境，毕竟也帮了大忙。

---

① 指亚·伊·赫尔岑。

② 屠格涅夫只寄给五十塔勒。这笔钱，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忘了，一直到 1876 年才归还。

③ 法文：威斯巴登，“维多利亚”旅馆，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收。

我希望很快能将钱还给您。谢谢您对我的祝愿，[1]但是对我来说这些祝愿在某种程度上是难以实现的。我受了凉，大概是在火车上，从在柏林时开始我每天都感到自己在发烧。不管怎样，希望很快能和您会面，而现在诚挚地紧握您的手。

全身心属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阿·普·苏斯洛娃
（1865年8月10日，威斯巴登）

亲爱的波利娅：

首先，我不知道你一路上的情况怎样。除了我为自己而极度烦恼之外，又增添了为你而烦恼。

要是你在科隆连一张三等车票都买不起，那会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你竟待在科隆，孤身一人，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真可怕！在科隆要住旅馆，雇车子，旅途中要吃饭，——即使路费够了，你还得挨饿。这种种想法都在叩击着我的脑门，不让我安宁。

现在已是礼拜二，中午两点钟，从赫尔岑那里我尚未收到任何信息，但时间已经到了。不管怎样，我将等到后天早上，到那时我才会连最后的一点希望也失去了。不管怎样，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如果赫尔岑音息全无，那就是说他不在日内瓦，也就是说，他可能上什么地方去了。我之所以如此肯定地做出

① 是一些什么祝愿？不清楚，因为屠格涅夫寄钱时写的信（或便条）没有保存下来。——俄编注

结论，是因为我和赫尔岑的关系很好，因此不管怎样他都不可能不给我回信，即使是他不想或者不能给我寄钱。他是个彬彬有礼的人，何况我们的关系又是友好的。因此，如果没有任何信息，那就是说他眼前不在日内瓦。[①]

现在我的状况恶化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你离开后的第二天清早，旅馆里向我宣布：已经下令不供给我饭菜、茶水和咖啡。我去做解释，旅馆老板，一个胖胖的德国佬对我说，我不"配"吃饭，他只派人给我送茶水。于是，从昨天开始我就不吃饭只喝茶，而且连供应的茶也是最坏的。他们不给酒精炉[②]，不代我洗衣服和擦皮鞋，我叫人，他们不理睬，所有的仆人都对我怀着一种难以形容的纯德国式的鄙视态度。在德国人心目中最大的罪过莫过于没有钱和不按期付款。所有这一切都很可笑，然而也使人十分难堪。因此如果赫尔岑不给我寄钱来，我就会遇到极不愉快的事，也就是他们会拿走我的东西，把我逐出旅馆，或者比这更糟。真是丑事。

如果你已到达了巴黎，并能设法从自己的朋友和熟人处弄到一点钱，那你就给我寄来——最多寄一百五十盾[③]，minimum 随你给。如果能寄来一百五十盾，我就可以摆脱这些蠢猪并搬到另一个旅馆去等钱。我不可能不很快收到钱，无论如何我一定在你离开法国之前把钱还给你。首先，从彼得堡(《读者文库》)至多再过十天必然会将钱寄到苏黎世去，寄到你妹妹名下；其次，即使赫尔岑不在日内瓦，即使他是长久地离开了日内瓦，那么不管怎样，人们就会把给他寄往日内瓦的信转

① 赫尔岑当时去山区旅游了。
② 这种炉子供热茶水用。
③ 盾是旧时德国的货币名。

给他；而如果他并非长期离开，那么他回去后会马上给我回音，因而我无论如何可以很快得到他的答复。总而言之，如果你在不太加重自己负担的情况下能为我做一些什么，你就做吧。我的地址照旧：Wiesbaden，Hôtel “Victoria”。

再见，亲爱的，我不能相信在你离开之前我会看不到你。[1] 关于自己我连想也不愿想。我一直坐着在看书，免得活动后引起食欲。紧紧拥抱你。

看在上帝的分上，别把我的信给任何人看，也别向任何人讲。令人讨厌。

全身心属于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如果旅途中有过不愉快的事情，请详细地告诉我。向妹妹问好。

如果赫尔岑在你来信之前寄钱来，那么，不管怎样，我在离开威斯巴登时会吩咐他们把你的信代我转寄到巴黎，因为我马上就去那里。

致米·尼·卡特科夫

(1865 年 9 月 10—15 日，威斯巴登)

草　稿

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阁下：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苏斯洛娃在巴黎相会。

我能不能指望在您的杂志《俄国导报》上发表我的中篇小说?[①] 我在此地，在威斯巴登已经写了两个月，现在正在完成之中。这部中篇小说将有五到六个印张。剩下的工作大约还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也许还要稍长一些时间。至少我可以肯定说，一个月之后，无论如何不会晚于一个月，小说就能寄到《俄国导报》编辑部。[②]

就我所能预料的，小说的主题思想不会在任何方面与贵刊相抵触，甚至会是恰恰相反。这是对一桩罪行的心理说明。

情节是当代的，就发生在今年。一个被大学开除的年轻人，出身小市民阶层，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由于轻率，也由于思想上不稳定，他受了某些荒诞的存在于社会的“不成熟”思想的影响，下决心要一下子摆脱他的艰难处境。他决定去杀死一个老太婆，一个九品文官的妻子、以放高利贷为业的老太婆。她愚蠢、耳聋、有病、贪婪，她收取像犹太人那样的高利息。她凶狠，搅扰他人之生活，折磨在她家当女佣的妹妹。“她毫无用处”，“她为什么活着”?“她对谁有益”? 这些问题把这个年轻人搞糊涂了。他决定要杀掉她，把她洗劫一空，目的在于让那个生活在县城里的他的母亲能够幸福，让那个正在地主家当侍女的妹妹摆脱这个地主家长的好色贪求，这种贪求像死亡那样在威胁着她，而且也使他本人得以完成学业，出国，以后终生做一个诚实的人，坚定而一贯地履行“对人类的人道主义的义务”。这么做当然“可以赎免罪行”——如果他杀死这个耳聋、愚蠢、凶狠、有病的老太婆也可以称之为罪行的话。这个老太婆自己也不清楚她为了什么活在世上，而且有可

---

① 指长篇小说《罪与罚》。

② 《罪与罚》是自 1866 年 1 月起开始在《俄国导报》上发表的。

能过上个把月她会自然而然地死去。

尽管此种罪行在作案时总是非常艰难的，——就是说它几乎总是很粗率地把罪迹、罪证等等暴露出来，并且总是留下许多偶然的机会，从而几乎总是使罪犯被人发现，——但这个大学生却完全以偶然的方式迅速而又很顺手地干完了他的事情。

此后，在发生最终剧变之前，他度过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他未受到任何怀疑，也不可能怀疑他，于是整个犯罪的心理过程就展示出来。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出现在杀人犯面前，出乎意料和突如其来的种种情感折磨着他的心灵。上帝的真理和人世的法律起了作用，他最后不得不去自首。他不得不这么做，为的是即使死于劳役，也可重新融入人群。他犯罪后马上感觉到的一种与人类分离和隔绝的感情将他折磨得非常痛苦，真理的法则和人的天性占了上风，内心的（?）甚至没有受到反抗的……信念……罪犯自己决定承受痛苦，以求赎回自己的罪行。不过，我也难于把我的思想完全解释清楚。我现在要赋以艺术形式，我的思想就在这种艺术形式中成熟和定型。关于形式［尚未结束］。

除此之外，在我这部中篇小说中还暗示着一种思想，即为犯罪所规定的法律惩罚对罪犯的威吓作用远比立法者所料想的为轻，这部分是因为罪犯本人也在道义上要求惩罚。

这种情形我甚至在最缺乏教养的人们身上、在最最偶然事件上也见到过。我之所以要在一个有文化水平的新一代的人身上表现这一点，乃是为了使这一思想显得更为鲜明和更为突出。最近出现的几个情况使我确信，我的小说的情节完全不奇特反常。正是如此，凶手是一个有教养的甚至是有良好志向的青年人。去年在莫斯科有人给我（真实地）讲到一个大学生的事，他因莫斯科学潮被大学开除，于是他决定抢劫邮局并杀死

邮递员。在我国的各种报纸上还有许多迹象表明，某些十分不稳定的观念如何驱使人去干坏事。（例如，那个教会学校学生与一姑娘约定在板棚会面，竟杀死了她，而他自己在一小时后在进早餐时就被抓获，等等。）总而言之，我确信，当代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能证明我的情节是有现实依据的。

不言自喻，我现在对我这部中篇小说的主题思想所作的叙述并非全部情节内容。对小说的趣味性我可以保证，至于艺术表现我自己就不加评说了。我曾多次由于赶期限等原因而匆匆下笔，写出了许多十分拙劣的作品。不过，这部作品我却是从容不迫、满怀热情地写的。即便只是为了自己，我也要努力把它完成得尽可能好些。

大约在六年前我向《俄国导报》提供过一部中篇小说[1]，因它我向您预支了稿酬。但后来发生了误会，事情没有成功，我收回了我的中篇小说，退还了钱。可能，我多多少少是错了；可能，我多多少少是对的。确切地说，这两种情况都有。而现在我宁愿责备自己任性和高傲。这件事的详细情况我已经忘记了。敬爱的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我能否指望您现在不愿重提旧事？

在最近几年间我得到的稿酬是每印张二百五十卢布(《死屋(手记)》，这部作品的开头部分刊登在以前的报纸《俄国世界》上）到一百二十五卢布，——这还是不久前一个刊物向我建议的。我完全听凭您在读了我的中篇小说之后决定支付给我多少报酬。我听说，许多与您有关系的作者都是这么做的。但无论如何，我希望每印张能得到不低于至今向我提议的 minimum 的报酬，即一百二十五卢布。不过，我再重复说一遍，我完全

① 指《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

信赖您，我坚信，这样对我将更为有利。

请原谅，我现在要谈一件与我个人有关的事情。我目前的处境很不好。7月初我完全是一个病人，来到国外治疗，几乎没有钱。我曾指望很快完成一部作品，但我却醉心于另一部作品（即目前我在写的这部作品），对此我并不感到遗憾。不过我现在不得不向您预借三百卢布，——当然，这必须以您愿意采用我的作品为前提。尊敬的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请您别认为我关于三百卢布的请求是我对这部中篇小说所提出的某种附加条件。完全不是，这纯粹是我在这个对我来说非常困难的时刻向您求助。当然，我再重复说一次，只是在您表示同意采用我的作品的情况下这请求才能成立。①

我在此地的地址是：②

我恳切地请求您，无论如何别让我久久得不到杂志编辑部的回音。对于身处窘境的我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虽然我本人也希望一个月后回俄罗斯，但我认为，再过三周就可以给您寄去我的作品的定稿。

致亚·叶·弗兰格尔

（1865年9月16日，威斯巴登）

谢谢您，尊贵的朋友，您帮助了我。您让我看到您是我一贯的永不变心的朋友，您的心并未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改变。您要去瑞典，——大约不会很久。因此，这封信到达哥本哈根时

① 卡特科夫收信后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寄去了三百卢布。
② 在原件上地址未写。——俄编注

您可能已不在那里。现在有一个问题：我能否在哥本哈根遇上您？我倒是非常想去您那里。但如果我哪怕只有两三天空余时间，而且情况良好，我还是不能按照您的建议由海路返回彼得堡，因为我必须顺路到普斯科夫省去三天左右（就在公路旁）。①

您的一百塔勒多少给我带来益处。因为布林肯太太晚上亲自来（昨天）我们旅馆，因未遇上我，她就告诉旅馆老板，说她要转交给我一封信和钱。正因为这样，今天，当我自己去她那儿取钱回来后，得知钱的消息的老板从我这里几乎把全部钱都要走了，因而我这里只剩下十五个盾。这种做法完全符合此地的习俗，然而我却还有一笔债务和一项开支（赎回抵押品），因此我非常忐忑不安。但反正一样，可能我很快就会收到自己的钱，现在偿还老板的那时就将是已经偿还的了。Autant de gagné.②

我但愿不需等待很久，不过，还得等上十天左右。这十天我将发热病似的受煎熬。我已经下决心给卡特科夫写信，建议在《俄国导报》上刊登我的一部中篇小说③，请求他预支我三百卢布寄到此地来。但我很担心两种情况：（一）六年前卡特科夫给我往西伯利亚（在我离开西伯利亚之前）寄了五百卢布，作为预支一部中篇小说④的稿酬，而我当时尚未将这部中篇小说交给他。（可能是寄来了一千卢布，我记不清究竟是五百还是一千了。）后来我们在通信中突然在条件问题上发生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算去看望一下住在索·德·孔斯坦特家的妻子的儿子帕沙·伊萨耶夫。

② 法文：那样也好。

③ 指《罪与罚》。

④ 指《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

了争执，因而就断绝了联系。这笔钱我已还给卡特科夫，当时寄去的中篇小说也收回了。

从那以后，在我们出版《时代》的几年里两家杂志之间进行过争斗。[①] 而卡特科夫是一个自尊心和虚荣心很强、报复心又很重的人，所以我现在很害怕他会想起往事，傲慢地拒绝我提供的中篇小说，使我的打算落空。何况我在建议他采用我的中篇小说时又不能不用独立自主的语气，丝毫也不卑躬屈膝。[②]

其实我现在所写的这部中篇小说可能将比我以往写的全部作品都好，如果给我时间让我完成它的话。啊，我的朋友！您不会相信，为定货而写作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甚至在物质上也是不利的，因为作品越差，价格也就降得更低。但我有什么办法呢？我身负一万五千卢布的债，而去年这个时候我连一个戈比的债也不欠。为了哥哥的家属我不仅牺牲了自己的一万卢布，而且还支付了许多票据并把哥哥的票据转到了我的名下，现在我将为别人的债务而坐上好几年牢。而我可怜的帕沙将怎么样呢？我病中的弟弟科利亚又将怎样呢？现在我自己到了国外，为了恢复健康并写点儿什么。作品我倒是写好了，但身体却更差了。癫痫病没有发作，而某种内热在烧灼着我，每夜都打寒战，体温升高，人瘦得可怕。可能是我受凉了。再见，我的朋友。我的地址照旧：Wisbaden，poste restante.[③]

请您写：poste restante.[④]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不能接受《俄国导报》的保守的社会-文学观点及立场。

② 指他在 1865 年 9 月 10—15 日写给卡特科夫的信。

③ 法文：威斯巴登，待领。

④ 法文：待领。

全身心属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如果我来不及在回俄罗斯之前将钱还给您，那么我就像您所指定的那样在彼得堡还给您。①

我在威斯巴登大概还得待上十天左右，一直等收到卡特科夫的回信。

致米·尼·卡特科夫

(1865年12月，彼得堡)

草 稿

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阁下：

我于10月份收到您作为对我从国外写给您的信的答复而寄来的三百卢布，因此我认为自己有资格在《俄国导报》上发表我的长篇小说② 一事已经完全解决，所以我已在认真地继续写作。

由于我在从事着我的这一工作，不再寻找别的工作，也由于我现在完全没有钱用，又不能向任何他人借到钱，以维持我在工作期间的生活，所以现在我完全陷入了极端贫困的境地。请原谅我坦率直言。我一直相信您是一个高尚的人，虽然我尚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到1873年才把这笔钱还给弗兰格尔。
② 指《罪与罚》，此前信中都称它为“中篇小说”。

无幸与您本人见面，作为一个人和作为……[①]而见面。现在我作为一个文学家向您这位文学家求助，请您深切考虑我的处境。我不是单身一人，已故家兄的眷属在一定程度上靠着我接济，他们完全处于贫困之中，我与他们分享最后一分钱。此外，我还承担着另一个我所不能忽视的神圣义务。[②] 由于没有钱养活自己，我过多地利用着友人的善心，不断向他们借钱，而为了搞到几个卢布我会奔跑上三天，与此同时我又必须努力工作并忍受精神上的痛苦。我热爱我现在的工作，寄予巨大希望并把自己的[③]投入现在撰写的这部长篇小说，可我却不时地中断工作，浪费金子般贵重的时间，然后再怀着烦乱的心情（您是文学家，您自己从事过美文学工作，对此您能理解）[④]去从事这项首先是富有诗意的工作，它要求心灵的安宁和特定的情绪。本来早就可以将所有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的初稿都已完成）加工完毕并给您寄去，但现在我没能做到，因为所有这些日子（？）工作不断地拖延，现在我正在完成第二部分的修改工作……我向您发誓，我这不是在夸大其词。我向您发誓，我整整有一半时间，可能还更多一些，是耗费在寻钱的麻烦事上和糟糕的情绪之中的。

我曾经给编辑部写过几封信，巴祖诺夫通过我向您的秘书茨韦特科夫先生提出过关于寄一些钱给我维持生活，然而我至今尚未得到任何答复。此外，我也不知道我的长篇小说何时才能发表？是否将在您的刊物上刊载？这种状况是难以忍受的，因此我恭顺地请求您注意我以下一些恳切请求：因为我诚挚地

---

① 原稿中未写完。——俄编注
② 显然是指对他妻子的儿子帕沙·伊萨耶夫的教育与培养。
③ 原稿中就是这样写的。——俄编注
④ 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暗示卡特科夫翻译过莎士比亚的作品。

希望为《俄国导报》撰稿。

首先，请求您帮助我。由于我在为您的杂志写东西，我就不能再从事任何其他工作以维持生计，而我现在要维持自己的生活却连一个戈比也没有，我甚至已经典押了自己的衣服。因此，我请求您预支给我一千卢布。我已从您处取过三百卢布，因此现在我请求您再给我七百卢布，以补足一千卢布。[①] 在这七百卢布中请您寄给我四百五十卢布，其余二百五十卢布请您交给亚·费·巴祖诺夫，我向他借过这么多钱。我现在总共已交给《俄国导报》的稿子无论如何不少于七个印张，也可能已有八个印张。按照您已接受的条件来计算，这差不多已相当于一千卢布，可能甚至还会多一些。在长篇小说完成以前，我，当然，并不认为自己有权索取这笔钱。不，我是在请求。近日内我就将第二部分的结尾寄出，第三部分也绝不会拖延。（总而言之，我不会延误，对此我可以担保。再说我自己也很珍惜这作品，我怀着爱心在从事这项工作，而且也珍惜它给读者的印象，并对此寄予很大希望。）

第二，我极其迫切地请求您告诉我，我的这部长篇小说是否从 1 月号开始刊登？何时刊载完毕？[②] 也许，您是在等着我把它写完？我是一定会把这个结局写完的。我本来就毫不拖拉，我认认真真地做着这件事情，不是在敷衍。了解您的打算对于稳定我的心情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请求您，如果您不喜欢我的长篇小说，或者您改变了主意而不愿刊登它，那么就请您把它寄还给我。您一定（?）

---

① 卡特科夫随即寄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是七百卢布，而是一千卢布。

② 长篇小说《罪与罚》登载于《俄国导报》1866 年第 1—12 期。

是一个人[①]，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而且是一个有人情味的人。出于对自己的尊重您显然不愿使我的人格受损，也不会不给我一个答复。你会理解的，我荒废了许多时间，损坏了健康，丧失了许多精力（?）[②]，我必须尽快地设法补偿。因为，我坦率地告诉您，我［一个铜子儿也没有］在出卖我最后的一些书籍，而且我又不是只身一人。我向您保证，欠您的三百卢布一定归还给您。

第四，请多多关照，别以为我是在责怪您什么，别对我信中的什么话感到生气。我只是由于收不到回信和不明真相而感到难熬。

第五，恳切地请求您尽快对我这封信做出明确的答复，以便我完全明了我的处境并采取某种措施。

提出了这些请求之后我完全可以指望您，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您是不会让我好像堕入了五里雾中的。

还有一点请求：如果您打算刊登我的长篇小说，那么我非常恳切地请求《俄国导报》编辑部，别对我的小说做任何修改。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这么做。

我的地址：[③]

请接受我保证[④]

---

① 原稿中就是如此写的。——俄编注
② 这里的问号是原文中就有的。
③④ 原稿中就是如此。

致亚·叶·弗兰格尔

(1866年2月18日，彼得堡)

我最好的老朋友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

长期未给您写信，我感到十分抱歉，但我是无辜的。现在很难向您描述我目前的全部生活和境况，以便让您清楚地了解我何以如此长久沉默的全部缘由。原因极多，而且也很复杂，所以我就不加描述，只稍提一提。第一，我像服苦役似的在写作，为《俄国导报》写一部长篇小说。篇幅很大，有六个部分。11月底已写就许多，而且已定了稿。但我将全部稿子付之一炬，现在可以老实地承认这一点。我自己不喜欢。新的形式和新的布局吸引了我，我就重新开始写。① 我在日以继夜地工作，但写好的东西仍然很少。根据安排我必须每月交给《俄国导报》六个印张。这数字太吓人了，但如果我精神上是自由自在的，我倒是交得出的。写小说是一件富有诗意的事，干这种工作需要有平静的心态和想象力。而我在受着债主们的折磨，换句话说，他们在威胁我，要把我投入监狱，可是迄今我尚未能同他们调解好，而且我没法肯定，我能否做到这一点。虽说他们中有些人是明智的，他们接受我提出的分五年还债的办法；但是同另一些人我至今未能谈妥。请您理解，我的心情有多么焦急。这真叫人心力交瘁，一连几天心绪不佳，可你却得坐下来写作！有时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也就难于找到安静的时刻来和老朋友谈心。确实如此！此外，还有许多病痛。

① 不清楚已写好并被烧掉的是哪几个部分。——俄编注

最初，刚回来那一段时间里癫痫病厉害地困扰着我，它似乎是要捞回在国外它未曾光顾我的那三个月。而现在是痔疮在折磨我，已经一个月了。您大概对这种病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它发作起来会是一种什么滋味。现在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它每年硬要折磨我两个月——在2月份和3月份。什么滋味呀！我得躺在沙发上十五天，这十五天不能执笔。现在在余下的十五天里，我得写好五个印张！一个机体完全健康的人必须躺着，只因为全身痉挛使我既不能站也不能坐。只要我一从沙发上站起，痉挛就会马上发作！近三天来我已经感到轻松多了。给我治病的是Besser[①]。我抓住空闲时刻和朋友们谈谈心。因为没有给您回信，我是多么难受！但我不只是没有回您的信，而且也没有给其他知心朋友们回信。我向您诉说了我的一些麻烦事，但只字未提家庭中的不愉快事情，未提与已故的哥哥及其家属有关的无数麻烦事情，还有我们已经停刊的杂志的许多事。我成了一个易冲动、爱生气的人，我的性格也变坏了。我不知道这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整个冬天我未访问过任何人，未见过任何人，未接触过任何事，只去过一次戏院，观看了《罗格涅达》[②] 的首场演出。这样的生活一直要延续到长篇小说脱稿为止，——假若我不被关进债户拘留所的话。

现在我来回答您的一些说法。您在信中说我还是去担任一个公职为好。未必吧？对我来说，哪里可以多弄到一些钱，哪里就更为有利。我在文学界已经有了名声，因此我总可以有一

① 英文：别谢尔。按：维·维·别谢尔（1825—1890），彼得堡的一位医生，军医学院的教授。

② 亚·尼·谢罗夫（1820—1871）的一部歌剧。亚·尼·谢罗夫是作曲家和音乐批评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于19世纪60年代初。

只靠得住的饭碗（假若没有债务的话），而且还是一个甜蜜而丰盛的饭碗，就像一年以前的情况那样。我顺便向您谈一谈我现在的文学工作，您可以从中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迫于境遇，我从国外写信给卡特科夫，提出了对我来说是最低的稿酬，即按他们的印张计算每印张一百二十五卢布，就是说，按《现代人》的印张算是一百五十卢布一个印张。他们同意了。后来我了解到，他们是十分乐于同意的，因为他们今年没有任何小说可供发表，屠格涅夫现在什么东西也不写，而列夫·托尔斯泰呢，他们同他闹翻了。我的出现是搭救了他们（这一切我是从可靠的人那里了解到的），但他们却对我采取了极其谨慎的态度，而且还玩弄手腕。问题在于他们极其吝啬，他们觉得长篇小说的篇幅太大。按每印张一百二十五卢布来支付二十五印张（也可能是三十印张）的稿酬，这使他们感到害怕。总之，他们的全部方针在于要降低每印张的稿酬（已派人来我处探询过），而我的方针则在于要提高。在我们之间正进行着一场无声的争斗。他们显然想要我去莫斯科，而我则在等待。我的目的在于：如果上帝帮忙，这部长篇小说可能是一部十分出色的作品。我想等一等，等到不少于三个部分（即全部小说的一半）刊出以后，在读者中将产生影响，届时我再去莫斯科，看他们还怎么降低我的稿酬。恰恰相反，也许，他们还得增加。这将是在复活节周以前的事了。此外，我尽量不预支钱款，我在勒紧裤带过贫困的生活。是我的东西，是不会从我这里跑掉的，而如果我预支，那么在我以后最终同他们商谈稿酬的时候，我在道义上就不自由了。两星期前在《俄国导报》的第1期上刊出了我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分，书名是《罪与罚》。我

已听到了许多热烈的赞扬。[1] 小说中有一些大胆的和新颖的东西。多么遗憾，我不能给您寄去！难道你们那里没有人订阅《俄国导报》吗？

现在请您听着：您不妨假定我能够像我所希望的那样成功地写完这部小说，您可知道我现在向往着什么吗？我想在今年就将它卖给书商出第2版，[2] 这样我就可以收入两千或者甚至三千卢布。而公职是不能给我这些钱的。而我肯定第2版是能卖掉的，因为我还没有一部作品是不出第2版的。但糟糕的是什么呢？是我可能会把小说写坏，我预感到这一点。如果为了债务把我投入监牢，我就肯定会把小说糟蹋掉，甚至不能写完全书。那时，一切都完蛋了。

不过，我讲自己讲得太多了。请您别认为这是利己主义，因为所有过久地闭门自守和默不作声的人都会是这样的。您在信中说，您和你们全家一个个都生过病。真是受尽磨难，在国外的生活至少是该酬报你们以健康的！如果今冬您和你们一家在彼得堡，那又会怎样啊！当时我们这里的情况太可怕了！到夏天说不准霍乱又会来骚扰。[3] 请向您夫人转达我诚挚的敬意，我祝愿她充分幸福，而主要的是但愿这幸福从健康开始！我的好朋友，您至少在家庭方面是幸福的，而命运却不给我享受这种伟大的和唯一的人生幸福，是的，为了家庭您应该感谢许多人。您在信中谈到了令尊的建议，还说您拒绝了他的建

---

① 指口头反映。关于《罪与罚》的第一篇评论是1866年2月17日发表在《呼声报》上的不署名文章。

② 《罪与罚》的单行本出版于1867年。

③ 1866年夏天在彼得堡确实出现了霍乱病。

议。[1] 在这里我无权向您提出任何劝告，因为我不完全了解事情的缘由。但请您接受朋友的劝告：别匆忙做出决定，别把话说绝，把最后的决定留待夏天您自己回来后再做。这种决定事关您的一生，这里将是您一生的转折。即使您已经决定夏天继续任职下去，您还是别把话说绝，要留待以后让实际情况来解决。

我想，夏天我大概将留在彼得堡，因此我们将能见面，届时我们将畅谈许多许多事情。顺便说一下，您很关心我们国内的俄罗斯知识界的和公民的生活，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作为您的朋友，我很高兴您是这样的一个人，虽然我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同意您的看法。您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有些特殊。您是否从外国的报纸上吸取了信息？那些报纸一贯歪曲有关俄罗斯的一切。但这是一个很广泛的问题。[2] 我觉得，生活在国外，当真会受到外国报刊的影响，我对此甚至有切身体验。不过，我预感到，在许多问题上，甚至在非常多的问题上，我同意您的看法。

《消息报》是由两位出版家-编辑——斯卡里亚金[3] 和尤马托夫[4] 出版的。再见，我的好朋友，再见。希望能在下封

---

① 弗兰格尔的父亲建议他返回俄国供职并料理家财，但弗兰格尔决定继续留在国外从事外交工作。

② 弗兰格尔在 1866 年 1 月 31 日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说："难道我们的报界除了骂一切德国的和外国的东西之外，除了以自吹自擂、夸大自己的力量和才干来欺骗人民之外，除了塞给人民一大堆杂乱的新的思想——人民暂时尚不理解的、只能混淆彼得大帝破除一切旧事物的思想之外，——难道除了这一切之外，就找不到更有意思的更有益的为现时所必需的谈话和讨论内容吗？"——俄编注

③ 弗·德·斯卡里亚金，政论家。

④ H. H. 尤马托夫，他和斯卡里亚金一起出版《消息报》。

信中与您交流比较幸运的信息，愿上帝保佑。

全身心属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请代我亲吻您的可爱的孩子们！

您留在我处的一切东西都完好地放在橱里。我的朋友，我还欠您一笔钱。请再稍许等一等，我会归还的。现在我还得吝啬一下，您要知道我在这里得花费多少钱啊！

我还不知道，写完这部长篇小说后我将干什么。主要的是，届时我在文学界的声誉将焕然一新，在秋天来临之前就可着手做一些什么。我已有一个计划，但还得慎重从事。

还告诉您一件事：所有杂志的订阅量以及图书销售量大大地提高了。这是从书商们那儿得到的最新消息，我自己也掌握有一些事实。

致米·尼·卡特科夫
（1866年4月25日，彼得堡）

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阁下：

由衷感谢您帮忙，给我寄来了一千卢布。我诚恳地向您道歉，因为我过迟向您表示谢意。一周前我向《俄国导报》编辑部寄了三章①，以后的稿子我当尽量不拖延。我在这里工作很困难，——身体不好，家里还有一些事干扰，但我来得及交

① 指长篇小说《罪与罚》中第2部的第3章。

稿。由于现在的局势[①]，我出国的事拖下去了，再说自从流放回来后我仍处在监视之下，加之欧洲现在也正在打仗[②]。因此，我完全不知道将在何处度过夏天。

您不会相信，我现在读《莫斯科新闻》时感到多么高兴。现在大家都已看到也都了解，它一直是一家独立的刊物，没有任何人授意，也不接受任何资助。十分重要的是，大家终于了解了这一点。这可是社会声誉啊！请原谅我说一句坦诚的话：不是嘛，读者（至少是群众）在此之前确信不疑的曾是相反的情况。[③]现在大家得知了一切，这很好。我们这里的一切受资助者扮演着多么卑劣的角色！他们在卫护什么？[④]（受资助者——这是一个我很想使其广泛使用的字眼，它主要指作业上的固定性。雕刻工、跳舞者——这两个字眼都意味着作业和技艺的固定性[⑤]。受资助者就是固定地接受资助的人，不问这资助来自何方，也不管它是怎么来的。）

我坦白地说，就信念而言我曾经是并且看来永远会是一个真正的斯拉夫主义者，一些细微的不同意见除外，因此在一些

① 指1866年4月4日德·弗·卡拉科佐夫（1840—1866）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未遂后国内反动当局强化统治。

② 指日益迫近的奥普战争（1866）。

③ 当时认为卡特科夫的《莫斯科新闻》是一份卖身投靠的报纸的人确实不在少数。——俄编注

④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现代人》也归入“受资助者”之列，并气愤地说他们“卫护”“虚无主义”。——俄编注

⑤ 在俄语中，“雕刻工”、“跳舞者”这两个词都带有后缀“-ep”或“-op”，这后缀表示从事的作业的固定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在自己在这里把后缀“-ep”加在“资助”一词的尾部，自己造了“受资助者”这么一个词，讥讽一些人接受固定资助。——俄编注

问题上我任何时候都不能赞同《莫斯科新闻》。[①] 我完完全全理解，尊敬的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我这么写根本吓唬不了您。但我为什么要给您写这些话呢？我想一定要向您表达我对您最衷心的感谢和最热忱的敬意，为了真理，也为了您现时所从事的活动。而为了倾吐出这一真情，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必须向您预先讲出我的真正信念。可能，这么做太天真了，但是为什么不可做天真的人，哪怕是只做一次？

《莫斯科新闻》上刊载的彼得堡通讯都是真实的。但这里有很多人相信，事情也就这么仅仅限于一些虚无主义者，而祸根也许只有在几年之后自然而然地通过历史才表现出来。[②] 我听到过一种意见，认为《莫斯科新闻》太小看虚无主义了；当然，恶的中心和起源不在国内而在国外，但是虚无主义者们本身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Par les quatre coins de la nappe[③] 把一切都抖落掉，以便至少能为活动准备一块 tabula rasa[④]”，——这种学说并不要求有什么根基。一切虚无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特别是经过了俄国人改造过的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正是割断一切联系。不是吗，他们完全相信，在 Tabula rasa 上他们能立即建造起天堂。傅立叶就相信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所指的显然是他同卡特科夫之间发生于1861—1862 年间的一场论战，他当时批评了卡特科夫及其刊物的崇英立场以及他们对人民性、对俄国文学、尤其是对普希金的傲慢不逊的论调。——俄编注

② 1866 年初卡特科夫在《莫斯科新闻》上发过五篇彼得堡通讯，专写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事件。在第五篇通讯中他说：“谁也不愿相信，凶手真正会是地地道道的俄国人。……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与自己为敌。”——俄编注

③ 法文：抓住台布的四个角。

④ 拉丁文：干净的木板。

过，只消建起一个法朗吉[1]，这种法朗吉就会马上布满整个世界，这是他本人说过的话。我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则常说，他只消和人民谈上一刻钟，他马上就能说服他们改信社会主义。[2] 而我们俄国的可怜无助的少男少女们身上则还有社会主义赖以长期依存的、他们自己的永恒的基点，这就是行善热忱和他们的纯洁心灵。他们[3] 之间的骗子手和害人精多得不可胜数，而所有这些大中学校的学生们（这种人我见过许许多多）非常纯朴地无私地为了光荣、真理和真正的公益而改信了虚无主义。要知道他们是无力抗拒这些谬论的，他们把它们看成为尽善尽美的东西。不言而喻，健全的科学一定会把这一切连根铲除。但这健全的科学还得等到何时才会有呢？在那个时间来到之前社会主义还要吞噬多少牺牲者呢？还有一点，健全的科学虽说一定会扎下根来，但它不能很快就将莠草消灭，因为健全的科学毕竟还只是一种科学，而不是一种直接的社会活动和公民活动。可是穷人们确信的是，虚无主义能让他们的公民和社会活动及自由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您的报纸上登载的有关反动势力的消息也非常真实。大家都在担心，很清楚，这种担心的来源是阴谋活动。但您可知道有些人在说什么吗？他们说：4 月 4 日像数学一般精确地证明了沙皇和人民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非同一般的神圣的一致。在

---

① 为法文 phalange 的音译，意译为具有共同目标的集体，是傅立叶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约由一千五百至二千人组成。在这种组织中，人们集体劳动，保留私有制，产品按成员的劳动、才能和拥有的资本分配。该组织的成员们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叫做法朗斯泰。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多次把这种说法强加到平民知识分子-民主阵营的“理论家”们身上。——俄编注

③ 似指虚无主义-社会主义者。

这种一致的条件下一些政府官员身上本该对人民和社会更加信任，然而现在人们却怀着恐惧的心情期待着对言论和思想的限制。人们在期待着办公厅① 的监护，而没有言论自由又怎么能同虚无主义斗争呢？如果能够连他们这些虚无主义者也给以言论自由，那么也可能更加有利一些，因为这样他们就可能正面阐释自己的学说，从而遭到全俄罗斯的耻笑。而现在他们却具有了一副狮身人面的那种谜般模样，一副很有智慧十分神秘的样子，从而可以迷住一些阅世很浅的人。

有人在说，为什么不把侦查工作公开？② 可不是嘛，在他们的办公厅里也许连一个善于同虚无主义者们谈话的人也没有。如果公开进行的话，全社会都会来帮助，而人民的热情也不会像现在一样被办公厅的秘密所吞没。在这件事情上人们看到了政府措施的笨拙、胆怯以及热衷于旧形式，于是人们也就不信任了，就开始害怕反动势力了。

请接受我充分的敬意。深深尊敬您的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请原谅我在信中涂涂改改。请别认为这是我漫不经心，我甚至在誊抄的时候也不会写得整洁。

---

① 1718 年彼得一世因审理阿列克谢太子叛国案的需要而建立了秘密办公厅，以后这种机构又以不同名义存在。

② 1866 年 4 月 4 日谋刺沙皇一案的侦查工作是秘密进行的。

致安·瓦·科尔温-克鲁科夫斯卡娅

(1866 年 4—5 月，彼得堡)

在莫斯科，我的大侄女索尼娅让我度过了一些十分美好的时刻。多么可爱、聪颖、深刻和诚挚的心灵！我非常高兴，我也许会像爱朋友一样地爱上她。我离开了，可能我这么做是好的，因为我感到我在那儿已经令人厌烦了。

您在做什么？我诚恳地请求您，请您友好地写信告诉我。您可知道，我有时会有许多美好的时光；可惜的是，在这些美好的时光过去之后却更加烦闷。

很可能，我在夏天会去您那儿。但现在尚不能肯定，尽管我非常希望能去。为了防备万一，还是请来信告知：在夏天的什么时候去更合适些？不过，可能妨碍我成行的主要是我的工作，它无论如何要完成，而且要尽可能快些。是的，愁闷而又龌龊的、散发臭气的彼得堡在夏天倒很适应我的情绪，它甚至能够赋予我一点写小说所需要的虚假灵感，但是这也太难受了。可也没有什么地方好去，因为无论如何必须完成工作。[1]

索菲娅·瓦西里耶芙娜记得起我吗？关于我她说些什么？您在写什么？我感到您似乎在写着什么东西。至少您总不是在乱翻和乱撕纸片吧？您记得那本小红书吗？里面好像全是赞扬某地矿泉的颂诗。可我现在在写信，在缩小行距，总是希望多写一些，结果写的尽是一些琐碎小事。紧紧握您的手。

---

① 指长篇小说《罪与罚》的写作工作。

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总是觉得，我的苦闷是极其荒诞无稽的。有时我感到，内心有着许多力量，而且有许许多多东西我得去好好体验。

又及：重读了我的信，发现关于自己写得过多了。不过，如果我能很快收到您的回信，那我最希望的倒是您在信中尽可能多谈谈您自己。您在彼得堡的整段时间里很少谈到自己，所以我断定（这似乎是公正的）：大概是我身上有什么东西妨碍您同我真诚相待。然而，我亲爱的善良的高尚的安娜·瓦西里耶芙娜，您要知道我是多么真诚地愿意在许多方面完全赞同您的意见！① 这一次，当您离开之后，我感到您好像是未曾来过，第二天我就开始想怎么能再见到您。而且我极其希望您能稍许更尊重我一些，因为归根到底我感到您仿佛并不太尊重我。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别把我的话看做某种庸俗的小心眼的抱怨。完全不是这样！顺便说说，在您那些言犹未尽的，最好还是说，在您那些尚未说出的想法中，有一种想法在这段时间里特别引起我的注意，但很可能是我错了。

致安·瓦·科尔温-克鲁科夫斯卡娅

（1866 年 6 月 17 日，莫斯科）

尊敬的安娜·瓦西里耶芙娜：

---

① 显然是暗示陀思妥耶夫斯基同科尔温-克鲁科夫斯卡娅在虚无主义问题上的争论。信文中原先写的并不是“愿意在许多方面完全赞同您的意见”，而是“温存地［有一两个字看不清楚］我由衷（?）感激您的友谊……”——俄编注

我这么久未给您回信，请别生我的气。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犹豫不决，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夏天我将会怎么样。我之所以没有马上回信，是因为我想，自己在去国外的途中很快会见到您。现在我虽已获准出国，但事情发生了变化，使我不能、至少是现在不能出国：有一桩事情必定得在莫斯科办完。[①] 总而言之，我不能告诉您任何确切的情况，因此也就不写回信了。在莫斯科我总共只待三四天，而且根本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有空。而主要是我现在除了写完这部长篇小说[②]（这部小说已使我非常厌烦）以外，还有许许多多工作，所以我完全不知道我怎么才能把我的事情干完。而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我的未来取决于它们。同时请您想象一下我遇上了什么情况（这情况十分滑稽可笑，同时也很典型）。去年我的经济情况十分拮据，所以我不得不将我以前所写的全部作品的版权卖给了投机商斯捷洛夫斯基。他是一个很不好的人，是个什么也不懂的出版商。我们的合同中有一个条款，按这个条款我承诺写一部不少于十二印张的长篇小说供他出版，如果在 1866 年 11 月 1 日之前（这是最后期限）我交不出小说，他斯捷洛夫斯基就有权在九年之中随心所欲地出版我将写出的任何作品而不给我以任何报酬。一言以蔽之，合同中的这一条款同在彼得堡租赁住房时订的合同中的条款一模一样，房东总是要求：如果他家的房客遇上了火灾，房客应该赔偿因火灾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如果需要的话，还应该重新建造一幢房子。大家都签订这种合同，虽然都感到好笑，我也签订了。再过四个月，就是

① 指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国导报》编辑部在有关《罪与罚》的问题上发生冲突。详见他在 1866 年 7 月 10—15 日写给亚·彼·米柳科夫的信。——俄编注

② 指长篇小说《罪与罚》。

11 月 1 日，我想过用支付违约罚金的办法付钱给斯捷洛夫斯基，以赎还版权，但他不愿意。我请求他延期三个月，他也不答应，而且直截了当地说，由于他确信我现在已没有时间能写出一部十二印张的长篇小说，更何况我为《俄国导报》写的作品也才完成了一半，他觉得不同意延期和支付违约现金的办法于他更加有利，因为那样，我今后无论写出什么作品全都属于他了。

我要做成一件没有先例和超越常规的事情：在四个月内写出三十个印张——两部不同的长篇小说，其中一部我早上写，而另一部晚上写，按期完成。[①] 您知道吗，我善良的安娜·瓦西里耶芙娜，迄今为止我甚至喜欢这种古怪的和迥异寻常的事情。我不属于生活得体面庄重[②]的那种人。请原谅，我在说大话了！但我除了说大话还能做什么呢？要知道其他的东西都太不吸引人！但文学界又是怎么样的呢？我确信，在我国的作家中，无论是逝世的还是健在的，没有一个人是在我经常所处的条件之下写作的，要是屠格涅夫的话，只消一想到这一点就会死去。但是您要知道，要是糟蹋一个在您头脑中萌生、能使您迸发出热情、您本人也知道它是很好的思想，而且又不得不自觉地去糟蹋它，那会是多么难受！

您想到帕夫洛夫斯克来，请来信告知，这将是在什么时候？我很想到帕里宾去您那儿做客。但在那里我能否像我所需要的那样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问题。而且从我这方面来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66 年完成了《罪与罚》，而且在同一年内写了《赌徒》，于 1866 年 11 月 1 日（即合同期满的日子）交给了斯捷洛夫斯基。——俄编注

② 在原稿中还有“按部就班地”一词接在“体面庄重”这个词后面。——俄编注

说，到了您家后整天整天地工作，也是不礼貌的。盼函告有关的一切情况。请别把我抛开。我向您全家问候。再见。

真诚地忠于您的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如果您马上给我回信，那么我在莫斯科的地址是：老巴斯曼大街，殉难者尼基塔旁，康斯坦丁诺夫测地学院，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伊万诺夫转交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收。

请原谅信中有涂改之处，请别认为这是敷衍潦草。

致尼·阿·柳比莫夫[1]

(1866 年 7 月 8 日，柳布里诺)

我交稿晚了一天，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但我已经修改好了，大概这一次将令人满意了。

恶和善最大限度地区分开了，无论如何已经不能再把它们混为一谈或者加以曲解了。[2] 同样，您所指出的其他一些要改动的地方我也都做了修改，并且似乎已超额完成。此外，我甚至还要感谢您，因为您给我机会在刊印之前重新审读一次手

① 尼·阿·柳比莫夫（1830—1897），物理学教授、政论家，1863—1882 年间是卡特科夫在《俄国导报》的助理编辑。

② 指索尼娅读福音书给拉斯科尔尼科夫听的那一场景（见《罪与罚》，第 4 部，第 4 章）。《俄国导报》卡特科夫认为，让妓女宣读福音书是一种亵渎，要求修改。作家被迫做了很大删节。

稿，我肯定地说，我自己也不会不做修改而原封不动的。

现在我对您有一个极大的请求：看在上帝的分上，其余的一切请保持现有的样子。您所谈到的一切我都照办了，一切都区别清楚，界线分明了，一目了然。读福音书那一部分已赋予另一种色彩。总而言之，请允许我完全寄希望于您：请爱惜我这部可怜的作品吧，十分善良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

第 4 章[①] 将在最短的时间里交稿，但不会早于星期三，也可能在星期二。总之，我尽量不耽误时间。

全身心忠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亚·彼·米柳科夫

（1866 年 7 月 10—15 日，柳布里诺）

亲爱的和尊敬的朋友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

我在帕夫洛夫斯克与您分手已一个多月了，只是现在才给您写信，虽然我一直想着这件事。我不打算以事多冗忙来为自己辩护，只因为我一直心烦意乱，故而虽说我也有时间写信，可总想放到心情自在一些的时候动笔。

但我不再道歉了，道歉从来是无济于事的，最好还是直接谈正经事。谈谈我自己。我先到了莫斯科，住在久索旅馆，菲利波夫也住在那里。虽然我在莫斯科住了一个礼拜，也在莫斯科酒家用餐，每天也在克里姆林花园散步，也在孙杜奇市场喝

① 这里指的当为第 5 章，因为上文谈到的、经作家修改退回《俄国导报》的是第 4 章。

克瓦斯[①]，但暑气和闷热令人难以忍受，而最厉害的是那扬起一团团莫斯科白石粉云雾的热风（沙漠热风），这白石粉还是从约翰·卡利塔[②] 时代累积下来的（至少从数量上来判断是这样），——所有这一切迫使我逃离莫斯科。写东西当时根本不可能，虽说我在久索旅馆里住的房间相当不错，但它却像人们清扫炉底后朝里面放面包时的俄国式火炉。在这种条件下任何克瓦斯和拉宁商店[③]里的任何樱桃水和梨水都无济于事，于是我便从莫斯科拔腿逃跑了。除了上述一切，还有那极端的苦闷：整个城里除了菲利波夫竟没有一个熟人，大家都上别墅去了！我去看过普列谢耶夫，他不在家，住在波克罗夫斯克村（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阿克萨科夫一家也不在，亚诺夫斯基也不在，——一个人也没有。我的亲戚们都住在柳布里诺的别墅里，靠近库兹明基，离莫斯科八俄里。到他们那里去（由于我只身一人，去他们那里成了我精神上的一种必需）既需要费用，又需要时间和钱。我思考再三，决计自己也搬到别墅去，到柳布里诺去（6月底），那里倒还有一幢别墅空着，（经熟人介绍）我以一半价钱租用了它。

这一切都与大量的开支联系在一起。我得购买茶炊、茶杯、咖啡壶，甚至连被服也要买，要租赁家具，要为别墅交一部分钱，要把帕沙从霍乱病流行的彼得堡接来，等等。总的说来，这样从彼得堡迁到莫斯科，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固然有益（例如它有益于我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安宁），但总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因此，虽说我终于在柳布里诺安顿下来，已经有

① 一种用麦芽或面包屑制成的清凉饮料。
② 卡利塔（？—1340）自1325年起为莫斯科公爵。
③ 指商人H. П. 拉宁在莫斯科开的一家矿泉水商店。——俄编注

两个多礼拜，在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之一，还有令人十分愉快的伙伴，但事情却干得很少；其实我还只是刚刚打算做事情，尽管我在最近两个礼拜里很用功。有可能做更多的事(差不多可以加倍)，我正在为最后一段时间，即为8月份积蓄力量。

卡特科夫正在别墅里休息，在彼得罗夫斯克花园；柳比莫夫(《俄国导报》的执行编辑）也在别墅度夏。在编辑部里只能遇到（而且也不是任何时候都能遇到）一个百无聊赖的秘书，从他那里是什么也不能得知的。但我在最初的几天里还是找到了柳比莫夫，我的小说在他手中已有三章付排。我向他提出，我将加快写出第4章，这就是小说第2部结尾的一半（四个印张），到下一期还将剩下四章，这就将是小说第2部的全部结尾。但柳比莫夫一开口就对我说："我等着您，就是想要告知您，现在在6月和7月间不仅可以（和应该）少量发表，而且可以干脆脱空一个月，因为这都是在夏季。我们最好还是如此安排：小说的整个下半部在秋天来临前刊出更为合适，最后的部分则在12月份登完，因为小说的效应将有助于杂志的征订。"这样就决定了再放过一个月。[①] 因此第4章（四个印张）将发表在7月份出版的那一期上，现在已经付排。

但在柳比莫夫的打算中（后来我才发现）还有一个在我看来是非常狡猾的想法，那就是我已交去的这四章中有一章是不能刊登的，这件事已由他——柳比莫夫——决定，并得到了卡特科夫的批准。我已向他们两人做了解释，但他们仍坚持己见！关于这一章我本人什么也不能说。我是在真正的灵感冲动下写就这一章的，可能，这是写得很糟糕的一章，但对他们来说问题并不在于文学价值，而是他们在为道德性担忧。在这方

① 长篇小说《罪与罚》的确是在1866年12月刊登完的。

面我是对的，任何违反道德的东西都没有，甚至是完全相反，但他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东西，而且除此之外他们还发现了虚无主义的痕迹。[①]柳比莫夫坚决地宣称，必须改写。我取回稿子，按我所付出的劳动和所体验的苦恼来说，这一大章的改写工作至少耗费了我写新的三章小说的精力，但我做了修改并且已经交出。糟糕的是，打这以后我未曾看到过柳比莫夫，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满足于我所改写好的稿子，也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否还要改动？还有一章（这四章中的一章）也有同样情况，关于这一章柳比莫夫说他删掉了许多（不过，我对此并不坚持己见，因为删去的地方并不重要）。

我不知道今后情况将会怎样，但是随着这部小说的进展而开始暴露出来的我与编辑部之间的观点对立已经使我十分不安。

为斯捷洛夫斯基写的那部小说[②]我尚未动笔，但我一定会写。我已拟就提纲，会是一部差强人意的长篇小说，甚至还

---

① 1889年《俄国导报》刊登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米柳科夫的这封信时发了一则“编者按”，其中写道：“第2部的第9章（译者按：该书第2部中没有第9章，而索尼娅向拉斯柯尔尼科夫宣读福音书是在该书的第4部第4章）中写到拉斯柯尔尼科夫探望一个靠自己的不光彩职业维持家庭生计的不幸女人索尼娅，写到他们俩在一起读福音书。这一章在编辑部中引起了困惑，米·尼·卡特科夫下不了决心将这一章以作者所提供的形式发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表示了同意改写……从此信可以看出：放弃已构思好的对索尼娅所做的过火的理想化对作者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作为一个女人，索尼娅的自我牺牲精神使她成了一个令人十分痛苦的受害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大大缩减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和索尼娅在读福音书时的谈话……于是尼·阿·柳比莫夫就着手妥善处理这件事情，他劝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做出让步，同时也要求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即卡特科夫）降低要求。”——俄编注

② 指小说《赌徒》。

会有一些人物性格很有特征。斯捷洛夫斯基一直在困扰着我，使我感到痛苦，我甚至在梦中也见到他。

总的说来，我还只是粗浅地匆忙地将一切告诉您，虽说已经写了很多。看在上帝的分上，请给我回信，同我谈谈您自己，谈谈您的生活、您的打算和健康情况。也谈谈住在帕夫洛夫斯克的我们的亲人们。[①] 然后再谈谈您还听到一些什么。我不再多写了。替我向柳德米拉·亚历山德罗芙娜致以最谦恭的敬意。请在您的孩子们面前提及我，并请转达我对我们共同的熟人们的问候。再见，好朋友，拥抱您。

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老病未曾发作过。我喝伏特加酒了。[②]

霍乱病流行情况怎样？

致米·尼·卡特科夫

（1866年7月19日，柳布里诺）

尊敬的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

我看过了校样，并补上了手稿上难以辨认的两三个词。

至于说到您所做的改动和删节，其中一些，正如我现在所发觉的那样，当然是必要的；但另外一些删节之处（在结尾部

① 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嫂子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及其子女们。

② 可能与当时流行的一种看法有关：霍乱病流传期间应该喝伏特加酒。——俄编注

分）却使我感到可惜。不过，就照您的意思办吧！对您这位文学裁判员我是充分相信的，更何况我自己有一个奇怪的特点：我写出什么东西之后就完全失去对它的评判能力，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是如此。

不过，有一处删节，那是在第 786 页上（我已在页边上用铅笔以 NB 字样标出），我想请求您，能否将它恢复?[①] 对读者来说，这里所写的是清楚的，如果他[②] 说：我是幸运的，那么当然不是因为他在欣赏自己的行为。不过，如果不能恢复，那也毫无办法。

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并非对结尾部分的全部删节感到可惜，有一些删节确实使这个部分更好了。已经有二十年我痛苦地感觉到我在写作上的一个缺陷——啰唆冗长，而且比所有的人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个毛病，可我无论如何不能改正。

又及

致尼·阿·柳比莫夫

(1866 年 11 月 16 日，彼得堡)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请求《俄国导报》编辑部，但编辑部显然漠视他的这一请求。——俄编注

② 指拉斯柯尔尼科夫。

我怀着谢意告知您，我非常高兴地收到了您的两封令人十分愉快的充满感情的信。我当时第二次给您写信，是因为在一封附有我的请求的信发出之后我又收到了编辑部第二次要我寄交长篇小说稿子的通知。

我在孜孜不倦地工作，我将遵照您的吩咐，并视稿子写作情况交稿。

我忍不住要给您写信谈一则文学界消息，哪怕有人可能认为我是一个搬弄是非的人。阿·尼·迈科夫写了一个独幕剧，是以诗体写成的，有一个半印张（不会少，可能还多一些）。在他所撰写的一切作品中，可以毫不犹豫地把这个作品称做 chef d'oeuvr'ом[①]。它的名称叫做《朝圣的人》，剧中人有三个，三个人都是到处漂泊的分离派信徒。从分离派信徒的生活中取材，这在我国文学中还是第一次，这多么新颖，多么吸引人！诗意又多么强烈！我在好几次朗读会（在一些人家里）上听到过这个作品，而且百听不厌，每次都发现新而又新的东西。大家都兴高采烈。迈科夫将在这里在卡拉姆津纪念活动（一次由文学基金会组织的活动）上朗读这个作品。它对生活及其实质的研究，对各种学说的研究是深刻和富有内涵的，有许多新的东西。他自己告诉我，本周内他将去莫斯科向《俄国导报》编辑部推荐这一作品。他不想把它投给任何别的刊物，不管怎么说，这是我国诗坛的一大硕果。

请接受我最深刻的敬意。

您忠实的仆人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法文：杰作。

致安·格·斯尼特金娜[1]

（1866年12月29日，莫斯科）

请别生我的气，我最亲爱的和十分心爱的朋友阿尼娅，这次我只给你写上三言两语，唯一的目的是向你问好，亲吻你，并告知我的旅途情况以及我已平安到达，如此而已，因为我在莫斯科哪里也尚未露面。旅途中一切平安。卧铺车厢糟糕透顶：潮湿得不像话，又冷又闷。牙疼了整整一天一夜，直到天亮（而且疼得很厉害）；我一动也不动地坐着或者躺着，并且不断地回忆着最近一个半月里的事情；[2]天亮前我睡着了，睡得很熟；醒来时牙疼已经减轻。十二点钟抵达莫斯科；十二点半我已在自己人家[3]里了。大家都很惊讶，也很高兴。叶连娜·帕夫洛芙娜也在他们家，瘦多了，甚至变丑了。她很悲伤，迎接我时相当冷淡。午饭后我牙疼又发作了。和索尼娅两人在一起待了半个钟头。我把一切告诉了她，她高兴得不得了。她完全赞同，她不承认并否定了容格[4]所说的障碍。[5]当然，并未一切都细谈，我还得同她商谈许多事情。对我在卡特科夫处

---

① 安·格·斯尼特金娜（1846—1918），原先是米柳科夫介绍她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当速记员，此后，1867年2月她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结婚。这是他寄给她的第一封信。

② 指斯尼特金娜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未婚妻之后的一个半月。——俄编注

③ 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妹妹薇·米·伊万诺娃家。

④ 爱·安·容格（1833—1898），彼得堡的一位眼科教授。

⑤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斯尼特金娜在结婚前去过容格处，后者认为两人年龄相差太大：男方四十四岁，女方只二十岁。

会获得成功[1] 这一点她摇头，表示有所怀疑。其实使她伤心的是这样的好事竟然岌岌可危。我问了她：我不在时叶连娜·帕夫洛芙娜是否想念我？她回答说：啊，怎么不想呢？她一直在想！但我并不认为这可以当真称之为爱情。晚上我从妹妹和叶连娜·帕夫洛芙娜本人处得知，她一直十分不幸。她的丈夫是一个可怕的人；他身体好一些了。他不让她离开自己一步。他生气，日以继夜地折磨她，他吃醋和猜忌。从所有的谈话中我得出结论：她没有功夫来考虑爱情（这是完全确切的）。我非常高兴，此事可以算是了结了。

只要卡特科夫处的事情一有成功希望，我就向亲戚们宣布我们俩的婚事。第一天，也就是昨天，我的牙疼了一整天，一夜之间面颊发肿了，而今天牙却不痛了。今天我到柳比莫夫处去，我想先不去见卡特科夫。总的来说我还没有一个行动计划，要看情况做决定。我一定竭尽全力抓紧办事，以便早些回到你身边，决不会在此地多待一天。我的心情常常很忧郁，是一种莫名的忧郁，——就像是我对什么人犯下了罪似的。我时时刻刻在思念你，想象着你。不，阿尼娅，我热烈地爱你，索尼娅也爱你：她极想见到你。她很激动，也很关心。

现在我紧紧地拥抱你，亲吻你，——很快就要收到你的信并同你见面。过上两三天，只要我办成了什么，我就给你写一封更详细更好的信。现在我在尽一切力量抓紧办事。我觉得，我处处都赶不上趟儿！（又要倒霉！）有什么办法？大家都在准备过节，所以大家的时间就没有准儿。

昨天你是怎么度过的？我想在梦中见到你，——但没有梦

---

[1]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结婚打算向卡特科夫预支两千卢布，后者同意先给一千卢布，另一千卢布在两个月后再给。

见。我用书为你占卜：我把书翻开，读右页上的第一行，结果很有意味，也很凑巧。

再见吧，亲爱的，我们很快就将相会。一千次吻你的纤手和小唇（我一直在想你的小唇）。很忧郁，很忙乱，所有的印象仿佛都给破坏了。玛申卡很可爱，她还是个孩子。费佳也来了。所有的孩子都非常可爱，他们全都高高兴兴。尤利娅没有赏光出来见我，但晚上她从别的房间派人来问我：她可不可以为我占卜？她的女友们都聚集在她那儿，看着镜子占卜。我回答说：请便。她们为我算命，算了一个身穿白色连衫裙的黑发姑娘给我。我派人去对她们说：全是胡说八道，她们没有算中。

亲爱的，你能看到帕沙吗？请向他转达我的问候，请告诉他：萨申卡和赫梅罗夫仔细地询问到他的情况，他们很遗憾的是，他没有来莫斯科，也不打算来。他们可等他啦，甚至还占卜猜他来不来。

无数次亲吻你。向你祝贺新年，祝你幸运。为我们的事情祈祷吧，我的天使。一谈及我们的事我就担心，但我将竭尽全力去办事。过两三天我一定给你写信，我可没有失去希望。

我整个都是属于你的，你的忠诚的，完全忠诚不渝的。我相信你，我信赖你，就像相信和信赖我的整个未来一样。你要知道，一个人远离幸福时就会更加珍惜它。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希望拥抱你。向妈妈[1] 致以最恭顺的问候，请向弟弟[2] 转达我的敬意。

无限爱着你的

① 指斯尼特金娜的母亲。
② 指斯尼特金娜的弟弟。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索涅奇卡劝我而且命令我自己跑一次邮政总局，因为从那里寄信今天就能发出。

又及

致安·格·斯尼特金娜

（1867 年 1 月 2 日，莫斯科）

昨天我收到了你的珍贵的来信，我最亲爱的永恒的朋友，我高兴极了。大概在你给我发信的那天（或者是第二天）也收到了我的信。现在主要的是我急于要把情况告知你。我的事解决（即着手解决）得比原先想得快一些，现在它的主要方面已差不多解决了。我本想通过柳比莫夫(《俄国导报》的编辑）开始活动，到莫斯科后第二天我去找他，所幸的是在他家里未遇上他。于是我便到《俄国导报》编辑部去，又很幸运，我去找了卡特科夫（我并未想立即找他，打算让柳比莫夫开路)。卡特科夫忙得要命，我在他那里坐了十分钟。他极好地接待了我。十分钟后我看他忙得不可开交，就起身告辞，对他说，我有事情求他，但由于他工作太忙，请他约个时间：我什么时候可以来向他谈我的事情？他突然坚持着要我马上就谈。我就谈了起来，从我打算结婚谈起，三分钟内就把一切事情都说清楚了。他诚挚和友好地向我表示祝贺。“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我向您直说，我的幸福全部取决于您。如果您需要我合作（他说：‘当然，那还用说！’)，就请您预支给我二千卢布。”如

此这般，我对一切做了说明。“作家们总是要预支的，”我最后说，“但由于数目太大，一般是不会预支的，所以一切都看您是否乐意。”他回答说：“我和列昂季耶夫[1] 商量一下。全部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这么多闲钱，请您在两天后再来一次，我尽量努力。”两天后他把最终决定告诉了我：一千卢布现在就可以给我，而另一千卢布他要求延至两个月后交付。我接受了并表示了感谢。

亲爱的阿尼娅，现在情况是这样：我们的命运已经决定，钱有了，我们将尽快举行婚礼，可是同时还面临着一个极大的困难，那就是另一千卢布要拖了很久才能取得，而我们现在就需要两千，一个戈比也不能少（你记得吗，我们在一起计算过）。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但不管怎样，我们的婚礼可以举行了。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吧！拥抱你，吻你，一下子就亲吻一百次。

我想，日内，明天或后天，我一收到钱或者汇条（节日太妨碍办事），马上就回彼得堡，回到你身边。不和你在一起我十分惆怅，虽然在这里大家都很爱我。我可以说，6 号或者 7 号我就回到彼得堡了。我不能说得完全肯定，因为付钱的事取决于他们，但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说：6 号或者 7 号我将拥抱你和亲吻你，吻你的纤手和小脚（你不让我吻的那双小脚）。那时我们生活的第三时期就将来临。

现在稍许谈谈这里的生活。哎呀，阿尼娅，我一向十分讨厌写信！有些事情怎能在信中说清楚呢？因此我只能写些干巴巴的简单事实：首先，我已在信中告诉过你，我在来到莫斯科

---

① 帕·米·列昂季耶夫（1822—1874），俄国语文学者、教授、记者，《莫斯科新闻》和《俄国导报》编辑。

的那天就向索尼娅倾诉了一切，她非常高兴。你别担心，我没有忘记向她转达你的问候，她已经非常非常爱你了。根据我的谈话她已经对你有了部分了解，许多东西（按我所讲的）她很喜欢。第二天，在得到了卡特科夫的第一次答复后，我把我们俩的事告诉了妹妹，她很高兴。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我是在第三天才告诉的。他向我表示祝贺，还提了一条十分独特的意见，这意见我以后再告诉你。接着非常快乐的时刻来临了，我和全家人一起欢欢喜喜迎接新年。叶连娜·帕夫洛芙娜和玛丽亚·谢尔盖耶芙娜（她很爱开玩笑）也来了。整十二点钟时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站起身来，举起香槟酒杯，提议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健康干杯。玛申卡和尤莉卡因为什么也不知道，十分惊讶。总之，大家都高高兴兴，向我祝贺。

迄今为止我见到的人还很少，亚诺夫斯基（我的一个朋友）和阿克萨科夫除外。阿克萨科夫非常忙。迈科夫在莫斯科时向亚诺夫斯基谈起我们，说他见过你，根据你的情况他判断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将有美满幸福的生活。”迈科夫的这种意见使我感到非常愉快。亚诺夫斯基详细询问了有关你的情况，也十分高兴，并向我们祝贺。

我和阿克萨科夫谈了有关合作的事。①

你倒想象一下，直到现在我尚未来得及看完最后两章，《俄国导报》的 11 月号在此地出版了。

昨天是元旦佳节，叶连娜·帕夫洛芙娜把大家请到家里参加晚会。大家玩起纸牌游戏来。突然有人进来交给亚历山大·

① 阿克萨科夫有意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他在 1867—1868 年出版的《莫斯科报》的工作。——俄编注

帕夫洛维奇一封信（是由信差从测地学院送到叶连娜·帕夫洛芙娜家的），而他把信转交给我。有人问是谁寄来的信？我说是米柳科夫寄的。我站起身来走出房间去看信。信是你写来的。我很高兴，甚至很激动。满怀喜悦地回到桌旁，我说，米柳科夫的信中有些令人不快的消息。一刻钟后我感到癫痫病好像开始发作，我走到前厅，用水把头淋湿，又把湿毛巾安放在额头上。大家有点紧张。我让大家安静下来，并叫来索尼娅，让她看了您信中对她的问候。后来，当我们回到家里时，我把全信大声朗读给索尼娅和玛莎听。请别生气，我亲爱的，他们都看到了，他们是见证人：我是那么爱你——我是那么无限地爱你，因而我也非常幸福。

叶连娜·帕夫洛芙娜对这一切十分克制，她只是对我说："我很高兴，夏天我没有依从您，也未曾对您说过任何肯定的话，否则我就完了。"她对这一切的态度使我十分高兴，从这方面来说我现在也已经完全放心了。①

明天我就开始张罗，以求迅速地立刻取到钱。我想每天每时每刻都看到你，越来越想。请替我向帕沙说一声谢谢，因为他马上就去看你。我拥抱你，无数次地亲吻你，当我写这些话时，我万分难受，因为此时此地我只能在纸上写写。啊，我此刻真想好好拥抱你！再见，亲爱的朋友阿尼娅，祝你快乐，你爱我吧。愿你幸福；等着我吧；大家都向你问好。

我想，我不必再给你写信了，——除非是发生了什么特殊的事。向你妈妈问好！

---

① 1866年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叶连娜·帕夫洛芙娜相遇时问过她：如果她不是有夫之妇，她会不会嫁给他。后者对此未做肯定回答。——俄编注

再次亲吻你（我真吻不够啊），你的幸运的丈夫。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有这样的妻子的人还会是一个不幸者吗？——难道这是可能的吗？爱我吧，阿尼娅，我将永远爱你。

致亚·彼·卡申和奥·阿·卡申娜夫妇[①]

（1867 年 2 月 13 日，彼得堡）

尊敬的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和奥莉加·阿列克谢耶芙娜：

经过了许多张罗并克服了种种困惑和犹豫（甚至是疾病）之后命运做出了决定，我的婚礼将于星期三 2 月 15 日午后八时在伊兹梅洛夫圣三一大教堂举行。看来，这是一定的了[②]。

曾记否您欣然应允过在那时光临，现在我不揣冒昧再提出一个非常的和愉快的愿望：恭请尊敬的奥莉加·阿列克谢耶芙娜和索菲娅·亚历山德罗芙娜[③] 出于对我的友爱赏光于我和我的未婚妻，出席我们的婚礼。我一想到您希望成为我新生的最初时刻的见证人，我就感到一种特殊的欣慰。

请接受我深刻的敬意。永远诚挚地忠于您的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亚·彼·卡申（1813—1869），医生。奥·阿·卡申娜是他的妻子。

② 他原定于 2 月 12 日结婚，因病延至 15 日，因此说“看来，这是一定的了”。

③ 指卡申夫妇的女儿。

致柳·亚·米柳科娃和奥·亚·米柳科娃姐妹[①]

（1867 年 2 月 13 日，彼得堡）

敬爱的柳德米拉·亚历山德罗芙娜和奥莉加·亚历山德罗芙娜：

曾记否你们欣然应允过参加我的婚礼，我现在大胆地向你们表示：我一定恭候你们光临。你们将使我无上荣幸和无限快慰。最近一段时间里，起初是有许许多多麻烦事（不知这些麻烦事何时才能结束），接着是疾病迫使我坐困家中足不出户，否则我一定会再次登门邀请。我非常高兴，比巴[②] 已经恢复健康，你们可以想象，我是多么指望他手捧圣像去教堂啊！我一直想去看望他，一旦我能出家门，——我一定去。

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也通过我请你们光临，她非常希望你们光临。她特别委托我奉邀，虽说她尚无任何权利直接邀请你们。但我想，你们认识她后肯定会喜爱她的。为了你们对我的幸福所表示的友善同情，也根据我不间断的口述，她早已喜爱你们了。再见。

对你们诚挚和绝对忠诚的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① 亚·彼·米柳科夫的两个女儿。

② 亚·彼·米柳科夫的儿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教子。

致亚·彼·米柳科夫

（1867 年 2 月 13 日，彼得堡）

尊敬的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

我的婚礼定于星期三（2 月 15 日）晚上八点钟在伊兹梅洛夫圣三一大教堂举行。我完全相信您会恪守您的诺言而光临（再说作为整个这件婚事的撮合人，您也应该光临）。我同样也给柳德米拉·亚历山德罗芙娜和奥莉加·亚历山大罗芙娜写了信，提醒她们曾许下的愿，我深信她们一定会履行诺言的。

可怜的比巴当然不能来，我为此非常难过。我一直在想去看望他，但是我好像已是第五天足不出户了。我患牙龈脓肿，痛苦不堪，再加上麻烦事儿又多。希望明天能出门，很想到府上坐上片刻。

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国外谍侦

致阿·普·苏斯洛娃

(1867年4月23日，德累斯顿)

我亲爱的朋友：

你的信①很晚很晚，即在我出国之前，才从巴祖诺夫那儿转交给我，由于我极其匆忙，还来不及给你回信。我是在受苦节（好像是4月14日）那天从彼得堡启程的，走了很长时间才到达了德累斯顿，走走停停，因此直到现在我才找到时间同你谈谈。

看来，亲爱的，关于我的事你一点也不知道，至少在发信时你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于今年2月结婚了。按照合同，我应该在去年11月1日之前交给斯捷洛夫斯基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其篇幅不少于通常出版物的十个印张，否则我就得支付巨额的违约罚金。当时我正在为《俄国导报》写长篇小说，已写好二十四个印张，还需再写十二个印张，可这时却又得给斯捷洛夫斯基十个印张。已是10月4日了，而我尚来不及动笔。米柳科夫建议我请一个速记员，以便口述小说，我讲他记，这样可以使工作加速四倍。速记教授奥利欣将他最好的一个女学生派给我，我和她谈妥了，10月4日我们就开始一起工作。我的

① 这封信没有保留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夫人偷偷看了之后，反应强烈。她在《日记》中说："读信后，我是那样激动，以致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心都冷了，我发抖，甚至哭了。我害怕，这一旧的爱恋之情死灰复燃，而他对我的爱却消失了。"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到信的那天，坐立不安，他"狂怒，不知是对谁，又是为的什么"，接着他坐下写这封信。——俄编注

速记员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斯尼特金娜是一个年轻而又相当标致的姑娘，二十岁，出身于良好家庭，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文科中学，性格十分善良和开朗。我们的工作开展得非常之好，10月28日长篇小说《赌徒》完成了（现在已经发表），总共用了二十四天时间。在小说快写完的时候，我发觉我的女速记员真诚地爱着我，尽管她从未向我透露过只言片语，而我呢，我也越来越喜欢她了。由于哥哥去世后我的生活非常寂寞和苦恼，我就建议她嫁给我。她同意了。现在我们已在教堂举行过婚礼。年龄上的差别大得惊人（二十岁和四十四岁），但我越来越确信：她会幸福的。她心好，善于爱。

现在一般地谈谈我的情况。

你已有所了解，我哥哥去世后，我忙于办杂志，把身体彻底搞坏了。但是，为了克服读者的冷漠态度等事我搞得精疲力竭，我又抛弃了刊物。此外，我将三千卢布（把自己的全部作品出售给斯捷洛夫斯基所得的三千卢布）都无偿地用于他人的杂志、用于哥哥的家属、用于偿还他的债主们。结果我自己背上了新的债务——哥哥因办杂志而欠下的债务我不得不拉到自己身上，数目超过一万五千卢布。1865年我出国时的情况就是如此，身边总共带着四十元拿破仑金币。[①] 在国外我得出结论：只有依靠自己我才能偿还这一万五千卢布。再说，哥哥去世后（他曾是我生活中的一切），我活着感到十分厌烦。我想找到一个人，他的心能够与我的心相呼应，但是没有找

① 法国拿破仑一世和三世时期的铸币，一个拿破仑金币相当于二十法郎。

到。[①] 于是我便全身心投入工作，开始写长篇小说。卡特科夫支付的稿酬最多，我就把稿子给了他。但三十七个印张的长篇小说再加上为斯捷洛夫斯基写的十个印张，原来是我难以胜任的，但这两项工作我都完成了。癫痫病因此加重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但是我却使自己得到了排遣，我还拯救了自己免于坐牢。这部长篇小说（连同第二次出版）给我带来了一万四千卢布，我靠这笔钱生活，还偿还了一万五千卢布债务中的一万二千卢布。现在我总共还背着三千卢布的债，而这三千卢布却是一笔最凶恶的债。你钱付得越多，债主们就越不耐心，越不理智。请注意，如果我不把这些债务拉到自己头上，那么债主们就连一个戈比也得不到，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清楚，所以他们当初求我发慈悲，将这笔债务转到我头上，并且答应不烦扰我。我偿还了一万二千卢布，却激起了尚未按票据得到钱的一些人的自私心。现在在新年到来之前我是不会有钱的，即便是我开始写新的，现在正在写着的这部小说[②]，新年之前我也不会有钱。何况他们不让我安宁，我又怎么能完成？正因如此我（同妻子一起）到国外来了。此外，我希望在国外我的癫痫病能得到缓解，而在彼得堡的最近一段时间我甚至几乎不能工作。夜间简直不能坐下来工作，一坐下来癫痫就马上发作，因此我想在此地养好身体并把小说写完。我在卡特科夫处预支了一些钱，他们是乐意地给的，他们付给的稿酬很优厚。我一开始就向卡特科夫声明，说我是斯拉夫派，对他的某些意见是不赞同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暗示：这个人就是阿·普·苏斯洛娃，后者在 1865 年 11 月 2 日写下的一页日记中说：“费·米·今天来过，我们一直在争论和反驳。他早就向我求婚，愿意把他的手和心给我，而这却只能叫我生气。”——俄编注

② 指长篇小说《白痴》。

的，这改善了、也大大缓和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作为个人，他是这个世界上极其高尚的人。我以前完全不了解他。他的无限的自尊心于他是非常有害的，可谁没有无限的自尊心呢？

我在彼得堡的最后几天里见到了布雷尔金娜（格洛比娜）[①]，我去过她家。关于你我们谈了很久。她喜爱你，她对我说，我和另一个人喜结良缘，使她很伤心。我将同她通信，我喜欢她。

你的信给我留下了忧伤的印象。你在信中说你心情抑郁，我不了解你近一年来的生活，也不知道你心中想些什么，但根据我所知道的有关你的全部情况来判断，你很难会是幸福的。

啊，亲爱的，我并非要你去享受廉价的必需的幸福。为了你的严格要求我尊敬你（我是一向尊敬你的），不过我知道，你的心不能不要求好好生活，而你自己却把人或是看做无限光辉的人，或是马上看做下流坯和鄙俗汉。我这是依据事实来说的，结论你就自己去作吧。

再见吧，永恒的朋友！我担心你在莫斯科收不到这封信。总之，你要考虑到，俄历 5 月 8 日之前我还在德累斯顿（这是 minimum，可能我待的时间更久些）。因此，如果你想给我回信，那么收此信后马上回复。Allemagne（Saxe），Dresden，Dostoiewsky，Poste restante.[②] 今后的地址当再告知。再见，我的朋友，握你的手，吻你的手。

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叶·尼·布雷尔金娜（格洛比娜）（1869 年去世），小说家，是阿·普·苏斯洛娃和娜·普·苏斯洛娃姐妹俩的女友。

② 法文：德意志（萨克森），德累斯顿，陀思妥耶夫斯基收，留局待领。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67年5月6日，霍姆堡)

你好，我的天使阿尼娅，再给你写几行，通报每天的信息。现在我每天早上都给你写信，这已成了我的一种需要，因为我每分钟都在想你。我整夜都梦见你，你想象一下，还梦见我的侄女玛莎（费佳的妹妹）。我和她在梦中和解了[①]，我非常满意。现在我来谈正事吧。

昨天很冷，甚至还下了雨；我整天都感到乏力，心绪不佳，几乎站不住，幸好在火车上马马虎虎睡了两个钟头。昨天一整天总想睡觉。这里在赌博，我无法摆脱它；你可以想象得出，我有多兴奋。你想象一下，我早上就开始赌，午饭前已输掉了十六个金币[②]，只剩下十二个金币和数个塔勒[③]。午饭后我又去赌了，要求自己极端理智慎重，感谢上帝，我赢回了输掉的全部十六个金币，而且除此之外，还赢了一百个盾[④]。我本来可以赢上它三百个盾的，因为它们已经在我手中，但我冒了一下险，又输掉了。阿尼娅，我的最终观察结果是这样：如果能做到非常理智，即做到如同大理石像似的冷静，非凡的谨慎，那就一定毫无疑问地想赢多少就赢多少。但是必须赌上许多时间，许多天，如果不走运的话就满足于小赢，适可而止，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侄女同曾在《时代》和《时世》编辑部工作过的米·伊·弗拉季斯拉夫列夫结婚而争吵过。——俄编注
② 1755年开始铸造的帝俄金币，面值为十卢布。
③ 当时德国货币，一塔勒为三马克银币。
④ 当时德国的金币或银币。

不要强求得手的机会。这里有一个犹太佬，他已赌了好几天，他极其冷静、精明，非凡的精明（别人把他指给我看过），做庄家的已开始害怕他了，他在这里捞钱，每天至少要拿走一千个盾。

总而言之，我一定会做出超乎凡人的努力，要做到非常理智。另一方面，我又无论如何不能在这儿待上好几天。

毫不夸大地说，阿尼娅，我非常讨厌、非常厌恶这一切，以至我真的会自己跑掉，而当我一想到你，那就会全身心向你飞去。哎呀，阿尼娅，我需要你，我感觉到了这一点！一想到你那明朗的微笑，想起跟你在一起时那股自然流入心房的欢乐暖流，就会无可阻挡地要到你身边去。阿尼娅，你通常看到的我是一个忧郁寡欢和十分任性的人，但这不过是一种表面，遭命运摧残和糟蹋的我一向是这样的人，但我内心里却是另一个样子，请相信，请相信！

然而像这里的这种不花本钱发财的做法（也并非完全不花本钱，付出的代价是痛苦），它确实具有某种刺激性和麻醉性，一想到为了什么需要钱，一想到那些债务和那些除我以外需要钱的人，就会觉得不能离开。但我也想象到我的痛苦，如果我赌输了而且什么也做不成时的痛苦：我会平白无故地忍受许多污言秽语，而且在离开时比来到时更加穷困。阿尼娅，请答应我在任何时候你也不把这些信给任何人看。我不想让任何人议论我的这种卑劣的状况，“诗人就是诗人”。

拥抱你，阿尼娅，我亲爱的。也许今天我会收到你的信，我唯一的朋友。明天见。明天我一定给你写信。我无论如何不会在此地久留。

昨天夜晚我让人把壁炉生上火，火炉尽冒烟，我被炭气熏昏。一夜我睡得死死的，尽管头在痛。今天我十分健康。阳光

灿烂，天气晴朗。

再见，令我欢乐的人儿。

永远是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如果由于什么原因在哪一天没收到我的信，你也别担心：过上一天就会收到。但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67年5月9日，霍姆堡）

我亲爱的天使：

昨天我感受到一种可怕的折磨：写好了给你的信以后我去邮局，他们齐声回答我说没有你寄来的信。我不信，我双腿发软。天晓得我脑里想到了什么。我向你发誓，我从未经受过比这更大的痛苦和恐惧。我脑里老是浮现出一个想法：你病了，快要死了。我在花园里来回走了近一个钟头，全身哆嗦；最后我去了赌场，把所有的钱都输光了。我失魂落魄，双手颤抖，不知怎的就在输钱的时候我也几乎是高兴的，口中说着：随它去，随它去。终于我输得一精二光（当时我甚至没有惊讶），我在公园里游荡了约莫两个钟头，天晓得我走到了什么地方。我知道自己完全束手无策。我决定了，如果明天，即今天，收不到你的来信，我马上回到你身边去。但带什么回去呢？于是我又往回走，把表当掉（就是我在去邮局的路上刚赎回的那一块表），还是当给我前天把表当给他的那个人。这时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想法：可不是嘛，实际上你在礼拜一之前是不可

能给我写信和寄信的。礼拜六你收到了我的头一封信，当即在邮局给我写了回信，然后在礼拜六你就不再写信了，因为早上你已在邮局给我写过回信（两张小纸片）。因此你在礼拜天就没有给我寄信；而在礼拜天你收到了我的（第二封）信之后，当天就给我写回信，因此这信只能在礼拜一发出，这样礼拜二之前（即早于今天）我不可能收到。这一切我终于弄清楚了，不知你信还是不信，——我好像是死而复活了。现在我在给你写信，全身在发抖。假使我算错了，今天收不到你的信，那会怎么样呢？啊，愿上帝保佑！现在我急于上邮局。阿尼娅，亲爱的，对我来说你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怎么会如此难受？须知我从来还没有像昨天，在那可怕的时刻那么难受过、那么害怕过！不，阿尼娅，只有爱得强烈，才会有这种感受！天哪，如果今天还收不到信，那又怎么办？我急于写完这封信，马上就跑到邮局去。如果又没有你的信，我会怎样呢？应该回去，但是没有钱。连当表所得的钱也差不多输完了，我现在一共才有二十五个盾，要付旅馆费，要付路费，天哪！昨天那种恐惧感现在几乎又在我心中出现了。

如果你没有病，一切都正常，那么，我的朋友，你一收到这封信就赶快帮我办事。请你听我说：赌博已经结束，我想赶快回去；你一收到这封信马上寄二十块金币给我。赶快寄，就在当天，立刻就寄，如果可能的话。别耽搁片刻，这是我对你的最大请求。首先，得把表赎回（不能为了六十五个盾把表丢了）；其次，要付旅馆费，然后是路费，剩余的钱我一定全部带回。你别担心，现在我不会再赌了，而主要的是你赶快把钱寄来。明天或者后天旅馆里将给我送来账单，如果收不到你寄来的钱，我就得去向老板道歉，而他则可能去找警察，所以请你让我摆脱这种折磨，快点儿把钱寄来。这一切你都要自己一

个人去做，别对女房东说，就是说别同她商量；他们没有必要知道我们的事。这事情很容易办理：你到一个较好的银行家那儿去，到他的办事处去（关于银行家你可以在邮局向发信的职员咨询一下），到了银行家的办事处后，你把二十块金币交给他，问他：他们能否马上将钱寄到霍姆堡去（把地址详细些告诉他），寄给某某人，即寄给我，Poste restante。（当然，他们是能够办到的。）然后他们收下你的钱，当然要扣除佣金，给你一张此地的即霍姆堡的某个银行家的票据（你别担心，他们知道该把票据给哪个银行家，到处都有他们的银行家通讯员）。你把这张票据装入寄给我的信中，封好，送到邮局，说明这是寄钱的信，加以保险，就这么办。而我在这里收到你的信后，就去银行家那儿，他按这张票据给我钱。看在上帝的分上，交给银行家的地址要写确切，是霍姆堡，而不是汉堡，把地址写在纸上。我在焦急地等待，一收到钱，我马上就回去。

亲爱的朋友，我们剩下的钱很少了，但你别抱怨，别沮丧，也别责备我。至于我呢，有关我们的钱的事我几乎是全不担心的：我们将剩下二十块金币，人们还会寄来二十块。我一回到德累斯顿，马上就给卡特科夫写信，请求他给我寄五百卢布到德累斯顿。当然，他将紧皱眉头，但钱是会给我的。他既然已经给了那么多（三千卢布），这次他就不会拒绝了。再说他几乎是不能拒绝的，因为我没有钱又怎么完成作品？当然这很不好，但须知这钱总共才顶得上二十三个印张，而我是会为他挣钱的呀！[①] 在等候他的回音期间，我们就待在德累斯顿，回音不会早于一个月来。我的天使，我让你十分苦闷地待在德累斯顿，我为你感到难过。我倒是可以坐下来写一篇评论别林

① 指陀思妥耶夫斯基即将为《俄国导报》写长篇小说《白痴》。

斯基的文章，[①] 在等待卡特科夫的回音期间就可以把它写好。然后我们去瑞士，并尽快开始工作。[②] 我的天使，可能这样反而会更好一些：赌博这种该死的念头——这种癖好现在将会一下子从我身上消失。现在我又要像前年（在写《罪与罚》之前）一样，以劳动来获得成功。将来怎么样就怎么样好了，但我担心的是你会感到无聊。我只是为你，为你担心。我的小鸽子，我们最好快一些见面。请你别为这封混乱的信生气；我在竭尽全力快速写信，以求早些在邮局得知我的命运如何，也就是有没有你的来信？我现在甚至全身在发抖。如果能收到你的信，我就会是幸福的。拥抱你，我的朋友，别痛苦，别悲伤，别为我感到不安；只要今天能收到你的信，我就幸福。再见，见面在即，拥抱你，别苦恼，别悲伤。再说从实质上看这也根本不是十分了不起的事，每个人，甚至是最幸福的人，在生活中常常遇到挫折，还不止是这样的挫折呢！我呢，我花这些钱买了一个宝：摒弃了一个愚蠢的念头。也许，我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还算便宜的。是啊，听任命运安排吧！紧紧拥抱你，无数次地亲吻你。

你的丈夫，全身心属于你的，崇拜你的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看在上帝的分上，赶快把钱寄来。但愿能早些离开这个地方！寄钱的地址是：Poste restante.

---

① 这篇文章是为作家康·伊·巴比科夫（1841—1873）所筹划的丛刊《命运》而写的，于1867年完成，在寄往彼得堡的途中遗失了。——俄编注

② 指写作长篇小说《白痴》。

我把你折磨透了，我的天使！

又及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67年5月12日，霍姆堡)

阿尼娅，亲爱的，我的朋友，我的妻子，请原谅我，别叫我卑鄙家伙！我犯了罪，我把你寄给我的钱全部输光了，全部，一个子儿也没剩。我是在昨天收到钱的，昨天就全部输掉了。阿尼娅，我现在有什么脸见你呢？你现在关于我会说什么呢？有一点，只有一点使我心惊胆战：你会说什么？关于我你会怎么想？只有你的裁判最使我感到恐惧！你现在能尊敬我吗？你还会尊敬我吗？没有尊敬的爱情算什么？须知我们的全部婚姻生活会因此而动摇。啊，我的朋友，请你别给我做最终的判决吧！我痛恨赌博，不仅是现在，就是在昨天、前天我也痛恨它，我诅咒它。昨天收到钱后我换成筹码去赌，我去时心里想：哪怕稍许赢一些回来也好，哪怕使我们的钱稍许有所增加也好。我非常相信我会稍许赢一些的。起初我输得并不多，但输了以后就想把输掉的赢回来，输得更多了，就不由自主地要赌下去了，想要赢回来，至少赢一个路费回来，结果呢，输了个精光。阿尼娅，我并不求你怜悯我，要是你不留情面倒会更好一些，但我非常害怕你的审判。为自己我倒并不担心。恰恰相反，现在，现在在受到了这次教训之后，我对自己的前途却突然变得十分放心了。现在只有工作和劳动，工作和劳动，我一定会证明我是有所作为的！我不知道，以后的情况将怎样

处理，但是现在卡特科夫是不会拒绝的。而今后的一切，我想，将取决于我的劳动的价值。劳动成果好，钱也就有了。如果事情只涉及我一个人，我现在就连想也不会去想，一笑置之，挥下手一走了事，但是须知你是不可能不对我的作为说出自己的见解的，正是这一点使我惶惑不安，使我苦恼。阿尼娅，但愿我能不失去你的爱！我们的处境本已十分糟糕，我还花钱来到霍姆堡，又输掉了一千多法郎，差不多是三百五十卢布！这简直是犯罪！

但我不是由于轻率、贪婪，也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把钱挥霍殆尽的。我有另外一些目的！不过，现在又有什么能为自己辩解的！现在要快一点回到你身边。赶快立刻寄路费来，即使是最后的一些钱也要寄来。我不能再待在这个地方，我不愿困在这个地方。我要回到你身边，快点回到你身边，拥抱你。你也一定会拥抱和亲吻我的，不是吗？唉！如果不是这寒冷而又潮湿的糟糕天气，我至少昨天就到了法兰克福！什么事也就没有了，我也就不会去赌博了！但是天气是那么坏，我又牙疼，咳嗽，不可能动身，不能穿一件薄大衣坐一整夜火车。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这干脆是冒生病的危险。但现在我顾不上这些了。收到这封信后立刻给我寄十块金币。（完全像上次一样，寄一张 Robert Thore①票据那样，完全不需寄金币，就像上次一样寄 Anveisung②。总之，完全和上次一样。）十块金币，即九十多个盾，只要能付清账款和买一张火车票就行。今天是星期五，我礼拜天能收到钱，当天我就到法兰克福，在那里买一

① 德文：罗别尔特·福尔。该是兑换汇票的一个银行家的姓名。——俄编注

② 德文：汇款。

张 Schnell－Zug①，礼拜一我就在你身边了。

我的天使，请你别随便以为我会把这些钱也输掉。别这么难堪地委屈我！别把我想得这么卑劣。要知道我也是一个人！要知道我身上总还有一点儿人味。别由于不信任我而想入非非，自己跑来找我。这样不信任——不相信我会回去——真会使我痛不欲生。我向你保证，我马上回去，在任何情况下，风雨无阻。拥抱你，亲吻你。你现在在想念我吧？唉！如果我能在你读这封信的时候看到你，那有多好啊！

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的天使，你别为我担心！我再重复说一遍，如果我是独自一人，我就会一笑置之，毫不在意。你，只有你的评判最使我感到痛苦！而我呢，我可真把你折磨坏了！再见！

唉！要能快一点到你身边，快一点和你在一起就好啦，我们在一起总会想出个什么办法来的。

又及

致安·尼·斯尼特金娜②

(1867 年 7 月 9 日，巴登-巴登)

尊敬的和亲爱的安娜·尼古拉耶芙娜：

① 德文：快车。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岳母。

我和阿尼娅身体都健康，我们很幸福。阿尼娅爱我，而我一生中从未像和她在一起这么幸福过。她温柔、善良、聪明，她信赖我，她以她的爱情使我十分依恋于她，所以现在如果离开她我就可能会死去。为了您的好女儿我由衷地感谢您，是您给了我这种幸福。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想念您。有时，阿尼娅想您都想哭了，她总向我讲述她从前在您身边生活的情况。如果您长久不来信，她就会十分不安。请向玛丽亚·格里戈里耶芙娜和她善良的好心肠的帕维尔·格里戈里耶维奇①问好，当我在他们家发病的时候，他非常细心地照料过我。② 请向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③转达我们的兄弟般的问候。衷心地拥抱您。真诚地十分热爱您的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阿·尼·迈科夫

（1867 年 8 月 16 日，日内瓦）

瞧，我已经好久没有写信，没有回复你那封珍贵的书信！亲爱的和念念难忘的朋友，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我称您为念念难忘的朋友，我内心深感这一称呼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是多年的老友，而且彼此都十分熟悉，所以尽管生活曾使我们分

---

① 即帕·格·斯瓦特科夫斯基，彼得堡书刊检查委员会的检查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连襟。——俄编注

② 指 1867 年 2 月 26 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连襟家里发病两次。——俄编注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弟。——俄编注

手，有时甚至把我们隔离开来，[1]但它不仅没有把我们拆散，也许反而把我们最终连在一起了。您信中写道，您多多少少体验到了离别恨[2]，而我则更是如此。除了每日在我心中证实一个信念即我们在思想和感情上十分相似和一致之外，还希望您考虑一点，那就是失去了您之后我又来到了异国他乡，这地方既没有俄国人和俄国书，又没有俄罗斯人的思想和忧虑，甚至连一张和蔼可亲的脸孔也没有！真的，我甚至不能理解，一个侨居他国的俄国人，如果他还有感情和思想，他怎能不觉察到并深深地体验到这一点。可能，这些脸对他们自己人来说是和蔼可亲的，但我们却感到他们并非如此。确实是这样！怎么能在国外度过一生？离开祖国是痛苦的，真的！出国一年半载是好的。但像我这样，出来之后，既不知道也不了解何日才能回去，那就是非常不妙和痛苦的事情。这正是由于有思想而产生痛苦。我需要俄罗斯，为了写作和劳动我需要俄罗斯（更不必谈生活的其他方面），而且是极其需要！离开祖国，真是如鱼失水，失去了力量和资源。关于这一点我们日后要谈一谈。我有许多问题需要和您谈，并且请求您给予忠告和帮助。您是我可以从这里与之交谈的唯一的一个人。注意：顺便说一句，这封信您就自己读吧，别对不需要了解的人谈到我。您自己会明白的。还有一句话要说：为什么我这么久没有给您写信？要详细地回答您这个问题我做不到。我意识到自己生活过于不稳

---

① 可能是指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彼得拉舍夫斯基案被捕入狱和流放一事。阿波隆·迈科夫和其弟瓦列里安·迈科夫都与这一事件有牵连，瓦列里安因早死得以幸免，阿波隆则受到秘密监视。——俄编注

② 迈科夫在信中说：“给您写信我很难受，因为习惯于每周晤面，并在交谈中领会内心和外界的每一日常现象。”——俄编注

定，要等待哪怕是只有一席定居之地后再开始同您通信。我信赖您，我只信赖您一个人。请常常来信，别抛弃我，亲爱的！现在我将经常定期给您写信。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们经常通信联系吧！对我来说这种通信可以替代俄罗斯，赋予我力量。

现在我 tant bien que mal[①]同您谈谈这四个月的情况，而且坦诚地谈。

您知道我是怎么出国的和因为什么出国的，主要的原因有二：第一，不仅要挽救健康，而且要挽救生命。癫痫病每周都要发作，而明确地感觉并意识到这种神经性的大脑疾患真令人难以忍受。思考力确实受了损伤，这是真的。我感到了这一点，而神经性的病患有时竟使我发狂。第二个原因是我的处境：债主们是迫不及待了。就在我准备出国的时候，拉特金和佩恰特金先后已诉请追偿，——差一点儿没有把我抓起来。假定这种事情发生了（我这么说并非为了夸口，也不是说俏皮话），——债户拘留所从一个方面来说对我甚至是十分有益的：现实生活，素材，第二个《死屋（手记）》。简言之，用这些素材至少可以赢得四千或五千卢布。可是要知道，我刚刚结婚，再则，在塔拉索夫牢房[②]的闷热夏天我能否经受得了？这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我关在塔拉索夫牢房里，在癫痫不断剧烈发作的情况下不能从事写作，那么我又拿什么来偿还欠债？而且家庭负担又可怕地加重了，于是我就出国了。当时我是心中怀着绝望启程的，因为我对国外生活是不相信的，换句话说，我相信在国外生活对精神的影响会是十分糟糕的：一个人，没有钱财，还带着一个年轻的人，她怀着天真的喜悦渴望

① 法文：一定得……，尽量……
② 这是当时拘禁债户的地方。——俄编注

着与我分享漂泊生活的甘苦。但是要知道我在这种天真的喜悦中所看到的却是许多属于阅历肤浅和青春激情之类的东西，这十分使我困惑和苦恼。我担心，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和我在一起生活以后会感到烦闷。可不是嘛，到现在为止我们确实只是两个人在一起。我对自己是不信赖的，因为我的性格是病态的，我预见到她和我在一起将会十分痛苦。（注意：是的，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实际上比我所了解的和所期望的要坚强和深沉得多，在许多情况下她确实就是我的守护天使，但同时她身上还有着许多孩子气，还有二十来岁的人的稚气，这是很美妙的，也是自然地不可或缺的，但我对之却无力也无能予以回报。在启程时我似乎已经预感到了这一点，虽然，我再重复一遍，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比我所想的更坚强，更好些，但我迄今仍心感不安。）还有一点，我们手头钱少，也使我深感窘迫。我们启程时带的钱不多，我向卡特科夫预支了三（！）千。的确我去国外原是打算立即开始工作的，但结果又怎样呢？我至今什么也没有做，或者说几乎什么也没有做，只是现在我才终于认真地从事工作。不错，说什么也没有做，是否确切，我还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我已经体验并构思了许多东西，但白纸黑字写出来的尚不多①，须知只有白纸上写好了的黑字才算是完成的东西，人家只为它才付钱。

我们赶快离开了枯燥乏味的柏林（在那里我们停留了一天，可枯燥乏味的德国人却已伤害了我的神经并使我恼怒，在那里我去过俄国人开的澡堂洗澡），我们来到了德累斯顿，租了住房，暂时安顿了下来。

印象竟是十分奇怪的，我脑海中马上出现一个问题：我干

① 小说《白痴》的最初笔记写于1867年9—11月间。——俄编注

吗待在德累斯顿？为什么正是待在德累斯顿而不是什么别的地方？究竟是为了什么值得把一个地方的一切全都抛掉而来到另一个地方？答案是明确的（健康问题，躲避债务，等等）。但令人难受的倒是，我十分清楚地感到：不管我现在住在何处，在德累斯顿或者任何别的地方，反正一样，到处都是在异国他乡，到处我都是“一盆泼出去了的水”。我本想马上开始写作，可是我感到完全没法动笔，完全没有那种该有的印象。我做了什么呢？我在苟且度日。看了一点儿书，写了一点儿东西，无聊得难受，接着又热得要命。日子过得十分单调，每天午饭后我和阿尼娅去大公园散步，听庸俗乏味的音乐，接着是看书，然后就睡觉。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生性竟是十分喜爱古董的（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可爱和有趣的发现），例如对她来说参观一座并不高明的欧洲国家的市政大厦竟然是上整整的一堂课，她加以记录加以描述（她是用速记符号写的，已经满满地写了七个小本子），但她最感兴趣和最倾倒的是画廊，我对此非常高兴，因为她心灵中产生了许许多多印象，使她不至于闷得发慌。她每天都要去画廊。我和她常常谈及并议论我们所有的亲友，彼得堡的和莫斯科的，其中也有您和安娜·伊万诺芙娜。有时感到相当忧伤。

我现在不向您细谈我的想法。印象已经积累了许多。我阅读俄国报纸，以此来排愁解闷。我终于感觉到，我所积累的材料足以写一大篇论述俄国与欧洲的关系和俄国社会上层的文章。① 但是关于这一切有什么可谈的呢！德国人使我厌烦，而我们俄国的社会上层的生活、他们对欧洲及其文明的信仰同样

① 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长篇小说《群魔》和《少年》中涉及了这些问题，之后又在《作家日记》中加以发挥。

使我厌烦。巴黎所发生的事情极度使我震惊。那些叫喊“Vive la Pologne!”[1] 的巴黎律师们也太妙了[2]！呸，真卑鄙，而主要的是愚蠢和陈词滥调！我更确信我先前的思想了：欧洲不了解我们，对我们了解得太糟糕，而这于我们却多多少少是有利的。还有那审判……别列佐夫斯基[3]案件的详情！其中有多少卑鄙的陈词滥调啊！但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他们怎么还没有唠叨个够，总是那么老一套，总是老调重弹！

我们这种人觉得，从此地看俄国似乎更明显更清楚。俄国人民在对待我国的各种改革（即使单就法制改革来说）[4]方面表现得很正确，成熟得出人意料，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事实，而同时却又有关于奥伦堡省某个一等商人遭警察局长鞭笞的新闻报道。[5] 可以令人感觉到的一点是，俄国人民靠着自己的恩人及其许多改革[6]终于逐渐进入了这样一种状态，那就是他不由自主地得学会求实精神，学会自我观察，而这也正是全部关键之所在。真的，从转折和改革措施来看，现在这个时代大概

---

① 法文：“波兰万岁！”

②③ 1867年5月25日波兰侨民安·别列佐夫斯基（1847—1916）向当时在巴黎参加世界博览会开幕典礼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行刺未遂。事后不久巴黎的一些律师组织游行，高呼口号“波兰万岁！”表示对波兰人和对别列佐夫斯基的同情。别列佐夫斯基被判处终身服劳役。——俄编注

④ 1864年法院改革后，审判是公开进行的，有陪审员和律师参加，审判材料在报纸上发表。——俄编注

⑤ 1867年7月《呼声报》披露了警察局长和署长因勒索未遂而鞭笞一个商人的事情。——俄编注

⑥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9世纪60年代改组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机构，对审判程序、国民教育和新闻事业等也采取了改革措施。——俄编注

比彼得大帝时代更为重要一些。[1] 铁路怎么样呢？要加速把铁路铺向南方，要尽可能快些，这就是全部关键之所在。那时处处都有公正的法庭，那可真是了不起的伟大革新啊！（我在这里思考并幻想着这一切，我的心情也由此而激动。）

在这里我虽然几乎不会见任何人，但也不能不偶然碰上一些人。在德国我邂逅了一个俄国人，他经常住在国外，每年大约有三个星期到俄罗斯收取进款，然后又回到德国，他的妻子和几个孩子都在这里，他们全都德国化了。

顺便提一下，我曾问他为什么要移居国外，他直截了当地（而且带着愤怒而蛮横的口吻）回答说："这里文明，而我们那里野蛮。再说，这里没有民族之分；我昨天在火车上竟然不能把法国人同英国人和德国人区分开来。"

"那么，依您看来这是进步？"

"还用说吗，这是不言自喻的。"

"不过您是否知道，这种看法是完全不正确的。法国人首先是法国人，而英国人则首先是英国人，而且保留自己的本色是他们的最高目标。不仅如此，——这也正是他们力量之所在。"

"完全不对。文明应该把一切都拉平，我们只有在忘掉我们是俄国人，任何一个人都会与所有的人相像，那时候才会是幸福的。可不该听卡特科夫的那一套！[2]"

"您不喜欢卡特科夫？"

"他是一个卑鄙的家伙。"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彼得大帝所推行的改革加深了显贵阶层和人民之间的鸿沟。——俄编注

② 卡特科夫在19世纪60年代初持公开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立场。——俄编注

“为什么？”

“因为他不喜欢波兰人。”

“您读他办的杂志吗？”

“不读，从来不读。”

我这是逐字逐句转述这次谈话。这个人属于年轻的进步派，不过，他好像和大家都不交往。他们在国外正在变成一些狺狺不休惹人厌的长毛哈叭狗。

在德累斯顿，苦恼的心情可把我和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折磨透了。主要是出现了以下一些事情：（一）根据帕沙转寄的一些信件（他只给我写过一封信）看来，债主们已诉请追偿欠债（因此，在偿清债务之前是不能回俄罗斯了）。（二）妻子感到她已怀孕。（请注意，这只在我们之间讲讲。2月份将是妊娠九个足月，因此更不能回去了。）（三）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在彼得堡的亲属们：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帕沙和其他一些人将怎么办？需要钱，钱，但却没有钱！（四）如果在国外过冬，那应该在南方的一个什么地方，而且我也很想让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开开眼界，让她高兴高兴，陪她一道旅行旅行。我们已决定在瑞士或者意大利的一个什么地方过冬，但是没有钱，我们随身带来的钱差不多已花完了。我给卡特科夫写了信，描述了我的处境，并请求他再预支给我五百卢布。您猜怎么着？他果真给我寄来了！这是一个多么出色的人！这是个好心人！我们已动身去了瑞士。不过，现在我得把我的卑鄙和可耻的行为讲给您听。

亲爱的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我感到我可以把您看做我的审判官。您是一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义务感很强的人。我早就坚信您是一个好心人，您是一位模范丈夫和模范父亲，还有一点，您的见解我向来是重视的。在您面前忏悔我不会难受，

但我只对您一个人这么写。别把我交给人们评判！

路过离巴登不远的地方时，我忽然要拐到那里去一下。一个诱人的念头折磨着我：花上十个金路易[①]，也许能赢上两千个法郎，须知这可是四个月的生活费，连同一切，连同彼得堡亲人们的开支在内。最糟的是过去我间或也曾赢过，而我生性又卑劣和狂热：我处处事事都要走极端，一辈子处处事事都越轨。

魔鬼当即就作弄了我：三天里头我赢了四千法郎，赢得非常容易。现在我向您描绘一下，这一切是怎么呈现在我脑中的：一方面是赢来毫不费力的钱——三天中我将一百法郎变成了四千。另一方面是债务在身、有人索债、心神不宁，回不了俄罗斯。还有一个方面，第三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那就是赌博本身。您知道吗，这有多么诱人！不，我肯定地对您说，这中间不单纯是贪欲，虽说我首先是需要钱，为了钱而需要钱。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央求我，要我满足于四千法郎而马上离开这个地方。须知这是一种不费力气的和可能做到的改善境遇的办法！有先例为证。有，且不说我自己赢了钱，每天都还能看到一些人赢上两三万法郎（赌输的人却看不到）。他们有什么神圣可言！我比他们更需要钱。我就继续冒险，可是输了。我急得发狂，把自己最后的一些钱也赌上了，结果是输了。我开始典当衣服，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把她自己的一切都典当出去了，这是她最后的一些东西。（她真是一个天使！在万恶的巴登，在我们迁居其中的铁匠铺顶上的两个小房间里，她竭力地安慰我。她多么苦闷啊！）够了，什么都给输光了。（啊，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多么卑鄙！他们一个个都是高

---

① 法国金币名，约合二十法郎。

利贷者，都是坏蛋和骗子！女房东知道，我们在收到钱之前哪里也去不了，她就抬高房价！）不管怎么说，总得摆脱困境，离开巴登。我又写信给卡特科夫，又请求他借给我五百卢布。（信中只字不提我的处境，但信是从巴登发出的，他大概也明白了个中一二。）他把钱寄来了！寄来了！现在我一共从《俄国导报》预支了四千卢布。但还是有问题：这五百卢布中一大半用于在彼得堡支付利息和继续典押我们在彼得堡的家具，此事是由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母亲办理的。根据我的请求《俄国导报》的那笔钱是寄在她名下的。一百卢布用于支付在巴登的债欠，我们还在等五十卢布，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母亲将给我们寄来。（是那五百卢布中的钱，是尚未收到的余额。）这样终算还剩下二百法郎供我们用作去日内瓦的路费。（为什么去日内瓦？我又怎么能知道呢？反正去哪里都一样。）我们来到了日内瓦，在两位老太太处租下了 Chambre garnie[1]。现在，也就是来到此地后的第四天，我们的全部资金只有十八个法郎。除去我们正在等待着的、安娜·尼古拉耶芙娜[2] 日内即将寄来的五十卢布以外，两个月之内将不会有任何收入。

但现在我来把在巴登的事讲完。我们在巴登这座地狱里受了七个礼拜的罪。最初，在我刚刚来到巴登的时候，也就是在第二天我在娱乐场所遇到了冈察洛夫。起初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见到我时很难为情，这位五级或者是四级文官居然也赌输了。但由于无法隐瞒，而且我本人也在肆无忌惮地恣意赌博，他就不再瞒我了。他赌得非常狂热（赌注小，用银币），他在巴登两个礼拜，一直在赌，似乎他输得很厉害。但愿上帝保佑

① 法文：带家具的房间。
② 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岳母。

他，这个可爱的人，保佑他身体健康，当我输得精光的时候(而他是看到过我手中有许多金钱的)，他应我的请求借给我六十法郎。他大概是狠狠地责备我：为什么我把一切都输光，而不像他那样，只输掉一半？

冈察洛夫总是同我谈起屠格涅夫，因此我虽说一直拖着未去看望屠格涅夫，终于还是决定了去拜访他。我是上午十二点钟去的，他正好在用早餐。我坦率地对您说，我以前就不喜欢这个人。最糟糕的是 1867 年[①]我在 Wisbaden 欠了他五十塔勒。(而且迄今未还！)我也不喜欢他那贵族派头、丑角模样的拥抱，他一面拥抱，一面试着接吻，但他伸给您的却是面颊。他太盛气凌人，而主要的却是他的《烟》激怒了我。他自己对我说过，他这本书的主要思想、它的基本观点全包含在一句话之中："假使俄罗斯垮了，人类不会有任何损失、任何波动。"[②]这是他自己告诉我的。他向我声称，这是他关于俄罗斯的基本信念。我发现，《烟》的失败使他非常恼怒。我承认，我并不了解失败的详情细节。您在信中同我谈过斯特拉霍夫在《祖国纪事》上发表的文章，但是我不知道屠格涅夫到处受到痛斥，而且在莫斯科，在俱乐部里，好像是还征集签名以反对他的《烟》。[③]这是他自己向我诉说的。我向您说老实话，我无论如何不能想象，一个人可以像屠格涅夫那样十分幼稚和笨拙地将自尊心所受到的全部创伤显示给别人看。然而这种人却还在吹

---

① 这里错了，该是 1865 年。——俄编注

② 在《烟》中这"主要思想"是从波图金的口里说出来的。

③ 屠格涅夫的女友 H. A. 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在回忆录中写了屠格涅夫本人对她讲过的一番话："您可知道，《烟》问世后，那些货真价实的将军们都气得非同小可，以致一天晚上他们在英国俱乐部打定主意给我一封集体签名的信，说是要把我从他们的社交界开除出去。"——俄编注

嘘他们是无神论者。他就向我声称过，他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但是，我的上帝呀，自然神论将基督赐予了我们，这也就是人的一个非常崇高的观念，没有崇敬之心就不能理解它，并且也不能不相信这就是人类永恒的理想！[1] 而他们呢，屠格涅夫之流、赫尔岑之流、乌京[2] 之流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之流又向我们提供了一些什么呢？他们不要最最崇高的上帝之美，他们唾弃这种上帝之美，一个个都自私自利得令人厌恶，他们都恬不知耻地动不动就生气，他们都骄傲得狂妄，以致令人难以理解：他们信赖什么？谁会跟他们走？他[3] 骂俄国和俄国人，骂得不成体统，非常难听。但是我发现，所有这些自由派和进步派大半是别林斯基学派的，他们把辱骂俄国视为首要的乐事和最大的满足。区别只在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追随者们是干脆谩骂俄国，并且露骨地希望它垮台。（主要是垮台！）而别林斯基的这些徒子徒孙呢，他们却要加上一句：他们爱俄国。实际上，他们不仅敌视俄国的一切稍具独特性的东西，而且加以否定，并立即兴致勃勃地进行丑化。但如果在他们面前确实最终摆出一个既无可反驳、也不能丑化、而是非得表示同意不可的事实，那么，我觉得，他们就会痛心疾首，深感不幸，以致绝望。其次，我发现，例如屠格涅夫，完全不了解情

---

① 后来在1873年的《作家日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引用《基督起源史》的作者、法国作家勒南（1823—1892）的话时说："基督是人类美的理想，是一个即使在未来也不能重现的完美无比的典型。"而在1854年1月末—2月20日写给娜·德·方维津娜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基督更加美好、更加深刻、更加令人喜爱、更加明智、更加刚毅和完善"，"非但没有……而是根本就不可能有。"——俄编注

② 指尼·伊·乌京（1841—1883），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土地和自由社"的中央委员会委员。

③ 该是指屠格涅夫。

况（所有长期不在俄国的人都是这样，虽说他们也阅读报纸），他们对俄国已经完全失去了感觉，因而他们甚至不理解连我们俄国的虚无主义者已经不予否定、而只是随意丑化的一般事实。不过，屠格涅夫还说，我们应该在德国人面前爬行；他说，有一条所有的人共同的非走不可的道路，——那就是文明化。他还说，对俄罗斯主义和独立性所做的一切尝试都是下贱和愚蠢的表现。他说他在写一篇针对俄罗斯派和斯拉夫派的大文章。我建议他说，为了方便起见该从巴黎订购一台天文望远镜。“派什么用?”他问道。“从这里看太远了，”我回答说，“您把天文望远镜对准俄国，仔细地看看我们，否则，真的，要看清楚是很难的。”他气得不得了。看着他如此恼怒，我确实以一种十分天真的恰如其分的口气对他说：“瞧，我可没想到，所有这一切对您的批评和《烟》的不成功竟会如此使您恼怒；真的，不值得这样，别在乎。”“我可完全没有恼火，您在说什么呀！”他脸红了。我打断了话题，谈了谈家常事和个人的事，我拿起帽子，好像是完全无意之中顺口说出了三个月来郁积在心中的对德国人的看法：

“您是否知道，在这里可以遇到什么样的骗子和敲诈犯。真的，此处的老百姓较之我国的老百姓，要坏得多，狡猾得多；要说他们更愚蠢，那是毫无疑问的。您还讲文明，您倒说说，文明对他们起了什么作用?他们有什么可以在我们面前夸耀的?”

他面色发白，(确实是这样，我丝毫不夸大，丝毫也不！)他对我说：“您如此讲话，您是在侮辱我个人。您得明白，我已最终定居在这个地方，我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德国人，而不是俄国人，并为此而感到骄傲！”我回答说：“尽管我读过《烟》，尽管我现在又和您谈了整整一个小时，但是我仍然怎么

也预料不到您会说出这种话来，因此请您原谅我侮辱了您。”接着我们十分礼貌地互相道别，而我则下了决心：今后永不再进屠格涅夫的家门。第二天上午整十点钟屠格涅夫到我这儿来，给房东留下了一张名片，让他们转交给我。但是，由于我前一天亲自告诉过他：我们要睡到十一点钟，十二点钟以前我不能接待客人，所以我把他上午十点钟来访这一举动看做是一种明显的暗示，暗示他不愿和我见面，而他在十点钟来，正是为了让我明白这一点。整整七个星期里，我和他只在车站上遇到过一次。我们相互看了一眼，但无论是他还是我都不愿互相问候。

可能，亲爱的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我在向您描述屠格涅夫时所流露的这种幸灾乐祸的心情以及我们互相侮辱对方的做法会使您感到不快。但是，真的，我是忍无可忍，他以他的信念欺我太甚。我个人是无所谓的，尽管他盛气凌人而很不招人喜欢，但对一个本可成为有用之人的俄国叛徒如此咒骂俄罗斯，我是不能一听了之的。早在四年以前我就发现他对德国人卑躬屈节，对俄国则表示憎恨。[①]但是他现在对俄国如此恼怒，如此气急败坏、口吐白沫，其唯一的原因是《烟》的失败，是由于俄罗斯胆敢不承认他是天才。这中间只是自尊心在作祟，因此也就更为恶劣。

让他们这样的人全都见鬼去吧！

现在，我的朋友，请您听一听我的打算。我当然做得卑鄙，把钱输掉了！但相对地说，被我输掉的自己的钱并不多。尽管这样，按我们现在的生活情况来看，这些钱也够我用上两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是1863年9月5—8日他在巴登-巴登同屠格涅夫的数次会见。——俄编注

个月、甚至四个月了。我已经对您说过，我赢了钱后不能刹车。假使像我所预计的那样，我在一开始时输了十个金路易，那么我就会一走了事。但赢到的四千法郎把我坑了！不可能顶住要赢得更多的诱惑（当时赢钱是那么容易），因为那样就可以一下子摆脱全部讨债人，可以暂时使自己以及我所有亲属——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帕沙等人生活有所保障。不过，这一切都不能证明我做得对，因为我不是孤独一人。我是和一个年轻、善良、美好的人在一起，她充分信任我，我是她的保护者和监护人，因此我不能害了她，不能把一切都拿来冒险，即便是少量的钱也不行。

呈现在我面前的未来是艰难的。主要的是，根据上述诸种原因我不能回俄国去。而最糟糕的是，那些依靠我扶养的人将怎么办？这种种想法在折磨着我。但是，不管怎样，迟早总得摆脱这种境况。我当然只能指望我自己一个人，因为看不到有什么别的办法。

1865 年我从威斯巴登回国后，在 10 月间，我总算劝说住了债主们，让他们稍等一阵子，而我自己便集中精力开始了工作。我成功了，偿还了债主们的大笔债款。现在我来到日内瓦时头脑中有一些思想，有了一部长篇小说，如果上帝帮忙，会写出一本大部头的作品，可能还是挺不错的。我非常喜爱它，我将怀着喜悦和忧虑的心情来写它。①

4 月间卡特科夫自己对我说，他们希望最好从 1868 年 1 月开始刊登我的这部长篇小说。事情也就将这么办，虽然我将早一些把稿子一部分一部分地寄给他们。

---

① 指长篇小说《白痴》，1867 年 12 月 24 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俄国导报》寄去了小说第 1 部中的五章。

尽管这里并没有债主，我的境况却比 1865 年更差些。那时帕沙和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总还都在眼底下，而且我那时是一个人。不错，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是天使，如果您能知道她现在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就好了！我爱她，她也说她幸福，十分幸福，并说她不需要什么娱乐，也不需要同人们交往，只消和我一起待在房间里她就完全满足了。

好，现在，就是说，我得马不停蹄地工作六个月。届时，妻子也将分娩。日内瓦是一个好城市，这里有医生，人们又懂法语。不过气候很不好，阴沉沉的，而秋天和冬天简直糟极了。也许，如果有钱的话，再过两个半月我们可以去意大利。一般说过冬得在意大利或者在巴黎，究竟在哪里更合算和更方便？我不清楚。也可能我们将在日内瓦一直待到春天。

我在钱这方面的盘算是：如果长篇小说发表，那么卡特科夫不会拒绝在明年一年之中再预支给我三千卢布。这样我们以至帕沙和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都会有钱用，甚至还能稍许偿还债主们一些钱（以资鼓励）。到下半年我可以出售这部长篇小说，或者订立预售合同出第 2 版①。

您是我唯一的挚友。您是我的亲爱的人，我的神明。请您今后别拒绝给我以帮助，因为在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上我都将央求您支持。

您大概明了我的意思，明了我所有这些希望的基本意思。很清楚，要能做到这一切并产生效果只需一个条件，那就是长篇小说将是一部好的作品，因此现在就应竭尽全力关心这件事。

（啊，亲爱的，三年前我产生了这个不自量力的念头：由

---

① 《白痴》到 1874 年才出第 2 版。——俄编注

我来支付这些债务，又轻率地交出全部票据。这担子很沉重，实在太沉重了！为此我哪能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如果说经验已经表明也许能够成功的话，那只是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我的任何作品一定要非常得手，足以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注意。否则，一切都会落空。而这难道是可能的吗？难道这可以像算术那样计算得很精确吗？）

最后我还要对您说几句话，请您倾听、考虑，并予以帮助！

我们现在只有十八个法郎了！明后天会收到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母亲寄来的五十卢布，这是她尚未寄到我们手中的、卡特科夫的那笔预付款的余额，而这也就是在下次收到卡特科夫的钱以前我们的全部资金。（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母亲恰巧在此时在这种情况下丝毫不能帮助我们）

但是现在向卡特科夫借钱是绝对不行的，两个月后就会是另一回事了，因为那时我将给他寄去长篇小说的一部分，可值一千五百卢布，并向他陈述我的处境。一千卢布他可算作我偿付他的欠款，五百卢布他将给我寄来。我完全可以指望这一点，因为他善良而又高尚。

但这两个月的工作时间我该怎么度过呢？请别责难我，请您做我的守护天使吧！我知道，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您自己也没有多余的钱。我本来是任何时候也不能向您借钱的，但要知道我快淹死了，我有灭顶之灾。再过两三个礼拜我是不名一文了，而快要淹死的人总是不顾理智地向人伸手求援的。现在我也这样。我知道您待我很好，但我也知道您几乎不可能用钱来帮助我。尽管我对此了然，却仍然向您求助，因为除了您，我别无他人了，如果您不帮助，我就完了，彻底完了！

我的请求如下：

我请求您借给我一百五十卢布。请给我寄到日内瓦，poste restante。两个月后，《俄国导报》编辑部将寄给您五百卢布，记在我的名下，我自己将请求他们这么做。(编辑部会寄出的，这是不成问题的，只要我给他们寄去长篇小说。而我肯定是会寄去的，这一点也是不成问题的。)

这样，我向您借钱是借两个月。亲爱的，救救我吧！我将永生以友谊和情义来报答您。如果您没有钱，就请您为我向任何人转借。请您原谅我这样给您写信，要知道我是一个快要淹死的人。①

从9月份开始帕沙将没有钱了。(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的情况我就不谈了！)因此，请您从这一百五十卢布中抽出二十五卢布给他。请您在把钱交给他时说一声，叫他手要紧一点儿，要节省着用，用两个月。以后我再给您写信，从卡特科夫的五百卢布中分多少给他。(为此我才打算请《俄国导报》编辑部今后把钱寄到您的名下，因为我求您在一定时期内做我的帮手，处理一些彼得堡的事情，换句话说，我将通过您的手办理一些偿付债欠和转交钱款的事。请别担心，这里不会有任何使您尴尬的事情。我只请求您予以友谊的关心，我恳求您，因为除您之外我在彼得堡没有任何一个、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指望的人！)

还请求您尽快给我回信。别抛弃我！为此上帝会嘉奖您的。

请告知帕沙，要他给我寄一封信到日内瓦，谈谈他的一切情况。如果有寄给我的信，让他按上次的办法寄来。在整个这

① 迈科夫见信后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寄了一百二十五卢布。——俄编注

段时间里我总共才收到他一封信。他似乎根本不爱我，须知这使我感到很痛苦。

我的地址是：

M-r Theodore Dostoiewsky，Suisse，Genève，poste restante.①

请您也将您的地址写给我。由于我不知道您家的地址，我通过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斯尼特金娜转上（她是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母亲），她一定会送到您家。

我恳切地请求您，亲爱的，无论如何给我写信，尽快写，多告知我一些有关我们所有的友人的消息，告知我现在有些什么事情发生？哪一些事是热点？您自己在干什么？一句话，请用点滴甘露滋润一下在沙漠中干枯了的心吧！看在上帝的分上！

向您的全家人、您的双亲大人和安娜·伊万诺芙娜问好。特别是向她问好！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特别向你们问好！我们多么想念您，我们常常谈起您！

我们总会见面的！

请您也向我提些忠告，请谈谈您对我的处境的看法。您听到过有关我在彼得堡的一些事情的说法吗？哪怕是从帕沙那儿听到的。

下封信中我将对您谈其他事情。

在日内瓦我是完全孤独的，俄国人我谁也未曾见到过。

---

① 法文：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收，瑞士，日内瓦，留局待领。

听不见一句俄国话，看不到一张俄国人的脸！①

再见，紧紧拥抱您，也紧紧地亲吻您！

全身心属于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阿·尼·迈科夫

（1867年9月3日，日内瓦）

请原谅，亲爱的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我回信晚了，而且是对您寄钱来的那封信回得晚了。原因是我要完成《我与别林斯基的结识》这篇该死的文章，不可能拖延和耽搁。我在夏天就开始写它了，但它使我伤尽脑筋，很难写，以至一直拖到了现在，我咬紧牙关终于把它写完了。问题就出在我轻率地决定要写这篇文章，我一开始动笔马上就看到，要写得能通过书报检查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想把一切都写进去）。写十印张长篇小说倒比写这两个印张要容易些！这一切的结果是我写好了这篇极其可恶的文章，总共是五易其稿，之后又全部涂掉，把已写好的重新加以改写，最后马马虎虎凑成了一篇文章，——这是一篇糟糕得让人恶心的文章。有多少宝贵的事实我不得不忍痛删节，正如所应该预料的那样，留下来的全都是最无价值的和最最中庸的东西。多么糟糕的事！

① 这是俄国剧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的诗体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主人公恰茨基的独白中的一句话。

为这篇文章巴比科夫[①]等人预付给了我稿酬[②]，我4月间在莫斯科时向巴比科夫恳求到缓期交稿（当然不是推迟五个月，虽说日期并未最后确定）。他们想在9月或者10月出版他们的丛刊。（在4月间他们是这样打算的，这就意味着书无论如何不会在新年之前问世。）这样，晚做总比不做好。[③]亲爱的，麻烦您帮帮忙。是这么一件事：

我亲爱的，请将我的文章和所附上的未加封的信[④]一起给巴比科夫转寄到莫斯科去。巴比科夫在莫斯科，住在“罗马”旅馆。我本可以直接寄给他，但是如果他不在“罗马”旅馆，那怎么办？因此我求您做亲近的庇护者。我请求您这么做：给巴比科夫写封短信寄到“罗马”旅馆，并将我的信附上（不要寄文章）。同时请您将文章（如果您认为这么做是可能的话）寄到斯特拉斯内大街索洛维约夫书店（以前的巴祖诺夫书店），并请您写几句话给索洛维约夫，向他（本人）说明这篇文章是要转给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巴比科夫的（这话可以写在装文章的纸袋上），并向索洛维约夫提出请求：如果巴比科夫不在“罗马”旅馆，而索洛维约夫知道他住在何处，就请他转交给他（巴比科夫）。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这么做。在这篇文章这件事情上我问心有愧，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请帮忙

---

① 康·伊·巴比科夫（1841—1873），作家，在1861—1864年间曾为《时代》和《时世》杂志撰稿。

② 为这篇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收过二百卢布（银币）。

③ 丛刊后来没有出版。1867年12月31日巴比科夫在通过迈科夫转交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说：“……在莫斯科面谈时您说过，如果我不同意等您的文章，那么您愿意归还您为这篇文章而拿过的钱。当时我还是抱着希望的，现在这件事落空了，而我自己的处境极端困苦，因此十分希望您能兑现您的允诺。”——俄编注

④ 这封信下落不明。

吧，亲爱的，请原谅我以许多麻烦事来折腾您。

写给巴比科夫的信请您读一读，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读一读文章。读完以后（如果您读完了的话）请在信中坦率地将您的意见告诉我。[1] 我只是希望文章不是写得太糟。

有过好几次我想在三天之内完成这篇文章。请您想象一下，我一来到日内瓦，癫痫就马上发作了，而且发作得非常厉害！——就像在彼得堡时一样。每十天发作一次，之后是五天恢复不了元气。我是个不可救药的人！日内瓦的气候坏透了，在目前这种季节我们这儿已经一连刮了四天大风，而且风非常大，这种大风在彼得堡每年也不过只有一次。冷得真厉害！原先是暖和的。因此，近来工作和写信都拖延下来了……

您的一百二十五卢布确实救了我们。现在我稍稍喘了一口气，又要写小说了。[2] 请来信，我和阿尼娅十分孤独，因此对我们来说信就是天赐甘露，尤其是您的信。每封信我们都要反复读上五六遍！

此地有俄国报纸，我可以读到《呼声报》、《莫斯科新闻》、《彼得堡新闻》。这是一种幸福，否则在这里可真要闷死了，但又有什么办法：得写作。

关于这里的“和平大会”[3] 我在给您的信中提到过没有？这种混乱场面我一生中从未耳闻目睹，而且也没有想到过人们竟能做出这种蠢事。一切都很愚蠢，无论是怎么集会，无论是

① 9月24日迈科夫函告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您的信和文章我已收到，并给索洛维约夫转寄到莫斯科去了。文章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作者打算讲所有的一切，但开始写后他发现不能讲。不，这只能在人过世后的回忆录中讲。”

② 指《白痴》。

③ 指1867年9月9日在日内瓦开幕的“和平与自由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

怎么处理事情，还是怎么解决问题①。不言而喻，我以前就曾怀疑过，他们首要的一件事就是争斗。事情也正是这样，他们从表决各种提案开始，说什么不需要大的王国，都要分成小国，然后又说不需要信仰，等等。吵闹和谩骂了四天。真像在我们自己那儿一样，读人家写的和听人家讲的，而看到的一切却都是歪曲的。不，要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用自己的耳朵来听！

我也看到了加里波第。② 他很快就离开了。

我本想再给您谈点什么，不过，还是等下封信再写吧。您相信吗？我至今仍处于发病状态，我害怕多写。

我家的人们（帕沙）怎么啦，他们就不打算写信来了吗？③ 我日内就给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写信。

再见，亲爱的，请别为什么事生我的气。我国的南方铁路造得怎样？这条铁路现在对我们来说是最需要的。

向安娜·伊万诺芙娜问好。阿尼娅也衷心问候您和安娜·伊万诺芙娜。

如果您需要了解有关巴比科夫的情况，那么最了解他的是斯特拉霍夫和阿韦尔基耶夫。

下封信中我将给您多写些，写得更有趣些，而现在我头脑昏昏沉沉。

紧握您的手！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得知可以自由进入会议大厅，他就同妻子一起去旁听了 9 月 11 日举行的一次会议。

② 朱·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人民英雄，曾参加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他拥护第一国际和 1871 年的巴黎公社。他这次前来是为了参加开幕仪式。

③ 帕沙之所以不写信，是因为迈科夫听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岳母的话，未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日内瓦的地址告诉帕沙。

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请您想象一下！这里有一个障碍，须知我根本不确切知道“罗马”旅馆在何处！但看来，大概在特维尔大街。

寄特维尔大街，“罗马”旅馆，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巴比科夫收。

再一次衷心感谢您的帮助！

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将您的地址给我寄来，即房子的名称和号码。这封信我还是请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给您送去。

又及

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867 年 9 月 24 日，萨克逊·勒·贝恩）

阿尼娅，亲爱的，我连畜生都不如！昨天晚上我净赢了一千三百法郎，今天——一个戈比也没有了。完了！一切都输光了，这一切都是由于 Hôtel des Bains[①] 的坏蛋仆役没有按我的要求把我叫醒，以便乘十一点钟的火车去日内瓦。我睡过了时间，睡到了十一点半钟。毫无办法，只好搭乘五点钟的车了。两点钟我去赌场，把一切都输光了，只剩下了十四法郎——刚够乘火车回家。五点钟我上火车站，那里声称不能直达日内瓦，得在洛桑过夜。真没想到！而我一共只有十四法郎。我拿

① 贝恩旅馆。

了一枚戒指，找到了典当的地方，他们答应了在八点钟给钱，但只能给十法郎。现在我转到另一个店主奥尔萨先生那儿（家庭式小旅馆）过夜。我想在明天早上五点钟出发，十一点钟就到日内瓦了。如果我到不了，那就是有什么事把我耽搁了。我发这封信只是以防万一，因为我可能比信要早一些到。我身体挺好。阿尼娅，命运在追击我们。你那封可爱的信我已经及时收到了。你是我的心肝，你是我的欢乐！你别想我的事，你别烦恼！你骂我这个畜生吧，但却要爱我。我发疯般地爱你，现在我感到你对我是多么珍贵。

再见，很快就见面了。

你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索·亚·伊万诺娃

（1867 年 9 月 29 日，日内瓦）

您好，亲爱的朋友索涅奇卡！请别责骂我久久不给您写信，既不要责骂我，也不要责骂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大约在一周前就已写好给您的信，但并不和我的信一道寄出，她想再补充点儿什么。坦率地说，我真诚地要引诱您回信。我们在日内瓦这个地方十分寂寞，所以您的来信在天堂里将被计人您的善举之列。此外，您知道我是多么爱您，我是多么关心有关您的一切。我们的旅行很不如意，是的，需要有多一点的钱，才能随意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而我们则出于无奈，使这次出门具有了侨居国外的样子，而不是在欧洲旅行。

侨居国外是非常无聊的，无论是住在哪里。由于在巴黎费用高昂而又尘土飞扬，由于在意大利整个夏天酷热而且开始流行霍乱病，所以我们在德国各地度过了整个夏天，我们选择一些风景比较优美、空气比较清新的地方。到处都很无聊，但都是好地方，而且不管到哪里我的身体都不错。使我非常非常高兴的是，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丝毫不觉得无聊，虽然在六个月里只有我们俩在一起，没有朋友，也没有熟人，而我在这样的生活中又是一个不太有趣的人。

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们不是在国外，而是在柳布利诺和您在一起度过夏天，我们肯定会快乐上十倍。对此我们谈过多次，也回忆过多次。

没想到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竟是一个非常好的旅行家，无论到什么地方，她马上仔细地观看一切并做记录，她用她的速写符号写满了许多小本子和练习簿，可惜的只是她看到的东西还不多。秋天终于来临，去意大利旅行的话，我们的钱不够，而且又出现了一些别的原因。本想去巴黎，但我们失算了，没有路过那里而来到了日内瓦。我以前虽然也到过日内瓦三次，但没在这个城市里生活过，因而不知道此地的气候如何。这里的天气确确实实是一日三变，我的癫痫病又发作了，和在彼得堡时一模一样。然而我却必须工作，而且至少得在日内瓦待上五个月。我开始认真写长篇小说（请允许我把这部小说献给您，即索涅奇卡，索菲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伊万诺娃，——我早就决定这么做了），这部小说将发表在《俄国导

报》上[1]，我不知道这么做是否得体。说真的，如果不是缺钱用，我无论如何不会下决心在这当口即在我们的时代发表。天际乌云正在聚集，拿破仑[2] 声称他本人已在自己的视野中发现了许多黑点。为了要调整好墨西哥、意大利和最主要的德国问题，他得用战争来转移人们的思想，并用老一套方法——军事成功来取悦法国人。虽然现在用这种办法，也许已经骗不了法国人了，但是战争很可能会爆发，会爆发的[3]，这一点您自己也是知道的。（顺便说一下，您收到一些报纸吗？您该读报，看在上帝的分上，现在不读报不行，倒不是为了赶什么时髦，而是为了让一切事务——总体的和局部的事务——之间所见的联系变得更鲜明和更清楚[4]。）是啊，假如打起仗来，艺术商品的价格将会大大跌落。这就是我的基本想法，老实说，这种想法甚至使我沮丧。最近，在我国，即便没有战争，对艺术作品也已开始出现一种明显的冷漠态度。

我最害怕平庸之作。依我看来，要么是较好或者很好，要么是一塌糊涂。一部三十印张的平庸作品是一种不可宥恕的东西。

我亲爱的朋友，请给我写信吧，详细地谈谈您自己，谈谈玛申卡和你们一家人近六个月来的情况。你们在柳布利诺日子

---

① 在《俄国导报》1868 年第 1 期的第 83 页上，即在《白痴》的书名页上写着“献给索菲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后来，在 1874 年出版《白痴》的单行本时这献词给取消了。——俄编注

② 指拿破仑三世（1808—1873）。

③ 即后来发生的 1870—1871 年的普法战争。

④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在国外时，每天“花两小时左右读《呼声报》、《莫斯科新闻》和《彼得堡新闻》，也读一些外国报纸。”（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总的说来，他从 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便养成阅读俄国和外国定期刊物的习惯。——俄编注

过得怎样？费佳在你们家做客的时间久吗？您，您自己做了些什么？您现在在做什么？您打算或希望做什么？总的说来我们好像得一切都从头开始。我办的出国护照是六个月期限，但看来我还得在这里客居六个月或者更久些，一切都取决于事情的进展。然而我却十分想回俄罗斯，原因很多。只说一点，那将是在自己的故土。此外，回去后我非出一种类似报纸的东西①不可。（还记得，我甚至也同您顺便谈过，不过目前，在这里，它的形式和目的都已完全明确了。）然而，为此必须身处祖国，亲自看到和听到一切。不过，我很高兴，我现在有工作做。如果没有工作，我会闷死的。但是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后（它还不会很快就完成），我就不知道能否在这里，在国外，再开始做什么工作。我对这里的一些旅行家简直不能理解，他们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年。到国外去上个半年，各处走走，停留在一个地方的时间无论如何不超过两周——这的确大有好处，也是很快乐的。此外，的确也可以把身体养好！要不就会像他们那样，全家住在这里，让子女受教育，使其抛弃俄语，而主要的是，他们在吃完了最后的几张锅巴后回到家乡，还想着要教训我们，而不向我们学习②。的确，待在这里在一切方面都会落后，之后就需要花整整一年的时间去习惯，才能入调和合拍。特别是作家（如果他不是专家，不是学者）不可久居国外，比如说，在我们干的这一行中，首要的是现实生活，而这里的现实却是瑞士的现实。

日内瓦位于日内瓦湖畔。这湖真奇妙！沿岸风景如画，但

① 即后来的《作家日记》。——俄编注

② 关于俄国上流社会脱离人民和使俄语“法国化”的想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作家日记》（1876年，7—8月号，第3章）中曾加以发挥。——俄编注

日内瓦本身却枯燥透顶。这是一座古老的新教徒城市，不过，酒鬼却多得不可胜数。我到此地时正好在开着和平大会，加里波第也来参加了这个大会。加里波第很快就离开了，但这些先生们——我第一次不是从书本上看到他们，而是亲眼目睹，——这些社会主义者们和革命者们从讲台上面对着五千名听众胡言乱语。此情此景是难以表述的，是任何笔墨所难以形容的。滑稽、虚弱、混乱、意见分歧、自相矛盾，——令人无法想象！但这种败类却引起不幸的工人们激动！这令人忧郁。他们一开始就说：为了达到地球上的和平，需要消灭基督教信仰。大国必须消灭，要分成一些小国；要消灭一切资本，要发布命令让一切都成为公共财产，等等。这一切都无根无据，这一切都还是在二十年前就背得滚瓜烂熟的，现在仍然是老一套。而主要的是火和剑，——只有在一切都被消灭之后，依他们的说法，和平才会出现。够了，不谈了。以后您的信我会回的，我亲爱的朋友，一定回信，并且决不拖延。

请写信谈谈您的姐妹们的情况。特别是向尤莲卡问好！维佳怎么样？代我和我的妻子亲吻所有的姐妹兄弟。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一定很快就给您写信。拥抱您，握您的手。向叶连娜·帕夫洛芙娜问好！

非常爱您的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瑞士，日内瓦，留局待领，交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阿·尼·迈科夫

(1867年10月9日，日内瓦)

亲爱的朋友，您的信我已经做了答复（在信中我向您表示谢意，感谢您寄来了一百二十五卢布）。您最近写的（9月20日写的）一封信我已经收到，并且非常愉快地读过了。无论您的心胸如何开阔，您要充分想象出这种心情来也是困难的，因为您毕竟待在自己家里，像从前一样身处原来的环境之中，而我和妻子却是处在无人岛上，因此，像您最近寄来的那样的信，能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影响，一连持续好几天。如果说我和阿尼娅，尚未因苦闷而发疯的话，那么不管天赋素质有多好，精神失常仍将是可能的。总是只有我和她两个人，形影相依。不错，即使我们孤独，那也可以做些安排，使得我们的环境不单调化，以多样化来取代它。但是，举例来说，我起初虽曾想去巴黎过冬，现在看来是不可指望了。尽管我们的生活十分简朴（每月花费正好三百法郎，因此一百卢布，也就是三百四十法郎，即使在巴黎生活［大概］也够了），但是，旅途往返毕竟要花些钱，而我们却长期不会有钱。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怀孕才四个月，要坐火车的话，现在还行，一个月之后我想就不行了，哪怕坐的是设备良好的火车。巴黎相当远，再说现在每一期报纸上都说战争在所难免。但愿别爆发啊！[①] 不错，战时像巴黎这种巨大中心城市是好

① 普法战争在1870年7月19日爆发，但早在1867年两国关系就已非常紧张，产生了战争的现实威胁。

的，但也不尽然。为什么我讲到了巴黎？倒不是为健康状况考虑，关于健康没啥可说的，但要过舒适生活，巴黎是不错的。再说，它毕竟也能给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提供大量的多样化的娱乐，尽管我们没有钱：在那儿一个罗浮宫就够她观赏一个月了。在缺钱的时候巴黎是挺好的，请注意这句离奇的话，因为它是十足的真理。不是嘛，在这种事情上一切都取决于对事物的看法。手头拮据，当然是不好的，但没有大钱也可以生活得不致捉襟见肘，在巴黎用得着大钱的主要是单身汉。至于讲到我本人，那么我可以待上五个月哪儿都不去，因为我打算再工作五个月，不会少于五个月。但不说这些了，日内瓦反正是令人厌恶，我对它确实是大失所望。我的病在这个地方几乎每星期都要发作，此外又患上了糟糕的心搏过速。这不是一个城市，它简直令人可怕！这是卡宴。[①] 旋风和大风成天地刮，即使在平常日子里天气也会在一日之内发生三四次突变。一个痔疮患者和癫痫病人竟住在这种地方！心情多么忧郁，多么沉闷！这个地方有许多十分扬扬自得、喜好夸口的人。如此对一切都自满自足，这是一种特别愚蠢的表现。这里一切都丑恶、污浊，一切都价格昂贵。这里到处都是醉醺醺的，就连在伦敦也没有这许多捣乱者和大喊大叫的醉汉。而且他们的一切，就连每一根他们的矮石柱也都是雅致的、宏伟的。“请问，某某 Rue[②] 在哪里？”“Voyez, monsieur, vous irez tout droid et quand vous passerez pres de cette majestueuse et élégante fontaine

① 法属圭亚那港市、行政中心，它位于多沼泽的岛上，从法国大革命时期起这里就是流放地。

② 法文：街。

en bronze, vous prendrez etc."① 这一 majestueuse et élégante fontaine② 却是完全干涸了的艺术性很差的 rococo③ 废物，可是他却不能不自夸几句，即使您不过是向他问问路。有的人开辟了一个小庭园，种上些小灌木丛（连一棵树也没有），完全是莫斯科萨多瓦亚大街上的那种二流小庭园，如果把它们合并在一起，拍成照片出售，他们就会说是："日内瓦的英国花园"。让这些坏蛋见鬼去吧！不过，在离这里乘车不过两个半小时路程的地方，就在日内瓦湖上，有一个叫 Vevey④ 的地方，听说冬天在那里好极了，非常惬意。我也知道 Montreux⑤、Chillon 等地方，也去过几次。这都是美丽的极好的地方，没有旋风，气候也不变化无常。我们该在这种地方住下来：我可以写作，而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可以增强健康。但糟糕的是，Montreux 等地方生活费用昂贵，而且只提供宿舍，但我们不好住宿舍，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怀孕在身。只留下 Vevey 这个地方了，别人对我谈到过它，而且现在正好是搬去住的时候。可是没有钱！我们在日内瓦虽说只有一个房间，但它是我们的，向两个善良的老太太租用的。到了韦维的话，对住所和人都还得习惯起来，而为此又必须花费时间和金钱。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搬过去住。现在这一切不取决于我，听其自然吧！

关于我的工作就什么也不对您说了，何况也没有什么可讲

---

① 法文："先生，您瞧，您一直走，当您走过一个宏伟和雅致的喷泉时您就……"

② 法文：宏伟和雅致的。

③ 法文：洛克克式（洛克克是一种在 18 世纪盛行于西欧的建筑和装饰式样）。

④ 法文：沃韦，瑞士一城市名。

⑤ 法文：蒙特勒，瑞士一城市名。

的。只有一条：必须努力工作，非常努力。但癫痫病把我彻底搞垮了，每次发病后，四昼夜之内我的精神集中不起来。开始写的时候情况多好啊！那是在德国！这日内瓦真可恶！我们的情况会怎么样？——我可不明白！其实我们的唯一生路却是小说。[①] 最糟的是，这应该是一部非常好的长篇小说，非这样不可，这是 Sine qua non. 然而当才能完全给疾病压垮了的情况下，这部小说又怎么会好得了！想象力我倒还有，甚至挺不坏，日前在写小说的时候我体验到了这一点。神经也还管用，只是记性没有了。总而言之，我喊着乌拉一鼓作气地冲向这部小说，专心致志，孤注一掷，听天由命吧！好啦，不再说了。

读完了有关克利西耶夫的情况[②]，我深为感动。这就是正路，这就是真理，这就是正经事。不过，您要知道，所有我国那些举止粗鲁、缺乏教养而社会气味又重的自由派分子们（波兰人我就不说了），都将气势汹汹地大兴问罪之师。这件事的强烈影响准会砭入他们的肌骨，这远比割去他们的鼻子还厉害。现在他们还能说什么，还能诽谤谁。当然，龇牙咧嘴还是可以的，我国那些人就会这一套。难道您在我国的一些自由主义分子身上发现过什么严肃的思想？只会龇牙咧嘴，而龇牙咧嘴只能对中学生起作用。不过，现在他们会说克利西耶夫告密，出卖了大家。真的，您将来看吧！好像还可以告密出卖他们似的！首先，是他们自己败坏了自己的名声；其次，又有谁

---

① 指长篇小说《白痴》的写作。

② 瓦·伊·克利西耶夫（1835—1872），文学家、人文学家。1859 年起侨居国外，参加 19 世纪 60 年代的革命运动，同赫尔岑很接近。于 1867 年回国，主动向沙皇政府投降，对一切表示“悔过”，得到了沙皇的“宽恕”，而且他改信斯拉夫派的主张。——俄编注

会对他们感兴趣？他们这号人还值得人家告密！

亲爱的，我请您办一件事：从《俄国导报》编辑部将寄六十卢布到您那儿（我不能肯定，但有可能），记在我的名下。是我自己提到了您。我打算把这六十卢布给帕沙，钱寄到您那儿后就请您给他。不过，我收到了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和费佳的信，他们并未向我要钱，但看得出他们正处在极端穷困的境地之中。得知这消息后我心里很难过，因此我决定：由于帕沙是在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家食宿的，请您给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四十卢布，算是代帕沙付的，还剩下的二十卢布给帕沙。为此必须了解一下，现在帕沙是否果真食宿在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家中？他们已经离开别墅，转到了我以前住的地方，在斯托利亚内胡同，房子主人是阿隆金。不言而喻，只有当《俄国导报》编辑部给您寄去了这六十卢布时，您才需要代转，而我正是为此才向他们提出请求的。

帕沙这孩子是善良的、可爱的，但无人爱抚他。他只有一点不好，——这您自己是知道的。此外，他是一个诚实的孩子。如果他确实有工作可做，那么就让他把工作接下来。我对他一定会倾囊相助，而且我终身会这么做。而您，我的朋友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为了帕沙我向您深深鞠躬致谢。在万不得已时我不能把他托付给任何人，托付给您是最好不过的。可不是嘛，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您是决不会把他撇开不管的。我这不是说钱，我不是这么想的，我是要请求您不忘了提醒他，劝告劝告，出出主意，尤其是现在。他很清楚，我多么看重您对他的关注。日内我将给他写信。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和玛丽亚·格里戈里耶芙娜在尽力给他找工作（已经找到了），关于这件事他告诉过您没有？多么好的心肠啊！我真不知道，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今后的日子会怎么过。费佳在抱怨，

说他收不到学生，没有课好教。费佳这小伙子可真是了不起，他侍奉母亲，养家糊口。真是好样的！①

我拥抱您，亲爱的。请间或写写信，我的地址照旧，但也许会搬家。如果可能的话，请多多来信！信可以是简短的，但要写。

我急切地想回俄罗斯去，我对乌梅茨基一家这个案子②不会默不作声，我还会把我的意见公开发表。我一回国，我就要亲自为此案奔走，去法庭等等。我们的陪审员们是再好不过的，但法官们呢，我们只能希望他们多一点教养，多一点实践。还该多一些什么，您知道吗？道德原则！没有这个基础，什么事都办不好。不过，谢天谢地，情况发展得还好。请来信，讲讲您对《莫斯科报》的看法。《俄国人》③还在出版吗？

政治局势会怎么样？所有这一切期待总该有一个结果。拿破仑好像是已经有所准备。意大利，德国。去库尔斯克的铁路看来将要通车了，读到这条消息我高兴得心都暂停了跳动。啊，再快一些吧！罗斯万岁！

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正在给安娜·伊万诺芙娜写信。请代我向安娜·伊万诺芙娜转达深切敬意，同她热烈握手。

再见，亲爱的。

全身心都属于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费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侄子，他在父亲病故后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教人学钢琴。——俄编注

② 指当时《莫斯科报》上披载的地主乌梅茨基夫妇滥用家长权力致使其女儿纵火一案。此案在《白痴》中有所反映。

③ 为政治与文学周报，于1867—1868年出版。发行人为 M. П. 波戈金。——俄编注

致阿·尼·迈科夫

（1867年12月31日，日内瓦）

亲爱的好朋友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我终于有时间给您写上几页信了！您对我是怎么想的呢？您以为我把您忘记了吗？我知道您是不会这么想的。但您别怪罪我，您比谁都能更快地理解我。您信吗，我连一个钟头的时间也没有，我说的是实在话。我把所有的人都忘了。我可怜的帕沙在做什么？我已经两个月没有寄钱给他了（实在是一个戈比也寄不出）。我现在给您写信，把一切情况告诉您，并怀着难熬的迫切心情等待回音。情况不明会深深地折磨人。

我的情况怎样呢？我一直在工作，在受煎熬。您知道什么叫写作吗？不，感谢上帝，您没有体会过个中滋味！您大概从未按预约和预定尺码写过什么东西，因而您没有体会过地狱般的折磨。在《俄国导报》借了这么多钱后（真吓人！四千五百卢布），在年初我完全指望诗情不会把我抛弃，文思会有时闪现，并在年底前一定会艺术地全面展开，而我也就能够及时使大家满意。尤其使我觉得这是可能的是，在我的头脑里和心灵中总是闪现并让人感到许多艺术思想的萌芽。可是须知它们只不过闪现而已，需要的却是把它们充分体现出来，而体现总是偶然突发的，难以预计它究竟何时产生；之后，在心灵中有了完整的形象之后，才可着手艺术地加以完成，这时才可以做出毫无错误的预计。是啊！整个夏天和整个秋天我一直在组合各种思想（有时会出现一些极其巧妙奇异的思想），但我凭某种经验总能预见到有的思想是虚假的，或是难以体现的，或是缺

乏生命力的。最后我选定了一个思想，并且开始写作，已经写了许多，但是在12月4日那天我把一切都抛掉，让它们见鬼去了。请您相信，这部长篇小说可能会是平庸之作。但正是因为它平庸，而不是由于它确实是好的，所以使我感到十分厌恶。我不需要这种东西！可我又该怎么办呢？要知道已经是12月4日了！而且还有下述一些日常生活方面的情况。

我是否已在信中告诉过您？我不记得了（可不是嘛，我现在是什么都不记得）。后来，在我的钱全部用完了的时候，我写信给卡特科夫，请求他每月给我寄来一百卢布，这件事我好像曾经函告。编辑部马上同意了，并开始按时给我寄钱，而我在给卡特科夫的信（表示感谢的信）中肯定地实实在在地做了保证：他会收到这部长篇小说，我将在12月份给编辑部寄去小说的很大一部分。（当然是这样啰，当时我写来得心应手，而且已经写好了许多！）之后我又给他写信说，我有一些特别的开支，能否从已经确定给我的一笔款项（五百卢布）中这一次（12月份）给我寄二百卢布，而不是一百。12月间他们同意我的要求，并寄了钱来，而这正好是我销毁小说的那个时候。我怎么办呢？我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主要的指望全都系在我的工作和长篇小说之上，如果我写出的一部小说差强人意，那么我就可以偿还编辑部和您的债欠，还可以给帕沙和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寄许多钱，自己也得以维持生活；而如果我能写出一部好的长篇小说，那么我就可以出售第2版，可能会得到一笔钱，我就能偿还一半或者三分之二期票债务，我就可以回到彼得堡。）但是，一切都破灭了。收到了卡特科夫寄来的二百卢布之后我在给他的信中说得很确定：一定为1月号寄去长篇小说，我还请他原谅，因为第1部将晚一些，但一定在1月1号（俄历）之前寄

到编辑部，我恳求他，第1期《俄国导报》上没有我的长篇小说就别出版（要知道每期杂志都不会在月中之前出版）。

之后我开始煞费苦心地构思新的长篇小说（因为我的全部未来都系于此），我无论如何不愿意把原来写的东西继续写下去，不能这样。我从12月4日到18日（18日包括在内）一直在进行构思，平均每天想出六个布局（不会少于六个）。我的头成了一台磨。我怎么会没有发疯？——我自己也不清楚。12月18日我终于坐下来写新的一部小说，1月5日我给编辑部寄去了第1部的头五章（五个印张左右），并保证在1月10日再寄去第1部的其余两章。昨天，即11号，我寄出了这两章，这样我已将小说的第1部全部寄出，一共是六个或六个半印张。

第一次寄去的稿件他们应该在12月30日（俄历）收到，第二次寄的他们一定能在1月4日收到。因而如果他们愿意的话，第1部还可在1月号上刊出。小说的第2部（当然，连一行字还没有写）我已允诺在2月1日（俄历）之前寄给编辑部，一定寄，准时寄。

我的朋友，请您理解，我还会有工夫去想给什么人写信的事情吗？试问，我又能写什么呢？因此请您这个仁慈的人，我的朋友，理解并原谅我迫不得已的久疏问候。更何况这段时间我十分艰苦。

现在我来谈谈这部长篇小说，以便结束这个话题。实质上我自己也完全不知道我寄出去的是什么东西，但我能说的则是：它不是一部很出色的作品，决不会产生轰动的效应。很早就有一个想法苦苦地折磨着我，但我又不敢动笔用它来写小说，因为这个想法颇难处理，我对它尚未做好准备，虽说它十分迷人，而我也喜爱它。这个思想就是塑造一个十分美好的

人。我认为，不可能有比这件事更难做的了，特别是在我们的时代。您当然对此会完全同意。这一思想以前在某个艺术形象上也闪现过，但须知那只是某个因素[①]，而需要的却是全面的[②]。只是我的十分艰难的处境，才迫使我选取了这一尚未酝酿成熟的思想。就像在赌场上冒险一样："可能，在笔下思想会充分发展成熟起来！"这么做是不可原谅的。

总的来说，布局已经形成。继而一些细节也闪现了，这些细节非常诱惑我并支撑着我的创作热情。但整体呢？主人公呢？因为在我的作品中整体是在主人公身上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么安排的，我应该提出一个形象。他是否能在我笔下充分展开呢？您想象一下，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些什么吓人的情况：原来除了男主人公之外，还有一个女主人公，居然有了两个主人公！！[③]除了这两个主人公以外，还有两个人物——完全重要的人物，即几乎是主人公。（我务必交代得十分清楚的辅助性人物多得不可胜数，而小说共分八部。）四个主人公中有两个在我心中已经清楚地勾画出来了，有一个完全未形成，[④]而第四个，也就是主要的，亦即第一个主人公还非常不合要求。[⑤]可能，他在我心中倒并非不合要求，却极其难写。要把它写好，无论如何，得花上两倍时间（minimum）。

---

① 这里依上下文的意思，译文上稍做改动。

② 在此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如《女房东》等小说中的幻想家、《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中的罗斯塔涅夫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阿廖沙·沃尔科夫斯基等形象身上都有梅什金的某些影子。——俄编注

③ 指这时在长篇小说《白痴》中已经明确化的两个人物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和罗戈任。——俄编注

④ 指的也许是尚未形成的形象阿格拉娅。——俄编注

⑤ 确实如此，小说的第1部已经寄往莫斯科，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尚在继续锤炼重要主人公的性格。——俄编注

我认为第1部写得差，但还能补救，因为什么都尚未受到损害，可以在后几部中令人满意地展开。（啊，如能做到这样就好了！）第1部实质上只是一个引子。只要做到一点就行，那就是它能使读者对下文感到一定兴趣。但关于这一点我确实无法判定。我这里唯一的一个读者就是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她倒是非常喜欢这第一部，但我的工作她可没资格作裁判。

在第2部中，一切都应该充分提出（可远非一切都会交代清楚）。那里有一个场面（基本场面[①]之一），但写出来又会是什么样的呢？——虽说已写成草稿，而且还挺好。

总之，一切都有待于未来，但我在期待着您的严格批评。第2部将决定一切，它是最难写的一部，但请您在给我的信中也谈谈第1部（虽然我真诚地知道它并不好），您还是谈一谈吧。此外，我恳求您，《俄国导报》一出版，您就告知我，上面是否刊载了我的这部长篇小说？我仍然极其担心稿子没有赶上，而对我来说小说在1月份面世是十分必要的。看在上帝的分上，请马上告诉我，好让我知道，您哪怕只写上两句话也好。[②]

寄第1部时，我在给卡特科夫的信中谈了这部长篇小说，谈的几乎和对您谈的完全一样。这部长篇小说名为《白痴》。不过谁都不是自己的裁判，特别是不能轻率地评价。可能，第1部也不赖。如果说我没有展示主要的人物，那么须知这是符合全面布局的规律的。因此，我才迫不及待地渴望得知您的意

① 大约是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命名日那一场以及她同罗戈任一伙一起出走。——俄编注

② 刊载有《白痴》前七章的《俄国导报》一出版，迈科夫就写信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俄编注

见。但我们不谈这部长篇小说了吧。从 12 月 18 日开始整个这项工作一直使我处在极端激奋之中，因此我既不能想，也不能谈任何别的事情。现在我稍许谈谈从我上次给您写信以来的我们在这里的生活。

我的生活当然就是工作。幸好我现在每月有一百卢布的固定收入，完全不缺钱用了。我和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节约地过日子，完全够用了。但我们面临着一件要花钱的事情，必须一直有一笔哪怕是小数量的储备。再过一个半月，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她身体情况极好，胎儿过月了）就要让我做父亲了。您自己能明白，这笔费用将有多大。我将请求编辑部在这段时间里每月寄来二百卢布，它一定会寄来的。我已给他们寄去的稿子，差不多相当于一千卢布稿酬。2 月 5 日我还将寄去稿酬可达一千卢布的稿子（稿子也许很好，比已寄去的更有价值，更为动人），因此我也可以要求更大的数目。顺便说说，我亲爱的，若不是已写好的小说被我毁了，那么新年前我就可以偿还您借给我的钱了。但现在我请求您再等我两个月，因为在交出第 2 部的稿子之前我不能再要求编辑部给我更多的钱了。不过，届时我一定会还的。而主要的、使我最最担忧的是：帕沙现在怎么样？我真是肝肠寸断！12 月间，尽管我在写作上煞费苦心，但只要一想到帕沙，我就会陷入绝望！他现在在干什么？我在 11 月份和 12 月份没有给他寄钱，但他在 11 月份之前就不给我写什么信了。在最后一次通过您转钱（六十卢布，从卡特科夫处预支的钱）给他时，我写一封长信给他，还托他打听一件事，这事对我十分重要，而他做来却是轻而易举的。我要他给我写回信，可他只字未写。看在上帝的分上，您来信谈谈他吧，谈什么情况都行。他是在恨我还是怎么的？凭什么呢？是因为我从仅有的一点钱中分出一些给他寄

去并迫不及待地等着下次再寄？不，他不可能恨我。我不把这一切看做是他心肠不好，我认为这是他考虑不周，是他下不了决心写一封信，因为他在二十岁之前甚至下不了决心把乘法表学会。

他住在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家，还借了钱，尽管我在11月之前给他寄去足够的钱。当时我还通过您把钱还给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但11月和12月份情况又怎样呢？他们自己也很困难。费佳在工作，但他养活不了一家人，而我至少再过一个月才能给他们寄钱。（当然是通过您，我求您，亲爱的，卡特科夫的钱将寄到您那儿。请别厌恶我的请求，也别把他们看做累赘！他们是很可怜的。而我是您终身的仆人，我一定会向您证明我是多么珍视您为我做的一切。）明天我就给费佳发一封信，他们现在是否仍住阿隆金的房子！我正是要帕沙写信告知阿隆金的名字和父名（我忘记了），以便我给阿隆金写信。阿隆金是信任我的，但如果我音信全无的话，他会把他们赶走，因为为他们的住房我向他做过担保。可是无论是帕沙还是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都没有回信把他的名字和父名告诉我，而不知道名字和父名我又怎么给阿隆金写信呢？他是个商人，他会感到委屈的。

不过我可能会早些寄钱给他们，虽然目前在等待分娩期间非常需要钱。我们日常生活中虽说不短缺必需品，但我们的东西却一直在典当之中。每次收到钱时将其赎回，月底前又典当出去。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是我的真正的助手和安慰者，她给我的爱是无穷无尽的，固然我们俩在性格上确实有许多不同的东西。（她衷心问候您和安娜·伊万诺芙娜。她非常爱您，因为您很尊重她的母亲，而她是热爱她母亲的。她在各个方面对你们二位，您和安娜·伊万诺芙娜，评价都很高，而且深深地、

衷心热情地、十分诚挚地尊敬你们。）

由于天气寒冷，在日内瓦我们忍受了物质上的最大不便。啊，您要知道这个民族是多么愚蠢、迟钝、渺小和落后！旅行中暂时路过，体会不到什么。不，您在这里住住看！我现在甚至不能向您简要地描写我的印象，积累的太多了。资产阶级的生活在这个卑鄙的共和国里发展到了 nec－plus－ultra①。在管理部门以至整个瑞士，党派众多，不断争吵，处处贫困，遍地是十足的庸庸碌碌之徒。这里的工人抵不上我国工人的小指头，你看着、听着都感到可笑。风气野蛮，啊，要是您能知道在他们心目中什么是好和什么是坏，那就好了。文化程度低下，酗酒，偷窃，卑鄙的欺骗勾当在商业中已习以为常。不过也有一些好的特点，这使他们无比高于德国人。（在德国最使我惊异不已的是人民的愚蠢，他们极端愚蠢，无比愚蠢。）而在我们国内，甚至连智慧超群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斯特拉霍夫也不愿了解这个事实，他总说“德国人发明了火药”。他们的生活就是如此安排的。我们在这个时候正形成一个伟大的民族，永远遏止了亚洲，经历了无限的痛苦，却能够承受得住，没有丧失俄罗斯思想，这思想定将使世界复兴，我们巩固了这一思想。还有一点，我们顶住了德国人的影响，我们的人民毕竟是无比地崇高、高尚、诚实、纯朴和能干，他充满着欧洲人所不能理解的一种极为崇高的基督思想，因为欧洲人迷信死气沉沉的天主教，迷信那个愚蠢地自相矛盾的新教②。关于

---

① 拉丁文：顶点，无以复加。

② 这些话表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念，即“全世界人类复兴的思想”，不是通过革命的形式，“而是通过上帝的真理”、“通过基督的真理”而实现。而其保证则是俄国人民、他们的宗教–道德理想、甘愿自我牺牲和建功立业的精神。这里涉及（转下页）

这一切不必谈了！我十分难过地思念着俄罗斯，思念着祖国，因此我确实感到自己是一个不幸的人！我看报，读《莫斯科新闻》和《呼声报》，每期都读，一字不漏。为了《呼声报》的新方向[①]，我感谢它。我真想和您晤谈，谈许多许多，我的朋友，郁积在心的东西太多啦！也许，在今年我将能拥抱您。我一定等着您来信，看在上帝的的分上，请给我写信。在我的忧郁和苦闷的孤独生活中，您的来信是我的唯一慰藉。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认为，她和我在一起就幸福，而我则不然，我则既需要您，也需要祖国。

在瑞士还有着相当多的树林，山上留下的树林无比地多于欧洲的其他国家，虽说每年也在大量地减少。请您想象一下，这里一年之中有五个月是可怕的严寒和穿越群山的旋风。有三个月是几乎和我国一样的冬天，大家都冷得发抖，人们不脱法兰绒衣服和棉衣（他们这里根本就没有澡堂，您可以想象是多么肮脏，可他们却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不储备冬季御寒的衣服，穿的几乎是夏天也穿的衣服（这样的严寒，只穿法兰绒衣服是太少了），而且他们丝毫不动脑筋把住房改善一下！烧煤或者烧柴的壁炉，虽然整天烧，可又有什么用？而烧上一整天得花费两个法郎，而且白白消耗很多木材，却并不暖和。怎么办呢？只消加上双层窗框，那就只靠壁炉也可以生活！我就不说生火炉了。这么做就可拯救这全部森林了！否则二十五年后树林就会荡然无存。他们生活得像是真正的野人，然而他们都颇有忍耐力。在我的房间里，虽说已经生旺了炉子，温度也

（接上页）的一组思想（俄国—欧洲，东正教—天主教）后来在1873—1881年的《作家日记》里得到发挥。——俄编注

① 《呼声报》在1860—1870年间积极拥护当时俄国进行的各种改革。——俄编注

只有五度。（正五度！）我穿着大衣，在这样寒冷的房间里坐着等钱寄到，典当东西，并在构思长篇小说的布局，——这种日子好过吗？听说，今冬在佛罗伦萨气温达零下十度。在蒙彼利埃达零下十五度。在我们日内瓦气温倒没有冷过零下八度。但如果在房间里滴水成冰，那不也是一样了吗！不久前我换了住房，现在我有两个挺好的房间。一间一直很冷，另一间则是暖和的，在这个暖和的房间里经常是十度到十一度，因此还可以生活。

我已经写了这么多，却几乎什么也没有来得及说！因此我才不喜欢写信。主要的是我等您来信，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快点给我写信。在我现在这种苦恼心情下，给我寄一封信，其意义就等同于善行。我忘了请求您，不到时候请别将我信中告诉您的有关长篇小说的情况告诉任何人。我不愿随随便便地传到《俄国导报》去，因为我对他们撒了谎，我在信中说过：初稿已写好了许多，现在我只是在抄写和修改了。我本来就是来得及写完的，有谁知道，也许，总的来说还会是一部挺不错的长篇小说。瞧，我又讲起小说来了！我对您说，我写这部小说是写得发疯了。

我的身体很不错。癫痫很少发作，这样已经接连两个半月或者甚至已三个月了。

我向您的父母致以真诚的问候。如遇到斯特拉霍夫，请转达我对他的问候，并请他向阿韦尔基耶夫和多尔戈莫斯季耶夫[①] 转达我的问候，特别是问候多尔戈莫斯季耶夫。您在什

---

① 伊·格·多尔戈莫斯季耶夫（卒于1867年），翻译家、新闻记者，《时代》和《时世》杂志的撰稿人。

么地方见到过他吗?[1]

拥抱您并亲吻您。忠诚地爱您的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特别问候安娜·伊万诺芙娜!

我收到了亚诺夫斯基的信。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但有时他很怪。我很喜欢他。

新年好！祝您幸福！愿你们幸福，愿你们幸福，——愿您幸福！

什么时候出版《伊戈尔远征记》[2]? 在哪里出版? 看在上帝的分上，它一出版，就请马上给我寄来，不论我那时在什么地方。

致索·亚·伊万诺娃

(1868 年 1 月 1 日，日内瓦)

我亲爱的尊贵的朋友索涅奇卡，虽然您固执地要我给您写信，但我却一直没有写。不过我同时却迫切地和特别地感到需要和您谈谈，因为您信中提出的一点要求必须回答，[3] 并且要

---

① 这时多尔戈莫斯季耶夫已去世。——俄编注

② 迈科夫把《伊戈尔远征记》译成了诗体。——俄编注

③ 索·亚·伊万诺娃的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但它的主要内容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在“日内瓦”日记中有所记载。信中讲的是伊万诺娃在家中处境困难，她母亲要她出嫁，而她又不愿成为家庭的累赘，学会了英文，打算靠自己的翻译谋生，但没有东西可译，她在信中求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她以帮助。——俄编注

尽快回答，光是这一点就需要给您回信了。请您说说，您，我亲爱的永恒的朋友，您怎么会想到，我离开莫斯科时似乎在生您的气，连手也不伸给您！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当然，我的记性不好，我已不记得详情细节，但我肯定地说，这种事情是绝不可能有的，只是您觉得似乎是这样而已。首先，没有任何缘由，我对这一点非常清楚，就像二乘二等于四一样；其次，也是主要的一点，难道我会如此轻易地和我的朋友们绝交吗？您太不了解我了，我亲爱的！我读到这一点感到多么难过啊！索尼娅，您应该理解，我是多么器重您、敬爱您，我是多么珍惜您的心。像您这样的人，我在一生中很少遇到。您问我对您如此依恋，是由于何种原因？（您问吧，如果您不信任我。）但是，亲爱的，回答这种问题是极其困难的；我从您还是小姑娘时起就记得您，但开始仔细观察您并了解您是一个罕见的特殊的人，了解您那罕见的美好的心灵，却只是在四年之前，主要是亡妻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去世的那个冬天，我才了解了您。您还记得吗，那是在我病了整整一个月之后去看你们，那时我已很久没有见到你们一家了。我爱你们一家，特别是爱您。我也十分爱玛申卡，她有魅力，她妩媚、纯真、风度幽雅，而她高傲的内心则是不久前才知道的（啊，上帝使你们一个个都很有才能）。但是我对您却特别依恋，而这种依恋是基于一种特殊的印象，一种难以剖析和说明的印象。我喜欢您的沉着，喜欢您天生的高度自尊心，也喜欢您感到自己有这种自尊心的意识。（啊，任何时候在任何事情上都别违背它，一直向前走，在生活中别妥协。您要在自己身上巩固您善良的感情，因为一切东西都是需要加以巩固的；您只要一次有损尊严，昧良心，那么您的心灵中就会长远留下一个弱点，因而在生活中稍微一出现某种困难，而另一方面又出现某些好处，您

马上就会避开困难而趋向好处了。我现在讲的不是泛泛空谈，我讲的是我现在自己深以为苦的，我对您谈到弱点，也许正是根据我本人的经验讲的，而我喜爱您身上的那种东西也许正是我自己所缺乏的。）我特别喜爱您身上的关于尊严、观念和信念的坚强定位，这种定位当然完全是天生的，您自己还不过是稍许意识到一点儿，因为您由于自己尚十分年轻而未完全意识到。我也爱您的智慧，这是一种十分沉着的能够清晰地区分事物并能够正确地看待事物的智慧。我的朋友，我完全同意您在信中给我写的东西，但是如果要我有朝一日会同意您的指责——指责我对您的友谊发生了哪怕是极小的动摇——那是任何时候也办不到的！也许，一切都只需用我这糟糕个性中的某种小节、某种瞬间的激动来解释，但即使是这样，那也任何时候不能以此来解释对您的个人关系，而只能用在别人身上。请您永远不要用这种指责来使我深受委屈。

虽然您要我尽快给您写信，我却这么久未回信，对此特向您诚恳地保证，今后我将每月准时给您写一封信。在给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和韦罗奇卡的信中我尽可能对我没有回信的原因做了解释。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精神非常紧张，情绪十分糟糕，所以我感到需要把自己封闭起来，独自一人苦恼。我感到很难坐下来写信，再说我又写些什么呢？写我的苦闷吗？（这苦恼肯定会在信中流露）但这是一个不好的话题，而且我的处境也很麻烦，我的工作决定着我的全部命运。此外，我在《俄国导报》编辑部预支了将近四千五百卢布，我对他们许下了诺言，并且一年来在写给编辑部的每封信中都重复我的诺言：小说会有的。可是，几乎就在我该向编辑部寄小说手稿的前夕，我不得不将它废弃，因为我不再喜欢它了。（既然我不再喜欢它，我就不可能把它写好。）我毁掉了许多已经写好了的稿子，

然而我的债务的偿还、目前的生活以及全部未来，——都靠长篇小说。于是我在三个星期之前（12 月 18 日）开始写另一部小说，并且开始日以继夜地工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思想我早已有之，十分喜爱，但要体现它却十分艰难，所以我久久未敢动笔，而现在我着手写它也完全是因为我处于近乎绝望的境地。小说的主要思想是要刻画一个绝对美好的人，在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情了，特别是在现在。所有的作家，不仅是我国的，就连所有的欧洲的作家在内，无论是谁，只要他一着手刻画绝对美好的事物，总会感到无能为力，因为这是一项极端困难的任务。美是理想，而理想——无论是我们的或是文明的欧洲的理想——都还远远尚未形成。在世界上仅仅只有一个绝对美好的人物——基督，因此这个无与伦比、无限美好的人物的出现无疑是一个绝顶的奇迹。（全部约翰福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认为全部奇迹只在于美的体现和美的显现。）不过我这是扯远了。我只提一下，在基督教文学的许多美好人物之中最完美的是堂·吉诃德。而他之所以美好，只因为他同时又是可笑的。[①] 狄更斯的匹克威克（与堂·吉诃德相比，他体现的是差得太远的思想，但仍不失为一个重大的思想）也是可笑的，而且也是以此取胜的。同情被嘲笑的、不知其自身可贵的美好人物，因而也会在读者心中引起好感。这样唤起同情心也就是幽默的奥秘所在。[②] 冉阿让[③] 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尝试，——但他之所以激起人们的同情是由于他的极端不幸和社会对他的不公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堂·吉诃德》是“所有由人间天才创作的书籍中最伟大和最使人感到凄凉的一本书”。——俄编注

② 匹克威克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感也是因为他和堂·吉诃德一样：善良和高尚。——俄编注

③ 雨果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的主人公。

正。而在我的这部长篇小说中没有诸如此类的东西，完全没有，因此我非常担心我会彻底失败。有一些细节也许不错。我担心，小说会是枯燥乏味的，它篇幅很长。第1部全部是在二十三天内写成，几天前已经寄出。它绝对产生不了什么效应。当然，这还只是一个引子，幸好是不会有所损害，但同时又几乎没有说明什么，也尚未提出什么问题。我唯一的希望是，它最好能在读者心中激起某种好奇心，使他能继续阅读第2部。我今天开始写第2部，一个月完成（可不是嘛，我一生都是这么工作的）。我觉得，第2部将比第1部更扎实些，也更重要些。亲爱的朋友，祝愿我哪怕能获得点滴成功吧！小说的名称叫做《白痴》，将献给您，亦即献给索菲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伊万诺娃。我亲爱的朋友，我多么希望这部小说哪怕稍稍值得献给你！不管怎样，我本人不能做出判断，特别是在现在，在头脑发热的时候。

我的身体状况相当不错，我能够承受繁重的工作，尽管由于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身体虚弱我正面临着一个负担沉重的时期。[①] 我在此地大概还要工作四个月，然后我想去意大利。我需要一个幽静的地方。我在为费佳和帕沙担忧，与此信同时我给费佳也写了信。我在国外感到很苦恼，非常想回俄罗斯去。我和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十分孤单。我的生活安排是这样的：很晚起床，生上壁炉（冷得难受），两人一起喝咖啡，接着我就坐下工作。之后在四点钟我到一家饭馆花两个法郎吃饭，还喝上一点儿葡萄酒。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宁可在家里吃饭。随后我去咖啡馆，喝喝咖啡，读读《莫斯科新闻》和《呼声报》，只字不漏地反复阅读。然后我沿街走上半个小时，

① 指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行将分娩。

活动活动筋骨。接着就回家工作。然后我又生起壁炉，我们俩一道喝茶，接下来我又继续工作。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说，她感到非常幸福。

日内瓦既枯燥又沉闷，这是一个无聊的新教派城市，气候十分糟糕，但因此也就更适宜于工作。真可叹，我的朋友，也许，在9月份之前我无论如何回不了俄罗斯！我一回到家，马上就赶去拥抱您。我在想，回到俄罗斯后就着手办一个新的刊物。[①] 但是，不言而喻，一切都取决于现在这部小说是否成功。请您想象一下，我现在如此努力工作，仍不知道是否已赶不上在1月号上发表。赶不上的话，才不愉快呢！

我们总有那么一天会聚首，会重逢，会晤面！我常常想到你们全家。前几天我梦见了您和玛申卡——我在梦中看到了整整一部中篇小说，它的女主人公就是玛申卡。请替我使劲吻吻她。不过，您的身体怎么啦？您可把我吓坏了。别忧愁，我的朋友，这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您别急，别操心太多，一切都会照常进行，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好起来的。在生活中有无数机遇，操心过多就是浪费时间。愿您精力充沛，性格坚强，我相信您是这样的。我亲爱的，盼您充实自己的学问，甚至也别轻视专业，但主要是别急于求成。您还很年轻，一切都会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不过，您要知道，关于妇女问题，特别是关于俄罗斯妇女问题，就在您的有生年代里也一定会有重大和卓越的进步。我讲的并不是我国的那些早熟儿，[②] 我对她们的看法您是清楚的。目前我在报上看到，我以前的朋友娜杰日达·苏斯洛娃（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的妹妹）在苏黎世大学

---

① 指一种不定期丛刊，即《作家日记》的前身。

② 指“女虚无主义者”。——俄编注

通过了医学博士考试并出色地完成了论文答辩。这是一位很年轻的姑娘，现在才不过二十三岁，她是一个不可多遇的、光明正大、高尚而又诚实的女性。

我想同您谈的很多很多，瞧，已写下了这么多，但尚未写出我所想写的十分之一。下次再谈吧，我亲爱的朋友！

我很想和您谈一谈的是特别与您有关的一件十分有趣的事。[①] 别忘了我，望来信。您要特别注意爱护自己的健康。请您再一次拥抱玛申卡。我听说×××[②]被晋升为罗马教皇军队的陆军中将了，他会用笛子吹奏着他自己创作的波尔卡舞曲去打败加里波第，[③] 而红衣主教安东涅利和首相将军（代替女郎）在罗马教皇面前跳舞，而尤莲卡将一面观看一面发火。请您替我也亲吻她，如果她允许（替我）亲吻她的话，也替我吻维佳，还有备受称赞的廖利娅。然后请代我亲吻大家，请替我握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手，握得紧一些。

拥抱您，亲吻您。您永远的朋友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一定履行每月给您写信的诺言，但我也请您看在上帝的分上给我写信。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意于吸收伊万诺娃参加上述他所设想的不定期的丛刊的工作。——俄编注

② 在原稿中此处有一个名字被浓墨涂掉。——俄编注

③ 1862 年和 1867 年意大利人民英雄加里波第（1807—1882）曾试图用武力把罗马从教皇军队手中解放出来。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暗示加里波第的部队在 1867 年 11 月 3 日遭到的失败。——俄编注

致阿·尼·迈科夫

（1868年2月18日，日内瓦）

善良的、唯一的和尊贵的朋友（所有这些形容词都适用于您，我很荣幸地使用它们），请别生气，请原谅我没有良心，久疏问候。请您像以前一样有理智地和有感情地评判我。虽说我不写信是问心有愧，但须知我几乎确实是没有可能回信，尽管我也曾几次急于要给您写信。为了按期把我的小说的第2部准备好，我竭尽自己的全部能力写作。我不想把它完全糟蹋掉，因为许多事都有赖于它的成功。现在甚至并非需要它成功，但求不完全失败，从而在以后几部中可加以弥补和挽救，因为这部小说很长。我终于把第2部寄出了（晚了不少时间，但看来还赶得上）。能对您说些什么呢？自己对自己不能做任何评说，我甚至丧失了任何看法。我喜欢第2部的结尾[①]，但须知这不过是我喜欢而已，读者们会说些什么呢？其余的一切都和第1部中的一样，就是说，似乎相当呆板。我只希望读者读来不太感到枯燥乏味就行，不敢再指望任何成功。

亲爱的，您答应过我在读完第1部后就将您的意见写在信中寄来。因此我每天跑邮局，但是没有信。想必您已经收到了《俄国导报》，我做了一个一清二楚的结论：小说很差劲，而您出于客气，不好意思也不忍心将这一事实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因此您在拖。而我正需要知道这种真相！我渴望听到某种反

① 实际上是指《白痴》第1部的最后一章，即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家过命名日的那一场景。——俄编注

应，听不到反应简直就是受折磨。

的确，在小说发表以前您给我写过两封信，但在这种事情上您不至于还跟我计较写信的次数吧！好，不谈这一点了。

我的朋友，您要知道，我是怀着何等幸福的心情反复几次阅读您的每一封信！您要知道，我在这里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而收到您的信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在这里谁也见不着，什么也听不到，从今年年初起甚至连报纸（《莫斯科新闻》和《呼声报》）也根本不寄来了。我和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形影相依地过日子，身边没有别人，虽说我们生活得很和睦，相亲相爱，而且我们俩都忙于工作，但仍然感到寂寞，——至少我是如此。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十分真诚地（我相信这一点）说她很幸福。请您想象一下，我们迄今还什么都没有，等待中的那位绅士尚未出世。我每天都在等待，因为已经有了一切征兆。昨天是我的命名日，我也在等待，可是他没有来到。今天我也在等待，明天大概肯定要来。[①] 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怀着虔敬的心情在等待，她极其热爱未来的客人，精神饱满地坚毅地怀着胎儿，但最近她神经紧张了，有时会萌生一些悲观的想法，害怕因难产死去，等等。因此，情况是令人忧愁的和相当麻烦的。我们只有一点点钱，但还没有到一贫如洗的地步，不过面临的开支是大量的。在这种情况下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还在为我作速记和誊抄稿件，此外，她还亲自缝制好和准备好了孩子所需要的一切衣物用品。

最糟糕的是日内瓦太令人厌恶，这是一个阴沉沉的地方。今天是礼拜天，没有什么比他们的礼拜天更阴沉和更难堪的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的第一个女儿索尼娅在 1868 年 2 月 22 日诞生。——俄编注

了。我们现在不能迁居别的地方，由于生病我们得在这里再待上五个礼拜，而以后还不知道钱的问题会怎么解决。正在迫近的一个月对我来说将是艰苦的，妻子在病中，我还得将小说的第 3 部寄出。虽说我已误时，但仍得连续寄出，接下来还得寄去第 4 部。我想，到那时我们就可以离开日内瓦，而这将是 5 月份左右的事情了。幸好这里的严冬突然变暖，整个 2 月份一直是温暖晴朗的，完完全全像我们彼得堡 4 月里的晴朗日子一样。

您在来信中所告诉我的一切始终不断地使我感到兴趣，我在报纸上总要寻找此类东西，就像是寻找一枚失落的针一样，——我对之进行思考和猜测。我在这里也感觉到了我国文学界和新闻界的卑鄙下流的勾当。这些败类是多么幼稚无知，例如《现代人》他们总是捧着萨尔蒂科夫和叶利谢耶夫之流去捞取最大的好处，还总是表现出那种对俄罗斯的无情的仇恨，总是唠叨不休地谈法国的工人联盟，别的就什么也没有了。[①]至于说到萨尔蒂科夫攻击地方自治，那是十分自然的事情。[②]我国的自由主义者不可能不同时又是俄罗斯的顽固而又自觉的敌人，只要在俄罗斯做成了一件什么事情或者有什么有利于俄罗斯的事情，自由主义者就会肆意恶毒攻击。这种情况我已经

---

① 《现代人》在 1866 年停刊后，萨尔蒂科夫、叶利谢耶夫和涅克拉索夫一起租借了克拉耶夫斯基的《祖国纪事》，组成新的编辑部，于 1868 年 1 月 23 日出版第 1 期，其中有他们的作品，但没有任何与法国工人联盟有关的材料。

② 在《祖国纪事》（1868 年，第 1 期）上，萨尔蒂科夫打破人们对地方自治会的幻想，他把它比作古希腊神话里爱恋自己水中倒影的美少年那喀索斯。

发现过不下千次了。我国的极端自由主义党与《新闻报》[①]完全串通一气，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关于这帮下贱家伙的厚颜无耻和卑鄙龌龊我有时可以从报纸上看到。编辑部给我寄来了《俄国导报》的第1期，我从头到尾把它读完了。没有您的作品，——可能是您的稿子交晚了，或者是他们为了要点缀2月号而把您的作品留在2月号上发表，把波隆斯基的作品（非常可爱的诗篇）和屠格涅夫的十分差劲的中篇小说[②]刊载在第1期上。评析《战争与和平》的文章[③]我读完了，我真想把这部小说读完。我已读了一半，应该说这是一部巨著，可惜有着过多琐碎的心理细节，如能稍许少些就好了。不过，也正是由于有这些细节描写才有许多好东西。看在上帝的的分上，来信请更多地谈谈文学界消息。您提到了《欧洲通报》，（这是斯塔休列维奇创办的吗?）我觉得，这种办刊方向在我国太泛滥了。您可知道，关于《莫斯科》和《莫斯科人》我一点儿情况也不知道。[④]

您的《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是一部完美的杰作，但我脑海中闪现出一个念头：如果《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这样的作品作为一个插曲出现于那个时代的完整的叙事诗即分裂派的叙事诗之中，或者出现在那时诗体小说之中，那该有多

① 一张在彼得堡出版（1863—1870）的政治-文学报纸，自1863年起极其反动的政论家弗·德·斯卡里亚金和H. H. 尤马托夫在该报起领导作用，他们甚至责怪卡特科夫有社会主义倾向。——俄编注

② 指《叶尔贡诺夫中尉的故事》。

③ 指当时俄国历史家、政论家彼·卡·谢巴利斯基（1810—1886）评《战争与和平》第1～3卷的文章。——俄编注

④ 1867年底《呼声报》上有一则关于出版《莫斯科人》报的广告，谈到《莫斯科》报的订户在该报复刊前可收到《莫斯科人》报。

好啊！难道这种意图任何时候也没有在您脑子里出现过？这样的叙事诗可真会产生巨大的效应啊！[①] 关于《伊戈尔远征记》的最终情况如何？您在信中没有告诉我它将在何处发表，大概是在《俄国导报》上发表吧。如果是，那么我就一定把它读完。您可以想象得出，我是多么迫不及待地在等着。除了您在信中提及的那次朗诵外，您在什么场合当众朗诵过它吗？请将一切告知。除了您给我寄来的东西以外，您在克雷洛夫纪念会上还朗诵过什么？我在报纸上读到了，但是不够清楚。

最近一个时期在我们国内好像平静下来了[②]，我在报纸上看到的只是有关募捐救灾的事。[③] 斯拉夫主义和斯拉夫人的志向[④] 想必在我国自由主义者中招来了许许多多敌人。总有一天这些顽固落后的可恶败类会被彻底铲除！因为俄国的自由主义者无论如何不能被认为是别的什么，只能被认为是顽固的和落后的货色。这是以前所谓的"有教养的阶层"，是一切与俄罗斯断绝了关系的、不理解俄罗斯的并且完全法兰西化了的货色的集合体，——俄国的自由主义者就是这种人，因而也就是顽固落后分子。请您想一想那些最好的自由主义者吧，请您想一想别林斯基，难道他不是蓄意与祖国为敌的人？难道他不是

---

① 指迈科夫写的《射击军关于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公主的传说》。由于农奴制压迫加剧，军务负担过重，长官欺凌压榨，四千名左右参加过彼得大帝的亚速远征的射击军于 1698 年发动兵变，他们同公主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建立联系，准备惩办贵族和外籍人。兵变失败后，射击军中有一千一百八十二人被处决，六百零一人遭流放。

② 大约是指曾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感不安的同普鲁士打仗的迹象。——俄编注

③ 1868 年由于歉收，俄国中部数省发生了严重饥荒。——俄编注

④ 指的是当时报刊上披载的在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发生的争取民族独立的一系列事件。

顽固落后分子？

得啦，让他们都见鬼去吧！在此地我只在一些咖啡馆里遇到卑劣的波兰人，他们成群结队，——但是我和他们没有任何交往。我同牧师不认识[①]，但孩子即将诞生，——我只好去找他。但是我的朋友，请您回忆一下，我们的牧师们，那些侨居国外的牧师们，并不都像我在离开彼得堡时同您谈过的那个维斯巴登的牧师一样。（您和这个牧师相识吗？他是个罕见的人，他温顺、有自尊心、有着天使般纯洁的心，并且具有虔诚的信仰。可不是嘛，他现在好像在神学院任院长[②]。）不过，但愿上帝保佑，希望这里的牧师也很好，虽说他不可能不被贵族们宠坏。在日内瓦这个地方（从“Journal des Etrangers”[③] 上看）有许多俄国贵族，甚至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比方说，他们不是在 Montreux 而是在气候恶劣的日内瓦过冬。

如果我要去什么别的地方，那就是到意大利去，但离这一天还远着呢。不管怎样，我会马上告知您，因此在地址问题上不会耽误您。而您，看在上帝的分上，请给我写信。我的身体不能说是很好，春天一来，癫痫病又经常发作。我读了您讲的有关您当陪审员的情况，我的心因激动而剧烈跳动。关于我国的法庭，（根据我所读到的一切材料）我形成这样的见解：我们的法官，主要是我们的陪审员，其道德实质上是远远高于欧洲的，因为他们是以基督教精神看待罪犯的。对此，就连侨居国外的俄国叛徒们也是赞同的。不过有一个方面似乎尚未安排

① 看来，迈科夫建议陀思妥耶夫斯基去认识瑞士牧师 A. K. 彼得罗夫。——俄编注

② 指的是伊·列·亚内舍夫（1826—1910），他是俄国教堂在维斯巴登的牧师，自 1866 年起任彼得堡神学院院长。——俄编注

③ 法文：《外国人报》。

好：我觉得，在对待罪犯的这种人道主义问题上还有着许多不切实际的、自由主义的和缺乏独立自主精神的缺陷。有时就是这样。不过，我身处远方，我的看法可能会大错特错。但无论如何我国在这方面的实质远远高于欧洲，而且总的来说，俄国人的所有道德观念和目标都超越欧洲世界。我们有更多的天然的和崇高的信仰，像信仰基督教一样信仰善，而不是对资产阶级那种为达到舒适生活的目的所抱的信仰。

现在全世界正酝酿着一场伟大的革新——通过俄罗斯思想（您说得对，这思想与东正教密切相联）来实现的革新，而且它将会在一个世纪内完成，——这是我的一种热烈的信仰。但是要使这一伟大事业得以实现，必须使大俄罗斯民族对整个斯拉夫世界彻底地而且无可争议地实现其政治权力和领先地位。（而我们的自由主义者们却在宣扬什么要把俄罗斯分解成一些加盟的联邦！唉，Г……ки！①）

我又要向您提出一个极大的请求，或者最好说是两个请求，我非常信赖您的善心和您对我的兄弟般的关怀。是什么事情呢？我在寄第 2 部稿子时也给卡特科夫写了信，请他预支给我五百卢布。这简直可怕，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不可能不求他。起初我有过这样一些想法：（1）把小说的四部都写出来（即二十三到二十四个印张）；（2）把它们写得好——届时我就可以提出请求。但我再重复一遍，这是不可能的。现在连同第 2 部一起，我共向编辑部交出了十一个半印张，就是说大约合一千七百卢布，而我总共欠他们四千五百六十卢布。（不得了！）就是说我现在还欠他们两千八百六十卢布，就在欠了这

① 这是一句粗野的辱骂话，这里省略的一个字该是“Говняки”，整句话的意思是：唉，这些狗屎堆！

么多债的情况下我现在又要借五百卢布，即我要在二千八百六十卢布上再加五百卢布，把债务增加到三千三百六十卢布。我考虑到，在5月1日之前我又将寄去稿酬相当于一千七百卢布的稿子，因而剩下的债务总共还是一千七百卢布，不会超过。我给他写信，请他再借给我五百卢布，我的心情是十分痛苦的。主要的是这部长篇小说要写得好！那样的话，求人帮助还可以稍许得到谅解。

我不知道他是否会把钱寄来，但是不管怎样，我把一切都告诉您，同时恳求您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如果卡特科夫同意借给我五百卢布，我请求他做如下安排：三百卢布替我寄到日内瓦；二百卢布寄到彼得堡，寄到您名下，由您本人收。不过，尽管您能收到二百卢布，我在您面前仍然是一个卑鄙家伙，我就连一个戈比也不可能还给您（您现在当然是需要钱的）！这使我和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非常苦恼，我们在夜间也常常谈起这件事。但我还要请您再稍稍等等，这样您就会把我从可怕的苦难中拯救出来。我的痛苦在于——这也正好是我求您做的第二件事——我不能不惶恐地想象，不幸的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现在的处境怎样？她有儿子费佳，但是我如果指望他并且把家庭生活的全部重担都推到这个可怜的年轻人身上，那是不是太残忍和太粗暴？他还太年轻，要扶养一家人他还太吃力，因而他当然可能会失去耐心，而这会导致不妙的结果。非常非常可能会如此。我应该并且有责任给予一定帮助，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帮助。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帕沙。又是同样的情况：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不可能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活，而从我这方面来说这是不能容忍的，是荒谬而又不可宽恕的，是残忍的。这就意味着把他朝绝路上推，他肯定受不了。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临终时把他托付给了我，这是她的

最后一点请求。因此我恳求您，如果您收到这二百卢布，就请您这么安排：其中一百卢布请交给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一次全部交给她，另一百卢布给帕沙，但是现在只给他五十卢布（不告诉他说在您那儿还有五十卢布），两个月之后再给他五十卢布，一次给完（除了生活费用之外，还必须更换内衣和外衣，还少不了一些零星开支。一句话，一次给五十卢布，少了不行）。如果卡特科夫同意的话，从现在开始两周之后您就可收到这二百卢布，也有可能会拖延一个月。我要告诉帕沙，让他别过早去您家。您在给我的信中说过，他们当初太打扰您了。亲爱的，请您原谅他们吧！给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的钱请您自己送去，或者请您通过帕沙告知她，让她上您家来取。当然，这一切只是在您收到了钱后才能这么做，我在给他们的信中也将这么说，这就是我求您做的第二件事情。我太麻烦您了，但是，我的朋友，请您帮我摆脱这些痛苦吧！想象他们的处境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觉得，我宁愿自己忍受这种境遇。真难以设想，我的一切、我的整个命运竟然全都取决于这部长篇小说的成败！唉，在这种情况下做一个诗人可真是艰难呀！而屠格涅夫的遭遇又是怎么样的呢？他如此幸运，怎么还敢写出叶尔贡诺夫这样的人物来呢！至于说他本人直截了当地对我讲他是德国人，而不是俄国人，并且还以此为荣，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①

再见，我的朋友。我为您感到高兴的主要是您不让您的精神懒散，希望、理想和目标在您心中沸腾。这是挺了不起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一个人陷于消沉，那么他就完了，他就等于死亡，成了冢中枯骨了。

---

① 关于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7年8月16日写给迈科夫的信中谈得十分具体。

再见，紧紧拥抱您，祝您一切如意。望来信，随便谈谈我的这部长篇小说。是啊，哪怕随便谈一些什么。

我是坚持不懈地读一切政治新闻的。胡言乱语当然多得不得了，不过，特别使我担心的却是：最近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外交政策有所削弱和不受重视①。此外，我们国内也有许多敌视皇上的改革措施的敌人②。希望全都寄托在皇上身上，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坚毅果断③。愿上帝保佑他长久地统治国家。

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向您、向安娜·伊万诺芙娜和叶夫根尼娅·彼得罗芙娜问好！我也向她们问好！请您在她们面前提到我。看来是今天在我家里会有个人诞生，是米沙呢还是索尼娅④ ——这已是天定的事了。

再见，亲爱的朋友！

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他指的是当时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专注于国内改革，而不重视外交政策问题。——俄编注

② 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一方面受到反动的贵族和大臣的反对，另一方面又引起进步的民主主义阵营的不满。爆发了多次的学生运动，而农民反对改革，光是 1861 年，就有一千八百多次的农民风潮。

③ 指的该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镇压 1864 年波兰起义、立陶宛起义和白俄罗斯起义上表现的“坚毅果断”，也指他在镇压秘密革命团体伊舒京派、镇压卡拉科佐夫以及大肆逮捕革命民主阵营中的人员方面所表现的“坚毅果断”。——俄编注

④ 这句话的意思是：生的是男孩儿（米沙是男孩儿名）还是女孩儿（索尼娅是女孩儿名）。

致阿·尼·迈科夫

（1868年3月2日，日内瓦）

亲爱的和真正的朋友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您的信我已经收到，非常感谢您。但我现在极其焦虑不安，因为我还收到了另外一封信（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妻子的母亲——寄来的），它告知一个奇怪的信息：帕沙去过她家，他扬言，他"就连知道也不想知道我会缺钱"，他说"我有责任扶养他，现在从卡特科夫那儿将会收到很多钱"。因此，他声称，他要去莫斯科，亲自去见卡特科夫，向他说明自己的处境并向他要一些钱，都记到我的账上。安娜·尼古拉耶芙娜肯定地告知我，说他已去莫斯科，是俄历2月15日去的。他同自己的上司有过争执，因此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担心他会被革职。

您现在能想象得出我的处境吗？在卡特科夫面前我的处境会怎么样？我本人也为自己的事情脸红，每次向他求助我都确实感到害怕，因为他们待我已经客气得不能再客气，而这对我也是一种很大的约束。（他们连一行字也没有看到就信任地预支四千五百卢布给一个身处国外的病人，而我正好是在这同时又请求借五百卢布！）真难想象他到了确实繁忙不堪的卡特科夫那里开始乱说，也许，还会出言不逊，而且当然会恣意诋毁我！

还有一点，昨天我典当了最后一件大衣，总共才有三十法郎，我得付给 garde-malade[①] 四十法郎，付给收生婆一百法

① 法文：助理护士。

郎，到3月20日，即六天之后要付一百二十法郎房租和女仆工钱（这是本月的临时价），还要归还典当物品所借的三百法郎。再过上整整六天我的三十法郎就用完了，届时我将一文不名，而且再没有东西可以典当，真会是借贷无门。我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卡特科夫身上，希望他满足我借五百卢布的要求。寄二百卢布给您（像我在信中写过的那样），三百卢布则给我寄来此地，而这三百卢布恰好是在3月20日即再过六天可以寄到。现在情况又会怎么样呢？如果帕沙惹他生气并最终使他失去耐心（因为任何人在一定情况下都可能失去耐心），以致他拒绝我的请求。那时该怎么办？可不是嘛，我会完蛋，并非一般完蛋，而是彻底完蛋，因为妻子已经分娩，而且正在病中。然而昨天我收到了您的信，信中虽未注明日期，但信封上表明此信是在2月26日由彼得堡邮政总局收下。您在信中只字未提这件意外的事情，因此这可能不是事实。但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却是说得很肯定的。既然如此，这也许是确有其事，只是您不知道罢了（因为您确实难以知道，他既然下了决心要这么干，他就一定会避免同您照面）。我现在非常沮丧和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今天我想给卡特科夫写信，向他道歉，把全部情况向他解释清楚，因为：第一，我感到在他面前十分羞愧，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第二，我在为钱担心，怕他一气之下不寄钱给我。可是，如果我给他写了信，而这一切又不是事实，那又会怎么样？我决定最好还是明天（给卡特科夫）发信。如果有什么消息能使我明了情况就好啦，但无论从哪方面都没有丝毫消息！等待是可怕的，而且也令人难过。

不管怎样，我恳求您，亲爱的，请您了解一下这件事，尽快把情况告知我，不然我会苦恼死的。

如果这并非事实，如果帕沙不过是说说而未见诸行动，如

果他未去莫斯科，没有和卡特科夫面谈过，也没有给他写过信（不过这反正是一码事，就是说他是写信或是亲自去见卡特科夫，这反正一样），——那么请您别告诉帕沙，说我这是从安娜·尼古拉耶芙娜那儿得知的。我害怕他很粗暴地对待她，总而言之，无论如何别把安娜·尼古拉耶芙娜说的话告诉他。我把您看做神明。给卡特科夫的信我仍然要写，不能不写。如果帕沙没有错，即他没有去找过卡特科夫，我可以把信写得不太伤害他本人，因为这是一个他们从不认识的年轻人的幼稚行动。从我自己这方面来说，我要告诉您，我可怜帕沙，我并不太怪罪他，因为他确实是年轻，缺乏自制力。对此应予原谅，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像他这样的傻瓜距毁灭就不远了。而我先前却以为他的心灵已经开窍，并且懂得他（差一点儿）已经二十一岁，既然没有钱，就应该干活。我原先想，他在担任职务以后已经终于懂得像任何人一样，诚实的劳动是他的责任，尽管他已下定决心什么事情都不干，也不能固执地不听任何人的话，并且坚持这么做。现在我明白了，他以为他去干事乃是给我的一种恩惠。是谁塞给他这种想法，似乎我应该永远扶养他，甚至在他二十一岁之后也应如此？他对安娜·尼古拉耶芙娜说（这话当然是他确实说过的）："我连知道也不想知道他自己也很困难，他有责任扶养我。"这些话在一定意义上对我是太重要了，这意味着他并不爱我。当然，我会第一个原谅他，我知道什么是冲动和狂言，也就是说，我知道言辞不等于行动。我一生都将帮助他，也愿意帮助他。但糟糕的是，他并未为自己干多少活。他才三个月未曾收到我给他的扶养费，但这三个月里他毕竟还是收到了我给他的二十卢布，我又替他偿还了他欠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的三十卢布债。因此实际上他才一个月没有收到我的钱！他竟马上叫苦连天。这就是说，这

个人不会为自己干活。想到这一层我是不愉快的。当然，我现在是从自己最必需的生活费中抽出钱来寄给他和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的。须知我还确信不疑，就是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一家人也在把我骂得一塌糊涂。可我还是一个病人！如果我一旦不能工作，——那时又会怎么样？

亲爱的，您是我唯一的神明和真正的朋友！您昨天的信使我精神重又振奋起来。在我的一生中从未有过任何比现在更困难和更令人难受的事情。2 月 22 日（俄历）妻子（经过了三十个小时的痛苦挣扎）为我生下了一个女儿，她身体至今不好。您知道吗，我的神经有多紧张，必须排开任何一个令人不快的消息，她是非常爱我的。索尼娅，我的女儿，是一个健康、美丽、可爱和出色的大个儿孩子。我确实是一天中有半天在亲吻她，对她寸步不离，这非常好。但糟糕的是，只有三十个法郎了，我和妻子所有的东西全都典当光了，而欠的债又迫在眉睫必须立即偿还。全部希望寄托在卡特科夫身上。我一直在想，如果他们不寄钱来，怎么办？关于帕沙的消息折磨着我们两人。还有一个不断困扰着我的可怕的忧虑，使我夜不成眠：如果阿尼娅生起病来，可又怎么办？（今天是产后第十天）我既没有钱请医生，也没有钱买药。长篇小说的第 3 部尚未动笔写，而我已答应在俄历 4 月 1 日之前一定将这一部寄到编辑部去。昨天夜间彻底改变了（这已是第三次了）第 3、第 4 部的整个布局（就是说至少还须用三天时间来考虑新的安排），神经严重失调，癫痫发作的次数增加而程度则更加厉害，——总之，我的处境就是这样！

除了这一切情况之外，在收到您的来信之前我由于担心长篇小说低劣和失败而完全陷入了绝望，因而暂且不谈作者苦恼，我已确信自己的一切希望全成泡影，因为一切希望都寄托

在这部长篇小说上。您的信多么使我高兴啊！我完全有理由称您为神明！对我来说，在我目前的处境中，您等于是我去世的哥哥米沙。

您关于我的小说获得成功的消息使我高兴，现在我完全振作起来了。4 月 1 日之前我将结束第 3 部并把稿子交出。我已写出的十一个半印张花了我整整两个月时间。我求您，亲爱的，您读完了第 2 部的结尾（它登在 2 月号上）就马上给我写信。请您相信，对我来说您的话是活命之水的源泉。这个结尾我是在灵感冲动中写的，为了写它我一连发过两次癫痫。但我可能有些夸大，有失分寸，因此我在等待着不偏不倚的批评。啊，亲爱的，请别把我这种不安的心情看做自尊心太强而责备我。自尊心当然也是有的，难道能够没有自尊心吗？但现在我的主要动因却不是自尊心，真的！与这部长篇小说相关的东西太多了，有各方面的事。

您的信总是激励我，总是使我全身心接连好几天昂扬振奋。我非常想同您谈一些事情，而这次涉及的尽是一些家庭琐事，其他留在下封信中再谈吧。须知这正是我们案件[①] 中的那个丹尼列夫斯基所撰写的，他曾是一个傅立叶主义者[②]。是的，他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但却登载在部办杂志上！发行量既小，读的人也少。能否在以后专门出一个单行本？啊，我多

---

① 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案件。

② 尼·雅·丹尼列夫斯基（1822—1885），俄国哲学家、政论家。曾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并因此被流放。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他以精通傅立叶学说著称。在其论著《俄国与欧洲》（1869）中宣扬斯拉夫主义与俄国的全世界历史主义。——俄编注

么希望读一读啊！①

请来信谈谈您自己，尽量多谈一些。我向您全家人问好。妻子非常喜欢您，她向安娜·伊万诺芙娜问好！她十分喜爱自己的产物（即索尼娅），我也是如此。至于说到《白痴》这部作品，那么我真担心，真担心，——您是想象不出的。这甚至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恐惧，从未有过这种心情。

我写给您的尽是些令人忧伤的和毫无意义的信！紧紧拥抱您，全身心属于您的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不管怎样，今后我将经常给您写信。

阿尼娅从您信中读到有关《白痴》获得成功的消息时甚至哭了起来，她说她为我感到骄傲。

致阿·尼·迈科夫

（1868 年 3 月 21—22 日，日内瓦）

亲爱的和善良的朋友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首先，亲爱的，非常感谢您办理了我委托您办的所有事情，这都是些十分麻烦的事，为了这些事您不得不到处奔走。请原谅我如此烦扰您，但须知您是我唯一能够指望的人（这当然根本不能成为我

① 迈科夫在 2 月份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谈到了丹尼列夫斯基和他的篇幅为二十五个印张的巨著《俄国与欧洲》，说它刊登在国民教育部办的一本杂志上。迈科夫还说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认识这位丹尼列夫斯基的。——俄编注

烦扰您的理由)。第二，感谢您的问候和祝贺，感谢您祝愿我们三人幸福。您说得对，我的好朋友，您实实在在地描绘做父亲的感受，也实实在在地说出了您那许多美好的话，一切都很真实。从我初次看到我的索尼娅那一分钟起，到我们俩刚才同心协力地在盆子里给她洗澡那一分钟为止，已经差不多有一个月了，我已经感受到许许多多新的、从前我完全不知道的东西。是的，天使之灵也飞进了我们家。不过我不打算向您描述我的种种感受，这些感受与日俱增，不断发展。我亲爱的，现在我要谈的是，上次我因十分忧虑在给您写的信中忘记了（!）将去年还是在德累斯顿时我就和阿尼娅商量好了的一件事告诉您（她为此而狠狠地责怪我），——这就是：您是我们的索尼娅的教父。亲爱的，请您不要拒绝！我们做出这个决定已经差不多有十个月了。如果您拒绝，这将是索尼娅的不幸。第一个教父，可是他拒绝了！不过您是不会拒绝的，我的朋友。再向您说明一点，这件事决不会给您增添任何点滴麻烦，至于说我们将结成教亲，这只有更好。教母是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她告诉您了吗?[①] 请看在上帝的分上，快些答复我，因为这是给孩子洗礼所必须的。已经一个月了，孩子却尚未受洗！（在俄罗斯是这样的吗?）我要告诉您，您的教女（我确信她会是您的教女）是一个挺可爱的女孩儿，虽说她非常像我，甚至像得令人好笑，而且像得令人惊奇。如果我不是亲眼看到，我是不相信的。孩子才一个月，脸上的表情和我完全一样，一张面孔完全是我的，直至额头上的皱纹也一样——躺在那里——像是在构想长篇小说一样！面部的轮廓我就不说了，额头像我像得出奇。由此当然可以得出结论说，她并不漂亮。（因为我只

---

① 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岳母，经常去迈科夫家。——俄编注

是在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眼里才是一个美男子，我是认真对您说的！）不过，您自己是一个艺术家，您十分清楚，可以完全像一张不漂亮的脸，同时却是一个最最可亲的人。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恳求您做索尼娅的教父。她非常爱您和安娜·伊万诺芙娜，她极其敬重你们。

您是一个了不起的预言家，您曾向我预言过，说我现在有许多新的操心事，说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利己主义者。不幸这预言应验了，实际不可能不是这样。请您想象一下，这整整一个月里我一个字也没有写！天哪，我怎么向卡特科夫交代呢？我做过承诺，我有责任！我已告知《俄国导报》，说由于孩子诞生我将推迟交稿，接着杂志编辑部在第1部末尾做了声明，说本小说将在4月号上继续刊载，而不是在3月号上，对此我真是高兴得难以置信。但可悲的是，即使是在4月号上发表，我现在也只有二十天了，无论如何不会再多上一天（因为拖得实在太久了），而且我连一个字都还没有写！明天我就给卡特科夫写信，向他道歉，但须知我的歉意对他们来说却是毫无用处的。我毕竟还得赶上4月号，尽管为时已晚。再说，除去种种别的情况，我的全部生活（钱财）都依赖他们。真的，处境是令人绝望的。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整整一个月是在异常的惊恐、繁忙和忧虑中度过的。有时是彻夜不眠，这倒并非只是由于精神上的不安，而是因为确实必须这么做。而这对于身患癫痫病的人是很可怕的，我的神经已极端失调。此地3月份的天气糟透了，又下雪，又结冰，几乎像彼得堡一样。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身体很衰弱（请您无论如何别将这一点告知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因为天晓得她会怎么想。阿尼娅只不过是很久未能恢复元气，再说她是自己在喂奶）。奶水当然不多，我们也用奶瓶喂奶。不过，孩子倒是很健康的。（哎呀！可别因我

夸奖而化吉为凶！）阿尼娅已开始到户外散步，一连三天阳光灿烂，大地已经开始返青。这一切使我勉勉强强镇静下来。极其使我操心的仍然是钱。给我们寄来了三百卢布，兑换成这里的钱币是一千零二十五个法郎，但我们几乎已经两手空空了。开支在增加，还要偿还一些以前的债务，赎回典当的一些什物，从今天算起再过上三个星期又将有一大笔费用——调换住所（由于孩子有哭声，主人要赶我们离开现在的住所）。此外还将有一些其他花费，——真可怕。再说总还得过日子呀，从今天算起，到有指望收到《俄国导报》再一次寄来的钱，至少还有两个月。但是如果我不将小说的第2部寄给《俄国导报》，那么无论如何不能再从他们那里收到钱，而我又在什么时候能写好呢？难道又要像刊登在1月号上的那一部一样在十八天中写好吗？

您把钱安排得非常之好。不管打扰您会使我感到多么痛苦，还是请您把留在您那儿的二十五卢布寄到日内瓦来，如果可能，请马上寄来。瞧我穷成什么样子了！（注意：请直接将二十五卢布流通券装在信中，挂上号，以免在邮局遗失，按我的地址寄来。此地也可兑换我们俄国的流通券，不过现在在我们俄国有一种新的二十五卢布面值的流通券，我担心这里的人还不认识这种新的流通券，因此请您最好寄旧券来。）

我很高兴，您给了帕沙五十卢布，而不是二十五卢布。没关系，我非常高兴，他又重新供职了。亲爱的，请您有时去看看他，哪怕是偶尔去一次也好！如果我给他写信，我就说，得知您借给他二十五卢布后我就把钱还给您了。不过有一点，难道帕沙连一封信也不给我写？难道他不向我祝贺新生女儿索尼娅？而别人——您，斯特拉霍夫，莫斯科的亲友，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在彼得堡的亲友，——都已向我祝贺过，而帕沙不

仅现在没有来信，就连我在一个半月前写给他的信（寄在您名下的信，您收到了吗？不知您为什么也没有提到这封信）他也未回复。对那封信本是可以回复的。顺便提一下，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须知我仍然不知道他是否去过莫斯科，他是否去找过卡特科夫？知道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请您想象一下，我给卡特科夫写了一封长长的道歉信，唯一谈的就是这件事！[①] 我非常需要知道这一点。看在上帝的分上，亲爱的，您能否打听一下？

（我正式和郑重地告知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说我得了一个女儿，但我没有收到她任何回音！以前我向她询问过有关他们的住房和房东阿隆金的事，对这么重要的问题她也不予理睬。她使我吃惊，可不是嘛，这已经无礼得不像话了！）

关于遗嘱[②] 和您的其他建议，我本人一向是同意您的看法的。不过，我的朋友，诚挚的和忠实的朋友（也许是唯一的朋友！），您怎么会认为我是这样善良和慷慨的人呢？不，我的朋友，不，我并不怎么善良，而这使我伤心。可怜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在弥留之际将帕沙托付给了我！怎么能完全把他抛掉呢？（您也并不建议我这样做）不，不，仍然得帮助他，更何况我是真心爱他的。可不是嘛，我在自己家中培养了他十余年！他完全像儿子一样，我和他生活在一起。在这样小的年

① 详情参见陀思妥耶夫斯基于 1868 年 3 月 2 日写给迈科夫的信。

② 迈科夫在信中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有一种传闻：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了女儿，这倒好，他死后遗产将由他兄弟的家庭继承，而不是他的妻子和女儿。据此，迈科夫建议陀思妥耶夫斯基立一份遗嘱。后者收信后写过一份“声明”草稿，其中有三点：（一）他死后全部财产以及出版作品之所得全归他的妻子；（二）与斯捷洛夫斯基签订合同的权利也属他的妻子所有；（三）由他妻子同《俄国导报》结清账目。

纪就让他独自靠双手过活，——难道可以这么做吗？不管我多么穷，还得帮助他，哪怕是间或给他一些帮助。他很轻浮，这是事实，但须知我在他这个年龄可能比他还要坏些（我还记得）。正是在这种时候需要支持他。现在就得在他的心中留下一个善良的好印象，——这对他今后的成长是有好处的。至于他现在已在供职并且自己挣钱过活，——对此我感到极其高兴。就让他干干活吧。我像兄弟一样拥抱您，亲吻您，感谢您去找了拉津，并在他那儿为帕沙说了情。

至于说到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须知这里又要谈到亡兄米沙。您不知道，在我的一生中从我最初记事的时候起这个人对我意味着什么！不，您不了解这一点。费佳是我的教子，也是一个年轻人，他在靠艰辛的劳动为自己挣面包。只要有可能，有时也得接济他（因为他人还年轻，不该把一切都压在他脖子上，太重了）。而您自己呢，我亲爱的，您怎么把自己说成是一个讲实惠和利己的人呢？借给我两百卢布的不正是您吗？在家兄米沙去世时和杂志破产时蒙受了差不多两千卢布损失的不正是您吗？不过我讲这一切也是多余的。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您的忠告都是正确的。而关于我本人则可以用上一句成语，战前莫夸口。我说应该帮助他们，等等等等，可我又何尝知道我自己将来会怎么样？

尽管在国外的这种生活在我看来很不像样，十分讨厌，可您是否知道，当我想到上帝把我带回彼得堡后我的身体又将会怎样时，我会感到恐惧。在此地是癫痫病发作，——在那里又会发生什么？会完全失去智能，比方说，会失去记忆。

您信中关于俄国所写的一切，主要是您的情绪（乐观的）都使我感到高兴。

您说得完全正确，不必去关注各种局部情况，只要有一个

整体及其动力和目标，那么在当今沙皇陛下的大规模改革条件下其余的一切不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①] 我的朋友，您的看法和我的完全一样，而且您终于讲出了我三年前还在出版杂志时大声疾呼过但未能被人们理解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宪法是君主对人民和人民对君主的相互的爱。是的，我们国家的仁爱的非掠夺性的主旨（这种主旨好像是最早的斯拉夫派发现的）是一种极其伟大的思想，在它的基础上可以有许多建树。我们一定要把这种思想告诉欧洲，欧洲对这一思想可真是一窍不通。可悲的是，我国那一伙倒霉的、脱离根基的自作聪明的人[②]亦同样是如此。他们到死都会是这样，他们是无法改造的。(屠格涅夫就是！)[③] 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是新的一代。（古典教育是大有裨益的。卡特科夫办的中学是什么东西呢?）我在此地，在国外，最终成了一个十足的君主主义者了。如果说在我国有人能建立勋业，那当然就只有他一人。（而且不只是因为这一点，干脆是因为他是俄国人民所热爱的沙皇，因为从个人来讲他是沙皇。我们俄国人民过去和现在都将自己的爱心奉献给我们的任何一位沙皇，并且唯独信任他，彻底地信任他。对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段话是针对迈科夫在 3 月间一封信所表述的看法而说的，迈科夫写道："人民的爱（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爱——俄编注）——这就是我们的宪法！这就是非俄罗斯人所永远不能理解的东西！我们毕竟是生活在一个好的时代，虽说人心动荡，虽说有斗争，有程度严重的互不了解！但是，您要知道，这一切都无所谓！对世界和历史来说，俄罗斯连同它的一些基本原则是必须的，而这正好是它的力量之所在。至于说这一点就连一些聪明人也并不理解，那也无碍大局，因为历史、天意、上帝（随便您怎么称呼）是不会理睬他们的，不会去问他们是否理解！"——俄编注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是当年俄国的西欧派。

③ 这里指的是屠格涅夫在长篇小说《烟》中流露的亲西方情绪。

于人民来说这是圣事①，是神品②，是坚振③。）对此西欧派是完全无知，他们自夸立足于事实，却忽视了我国历史上主要的和最伟大的事实。我欣赏您说的彼得大帝具有全斯拉夫意义这一见解，我一生中还是首次听到这一思想，而它是完全正确的。

可实际情况却是这样。我在此地看《呼声报》，该报有时披露一些令人十分痛心的事实。例如，关于我国铁路（新建的）事故，关于地方自治局的情况，关于移民区的可悲状况。极其不幸的是，我国人才、干事的人都还缺少。空谈家有的是，但干起事情来就那么一两个人。当然，我指的并非身负重任的人，而只是下级官吏。需要很多这种人，但却没有。例如，当法官和做陪审员的人是足够了，而在铁路上工作的人员呢？还有些地方也需要人。在新的一代人和新的要求与旧秩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我就不提他们的思想活跃了，自由思想者很多，俄国人却没有。主要的却是能意识到自身是俄罗斯人的自觉心，——这才是很需要的。公开审判对沙皇和对所有的俄国人的帮助多么大啊！天啊，哪怕是敌对的、西方式的公开审判。

我倒是非常希望在我国快一点建造一些有政治意义的铁

---

① 一称“圣礼”，基督教的重要礼仪。据说是耶稣基督亲自定立，它借助一定的可见的宗教礼仪形式赋予领受者不可见的基督的“宠爱”和“保佑”。天主教和东正教认为圣事有七件，即圣洗（洗礼）、坚振、告解、圣体（或圣餐）、终傅、神品（亦称授职礼或祝圣神父）和婚配。

② 亦称“圣品”或“圣秩”。基督教会神职人员权力、职分的品级。天主教的神品分七级，东正教大体相同。

③ 亦译“坚信礼”，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圣事”之一。入教者在领受洗礼一定阶段后，再接受主教所行按手礼和敷油礼，谓可使“圣灵”降于其身，以坚定信仰，振奋人灵，故名。

路。(斯摩棱斯克铁路、基辅铁路，而且要造得快点，同时也要快点制造新式武器!）拿破仑为什么扩大他的军队并在艰危的时刻冒险做出这种使自己的人民不愉快的事情？鬼才知道！但对欧洲不会有好结果。(我好像十分相信这一点）如果把我国也卷进去，那就糟了，最好是哪怕再过上两年。而且问题不只在于拿破仑，除他之外，未来是可怕的，对之应有所准备。土耳其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奥地利则处在极反常的状态之中。(我只分析一些因素，不加任何评说。）可恶的西方无产阶级问题得到了十分厉害的发展。(在迫切的政治问题中它却几乎未被提及!）还有一点，也是主要的，拿破仑年老体衰，他活不了多久了。在这种时候他会遭受更多的挫折，而波拿巴家族则更将为法兰西所厌恶，——到那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俄罗斯必须对此有所防备，而且要抓紧，因为一切可能极快就会发生。

我非常高兴，皇储以如此善良和庄严的形象出现在俄罗斯面前，而俄罗斯也证明了自己对他的期望和热爱。[①] 是的，即使只有对他父亲的一半的爱也就足够了。而我们的亚历山大[②]，愿上帝赐福他至少再活上四十年，他为俄罗斯所做的勋业几乎比他所有的先人所做的合在一起还要多。[③] 而主要的是人们都那么爱他。现在俄国的一切运动、一切改革都基于这一支柱，而且也只依赖这一支柱。啊，我的朋友，我多么希望回去，我多么厌恶此地的生活，糟糕的生活，主要的是工作进展

① 指当时的皇储（即后来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担任了救济灾民委员会主席的工作。

② 指当时在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③ 指亚历山大二世在19世纪60年代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

不顺利。要是我能顺顺当当地完成长篇小说[①] 就好了！这是我整个未来的开端。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并不苦恼，她由衷地说她是幸福的。而我则懊恼不堪，我什么地方都不去，任何人也都不去拜访。即使此地有熟人，看来我也不会去看他们。我完全消沉了，——而工作仍然没有进展。我一天只外出两小时，五点钟去咖啡馆读俄国报纸。在这里我任何人都不认识，对此我感到高兴。和我国那些自作聪明的人[②]相见是令人讨厌的事。啊，可怜虫，啊，一文不值的家伙，啊，因爱面子而自我膨胀的败类，唉，г……о![③] 真讨厌！我和赫尔岑在街上偶然相遇，我们以客客气气而又怀有敌意的语气略带嘲讽地交谈了十分钟就分手了。[④] 不，我不会去的。啊，他们多么落后，他们无知到了何种程度！可是他们却都自我膨胀了，自我膨胀得多么厉害！

我在这里贪馋地阅读各种报纸上有关杂志的出版情况和目录。杂志上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人名书目，例如《祖国纪事》，的确以一些破烂货作为旗帜，这是事实！亲爱的，别向他们投寄任何稿件，请您等一等。显然，您在发愁在哪里发表作品？[⑤] 别担心，我的朋友。我现在这封信写得匆匆忙忙，否则我就和您谈谈了。我有一个想法，是为您着想的，但对它需作

---

① 指《白痴》。

② 指当年侨居国外的进步俄国人，这里首先是指屠格涅夫和赫尔岑。——俄编注

③ 此处带省略号的词该是“говно”，其意可译作“狗屎堆”。

④ 1868 年 2—3 月赫尔岑在日内瓦侍候重病中的奥加辽夫。——俄编注

⑤ 迈科夫在 3 月间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写了两个剧本，但不愿把它们写完，因为无处发表，而投给彼得堡的杂志他又不愿意，因为这些杂志的编辑部“把他们的破布挂在棍子上，并以为这是旗帜。”——俄编注

专门陈述，需要写整整一封信，而现在我没有时间。我很快会再给您写信，我这个想法是由您的《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引起的。请您相信，这是认真说的，请别见笑。您自己将会看到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想法，我将向您做详细叙述。① 这不是长篇小说，也不是叙事诗。但这是那么需要的，又将是那么必要的，那么独特和新颖，并且还有必不可少的俄罗斯倾向，因此您自己也会为之惊叹不已！我一定向您陈述一个提纲。只可惜不是面谈，而是在信中叙述。做这件事还能名扬四方，主要的只是得预先发表几个片断，之后甚至需要出版单行本，而书的发行量一定很大。

您真的译完了《默示录》吗？我还以为您把它搁下了呢。当然，教会书报检查无论如何是避不开的，而且不可能不是这样。不过，如果您译得十分忠实，那么，不言而喻，是会允许出版的。② 我收到了斯特拉霍夫的信，我很高兴③。我想赶快回信，但他未把地址写给我（他忘记了！），因此我通过您转交回信，请您送给他。亲爱的，请您更经常地给我写信。您不会相信您的信对我有多大的意义！现在已经是 4 月 3 日（按此地的历法），4 月 25 日是交出长篇小说稿子的最后期限（minimum!），而我却一个字还没有写，还没有一个字！天哪，我将

① 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69 年 5 月 15 日给迈科夫的信中详细讲了这个想法。

② 迈科夫译的《默示录选》后来发表在《俄国导报》（1868 年，第 4 期）上。

③ 斯特拉霍夫在信中除了谈及他们几位共同的友人的噩耗外，还谈到文学界的消息，如《祖国纪事》转入安·阿·克拉耶夫斯基之手，他自己将为《俄国导报》撰稿等。但最使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兴的是他对《白痴》的评价，以及他们过去的刊物《时代》和《时世》的同人现在取得的成就。——俄编注

会怎么样啊！再见吧，亲吻您，拥抱您。阿尼娅向您问好，我们俩都向安娜·伊万诺芙娜问好。您的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将听到的（如果听到的话）有关《白痴》的所有意见都写信告诉我。我需要它，很需要，迫切需要！请看在上帝的分上！第2部的结局，就是我已在信中跟您讲过的，——就是刊登在第1部末尾的那个部分，我对它可是抱着希望的！顺便说一句，我至今仍相信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这个人物的完全的真实性，而第1部结尾中的许多东西是以真人为依据的，有些人物简直就是肖像画，例如伊沃尔金将军、科利亚。但您的见解也可能是非常正确的。[1]

又及

致索·亚·伊万诺娃

（1868年3月29日，日内瓦）

我亲爱的尊贵的朋友索涅奇卡，请原谅我没有马上回复我所十分珍贵的您的来信，就连现在这封信我也是匆匆忙忙地赶写的。我太忙了，被急事折腾得精疲力竭，而主要的是我一直

---

① 迈科夫认为，长篇小说《白痴》第1部里的全部人物，除了主人公以外，“好像是生活在幻想世界中似的”，“所有的人身上都有着某种强烈的但却是虚幻和异常的光辉。一口气读了许多，但同时又觉得难以置信。”

在想我恐怕来不及将长篇小说的下文寄给编辑部了，我会耽误，更不用谈近来整整五个星期的许多麻烦事了。您信吗，我常常是忙得彻夜不合眼。日内瓦的 3 月天气糟极了，寒冷，多雨，因此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身体恢复得很慢，而我则根本抽不出空写小说。《俄国导报》在第 2 期上告读者说，“小说的下文将刊登在 4 月号上。”这就是说，他们给了我一个月的宽限，而我却可能在 4 月前也来不及交稿！想到这一点可真难受！离最迟交稿日期我只有整整十天工夫了，我将日以继夜地工作。哎呀，索涅奇卡，这事情对我来说很麻烦，麻烦两三倍，主要因它是一桩根本性的事，它对我的整个命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比乍一看来要大得多（毫不夸张）。首先我担心，可别搞坏了我同《俄国导报》的良好关系。您根本无法想象，一直到现在卡特科夫对我是何等的客气和极端的信任！整整一年来，只消我一提出请求，他就给我寄钱，因此到新年前我累计已欠了《俄国导报》编辑部五千零六十卢布的债。多可怕的数目！不是嘛，我毕竟有可能病倒、死去，可能什么也不寄给他们，或者会寄去一些低劣的东西。这种信任是异乎寻常的。现在我已经发表了（在两期杂志上）稿酬相当于一千八百卢布的稿子，但我又写信求借四百卢布（因为我的处境非常糟糕）。我已去信求借，而自己却没有把稿子准备好，因此我得日以继夜地写作。感谢上帝，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身体有所好转，她现在已经能够帮助我（因为她会速记和抄写），否则我一个人是干不了的。第二个也是很重要的情况是，要把这部长篇小说① 写得好。如果写糟了，一切也就都完了。一定要让它能

---

① 指《白痴》。

出上第 2 版，它就会带给我三千卢布的收入，至少也有两千。[①] 没有这笔钱我无论如何回不了俄罗斯（那里我有债务，还有安家的麻烦事）。此外，如果长篇小说不成功，那么顷刻之间给我的稿酬标准就会降低。每一印张的稿酬将会只给半数，而且会给得很勉强，可我又总是需要预支。我非常为这部小说担心，有时我几乎深信它会写不好。思想是非常出色的，但我的才能不足以把它写好，特别是这么匆忙，而且是身居国外。（您明白吗，我的天使，久居国外，与俄罗斯疏远，会意味着什么！会不像身居俄罗斯时那样，思想没有了，激情[②]没有了，精力也没有了。无论这看来有多么奇怪，事实却是如此。）不过，我受到了鼓励，第 1 部发表后我马上收到来自彼得堡的一些信函和评语，都是一些行家们寄来的。那里的人们把这部长篇小说称为*尽善尽美的作品*，说它高出了我以前写下的全部作品，一句话，极受欢迎。但是我对此并不相信，因为思想这东西不是以效应而是凭实质来取胜的。这一实质在我的构思中是美好的，但写出之后它又是怎样的呢？如果写也是写得很好的，那么效果好的小说毕竟更为有利，它的售价会高一些。而对于我来说，钱就是一切，我非常需要它们，这可诅咒的钱！*亲爱的索尼娅*，这部小说是献给您的，这在小说的开端就 en toutes lettres[③] 写清楚了。但是我相信，您尚未读过这部小说，也尚未看到过它，这首先是因为您顾不上这些，[④] 其次您必定没有收到杂志。（我下次给编辑部写信时请他们给您寄今年的《俄国导报》，*用转寄的办法寄*，您要注意地址的精确

① 长篇小说《白痴》在 1874 年出过两版。
② 这里原文应为“兴奋”（восторг）、激动，实际上就是指的激情。
③ 法文：完全。
④ 索·亚·伊万诺娃的父亲不久前刚去世。——俄编注

性。）小说的篇幅很大，有四十个印张，我将整整写一个夏天，但日内瓦对我和我们一家人说来是那么糟糕，我们大家的身体因此都很差，而我则会什么东西都写不出来。我向卡特科夫预支四百卢布，打算移居到近在咫尺的沃韦去（沿日内瓦湖坐轮船四个小时就可抵达），一天之内就可竣事。沃韦这个城市正位于日内瓦湖湾，以气候异常温和舒适而驰名于世的蒙特勒、希隆等地都在那一带。该地四面群山环抱，环境为全世界所津津乐道，这是秀丽如画的、全球最佳的风景区之一。此外，在沃韦的生活费用也较低廉。再则，我很厌恶日内瓦，它像是长在心上的一个脓疮。在此地我非常苦恼，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也是如此。我们的孩子索尼娅（我们的天使）——身体很好，但在沃韦还会好上一百倍。在那里我将用四个月时间写长篇小说，直到写完。新地址我会告诉您的，但目前，在我正式告知您之前，请您继续将信寄到日内瓦。无论我在什么地方，信总会寄到。[您也别忘记把您的地址告诉我，我们现在应该经常通信。我无限地爱你们全家，我和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总是想念你们。在我们亲爱的死者的家族中，我只在一个家（您家）中找到自己真正的亲人，找到了一个温暖和亲切的角落。我们不应该分离，尽管我们将远隔万水千山。]

关于我自己已经说够了，现在来谈谈您吧，而您，从收到您最近的一封信以来，我和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她爱您不亚于我，她喜欢您并尊敬您）一直在想念着您。我们俩有一个想法，有一个关于您的打算，我急于把这个打算告诉您。关于它需要写一封四倍于此的更长更详细的信，而现在我只稍谈两句。要说的是，您想不想搞速记？请您仔细听着，索涅奇卡：速记是一种崇高的艺术，是一种不会令人屈辱的技艺（虽说依我看来，令人屈辱的技艺是根本不存在的），它可以给掌握该

种艺术的人带来荣誉和大量收入。这是一种自由的艺术，——因而女人可以在这种艺术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就是一例，不过，她还远未精通速记艺术，回到彼得堡以后她一定要继续深造。）这一艺术的优秀代表们表明，它甚至要求有很高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专业化的教育水平。对此您是会理解的，向报刊报道重要的会议，这种工作需要很有学问的人来做。单纯的逐字逐句地转达是不够的，必须进行文字加工，以表达出发言和记录的精神、思想和精确的词语。例如在表达政治性的内容时需要有相当扎实的历史知识，特别是现代史知识。这一切您是会理解的，虽说我写得十分简短。注意：顺便说说，如果您接受我的想法，那您要做某些准备：在您去乡下时设法带上梯也尔[①] 的“Consulat et l'Empire”[②] 全书，书中有许许多多现代史的材料，别像读小说那样读，而要加以研究，这是第一步。当然，此类书籍应当认真地阅读上五十部，才能具备为掌握速记艺术所必须具有的认真而扎实的知识和牢固的基础。现在，如果我（我的长篇小说）获得成功，我们希望在秋天或冬天来临之前回到彼得堡。我会去莫斯科的，我们认真和彻底地商谈一番，如果大家都同意，您就和我们一道上彼得堡，学习一段时间，这大约是一年半或两年的时间，不会更多一些。您不会同家庭长期分离，一年间您可以回莫斯科三次（比方说我吧，常常得去莫斯科，因为我不愿意与《俄国导报》断绝文学上的联系）。您将住在我们家，您丝毫不会使我们感到不方便。我和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谈起这件事就

---

① 梯也尔（1797—1877），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曾任法国总统。著有《执政府与帝国时代的历史》（1842—1862）。

② 法文：《执政府与帝国时代的历史》。

十分高兴，我们一谈到您就谈到这上面去，而我们是每天都要谈到您的。再说萨沙[1] 也将在彼得堡。啊，亲爱的朋友，您要知道这会对您多么有益啊！您暂时离开家庭是必要的，因为您的思想情绪极坏。[2] 您在信中说您在家庭中可能是一个多余的人，会给它带来损害！您不知道自己的价值，而且从来就是如此。您竟会构成损害？您总是低估了自己，您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光凭您的精神、总的方向以及本质，您对家庭就弥足珍贵的了。啊，请您别破坏这种和谐，这种完整性！您试着离开家庭一段时间，您就会发现你们相互是多么需要，那时您也就会了解自己的价值了。您会说我一面这么讲，一面又叫您上彼得堡，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不，因为这里插进了一个外在因素：你们必须暂时分离，你们才能认识这种相互价值。其次，您对他们和对您自己都负有很大的责任。您知道吗，如果您有了这种知识，您对家庭就是一个支柱，您自己也终身会得到很好的生活保障。您刚刚开始生活，过上十年我国将会发生许多变化，很可能俄国的每个省都需要速记员为地方自治会议和法庭工作。即便是现在也有人在寻求速记员，但找不到。现在我国还很少有人了解这门技艺，应该抓住时机学会它。此外，您在信中还谈到了把您引向绝境的自我牺牲问题："终身痛苦地违背自己的信念而生活。"——这是您的原话。上帝保佑您别这么做！啊，您别毁了自己，别在精神上自卑自贱，也别毁了家庭，因为您家中谁也不会由于您的不幸而得到幸福。您能像我的侄女吗？您能委身于像她的丈夫那样的浑蛋丈夫吗？这是畜牲的生活！但是您要知道，我的朋友，（我心爱的索尼娅，

① 索·亚·伊万诺娃的弟弟亚·亚·伊万诺夫（生于 1850 年）。
② 当时索·亚·伊万诺娃的母亲强迫她嫁给一个她并不喜欢的人。

您如同我亲生的女儿一样！）——您要知道，您不能不结婚，您应该是幸福的，（一定！）愿上帝快些给你赐福！要按自己的心愿和信念自由选择！亲爱的朋友，您跟我们住在一起将如同您在莫斯科住在父母家中一样轻松愉快。我不是说这将很轻松，而是说同样轻松。我的朋友，我向您这位姑娘如此粗鲁和直率地说出了这一切，请您别生我的气。我是作为朋友、作为兄长来说话的，我什么都讲。

现在该结束这封信了，我得赶时间。您会同意的，关于这种事情得写上好几张纸，有很多话要说。是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第一个想出这个计划的，她一有空就会给您写信。（她自己在给孩子喂奶，夜间不能好好睡觉，分娩到现在还没有满六个星期。）但在收到您的回信时（须知我并不等待您在回信中马上做出最后决定并表示完全同意），我已给杂志寄去稿子，我也就会有几天比较空闲的时间，到那时我一定详细些给您写封信。现在我紧紧地拥抱您，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也拥抱您，我全身心地爱您。请替我拥抱韦罗奇卡，抱得紧一些，告诉她，我非常爱她并同情她。也拥抱玛申卡和你们家所有的人，我向你们全家问好。我们将相互忠诚并互不分离，我们将组成一个共同的家庭。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拥抱你们大家，她沉痛地为您去世的爸爸惋惜，两年前她自己也失去了心爱的父亲。亲爱的索尼娅，难道您真不相信生活的延续？主要的是，您不相信生活的进步和它的无穷尽的延续？您不相信觉醒、不相信所有的人都融合在一起吗？但是您要知道，“Le mieux n’est trouvé que par le meilleur.”[①] 这可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让我们承受美好世界和复活的嘉奖吧，而不是死在下层世界！您得

① 法文：“最好的东西只赐予最好的人。”

相信！啊，我多么希望和您在一起并与您长谈啊！须知我们已整整一年未曾相见了，甚至还不止一年，这时间太长了。

再见，我心爱的，珍爱的！

全身心属于您的，您的朋友，您的父亲、哥哥、学生——您的一切，一切！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请替我更紧一些拥抱韦罗奇卡。

请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让玛申卡放弃音乐！请您理解，音乐对她来说太重要了，须知她身上有鲜明地显露出来的才能。音乐教育对她是必须的，是她终生所必须的！

致阿·尼·迈科夫

(1868 年 5 月 18 日，日内瓦)

谢谢您来信，我亲爱的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谢谢您，您虽然生我的气，却没有停止与我通信。我一向在自己内心深处深信：阿波隆·迈科夫是绝不会这么做的。

我的索尼娅死了，三天前我们埋葬了她。在她夭折前两个钟头我还不知道她会死去，在她死前三个小时大夫还说她病情有好转，她会活下来。她患病总共才一周，死于肺炎。啊，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就让人见笑我对我第一个孩子的爱吧，就让我在对许多祝贺我的人所写的信中关于她的描述显得可笑吧，让他们见笑的只是我一个人，但是对您，对您我不怕写这些。这个小小的才三个月的小人儿，她是这么可怜，这么一丁

点儿，但是对我来说她已是一个人物，一个性格。她已开始认我，喜欢我，当我接近她时她向我微笑。当我以可笑的声音向她唱歌时，她喜欢听我的歌声；当我吻她的时候，她不哭，也不皱眉头；当我向她走近的时候，她就停止哭叫。现在有人劝慰我，说我还会有孩子的。可是索尼娅在哪里？这个小人儿在哪里？我可以大胆地说，为了这个小人儿我情愿接受背十字架的苦难，只求她能够活下去。不过，我们不谈这件事了，妻子在哭泣。后天我们将最终告别我们的小坟而去别的地方。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和我们在一起，她是在索尼娅死前一个星期来到这里的。

最近两个礼拜，也就是从开始发现索尼娅生病以来，我就不能工作了。我又给卡特科夫写了一封道歉信，在《俄国导报》5月号上只能刊登三章。但我希望现在我将不停地日以继夜地工作，至少从6月号开始长篇小说就会像样地发表。

谢谢您没有拒绝当教父，她是在死前八天受洗礼的。

我知道，我的朋友，我很对不住您，至今尚未归还向您借的钱。此外，我从不久前向卡特科夫借到的钱中分出一部分给了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和帕沙，却丝毫没有还给您。您现在手头大概十分拮据吧！但表示歉意是于事无补的，因此我直截了当地说出我能够确切地说的一切：目前我什么也无法归还，我自己几乎是身无分文，为了离开日内瓦我甚至将自己和妻子的衣服都典当了（我只对您讲）。此刻再向卡特科夫预支，——我可不敢，因为我已欺骗了他三个月。但是再过一个半月，最多再过两个月（我肯定地说），我将请求卡特科夫替我寄二百卢布给您，这是笃定的。至于说我一直没有为您想一想，那么这真正是不公平的。我很痛心，但又能对您说什么呢？什么也不能说。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只请您回忆一个

情况：当初我向您借这二百卢布的时候几乎一半是为他们——为我的亲戚们——借的，正是通过您从这二百卢布中给他们寄了七十五卢布，我记得好像是这样的。我非常感谢您，那时是您救了我，至今我仍极其看重您对我的关切，虽说您自己处境也很艰难，关于这一点我只是现在才知道。

顺便提一下，我有一件事情要恳求您：请别将我的索尼娅夭折的消息告诉别人，如果您遇到我的亲戚们的话，别告诉他们中的任何人。至少我很希望暂时不让他们知道这件事，当然也包括帕沙在内。我似乎感到，他们中任何人不仅不会怜惜我的孩子，而且甚至还可能是相反。我只消想到这一点就感到气愤，这个可怜的小人儿有什么对不起他们的？让他们恨我吧，让他们耻笑我、耻笑我的爱心吧，——我不在乎！

请原谅，帕沙如此麻烦您。他将会怎么样呢？——我可不知道。他将会落到什么地步？[①] 他曾经两次有过工作，他本可以成为一个诚实的和独立生活的人。什么方向呀，什么观点呀，什么观念呀，什么豪言壮语呀！这是很典型的。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怎么能就这样把他丢下不管呢？须知再稍稍走出一步，从这些观念中就会产生一个戈尔斯基或者一个拉斯柯尔尼科夫[②]，要知道他们都是一些疯子和傻瓜。他将会怎么样？我不清楚，我只能为了他祷告上帝。顺便说一下，三个月前我给他写过信，他连片字都没有回。我写给他的信是再温存不过的

---

① 迈科夫在5月10日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帕沙又丢弃工作不干了，而且为了向别人借钱他还求迈科夫和斯特拉霍夫二人作担保。

② 戈尔斯基是坦波夫省的一个中学生，他在一个商人家里杀害了六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戈尔斯基是受了19世纪60年代“虚无主义”理论的影响。拉斯柯尔尼科夫则是长篇小说《罪与罚》中的主人公。

了，而他仅仅把我看做一个有责任寄钱给他的人，甚至在我生了索尼娅之后他连句祝贺我的话也没有写，哪怕是在别人的信中附上两句也行，可他却没有写。我不想让他知道索尼娅之死。

我也知道，在他手中有几封别人今年寄给我的信——一些非常重要的信（其中有一封信是我以前的熟人克鲁科夫斯卡娅[①] 寄来的）。最好能设法把这些信给我转寄到此地来，这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在他那儿可能还有我的另一些信件。

再见，我的朋友，我尽可能从新的地方给您写信。您信中提及的蒙特勒是全欧洲最昂贵和时髦的地方之一，我要在沃韦附近寻觅一个小村庄。您译的《默示录》好极了，只可惜不是全文。我昨天读了。

您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为一切妻子向您致谢，她请求您为她保留索尼娅的小圣像。

致阿·尼·迈科夫

（1868 年 7 月 21 日，沃韦）

我最好和最亲爱的朋友，不能忘怀的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现在我执笔给您写简短的信。

---

① 即安娜·瓦西利耶芙娜·科尔温-克鲁科夫斯卡娅。她的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她曾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过爱情上的关系，也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中折射地反映了他与她们家的相识和交往的情况。

我在6月份给您寄了一封长信，这是我对您5月间来函的回复。您那封信向我证明了您不仅未为任何事情生我的气（由于我的病态性格我会这么胡思乱想），而且仍像以前一样爱着我。我没有马上回信，因为接连二十天日以继夜地写作，而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6月间我给您写过一封很长的信，一封对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信，但我至今未收到您的任何答复。我想象有两个原因：1）要么是您为了什么事生我的气了；2）要么是我的信或者您的信遗失了。

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第一个原因，因为您的信（最近一封，5月份的）是那样的一封信，它使我无法理解，您对我怀有如此友好感情难道会突然又生我的气？因此我盲目地相信：我的信遗失了。我之所以相信是这样，还因为我听说有命令要对我进行监视[①]。彼得堡警察局拆阅我的全部信件，而且根据一切材料（请注意，不是凭空猜测，而是根据事实）日内瓦那个神父是为秘密警察效劳的[②]。据我所知，他与这里的日内瓦邮政总局有秘密关系，所以我在这里收到的信中有一部分被耽搁过。还有一点，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说我是有嫌疑的（鬼知道因为什么），上面命令拆阅我的信件，并在边界上等候我，一旦我入境就会进行极其严格的突击搜查。[③]

因此我才坚定地确信，要么是我的信没有寄到您手中，要么是您给我的信遗失了。（注意：一个纯洁的人，一个对他们

① 在1867年圣彼得堡警察局的一份需要加以监视的人的名单中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俄编注

② 这位神父叫阿·康·彼得罗夫，是在瑞士的俄国神父。陀思妥耶夫斯基同他于1868年夏相识。——俄编注

③ 在过境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果真受到了搜查，但在他们身上没有找到任何可受指责的东西。——俄编注

忠诚到背叛自己往日信念的爱国主义者，一个崇拜皇帝陛下的人，竟要如此忍受别人怀疑，怀疑他与一些波兰佬或者与《钟声》[1] 有某种联系，这是一种什么滋味啊！这些傻瓜蛋，这些傻瓜蛋！叫人不由地懒得为他们效劳。他们在我国放过了多少有罪的人啊，现在却怀疑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来！）

但问题不在于此。这封信将由我妻子的姐姐亲手交给您。

不过这算不了是一封信，而只是三言两语，因此我不知道该同您谈一些什么。须知我手头没有您的来信，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我的朋友。（您自己称我为朋友！）在这段时间里我间或想到您在生我的气，那时我心里是多么难受！

请您给我写信，在两种情况下都要写：如果您在生气，就请您解释一下原因；如果您并没有生气，您就写信说您喜爱我。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十分倒霉，索尼娅的死使我和妻子都痛苦万分。我身体不好，癫痫多次发作，沃韦的气候使我的神经功能失调。

只要一有钱，我就打算离开沃韦。但是不管怎样，如果您马上回信，就寄原先的地址：Vevey（Lac de Genève）poste restante。[2]

我对长篇小说[3] 不满意，简直达到了厌恶的程度。我曾拼命加油工作，但是不行，内心很不舒畅。现在我要尽最后努力来写第 3 部，如果我能把长篇小说修改好，——我自己的境遇也会得到改善；如果不行，那我就完蛋。

---

① 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钟声》的关系早已恶化。
② 法文：沃韦（日内瓦湖），留局待领。
③ 指《白痴》。

妻子的神经功能失调，她瘦了，身体越来越坏。

在收到您的信之前我给帕沙写了一封信。他问我能否以我的名义向一个典押放债的人（一个熟悉的过去在印刷厂当排字组长的人）借钱。由于您在信中也证明了他缺钱用，所以我允许他去借，还寄给他一张借二百卢布的借条，因为他们请我写，要求我写借条，但至今未收到帕沙的任何回音。

在您面前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至今仍欠您二百卢布。钱我一定会还，您别责怪我！您要知道我有多难，但我一定会还！看第3部的情况如何。

如果我转到别的什么地方去，那么主要的是为了拯救妻子。

她向您问好，并握您的手。我和她都诚挚地向敬爱的安娜·伊万诺芙娜问好。

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有理由怀疑帕沙既没有收到我的信，也没有收到借条，二百卢布借条。如果在邮局被人截走了，那么这借条会在何处？它毕竟是一张重要的字据。

我是否该向什么人物提出请求？是否该请他们别怀疑我背叛祖国并同波兰佬有联系？是否该请他们别截取我的信件？这种事真令人厌恶！不过，他们也应该知道，虚无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现代人》杂志的同人从前年起就开始污蔑我了①，

① 指革命—民主主义派的刊物(《现代人》、《火星》周刊、《行动》和《星期周报》）对长篇小说《罪与罚》的评述，如格·扎·叶利谢耶夫（1821—1891）断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参与了这些年来反动派和政府上层一直进行着的对进步青年的攻讦。

因为我和他们断绝关系，仇恨波兰佬，而且热爱祖国。啊，卑鄙的家伙们！

致一家外国杂志的编辑

（1868年8月底—9月初，沃韦）

草　稿

编辑先生：

请允许一个外国人借助于贵刊以驳斥谎言和恢复真相。①

我居住在瑞士已经一年了。以前我从俄罗斯出国旅行，只是路经此处，而现在我是第一次定居在一个地方，不是作为一个旅游者漫游，而是居住在异国的土地上，待在一个地方。因此，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充分地看到了如果我作为一个走马观花的旅游者根本想不到的许多事情。

同时，使我极其惊奇的是，欧洲人几乎对一切与俄罗斯有关的东西都特别无知。一些自称有学问的和文明的人常常极其轻率地评判俄国生活，而他们不仅不了解我国文明的情况，甚至不了解我国的地理。我不打算多谈这一令人不快和微妙的话题②，我只想指出，关于俄罗斯现代生活的最粗鲁最异乎寻常

---

① 1868年波利·格里姆在维尔茨堡出版了《沙皇宫廷秘密（尼古拉一世时期）》一书，其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55年因参加革命阴谋而被捕，受第三厅审问，并遭受拷打，旋被流放西伯利亚，在途中已奄奄一息，他的妻子进了修道院，而尼古拉一世则以自杀了结一生，等等。——俄编注

② 这个话题在他的《俄国文学论丛》的“导言”以及后来的《群魔》中多次涉及。——俄编注

的报道都会使读者完全地相信，十分幼稚无知地相信。不能不指出，大量的这种消息在报纸上和在单行本出版物中不断地增加着，当然，这也引起广大欧洲读者对我的祖国越来越大的兴趣。

众所周知，在欧洲有几家几乎是专门以损害俄罗斯为宗旨的期刊。[①]在欧洲的各个地区也不断地出现一些抱有同样宗旨的书籍，这些书多半是以暴露俄罗斯的秘密和可怕黑幕的面目出现。一个人，欧洲人或者俄罗斯人，一个在俄罗斯长期遭受磨难和满怀仇恨的人，他收集各种材料，他偶然被派去担任一个可以触及秘密和发现一些绝非寻常的事实的位置，最后他终于得以抛开了这个使他仇恨得喘不过气来的不幸的国家，于是，他在国外某个地方，在俄国政府对他已经无可奈何的地方，出版一本书，收入他的见闻、手记和许多机密。而他的出版商则急于在扉页写上“版权所有”，而广大读者出于一种最天真的善意，相信这一切全是事实，是千真万确的真情实事，而不是以读者的高尚感情来投机取巧，也不是将巧妙地捏造出来的高贵的仇恨论斤论尺出卖以达到其两个目的：为了损害俄罗斯和为了自己的利益。因为高贵的仇恨毕竟还是可以卖钱，而且能卖到好价钱。这种小册子对出版商很合算，而编写者的“劳动”也得到了报酬。我在国外生活一年的经历，使我对这些深信不疑。

此类书我见过许多，其中一些书我已经读过。它们或是外国人炮制的，或者甚至是俄国人炮制的，但无论如何他们一定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大概是指《钟声》和《北极星》等在俄国遭禁的国外出版物。一般地说，在 19 世纪 60—70 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敌视俄国的流亡者及他们的刊物。——俄编注

是在俄罗斯待过的人炮制的。在这些书中指名道姓地提及一些知名人士，公布他们的经历，描绘一些确实发生过的事件，——但所有这一切描述都是不真实的，都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加以歪曲的。作者说谎越多，他也就越是卑鄙。违反事实的谬误和蓄意散布的诽谤有时达到了极其厚颜无耻的程度，甚至令人感到滑稽可笑。我在读这种杜撰的东西时常常会笑出声来。然而它们是有害的，同各种各样的诽谤以及对真相的各种歪曲是一样有害的。任何诽谤，不论它是多么不成体统，它总会留下一定的后果。此外，在欧洲的读者群中流传着一些错误的被歪曲了的看法，欧洲人越是不了解俄国现实，这些看法的影响就越厉害，在这种情况下，错误的意见和错误的信念就不是只对一个俄国有害了。至少我是坚信这一点的。

但是我得承认，我任何时候不会花费气力去揭穿这种谎言以恢复真相，因为这么做太有损尊严。读完一些杜撰之作后我总是不知为什么感到极其羞愧，或为作者害臊，或为我自己害臊，因为我花气力去读这种卑劣而又荒谬的东西。

日前我偶然看到了一本小册子："Les mystères du Palais des Czars（Sous I'Empereur Nicolas I）" par Paul Grimm, propriété de I'Editeur. Vurzbourg, F. A. Julien libraire - éditeur, 1868[①]。在这本小册子中描述了我本人的经历，而且我是书中的主要角色之一。事情发生在彼得堡，在沙皇尼古拉在位的最后一年，即 1855 年。尽管书的封面上写着长篇小说、故事，但实际上却不然，一切都被宣称为确实有过的真正发生过的事，厚颜无耻得几乎难以想象。书中出现了一些确实存在

① 法文：《沙皇宫廷秘密（尼古拉一世时期）》，波利·格里姆著，版权所有。维尔茨堡，F. A. 菇利延出版社，1868 年。

的人，提到了一些并非幻想的事实，但一切是如此遭到歪曲和颠倒，以致你读来难以相信有人竟会这般厚颜无耻。例如，我被全名提及：Théodore Dostoiewsky，[①] 作家，已婚，秘密团体主席。[②]

致索·亚·伊万诺娃

（1868 年 10 月 26 日，米兰）

我亲爱的好朋友索涅奇卡：我好久好久没有给您写信了。别无可以辩解的理由，单单只是因为忙于写作长篇小说。您相信吗，我的朋友，这可是一种日以继夜地干的工作，如果不是执笔在写，那也是在踱步、抽烟和思考。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确实连用于写信的一个钟头也没有，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不过，不管怎样，我爱您，我亲爱的，也许，比以前更加倍地爱您。您是“我心中的孩子”，我是这样认为的，而且您的名字对我极其珍贵。您是我的妹妹，也是我的女儿。您生活得怎样？具体地说您在哪里？（当然是在莫斯科）您的打算实现了吗，哪怕只是实现了很小的一部分（在杂志社找到一份工作）？主要的是，您现在的心情怎样？您的思想和心情怎样？我亲爱的，您要更振作一些，要向前看，像您这样的人是不该消沉和灰心的。请给我写信，详细谈谈您现在的生活、您妈妈以及你们一家人的生活，并且快些寄来。别因我未写信而报复我，而

① 法文：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② 此信未写完。——俄编注

在认真通信方面也别效法您的性格怪诞的舅舅①。现在我谈谈自己的情况。

我和妻子生活得和睦友爱。她忍耐心强，她视我的利益重于一切，但我看得出，她在想念俄罗斯，在想念亲人和朋友，这多多少少使我痛苦。但在几个月之内还不能做任何别的打算，因为我的状况尚不明朗。我的境况与原先打算的不同，它变得对我有些不利。也就是再过两个月这一年就结束了，而我现在撰写的长篇小说的四部中只完成了三部，可篇幅最大的第4部却尚未动笔。由于要在一个月之内写出（如果整年一直在写作的话）多于三又二分之一印张的稿子是完全不可能的（我这是凭经验说的），因此我今年至少还有六个印张的稿子不能按时交出，就是说在《俄国导报》的第12期上将不能刊登我的长篇小说的结尾。这使我陷入了极不愉快的和有害的境地，首先是因为我把杂志编辑部置于极不愉快的、麻烦的和亏损的境地，编辑部必须以单独的附刊形式向订户们发送小说的结尾（这么做本身就是一种亏损，别的就不必再说了）②。第二，因为我本人也要蒙受九百卢布的金钱损失，这是由于我不希望给杂志造成损失，所以提出我放弃这来不及刊载的六个印张的稿酬。还有对我来说也是主要的一点，这第4部及其结尾是我的长篇小说中最重要的东西，换句话说，整部长篇小说的撰写和构思几乎全是为了这小说的结局。③

---

① 当指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

② 《白痴》的第4部的结尾果真是以1868年《俄国导报》第12期副刊的形式发表的。——俄编注

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自白，同他写作《白痴》最后一场（罗戈任和梅什金在纳斯塔西娅尸体旁的场面）是符合的。——俄编注

如果在12月间我来得及全部完成，那么这部长篇小说在以其结尾博得好评之后就会对书商们产生影响，肯定会有一个愿意出第2版的出版者来找我，因而钱也就会有了，而我就可以用这些钱回俄罗斯了。而现在则必须久久等待，所有这些又都未能确定。[1]

关于我们的家庭生活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将索尼娅埋葬在日内瓦之后，就正如您已经知道的那样，我们来到了沃韦。

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母亲到这里来了，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在小巧玲珑和景色如画的沃韦深居简出，偶尔在山间散散步。关于这个地方我就不谈了，——这种地方是做梦也看不到的；但是沃韦刺激人的神经功能，对此我以前并不了解，而世界上所有的大夫都知道这一点。癫痫，别的神经毛病，还有牙痛，——它们可把我折磨坏了。妻子也生病了。现在我们转到了意大利，我们是经过辛普朗走的。[最强烈的想象力也想象不出这一条美丽如画的山路（通过辛普朗）]。我们在米兰住了下来，因为没有钱再朝前走了。（一年半来我在《俄国导报》预支了那么多，因此我现在尽一切力量想办法还债，虽然我从他们那儿经常收到钱，而且数目也相当可观，但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勉勉强强只能收支相抵，我已经很久不能往彼得堡给帕沙和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寄钱，为此我很苦恼。）米兰虽然经常下雨，但气候对我的身体起了奇妙的非同寻常的作用。不过，众所周知，米兰常常会使人发生中风，但我大概是不会中风的。米兰的生活费用偏高，这是一个大城市，重要城市，但是景色不优美，并且几乎不像真正的意大利。在郊外，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担心并非多余的，《白痴》一直到1874年才由他自己出第2版（单行本）。——俄编注

就是说乘火车走上半个小时，便是美妙的科莫湖，不过这次来米兰我还未去过那里。在城里唯一绝妙的处所就是著名的米兰大教堂，它宏伟，用大理石造成，哥特式的，完全是 à jour[①]雕刻成的，像梦一般地虚幻，内部也异常漂亮。我想在 11 月底迁居佛罗伦萨，因为那里有俄国报纸可看，生活费用也可能低廉些[②]。顺路我将拐到威尼斯去住上三天（让妻子看看），这么做我就得多花费一百法郎。[③]

以上就是有关我的简要情况。我的精神状态沉闷，思念祖国，为未来的事情操心，换句话说，担心着我的境况和债务等等将如何解决。脱离俄罗斯，没有经常的和直接的俄罗斯印象，在这里甚至不可能写作。请您想象一下，已经六个月了，我连一张俄国报纸也没有读过，我与俄罗斯疏远了。与这一切同时我还得写长篇小说的第 4 部，而我对它抱有很大的希望，我还需花四个月来写它。关于我的情况暂且写到这里。我的天使，请您给我写信，详细地谈谈您妈妈、玛莎和你们全家，谈谈他们的外部生活情况，也谈谈他们的精神状态。请代我拥抱您妈妈，我每天都在想着她并为她祈祷。我常常想念我们过去的日子，代我更热烈一些亲吻玛申卡。告知您的详细地址。给我寄信请按下列地址：

Italie，Milan，à Mr. Th. Dostoiewsky，poste restante.[④]

如果我已不在米兰，而到了佛罗伦萨或者威尼斯（别人都

---

① 法文：透明的。

② 他的夫人在回忆录中说，他在佛罗伦萨找到很好的图书馆和订有两份俄国报纸的阅览室，他每天午后去看报，常借书回家，整个冬天读法文本的伏尔泰和狄德罗的著作。——俄编注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未能去成威尼斯。——俄编注

④ 法文：意大利，米兰，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收，留局待领。

称赞它并建议我们去那里过冬），您按上述地址寄到米兰的信我肯定能收到，因为我把我的地址留在米兰邮政办事处了。因此请您写信到米兰来吧，我迁居后会马上从新的地方与您联系。妻子向您问好，她热烈拥抱并亲吻你们全家人。我们俩都在怀念祖国。

有人告诉我，从新年开始彼得堡将出版一种新的杂志，出版者是卡什皮列夫，编辑是我的熟人和朋友斯特拉霍夫。他们约请我撰稿。① 看来，这是一件严肃而又美好的事情。迈科夫兴高采烈地写信告诉我这件事。

请您阅读一下《俄国导报》9月号上的一篇文章，题为《不列颠学者代表大会》，请您一定读一读。②

拥抱您，热烈地吻您，把您紧贴在心口。您的朋友和兄长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叶连娜·帕夫洛芙娜好吗？玛丽亚·谢尔盖耶芙娜怎么样？向大家问好。请告知大家的情况。请多来信。愿基督与您同在！

致阿·尼·迈科夫

(1868 年 10 月 26 日，米兰)

亲爱的朋友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

早在三个礼拜之前我就收到了来信，没有立即回复，因为

---

① 指《曙光》杂志。

② 文章中转述当时一位著名的植物学家和另一位物理学家的报告，其中谈到了不能用物质力量说明精神生活现象。报告的中心问题是科学与宗教的相互关系等。——俄编注

全身心忙于工作；虽然也能挤出一两个小时，但在工作时间我经常感到非常累，真的再没有余力写信，何况我还想同您谈谈心里话呢。于是我就等待着您再次来信，而它终于在昨天收到了，为此我非常感谢您，最亲爱的朋友。只是首先要说明，我从来未曾对您有过任何不满，这话我是真诚地凭良心说的。刚好相反，我倒是想过您曾因什么事情生我的气。第一，因为您不再给我写信，而您的信对身居此地的我来说不啻生活中的大事。它散发着俄罗斯气息，确切地说，您的信乃是我的欢乐。但您怎么会想到我会因为某个思想或词句而见怪呢![①] 不，我的心不是这样的。事实是，我和您认识二十二年，（首次见面是在别林斯基那里，您还记得吗?）从那时起生活把我百般折腾，它变幻无常，有时令我惊讶，但最后，直到如今，在此时此刻使我信得过他的心灵、使我热爱他、而且我和他在思想与信念上是完全互相吻合的人只有您一人。难道对我来说您不是几乎就像我亡故的哥哥那么可爱吗？您的许多信使我快乐、使我振奋，因为我的精神状态太糟糕。首先是工作使我备受折磨，精疲力竭。差不多一年了，我每个月都得写三个半印张的稿子，——这是很累人的。此外，我没有俄国的生活环境，没有俄国人给我的印象和感受，而这一切对于我的创作却永远是必不可少的。还有一点，虽说您称赞我这部长篇小说[②] 的思想，但迄今为止它写得并不出色。使我不安的是，如果我提前，在一年之间写好这部小说，然后再誊写和修改它两三个月，那么写出来的东西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对此我可以担保。

---

① 迈科夫在来信中谈到，他过去的信中有某些一般的观点与论断，可能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误会，认为其中别有用意。实际上，迈科夫在9月30日的信中说："我别无他意。"

② 指《白痴》。

现在我自己已完全弄明白了，对此我看得一清二楚。

我就这么直接从自己、从长篇小说开始写这封给您的信。不过我想先说明一下我的境况，从中您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以后的事。我的状况是这样的：如果整年接连写作，那么一个月就不能写出超过三个半印张以上的稿子，——这是事实。但因此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今年我完成不了这部长篇小说，而只能发表它最后一部即第 4 部的一半。就在一个月前我还指望把小说写完，现在我可看清楚了，——办不到！然而这第 4 部（篇幅大，有十二个印张）——却是我的全部用意和希望之所在！现在，当我像透过玻璃而看清一切的时候，我痛苦地确信：在我的文学生涯中，任何时候从未有过比现在为写第 4 部而拟定的极其详尽的大纲中明确起来的艺术创作思想更为美好和丰富的思想。可又怎么样呢？我得竭尽全力赶写，写下了也不能再看一遍，快马加鞭地赶，到头来仍然还是来不及。且不谈自己，我把《俄国导报》置于何种境地？我怎么有脸去见卡特科夫？卡特科夫曾是那么高尚地对待我。而他们却不得不在明年将长篇小说的结尾部分以附刊的形式发给订户，而这对杂志来说已是一种亏损。我决定给杂志编辑部写封信，表示放弃明年我所发表的一切东西的稿酬以补偿杂志为印制附刊而蒙受的损失，但这做法大大损害了我的经济利益。

我在这里的生活使我感到十分难堪。没有任何俄罗斯的东西，已经六个月未读过一本俄国书，未看过一张俄国报了。还有一点就是我完完全全离群索居。春天，我们失去了索尼娅后，就迁居到沃韦。那时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母亲来到了我们这里。但沃韦这地方会损害神经（此地的所有医生对此都很了解，但我向他们咨询时他们却不能预先告诉我）。我们在沃韦生活的最后一些日子里我和妻子都病了，因此两个月之前

我们通过辛普朗[①]来到了米兰。这里的气候较好，但生活费用则较高，多雨，此外就是无聊得要命。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颇有耐心，但却怀念俄罗斯，我们俩又常常为索尼娅流泪。我们过着惨淡的修道院般的生活。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性格是敏感好动的，但在这里她却无事可做。我看到了，她很忧郁。虽说比起一年半以前来我们几乎是更加相爱，但让她跟着我过这种修道院般的沉闷生活，我毕竟感到心情沉重，十分沉重。天知道前途又将会怎样。如果长篇小说完成了，我至少可以自由一些。回俄罗斯去是很难想象的事情。钱一点儿也没有，这就意味着一回去就被关进债户拘留所。须知在那里我是无法工作的。我这个患癫痫病的人承受不了监狱的生活，因此我在监狱里将不能工作。我用什么来还债呢？我又将靠什么维持生活呢？如果债主们能给我安静一年（三年之中他们就连一个月也没有让我安静过），那么一年后我就可以以自己的工作来偿还欠他们的债。无论我的债台如何高筑，但所欠的只有我用自己的工作所得偿还了的债务的五分之一。当初我离开俄国就是为了工作，可现在靠《白痴》的念头几乎已经破灭。即使有或者将会有一些效应，却很少强烈印象，而强烈印象是出第2版所必须的，几个月前我曾盲目地指望过出第2版，以为它会给我带来一笔钱。现在呢，既然长篇小说没有完成，就别想出第2版了！

要是我回到了俄罗斯，我倒会知道我可以干什么和怎么挣钱，过去我搞到过钱。而在此地我变得思想迟钝了，眼光狭小，与俄罗斯失去了联系。没有俄罗斯空气，也没有俄罗斯

---

① 在瑞士南部，附近有铁路隧道，长十九点七千米，通意大利。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是通过这条隧道到米兰的。

人。我简直完全不能理解俄国侨民，这尽是一些疯子！①

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不过在米兰也不能久留，因为生活太不方便，而且也太忧郁。想在一个月后去佛罗伦萨，将在那里完成长篇小说。我现在仍从卡特科夫处收到钱，我们 en tout② 花费是那么大，尽管我们过的是节衣缩食的日子。很快，在小说完成之后，不言而喻，我不会再从卡特科夫处得到钱款了，又得张罗和操心。但是同最初从卡特科夫处借的钱相比，我欠他的债现在毕竟是大大减少了。

对于您的生活我毫无所知，虽说我的心总是惦念着您，因此您的信对我来说真如自天而降的甘露。我极其高兴地听到将出版一本新的杂志的消息。关于卡什皮列夫我从未听说过什么，但是我很高兴，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终于找到了无愧于他的工作。他正是应该担任主编，而不是把自己局限在新杂志的某个栏目之中，他应该是整个杂志的灵魂。③ 这么一来事情就牢靠了。大约半年前他④ 给过我一封信，得信后我非常高兴。因为不知道他的地址（他在信里没有附上），我没有答复。他在信中摘录了他写给卡特科夫的信里的一段话，其中谈到他表示愿意在《俄国导报》中负责批评栏。我不知道卡特科夫是怎么回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但我自己知道，在报纸和杂志中全部位置——主编和各个栏目的位置——都已有人占

①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侨的态度参看他于 1867 年 8 月 16 日和 1868 年 3 月 21—22 日致阿·尼·迈科夫的信。

② 法文：总共。

③ 迈科夫在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关出版新杂志《曙光》的消息时写道："出版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我倒是认识他的），卡什皮列夫（不是音乐家卡什皮列夫），但主编却是我们所熟知的斯特拉霍夫。" ——俄编注

④ 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斯特拉霍夫。

着，牢牢地占着，按果戈理的说法：人一坐上去，他是不会离开位置的，只有位置在他身子下咯吱咯吱作响。[①]依我看，这话在我们之间说说罢了，即使卡特科夫想在职位上更换人手，他也未必总能做到。但现在对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来说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工作呢？主要的是要让他在自己的位置上能够完全当家做主。十分希望这本杂志一定是像您我所理解的那种俄国精神的杂志，尽管它，比方说，并非纯斯拉夫主义的。（我认为，我的朋友，我们过于追逐斯拉夫派的特质了，的确，不必这样，不必过分。应该让他们自己靠近我们。）自从莫斯科举行斯拉夫代表大会之后，一些斯拉夫人回去后傲慢地嘲笑俄罗斯人，说他们“领导起别人来了，似乎要使斯拉夫人敬仰他们，可他们自己那儿的情况并不怎么样，觉悟又十分低”，等等，等等。请您相信，许多斯拉夫人，例如在布拉格，完全是以西方的观点——德国的和法国的观点——来评判我们的，他们甚至可能表示惊讶，例如我国的斯拉夫主义者们不太关心一些公认的西方文明的形式。因此我们且慢追逐斯拉夫人，但对他们进行研究则是另一回事。帮助他们，也是可以的，可是不必一个劲儿地要去同他们称兄道弟。但只是说不必一个劲儿地要去，因为把他们看做兄弟并像兄弟一般对待他们是毫无疑问的，是应该的。我也很希望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会赋予杂志以政治色彩，自我认识就更不消谈了。自我认识是我们的弱点，也是我们的需要。总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将会干得很出色，我将极其乐意地读他的文章，他的文章自从《时代》停刊以来我已久未寓目了。如果杂志从一开始就使自己在文学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不确切地引用了长篇小说《死魂灵》中的一段话。——俄编注

界居于真正比较独立的地位，那就好啦，那就不必单单为了获得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而花两千卢布去刊载诸如他的《米宁》[1]或其他历史剧之类的发酸了的蜜粥，但如果他交来的是描写商人的喜剧，那么这笔钱还是可以支付的。还有科哈诺夫斯卡娅[2]的《罗伊》，两年前在阅读《罗伊》时我感到了极端的可恶和可耻，从此我对她的名字就望而生畏，这是一篇油腻腻的赞美诗，甚至连阿克萨科夫也对它皱眉头[3]。不过如果她拿出类似《螺丝帽》[4]这样的作品，那倒是可以引为骄傲的。再则就是傲慢自大而又才思枯竭的叶尔贡诺夫[5]，也别为他的作品而花费稿费。总而言之，我认为，必须最终迫使文学家服从自己，付稿酬不是为了名气，而是为了事业，——至今尚无一家杂志敢于这么做，《时代》和《时世》也不例外。在杂志的头两期上如果没有一流作家的文学作品，杂志是不能出版的，否则就意味着在一开始就失去一千个订户。我不是在提什么建议，而是出于爱护才这么说的。我希望尼古拉·尼古拉耶

---

① 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一部历史剧，登在《现代人》（1862）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高度评价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但他不认可后者写的历史剧。——俄编注

② 女作家纳·斯·索汉斯卡娅（1825—1884）的笔名。《闲居的罗伊-费奥多西·萨维奇》是一部斯拉夫派气息极浓的中篇小说，其主人公地主老爷罗伊及其夫人是两个庸人，是一对懒虫。屠格涅夫曾评述这部作品，说它是“肥胖懒汉的胡言乱语的标本”，其中的“一切都十分做作”。——俄编注

③ 指伊·谢·阿克萨科夫（1823—1886），他是俄国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因《罗伊》的结尾违反他的斯拉夫主义的教条而加以激烈的批评。——俄编注

④ 索汉斯卡娅的一部引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注意的作品。——俄编注

⑤ 此处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叶尔贡诺夫中尉的故事》里的主人公叶尔贡诺夫来称呼屠格涅夫。

维奇能给我寄杂志，不言而喻，我是由衷地愿意为杂志撰稿的。只是现在很忙，在我完成了长篇小说后方可考虑。[1] 我希望，杂志基本上是好的。请您在信中更详细些谈谈这一点，我亲爱的。您本人向杂志提供什么稿子吗？您给他们的第1期提供一部完整的和大部头的东西吧，比方说，把您的《伊戈尔远征记》给他们。杂志的名称是什么？是否已经登报征订？如果想要从新年开始发行，那早就该这么做了。

您信中提及的那本书，正好是在您告知之前不久我就读过了。我得承认，我气得发狂。[2] 不能想象比这更为卑鄙的东西了。当然，对它不屑一顾，我开始就是想这么做的。但使我感到不安的是：如果我不给以回击，就好像我以此宣告卑鄙的坏书无罪。不过在哪里进行反击呢？在《北方》上吗？但我的法语写作能力不强，此外，我还希望做事能有分寸。我想在迁居佛罗伦萨后去俄国领事馆请教一次，征求他们的意见该怎么办。当然，我不单单是为了这件事才迁居佛罗伦萨的。您建议我去威尼斯（所有的导游指南和所有的医生都夸赞威尼斯的冬季疗养条件），我是极其乐于去的，即使只是为了让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舒舒心也好。可是我不知道，也许，我们会去，[3] 因为路程确实不长。不过，我时间太少，这是一。其次，如果我们就是乘坐三等火车，即使只住上三天，我们两人至少也得花费一百法郎，但现在对我们来说一百法郎也是惊人的数字，尽管我们从卡特科夫处领取一千法郎也是常事。可是我们收到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曙光》上发表了《永远的丈夫》(1870)。

② 指在1868年8月底9月初“致一家外国杂志的编辑”一信中提及的波利·格里姆写的《沙皇宫廷秘密》一书。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未能去成威尼斯。——俄编注

钱后马上就得留出一个月或一个半月的生活费，接着就得还债，我们总是积欠一些债务，此外还得留下乘车的钱和购买衣服的钱。而由于未来十分没有保障，我们必须紧紧地盘起双腿。首先必须日以继夜地写作，把长篇小说写完，否则什么都谈不上。

我倒是非常希望同拉曼斯基见见面的。[①] 我十分乐意读一读萨马林的书，特别是我自己一直在考虑这一切，但是从哪里可以弄到这本书呢？[②]这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真奇怪！甚至在日内瓦，那里有俄国书，但书店里的架子上却只有《怎么办？》和俄国侨民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废物。如果说还有一些俄国书的话，无非是果戈理的小册子，普希金的小册子，那也是偶然碰上的。在出售俄国书这件事情上到处都没有品第，没有条理，也没有思想。甚至很少有地方在出售。在意大利这里，一本俄国书都没有。我很想弄到萨马林的书，但无从找起。

我在为我的亲人们苦恼和不安。整个夏天我一点钱也未能给帕沙寄，不过他也可真行！我并不生他的气，没有什么可以使他特别爱我的地方，至于他在供职方面的错误我对之也不能苛求。一个可怜的文化程度不高的孩子，只身一人，无依无靠，怎能不犯错误？但我害怕的是更糟糕的事，我极其希望能

① 弗·伊·拉曼斯基（1833—1914），历史学家、语文学家、斯拉夫派倾向的社会活动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这封信时，拉曼斯基正在威尼斯。迈科夫在9月30日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建议他去威尼斯旅行。——俄编注

② 尤·费·萨马林（1819—1876），政论家、斯拉夫派的著名活动家。这里谈及的他的书是《俄罗斯的边境地带》。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完了这本书，并在1875—1876年的札记本中写道：“这本书的最崇高的意义乃是它与人民自古以来对自己作用的理解是一致的。第三个罗马是莫斯科，第四个决不会有。”——俄编注

够快些给他以帮助。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在 11 月份应该从我向阿隆金租借的寓所搬出，因为我付不出房租。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惴惴不安，但是对我来说首要的是应该把作品写完！

关于我欠您的债，我的朋友，我一想起来就感到羞愧！我极其不安的是您待我亲如兄弟，况且并非任何一个亲兄弟都能这么做。您自己有家庭，而我也是能够挣钱的，因此我一定要偿还。我的黎明必将来临，而主要的是我真想回俄国去，在俄罗斯我可以摆脱困境。真难设想，如果我们生活在俄国，索尼娅肯定会活下来！

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爱您，她总是想念您，谈起您时她总是很高兴。请向您的夫人和您的双亲转达我和她的（她今天已经问过我三次：我是否已代她问候）衷心问候。也请代我问候所有记得我的人。我非常惋惜科瓦列夫斯基[①] ——他是个善良的和大有益处的人，——他非常有用，可能只有在他死后人们才会充分感到这一点[②]。

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请看在上帝的分上，给我写信。我的地址（也许有用处）是：

Italie, Milan, a M－r Dostoiewsky, Poste restante.

---

① 叶·彼·科瓦列夫斯基（1809—1868），外交家、旅行家、作家，俄国文学基金委员会主席。

② 迈科夫于 1868 年 9 月 30 日的信里谈到科瓦列夫斯基逝世时说："这不仅对文学基金会是损失，而且从其对我国的斯拉夫的和亚洲的政策的影响而言也是损失。"

致阿·尼·迈科夫

(1868 年 12 月 11 日，佛罗伦萨)

亲爱的朋友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我急于给您回信，的确是急于回信，我很想就这么同您谈谈心。请您想象一下，我给自己加上了什么负担吗？我好像在信中对您说过，我在《白痴》的结尾处搁浅了，来不及在 12 月号上发表，再赶也还是来不及。我十分坦诚地将这一 mea culpa① 告诉了卡特科夫，换句话说，只好将小说的结尾在明年以副刊的形式发给订户。现在我突然改变了主意（不过我不知道《俄国导报》编辑部是否会同意我的决定）。我决计全部完成，把第 4 部和结尾全部完成，以便在今年 12 月号上全部刊出，但是要《俄国导报》的 12 月号稍稍晚几天出版。今天我已写信告诉卡特科夫，俄历 1 月 15 日之前编辑部将收到《白痴》的结尾部分，它前面的几章将陆续寄去，每隔五天寄一章。事情的关键在于，本来他们每年的 12 月号都拖期，甚至下年度的 1 月号比上一年的 12 月号还出版得早些。因此这一期就是在 1 月 20 日之前出版，也只是稍许晚些罢了。不知他们将怎么决定，但从今天开始四周之内我得写出并寄去七个印张。我突然发现我能够这么做，并且不致过多地影响小说的质量。再说，所有余下的部分我已或多或少地写有草稿，并且每一个字我都背得出来。如果《白痴》有读者的话，他们可能会对结尾的出人意料略感吃惊，但他们只消稍稍思考一下，就会同意：正应该如此结束。一般

① 拉丁文：我的过错。

地说，这个结尾是恰当的结尾，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自然的结尾。现在我且不说这部长篇小说本身的价值，但在完成之后我将对您像对朋友一样写一写我自己对它的一些想法。

我的情况就是如此。不过我已积欠了四封太应该回复、至少是我自己极想回复的信。当然，您不能想象，您的信在此地多么使我振奋。从 5 月份起我就没有读过一张俄国报纸了！我收到的报刊只有《俄国导报》一种，所以收到杂志的这一天可真是一个喜庆节日。顺便说一句，我已写信给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①]，请他把《曙光》给我寄到佛罗伦萨来，从第 1 期起，否则我就不能过日子。如果他们愿意这么做，就让他们在《曙光》编辑部里记个账，须知可能会有一天我们要结账的。现在您可以自己判断一下，像您如此了解我并与我同甘共苦的朋友的来信对我是多么珍贵！当您在信中向我诉说您与斯特拉霍夫的几次谈话情景时，我宛如亲自在场。我也收到了斯特拉霍夫的来信，他告诉我许多文学界新闻。有关丹尼列夫斯基[②]的文章《俄国与欧洲》的消息使我很高兴，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是把这篇文章当做基本文章来谈的。[③]我对您说实话，自（18）49 年以来[④] 我未听到过有关丹尼列夫斯基的任何消息，但有时我会想到他。我记得，他是一个十分狂热的傅立叶主义

---

① 即尼·尼·斯特拉霍夫。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里的“星期五聚会”上同他相识。丹尼列夫斯基的著作中贯串有一个思想：斯拉夫民族和俄罗斯肩负着全世界性的历史任务。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一思想特别感兴趣。——俄编注

③ 斯特拉霍夫在 1868 年 11 月 25 日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说：丹尼列夫斯基的《俄国与欧洲》一组文章是“斯拉夫派的具有明确特点的一整套学说”。——俄编注

④ 指 1849 年彼得拉舍夫斯基案发以来。

者。现在他从一个傅立叶主义者转向了俄罗斯，重新成了一个俄罗斯人，并爱上了自己的根基及其本质！你瞧，可以根据什么去认识一个胸襟开朗的人！屠格涅夫从一个俄国作家变成了一个德国人，——同样，你瞧，可以根据什么去认识一个卑劣无用的人。同样，我任何时候也不会相信已故的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所说的话：别林斯基最终会成为一个斯拉夫主义者[①]。别林斯基最终是不可能成为这样的人的，这只是一个讨厌的家伙，再也不是别的。他一度是个大诗人，但他未能继续发展。他的结局倒可能是这样的：他会在此地做某个格格夫人[②] 的跑腿，在群众大会上做她的妇女问题方面的参谋，他会完全忘记说俄语，而德语始终没有学会。[③] 您知道吗，谁会是新型的俄罗斯人？就是那个在保罗·普鲁士时代[④] 曾是分裂派教徒的农夫，关于这个人在《俄国导报》第 6 期上刊载过一篇附有摘录的文章。这不是未来俄罗斯人的典型，但他当然是未来俄罗斯人中的一分子。[⑤]

① 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多次表达这种看法。在 1861 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说："……在 1858 年，他会成为斯拉夫主义者。"类似的有关别林斯基的话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73 年的《作家日记》（《老人们》）中又说过，稍早一些时候他在为长篇小说《群魔》所准备的材料中也涉及到。——俄编注

② 玛丽·格格夫人（1826—1899），日内瓦女子寄宿学校的创办者。

③ 别林斯基不谙外语，但他醉心于德国哲学。

④ 指保罗一世时代。保罗一世（1754—1801）是彼得三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之子，1796 年当上俄国的皇帝。他在全国推行军事-警察制度，在军队中建立普鲁士秩序，恣意妄为，故有保罗·普鲁士之称。

⑤ 这里指的是 H. 苏博金发表在《俄国导报》（1868 年，第 7～8 期）上的一篇文章《俄罗斯古老派信徒文学在国外》。文章中谈及一本在普鲁士出版的杂志，该杂志是由一个自学成材的哲学家 K. E. 戈卢博夫出版的，他本人的许多文章构成 （转下页）

不过关于这个话题一谈起来就会谈不完。我亲爱的，我倒想听听您的忠告：该怎么办？但是我，当然，只向您一个人求教。不要让别人知道我的家务事，事情是这样的：再过一个月我为《俄国导报》所做的工作就完成了，《白痴》总共有四十二个印张。我向他们预支的钱已达七千卢布，是的，已达七千卢布（包括我在结婚前借的和今后我还将向他们借的很小的一笔钱）。是的，我们在这段时间里算起来每年平均花费达两千卢布，而且还包括来来去去的路费、买衣服、生孩子以及一切花费在内，——在彼得堡是无论如何办不了这许多事情的。

按我的计算（不细算），我毕竟还欠《俄国导报》一千卢布左右。可能，他们并不会为此而担心，因为他们知道我一定会用作品来偿还。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将何以为生？完成这部长篇小说后，我还能将就着拖上它两个月，可以后又怎么办呢？向卡特科夫求助吗？如果他们打算使用我的稿子，他们当然会答应我的请求，给我寄钱。但对我来说最糟的是我仍然不知道，我将依据什么条件同他们合作？换句话说，我将作为一个欠了编辑部债的作家为他们撰稿，这一点我很清楚。但他们从来不给我写回信，因此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喜欢我的长篇小说[①]？他们是否还希望我撰稿？而了解这一点就是光从金钱角度来看也是至关重要的。

万恶的债主们会把我最终毁掉。我当初做得很傻，跑到国外来了。真的，倒不如坐债户拘留所！如果我能从这里和他们

（接上页）这杂志的基本内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群魔》时对此人的文章及为人很感兴趣。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68 年 4 月 12 日斯·德·亚诺夫斯基给他的信中得知“在卡特科夫的沙龙中大家都非常喜欢《白痴》的第 1 部”。——俄编注

订一份协议就好了，——可我又做不到，因为我本人不在那里。

我这么讲主要是因为我头脑中已有了两种或者甚至是三种书刊[①]，它们所要求的只是犍牛般的机械性工作，但同时却无疑会带来金钱，须知有时我在这方面是取得过成功的。在这里我现在头脑中还有：（一）篇幅巨大的长篇小说，它的名称是《无神论》（看在上帝的分上，这不过是在我们之间说说），但在动笔之前我需要阅读差不多整整一个图书馆的著作，无神论者、天主教者和东正教者们写下的著作。即使在工作完全有保障的情况下，要完成这本书至少得花两年工夫。人物已经有了，是出身我们这个阶层的一个俄罗斯人，已上了年纪，不是很有学问，但也不是没有学问，也不是没有官职，突然，他在已上了年纪的时候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他毕生都任职，从无越轨行为，一直到四十五岁还毫无成就。（谜底是心理上的，深沉的感情，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俄罗斯人。）对上帝失去信仰这件事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长篇小说中的情节本身和场面都很大）他在年轻的后辈们之间、在无神论者、斯拉夫派、欧洲派、俄国的狂热信徒、隐遁苦修者和牧师们之间厮混，他上过耶稣会会员、传教士以及波兰人的大当，接下来他又滑入了鞭身教派的深渊，最后他终于既找到了基督，也寻到了俄罗斯大地、俄罗斯的基督和俄罗斯的上帝。（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别对任何人讲。对我说来是这样：我一定要写好这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哪怕死了也能瞑目——我将把我的全部想法

① 该是指他打算出版《作家日记》和《文艺作品选集》。——俄编注

都说出来。[1]）啊，我的朋友！我对现实和现实主义的理解完全不同于我国的现实主义者们和批评家们的理解。我的理想主义比他们的更现实。上帝啊！把我们大家，我们这些俄罗斯人在近十年来在精神发展上所体验到的东西清楚而又明确地讲一讲，——难道现实主义者们就不会大喊大叫说这是古怪的举动吗?！然而这却是古已有之的真正的现实主义！这才是现实主义，不过是它更深刻，而他们的现实主义则是很肤浅的。柳比姆·托尔措夫[2]实际上不是微不足道的吗，须知这却是他们的现实主义所能容许的全部理想的东西。这种现实主义可真是深刻，——没说的！用他们的现实主义无法解释百分之一的真实的实际发生的事实，而我们用我们的理想主义甚至预言过一些事实。这种情形是曾经有过的。[3]

我亲爱的，请您别嘲笑我的自尊心，但是我和保罗一样："别人不夸我，我就自夸了。"[4]

但目前需要过日子！《无神论》我决不会拿出去兜售（拿

---

① 这里谈的是没有实现的构思。《无神论》这个标题至1869年7—8月之前就没有再提到过。1869年10月陀思妥耶夫斯基修改了最初的写作大纲，此后他采用另一个标题：《大罪人传》。——俄编注

②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作《贫非罪》中的主人公。斯拉夫派的批评家，尤其是阿·格里戈里耶夫，极其欣赏这个剧本。——俄编注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是众所周知的莫斯科的一个案件——大学生达尼洛夫杀死高利贷者及其女仆一案。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间与他发表《罪与罚》的时间正好相同。——俄编注

④ 这里是不准确地引用《新约全书·保罗达哥林多人后书》（第11章，第18节）中的两句话："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了。"

天主教、耶稣会会员与东正教作比较我倒是有东西好谈）。[1]有一个可以写成一部相当大（大约十二个印张）的中篇小说的思想在吸引着我。[2]另外还有一个思想。[3]该决定写什么？该向谁提供我的作品？向《曙光》吗？但须知我是要预支稿酬的，而那里未必会给。当然，也许，我也少不了他们的帮助，但寄给他们的应该是现成的稿子，而这却是很困难的。我写稿子的时候靠什么生活呢？《俄国导报》还会超过他们的标准给我稿酬（一印张一百五十卢布，而且至少是成千成万地给我预支）。《白痴》的结尾将会产生效应。（我不知道是否好？）但自己向书商提议出第2版，这就意味着丧失了一半利益。该让他们自己找上门来，就像以前他们跟我打交道那样。可他们会找上门来吗？我丝毫不知道这部长篇小说是否成功。不过，小说的结尾将决定一切。

不管怎样，我的朋友，请求您替我出出主意，我等待的主要是您在读完《白痴》的结尾后给我提的建议。从1月份开始我将空闲无事了，但我的境况是不让我闲居的：我得谋生，我得还债。我的朋友，请您把有关《曙光》的一切情况告诉我（只在我们之间讲讲）：它的资金状况如何？一般来说他们能不能预付稿酬？具体来说他们能否让我预支？我向您说实话，对我来说向《曙光》请求预付稿酬是某种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摆脱《俄国导报》，即使是暂时地摆脱，是需谨慎从事的，尤其是我还欠着他们的债。（如果我了解《俄国导报》对我的合

---

①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文章中，尤其是在刚写完的《白痴》中都反映有他将天主教与东正教相对照的思想。

② 指的该是《永远的丈夫》。——俄编注

③ 可能是指长篇小说《结婚》的构思。——俄编注。译者按：这部小说没有写成。

作抱何种态度就好了！不过，我当然也是知道的，因为他们在给我寄钱。）关于这一切，无论如何，也请您告诉我一些信息。不过，话又要说回来：把自己卖身为奴、凑上去专门为他们撰稿是不是好？尤其是如果他们对此抱着相当冷淡的态度的话。我离你们实在太远了，我什么也不知道。总的来说，我在信中向您求教时谈到的一切只限于我们两人之间，请勿外传。

非常感谢您，我亲爱的朋友，您为帕沙安排了工作。假若他不能在波列茨基那里好好干下去，那他还要什么呢？① 我又要请求您了，亲爱的，我又要请求您：我刚刚又向卡特科夫求借一百卢布并请他寄给您。我求您再一次像以前那样十分好心地对待我：把这一百卢布转给帕沙和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每人各五十卢布，交到他们各自手中。怎么办呢，我的朋友，没法子呀！对帕沙总该给予一些帮助，而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呢，虽说她一直是我的对头（我不知道为什么），虽说她恨我，但这一次不能不给她五十卢布。唉，我的朋友，您不会相信，这些人的头脑有多愚蠢、多卑劣。“他有责任帮助我们，”——她一直坚持这种看法！请问，为什么我有责任帮助他们？我是出于同情，而且唯一的是因为她是我哥哥的妻子，我愿意尽我之所能帮助她，但我决不认为自己是有责任的。她所根据的是米沙哥哥曾给我往西伯利亚寄钱，但这钱总共并不多，因此我已经归还他和他们的至少已超出五倍。在西伯利亚我收到过当时发表的两部中篇小说② 的稿酬两千卢布——他

---

① 亚·乌·波列茨基（1818—1879），作家、记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这封信时，波列茨基担任国家资产部办公厅督察处主任。迈科夫在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说，已安排帕沙去波列茨基处工作。

② 指《小英雄》和《舅舅的梦》。

也不能什么都帮助我，当他健在时我就把钱还清给他了。谈到我时她总是说："是他使我们破了产，我们曾拥有一家工厂，日子过得挺富裕。他回来了，劝哥哥办了一家杂志（以便刊登别的杂志不肯采用的他的一些作品，后面这句话是弗拉季斯拉夫列夫补充说的，所指的大概是《死屋手记》)。但是，我回来时工厂已经不景气，原先畅销的香烟到后来已完全滞销，被米勒和拉菲尔姆压垮了，债欠了一大堆，哥哥一直唉声叹气，他预感到了破产。对这一切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可以作证，他是哥哥的伙计，也正是他在哥哥开始办杂志的第二年用一千卢布向哥哥买下了工厂——整个工厂，这并不是一笔巨大的财产。杂志是哥哥创办的，而且是按他的主意办起来的。从第一年开始就有四千多订户，一共办了四年，这意味着每年 minimum 有两万银卢布的纯利润。对此有编辑部出版的杂志为证，而且还有见证人。杂志拯救了哥哥，使他免于破产。我全身心为杂志工作，一年所得从未超过七千或八千卢布。杂志遭禁，哥哥因而破产了，他去世时欠有债务。看在上帝的分上，倒请您说说，如果我当初拒绝把杂志办下去，哥哥的这一家子又会说什么？他们会大喊大叫：我们曾是有财产的，但以前一向与父亲对半分享的叔叔（而我从未对半分享过）拒绝出版杂志，他使我们破产了。费佳在俱乐部所说的原话（一字不差）是：我们曾经有财产，但叔叔管理得很差，以致我们破产了。而我当时却向姨母要到了一万卢布用于杂志，把杂志继续办下去，这是由全体同仁会议决定的。他们也都参加了这个会议：继续办下去还是停办？决定了继续办，我就继续办了。我凭一万卢布出了八期杂志，偿还了许多债务。杂志销路不好，因为人们以为我死了，（须知这一点我十分清楚！）而不是哥哥死了（人们总是把我们俩相混淆)，再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并未作为编

辑印在杂志上。杂志关闭了，——所有的债务全都落到了我的身上。此后我还用我的作品（连《罪与罚》也卖给了斯捷洛夫斯基）偿还了一万卢布的债，现在还剩下一点儿尾数，我无法偿还，而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却说（一字不差）：他把我们搞破产了，他为什么不把那一万卢布给我们？他有责任帮助我们，因为哥哥养活了他，等等等等。太妙啦！我回到彼得堡后就会是另一种情况，我将彻底开导开导他们。出国时我把我向阿隆金租借的住房留给了他们。我和阿隆金终于成了好朋友，虽说他作为一个务实的人在生我的气，因为我不付房租（合同中约定的是他无权向他们索取房租，只能向我要），但他毕竟相信我，他会等待的，但他要我写一张票据。我请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去找一下阿隆金，建议他自己写一张票据并给我寄到国外来，由我签字后寄回去。但她生气了，不去找阿隆金，她责怪的是，似乎我不愿意让他们住下去，其实是阿隆金不愿意，而不是我。

现在她写信来说，她在等着我寄钱，因为我答应过。我亲爱的，请您将这五十卢布交给她，什么话也别说，我就用这个办法来抵制她。而帕沙则需要给以帮助，哪怕是少许也好，虽说他的作为是与我所希望的相左的。他干吗要不断地撒谎？他一直说他的信接连遗失。可别人写的信就连一封也没有遗失过，只有他一个人的信才遗失。他在给我的信中说，加夫里洛夫可以在我的担保下借钱给他。我写了一张字据，上面说我借了加夫里洛夫的钱，此外我还寄去了另一种借钱的担保书，说明我在今年或明年肯定可以从斯捷洛夫斯基处收到钱款，我将以此钱来偿还。我们曾是这么约定的，这两张字据至今仍在帕沙处。他写信告诉我，加夫里洛夫不同意。我要帕沙将我写的两张字据寄回给我，但他没有寄来，现在我向他提出了坚决要

求（通过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提出的），他答应寄回一张字据。我现在又给他写信，要他把两张字据都送交给您（请求您将它们一直保存到我回国）。我连想都不敢想他会从中弄什么手脚，请向他要回这两张字据。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的地址是：彼得堡地区，斯耶兹任斯克街，科尔布宅，十三号，第五寓所。我央求您，亲爱的，您是个像天使一样善良的人，请别生我的气，我又一次在这种事情上麻烦您，更何况我还欠您的债。（但现在我很快就能还给您了，很快，不能不还了，请原谅我这么说。但是，我的朋友，须知您自己也是靠劳动过日子的呀。）请别将我的一切怀疑告诉帕沙。

佛罗伦萨是个好地方，但是很潮湿。不过，Boboli① 花园里的玫瑰花一直到现在仍在露天盛开。画廊里有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品啊！天哪，1863 年我观看了一个礼拜，却把《圈椅中的圣母》给漏了，只是现在我才看到了这幅画。不过，除了它之外还有多少绝妙的佳作啊。但这一切都留待小说完成后再来欣赏，现在我紧闭门窗与世隔绝了。

您的诗《在小礼拜堂旁》是无与伦比的。您从何处找到如此美妙的词句！这是您最卓绝的诗作之一，——一切都非常美妙，我不满意的只有一点：语调。您好像是在原谅圣像，在为之辩解，好像是在说：尽管这是宗教狂引起的残暴行为，但须知这是凶手的眼泪，等等。您知道吗，甚至以前曾令我十分惊喜的霍米亚科夫② 关于神奇圣像所说的名言现在我也不喜欢

① 意大利文：博博利。该是佛罗伦萨的一个花园的名称。

② 阿·斯·霍米亚科夫（1804—1860），俄国诗人，政论家、斯拉夫派的理论家。

了，好像苍白无力。[①] 一句话：“您是否相信圣像？”也许，您能理解我想说什么，而却难以完全说得出来。啊，真想同您多谈谈！请给我写信。我的地址是：

Italie, Florence, à m－r Th. Dostoiewsky, poste restante.[②]

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向您和安娜·伊万诺芙娜致以衷心的问候。她比我更苦闷，我至少还在紧张地工作。

可能，《俄国导报》编辑部不寄钱给您（一百卢布）。

我也给斯特拉霍夫写了信，寄《曙光》编辑部，能寄到吗？

拥抱您。

您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致尼·尼·斯特拉霍夫

（1868 年 12 月 12 日，佛罗伦萨）

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您使我非常高兴，首先，给我写了信，其次，信中传递了许多好消息。[③] 您的第一封信我没有答复，原因只是您没有附

---

① 这里提及的该是伊·瓦·基列耶夫斯基（1803—1866，十二月党人，斯拉夫派）所说的关于神奇圣像的一番话。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的第 4 部中引用了这番话。——俄编注

② 法文：意大利，佛罗伦萨，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收，留局待领。

③ 在 11 月 24—25 日斯特拉霍夫写信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曙光》杂志已“开始”活动，在它周围聚集了一些与斯特拉霍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志同道合的人。——俄编注

上地址，虽说您那封信“已铭刻在我的心中”。实实在在说，您和迈科夫的信对身在此地的我来说就像是天降的甘露。现在我待在佛罗伦萨已将近两个礼拜，似乎还得待很长时间，至少是整个冬天和部分春天。您还记得吗？我们两人曾在佛罗伦萨每晚在一起对酌。（每次您备用的酒比我充裕，您为自己准备两瓶酒供晚间饮用，而我只准备一瓶，喝完了自己的一瓶后我就动用您的，当然，我并非以此自夸。）不管怎么说，那五天我们在佛罗伦萨是过得挺不错的。① 现在佛罗伦萨比较热闹和繁华了，街上非常拥挤，许多人都涌到了首都。② 与以前相比生活费用高昂多了，但同彼得堡相比还是挺便宜的。然而我一心一意向往您，向往俄罗斯，向往彼得堡。是啊，上帝显然是不让爱抵人的母牛长角。③ 不过，哎呀，我又算得了什么爱抵人的母牛！我，也许，是一头蠢牛，在许多事情上真是如此，我同意。如果说爱抵人，那也是无意的。

至于说到文学一度完全停滞，这是十分正确的。④ 是的，如果您愿意，也可以说已经停止不前了，而且是早就已经终止。是这么一回事，我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就看您从什么观点着眼：依我看，如果已经说不出自己的话来，如果

---

① 他回忆的是1862年5月同斯特拉霍夫的旅行。——俄编注

② 在1865—1871年间佛罗伦萨曾是意大利王国的首都。——俄编注

③ 该是指此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心想回国，但一时间又难以如愿。

④ 在11月24—25日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说，新的杂志《曙光》必须创办，不然的话，就会像他的一个友人说的，“文学完全停滞不前了。”“您知道吗，文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停滞不前的？是在《时世》停办以后。”斯特拉霍夫接着说：“当然，说文学停滞不前这种夸大其词的说法，是说人民的美学倾向的水流在杂志上停滞了。”——俄编注

真正俄罗斯的独到的话已经说完，那么文学就是停止不前了，前面没有天才指引，——文学也就停止不前了。从果戈理逝世后，文学就停止不前了。我想快一点说出自己的话来。我发现，您非常崇敬列夫·托尔斯泰。我同意，他有他自己的话说，不过少了一点。话还得说回来，我认为，在所有我们这些人中他已经说出了最独特的话，因此关于他还是值得一谈。

不过，让我们放下这个话题吧！我们来谈谈您关于自己的话："不，您别指望我。"您这话缺乏真正的根据，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如果您终于开始厌恶永远写那种总是赶时间的预约的文章，那须知我们大家都完全一样。这些期限和预约彻底磨灭了一切创作情绪和一切热情，特别是在上了年纪之后。但是请您放心，您任何时候也不会丧失您的意向核心。怎么办呢？您别一年写十二篇文章，您写它三篇，这样您就会写得称心如意，特别是在您情绪激昂的时候。为了赋予杂志（特别是新的杂志）一种基调并引起人们对杂志的注意，不仅是三篇、两篇文章，甚至有一篇根本性的文章就够了。主要的倒是编辑工作，编辑工作是最最根本的：要有自己的眼和手，要有一贯遵循的方向。而目前，特别是在目前，——这一点是最主要的。不，关于《曙光》您可别劝我不要相信它！从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的信中，甚至从您的信中我都看到，令人庆幸的是，这家新的杂志将有许多充满活力和热情的东西，它周围将聚集起许多想要有所作为的人。只要充满活力，就会生气勃勃。至于说到这将是一本有见识的甚至是有教益的杂志，对此我不想怀疑，因为我了解您。

现在呢，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我在等待《曙光》，请看在上帝的分上，给我寄一份到佛罗伦萨来，别耽搁。请记个账（如果必须要的话），也许，我们会有一天彼此清账的。您不会

相信，杂志寄来，对我将意味着什么！要理解这一点必须自己亲自体验。如果不是秘密，请告诉我您的杂志订户的数字。我说“请写信告诉我”，这就是说我确实相信您绝不会忘记我。我理解，您事情很多，但您写片纸来也好，这对我来说也是快乐的事了。可不是嘛，您和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我就只有你们两人了。我希望再过一个月能结束给《俄国导报》的作品，但这一个月我得马不停蹄地工作。幸好佛罗伦萨天气暖和，虽然比较潮湿，而前一阵我在米兰就不知道坐在家中该用什么裹住身子。关于瑞士就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那是拉普兰[①]。

的确，我亲爱的，有许多话想同您交谈。两年过去了，我想，就是观点和信念也都会有所改变的！[②]

您在信中谈及的丹尼列夫斯基的事使我很感兴趣，须知他一定是我那时所知道的那个激烈的傅立叶主义者（自然主义者）。他居然能够从一个傅立叶主义者转变成一个俄罗斯人，而且像您所介绍的那样还是一个先进的俄罗斯人，——应该祝福他。我等着看他的文章[③]，像一个饿汉等待面包一样。

可以说，我们的方向和我们共同的工作并未寿终正寝。《时代》和《时世》毕竟结出了果实——新的事业还不得不在我们中止的地方重新起步。[④] 这太令人高兴了！如果在一年之

---

① 瑞典、挪威、芬兰北部和苏联科拉半岛西部的自然区域，气候寒冷，是冻原区。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斯特拉霍夫的思想分歧早已存在，在 19 世纪 70 年代更增加了。——俄编注

③ 指丹尼列夫斯基的系列文章《俄国与欧洲》。——俄编注

④ 指《曙光》将继承《时世》的事业并贯彻它的方向。——俄编注

内能在《曙光》上刊载一篇有关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的文章①，不是他的传记，而是一篇讲他在文学上的作用的文章②，那倒是挺不错的。您认为怎样？

我是碰运气把这封信寄到《曙光》编辑部，但愿它能到您手中。

我的地址是：

Italie, Florence, à M-r Th. Dostoiewsky, post restante.

再见，妻子刚才提醒我，别忘了代她问候您。您要知道，我们多么忆念你们大家啊！我们孤单单地待在这里。等我把工作做完，——上帝也不会不赐福给我们的！可能明年我终有一天回彼得堡去，那该有多高兴啊！我只期望着这一天。而现在我们暂时再见吧。

您忠实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

① 阿·格里戈里耶夫（1822—1864），曾是根基派的批评家，当时已逝世。

② 《曙光》没有发表这种文章，但在斯特拉霍夫论述《战争与和平》的文章中谈了阿·格里戈里耶夫的功绩。——俄编注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书信集　　上
作者=陈燊主编
页数=608
SS号=12684252
DX号=000007630036
出版日期=2010.01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１８５４年1月３０日—２月２２日）
致娜·德·方维津娜（１８５４年1月末—２月２０日）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１８５４年3月２７日）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１８５４年7月３０日）
致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１８５４年１１月６日）
致叶·伊·亚库什金（１８５５年4月１５日）
致玛·德·伊萨耶娃（１８５５年6月４日）
致亚·叶·弗兰格尔（１８５５年8月１４日）
致亚·叶·弗兰格尔（１８５５年8月２３日）
致普·叶·安年科娃（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１８日）
致阿·尼·迈科夫（１８５６年1月１８日）
致亚·叶·弗兰格尔（１８５６年3月２３日）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１８５６年3月２４日）
致爱·伊·托特列边（１８５６年3月２４日）
致亚·叶·弗兰格尔（１８５６年4月１３日）
致亚·叶·弗兰格尔（１８５６年5月２３日）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１８５６年１１月９日）
致切·钦·瓦利哈诺夫（１８５６年１２月１４日）
致亚·叶·弗兰格尔（１８５６年１２月２１日）
致瓦·米·卡列皮娜（１８５６年１２月２２日）
收信人未确定（苏桑娜）（１８５６年１２月２２日）
致瓦·米·卡列皮娜（１８５７年3月１５日）
致德·斯·孔斯坦特（１８５７年4月２０日）
致叶·伊·亚库什金（１８５７年6月1日）
致伊·维·日丹普希金（１８５７年7月２９日）
致瓦·德·孔斯坦特（１８５７年8月３１日）
致德·斯·孔斯坦特（１８５７年8月３１日）
致瓦·米·卡列皮娜（１８５７年9月７日）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１８５７年１１月３日）
致瓦·德·孔斯坦特（１８５７年１１月３０日左右）
致米·尼·卡特科夫（１８５８年1月１１日）
致米·尼·卡特科夫（１８５８年5月８日）
致伊·维·日丹-普希金（１８５８年5月１７日）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１８５８年5月３１日）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１８５８年9月１３日）
致叶·伊·亚库什金（１８５８年１２月１２日）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１８５８年１２月１３日）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１８５９年3月１４日）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１８５９年4月１１日）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１８５９年5月９日）

流放结束后暂居特维尔

致爱·伊·托特列边（１８５９年１０月４日）
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１８５９年１０月９日）